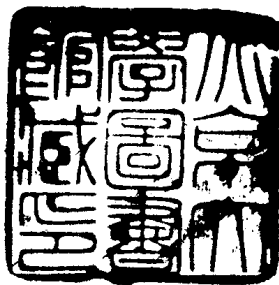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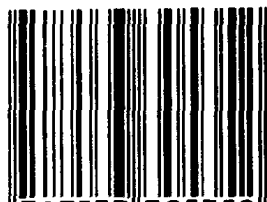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四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007/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四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四七冊目次

史部·雜史類

明良集六種九卷

〔明〕霍韜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二年刻本

一

革朝志十卷

〔明〕許相卿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二九

維禎錄一卷附一卷

〔明〕陳沂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舊鈔本

二二〇

平漢錄一卷

〔明〕童承敘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

二三〇

茂邊紀事一卷

〔明〕朱統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

二三六

革除遺事六卷

〔明〕黃佐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

二五一

楚紀六十卷(一)

〔明〕廖道南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五年何城李桂刻本

二八五

明良集六種九卷

〔明〕霍韜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良集十

二卷》提要

洪武聖政記序

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方有事乎征伐，而於彌綸天下之治，其勢或未遑及其大統既集，亦不過振厥宏綱而萬目未盡舉焉。如漢之高帝，得國最正，雖曰筭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多精詳，故史臣贊之亦但云規模弘遠而已。夫以高帝之雄傑，尚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洪惟皇上以布衣受

天命，盡興高帝同軌，當開招土疆之際，停戈講藝，息馬道傍，以繼日無一時之寧，迨夫正

大統，朝萬國，率尊圖治，恒若不足，於是網舉於上，目備

於下，誠有非高帝所可及。是故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咸秩，則祀事嚴矣。御極之日，即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於郡縣，率皆兼衛其權，一出於朝廷，而為將者不得私則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俸位絕矣。冠服有別，防範有嚴，而民志自定。無階級矣。他如申禁令，覈實效，育人材，優前代，正禮樂之失，去海獄之封，嚴宮闈之法，勵忠節之訓，創積弊之弊，如斯之類，不一而足。或前王之所未及，或自之有未及者，皆顯然有條，可以垂法後世。此洪武聖政之實蹟也。蓋自近代以來，

習俗北壤殆將百年而天生大有為之君青出庶物一新舊染之俗與民更始是故肅思聰斷動契典則康越千古咸無與讓此正所謂錫勇智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以文字為職業親見盛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關政要者編纂成書列為上下卷凡七類合若干條名曰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莫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物莫不載焉聖人之作也萬物咸忻觀焉故凡金科之頒玉條之列著之于簡書刻之于琬琰傳之于

聖子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為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

聖政記

上

時憲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矣其所以致四海雍熙之治比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於茲乎臣不佞請以是序于篇端極知僭踰無任隕越之至

翰林院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謹序

洪武聖政記

嚴祀事第一

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

上以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為

皇帝以至默黎勉狗輿情乃祭告

天地于鍾山之陽其文曰維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

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孫百

有餘年今運亦終天下土地人民豪傑紛爭惟臣帝賜英賢李善長徐達等為臣之輔遂有戡定朱石水寨蠻

聖政記

三

子海牙方山陸蹇陳也先袁州歐祥江州陳文諒潭州

王忠信新淦鄧明龍泉彭時中荊州江珏濠州孫德產

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贛州熊天瑞辰州周文貴永

新周安萍卿步華平江王世明沅州李勝蘇州張士誠

慶元方國珍沂州王宣益都老保等處狂兵息民於田

里今地周迴二萬里廣諸臣下皆曰恐民無主必欲推

尊帝號臣不敢辭亦不敢不告

上帝皇祇是用吳二年正月四日於鍾山之陽設壇脩

儀昭告

上帝皇祇簡在

二年為洪武元年是日恭詣

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為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於京師

布告天下乃命中書省禮部定議

郊廟及百神祀典制曰朕思天地造化能生萬物而不

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乎此聽人民祀

天地祈禱無所不至普天之下民庶多一日之間祈

天者不知其幾廣禮祀分莫大於斯古者天子祭天地

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上下合祭之神

禮部其定議頒降違者罪之於是省部定奏天子親祀

園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及風雲雷雨五

嶽四瀆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

縣宜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祖父母父母及里

社土穀之神拜得祀

龜載諸祀典其僧道違齋設醮不

許奏章上表收拜青詞及塑畫天地神祇與凡扶鸞

聖書符呪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

詔從之

又命禮部諭有司謹祭祀略曰上古君天下者設官分

雖其古其祭禮則不殊邇來天下有司既無誠以奉

設祀之神其於人事又何體焉蓋儒者在任不明於理

或寵俗者居官亦不訪於賢是故事多非為不能長保

富貴也若有志者居官必訪於賢者乃知祀禮之大必

敬勝急則事業昌矣若或不能窮其所以則急勝敬其

不滅者鮮矣朕思之人在世也若不畏人神是不可教

者也世之所以成世者惟人與神耳豈可慢邪爾禮部

通告諸司如勃

四年秋七月辛亥存心錄成

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觀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祗

肅故百靈效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敬遠

天慢神非惟威召災譴國家禍亂亦由是而致朕為是

懼每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

鑒戒夫本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為善惡豈以

行之於今將俾子孫永為法守

又諭李善長等曰人之一心極難點檢朕起兵後年二

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

能禁我因思心為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

廢所以常自照檢此心與身如兩敵然時時自相爭戰

心諸事為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釐成大業今每遇

祭祀齋戒整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為事物所動檢持甚難防閑此身使不妄動則自信已能若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善長等皆頓首曰

陛下此言乃聖賢治心之要心既治天下無難治矣

正大本第二

上既御極即立長子為皇太子正位東宮以定大本戒之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

一家之比特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無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熟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和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為明鑑朕今立法令臺省都督府官無東宮官之責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乃命詹同等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

臣熟諳者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士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拖之本必以授良臣萬金之璧不以附拙工同對曰陛下立法審慮之意實深遠矣於是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無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論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主長富驕泥於安逸多忽於軍旅之事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劉基陶安言於

上曰通聞中書欲依元制設中書令奏以太子為之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為不善而一舉是從將欲望治譬猶登高崗而却步渡長江而回棹豈能遠哉元氏胡入事不師古故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下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傳誨導傳傳

古今職建職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開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

昭大分第三

三年夏四月辛酉以封建諸王告廟禮畢賜宴廷臣上曰昔元失其馭群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朕躬率師以靖大難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治天下之道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封爵分鎮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爲久安長治之道羣臣稽首對曰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也遂詔天下曰朕荷

聖政記

十八

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德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膺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其衆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爲

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七日封第二子標爲秦王第三子標爲晉王第四子標爲燕王第五子標爲周王第六子標爲楚王第七子標爲齊王第八子標爲潭王第九子標爲蜀王第十子標爲魯王姪孫中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同寶設置相傳官儀九諸典禮已有定制於戲哀

建藩府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蕃親文之厚古今通義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鄰相與維持弼成政

是歲冬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

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翰林院撰制誥以封功臣次日

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于丹陛左右

上召諸將諭之畧曰朕承先志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倣先帝王之舊等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

聖政記

九

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群雄並起常時有心於建功立業者往往無功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業有非人力之所致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然自起兵以來諸將朕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是用報以爵賞其親附將帥之有功者亦如之其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乏闕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四方摧堅撫順勞勩甚多此二人皆已列公卿宜建封大國以示優渥然諸將功定封事是後功臣皆勳賞今日所

定若爵不稱德實不酬勞卿等宜建論之無有後言
將皆煩首悅服乃頒行爵賞封公者六人宣國公李壽
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太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食祿四千萬石信國公徐
達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食祿五千萬石並賜帛百
匹開平王常遇春子茂封鄭國公馮勝封宋國公李文
忠封曹國公鄧愈封衛國公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並食祿三千石賜帛各八
十匹封侯者二十有八人湯和封中山侯唐勝宗封延
安侯陸仲亨封吉安侯周德興封江夏侯華雲龍封淮
安侯顧時封濟寧侯耿炳文封長興侯陳德封臨江侯
郭子興封鞏昌侯王宗原封六安侯鄭遇春封營陽侯
費聚封平涼侯吳良封江陰侯吳禎封靖海侯趙庸封
南雄侯廖永忠封德慶侯俞通源封南安侯華高封廣
德侯楊璟封榮陽侯康鐸封新蔡侯朱亮祖封永嘉侯
傅友德封潁川侯胡鈞封豫章侯韓正封東平侯黃
彬封宜春侯曹良臣封宣寧侯梅思祖封汝南侯陸聚
封河南侯俱授開國撫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
國其食祿及賜帛各有差並賜諡命鐵券乃詔天下曰

曩者有元失馭海宇紛爭朕自布衣奮身行伍親
之無力遂率衆渡江撫太平定建業選將練兵征討四
方者幾二十年荷
皇天宗社之眷山川百神之助諸將效謀六師用命遂
致華夏清寧普夷臣伏一統之業屬予一人今者班師
振旅定功封爵朕重念諸將士委身暴露艱苦之狀欲
加重賞則天下鎮守之兵及京師護衛之士不下百萬
而民之資力有限是用計倉庫之所儲度民力之所
均其等第尊爵祿頒金帛以勞將臣乃稽古制定勳爵
俾其子孫世襲軍士則各賞白金十兩錢六千朕之此
言通于天地昭布中外咸使聞知
肅軍政第四
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以太史令劉基奏立軍衛法乃自京師達於郡縣皆
立軍衛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名
為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為一百戶所每一百戶下
設總旗二名小旗一十名管領鈐束通以指揮使官等
領之大小相維以成隊伍無緩急操練務在得宜毋敢紊
亂空歌凡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呼印領之既旋則
上所佩印於

朝廷軍士則各歸其術而單身還第其推一皆出自朝廷而不敢有所擅調

五年夏六月降律令於各衛禁止軍官軍人不得於私下或明白接受公侯所與信寶金銀段匹衣服糧米錢物及非出征時不得於公侯之家門首侍立其公侯非奉特旨不得私自呼喚軍人役使違者公侯三犯准免死一次軍官軍人三犯發海南充軍

絕倖位第五

上初即位會集群臣立綱陳紀法體漢唐略加增戒亦參以宋朝之典內置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又六部

事文類

十二

等官外列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及府州縣等官網維庶務以安兆民一革冗濫之弊

四年夏五月諭吏部尚書詹同等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逃術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得失在庶官任官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非其人則疎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辯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六年夏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

上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

也而遠遜於板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才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符文藝之足稱者宜令有司採舉備禮遣送京師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定民志第六

上命中書省定官民房舍服色等第諭之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繡綺殺掠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奢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貴賤無

事文類

十三

等階禮敗度此元之所以失政也中書其以官民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以正名分禮部正考定禮儀

上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即位以來夙夜下念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汚染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爲典式庶幾朕心也又嘗論禮者

曰禮法之紀綱也夫五則人志定上下安建民之

此為先務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昨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新舊俗第七

六年冬十一月命刑部尚書劉惟謙更定新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

上親御翰墨為之裁定務協厥中而後頒降

七年春二月新律成其篇目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廬庫曰擅興曰盜賊曰關公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悉令輕重之宜合六百有六條分三十卷

右申禁令

聖諭

十四

上令諸司定文武科取士之法論之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入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士之制曰六德曰六行曰六藝文武無用實能並舉此三者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能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其應武舉者志之以謀畧大

之以武藝取其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先行責有司預為勸諭俾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各以時勉俟開舉之歲以充貢京師

上嘗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等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雅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飾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故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揚雄相如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達聖明世務無事浮藻

右要實效

聖諭

十五

三年冬十月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設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淆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數名存實亡况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莫識組豆朕嘗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校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急務宜速行之

上諭之旨。治在於審俗。審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間
而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為小人。近北方喪
配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
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陞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
人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
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右育人材

三年夏六月。李文忠等遣人送故元皇孫買的里八剌
及其后妃等。到京。中書上言。宜設侍太廟。

上以帝王之後。有所不忍。止令具本俗之服。見至上。

聖政記

一十六

服皮弁。御奉天殿。百官具朝服。侍班。侍儀使引見。行五
拜禮。見皇太子。行四拜禮。后妃朝。坤寧宮命婦具冠服。
侍班。禮畢。賜以中國冠服。弁賜第宅。及學錄。封買的里
八剌為崇禮侯。誥曰。昔帝王之有天下。必封前代子孫。
使作賓王家。其來尚矣。元失其馭。四海紛爭。朕以武功
削平群雄。混一區宇。為天下主。而買的里八剌實為元
之宗孫。比者遣將北征。爾祖已殂。既克應昌。爾乃來歸。
朕念帝王之後。爰稽古制。錫以侯封。爾其夙夜恭慎。猶
朕優禮之意。

上以元正不戢。而弁克順天命。特誥曰。順帝。

上又以其后妃在京。不能耐暑。且元伙。但於內。於
乃勅中書省。臣務使之飲食起居適宜。若其欲歸。當遣
還沙漠。未幾。元遣還。

右優前代

上以國家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省。令天下郡縣
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宜之士。禮送至京。於是
各設司。以儒士徐一夔。梁寅。劉子周。子諒。胡行。簡。劉
宗。爾董。蔡深。蔭公。琰。至京。時曾魯。以元史方成。因奏
留之。命與諸儒同纂脩禮書。書成。賜名曰大明集禮。其
書以吉。凶。軍。賓。嘉。及冠。服。車。輅。儀。仗。肉。簿。字。學。樂。律。六

聖政記

一十七

百為之綱。而其目則古禮十四曰。祭天曰。祭地曰。宗廟。
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光祿。曰。太歲。曰。風雲。雷。雨。師。
曰。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曰。三皇。孔子曰。旗。纛。及。馬。
祖。先。牧。馬。步。馬。社。曰。祭。厲。曰。祀。典。神。祇。嘉。禮。五。曰。朝。會。
曰。冊。拜。曰。冠。禮。曰。昏。禮。曰。鄉。飲。酒。禮。賓。禮。二。曰。朝。貢。曰。
遣。使。軍。禮。三。曰。親。征。曰。遣。將。曰。大。將。出。禮。二。曰。冊。拜。曰。
張。儀。樂。律。三。曰。鍾。律。曰。雅。樂。曰。俗。樂。其。冠。服。車。輅。儀。仗。
肉。簿。字。學。各。一。九。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織。悉。具。備。通。上。
五。卷。詔。頒。行。之。授。曾。魯。徐。一。夔。周。子。諒。董。蔡。深。梁。寅。梁。
寅。等。六。人。以。疾。賜。還。鄉。里。具。賞。賜。有。差。

四年夏六月禮部尚書陶凱奏樂成其曲一曰
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
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濟
寧先是

上朕前代樂率用鼓詞以為容悅其者鄙陋不稱乃
命凱等更製其詞至是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
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特立樂
俱廢惟禮詞雖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之音相
雜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隊舞諧戲殿廷殊
非所以道中和崇治禮也今所制樂章頗協音律有和

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讀詠雅頌之樂悉屏去之

右正禮樂之失

三年

上以山川之神不宜加以國家封號定制止稱本名詔
曰自有元失馭群神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
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承
為治之通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渎四瀆
之自起自唐世崇名號歷代有加朕思之則有不
然矣誠鎮海嶺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來至今
聖祖皇帝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也故其間真

封號之所可加濟世不經莫此為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
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
可以階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
封名號上以山水本名標其神郡縣城隍神號宜體改
封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謚議
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孟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
後世非有為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庶幾神

右大海岳之封

聖祖

十九

上平日待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酣歌夜飲之歡正
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專寵之幸自以乾清宮為正寢
后妃宮院各有其所每夕進御有序或有浮詞之婦察其
言辭即加詰責故宮無妬忌之女其外戚亦循理畏法
無敢恃寵
所深患者
上每有識記書札取命
皇后藏之金匣取視后即於囊中出而進之未嘗脫誤
上每有識記書札取命

體后曰吾固知宮中有人但婦人事夫不可不謹瞻
上進不可不潔脫有不至於受責吾心豈安吾所以
為此者一以敬上而不取怒一以保族華兒於責也豈
謂無人耶宮人聞知莫不感悅

右嚴宮闈之法

二年春正月

上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
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
中原南平國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
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視其成建功而未食
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為可
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沒而
名永不磨矣其令有司立功臣廟於鷄鳴山序其封爵
為像以奉祀之

又嘗勅禮部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而取義者身沒
而名存有以垂訓於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
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若
江州總管李輔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與闕同
敵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崇於後代蓋以厲風教也宜
令有司建祠肖像祀之

右厲忠節之訓

監察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民循習元氏舊俗凡有喪
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般厚薄無哀戚之情
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為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
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濟內之人轉相視效弊同勝
言況送終禮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化

上是其言乃詔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上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
之事以為條格且比例大繁得吏因之為奸弊以出
入人罪故自平武昌以來因循舊律未嘗更定遂命

左丞相李善長學士陶宗儀等詳定律例之條示

右刻禮儀之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無

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文靖公以文學結知

太宗文皇帝時

駕征北虜支靖扈從此北征前後錄之所以作也公孫
大學生榮出以視于子俾龍泉令姜學夔繡梓以廣其
傳榮求言序諸首嗚呼夏之有夷猶陽之有陰晝之有
夜理之所必有者也自周宣王逐獫狁後若漢高祖雄

才大畧括囊宇宙亦愛冒傾之侮漢業日隆五單于爭

立宣帝一受呼韓邪之朝當時之僅有者也至晉五胡

雲擾遂僭帝王之號拓跋氏興黃屋左纁純擬漢制矣

惟唐太宗之英武始能一扼其吭後復瓜潰麴決至宋

壞爛斯極有元勳與腥羶中土亦開闢之所創見極盛

而襄倚伏常理哉

朝治隆唐虞瀚海無波大漠無塵窮廬之下間有假息
遊兎雉奔馳伏喻垣草竊臨以大軍逃命窟匿尚何足

計者耶予竊祿于

朝恒見北狄酋長稱臣納貢俯伏

殿陛之下氣不敢喘情不敢運以爲瞻古所無及詩此

錄

大禹高皇帝峻然大功事立華夷限界亦可謂
經述有尤者矣今百有餘年烽火不驚邊陲無鋒鏑
交中上無饋運之苦

祖宗功德其可忘哉雖然新溫禹以鼙鼓戮戶逐以膏

鋒不有功蓋堅之作則勸燕然之銘不能炳耀千古今

錄中所載塞外山川之形勢北虜之動靜與夫我師出

許制勝之大畧皆歷歷如畫措辭簡古筆力老健足以

近配古作非公其能之邪身任其勞而遺逸于后

太宗之謂也。鋪張在天之洪休揚厲無前之偉績。公亦

百壽千五且同邦中子義與公爲同手不辛蚤世下

有子分社刑帝良子子儵與公爲同年不幸蚤世不

齊桓公以葵丘之盟極力戮耆不問及之

之所當景行而後作者也古方公止金不耳之不

而傳序非若此

成化二十三年

與建士亞中大江可謂不孝也

金文靖公前北征錄

永樂八年二月初十日

上親征北虜是日師出北京

駕出德勝門幼孜與光火胡公由安定門出決甲之類
車馬之盛旌旗之衆耀于川陸風清日和埃塵不興統
鉦之聲旬震山谷晚次清河行李載車上途間車行甚
難不能相及乃令從者回取隨身行李沙轡車及餘物
俱不能將十一日早發清河途間雪融冰深騎行甚滑
晚次沙河勉仁始至十二日早發沙河午次龍虎臺早
練小尹等四人與食馬軍小李俱至十三日早發龍虎

臺度居府關閣下人馬輾轉僅容

駕過如是者九數處晚次永安甸大風未幾陰晦凍也
大雪少頃雪霽天宇澄淨雲霞五采爛然照耀於山谷
西南諸山無雲岩壑積雪如銀瑩玉闕東北諸山雲掩
其半露出峰頂四顧皆奇觀

上立帳殿前面東北諸山命基等西立觀山

上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雖有善畫者莫能圖其妙
也暮始還營夜從者帳房俱不至清遠一候見幼孜三人
無帳房令麾下送帳房來借取雪煎湯更茶各飲一盃
而幼三蹴起營取去帳房幼孜三人取西移覆而寐

明視衣衣上皆霜而所卧之夢積雪盈六光火與胡
我曰今亦可謂卧雪眠霜矣十四日早發永安甸大風
甚寒且竹具獵幼孜觀獵還見不覺

上勸過前上大呼幼孜三人曰到此看山又是一種奇
特也蓋諸山雪霽千岩萬壑聳列霄漢瓊瑤瑩鑒光輝
奪目真奇觀也午後次懷柔得黃驊上宗豫楊諭德七
奇編修周述書用紙讀之不覺清況其長日殊也不厭
此者自是不覺年次鎮安驛十六日早發鎮安驛行數
里道邊有土垣宛如一小城問人曰此元時嘗酒務察
嚴駕幸上即於此取酒午次鷄鳴山相傳以為唐太宗

征高麗至此登山鷄鳴由是得名

上指示幼孜三人曰此即鷄鳴山昔順帝北遁其山忽
崩有聲如雷其崩處汝等明日過時見之十七日發雞
鳴山由其峭上有斥堠下有故永安寺其有歐陽文忠
撰碑尚存其西峭崩處土石猶新其下即渾河流出
溝橋有石柱數十北列於河側其半出地上俗傳以爲
曹敏造橋未成而廢但無紀載可考竊以高麗金日
造者行里路甚窄僅可以容馬人馬皆由石橋上
行又行三四里度橋山下有土垣乃元時嘗酒務察
嚴駕幸上即於此取酒午次鷄鳴山相傳以為唐太宗

曉然下壓下臨河水路絕絕旁有積雪附于岸上亦可行但於裂可畏車行馬驟毛髮栗然過此山漸平上馬馬登高同召幼孜等指諸山曰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且行且語

上下馬少坐于山岡之上賜酒肴午次泥河十八日發泥河午次宣府

上聞武營內夜雨十九日微雨

駐蹕宣府聞武營得二十日去直抵大同出大同即寧

下今戒此殘勇惟守開平與和寧耳肅大寧遼東則遠坑可永無事矣二十三日

二北征錄

三

駐蹕宣平二十四日早發宣平行數里度一河水迅疾及馬腹近岸水未解水曲下流入馬從冰上度間有缺慶下見水流而薄處僅盈寸度此甚戰栗更行數里入山峽中行又數里

上登山而行過山下平陸次萬全大風寒下微雪二十

五日大風寒發萬全行數里至城下

雪

上謂幼孜三人曰此城朕所築過城北見城西諸山積

上曰此亦西山晴雪也過城北入德勝口

上指開口曰如此險入馬女能度山皆碎石若誰栗然

入關西峽石壁峭峭如削時車馬慢車折關垣以度過關由山峽中行地凍水滑馬蹄時踏間度潤積雪未消從水梁上行大風甚寒下馬便旋靴底沾雪極凍滑甚上馬尤難兩手攀鞍皆凍不能屈伸行二十餘里上野狐嶺

上指東南諸峰曰至此看山則盡在下矣時風沙眯目小石擊面而為風所吹皆紫黑下山頂度關關門為車所塞從土堤而下地滑馬多仆者午後至興和城北下營時寒甚從者皆不能至惟都督馬旺先來有帳房要予三人避風呼酒酌食驅肉鹿炙既而

北征錄

四

上召獨光大佐

上曰足寒時不要即附火只頻行足自暖又曰金幼孜何在恐凍傷其足光大曰適同至僕者未來在彼控馬至暮帳房不到清遠侯令麾下送帳房時風益急帳房不得張以行李擁起路行帳房覆于上連衣靴而卧寒不可禁達旦不寐二十六日僕從稍稍至

駐蹕興和

上祭所過名山大川

上駐馬於營前召幼孜等謂曰汝觀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即又平也此即陰山脊故寒過此又暖爾等昨日過

關始見山險若因山為壑因壑為池守此誰能輕度初

汝等頃首曰誠如

聖諭二十七日

駐蹕興和

上閱武營外時天晴大風

上曰爾等今日始知朔方風氣忽天陰

上曰雪至命至回至營門雪下已而大風復晴二十

八日風寒

駐蹕興和

上閱武營外二十九日

駐蹕興和獵者得黃羊至

上召幼孜等三人觀之遂立語於帳殿前至二鼓乃退

三月一日

駐蹕興和及晚

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

上曰夜已深汝等且休息朕明日有精神歸帳房臨睡

已三鼓矣自是每宵或漏下或二更始出初二日

駐蹕興和賜食黃羊初三日

駐蹕興和初四日

駐蹕興和初五日

駐蹕興和初六日

駐蹕興和初七日早發興和行數里過封王陀今名鳳

鳳山山西有故城名沙城西北有海子駕鵝鴈鴨

類滿其中遠望如人立者坐者行者擊鼓者白者如雪

黑者如石好事者或馳騎逐之至即飛起人去旋下翻

騰過翔於水次過此海子又度數山洲午次鳴鑾成

上指示山謂幼孜三人曰此大伯爵山其西北有小伯

顏山指其東北曰由此去開平復曰汝等觀此方知塞

外風景讀書者但紙上見未若爾等今日親見之

上又曰適所過沙城即元之中都此處最宜牧馬語久

始退少頃

上復謂曰汝等觀此四望空闊又與每日所見者異汝

若倦時少睡半餉即起四面觀望以暢悅胃次幼孜等

叩頭退初八日

駐蹕興和初九日

上坐帳殿前舉首望北斗曰汝等觀北辰正直頭上語

至二鼓乃出初九日

駐蹕興和鑾戍

上大閱武營師六軍列陣東西綿亘數十里師徒甚盛

旗幟鮮明戈戟森列鐵騎騰蹕鉦鼓震動

上曰此陣勢嬰鋒爾等未經大陣見此似覺甚多見慣者自是未覺先是東風及鼓作徐轉南風

上拔大飲將士午回營夜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語至二鼓始出初十日早發鳴鑾戍

上登山麓漸行徑山谷山平曠不甚高見鹿繞角于地

高如諸山

上曰此即大嶺嶺北有山甚長隱隱如雲霧間如海波層疊

上曰此即小伯顏山望之若高少焉至其下則又卑矣

由是地事橫沙中多穴

上指示曰此愈窟穴也馬行其上為所陷漸近一山下

見諸軍於此掘井所出沙有紅黃者其色如金白者其色如玉雪又有青黑者

上令中使下馬取觀復以示幼孜三人觀之適中官侍

一野馬來進

上召幼孜與光大勉仁及尚書方賓前觀

上曰野馬如馬此野驃非野馬也革詳觀之北來每物見之足廣開見又行數里遠望如水近則如積雪乃於

無地又行十餘里過委霄嶺小伯顏山也

上登山頂多石山下荒草無際北望數十里外又有平山甚長

上曰人未經此者每言塞北事但想像耳安能得其真也觀望良久乃下見草間有兩途如驛道

上曰此黃羊野馬所行路也駐營委霄峰北時少水

青豆粥淹隔黃羊嘴瓜菜數品無水飲馬從者至皆不得食軍士亦多不食者夜下雪平地尺餘次日人

馬得雪炊飯皆足十一日

駐驛委霄峰北

上召幼孜三人曰雖下雪不寒夜來無水人馬俱足矣

食後大晴十二日

駐驛委霄峰雪已消夜復下雪十三日

駐驛委霄峰午後復下雪夜漏下

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雪霽月明寒風灑漸毛髮栗然久乃出十四日

駐驛委霄峰十六日五鼓發委霄峰

駕發由東路幼孜三人向西路行三十里天明隨駕不及幼孜與光大由峭馬路迷入索馳山谷中山重

嶺頂石山下有泉水一蒲甚清飲馬其上泉旁多

草則無一人但見鹿角滿地間見人家居住墳墓漸
見有數卒驅驢過問大營所在皆不知前行數十里山
轉深遂登高望川之西北蕭條無人始勒騎回至泉
上有數十樹驢泉北間之皆不能知遂下馬略休息忽
有軍帥過予三人亦下馬同坐草間問

駐蹕處亦不知乃取羊肉燒餅同食軍帥往東南山
谷中尋大營幼孩三人由東北而往車馬來者漸多皆
尋不得行十餘里過去者漸回乃由東北山峽中行峽
之南山皆土而北山盡石塊岩峭削有小石戴大石層
疊高低宛如人所爲者自興和至此地無寸木但荒草

此征錄

九

而已惟此石壁之半生栢樹一株甚青翠可愛如江南
人家花園所植者幼孩呼先大曰此一塞外一奇觀峽
中行十餘里途窮復回穿過數山忽遇刑部侍郎金純
要予下馬息山間食麩忽寧陽侯至要予三人同金侍
郎至營午食食黃羊天鵝適其新射得野馬就燒食飲
燒酒兩盃予急欲尋大營寧陽侯曰我已五處發馬尋
大營待回報相與同往飯畢又候報馬不至日已暮
上遣中官二人來問之曰大營在五雲關去此八十里
寧陽侯領二十騎與幼孩三人偕行行數十里入山谷
中下一山甚險時昏黑下馬徐行過此又上山予馬鞍

凍不堪而前騎皆去惟幼孩相去稍近乃呼之少待幼

仁視予鞍已破裂不可騎乃急下寧陽侯索馬鞍則其

去已遠勉仁縫回以已馬讓予自騎予散馬光大聞之

亦勒馬復回相與盤旋於山頂上不知路所回更過兩

山遂與沈沈相失勉仁乃要予携汝騎下山麓東南有

關道可行行時月色昏暗野燒漫山沈風蕭瑟行十數里

度大川望東北行徑山麓有泉潺潺而流乃下馬休息

取水飲上馬復行進望山外有火光以爲必大營所在

行數十里遇深澗馬不可度乃復回泉上下馬休息荒

草間時夜已半微雨復下予二人相顧慘慘不樂俟天

晴轉馬復行兩雪交下行一里許至山坡下有一帳房

我戰國列漸聞又語聲予意必光大也詢之果然蓋光

大與金侍郎隨數騎追逐一宵亦回息于此相去數十

里彼此皆不知忽然相見且喜自慰而皆有慘然之色

十七日早由山間望東南行逾數十里雪益大隱隱聞

銅鑼聲隔山谷間又過一山見隊五前進即勒馬行五

六里許問之曰左掖軍馬言

駕起往南五十里駐營遂同行過都指揮孫霖與借馬

鞍鞍推從者所乘與勉仁騎牛至歸水磧見

上上喜曰汝等何來遲三人答以迷道

上問迷道之故遂備言之

上大咲曰爾等皆疲憊且休息出過方當書曰昨日

上在途晏召不見謂必迷道凡遇傳令者三十輩來相

尋今早又遣十餘人適又問爾三人來未初致自惟以

一介書生荷蒙

聖上眷顧頃刻不忘天地之德將何以爲報十八日

駐蹕錦水磧

上念幼致無馬鞍命上官傳

旨與清遠候討馬鞍一副送至帳房下遂詣

上前叩頭謝十九日早發錦水磧行十餘里道邊有古

城

上指示曰此蒼魯城也朕嘗獵于此又行十餘里

上登山射黃羊令幼致隨觀午次環環圖二十日

駐蹕環環圖自此皆沙陀出塞至此漸見有榆林烏鵲

午次壓房川自此水多欹炊飯色皆變黃作氣息食不

下明日暮

上召幼致三人至帳殿前指示然此山川

上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因兩河相交故名水認沙

出碑曰唐之交河郡故知交河在彼二十二日早發壓

房川午次金剛阜日暮

上坐帳殿前令幼致遠望

上曰極目可千里曠然無際英知其極二十三日

駐蹕金剛阜地生沙葱皮赤氣辛臭有沙蘆蘆根白色

大者徑寸長二尺許下文小者如筋氣味辛辣微苦食

之亦作蘆蘆氣二十四日

駐蹕金剛阜夜甚寒

上召草教視水成冰二十五日早發金剛阜午次小井

泉有海子頗寬水甚清鹹不可飲中多水鳥胡騎云此

爲鴛鴦海子疑即鴛鴦澤也地志云鴛鴦澤在宣府此

張宣府蓋遠來故必其然否夜召語至三鼓乃出二十

六日發小井泉

上召語房中山川

上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皆白產虎豹亦白

所謂長白山也天下山川多有奇異但人迹不至不能

知耳此地天遠盡言千餘里朕嘗問女直人故知之

行十餘里

上召令馬上草勅幼致三人接書條行執筆書畢成

上已行三里餘飛輦至

上前視草勅畢令騰真下馬坐地於膝上書之午次大

井泉二十七日

上令衛士掘沙先中跳兔與幼孜三人觀大如鼠其頭
 目毛色皆赤爪足則黑尾長其端有毛或黑或白前足
 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如兔大不能獲之類即詩所
 謂躍躍是兔者也亦有蓋海子出植色白瑩潔如水晶
 即所謂水晶蓋也二十八日移營於大井泉北十里
 駐二十九日早發大井泉北午次清水源有蓋池蓋色
 或青或白軍士皆米食三十日
 駐清水源去營六七里地忽出泉矛與光大往觀蓋
 則泉蓋數畝人馬飲之俱足四月一日
 駐清水源初二日
 駐清水源進神廟泉銘初三日
 駐清水源初五日午發清水源過此沙陀漸少時大
 風寒予戴帽上馬時被風吹斜側常以手執帽龍
 上顧而笑曰今日秀才酸矣
 清水源載水至此最次初六日
 皆衣皮裘戴狐帽行十餘里
 上召曰幽風云一之日威發二之日烈今已秀要之
 時而氣為栗烈人皆衣狐裘衣此者與之言自是不
 信光對曰誠所謂辨蛙不可以語海夏豈不可以語
 人臣若不識此亦不識信

上曰爾等誠南士也午上雪岡見
 上于帳殿
 上見光大衣狐裘暖帽笑曰今為冷學士矣初七日發
 雪岡行十餘里過一大坡陀甚平曠遠見一山甚長
 峰獨高秀拔如拱揖
 上指示曰此峯穿山華言好山也又曰阿卜者華言高
 山也其中入迹少至至則風雷交作故明時少登此若
 可常登一覽數百里已為其所窺矣平次玄石坡見山
 桃花數葉盛開草莽中忽觀此亦甚奇情
 上登山頂聚銘書歲月紀行刻于石命光大書之并書
 玄石坡立馬峰六六字刻于石時無大筆用小筆毛筆
 鈎上石勒成甚壯偉可觀晚有泉躍出于地如神應泉
 足飲人馬名曰天錫泉
 上命幼孜三人及尚書方質侍即金絕往觀至見人馬
 填滿泉上水溢出流復壅塞初八日早發玄石坡午次
 馬廠鎮初九日早發馬廠鎮是程若遠然地甚平曠勉
 仁取水調妙各飲一柳瓢午至一山谷中有二舊井水
 可飲新掘井皆鹹苦取水飲馬入湊集井上不得馬渴
 不肯去退都督薛得令應下取水與飲馬復行午後
 微雨風作天氣清爽人馬不渴皆喜然人皆疲矣晚放

望兩旁皆山西山皆黑石礪礪層疊東南諸山皆上脫
至歸化甸

上與數騎前行眺望有泉出于地遂名曰靈秀泉適中
官以玄石城字來進觀畢命司禮監藏之于篋至夜方
飯而從者俱未至中官孟顯假予帳房飼馬于旁既而
脫棚逸去至四鼓起視已不見與光大繞營周匝數回
華至天明始於營西北得之初十日

駐蹕歸化甸食後從者稍稍至十一日

駐蹕歸化甸十二日早發歸化甸由山谷中行地多鼠
穴馬行其上輒踣行二十餘里地多美石有如琥珀玳

北征錄

十五

瑁瑪瑙碧玉者其光瑩然同行好事者下馬拾以爲玩
幼孜亦欲與光大拾之後騎全塵起遂去午至楊林成
地亦有美石幼孜與光大共拾予得之獨多但不如前
所見者之佳晚有泉出于營之西南遂命名曰神既泉

十三日

駐蹕楊林成十四日

駐蹕楊林成十五日

駐蹕楊林成十六日早發楊林成午次會湖山營東北

山頂有巨白石

上命光大往書會湖山靈寶泉及

後集錄刻石十七日午次香泉成

十八日早發香泉成行沙陀中多山桃花滿地爛熳
又有榆林藜生不甚高有鳥巢甚完團聚手可探之皆
鷹巢巢也午後至廣武鎮川中有土城基問人云國初
征和林時所築也糧於此過川入山有泉流焉皆不飲
泥臭故也西南山峰有石

上欲刻石令方賓與幼孜三人上觀石登山下馬徧觀
無佳石得一石略平可書正書忽風雨作遂下山於井
中取水飲馬至營復命

上面營前高峰而坐

北征錄

十六

上曰人恒言此山有靈異適登此忽雲陰四合風冷然
而至遂命之曰靈顯翠秀峰泉曰清流十九日發廣武
鎮

上登靈顯翠秀峰今幼孜四人携曉次高平陸無水於

廣武鎮載水至此晚炊二十日早發高平陸午次遠達

寨二十一日早發遠達寨午次捷勝岡有泉湧出名曰

神獸泉

上命光大書捷勝岡三字于石山多雲母石并書雲

石山三字刻于石二十二日早發捷勝岡行數十里但

見荒山野草

上曰四望無際莫知其極此真所謂大漠也午次清冷泊有泉湧出名曰瑞應泉二十三日午發清冷泊晚至雙秀峰是嶺無水自清冷泊載水炊飯適天陰風寒下兩人馬俱不渴二十四日早發雙秀峰喻時至威震鎮泉曰永清二十五日午後發威震鎮晚至紫霞峰二十六日早發紫霞峰晚至玄雲谷使臣歸百戶自元刺回上召幼孜三人隨

駕同行聽其言元刺事夜命駕無車以匭覆地伏而書之書畢已四鼓矣二十七日早發玄雲谷午次古梵場二十八日早發古梵場行數十里東北有山甚高廣

北征錄

十七

峰巒聳拔蒼翠奇秀類江南諸山之下孤峰高起上多白石元氏諸王葬其下晚至長清塞有泉水甚清賜名曰玉華泉夜漏初下

上立帳殿前指北斗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語甚久方退二十九日

駐蹕長清塞三十日早發長清塞至順安鎮

上立帳殿前指營外諸山曰此虜地諸山之入畫者遂令畫工圖之晚下雨五月初一日早微雨發順安鎮行十餘里山多白雲

上召侍示前山曰此即名白雲山又行數里白雲中有

青氣橫地望之如錦山雲

上曰此山甚高大可觀幼孜以為信然

上笑曰此氣也非真山若誠為山則天下之山無有過之者度一岡遠見臚胸河又過一岡

上纔登其頂四望而下又行數里臨臚胸河立馬久之賜名曰飲馬河河水東北流水迅疾兩岸多山甚秀拔岸傍多榆柳水中有洲多蘆葦青草長尺餘傳云不可飼馬馬食多疾水多魚頃有以來進者駐營河上地名平漠鎮初二日

駐蹕平漠鎮賜食

北征錄

十八

御庖鮮魚初三日發平漠鎮由此順臚胸河東行午至祥雲壩

上立帳殿前召語片時乃退初四日夜發祥雲壩午次蒼山峽有馬營已值胡騎四五人得箭一枝來進并得馬四匹來進初五日發蒼山峽午次雲臺成地多野韭

沙葱人多采食又有金雀花似快明並似枸杞有刺葉小圓而末銳人將取其花食之又有一種黃花葉菜

花大如荷葉葉大如指長數尺人亦采食初六日發雲臺成午次錦屏山初七日發錦屏山午次玉華峰初八日

發玉華峰胡騎相指揮款台獲虜一人至知虜在元古

兒扎河曉遂度飲馬河下營初九日

上以輕騎逐虜人各賚糒二十日其餘軍士令清遠侯帥領駐劄河上扈從文臣止令尚書方賓及尤大勉仁數人隨行命幼孜留營中初九日早雨

駕將發余同尤大詣帳殿見

上請隨 駕同往

上曰爾不能戰陣性亦無益前途艱難朕一時顧盼有不及或為爾累爾留此豈不安幼孜叩頭不勝感激食後送尤大勉仁出營門馬上相別殊覺愴然

護送馳詣

北征錄

十九

上所益欲以為向道也初十日仍駐河上十一日收拾行李隨清遠侯移營入土城中去舊營可四五里許十二日住城中方定帖午後主事楊砥過帳房中坐移時去十三日清遠侯邀作午飯嘗沙韭及鮮魚十四日食後出城南縱步片時即回帳中十五日早食後出城東回至清遠侯帳下坐移時得

上遣遂胡房勅靜寓中書相過十六日食後同張侍郎表申書出城外一小山四望天宇空闊情懷甚適至張侍郎處作午飯十七日早食後有中官數人來

遣余與茶并取麪共食十八日早食後訪張侍郎旋煮茶調羹各啜一盃十九日食後聞操音特至甚喜清遠侯來邀作午飯仍食鮮魚二十日食後袁中書過帳下與語片時去午後往城南外遇雨即回二十一日早飯出城外候

駕尤大勉仁先至營中相見且喜且戚時

駕從城外過去城二十里安營尤大與勉仁先往予收拾行李起帳房後往行十里許遇雷雨乃駐馬俟雨過至營中見

上與語良久命寫平胡詔二十二日分軍由飲馬河先

北征錄

二十

回上以騎兵追逐餘虜東行非行者俱不得從幼孜三人僕隸皆遣隨清遠侯回不得已各留馬夫一人飼馬看行李是日發平胡詔及書敕諭數道甚忙迫午後赴營幼孜三人各牽一馬載行李且乘且牽甚覺艱難晚次威遠成無帳房乃采柳枝作窩鋪長可五六尺闊可三四尺上覆以氈毡下以氈條藉地僅可蔽風而已與光大二人同卧予曰昨讀足下蓬蒿詩今復非此清致相視大發一笑二十三日午大雨柳窩為雨所壓衣服皆濕幼孜三人冒雨入步尚書處房內避雨午後雨止發

威遠成幼孜三人收拾行李稍後隨駕不及度臘時河人馬聚集河上見安遠伯與同行雨過水漲奔及馬腹幼孜三人各牽從馬馬爭度陷泥渾者無數三人馬幸無恙登岸私自相慶緣河行數里多經水草各騎而牽馬徐行晚至廣安鎮從者至昏黑不至夜久方到適幼孜三人被

召侯立帳殿外且營中馬驚予三人俱恐馬逸立不能安久方出營首問馬從者云先覺馬驚緊繫索之得不走心方憚是夜有

旨令安遠伯往取步軍數千復來凡步行者亦得相從

北征錄

二十一

幼孜二人託安遠伯取阜隸及帳房二十四日發廣安鎮由此循飲馬河南東北行午次蟠龍山從者帳房皆至午大雨平地水流帳房內皆水令阜隸從傍及中掘坎注水須更坎滿以挑肩水至暮雨止地濕不可睡令阜隸采濕蘆葦鋪地用馬氈及毯席鋪之加毛裘於上暑可睡天明視之濕氣滲透氈裘皆潤二十五日發蟠龍山雨意未止晚次臨清鎮午後離飲馬河取便道入山中晚次定遠鎮是程無水載水為早炊二十七日發定遠鎮午至河午食後度河河水稍深據鞍不能度幼孜二人俱脫衣乘散馬以度水沒馬及腰以上及岸洗

足復穿靴衣整裝上馬行數里少駐復行暮至雙清源夜禁火不舉二十八日發雙清源午至河水益深多用柳枝縛筏以度都督馬榮許方尚書度河方尚書邀予三人同往西行七八里至馬都督度河處見其並無區畫且指使予輩從他度乃飄然東行十六七里過東寧衛指揮張牙失帖木兒旋縛筏度予三人即指使其麾下麾下之人樂然聽命先度予輩及行李訖彼然後度張指揮復令麾下炊飯食予三人再三辭謝之乃以鮮魚為饌裝女直人善騎射

北征錄

二十二

得也晚次平山甸
上立帳殿前召幼孜三人問度河之由
上意謂必由官筏而度不知官筏尤難度尤大備言裴牙失帖木兒度河之故
上嘆曰朕度河時已命筏上度汝何不由彼而度尤大曰臣輩不知及至彼又無與臣言者故不由彼度
上笑曰今日方為艱難汝得無懼乎因度水得一木板

上有虜字就必進

上命譯史讀之乃祈雨之言也虜語謂之札達華言云
詔風雨蓋虜中有此術也二十九日發平山旬晚次盤
流戌六月初一日早發盤流晚次灤翠岡初二日發
灤翠岡午經灤海子

上令幼孜收入往觀上可五六里有山如長堤以限
永海子其闊望之皆無畔岸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
隱隱自高而下天下之物莫平於水嘗經江湖間望水
無不平者獨此水遠見如山之高近處若極下此理極
不可曉觀畢復命

此年錄

二十

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騰胸九七河注其中故大
也遂賜名曰玄冥池晚次玉帶河初三日發玉帶河晚
次雄武鎮

上召子同勉仁往光看馬及退獨予夫去所騎馬二
匹周匝營中尋數回不見而夜深漸覺疲倦及曉漏下
已三鼓矣初四日發雄武鎮問方山書信馬騎至營中
復隔阻營中尋馬至東北營外見其所騎馬騾馬聚
帳旁傍馬見予低回似欲言者問一卒言此馬昨晚為
中官從者所獲適牽至此若來恐移至此所不復可
見矣予遂牽回帳中諸公莫不舉手相慶晚次清胡原

初五日發清胡原晚次澄清河初六日發澄清河數里
度河穿入柳林中柳葉密不可行下皆汙泥行五六
里下營大雨如注至晚不止又復起營夜至青楊成初
七日發青楊成初四度河河水甚急午次克成克刺華
音半箇山山甚峻拔遠望如坡故名入此河稍狹山嶺
簇多松林

上曰此松林甚似江南至前山水益清秀可愛執謂虜
地有此奇觀也晚次蒼松峽隔岸坡陀間樹林蒼鬱宛
如村落水邊榆柳繁茂歲年深矣大而草稍俱為物所
食是日獲虜二人因問之知虜賊曾經此過一宿草為

此年錄

二十四

馬所食也初八日發蒼松峽度泥河渡次河狹水淺兩
岸泥深人馬多陷晚度黑松林先大先佳子與勉仁隨
後見松林蒼翠可愛遂下馬少憩復行十數里下營伺
馬日沒復行夜入山谷中乘月倍道急行上坡下澗
不勝時時月落路難行進旗甲戈咫尺不能辨幼孜三
人使寶麟領更兵知其度但前騎皆不行始下馬立于
半山間逾時月上馬下至平川而路愈泥淖且陷蓋難
行而鄉道亦感泰止次發雲初九日發雲初行三
十餘里凡度數山至水泉處前哨馬已見虜列陣以待
上飭諸將嚴整行陣先率數十騎登山以望地勢幼孜

三人下馬披甲復上馬隨陣後度一大山見虜出沒於山谷中少頃遣人來誘降先是

上嘗慮虜必偽乞降預書招降勅一紙以待至是虜果來

上在陣前召取勅初致遂馳馬至前以勅進

上曰虜詐來請降朕亦給之乃以勅付來者去又行數

十里駐兵於山谷中時甚熱已半日不食飢疲殊甚忽

得皂隸一人載水一瓶宿飯一盂至予三人用水淘食

之甚甘忽見行陣動亟馬馬前行俄聞砲聲而左哨已

與虜敵虜遂峰以當我中軍

上應宿衛即摧敗之虜勢披靡追奔不十餘里予三人

同方尚書隨寶壽前進

上已駐兵于靜虜鎮遣傳令都指揮王貴來收兵貴見

予數人驚曰何故在此

主上已下營可亟回予數人遂回往返已百餘里至

夜方至營而從者無一人在側下馬憊甚又復飢渴移

時忽有一阜隸至載水一瓶飯一盂予二人即共食之

又其如午所食者乃留一瓢飲方尚書飲畢曰此直二

上逐虜於山谷間後大敗之乃方回營初致三人見于

帳後

上語破賊之故復加慰勞初致三人叩頭謝十四日發

廣漢戍行數里度河河濱泥深陷及馬腹餘虜尚出沒

來窺我後

上按兵河曲俾以數人載輜重于後以誘之虜見就奔

而前銳響伏發虜蒼黃度河我騎乘之生禽數人餘皆

死虜由是遂絕晚次蔚藍山十五日發蔚藍山晚次寧

武鎮十六日發寧武鎮晚次紫雲谷十七日發紫雲谷

晚次玉潤山十八日發玉潤山晚次紫微岡十九日發

微國晚次青陽嶺二十日發青陽嶺晚次清華原
十一日發清華原晚次淳化鎮二十二日早發淳化鎮
度河深及馬鞍光大所乘馬疲疾予駐馬先度度訖復
以度光大既度以為無水矣而入一水澤中長六七里
草深沉水相交復度河兩河泥陷及馬復馬行泥濘中
幾陷者數而他馬陷沒者無數幼孜二人馬幸免晚次
秀水溪二十三日發秀水溪行十餘里入涼流峽甚險一
水流其中路傾側臨水縈回曲折如羊腸日凡七八度
登高下低馬力疲倦幼孜三人度一高岡下馬暫息盼
望出峽口杳不可到復上馬逾數岡方至營晚次峽中
二十四日發涼流峽晚次錦雲峰二十五日發錦雲峰
晚次永寧戌二十六日發永寧戌晚次長樂鎮二十七
日發長樂鎮草間多蚊大者如蜻蜓拂面噉膚拂之不
去晚次通川甸即應昌東二海子間
上登山遙望指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爾等記之
望久下山營之西南曼陀羅山下有寺基元時公王造
此寺出家于此國初始廢二十八日發通川甸晚次金
沙苑二十九日發金沙苑是程多水途邊多掄柳沙陀
高低樹青沙白甚有可觀
上曰此景猶小李金碧山水也行數十里有大海子水

流處稍深先令軍士伐木為橋以度軍馬晚次波黎谷
三十日發波黎谷晚次威信戌七月初一日發威信戌
次武平鎮北京諸官進東者至馬通政舞酒二壺相贈
晚與方尚書數人飲得羅修撰寄來家書初二日發武
平鎮晚次開平營于幹耳朵華言所謂宮殿也蓋元時
宮殿故址猶存荒臺斷礎零落於荒烟野草之間可為
一慨
初三日
駐蹕開平初四日午發開平晚次環州有小城在川中
四面多頽欽
上召賜瓜果初五日發環州晚次李陵臺今名威虜驛
連度數河河水深及馬鞍兩靴俱為水所浸祭庫脫靴
傾水去濕飽戰馬乾褸兩靴穿濕羅上馬更行晚次寧
安驛初七日發寧安驛經元西涼亭及北門而石牆未
廢殿基樹木已成抱殿前梧兩行乃在但蕭條寂寥不
能無感也觀望良久悵然而止晚次盤谷鎮初八日發
盤谷鎮由是入山峽中山路甚險兩山相夾如行夾城
中
上曰此山險阨若是雖有虜騎千群豈能至此縱能至
此斷其歸路鮮有能出者晚次獨石初九日發獨石晚

次龍門龍門兩山對峙石崖千仞水流其中路山水
行山水泛時此處最險

上指此山曰斷此路孰能度之者崖石懸處其平光人
曰此處好鋪鑿崖即

上曰朕意如此汝言正相合也初十日發龍門次燕然
關十一日發燕然關次復安嶺至此方出險十二日發

復安嶺次鎮安驛十一日發鎮安驛次懷來十四日發
懷來次永安甸

上召賜瓜果十五日發永安甸度居庸關
上令幼孜三人記關內橋自八達嶺出關口凡二十二

橋晚次龍虎臺十六日發龍虎臺晚次清河
上令幼孜三人先入城十七日

駕入北京

金文靖公於北和靜

永樂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庚寅

上躬帥六師往征瓦剌胡寇答里巴馬哈木太平把克
等驛等馬步官軍五十餘萬子與學士胡公光大庶子

楊公勉仁偕從是日辰時啓行由安定門出午至清
河下營晚微雨夜復驟雨五更雨止十八日晴夜發清

河午至沙河
命先探寺賜酒饌十九日早雨晨發沙河途間雨止午
次龍虎臺午後復雨二十日晴晨發龍虎臺度居庸關

途中多泥馬稍緩午後至隆慶州下營二十一日早陰
晨發隆慶州至榆林兩午後至懷來下營雨不止二十

二日早雨止發懷來午次沙城晚晴二十三日晴早發
沙城午次鷄鳴山大風二十四日晴晨發鷄鳴山午次

泥河二十五日晴晨發泥河午次宣府大風雨下即止
是日較雨二十六日晴次宣府二十七日晴晨發宣府

午次宣平大風二十八日早晴晨發宣平午次德勝口
晚大風下雪二十九日陰晨發德勝口度野狐嶺風寒

午後次興和三十日風寒次興和守家書與李都御史
帶回北京四月初一日甲辰晴次興和初二日晴次興

和守家書與太常少卿帶回北京初三日晴次興和

初四日晴次興和初五日晴移營於城距城
 初六日晴次沙城大開軍士初七日晴次沙城初八日
 晴次沙城初九日晴次沙城李都御史至得家書初十
 日晴晨發沙城午後次紅橋是日立夏十一日陰晨發
 紅橋午後次凌霄峰即兀出千伯顏雨連霄不止甚寒
 絕薪光祿寺至昏黑方送飯飯米畢無湯遂罷是夜馬
 無草僕衣皆濕不得飯食十二日早雨止陰食後發凌
 霄峰午後次大石鎮無水暗宿十三日早陰微雨午前
 次五雲關即哈刺罕有水十四日晴霜寒次五雲關十
 五日晴晨發五雲關午後次高平即忽牙撒里充十六
 日晴晨發高平早午次發虜城即魯魯城十七日晴晨
 發虜城午後次龍沙甸即阿蘭憐兒午後十八日陰
 晨發龍沙甸午後次錦雲磧午後大風雨雪晚復晴十九
 日晴晨發錦雲磧午後次小井泉二十日晴晨發小井泉
 午後次大井泉二十一日晴晨發大井泉午後次清水源
 馬塔馬二十二日晴次清水源二十三日晴次清水源
 二十四日晴午發清水源晚次雲谷無水自清水源
 載水至作晚食二十五日晴早發也雲谷午後次玉雪岡
 是日小滿二十六日晴午發玉雪岡晚次玄石坡大風
 三十七日晴晨發玄石坡午後次鳴轍鎮二十八日晴午發

鳴轍鎮晚次清風壑無水大風患瘡以為坐馬癰二十
 九日晴早寒晨發清風壑午後次歸化甸五月初一日癸
 酉晴早寒晨發歸化甸午後次楊林成初二日晴晨發楊林
 戌午次禽胡山初三日晴次禽胡山瘡甚
 上命太醫院判韓公達賜膏藥初四日晴次禽胡山初
 五日晴次禽胡山晚大風夜雨初六日晴次禽胡山大
 風初七日陰大風寒晨發禽胡山晚次香泉成初八日
 陰風寒已時發香泉成午後次廣武鎮即哈刺養來夜
 雨初九日陰次廣武鎮午後大雷雨下雹如雪積地二
 三寸初十日晴晨發廣武鎮午後次懷遠塞十一日晴晨
 發懷遠塞午後次玉帶川即紫苑庵愈是日芒種十二日
 晴晨發玉帶川午後次富平鎮即兀兒充十三日晴午發
 富平鎮晚次翠幕甸無水暗宿十四日晴晨發翠幕甸
 午後次長山峽少水十五日晴晨發長山峽午後次喜川
 十六日晴次至喜川十七日晴晨發至喜川午後次環
 岡十八日晴午發環岡暮次野馬泉晴十九日晴
 晨發野馬泉午後次蒙山海二十日午發蒙山海晚次威
 武鎮二十一日晴午前發威武鎮晚次通泉自二十二
 日晴次通泉泊二十三日晴晨發通泉泊午後次馬河
 二十四日晴次馬河二十五日晴次馬河

馬河是日晨至二十一日陰晨移
雷雨二十八日陰火飲馬河二十九日晴早食後復自
飲馬河北仍五度河午前飲馬河西三峰山六月
一日壬寅晴午前發三峰山晚飲馬河清源港初二
日早微雨晨發清流港循飲馬河行二十五里復晴下
營昨午炊午後再行至暮次崇山橋無水宿初三日
晴晨發崇山橋午後入一山峽長數十里有水下營作
午炊食後再行晚次雙泉海即撒里快兒元大祖發迹
所舊營建官殿及郊壇每歲於此度夏山川環繞市
關數十里前有二海子一鹹一淡西南十里有泉水海
子一處西北山有三開口通飲馬河土剌河胡入常出
入之處也初四日陰微雨午晴次雙泉海前哨馬來報
哨見胡寇數百人稍與戰皆退去初五日晴午發雙泉
海幕至西北三峽口即康哈里該無水是日前哨馬河
寇相遇交鋒殺敗胡寇數百人霄遁初六日晴晨發三
峽口午次蒼崖峽初七日晴晨發蒼崖峽午次意蘭忽
失溫賊首皆里已回馬哈木太平把禿字羅掃境來戰
去營十里許寇四集列于高山土可三萬餘人每人帶
段馬三四匹

山躬懷甲冑帥軍精銳者先往各軍皆隨後至整列
隊伍與寇相拒山下山來迎戰火銃四發寇驚棄馬而
走復集于山頂東西鼓譟而進寇且戰且却將暮
上以精銳者數百人前驅繼以火銃寇復來戰未交鋒
火銃猶發精銳者復奮勇向前力戰無二不當百寇大
賊人馬死傷者無算寇皆號痛而往情遁至土剌河
上乃收軍回營已二鼓矣遂名其地曰殺胡鎮初八日
晴次殺胡鎮是夜馬無草失其青馬及海鷗馬黎明令
軍隸四出尋取不見抵暮方回營中初九日晴次殺胡
鎮午後將移營金都督令頭目二人送所失馬頭目俱
來還問之乃出營十里餘西北海子上哨馬者得之金
知為子馬故以來還不覺為之大喜也乃取麥兩碗勞
其頭目是日移營向西十里許晚雨下風寒初十日晴
是日頒師午次迴流甸晚微雨風寒十一日晴晨發迴
流甸午出三峽口餘寇復聚峽口山上又有數百人據
雙海子諸軍乃以火銃先擊據海子者寇知不能拒系
道餘寇在山峽者恐火銃再至亦遁去晚次雙泉海十
一日晴晨發雙泉海午次平山鎮十三日晴晨發平山鎮
午次飲馬河清源峽是日小暑十四日晴晨發清源峽
午次飲馬河平川洲十五日晴晨發平川洲午次飲馬

河青楊灣十六日晴晨發青楊灣午次飲馬河三峰山
十七日晴晨發三峰山午度飲馬河西北三峰山東南
下營未時雷雨數點即止阿魯台遣頭目數十人詣軍
門謁見

上皆賜以衣服絹帛米糧復勞之酒肉遣其回十八日
晴仍次其地十九日晴晨移營午飲馬河北舊下營處
二十日晴午後度飲馬河凡三度水循河行數里下營
二十一日晴循飲馬河南岸東行數十里下營二十二
日晴仍次其地二十三日晴午發飲馬河晚次青山峽
微雨無水暗宿二十四日陰晨發青山峽晚次蒙山海

北征錄

三十五

二十五日晴午後發蒙山海途中驟雨即止暮次野馬
泉二十六日晴晨發野馬泉晚次環秀岡二十七日晴
晨發環秀岡晚次至喜川暮再行十里下營二十八日
晴晨時發至喜川午次黑山峪是日大暑二十九日午
後發黑山峪晚次翠幕甸三十日晨發翠幕甸午次富
平鎮七月初一日晨發富平鎮午次玉帶川大風大雨
初二日晴大風仍次玉帶川初三日晴晨發玉帶川午
次懷遠堡初四日晴晨發懷遠堡午次廣武鎮過二十
里下營午後大風微雨初五日陰晨發廣武鎮午前進
香泉午後次禽胡山寫平胡詔其說沈造即指李英

同中官齋河北京初六日晨發禽胡山午次楊林
晚下雨初七日陰晨發楊林戌午次歸化甸晚微雨復
晴初八日陰午前發歸化甸途中下雨晚次清風整初
九日陰晨發清風整午次鳴轍鎮午後復起營晚次玄
石坡初十日晴晨發玄石坡午次玉雲岡午後起營晚
次屯雲谷十一日晴晨發屯雲谷午次清水源十二日
晴晨發清水源過大井泉晚次小井泉十三日晴晨發
小井泉午次錦雲磧

北征錄

三十六

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其日立款
次龍沙甸午後下雨十五日陰晨發龍沙甸午次救
房城微雨晚晴十六日晴晨發救房城過高平阜下雨
後次五雲關更度山二十里下營十七日晴晨發五
雲關過大石鎮午後次凌雲峰
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十八日晴晨發凌雲峰午後次紅
橋十九日晨發紅橋午次興和二十日晴仍次興和二
十一日晨發興和度野狐嶺過德勝口入馬凌集幾箇
泥淖中過土城始得免午後次萬全大風雨馬無草早
無柴不覺晚炊二十二日晴晨發萬全午次宣平午
後下雨至更盡雨止二十三日陰晨發宣平同光入
威防解文天留片時即別午次泥河下雨二十四日

永樂八年十月二年

上召賜桃子及食羊肉酒二十五日晴發鵝鳴山午

次上墓二十六日晴晨發上墓午次懷來二十七日晴

晨發懷來午次永安甸二十八日雨是日大暑晨發永

安甸度居庸關午後次新店大雨家僮來接晚奉

旨向光大勉仁先回勉仁由舊路西行余與光大過新

店度橋東行向夕入一村落人家投宿取所釀酒共食

之酒將夜半日尚未交曉二十九日三更起行乘

燭行十里里取昌平大路行至沙河天明入人家作炊

食後再行過清河大雨水平路泥淖尤甚午後至家八

月初一日早晴文武百官迎

駕由安定門入

上非殿群臣稱賀上平胡表呼譟而退

金文靖公北征錄序

永樂八年十月二年

太宗文皇帝親征北虜出師者三臨江金文靖公貴當

帷幄之寄作北征前後錄江右大察徽菴舒城泰公既

自為之序以引其端復命予仲之以言仰龍泉令嘉興

姜君一臣壽梓以傳不刊予敬觀者再欽壯而言曰自

右帝王之自將若宣王北征之夷陵配天正謂之定

師定師皆理漢高祖平城之後輕挑強胡謂之漫師漫

師皆漫無場帝唐太宗好大喜功皆有高麗之伐謂之

荒師荒師在滿王則亂在英主則勦自是而後若宋太

宗財力未瞻即欲收復燕雲謂之棘師棘師則不文至

我朝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淨掃彌天之虜謂之滌世之師

太宗文皇帝仁勇奮發迅掃燕莽永清沙漠謂之繼武

之師滌世之師功貫百王繼武之師澤流後裔予嘗訝

太宗文皇帝以萬乘之尊而處邊境之危今觀此錄

始知

聖躬龍潛之時凡虜地山川之險要經緯已熟而於焚

龍城犁胡虜塞之榮悉已素定于胸中且以正觀師鐵

騎百萬川湧山峙尚何配虜之敢犯耶傳曰言之無文

行... 年承平遠應不驚於是乎驗況今伊傳居禁中頗
牧在邊陲而又脩文德以堅中夏之防吾有望天下後
世此錄之無續也於是乎書
成化丁未重陽後十日東吳吳悅書于西昌之乾坤一
寄樓

北征錄

三十九

北征記

永樂二十二年春正月 甲申 大同開平守將並奏
虜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婆言
阿魯台弑主聖人違天逆命數為逆患請發兵討之願
身為前鋒自効

上曰兵豈堪數動朕固厭之矣何況下人忠曰雖天地
大德無物不容其如逆人奈何時可已

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文帝嘗言漢趙不先姑待
之至是召公侯大臣計之且告之忠勇王之意 已酉
群臣奏曰忠言不可拒逆賊不可縱逆患不可坐視用

北征記

兵之名不得避也惟上決之

上可其奏即日勅綠邊諸將整兵以俟 丙戌

粉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各選馬步兵擇將

統領以三月至北京山西行都司兵命都督李謙統領

以三月至宣府必士馬精強兵甲堅利不如令者誅

三月丁未朔 三月丁丑朔大開命安遠侯柳升領中

軍遂安伯陳英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

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侯鄭

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瑄領右哨新寧

伯譚上副之驍騎尉陳繼忠勇王各率其兵

卷之二十一

上見之指示謀曰士卒者將士所當成功名

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此輩為國家除殘去暴其可不恤

甲申召學士楊榮金幼致至帳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世所靈神人者告朕曰

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等對曰

陛下好生惡殺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岡玉石俱燬惟

陛下留意上曰卿言合朕意朕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即命第

勅遣中官伯力奇及所獲胡寇賁往虜畔諭部落曰倭者阿魯合窮極來歸與朕所以待窮者之歸皆爾等所知天地鬼神實鑒臨之此何負彼而比年以來寇殺我

邊鄙屢創我悉黎黎累累不厭其軌之過也朕聞者雖以天人之怒再率六師往行天討當是時如拘將士之志奮雷霆之威彼之危猶洪鑪片雪豈復有餘命哉朕體

上帝好生之仁惟剪其枝葉毀其藏聚驅出諸曠遠之地豈徒全其餘息猶冀其或改而自新也迺默心弗浚

可增月益比吾邊氓之困其荼毒者殆非一所夫為惡有本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所部頭目以下

悉無所問有能披順

天道輪誠來朝慈當待以至誠優恩當仍授官職聽擇

善地安生樂業朕之斯言上通天地母懷二三以貽後悔乙酉命安遠侯柳升等率軍士拾遺中遺骸為葬塚葬之

上親為文祭焉丁亥發順平次漢平鎮戊子召諸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戢亂為首又謂止戈為武蓋以止殺非行殺也朕為天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聞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魯合餘皆從之眾悉非得已不可以同日語自今凡有歸降者宜悉意無令失

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已丑發武平鎮次威信成辛卯發威信成次通州

旬壬辰次長樂鎮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致侍上曰漢高祖過柏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歲歲也榮等對曰有德者事竟成

陛下聖志如此天下必嘏順矣癸丑以香泉泊甲午次還翠岡乙未決永寧成丙申次清平鎮即元

之應昌路是日雨重軍皆後上諭將曰懶重者六軍所持為命兵法無輕重糧食無

多積皆危道爾所以出袁紹者先盡其糧重今諸軍

史 47-34

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攬干遠慮耶遂命分兵迎之

丁酉宴隨征文武大臣命內侍歌

太祖高皇帝御製詞五章因舉爵諭諸大臣曰此

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戒荒淫酣醢之失也朕

嗣先帝鴻業兢兢焉唯恐失墜雖今軍旅之中

君臣盃酒之歡不敢忘也尚祈與共勉之英國公張輔

等皆首對曰敢不欽遵 聖訓 戊戌次威遠川 已

亥宴文武大臣

上曰朕仰備

皇考之意自製詞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為言亦

將以垂示吾子孫俾有所警飭遂命內侍歌之群臣俯

首聽畢皆叩頭言

皇上深恩遠慮前古帝王之所不及 上悅悉沾醉而

罷 庚子次陽和谷 辛丑次雙泉海 壬寅次覽秀

川 癸卯次錦綉岡 六月甲辰朔

次祥雲屯 乙巳次錦霞嶺 丙午次羣玉峯勅軍陽

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等曰用兵之道貴乎先知古之賢

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敵之情也今與師遠出而未

悉賊情何以成功朕以前鋒全爾尤宜晝夜用心其精

擇勇智廣布偵邏如有所得星馳奏來朕佇候焉

丁未次鳴玉關 戊申次清溪川 已酉次和寧谷

庚戌次紫駝岡 辛亥次清采泊 壬子次通流州

癸丑次金沙樂寧陽侯陳懋等得胡寇馬九匹來進

上曰醜虜多詐安知非以是誘我也勅懋等益加防慎

不可怠忽 甲寅次秀水河 乙卯次玉壘峯 丙辰

次寶屏山論諸將曰今既深入虜地尤須謹備嚴哨奈

肅部伍明約束晝夜無怠孔丁行軍必臨事而懼孫景

宏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必敬慎如此庶幾萬

全 丁巳次凌雲峯 戊午次玉沙泉

上以答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詢將各嚴兵以俟是時將

士皆踴躍思奮

上聞之喜曰兵可用矣 己未次龍武岡命寧陽侯陳

懋忠勇王金忠率師前進且以之曰若遇賊宜審機行

事如兩鋒相當彼投戈下馬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

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弩繼其後遇阿魯台亦勿殺

生擒以來 庚申次天馬峯

上以大軍繼進十數里懋等 遣人奏言臣等已至答蘭

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廬野草 勇隻影不見車轍馬跡亦

多漫滅疑其遁已矣

上遣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誦 等分兵山谷大索之

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前行謁賊車駕進駐河上以
俟 壬戌發河上次番石岡英國公張輔等相繼引兵
還奏曰臣等分索山谷周迴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跡
無睹必其遁矣矣樊友次連秀坡軍陽侯陳懋忠勇王
金忠亦還奏曰臣等引兵抵白印山咸無所遇以糧盡
故遷於是英國公張輔等奏曰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
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
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 甲子
次翠雲屯召英國公張輔等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

北征記

易也古王者制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華
虜所有無幾茫廣漠之地譬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
耶吾能失有罪誠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其旋師於
是兵部尚書李慶等進曰王者之師畏則舍之今已鉗
虜之穴破虜之衆塞北萬里無虜跡雖有數輩如大半
括撫偷生窮漠之境

陛下天地大德寧當盡殺之耶 上悅遂命班師 乙
丑召諸將議分兵兩路南歸於是 上率騎士東行命
武安侯鄭亨等領步卒西行則會開平 丙寅發驛雲
心次番玉淵諭諸將曰今大軍南還將士既未嘗見敵

必有心志踴躍詭秘不可輕忽須嚴兵以嚴後仍
務軍中晝夜警備當如寇至丁卯次清流峽 戊辰次

萬里川 己巳次長清成 庚午次懷柔甸 壬申發

懷柔甸次寧遠鎮 七月甲戌朔 乙亥發寧遠鎮次

烟水灣 丙子次清房鎮 丁丑次哨石川 戊寅次

辟玉峯 己卯次雙島 庚辰次清水源道旁有石崖

數十丈命文學士繆榮金初改刻石紀行曰使萬世後

知朕親往過此地也 辛巳次豐潤屯 壬午次長林堡

癸未次廣平川 甲申次達安鎮 乙酉次通積成其

此平廣多糜子軍士有馳驅犯之者

北征記

上適見憂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是者必安矣以

此不為寇矣而不見人者必聞大軍至懼而逃今縱騎

犯之非仁其禁之士卒凡有種藝而無居人者皆勿犯

違者斬 丙戌次盤石鎮 丁亥次翠微岡

上御陞殿懸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初致待

上顧問內侍海壽言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八月中

矣

上領之既而命於禁等上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

後軍閭事悉付之朕惟儲養青年享安和之福矣

白殿下弟友仁享天下萬心名撫

皇太子并昭告天下	已丑次蒼崖戌	上不讓下令	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毋忽	庚寅次榆木川	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	遺命傳位皇太子	以不夜服禮儀	一連	太祖皇帝遺制	辛卯	上崩內臣馬魯孟驍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	召大學士楊榮金紹孜入議喪事	詔一遵古禮含歛畢載以龍輦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	壬辰靈輿次雙筆峯大	學士楊榮少監海壽奉	遺命	詔皇太子	癸巳次連雲磧	甲午次黑河戌	乙未次宣威鎮	丙申次廣漠川	丁酉次青楊峽	戊戌次開喜岡	乙亥次白沙河	庚子次香泉泊	辛丑次通川甸	壬寅次武平鎮	武安侯鄭亨等所領	管軍皆至	八月	癸丑朔靈輿次開平	次雙塔	甲辰	次威遠城	乙巳次西涼亭	丙午次隰寧	丁未次	州	戊申次赤城	已酉次鵲鴉皇太孫奉皇太子	命至自北京	哭迎車中	始發喪	六軍號痛聲徹天地	庚戌次懷來	辛亥入居庸關	文武百官衣服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死僧道人皆素服哭迎	壬子及郊皇太子親王以下	素服哭迎至宮中	奉于仁智殿加歛奉納梓宮
-----------	-------------	---------	-------------

三朝聖諭錄序

太宗皇帝初正大統故翰林之臣不及十數人

諒吏部及翰林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授職其中士奇

首膺簡擢

賜五品服建內閣簡士奇與

焉屬時幾務孔繁帝旦及午日官奏事退內閣之臣造

奏前進呈文字商幾密承顧問率漏下十數刻始退既

建

儲簡翰林之臣燕輔導士奇與焉旦

上前奏事退必造東朝參侍纒囑

車駕北巡簡內閣二人輔監國士奇與焉

仁宗皇帝

宣宗皇帝嗣位所以寵任士奇者始終皆如永樂士奇

祇事

三聖三十有三年寵愈厚而官愈進負乘之愧夙夜靡

寧嗚呼

三聖遠矣當時共事之臣三聖獨士奇今年七十

有八袞病瘳猶猶濫沾朝行未已也

誠孝昭皇后上仙梓宮歸葬士奇奉

命祇送旬乃竣事其時且展敬

三陵之下追念舊恩五內摧痛因記憶前所得

王言者輯而錄之纂為三卷永樂居首洪熙次之

宣德又次之蓋計平生所得此始百之一二而潦倒荒

迷非惟不能悉述亦不能悉記也有疑之者曰廷陞之

密可存於私乎軫應之曰吾惟懷乎慮泯吾

君之盛美是懼而違他邱哉不觀於古乎歐陽文忠公

著奏事錄及濮議司馬文正公著手錄具記當時君臣

問對之辭委曲而詳盡所以著一代明良契合之盛事

蓋昔之大臣君子往往皆然義之所不能已也況臣之

所錄有

三朝聖諭錄序

聖德焉有

聖訓焉有

特恩焉臣惟懼錄之不能詳也而奚暇他邱哉疑者既

釋疑號曰

聖諭錄云

正統壬戌冬十二月乙卯臣楊士奇謹序

三朝聖諭錄卷之十一

臣士奇輯錄

永樂二年六月一日進呈文華殿大學士講義

上覽畢稱善因曰先儒謂堯典克明俊德一章一部大學皆具臣對曰誠如

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凡脩諸躬施於家國天下者皆大學之理

上曰孟子道性善必舉堯舜爾等於講說道聖處必舉前古為證庶幾明白易入又曰帝王之學貴切已實用講說之際一切浮汎無益之語勿用

永樂二年統州府士人朱季文獻所著書事斥濂洛關

閩之說肆其詭訛

上覽之怒甚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廣侍講楊士奇侍側

上以其書示之觀畢縉對曰感世譏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縉齊上奇曰當燬其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示儆足矣

上曰謗先賢毀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即

明諭其罪答以示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會衆焚之又諭諸臣曰除惡不可不盡悉燬所著書最是

永樂二年一日進呈勅遣將藥

上曰武臣遠將不諳文理只用直言俗說使之通曉庶不誤事他日編入實錄却用文

永樂五年冬廣東布政徐奇進香至京師載嶺南土物將遺諸大臣及侍臣之任事者有得奇所列單目以進者

上閱之既明日早御西角門翰林諸臣奏事退特召臣士奇還令赴西角樓中官賞奇單目示之而復至榻前

問曰何獨無爾名對曰奇前為都給事中與翰林六科

官皆隣居相往來於臣亦然今單目無臣名者蓋奇初

赴廣東衆作詩文贈之而臣以病未作土物之饋蓋吞詩文耳

上曰爾時不病亦賦詩否對曰必賦則命單目亦必有名

上曰其以遺諸大臣何意對曰臣在下未嘗聞大臣有受外臣饋贈者此亦奇不能卓立任己意而為之然終未知受否且臣觀單目內土物不過藤枕藤簟蘇合香丸之類皆微物非重貨必無他意

上曰汝言是即取單目付中官令燬之一無所聞

上復諭臣曰為臣當戒私交為士當務清謹臣叩首曰

謹遵

聖訓

永樂五年冬一日胡廣獨於武英門進呈文字

上覽之稱再三既從容問曰楊士奇大學於今難得而

黃淮數不容之何也對曰淮有政事才士奇文學勝且簡靜無勢利心蓋因解縉重士奇及臣而輕淮故淮有憾

憾

上曰朕知汝亦不容於淮惟朕不為所惑廣叩首既退

與臣言

三朝聖訓

五

上恩如此當子孫世世不敢怠益自是吾二人持誼愈謹矣

永樂六年六月禮部尚書鄭賜卒先是禮部職務繁夥

賜為侍郎趙瑄所間憂鬱且有疾奏對屢失措

上厭之是日早遜以計聞召翰林諸臣問曰未嘗聞賜

病豈其自意乎衆未對臣進曰臣觀賜有病數日但惶

懼不敢退即便安求醫藥昨日晚臣與賜同左右順門

外賜體力不支仆地旁人任其鼻口之氣有煙無吸臣

遽令其屬官扶出午門外

上不俟臣語竟即諭翰林諸臣曰賜本君子顧才不足

其撰祭文遣官祭之又命工部予棺共悅臣與黃淮

奏事也

二召臣還諭曰早來候汝言幾疑賜有今有事但直

言勿隱

永樂六年冬巡狩北京

詔書命臣士奇視察

上覽之再三喜曰簡當更勿改易其擇日書之頒下及

曰試與諸尚書觀之諸尚書皆稱善獨兵部劉情私於

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如何士奇曰善即以告於衆

衆曰善無相違不足易耳

上既善之矣士奇獨以問諸易之黃淮於

難得

上問曰汝輔監國久東宮所行果如何對曰恭敬

士奇還

上問曰汝輔監國久東宮所行果如何對曰恭敬

上曰試言共事對曰於事

宗廟甚虔凡進退之類皆親閱視一日當時事偶頭風

作醫言當汗 陛下曰汗即不收蒞祭左右有言可造

人代者

殿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入平及期遂親蒞祭祭畢還
未至宮通體汗不藥而愈尚膳進御用物詣行在皆
一一關過然後藏識進行不輒信任下人自
車駕北征恒切懷憂不遑寧居日中及始食及
勅使至始釋然寬懷

上曰聞輔臣中獨爾能持直道不見忤否對曰臣性愚
願殿下恒見容納然

殿下天資甚高非衆入所能及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不悔而速改之且

殿下最用心處在以愛人爲本將來

宗廟社稷之寄允不負

陛下付託

上甚喜命膳賜酒饌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鴻臚寺奏賀正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

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即儀

智曰終然同日免賀爲常

上顧問翰林諸臣古者日食行賀禮不黃淮揚祭金初

致此日未有對臣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

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宮中請罷宴徹樂

宰相呂夷簡不悅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重後有
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其免賀及宴仍賜百官
節鈔

上於敬天致誠必求當理未嘗苟拘入言大率類此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一日何於武英門進奏勸養

上從容問曰汝今兼東宮何官對曰左諭德

上曰吾嘗察之獨胡廣與汝所行不乖東宮官胡廣

兼何職對曰左春坊大學士

上曰好又曰吾聞諸留守宮內汝與黃淮遇事肯言然

則東宮有從有不從對曰殿下推誠待下過臣等有

言必自盡而無言當理無不聽納如未當亦不曲從

上曰如此甚好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橚楚三複相繼來朝例次日

講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及士奇皆至

上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

時應離畧定爾三人試言之楊金未有對

上顧問臣對曰周楚二王屬尊當列於前兩傍東宮

殿

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殿下亦居中列於東宮殿之

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

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宸

翰所書位次正與臣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

臣足之遂遣鴻臚丞周昇馳赴陵併率行之少頃昇

復命以宸翰進

上以授臣蓋

上天資甚高所意見暗合古人多類此一日東宮殿下

傳

上命召吏部翰林院官令舉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

講讀明日東宮殿下特召尚書蹇義及臣士奇問已得

人否義對曰臣兩人共舉禮部侍郎儀智然衆鮮知之

議尚未決殿下曰往者吾與李繼昂大誤後悔無及

智其端正但覺老矣臣對曰雖頗老然起家學官道理

明執守正精神不衰目前廷臣中老成正大未見其比

是日午朝

上顧問東宮曰太孫處侍講讀已得人否對曰已

禮部侍郎儀智然議尚未決

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

日食呂震等言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宜

先賀朕獲之朕智可用遂召禮部翰林諸臣諭曰儀智

甚好朕知之令侍太孫講讀蓋

上於臣下有片言之善皆記憶不忘

永樂十四年

上在北京頗聞高煦有異志驛召隆平侯張信詢之

上猶未信中官還南京以問皇太孫對曰人言未

可輕信且

又是在上當不敢有此心一日翰林諸臣奏事退

上召士奇還問曰汝為義在此濶府事皆當悉知昨

日詢義固辭不知不言汝當為朕言之又曰如朕未

有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慮對曰臣與

義同事東宮殿下外人固無敢與臣等言者間有言

者亦百之一二又多出臆度非見實語此固不敢輒對

陛下然漢王始受間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過青州

又堅不行今知

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天下之人疑其心

亦豈特事有實跡哉惟

陛下早審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

上嘗起還宮後數日

上得高麗私造兵器及皮船教習水戰及情乘與匪物
挾私擊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京城內外劫掠無有
實罪大怒僞其冠帶禁之西華門內

求宮殿下叩頭懇為收解乃免

上命翰林修示其罪且曰若此所為將來必不許朕今
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益大北京甚邇即其作禍
可朝發而夕擒也

三朝聖諭錄卷之十一

三朝聖諭錄卷之十一

三朝聖諭錄卷之中

臣士奇輯錄

永樂二年七月翰林侍讀學士王達請乾之九四象儲
威為說講畢 殿下召問臣士奇經旨於此必無儲威
之說達不合議否臣士奇對曰請臣非正道不陳豈敢

含議此由宋儒胡瑗之說殿下云劉義言此帶入得
冬亦舉此說乎對曰 殿下此問最好因舉程子云
月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聖人有聖人用

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又舉王昭素對宋太祖之
言以對 殿下既又對曰今翰林春坊諸臣分撰詩
講義

三朝聖諭錄

卷之十一

上旨命內閣之臣閱過有未當處悉與改正然後呈御
覽充常然後以講內閣解經專門書胡廣閱詩金幼孜
因春秋臣士奇閱易昨日進呈此條

上問儲威說有據否臣士奇對以胡瑗之說

上意甚益講臣非有據不敢妄出意見

殿下喜自是講義有疑處必召解胡等四人相與辨
暢而後已遂作數鉅冊命春坊司經局臣分錄講章
備帶閣

殿下監國視朝之暇事意多閑覽文章正宗一日

臣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者臣
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學衍義
一書大有益學者及朝廷為君不可不知為臣不可不
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為治皆苟而已

殿下即召翰林典籍取閱既大書曰此為治之條例監
戒不可無因留一部朝夕自閱又取一部命翻刻以賜
諸子且諭臣士奇曰果然為臣亦所當知遂賜臣一部
臣殿下汲汲於善道如此

上在東宮稍暇即留意文事問臣士奇言歐陽文忠
文雍容醇厚氣象近三代生有同時之歎且愛其諫

三朝聖訓錄

一十三

疏明白切直數舉以勵群臣遂命臣及贊善陳祥校讐
歐文正其誤補其闕登為一百五十三卷遂刻以傳廷
臣之知文者各賜一部時不過三四人而止恒 諭臣
曰為文而不卒正道斯無用之文為臣而不能正言斯
不忠之臣歐陽真無秦矣廬陵有君子士奇勉之臣叩

首受教

東樂七年贊善王汝玉每日於文章後殿道說賦詩之
法一日

殿下顧臣士奇曰古人主為詩者其品下優劣何如對
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歡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

志最為尚矣後來如漢高太風歌唐太宗雪耻詩百王
除心報千古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
風辭氣志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萬世之鑑戒
也如 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欲求意於文事則兩漢

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
道如詩人無益之詞不足為也 殿下曰
太祖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為對曰帝王之
學所重者不在作詩

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註諸書作詩特其餘事
於今 殿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可姑緩

三朝聖訓錄

十四

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儒者鮮不作詩然
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前輩君子
謂之俗儒為人主尤當致辨於此

太宗皇帝在北京有白鵲之瑞行禮部行南京慶
賀 監國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詩士奇以病在告

監國表 命庶子贊善撰呈稿 殿下不憚命尚書察
義持以示臣士奇曰甚寂寞且不著題以賀白鵲白鹿

皆可 命臣士奇改益臣士奇改一對云望金門而送
喜馴彤陛以有儀後增一對云與鳳同類踰於帝舜

之處如玉其輝 贊善在文正之間義以進

上言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鶴適內厨進膳遂命內使
自御撤以賜臣且傳 旨諭臣曰其勉進藥食早出非
但倚卿文學久不聞直諫之言慮有過不知急得相見
也

永樂十五年

上在東宮卜筮專用陳普而所以周易凡後世俗占法
皆不用嘗 命臣士奇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朱
氏本義要旨為一編既進

上悅名曰周易直指臣進曰周易固為卜筮作然文王
周孔象象十翼之辭凡脩齊治平為君為臣之道悉具

請編輯以進用備覽閱從之踰年輯成以進

上覽之大喜名曰周易大義賜臣士奇 繡衣銀帶先是
徐好古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皆已進

上諭臣曰凡此皆書數本於齋閣書殿寢室各置一本
得備觀覽蓋 上素好學如此

永樂中臣同尚書纂義侍

仁宗皇帝監國義重厚老成更歷多而疑慮深臨事寡
斷每同承顧問一事之間義常持兩端猶豫久未決臣
進曰有事須行無終不決之理
上曰然受事皆應復 命豈得不決我曰事當決

臣不熟有後患故必應詳審

上曰我言亦是臣對曰凡事豈得不思但思多則
慮而有疑則擇一端近於理而可對

上言者行之

上笑曰此須兼知仁勇自今議事只如士奇 言擇當理
者從之不須多思致惑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學士楊榮自行在還報

大行晏駕 東宮殿下即遣皇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

梓宮時京師諸衛軍皆隨征聚行在惟趙府三護衛軍
留京師一時浮議籍籍慮護衛為變遂秘未發後皇太

孫瀕行啓 東宮殿下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

以防偽 東宮殿下顧臣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
不及臣對曰 殿下未踐阼今居喪無所事有事自應

行常用之寶東宮小圖書亦間

太孫出外無行事惟上有上票

朝廷之事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

東宮殿下即取付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亦又

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行 殿下顧臣曰汝此語是雖出

從權亦事機之會昔

太孫臨御諸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此付之

何由興又曰自今朝廷事仗裴與汝但裴亦有遲疑
須盡心汝二人吾當重用不輕也對曰

殿下嗣位朝廷大小事皆當盡公以厭服天下之心
溥恩及下然必先惠從征行之臣若漢文即位首進宋
昌史書之以為貶此當深戒臣兩人日在侍近
殿下必不遺惟不願先及此 殿下初政收人心之機
也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臣士奇新改華蓋殿大學

士謝恩畢聞析薪司奏桂梢樹賦北京山東棗八
十萬官禁煮炭之用士奇入將奏之時寒義夏原告奏

事未退

三朝聖訓錄

十七

上望見士奇笑謂寒夏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
試其聽之臣言詔下裁兩日今聞析薪司傳

旨賦棗八十萬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

詔書所減除若皆歲例

上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事甚難此
是急遽中答之不能致密即命減除四十萬又顧寒夏
及士奇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幾以
補吾不逮

永樂甲辰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請如

太祖故漢制釋練易吉服發奏已遂退徧語羣臣曰
易服士奇謂震曰今喪服未可比此例蓋洪武有遺詔
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在七續服後仍服數月白衣冠經帶今
上於

皇考乃遽即吉此時黃淮同余意然不敢明言忤震震
厲聲忿余曰朝廷每事被爾掣肘尚書寒義從旁解
之曰渠言當理國家事公豈應偏執已見請兼取二說
明日君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偕六部都察院具奏

三朝聖訓錄

十八

可明且

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
如 上所服餘文武羣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召寒義夏原吉及臣士奇等

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
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 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

奇有言始知震妄士奇所執是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
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
人羣臣聽其便

上御思賢門選用東宮官命戶部尚書郭容為太子太

即仍舊尚書署之夏原吉力言實偏執故事且多病請
令致事

上意未可召臣士奇語以二人之意且曰

先帝初舉義一切軍需糧餉皆出資調度吾時居守過
誠佐輔甚得資力今出危履安吾嗣大位乃遂棄之吾
誠不忍臣對曰故舊無大故不棄此

上曰聖仁上問臣資為人果如何對曰資強毅人不
得干以私臣性偏執甚至祖格

恩澤不流於下上問其故對曰

詔勅數下獨免災傷租稅資不聽開除必責有司依藏
三朝聖諭錄卷十九

額微納此其過之大者然耿介能守廉非舉所及

上曰吾在此又有原吉與之同事當不復偏執矣乃不
然二人言無幾寒夏又故資偏執妨事不去資仁
政必為所格

上從從之命資以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事重書褒諭
賜銀鈔綠幣甚厚資歸踰月

上念之不已置問諭臣曰無使大臣怨乎不已資其謂我
何吾欲遣入視之且少加賜養對曰賜養有時而盡洪
武中有尚書致事給金俸者今北方倉廩少儲得減半
給之可常足用

上即命戶部給資半俸
上之篤於故舊類此

十一月十二日復大理卿虞謙官先是虞謙奏事侍臣
有言此當據前密請旨不當於朝班對表數奏為貴恩
者又有言其屬官楊時習先導之密陳而謙不從者遂
降謙為大理少卿而陞時習為卿其後臣士奇獨進奏
事畢未退

上問臣汝有欲言者否對曰有非虞謙乎對曰然

上曰吾亦頗悔之汝試言之對曰外間皆云時習實無
先導之言時習是臣江西人亦親語臣本無此言今冒
居卿位慙懼不安臣又言謙歷事

三朝皆居通顯頗為得大臣體者且今所犯小過

上曰吾之悔亦念此因問時習其人若何對曰雖起於
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

上喜曰吾有以處之命吏部言交趾關按察使

上諭尚書蹇義曰左遷虞謙吾過矣復其大理卿改楊
時習交趾憲使

上之敏於改過率類此

十二月翰林院進呈三詔誥草

上閱既取筆親增二語曰勿謂崇市而進人勿以有

從違而或怠願曰上奇等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又諭
臣士奇曰近日覺然臣之意甚好事或未當輒有封章
進來臣士奇對曰此由

陛下聖德容納昔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
喜怒為用舍

上曰朕志正如此朕每聞群臣言退未嘗不反覆思之
或朕言有過退亦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成湯改過不吝
所以為聖人願

陛下常以古人法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兵部尚書李慶言於

三朝聖諭

一一二

上曰今歲北方之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已散軍伍操
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畜則民甚弊不可重困之今遠
近方面郡縣朝覲官皆集請每負給一馬併畜可散一
千餘匹正官給杜佐貳以下給北太僕苑馬寺歲課其
息有虧罰與民同

上令與蹇義夏原吉商可否以聞二人奏如慶議命
已下臣士奇聞之與慶言必不可行慶忿甚不納臣士
奇遂請

展前力陳不可曰

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而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

後之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矣時蹇夏皆在侍

上曰士奇論當慶固無識汝兩人亦言其便何也兩人

對曰初慶與臣等言此出

陛下意必欲行之非謂出於慶也

上曰幾誤朕矣願臣士奇曰少頃即批出罷此令明旦

復奏陛下許臣罷散馬之令豈遂中止如必欲行此

令天下懷抱才德者自此誰肯出仕益虧損一馬必責

陪償破家廢產累及子孫且所散不及三千而

朝廷負此名於天下後世誠非佳事

上曰吾偶因事稽緩耳今日必批出又明旦復奏內批

三朝聖諭

一一三

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多領馬矣且今所領多
生駒初受羈絡南方之人軟怯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
有號泣衢路者矣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無
志學問此令之失非小

上曰吾即批出不爽也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即

遣人觀李慶言震等意渠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慮

為衆所侮固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

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風憲受制

上曰爾就據此革勅止散馬臣士奇叩首對曰古人有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有領去者望如何賜

上言臣領者惟洪武中官員乘馬例給之不責生息虧

欠亦不責償未領者悉止未散之馬給還軍操用

上復命臣曰繼今令有未便惟察與朕言此輩多不識

大體但當先朝舊臣未可遽退之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庚午百官習新正儀於海印寺

用樂明日臣士奇等進言近禮部與臣等已議定新正

朝儀不用樂昨日習儀所仍用樂不改今四方朝覲官

皆集於此觀禮乞

勅禮部設樂不作不報益尚書臣震復言臣等所議不

當樂幼孜皆欲已祭即趨出臣士奇與誰不可三人遂

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得

三朝聖諭錄

卷三

一表裏

洪熙元年正月吏部傳

昔命臣士奇兼兵部尚書三條俱支士奇明日見

上叩頭辭尚書之職曰少傅殿學士二職臣已過分尚

書一職更不敢當

上厲色曰黃淮楊榮金幼孜皆受三職汝獨二職外間

將謂朕何汝必勿辭士奇叩首言請辭尚書之條

上曰汝於朕勞勤二十年一志不懈以此祿相酬何

用固卻對曰請必辭俸尚書月俸六十石園家可養六

十卒臣受三條猶懼過分敢望復加

上曰不受俸亦可受折支俸鈔對曰鈔亦俸也與米但

與名耳時尚書蹇義在傍言於

二曰聽其辭學士一條亦可臣士奇曰辭俸當辭厚者

三朝聖諭錄

卷四

何用取虛名

上曰朕成汝志遂聽臣辭復顧義曰廉介之風士奇有

焉於是黃淮亦辭戶部尚書一條

永樂中御史李祥舒仲成嘗奉

勅理木植稅課之弊王汝玉預焉汝玉

上監國時所愛者

上曰得罪重既近意遂已犯者後特免及
上曰位尚書兼義因奏仲成他事

上曰是嘗為御史查理南京木植稅課平對曰然曰李
祥安在對曰丁母憂去矣時仲成已陞湖廣憲副即
命都察院捕治仲成臣士奇聞之進疏曰向來小人得
罪者多

陛下即位以來皆已有之今又遣理前事即詔書不信
漢帝為太子時召衛綰稱病不朝即位進用綰前史
雖之

上覽之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臣且賜米及
鈔幣又面諭之曰有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
三朝聖訓錄 二十五

聖書附 勅少傅楊士奇覽卿所奏道朕以仁助朕以
德欲朕為唐虞之君惜後良共成王化此實金石之言
誠為忠良朕朕之臣也朕朝夕所慮卿等以朕尊居
宸極畏有譴責不肯進言今覽此奏朕欣喜足慰於
宸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副朕委託之意共成
王道之美朕深感卿持資卿白米十石絲幣二表寶鈔
二千貫實

彰眷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以慰朕懷故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洪熙元年二月朔 臣士奇武英門獨對

上問近日外間事對曰覺告訐之風復萌且勦輒加人
誹謗禍及身家請諭法司禁止

上曰不特此如自宮一事朕所甚惡尤須嚴禁對曰此
當用聖書行之

上曰爾更思三二事通行益
聖心倦倦於仁政無時忘也

趙王既之國鄭村填多護衛耕池

上命太監左角擇二頃膏腴者賜臣士奇蓋前已賜寒
三朝聖訓錄 二十六

義三頃矣至是臣聞
命悲辭

上曰汝於朕表裏一誠未嘗嬖倖首出資益良多此
所以心恆不忘汝前辭祿今又辭田何之固也對曰
臣起自寒微遭逢

聖明今踰越涯分萬萬豈當尚不知止足幸

陛下大恩不使之滿溢庶幾少延殘喘服事

陛下三二年進歸金山林皆

陛下之賜

上曰汝勿憂終身吾送汝入土身後事皆勿憂對曰聖

上臣復何憂遂乞辭田明

上諭蔡義曰士奇真能廉使仕者皆如此世豈有賦吏

四月朔有進言太平之政者

上召蔡義袁原吉楊榮及臣士奇以其章示之已而曰

今朝無關政事民皆安塞三人意甚然惟士奇以為尚

未嘗等對曰臣等觀

上即位以來詔書勅旨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歛之擾徭

役之繁可謂治世臣士奇對曰臣觀

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

遠近猶有艱食之人須更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

所

上笑曰吾意非為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

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實臣惟士奇曾封五章已皆

從所言未一章言周王求樂事未曾從後亦悔之幾三

人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關乎臣未嘗安乎三人皆

叩首有慙色既退復召蔡義袁原吉楊榮與士奇語監國

儲輔原吉賢良皆吾所倚任各以言自吾本心士奇

終言待人宜均亦望班榮幼政既與之後往往聞榮言

語義對曰榮之不足於義者為官品在臣等之下

上諭諸臣言未聞左右之議惟

陛下慎察縱其或有亦望容之久當自定

上曰吾亦不信此語但偶然及之以明吾所任者爾二

人耳事有未當皆須直言勿有疑諱蓋

上之求言懇切如此

上自臨御以來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

上頗厭其繁瑣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

用等交奏其言直沽名遠召士奇等至榻前語以謙

之逾分臣士奇對曰謙不諳大體有之然其心感

陛下超擢之恩故敢報效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諫進言者將懼矣

上雖不罪然臨朝之際數形於詞氣又數日

上御奉天門臣士奇獨奏事因進曰

陛下頒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臣不曉事激

聖怒數日朝臣皆懷多懼臣以言為戒今遠近朝覲之

臣皆集闕下目見而口傳時諫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

容直言之謗

上惕然曰此事固是朕不能容如呂震等迎合以益吾

過自今吾不復言謙遂免謙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

一月餘朝臣言事者少

上將召臣士奇諭曰爾料事不虛自免弋謙朝言者不
至豈果無事可言對曰臣下孰不欲進言納忠惟在
上寬容以來之

上曰朕非怒謙言事但其言亦有矯激過實者爾可諭
衆人以朕之實心對曰此非臣言所能使之信必得璽
書親諭之乃見

聖德之實遂令臣就榻前書

勅引過命弋謙如舊朝祭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因
諭臣士奇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
悔爾知朕心無吝於言也未幾有言中官謝安四川伐

三朝聖諭

十一

木霍民者於是召弋謙諭曰爾本清鯁之臣朕今取清
鯁用爾遂陞謙副都御史賜鈔千緡馳驛詣四川罷伐
木之後并糾察安等

洪熙元年四月有

旨鄒濟徐善述王汝王皆贈官賜謚官建祠於泰四

時賜祭臣士奇言於

上曰禮貴得中朝廷惟

宗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祀濟等雖有舊
不得過社稷孔子而與

宗廟等

上曰吾過矣過矣誠念其勢勞不能忘故率爾下令而
不覺其過今賴爾正此失對曰先儒有言周公之功固
大皆臣子之分所當為何況濟等

上曰然遷召禮部改春秋祭蓋

上未嘗有固必心徒義遷善速於轉圜云

上自少侍

太祖皇帝明於星象臣士奇侍監國時問以教臣曰東

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元年四月中尚書蹇義夏原

吉揚榮及臣士奇奏事奉天門畢

上問夜來星變曾見否皆對曰未見

三朝聖諭

三十

上曰蹇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臣對曰臣愚亦
不能知

上曰天之命矣嘆息而起又明日早朝罷召蹇義臣士

奇至奉天門

諭曰監國二十年為讒慝所撓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

賴

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泣然義士奇亦流涕臣士奇

對曰今已脫險即夷皆

先帝之賜

陛下之誠之效更不煩

聖明多慮

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

勅二印賜兩人臣士奇得揚貞一印勅曰云云皆拜受

而退益踰月 宮車窆矣嗚呼痛哉

覆書附

勅少傳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往者國家

寧建兩京政務方殷朕膺監國之命卿以翰林親巨燕

職春坊留侍左右資勞數章奏籌畫之際適中

為難朕恒以卿為難卿一二臣僚同心合德徇國忘

身屢歷艱虞易志及朕嗣位以來嘉謨嘉猷入告

于內期予于治以惠黎元正固無飛簡在朕心茲以已

意創製揚貞一印一拔賜卿用藏于家傳之後世惟卿

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艱恩保守之惟朕子

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

世無斁詩曰無言不酬燕德不報又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尚克交脩以成明良之譽故勅

勅民

洪熙元年四月十五日

元年五月禮部引郡縣歲貢生入奏請如例論法

考試

上召士奇至金太門諭之曰監生之不可用昔由

不嚴試所致其弊已數十年惟一朝夕之故今不可復

循舊弊必嚴試之即其中皆下但得一入亦可即皆無

可取亦不妨但須得實才

上又言科舉弊亦須革臣士奇對曰科舉須兼取南北

士

上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對曰自古國家兼用南北

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無學

上曰然將如何試之對曰試卷則其姓名請今後於

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

南北人才皆入用矣

上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只緣

士無進用者故多惰廢風波言良是往與寒義其

及禮部計議各處願數以聞議定未上會

宮車晏駕

宣宗皇帝嗣位還奏 准行之

三

三

三

三朝聖諭

三朝論錄卷之下

臣士奇輯錄

宣德元年高煦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

遣尚書陳山迎 駕山見

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

朝廷永安

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對曰山言

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復原吉諭之兩人不取異議榮言

請先遣

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從

之榮遂傳

上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

哉且 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色曰汝可沮

國之大事乎今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

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

榮曰汝不然吾言可往與蹇復言之士奇往見二人言

之疑曰

上意已定舉意亦定公可中沮耶夏白萬一

上從公言今不行趙後或有變如平樂中孟指揮之舉

上從其言士奇曰今事勢與平樂中異平樂中起擁二

衛衛今已去其二且昔孟指揮所為王實不預聞不

趙王豈至今日乎蹇曰即如公言今於何處置士奇曰為

今之計

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

體亦正矣二人曰公言固當然

上特信楊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與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當加厚之庶

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草勅則我當以聞時惟楊

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

上明其大義必不可後榮明溥言即趨入見溥士奇

亦踵其後而門者止吾二人不得入已而有

旨召蹇義入蹇義以士奇言白

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後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

惟 召榮及蹇夏不復

召士奇及溥至長卿臣二人始得見

上意猶若未平忽厲聲曰好機會不得乘到家

皇太后必見厄矣

上至京大悔不接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

趙王請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聽一日特召王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

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於

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母戚羣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

所以保之之道吾今特封羣言俾都御史劉觀及公侯

中選一人責以示之使自處對曰必不得已則於至親

中擇一人與趙王相孚者借觀行庶幾有所聞導

上曰然則誰可對曰廣平侯袁容至親且善開諭更得

三朝聖諭

三十五

善親論之尤好

上從之遂遣容觀行趙王得聖書及言者所上章大

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

上特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竟疎斥之益

上初雖為山所惑而後灼知其非踰數月

召王奇至南齋宮諭之曰吾特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

有力焉自今母以見忤為嫌遂賜白金寶楮文綺

宣德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所安南陳王三世嫡孫尚

表乞立為陳氏後其辭懇切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

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

輔退乃召尚書蹇義要原吉示之且諭二人曰何以處

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二人退遂

召楊榮及王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曰今日

與爾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

勞者未息用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

而與之可旋禍為福

上顧問曰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

民困於交趾之後極矣此皆

三朝聖諭

三十六

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厓前史為榮何謂示

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數數追憶此事願

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

命尚膳賜酒饌明日朝罷出尚表下文武羣臣且諭之

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篡竊帝嘗

國人
太宗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立之求之不得始

郡縣其地至我

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慨嘆此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

已屢勸王師嘗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嗣等試觀表中

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羣臣對曰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且假哀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

何恤人言其從之

宣德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上將赦交趾命群臣舉奉使者僉舉

上聞已定明旦尚書蹇義欲易以伏伯安黎莫敢異之

上奇私與夏原吉曰此無籍小人用之必辱

朝廷公當極力主張蓋時

上多主夏言既而有旨召衆皆入蹇遂奏用伏

上顧問夏對曰不可用蹇曰伏善言語非衆所及臣士

奇曰伏有微行而無學識遣之必辱國遂不用又數日

上問南

上問南

上曰朕嘗詢伏伯安之行志伯安曰人寒何為欲用

之料曰寒不過取其能言而已言不當理雖辯勇之邦不

能行且恐其所徇必為衆之所鄙

上曰蹇舉固非衆何以皆然不言對曰非此蹇也蓋亦

重其能言

上曰蹇不充夏與爾否對曰蹇平日和厚無人已心況

於國事孰敢偏任已見

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是已向因爾言伏之力故決不

用之朕已知爾心繼今但一志為國毋憚違衆士奇叩

首言謹遵 聖諭

宣德三年十月劉觀有罪下獄先是六月中一日早朝

罷召楊榮及士奇至文華門命光祿賜食既

上曰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

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臣對曰

貪風衆樂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

上問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

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臣放肆無賴請托賄賂公

行無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舉發

仁宗嘗為臣言物到北京

上問南京

上曰從來此等職官行其能中廉吏即作印師

上曰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臣曰風憲

所以警誦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不肖御

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兩

人久未對

三朝聖諭錄

三十九

上曰未必都魚一人臣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庶公有

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為京尹

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賜茶而退數日有旨令劉觀

巡閱河道觀行十數日陞顧佐右都御史賜

輿書令考察不肖洗滌積弊佐奏其屬不肖者二十

餘人罪甚者發遣東於是御史進言多矣

并奏其子輻督制道驛驛多弊

上大怒追觀父子皆至出

觀重法以幅同犯免科具奏

上召榮及臣以奏示之臣曰

朝廷處重非過臣料以

朝廷受顧任顧結法其

亦乞貸之

上曰為汝二人曲貸其死發為遣吏榮曰辱之過甚與

死等爾

上曰欲父子皆貸乎榮曰子發戍邊而令觀隨居恩與

法兩盡矣遂命法司發遣東

宣德四年十月一日朝罷侍

上於左順門遙望見大學士陳山

三朝聖諭錄

四十

上曰汝試言山為人對曰

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待從

陛下又然其人寡學多欲而昧於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

日有干求不厭當不令瀾內閣也蓋

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瑄東宮舊臣俱陞內閣視事二人

行相類至是漫聞於

上數日後有

旨調瑄南京禮部山專教內暨俱罷內閣之任朝士皆

頌

上明決山遂見疎不復得近奏前失

宣德四年顧佐自陞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

吏卒悚然懷然吏有違者居據佐之過謂受卑隸賂

放歸悉具姓名訴道政司以聞

上家以示臣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祿資於阜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阜亦皆樂得歸耕實官阜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

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臣對曰此末事不足上干

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臣退

三朝聖諭錄

四十一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故阜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數月有因告佐累累枉人重

罪聽訴理者

上大怒召楊榮及臣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

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鞠之實千戶臧清殺

一及無罪二人當死代為伏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樂清於市蓋

上去惡恤善明決率類此

宣德五年二月十九日

上御南齋宮召臣士奇諭曰吾欲下一寬恤之令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爾當教助益遂命內侍具摺

筆

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畜馬驢驛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陛下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殆非此兩事

三朝聖諭錄

四十二

上曰汝所知者具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欠新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屬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之郡縣以聞蘇州尤甚戶部固執悉不與除豁網民多有棄棄逃徙者此當量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買辦諸物但一槩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價買納此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不許一槩均派若民年來刑獄充溢者多感召早涉恐由於此請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部之弊尤多四方遠近每戶下門幾丁悉徵在京役於各省什不一二餘皆為所管之人

私役不爲營生生涯路此請命官巡察究及亦
戶丁之半放回單丁者免若病無餘丁者除籍又有平
民本非業匠爲怨家誣引者當審實除豁南方運糧至
此人力甚艱而倉庫無備防盜入盜竊動輒數萬前者
就執後者復繼恬無警畏此請命風憲關防巡察

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似知苛責下民而不能察姦清弊
有愧厚祿矣爾所陳有益於朕有益於民此皆應行命
即革勘明且頒下遂令尚膳賜饌勅諭既下

立聞衆心悅服召臣賜鈔三千緡交綺二端及羊酒臣
叩首受賜

三朝聖訓

四十三

上笑曰薄用潤筆耳

宣德五年三月清明節

上奉

皇太后謁陵謁畢

上侍

皇太后於行殿賜英國公張輔詩書并及臣士奇揚
榮金幼致揚漣四人見

太后曰爾等皆先朝舊臣勉輔嗣君云遂賜酒饌及
白金綵幣皆叩首退既還京臣間因獨對

上曰前日陵上汝等竭

太后退

太后爲朕言

皇考在年在宮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孰

太后慈能記憶其間才學孰優孰劣孰肯任事不任

事皆有纖評言輔維武臣而遠大義寢重厚小心但

多思而少斷汝能持正言不避忤意議事之際

先帝數不樂汝言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二事之失

先帝其悔不從汝言

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爾不可以爲忤而不從謹之
謹之士奇對曰

三朝聖訓

四十四

太后之盛德

仁宗皇帝之盛德也願

陛下常奉

聖訓

宣德五年六月一日

主於文華門御道屏左右獨召臣士奇諭曰揚榮家

馬甚富功聞之張瑛未信今察之皆得之遂將榮交還

遂將甚密豈可任於親密之地對曰榮與諸將交益因

永樂中唐從北征

太宗皇帝命掌兵馬之數以此於諸將陰結今內閣諸

臣知逸將之強弱才否邊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知之詳臣等皆所不及方今用人之際榮未可輟他用且其在密地凡制勅中予奪高下皆稟上旨又有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專且臣與之同官久亦嘗觀其處焉三五疋有之多亦不能高蓋獨裁未易辦

上曰爾未知其家焉多即常於市朕知之審矣渠數請復承榮以來調衛軍官朕詢其兵部言有難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尚有他長可用幸姑容之

上曰朕初嗣位若惟信榮言而不聽蹇夏則士奇不得在此久矣今士奇乃力佑榮乎對曰

陛下曲容臣天地之恩也臣今日亦願

陛下推天地之量容榮使之改過自效此道在

陛下今日所當行

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

宣德六年七月時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趨臣前報者

言范太監來臣倉惶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臣俯伏陳狀

陛下奈何以

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攘塵埃昏暗中誰識

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猝何以備之

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竟顧謂臣曰

此居且弊當為爾葺理臣叩頭謝辭曰

陛下官殿未建臣必不敢當且

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

變不則當慮也

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臣

車駕幸臨易不謝對曰

至尊夜出愚臣迄今中心惴惴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

遣弘問臣曰今天下平靜

上時一微行何足過慮竟不進行平臣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豐饒通達此際萬一有冤夫怨卒

窺伺竊發誠不可慮慮後句徐歸不爾獲至二盜竊

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結約候

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邊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

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界真盜不疑以其誦告之遂為

所獲

上既誅二盜歎曰上言言不虛臣等亦幸甚

文編上明皇入朝

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改行

詩叩首蓋大臣中先有導

上以天下平寧可微行而生日得賜鈔及馬者故至是

有愛朕莫如臣之說云

宣德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上召臣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二月共爾南齋宮

論寬恤事今兩閣歲久民中不可恤者乎對曰誠

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

聖恩已下墮書已明

舊額追徵小民含冤不

上怒曰戶部可罪也

此往年高煦反以夏

上怒曰此兩事皆須通其課程者悉改納鈔銀

一兩折鈔百貫臣又言田里小民之不安皆原有司之

貪污暴虐請令風憲考察奏罷

上曰使向使不罷劉觀風憲亦未得清爾此言是但看

司中有廉幹能與利除害者亦令具名求開用焉遂擢

臣又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先

慮其端進請令吏部自今方面郡守有屬令京官三品

以上及布政使廉幹舉務取廉公端厚誠實能為

國為民者仍屬吏部審其所保果可用然後奏請授

以官後犯職罪併坐舉者又請令吏部凡保舉時官自

選聚山林相結為非積微至著蓋有可慮願得恩旨下

有司凡此民願歸鄉者令郡縣用心撫恤優免為不

顧歸者聽於所在附籍為民官給空關由虛蒙之免

人指告其罪者必先取問干証明白然後奏聞請

旨提對庶幾不為小人誣陷

上曰然若所舉得人須保全之廢不墮小人之計

上又曰更責吏部須慎選縣令臣又言年來吏員入

其間多有昏昧愚劣不通文理今後請令六部都察院

翰林院會同考試選用臣又言今軍民中豈無文學才

行卓然出眾又有智謀材勇精於武畧者請令羣臣詢

察舉保選用

上曰進賢之路宜廣此皆應行若有拘於例者宜當開

廣臣言唐虞之世罔弗及嗣今極州之案有賢子弟例

三朝聖諭錄

四十九

不許進用

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又曰劉翀亦極刑

家今不在待近乎汝於勅諭中明書極刑除犯謀反大逆

外其餘犯者其子弟有文學才行並聽舉用

上曰此數事皆可書勅頒下矣臣進曰愚臣一人見聞

不廣願更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

上澤

上曰若多令人知即勅諭未下事已徧播於外矣臣對

曰大臣中固有謹厚者

上曰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始錄稿進來於是臣退同

議增十數事通錄明且呈

上悅三月朔 聖書遂下

宣德七年八月

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奏請建時言便民數事出其章

示臣士奇且論臣曰福所言皆智慮深遠可行今六卿

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

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為人正直明果一志於國家生

民今六卿中鮮又之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輯調

際又得交趾命總藩憲之政安新附之衆躬勸夙夜具

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

三朝聖諭錄

五十一

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生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

馬馳從揚揚福

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

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之

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對

曰福不必負

陛下任使明旦

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者皆悅

上之命直士奇對於用人舉福也

天順日錄

正統十四年間

上在位未嘗有失德事當時王政擅權致有土木之變
上既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慕向不表交累恭瀟蕩無
度臣民失望一聞

上皇復位無不歡忻鼓舞及石亨張軫輩竊弄威權人
又失望有御史自河間來者言石亨家人霸占民田

上謂賢與徐有積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事輩亦
謂賢與有積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遂於

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且言賢等欲排陷之悲哭不

天順日錄

已上不得已依其所言召言官劾賢與有積下之獄是
時士大夫莫不驚懼方喜

上嘉御史敢言以為朝廷清政可卜不料如此是日

忽雷雹大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京師震恐翌日即將

賢等降除參政等官人以為感召天災如此其速乎輩

之家大木俱折冰雹尤甚皆恐懼不安遂有此慶置不

然賢等安得即出上亦心知此輩之非但以初復位

亨等又自以為功日在左右前後只得循從越二日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積一人李賢在朕前未

嘗有妄言今敢有積全責於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攪擾左右前後皆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諂言一入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上嘗賢為吏部左侍郎時石亨聞之懷憾而然然無可奈何及見賢忸怩有惡色已而反加親厚且以盃酒接賢曰微或有宜召全事喜賜於面若獨召賢心便生

天順月錄

上

龍恩所加使人畏其勢而羨其榮然所言大抵私情十八九在朝文武之士疎者雖正以為邪其趨媚親附者雖邪以為正原其所存不知天理為何物惟利是尚欲其不敗難矣天順改元復位之初學士陳循輩片去惟徐有禎等三人聚論謂賢宜入閣石亨聞之密謂賢曰請子入閣賢即謝曰不可時賢為吏部右侍郎亨即言於上曰吏部尚書王翱老矣可令致仕即報翱上疏自陳已矣上曰賢曰翱已休致君代之矣賢曰翱已休致君代之矣賢曰翱已休致君代之矣賢曰翱已休致君代之矣

已明日亨言於上曰李某以卿不可釋左右亦其然遂留之衆論憤欲賢入閣翱聞賢留之不樂曰吾計大矣何故見沮賢曰所以留之者非為公計為

朝廷慮也已而賢為石亨輩嫉而思為禍連舉政

上召知曰李某其罪不可釋去卿曰既不未禍建令

往南京可也上曰南京亦遠留為吏部左侍郎卿不

得已從之卿之欲賢遠去者非惡賢也恐其害之幸

得此庶免其害耳天順改元之初天下人心莫不忻

悅徐有禎以迎立有功命入閣與議國事賢亦為衆論

所排入閣與有禎全事上銳意委任寵榮極隆賢

天順月錄

自念遭逢之難助有禎輩蓋承寵無不謂太平可

立而待凡用人行事一以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初

太監吉祥以有迎立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

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上商議而行意欲籠絡

附已及於應文武士有倚仗者賢等持公道以沮之祥

亦不悅曾有御史劾言太監吉祥總兵石亨家人占

奪民田乞加禁約

上遂從言祥在傍見其名初甚慙懼已而盛怒欲

罪之祥上不敢乃已及至亨出兵回職左右言忿然訴

祥之罪上遂從言祥在傍見其名初甚慙懼已而盛怒欲

平海其知及聞言其辭遂合曰內閣專權欲除我
革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積與賢于獄是日
晚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祥之門老樹皆折
之宅水深尺餘明日即赦而出之官欲論亨不能
作亦謂有積主使其都御史御史連之一空朝野愕然
英不夫記言略從此不通矣

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飢窘已發內帑銀
三萬兩賑濟有司以為不敷乞增之

天順日錄

四

上召有積與賢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使佛然曰不可
不知其弊者以為可臣常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
俱為里老書手得之賢曰雖有此弊猶勝于無銀

上曰增銀是也吉祥亦曰朝廷錢財如山不必吝惜

有積不得已從之遂增銀四萬兩有積退而不樂賢曰

先生誤矣朝廷欲出內帑賑飢民而我輩友誼之萬

一迫而遂責將誰歸蓋其初不論可否惟欲事出

下之人惟其事之當而從之不必出于已也後

有積之非嘗曰知積賑濟民一事有積不然

其謬如此

天順初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奸黨奏害白大同建繫
至京上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

弊上曰此必石彪被富沮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

曰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須早辯之幸甚明日

上召錦衣衛指揮門達曰年富事情勝在推問明白已

而進狀果多不實賢曰須遣人體勘庶不枉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中郎中二人

上曰再遣武職一人全往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為回

護賢曰陛下所慮是勘回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

歸天順初石亨招攬納賂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

天順日錄

五

成風士大夫不知廉耻飾義為何物賢深憂之思欲息

此風適廷試舉子以求賢安民之事問之欲得真才止

奔競以正士習時都御史缺員有行賄于權貴之門者

薦其名上知其不可問賢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若

九疇何如賢曰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廡名素著士林

重之未幾九疇自陝來遂拜都御史上召見戒諭諄

切深極輿論

天順初上以鄭王燕欲爭王妃徇蔡賢因奏曰汪妃

雖在宮中即建寧蔡賢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

事且已矣父老矣不可不問上則然曰御言是朕

以為婦姑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

上曰汪妃既有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

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缺減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

減乎其原侍官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

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天順初虜酋李來近邊求食傳聞其處石亨欲

領兵巡邊乘機取之上曰何如賢曰景泰以來連年

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

宜與之休息況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

之恐不可看實爾乃泰皇所造李斯所築亡國之物不

足為貴

天順日錄

一

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只遣通事賞賜以與之賢曰

聖慮如此庶幾允當明日召亨曰且未可舉兵先遣

通事探其逆順俟其回報處置亨意方止於是遣都督

馬政往見李來等與賞賜深知感恩但其餘部落為梗

得李來保送安至而回

賢自再入上意遂違必待宣召方趨侍不然只在閣

內整理文字計進維十日不召亦不往

上又而賢之且服居亨意頗入見或因小事私情

或無事六部入見一日上召賢曰先生有文書呈覽

每日當來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令左順門

開者今後非有宣召不許擅進上意謂賢當來賢亦

不自入必有宣召而後入然上意漸加向從凡左右

薦人必召賢問其如何賢以為可者即用之不應者即

不行俱賢惟以正對上亦漸覺

二年郊天後

上一日顧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允疑之際實賴

太后愛動保護同極之恩欲報無由可敬前代尊上徽

號何如賢領首曰陛下舉此莫大之孝也於是命擬

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昭示天下人心大悅慶賀

天順日錄

一

禮成太后深慰喜之復加增其親以榮所自太夫人

董氏壽方九十凡第五人長隆會昌陝次皆高品子孫

數十人皆爵祿之左右又有為其次兄求陞者一日

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使希恩澤以為慰

太后之心不知太后正不為之憐比者授其子弟第

官時請於太后數次方得一二者累日有何功

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然猶未足衣一旦有干國憲吾

則不能救今若聞此必思其失賢曰此足以見

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為侯者與

政不審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內度近侍或以開防之說
至今猶悔賢曰此充足以見 太后之高祖侯為入諄
謹後不可為例耳 上曰然

禮部請 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賢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
英殿但早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

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卿宜時常照管且曰先讀何
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讀至禹貢及燕庚周誥諸篇甚
費心力賢曰讀書經法先其易者如二典三謨太甲伊

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上曰然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侍書者不曾開指下
筆法任意寫去及寫畢令其看視又不較正以此寫字

不佳賢對曰寫字亦不必求佳但照畫不苟且率易為
善 上曰然又定擬講讀等官將二十人

上一一品其人物高下皆當其才明哲如此

四月辛 上召賢謂曰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十分
很御軍官習府貪婪士卒疲憊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

人紛紛變更以此不便人得從今乃知其誤卿為朕
舉進士 賢因請以 宋 肅 府 大 同 延 緩 字 具

斗龍六處要人最急

上復曰卿與主朝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且曰多舉
數人擇而用之於是議推十二人明日進呈遂定浙江

布政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宗在宣府僉都御史李康在
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在寧夏陝

西布政芮劍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

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
即日遣使召之兵部尚書馬昂以貴州賊情甚急速得

一人往理其事於是復以白圭往特圭適以考績至京
即陞右副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復以太僕卿程信為

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會昌侯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召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

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忠服乃命毀其房家人抵法
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僕初病既出見

上為其第乞恩終不免 上召賢謂曰為侯者不知自
責反乞恩澤朕終不免又以母老為辭求之良久竟從

公法賢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

吏部左侍郎孫弘開與
上召賢曰孫弘置勝吏部賢曰誠如 聖諭蓋弘以知

上召賢問此任誰可賢以昂對

在出入拾與_二二十人婢妾十數人遣太監牛玉入

其意連康入間之且悲且喜不意

聖恩如此時康人年五十六七吳康人已沒尚有康母如婦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康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不識

上召賢謂可發旨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論文武百官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為真帝王美事既而又

有淺見者以利害之言沮之上不聽

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於是僧徒多濫天順二年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京師聚集數萬上召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對曰

天順日錄

十二

是宜禁止遂出榜曉諭今後每十年一度擅自披剃二

十以上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度者俱照定額

考送於是僧徒知懼皆散去

先是忠國公石亨來閣內議事因說山林隱士聞江西撫州有吳與弼者乃司業薄之子累薦不起實淹貫經

書動遵古禮亭慨然曰吾薦之煩予代草章奏即日

上召賢問曰吳與弼果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

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上遂決乃命行人賁勅

其意連康入間之際即謂朝廷厚意如

尚赴闕謝恩但本意不受官職就辭幣帛數月未至

上問數次一日行人來報至通州矣賢即入言之

上曰當授以何職賢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

輔導之宜授官僚上曰何職賢曰庶子論德皆可

上曰莫若論德之名賢曰論德有左右上曰與之左

天順日錄

十三

賢曰若見畢可召至文華殿顧問以重之

上曰然仍以文幣賜之賢曰再與辭次張具右當

上許之次日見

上發玉旨召吏部命為左春坊左諭德朝士皆悚然

其以為布衣召至一旦授此

上召賢曰明日可引至文華殿次日既見引至

上前問曰文淵閣高義特聘爾來如何不授官職初不對

賢促其對良久方對云雲雲茅賤士年二十嬰疾日

加虛怯以此不能出仕山山不敢接見一人雖聞

犬吠亦驚謂治病軀不有高山之心不意聲聞過

情為當道論薦蒙皇恩大書幣帛來聘天使

到門不勝感愧因而動身去後復延至數月方能起

程至通州忽失聲一日又獲作二日泊入見

皇上之時幸不獲脫年六十有八長疾衰朽之人

不堪供職 上曰宮僚亦從容優閑不必辭與弼對曰
朝廷之職臺諫之次宮僚爲重

上曰宮僚亦衆不專勞先生不允所辭終不敢應於是
賞文幣四表襄華酒柴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勉職與弼終不就三

辭後稱病叩其所以不就之故弼書太重以伊傳之禮

聘之却以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

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輿之意今必

欲如傳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尚勢不

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

漸而至不然三辭不允亦宜就職以答

朝廷至意間日上謂賢曰與弼既來如何不授職若

授職亦不相拘聽其自在候秋涼欲歸亦不固留以俸

祿養其終身不亦可乎復命賢論以此意亦不受賢初

見與弼待以賓師之禮於是公卿大夫士無不加敬以

爲持布衣之重如此近世罕見所以人咸驚訝中官尤

不然之賢每爲之解云待此所以勸用使介就干求

乞求之徒孜孜於利祿宦達者觀此自覺慙愧孟子所

謂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舉庶幾能之

賢偶因石內指下爲手所傷復入湯氣遂至發腫五月

二十九日早不能趨朝

上即問之左右以疾對即遣太監張富弼至視疾

六月一日復遣富弼同太監安年齎銀五十兩來視又命

太醫劉祺調治四日復遣太監牛玉領禮來視六日再

遣至來每來必以政事數十條來定七日趨朝入謝

上甚悅且云先生尚宜將息不可多行動也

處士吳與弼不肯受職三辭後以疾不能動復留京兩

月不敢具本再辭來賢令訴衷曲乞回賢謂若肯就職

或有可行之道且東宮早晚天涼講學凡有輔導進學

之法賢必能贊說依行或因其留可以開

聖學賢當乘間進言云與弼於經書義理窮究最精

皇上勵精圖治日勤政務九天下奏章一一親覽自斷

比先於經書雖嘗講讀彼時春秋尚早至今歲又豈無

或忘況此 聖心開明又非前日之比若於萬幾之下

令與弼從新講說發明則 陛下於義理愈加精熟由

是制政事益得其當有助於 聖治不淺矣又况賢輩

早晚亦得請教以治身心以贊治道與弼堅辭謂衰疾

不能供職決意乞回又恐

上意見謬乞賢成全賢次日早見

上言與弼本意亦願供職第以老疾不愈進退俱望

陛下實... 其具本再辭

上曰... 賢曰此朝廷盛事若始終成美尚得賜與焉

上首肯之且曰既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再與勅書令有司供月糧米以瞻終身賢即拜賀云此舉實帝王盛德之事曠世稀有於是與病感激無以報稱餘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

上留心政務漸覺招權納賂在左右者之非厭其所為不能驅遣嘗於靜中屏其人告賢曰為之奈何賢謂人君之權不可下後果能自免彼之勢自消惟此為良法

其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之人漸亦少矣

上以為然且曰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早晨拜天拜祖宗畢視朝既罷進膳後閱奏章易笑者即批出有可議送去先上慶象決賢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更望

陛下再加參詳斟酌穩當施行如此則庶幾其無失上深以為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觀覽又曰亦不必送與閣下看又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

如此賢曰陛下下明見又曰以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鼓... 奉先致... 此定規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

... 奏章訖回宮進膳後從容將忠至中初留省奏章暇則聽內政至晚而休若 母后殿每日一朝有

命則兩日一朝隆冬盛暑... 左右乃曰何乃自勞如此賢曰自古賢君脩德勤政莫不皆然今 陛下敬承敬祖宗老 母后親覽政務則賄德勤政之事備矣臣願 陛下持此不廢堅如金石可以馴至夫虎鼎之道而為堯舜之君矣又曰如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則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雖悔何追賢曰

陛下言及於此社稷蒼生之福也

駙馬趙輝貪財好色景泰時在南京天順改元乞來朝上許之既見厚有所獻賄左右求封爵一日

上召賢曰趙輝求封如何賢對曰名爵豈陛下可求左右亟欲成之

上復召賢議賢謂求則不可海若 朝廷念其舊戚自加恩命則可遂從之已而輝以賄賂事發時亮其罪封爵竟亦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 廣湖... 論涉騰以為不便下情不... 一自緊從容言於

上曰古人言族類自古為中國患幸遇之江南遠方
今復取來其是不便聞此類在彼律定以為樂上多不
願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時聽其不願最善若後願去者仍
從之賢曰幸甚

御史衛官校差出與人推財是圖動以千萬計天下之
人彼其擾害不可勝言此情不能上達賢一日從容言
上曰何害賢曰錦衣衛官校是也一出于外如狼如虎
貪財無厭寧有紀極

天順錄

十八

上曰悟曰此輩出外誰不侵權其害人不言可知今後
非大故重事不遣賢頃首曰幸甚

鎮守遼東太監范英乞奉朝見即以部下親昵都指揮

高龍乞統遼陽兵然已有參將曹廣兵部以為不可

上欲乞之召賢曰可以為代廣賢不能止明日復見

上曰聞龍非統御才地方所係

上曰已發奈何賢曰雖發未行猶可止事未停安雖行

亦止上曰然即召兵部已之

時徐鳳雷山川之神而壇壝在城外

上曰其出問賢可以動臣代之否賢曰果有故亦須

上曰訓以為不可

上曰今後當自行但夜出至彼無所止宿欲效天地壇
為一齋宮如何賢曰可但宜戒殺其制

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其地而回庶免晚
間出入賢頃首曰聖旨

上一日言宦官藉見雖曾效勞其實譏鄙小人朕初復
位時即於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

之方止及立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
妃乃止一日命見選宮人充用既選乃曰

太后慶不必知朕言不可復於太后慶曰
上欲隱之及朕曰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賢

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陛下絕之最是
三年冬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上不許復固請

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採獵用縣朕遣人訪之既許
其出彼意一時之言未必追訪出至州縣不能獲其禽

有司懼其威飲之外民畏應免壯而飲之內臣以爲
獵所獲者遣人領進

上曰今入密訪其州縣二其縣若千皆得其數似其至

於而然之

十一月間上一日罷去左右召賢從容言政治得

夫賢曰極言下情之弊時性性善備在內而欲出外
罪人然此輩嗜利勢如銀虎所過無不其欲而後
已動以金銀千百計有司不勝其擾是此情
上初不許且曰今後但不可多差耳不意注籍多左右
貴近所屬因而潛賂謂賢多言彼有犯者自當其罪
上聽之從而見賢賢初亦覺之不知所由已而在右傳
說如此賢謂此弊九重之遠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
忍隱蔽而不言乎言而得罪亦所甘心越旬日復召賢
待之如前蓋 聖鑒孔昭也
時小人欲求倖進者多不能得謂賢汎之莫不然恨乘
隙排謫時刑部尚書缺人已取山東布政陸瑜即乘此
駕說瑜賄賂求而得之朝士紛然以為瑜至必不用
又謂石德兵已達於 上謂賢必能見害及瑜至
上召賢諭之仍以瑜為尚書群小愕然衆變方息
上初雖聽諭怒言錦衣之弊後密察之皆得其實
過於賢所言者召其指揮者戒之曰自後廷人敢有似
者必重罪不宥由是收斂不敢縱意求索人或為賢危
之曰先生招怨如此奈何賢曰若除此一弊怨亦不辭
先是安遠侯柳溥在涼州任虜寇搶掠不敢出兵監察
御史劉濬奏其畏法以致折損官軍

上怒其所言且曰貪賊輩而安能不損使將校聞此言
其是合其非不宜見諱
上乃止終不以為然後因錦衣之怒謂賢護向秀才且
曰如某御史多言便以為當就濬後代還竟下獄尋亦
悔濬輕其罰降職外補而已
太傅安遠侯柳溥以禦寇無功取還既至
上召賢曰溥為主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何以警衆且
有罪不罰人誰畏法即命言官彈劾罷太傅閑住越數
日溥以馬馳進
上怒擲其奏曰無狀如此哇涼之人既被虜寇搶掠
頭畜治盡復為總兵所索不從從何而得況無功戴罪
朝廷授受其所豈可乎遂却之且責其非溥慙懼而退
冬十一月 聖節及冬至例宴群臣於 奉天殿
上顧謂賢曰節國當宴不惟所費但計牲畜甚衆尚有
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初
不在此 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正旦亦或
不宴惟慶成一宴歲不缺云
景泰不豫文武群臣不過候其不起請
上更更時武將笑曰亨都督張軹掌大兵小人欲圖

當貴者以為少保王文正諡忠宣王誠等欲取宗室
立之之說以激事等持其勢而威之亨等遂以迎駕為
功殺王文正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公
軌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置濫官爵賄貨無厭方復位
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于動天象孽
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群陰圖蔽太陽之象而
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恩易置文武
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山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
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姪彪頗驍勇驟
陞都督性尤貪暴糾立邊功大肆克惡謀鎮大同邀人
奏保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察果皆虛詐置彪於法
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
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受
禍甚烈議者以為天道好還如此人見其名位勢力如
太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明究抑從此伸氣
雖朝廷大法有所不克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
力於其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為可惧且在京武官
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
變動內外相應其禍何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
及今辭之於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

而亦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罔之
杜稷綿遠端兆於此
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賢謂曰朝廷之弊不可不革賢曰誠如聖慮即
出榜禁絕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
仇告讐由是肅然不犯上召賢謂曰黜陟之典亦當
舉行賢曰此祖宗舊制即勅吏部郎中陳汝璘等
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起車政績願著者布政以下買錢
等十人賜以衣絮揭散禮部建宴
命太監牛玉文等為書王親及予三人侍宴以勵其親
典論性然其六年召布政蕭瑄為禮部尚書賈銓為
副都御史先時吏部舉銓可大用以具名主欲任以戶
部尚書上問賢以為何如賢對曰聞其名則可幸見其
人及銓至京令賢觀之執不稱名乃別求之賢以副都
御史年當執法不撓可居此職
上亦以為然不意左右不悅害者甚衆謂賢曰
上不喜此人不可再舉賢以為實然一日
上召賢謂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當不可賢曰
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
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乎賢

遂召為戶部尚書士材咸以為宜

內府庫官奏今歲用計之不敷年而盡於是 勅戶部

議欲以蘇松嘉興折糧銀折金五萬兩

上召賢謂曰國家錢糧出在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

折金價必湧貴賢對曰誠知 聖恩因論雲南各處土

人有歲辦金銀遂令以銀折金數千兩待十年後不足

再議而行

會昌侯孫繼宗因昌報迎駕功陞官者俱有首其子弟

家人冒報者亦二十餘人具奏辭免

上召賢謂曰此事何以處之賢對曰以正法論之盡當

革去但念 於親子弟存之革其家人冒陞者庶全

恩義 上曰然但此事若白于 太后必盡革去雖侯

爵未可保也賢對曰惟 陛下裁之上不失母后之心

幸甚 上曰須如先生之言然後免官奉從之

上天資英武孟明習政務天下奏牘一一親覽或有毫

木差失便能察見凡有發下裁斷賢等一出至公

上知其公委任益隆凡事不輕易即出必召問其

可否或 官求自便者必行是以政事無大

差失 人必心服 故者莫不收欽其中

官皆 官傳時加重焉其 一府龍眷至厚一見

有公置干法略不假借用是不敢肆然

法刑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

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棄欲自當摘疎不失若

朝廷許今自首免罪者亦安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入盡自首正人心

皆快或有議欲追其女過俸報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

得旨乃免人心皆安石亨既置于法日出入門下者

無不驚懼一日賢言於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群臣安人心不究其餘遂行

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 朝廷之恩者

初石彪事發言官等奏明日大班劾之即有漏泄於冠

者 上召賢曰群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對曰誠如

言意乃勅諭言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

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莫不肅靜天

下聞之亦皆悚息交通之弊遂止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盡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曰如此行之未幾法司宜執法

論罪欲泉首示衆 朝廷不從特令其首領乞見恩我

尚存 上曰然即從之

日從容言及迎駕門之功與曰迎駕門乃春門
年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

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群臣誰不願請
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願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幸革何
足惜不密置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保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
圖富貴而已賈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
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群
臣請出陛下復位安用如此撓撓雖欲陞賞以誰為

功老臣者舊休然在職豈有殺戮除出之事致干天象
而群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賄何由而得忠良之士
亦無排擠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聞
國承家小入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為不信

上曰然

天順初以迎駕為功者大開賄賂之門在朝文武之士
靡然從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財寶先投者先得美
惡無復論才之賢否風俗大壞不可勝言

上亦知其非但復位之初俯而從之明年稍自振作
下除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斷其

賄賂之門久閉而已初時有美要職者一欲謀之者如

爭欲得之自後欲雖多而謀之者無一入蓋用
人之柄在上權肯不與焉雖欲賄賂何所授乎向日奔
之風一變而為極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否顧上之
力行何如耳天下氣候開於朝廷驗之果然景泰
時不孝於親不敬其兄不睦其黨而朝廷之上怨恨
憂鬱之氣充滿是以六七年間水旱災傷遍天下天變
於上氣乖於下一年甚一年自天順初

上復位之後數天即相率親臨族宮室之中有恩以相
愛有禮以相接焉雖海內之民無飢寒流離

之善由是觀之朝廷之氣和天下亦和朝廷之氣乖
天下亦乖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聖賢
之言行不誣也

耿九疇軒輊皆蘇介之士操機者定天下信之天順初
有用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但二人之才不異於
眾特取其行之高於人泊供職未有建明耿欲劾石亨
之罪反為所排出為江西布政使轉四川

上知其為入清正但為其輩所嫉一日泛論人才念及
九疇非其罪賢固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遂召召川意
賈錫憲彼時憲憲本無罪被石亨所排而黜之人皆惜

以之失幸而召用以見 朝廷待身之非所餘平小
永發內禮部缺入召至京師 上憐其喪命為南京刑
部尚書且曰遂其優閑可也初軒輊在刑部數月因疾
作懇乞致仕還家後念親之為人亦不易得賢曰二
人素行海內共知一日南京總督張諸缺入聖之論及
性日能理此京事如彼左都御史表任之未
幾九時卒

上覽悼良又曰可惜此老其優閑而遽亡邪尋以左
都御史補缺

上因說校尉行事者亦多其人且如行臨川王與四元

天順日錄

二十八

姑通及後德司指門建問之實無此情又聞行事者
法司作長所行不敢錯縱知其枉付之嘆息惟門建能
辨之賢因言往時行事者挾私害入涉虐者治以重罪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後但令鎮撫所
其杜者可也

天順四年秋天下大水江南北北甚田盡淹沒時

上意明察凡事皆下其意一曰因召問畢從容言
曰臣聞今年水災甚大二十餘年來未曾見此百姓不能
自給 上曰為之奈何賢曰若非大施恩典安得蘇民
上曰何如行則可賢曰宜下詔免徵課草

上曰因可但錄非一二條可行莫若以 旨意與戶部
行於天下賢曰如此亦善於是令被災州縣申報巡撫
巡按官災重者全免稍重者免半又輕者免三分已而
天下奏水災者無虛日通政司奏對無日不有

上初以賢言或過至是見其實然人或以賢多言取愆
賢嘆曰居此尚不敢言更誰言邪

景泰間陳循王文之子會試不中二人以私情怒考官

取人不公皆具奏考之不情欲殺考官 朝廷不從乃

已天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俱怒考官有鼓其說者
謂賢有第讓不中亦怒考官一舉子遂奏考官校文頗

天順日錄

二十九

倒立正其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弊何
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臣第讓亦
不中可見其公 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
舉子驗其弊多不能答題意且奏其狂妄遂加于前
以示衆群議方息不然欲訴考官者亦衆賢謂此舉子
曰若爾所作文字有疵不中是爾學力未至非命也若
爾文字可取而不中乃命也不知命可為士乎初亦
有朝臣子弟不中者皆以此舉子父見此事發報然而
怨矣

南行進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有抵馬門開代朝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炮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

上初謂此虜窮乏不過掠牛羊而去賢見人民驚

如此乃言於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荆關馬二關

駐劄非欲與之戰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不

敢深入上乃欲命總兵將議會兵部奏欲遣將

統京師軍赴大同殺賊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

聞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馮宗領

兵赴倒馬關然此虜既有所獲見我兵不動去而復來

遂復劫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此以不恐上意何

不欲雖勉強而從終不悅後見此虜復來始以爲然人

亦謂賢多言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如此

以此等利害國家安危係焉不言可乎縱得罪下

可傾也

四年秋上召賢與王翱於武英殿曰今兵部

侍郎等可擇人用之賢謂御史白圭可爲兵部

侍郎其言遂應亦暫設耳上以爲然曰南京戶

部侍郎等亦宜擇人上亦以爲然

適戶部亦缺人因上召賢與賢以爲捨正缺而他轉

班序反出其下英若就命以戶部上以爲然命下與

論亦恒朝亦曰如此則賢當安諒自南京府尹陞此職

錢穀之事又經心矣賢非一時自定蓋亦素聞聚論耳

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半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

算如此因召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於推

算如此因召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於推

算如此因召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於推

算如此因召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於推

算如此因召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於推

算如此因召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於推

算如此因召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於推

算如此因召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於推

算如此因召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於推

算如此因召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於推

算如此因召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於推

算如此因召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於推

聖恩所施最當即傳旨下之戶部

天順五年正月大理少卿李茂舉

上召賢曰大理寺是審錄官法司因徒皆從此平允至為緊要今雖有寺丞二人各分衙門恐不敢與法司持辨道得職稍重者一人卿可擇之賢請與吏部尚書王翔議上曰然於是議以舊卿李賓最宜但臺制未終明日見于文華殿上曰得其人矣乎賢與翔以實對遂用之

五年二月四日錦衣衛指揮所行江西弋陽王賊倫事涉

天順日錄

三十三

塵上召賢曰宗室中輩類有此醜事彼初既以為實今却云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辦理賢曰若肯意付法司但有枉者與之辦理不許畏勢避嫌上曰然於是召法司戒飭之人人皆悅一日

上言及此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氣惟陛下明見如此斯民甚幸

天順五年四月

上召賢曰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奈何且

至今一衛官有二千余員者

上曰一年四季或以一二年大興布錢何如賢曰須與戶部議一日上召賢曰同吏戶兵尚書議此事

上曰爾戶部奏奉朝廷復命會雖不然不惟朝廷亦歸怨爾數人失慎密之賢因言在京軍官者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却以軍補其缺必費上曰此事時恐難行賢曰宜安計行之如無事慈使其不覺可也

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

天順日錄

三十三

書缺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自天順四年以來天下米穀皆貴人民艱難至五年尤甚賢曰六月中國陝西諒州往來一帶虜寇侵犯國困城壁日久不退及遣將官執廉領兵自蘭縣過河與寇合兵又被虜賊截路殺退虜益猖獗過河搶掠年焉財物官軍莫敢與敵聞中震恐乞大軍剿殺於是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鏞為總兵

官京師出軍一萬五千河南山東調軍二萬賈因此帝
與會昌侯孫繼宗吏部尚書王卿及馬昂四人言於
上曰今天下人民艱難况又起兵宜寬恤以蘇民困
上有難色不得已而名之太監牛玉亦聞下情如此力
贊行之於是開寫十數條最善於民者悉皆停止
內官吉祥居禁掖最久為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賄
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發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
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為腹心天順初召呼此輩
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昌官
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

天順口號

三十四

舊為功貪圖富貴一家第姓俱得大官又賈官密獄瀆
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蹙抑之吉祥輒
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為不軌會
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鏗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
年七月二日早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鏗等統擁兵
入內為變幸而孫鏗等先覺二鼓時即執兵內禁門不
開欽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選景宅前遇米
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昂亦吉祥所恩之人後
朝廷委任行事且行欽非理之輩故殺昂先害之然

分佈於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
人俱在東長安門平四鼓到朝房開槍馬驚亂以為出
征之軍及入房開呼錦衣衛指揮熊壽郭雲等拿住子
亦不知何如機又呼子官名曰尋李學士子方恐即出
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力者數人一人砍子一刀又打一
背曹欽適至見子不忍殺連呼算長托子手曰毋恐叱
退持力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

天順口號

三十五

駕復位今被逮果諸毀反欲相害提果頭示子曰誠為
此人激變不得已也子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
除此害即可請命欽曰就與我輩進入即令人防子至
吏部朝房尚書王翔庵借紙筆寫成子拉翔同行於門
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子令持刀者
同子尋尚書馬昂得劍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乘馳往
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子朝等復解之
忽有孫鏗領官軍襲而圍之子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
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子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
止開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之千慮其脅從者不寧
即投本進入請急宣
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
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

其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誅所不容常時
若不早覺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
禍不可勝言畢竟就戮彼其傷害多矣幸而早撲滅之
此實宗社之福也

自天順元年石亨竊弄威權怙御史楊璉攻其家人侵
占民田謂賢與徐有積主使據其誣害書官方欲劾其
不法亨先知之即言御史聽有積主使排擠大臣遂將
都御史耿九疇等置於獄十三道掌道御史盡置於法
從此言路閉塞近侍風憲無一人敢言者由是權奸得
志肆行無忌相繼反逆賢因言于

宋順日錄

三十六

上曰自古治朝未有不聞言路者愚臣下不肯進言有
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者或道之使言或鼓不言之刑
以懼之有直言者或旌異之褒獎之賞勞之陞用以勸
其言然後臣下始肯進言且進言者不過言君德之虧
欠朝政之闕失天下生民之利害文武百官之貪暴奸
邪皆是有益于國家之事于已無益也不但無益于已
又恐觸上之怒而得罪焉聖明王有見于此故倦倦
求言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奸邪之臣惡其攻已務欲
塞之以諛諂使言路不通則宗廟絕嗣而不悟也
上曰此言

言中張勳勸善書卷之今宜速聞可於

列之賢曰此

宗社之福蒼生之幸也於是言路方開

都御史寇深被賊害之

上顧賢曰此賊非輕須得其人賢曰宜命六部共舉既

而舉三人以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祺居首

上命賢用一人賢以居首首則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運情言力薦之非端士也復

詢六部皆曰但以其曾居此職遂謂老成不知其所為

如此誠不可上復問賢曰大理卿李賓年雖少容止

老成又典刑名可當此任臣所見如此須從衆論

上召王翺等詢之皆曰可遂陞右都御史

八月十六日

上勅吏部曰學士李賢為賊所傷乃能力疾蒞事忠勤

可嘉特加太子少保如勅奉行賢即具本辭免

上曰官以酬勞勳選自有公論卿宜承命所辭不允明

日 上召問曰先生何故懇辭賢曰臣實不敢受此加

秩乞容臣辭免今再進本

上曰先生勞心國事非他人比雖進本十次亦不允賢

不得已受之客來必曰貪謂先生受此職視前任者士

望尤未滿也予曰朝廷名器不可多用徒多賂羨侯不

思所幹之事稱否若能盡職務雖不兼官亦有尤不然
雖無十官亦非美祇取士林之譏訕也且景泰間任其
自擇好官數之累至五官太子太保一陞十月名爵之
濫至于如此不三數年準之一空能免誅誡以禮去官
者兩三人耳韓子所謂必有天殃者也士大夫宜以此
為戒不可貪一時之榮而忘遠慮也

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早

上召賢至政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
祥收稍收飲近來又放縱有傳戒曰淡等不可如此且
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早起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時

宋東日錄

三十八

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
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當時告戒先生豈知賢由
古昔聖賢之君正是如此安樂不忘患難之時又以此
戒左右之臣最善上書朕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雖
或足疾不能起亦必拜之拜畢司禮監奏本一一自看
朝廟行拜禮入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

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
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
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
文帝宋仁宗皆能節儉當時海內富庶惟耳目

玩好不必留意自然節儉

上曰然如鍾鼓司承應無事亦不觀聽惟時節奉

母后方用此輩承應一日閑則看書或觀射賢曰前聖

經書惟書經是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最宜熟看

上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過賢曰此時正好玩味聖賢

戰悟一見便曉最有益也

上曰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聖諭帝王修身齊

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貴乎體而行之

上曰然朕存正統年間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

王之學不在寫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因說景

宋東日錄

三十九

泰全然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
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明君
未嘗一日不與大臣相接商確治天下之道所謂接賢
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時少也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賢曰近聞外議有二事不便

上曰何事賢曰松潘寇民叛亂已勅四川三司調兵剿

殺然三司官統兵頗難難以成功須得

朝廷命一將官統之庶得成功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與

尸不可不慮

上曰此慮極是聞都督許貴可用遂取而用之又湖廣

總兵無統貴州凡有軍務貴州將官不得專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計議山路險遠往來遲滯以致事多耽誤未便上曰然此等事情誠非德便即日召兵部易之令各鎮守地方賢曰臣聞

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爐果然否

上曰實然暑雖極熱曾不揮扇在宮內亦不令左右揮扇冬雖極寒曾不近火亦不披暖耳稍用双目即熱賢曰陛下聖質所聚堅厚如此蓋由體被中和之氣聞宋仁宗亦然若臣等受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爐不能過也上顧問賢曰今六部尚書皆得人但慮吏部王

朝老矣時朝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標命之說朝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曰若繼朝吏部非此人不可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禮部石琚稍弱賢曰此人居是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陳瑜甚佳都御史李賓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賢曰此人可取且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外郎已任誰肯出前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吾等皆來從我曹文是亂臣賊子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是者教士百人能於陣前敵舞獎勵士卒賊賊成

功如此存心行事人其能及

上曰是亦忠臣若吏部侍郎姚欽若亦佳賢曰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上曰然

天順六年三月陝西官報通政司奏賊寇是乘賊寇河開軍馬衆大人民供輸困極于謂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連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他若慮其糧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疲困已極若不趣河開之時暫遣軍馬寬其供輸人民愈加逃竄糧草極缺大軍亦難駐劄况今年不獲耕種明年益乏糧草寧可暫去暫來否又留在彼處使民得

乘閒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誤事此時莫若令錢處官軍且耕且守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員提督彼處城垣軍馬庶爲允當上以爲疑意謂虜寇復來又用調兵乃命總兵兵部尚書來閣下會議卒從于言

天順六年夏四月一日奉天門奏事畢靜懷罷

上起身召禮部尚書石琚等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與書選妃事上下金臺即召賢曰石琚動止粗疎失措如此如何爲禮部尚書不自束也

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

上曰若戶部侍郎張璠可以代之賢曰張璠老成人此職亦宜賢即報璠疏乞致仕璠速上陳

上見璠疏意却不忍曰璠為人甚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 命太監牛玉勅吏部尚書王鉅與賢議賢等言石璠一海誠人但動作遲鈍耳既留之張璠可不動也

上復令王傳旨屢歷任年久辦事勤勞陞戶部尚書仍管糧儲已而 命下士論重璠之求退矣璠之當陞若

非先報璠亦不知 上意不悅必不致退 上怒未可測及上疏求退而 上意遂解士林且之璠能見機而作

無貪位慕祿之心聲價倍增於前日蓋亦不虞之譽也學者於聖賢之道宜乎知而能行今之士誰不讀書講

明之功或有之身體力行百無一二要之講明者亦粗通文義未能真知其理望其能行難矣哉

宋朝理學最優於前代者蓋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倡起於是天下士大夫皆知為務觀其於諸先正書問性來論

辨不已若渠不留心率有此今則惜焉出身之階一得仕後置之度外更不相關但任其天資而行之於聖賢

立身行己法度法不任意視理學不知為何物也可勝嘆矣 昔陸前元忠肅之

及觀取士之法用賦乃知所謂博雅者上之使然也今則華之盛抑詞章之習事欲明經致用蓋固嘗矣竊謂

作賦非博雅不能而經義策論拘於正意雖不博雅可也誠於二場中仍添一賦不十數年士不博雅者吾未之信也

吳草廬得弟子知虞伯生而不能傳其道其究安在哉草廬不悉其傳也意伯生初遊其門也無求道之志不

過欲正其文詞而已不無以伯生之質果能刮去詞章之習一力從事道學豈不待代顧乃純於詞章愧其作

詩不下萬餘言宜不及於道學也 夫蘭日錄 四十

本朝仕進中能以理學為務者纔見薛大理一人蓋其天資夙成某嘗欲從遊以中執那果斯人疏于處世直

道見黜已就閑矣未知造詣何如也 吏部尚書郭璉出身早不違問學嘆天資甚靈愛氣完

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濫為戶曹儒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待臣因璉早言大臣不能

盡職久妨賢路有 旨回奏衆欲歸璉時里以謝天譴璉獨以為不可云非是貪位也 主上幼冲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副天意衆從其言璉者璉之

切見今之士大夫聞夜且用求計執詩數序遷履衰戚之情甚略

當道者宜用人之長今有以謀略薦者見其入以勢位臨之略而不接曰予既知之矣則訕訕之難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予謂如此為國家計固疎矣其自為計亦未為得也何則古之宰相惟不自用而合盡人之所長已而事就成功宰相獨收其名向也所長之人不為焉唐之房杜是已今慮不以此必謂天下之人無喻於已者嗚呼何見之晚也昔者周公之聖天下之士豈復有過之及之者觀其吐哺握髮之心蓋周公未嘗自以

天順口錄 四十四

為能必謂天下之士高于已者多矣今無周公之聖而謂天下之士無喻于已者可發一嘆
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風俗如此蓋以當道者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位未顯時士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入皆以為榮向之鄙之者今則敬之愛之矣欲人之不求做好官難矣有一人焉位未顯時士林重之介然自守耻于干人好官未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旦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輕之欲人之求做好人難矣今欲回此風俗在當道者留意若不由公論而得好官者不覺前日之所鄙不特好官而

為奸人者不變前日之惡

同年胡來學山戶部即中

此官何足榮乎謂誤矣且

而位不足公論以為虧此耳

位公論以為非此非好消息

愈覺斯言有驗也惜乎今之士慮不及此惟恐位之不

高於才也

士在學時坐誦書史有志聖賢之道者甚眾且曰窮經

將以致用異日臨政當如此設施故事業當如此立身

行已一旦出身而授之以職或亂於利害隨時上下任

其天資而行之無復留心於向日所窮之經不知為何

物也 戶部尚書莫元吉有德量冬出使至館晨發命

館人烘襪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

罪笑曰何不早白欲以餘廩易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

行館人感泣曰他則無故加擯若此平生繞一過也在

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汚吏驚懼即肉

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汚吏猶懼莫

明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汚

精微文書懷中出之

上帝易之既罷朝吏猶莫測其所以其所易更大感危

上命易之既罷朝吏猶莫測其所以其所易更大感危

上命易之既罷朝吏猶莫測其所以其所易更大感危

上命易之既罷朝吏猶莫測其所以其所易更大感危

謝大抵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方人謂女中
堯舜信然且政在臺閣奏用三楊非太后不能正統
初有詔凡事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命付閣下議
決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太后必遣中
官入閣問連日有何事來而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
某以幾事來奏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
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由是終
太后之世然後專初

宣廟崩太后即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
皆罷去年中官不差然雖山水旱訖無虛歲或者天使
民多艱而不欲其安樂也
天順
四十六

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為之不
振朝廷以通政使顧佐為都御史罷劉觀遂照貪淫御
史彈劾不廉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聞
其半采藩臬郡邑莫不起敬當時惟佐正色立朝元勳
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周景貪污無度佐切齒欲除之
累置之法為

上累擢之不能伸其激濁之意後又沮之者數次正統
初以風疾乞歸賜勅褒嘉優禮而去其實用事者已
而陰排之也後疾愈亦不復起居家十餘年而終繼居

其位者皆笑及也

御御史陳智性備急躁暴健左右之人無虛日洗面時
用七人二人挽衣二人揭衣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
一人執牙擦精不知意便打一掌至洗畢必有三四
人被其掌者一日堂上請益因屏帽取鏡照甲失聲
于地悲其鏡不得已而落至自拾鏡觸地碎數次若怒
其錯者方靜坐左右有行過復有聲者即捷之或諫以
暴怒為戒曰諾乃作木方刻成暴怒三字掛之目前以
示警已而怒其入欲捷之亦忘其戒取木方以擊之怒
性既消觀其所戒悔之弗及也

天順
四十七

禮部尚書胡濙量亦寬君者觸其怒者則不可免也
石首楊先生在獄中十餘年家人供食歲久數絕糧不
能繼又

上命臣測日與死為隣食而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
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開道夕死可也五經諸
子讀之數日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為閣若大儒

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者賴于獄中之功蓋天將降
大任于是入必先苦其心志而玉成之如此為人謙恭
小心接吏卒亦不敢慢初入鄉試為首選胡濙典文衡
此其所刻文曰初學小子濙退避三舍老犬亦讓一頭

地又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孫弘之阿曲人以胡儼為知人後胡儼歷官祭酒先生已在禁垣既而儼以病免

仁宣以來先生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自任而不辭士論兩高之

儼為祭酒以師道自重

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先後居是職者皆莫能及

尚廟有書議論英發且排朱文公集註每儒臣進講論詰等書必有辨說呼朱熹曰宋家迂闊老儒因講夷狄

宋廟日錄

四十八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辯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

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

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

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辨曰攻是攻城之攻

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

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專治而欲精之為害也甚豈

不謬哉又講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辨曰自古

聖君莫如堯舜天下向化莫如唐虞之世尚有皋陶為

士師明五刑若當時無訟何用設此官且天下之廣居

民何衆安得無訟孔子之意蓋謂聽人之訟我無異於

人但能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至枉道既斷之後更無

究者宋儒乃謂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也豈不謬哉如

此辨者甚多漢唐以來人君能事時書如此留意者亦

不多見由其天資高邁所以不襲故常能將許多見識

來說

文廟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無敢直言

文廟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政聘特貢貢而

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卒平之為郡邑

仁廟居東宮時

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迷惘龍而有覬覦之心縉

謂不宜過寵致有異志

文廟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洎

宣廟初漢府果發交趾叛悉如縉言

正統間考功李茂弘先生嘗言可憂謂君臣之情不通

經進進講文具而已不遇粉飾太平氣象未必可久官

滿年六十有五即抗章致仕于今果驗蓋智者嘗見于

未然弘茂有焉為人恬淡少許可與人不苟合疾惡之

心勝故未至卿佐區區尤知敬焉為序以贈其去至今

不忘也

尚書奏政宋彰交趾人 多觀獲侵魚得銀以萬

計送王振送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款之資
之不堪者為所逼於是卻後士聚眾為盜因勢而
起遂不可遏不兩月間天下震動聞風而休若大燎原
不可撲滅人心易挫如此

自張專權上下天象災異疊見振略不警畏山狼愈甚
且諸言災異初浙江紹興山移于平田民告于官不敢
聞又地動白毛穉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崩崖折人
家數十方一處山移有聲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
又黃河改徙東流奔海入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
于內府乾方未驗時人而盡又南京城守一火而盡

是夜大雨明日救基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
可過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矣胡濙乘機大舉北邊聲
息甚急日報數十次已已秋七月振不與大臣議挾太
子率師親征明日朝罷使

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
予與驗封郎中趙敏謂虜勢猖獗

駕不可出白千家宰乃約大臣上章留之不從明日
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皆
匆匆失措而隨之天時人事皆不預慮虛虛此言大

來又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惶惶滿城危
隨駕文武連上章留之類並奏俱令略陣明日當過
雄鳴山衆皆危懼無不嘆息然者予不勝其怒與三

五御史約謂今天子靈應六軍喪氣無不切齒於振

若用一武士之力碎而碎其首於駕前數其奸惟誤

國之罪即遣將領兵詣大同而駕可回也欲謀于英

國公不得聞竟行人人自危未十日兵士已乏振矣方

秋禾稼遍野所過一空將至大同僵屍滿路寇亦開避

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行回鎮大同中官郭敬審言

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風至晚雷雨

滿營人畜驚懼甚又連日雷雨滿營過宣府寇追至

明日於土木驛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

勇無謀冒入錦光嶺胡寇於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

盡遂將至土木明日已時合圍大營不戰行八月十

日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提營南行統水行水三日

至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同俱解甲去衣以

死或奔營中積蠶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爭於後

千餘萬人中傷者半死者三之一驛馬亦二十餘萬

中兵器盡為人所擄滿城而還自古胡人得中

利未有盛於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況
求與為其防獲世間然哉

美國公張輔為

文廟功臣平交趾回進爵為公位碑上

宣廟時漢府家道入與謀公即縛其入自於

宣廟得此早覺而易於撲滅

宣廟自此愈重之泊賴佐科都御史劉景傳全功臣去輔兵權而

寵奏無虛日正統時亦不棄安享福祿榮名二十餘年天

下付以為重四夷莫不名自餘助賊文武貴臣莫敢與而

抗禮者泊振專權視助賊大臣如屬吏獨加禮於輔而不

取慢仍戒子姪致敬於輔之昆弟輔既老亦屈節於

振以避禍竟沒於土木之難以衣衾葬焉輔為人寡言笑

脅力過人重章縫之士為本朝武臣之冠

老泉論漢高帝命平勃斬噲一事謂帝不以一女子斬

天下功臣但欲除呂氏之黨亦未必然戚夫人寵冠後宮

又生子如意豈尋常比邪雖以呂氏結髮之妻亦由此

見疎以太子正名東宮尚欲易之夫帝之寵愛戚氏如

意如虎之乳子犯之者立見齏粉今乃聞會黨於呂氏

欲俟其宴駕盡誅戚氏如意之屬宜乎發怒而立誅所

謂當時若聞呂氏太子有此謀恐亦不能保也况其

會于帝崩戚氏昨于京遣呂氏之毒吾知高帝之日不
能慎于地下矣

正統十四年春北虜遣使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十人權

臣怒其詐賊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秋七月虜將

也先等大舉入寇其鋒不可犯大同失守遣將有樂城

者權臣挾天子就出師百官上章懇留不從迫促

而行至大同見虜勢猖獗始懼旋師至土木會兵將無

備志入焉飢困虜來襲前鋒莫當追而圍之我師大

潰獲乘輿馮于虜庭八月十五日也天下聞之驚

懼今上皇帝以太弟即位尊凡為

不皇上人心始安然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餘

有自虜營脫回者方知無恙虜亦遣使來通但謫詐不

可信未可以信任報左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上從

之入皆危懼善曰上皇在虜庭食君之祿者於心安

乎此為臣者效命之秋也遂行至其境虜將也先密遣

入燕慧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

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變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

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況此行只是扈從隨駕初無

號令對敵回四方無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彼

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等幸而得勝未見

為獨今

皇帝即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人必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於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令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棚子上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入馬過的山嶺通下竹棚來者無不中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止用一箇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錐子大石頭一斗打去連開數丈關著人馬即打死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弩弓毒藥最快若箭頭樣此毒藥一着皮肉人馬即死今從其計已取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曾將有罪人試驗箭去著皮就死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鎗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又裝藥便放馬來衝驢若做大樣兩頭銃裝鐵彈子數箇擦上海藥排於四層候馬來齊發俱打穿肚曾試驗三百少之外者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知莫不皆來操練的軍馬又精銳可惜無用了人曰如何無用答曰看兩家講和了何用虜人聞此言聲去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是何官答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減了我馬價與的段足一

防如何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錐十數歲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燈臺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筵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厮到中國為奸為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着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入會喜不在誤着吳良送了進與朝廷後某入怕朝廷疑懼乃結權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紙賞他以此減了馬價段足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說是吳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答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銀二疋使臣去買止與一疋以此爭鬧而賣鍋者閉門不賣皇帝如何得知譬如雨朝人問使臣買馬備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咲曰者又說買鍋段足是回四人所為也將一疋剪做兩疋送與官人充做課程

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取也先曰若者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回見說的意思扣了又曰官人爲北方大將帥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

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救擄人臣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拿住便剋心捕磨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曾着他殺是下頭人自殺又曰今日兩家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笑曰若者問

皇帝回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

天順皇帝

五十六

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凡讓位于弟正與堯舜一般有知院伯顏帖木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問來還着這皇帝放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問他要大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也先皇帝去能有平章昂克

來取

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送小人愛錢了着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無天道自古無這等好男子我監修史書備細寫上着萬代人稱贊也先候曰若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也

上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與美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上皇曰大師著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美曰好禮數宴畢也先送

上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使臣送行至午後而罷又明日伯顏與

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日駕啓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領大軍護送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仍命大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

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自而回佩射獲一

天順皇帝

五十七

獐來獻受而去駕入關送的頭目緊隨

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乘輿揭簾見候入大

內然後就館此事雖是也先並眾受

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過向非使臣及忠義之氣發于言詞應對不窮有以感動觀聽除折克惠而開其向

害之心則彼未必不猶豫遲留以索利於再四安得一

旦慨然肯肯無疑以回

乘輿於不可出之境前代君若宋徽宗入者迎之

不得祇見其辱耳噫夫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昔今人所見亦有略同者予嘗疑天以爲有極不知極

外久是如何以為無極九物豈有無盡之理曾質疑於
薛瑄先生以為不必疑也但曰聖賢云其大無外其小
無內又謂彼以理之無形者言此以氣之有形者言薛
仍以為不必疑及見朱子語略云其六七歲已憂此事
至今未見如何可見其疑終不釋也且天一日運轉一
道豈有無邊際俱轉之理必有限也既曰有限不知限
外又是何物雖再有百千萬億箇天也無了期誠不可
知而可疑也予嘗又疑嵇美言隋之四德時孔子未生
而孔子又言為乾之四德可疑又嘗見漢儒上疏每引
易語曰正其本萬事理定之毫釐謬以千里易經中無

天順目錄

五十八

此語可疑又嘗見左氏言絳縣老雁甲子有亥字之義
不能解及看劉元城語錄乃見前輩亦嘗致疑留意於
此於四德知非孔子語於正其本數句知為古大傳之
言於亥字之義推之甚明白由此觀之學者讀書果可
草草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

仁廟怒命力士打數十八不死洎
宣廟即位察其忠復召入翰林拜學士自後不問直言
矣正統時為國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於
上諸生勃然興起人皆感十一時待諸生恩義漸衰

其持節備禮以罪枷于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員畢
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錦衣指揮馬順正統初欲作威被御史訟之泊王振擅
權順乃媚附之振以為爪牙翰林侍講劉球進言權不

可下移振怒欲置之法順問之適有翰林官董璘亦進
言願為太常卿以事神順即依振意苦請令招球妻此

下是故誰何聽其指臂弁銳之徒請託者滿門賄賂苞
苴殆無虛日振益驕奢之泊振土木之收衆情切隆効

天順目錄

五十九

其擅權悞國狀順猶回護當關揚言衆怒不可忍直言
粹之亂政至死人情始舒順舛舛其尸於長安門外
帳者猶毆之不釋衆欲沒其產為中官沮之可為附權
者之戒

刑部尚書魏源為入開陳蒙慈下言為河南布政臨
事直前當之民感其惠凡出巡者必在刑部不
其待降屬也所見或不合即盛怒若不可解既過或別
事相合即嬉笑與語若未嘗怒者際焉以此最之也為
御史時被同出巡者搜得私物收繫于京後數一年其
以別罪職罷人以罪解部備役終身而卒

此少之類亦名其大者而謂之
植物亦有知覺試觀其附物而纏繞之物有遠
近則捨遠而就近物或遠者必斜長而附之若有見焉
然則人豈有無知覺邪又物各有所能而不能相通但
人為最靈其所能者非物之能比然物之所不能者人亦
不能為知如味此絲結網人豈能為其為網也布置不
齊今日拂去明日又成其速如此且以兩樹並列枝幹
參差亦能高牽于兩樹梢端結網于中間甚可怪也以
此推之他物有能山川之生俱有理乎嘗通歷蜀川登
高而望萬山雜亂誠不可辨若沿川而行亦如樹之枝
幹然各有條理以此涉淵之水未嘗有壅阻而不流者
且岷江自岷而山以至千海數千里之遠若非山川自
有條理豈能通達大禹疏鑿不過因其自然之勢而去
其兩傍石之阻者予嘗經過三峽見兩山壁立萬仞而
中則通焉此造化之妙有非人力所能也且眾水之流
俱來附合初無蔽障而不附者此見得有理存焉
讀書有三到眼到口到心到大抵以心到為要心苟到
矣眼口未有不到者若眼口到而心不到所謂視而不
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也予每嘗讀書心忽思
念他事恨雖看書口雖念書只是茫然過去却收心復看

如木實見其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即
此可觀
則則相親善則相勉惟朋友能然今之交友盡此道者
絕少士習所以卑陋也且人之不幸莫大乎不聞過者
知子路聞過而喜人猶肯告若惡聞者如諱病忌醫誰
肯告而況在高位者乎
即御史洪恩福建人中書元會元為文選主事辭蔡新
奇遷考功郎中士林重之尋陞山東左布政歷轉都臺
未會至京中官不諱其人消性浙江考察官員被黜者
妄訴之且加謗毀
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今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
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為人既去方惜之真儒雅君
子動履似冠而縵世若茫然者以此見笑於謫智云
則部尚書王質始由教官薦授御史歷陞察布政使
即俱終一考或不及者在蜀以應祥出巡惟疏食而已
蜀人呼為王青菜在山東有惠及民召拜地官與論
然及遷刑部僚屬不樂言行亦變於前未幾以失囚
左遷其學甚博為文或帶論者如蜂採花不能離成
實也
吏部尚書魏源所入初為工部主事及及成沁人皆

一既而反至三吏則益以難
一曉且嘉其勤如此者亦不願
一故其門者顯宜甚感為若功
少而詳吏部侍郎尋至太宰萬
在下清衣中官王極亦重之
限亦不較以引年致仕士林素

陳鑑為人忠厚...
餘年見其...
不能捨及赴...
之數程或又早至必得

兩飢必服濟民...
之亦不與較...
致仕職者幾之

學者志要夫一...
自然語下不自...
言已所行事如...
則不肯言與古...
物我無間之心...
賈物之多者則...
一也

等元已工夫誠久者更不勇力行之望入聖賢之域難
矣嘗於靜時靜驗自已所思偏要思在富貴利達上去
情意樂然有時覺得所思是人欲轉思向道德上去終
是勉強以此覺得過入欲存天理之功甚難且所思不
正便能知之即奮然欲止之只在心上驅遣不去愈引
正道思之亦不能奪以此覺得素無存養之功大抵中
人以下之資皆如是也

古之豪傑之士所見未嘗不同諸葛武侯曰臣鞠躬盡
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范
文正公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

雖聖賢不能必韓魏公曰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
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李忠定
公曰吾知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

也由是觀之則四公之心合而為一者也奈何今之事
君者惟顧利害事有當為者稍涉于害即止而不為自
以為有計或有不為者有利存焉則勇於必為由無四
公之見故也嘆夫若四公者真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

王猶與者也
潮州守張鑑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渠有淤者廢木

...

當往相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陞以爲安需乃
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天數勉其力三日遂畢
守陞視之大驚以爲有神助泊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
每里置一簿列其戶每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
種粟麥桑絮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
至其戶簿驗之飲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墮者不
二年俱有恆產志里曰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
以親禮至京遂以典其之典學總內蝗作捕之有法吏
剖符即魏公巡至其御其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
有牧馬者擲其民需皆之領牧者諸于宦官王振捕之
下獄擄獲幾至于死竟謫戍邊城人咸惜之而莫能救
也兵部尚書鄒璽初任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
至嚴嘗以依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
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
之物汗我即封還以書責之璽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
爲教職居閑因秋開聘典文衡者謀于僚友往請其父
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防範且
將遺諸于人又以書罵之璽一念之孝爲此舉不恤其
他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後爲府尹益勵其僚屬
余高名爲兵部侍郎端謹小心行事鎮密沒下土木上

大順內錄

六十四

林州之清靜無所貶云予擢狀元曹鼎爲人既通俊爽
納爲校官不樂願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蓋進學不
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士第西揚先生嘉其志薦入經
筵復入閣與收士林榮之自東楊浚後議大事多決於
聖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橫亦曲加禮敬沒于
土木之難
劉子欽江西人爲舉子業最工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
解縉在翰林會問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略不
遜避縉少之密以題意示曹榮明日廷對榮策詳最殆
及萬言遂爲狀元刊十人之後方及子欽壓其負也後子
欽終于教職名位竟不顯云
曹端爲教職留心窮理之學在霍庠造諸士子務躬行
實或弟子出門者亦備上雅飭導其教下急進後調蒲
庠霍庠士子予之不釋竟終于霍一郡人罷市巷哭重
子亦悲泣座下足著兩磚處皆守靜專之功多少而重
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勸之凡考校諸庠生必
詣端主其去取事畢而還父好善儒佛泊開端言聖賢
之道即從之于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所若以書
詳說太極圖解詩文數十卷傳于世
霍城自平陸十資變重器守宋速守南京故十年

天順內錄

六十五

以計最識大辨富貴尊嚴操于王者雅重斯文僕
之禮尤恭以此上下官僚無不敬畏若祭酒陳敬宗
生造宅務款留之不醉無歸士林嘉之仰慕半米三
學士極重愛之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來京師始
聲妓為自安計敬宗終於弟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
能繼 都御史軒輊大性廉介初為進士性濇上惟
時冬寒舟行忽落水即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裝之不
能出有司急為製衣一襲却之只持舊衣就後為御史
獨振冰凍之語用當道者薦為浙江按察使前使林寶
在任富貴擬于王者服食器用極其精巧泊輓在任一

天順口錄

六十六

切供給皆罷之俸資之外一毫不取自著一青布袍無
間于四時破則補之蔬食不厭午則燒餅一枚而已與
僚屬約三日各以廩米時置買肉一斤口數多者亦如
此皆不能堪有減回故鄉者或故舊幹經會晤者留供
飯至厚者殺一雞僚屬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也自餘
盤肉一味而已忽聞親喪明日就行雖僚屬尚有未知
者及奪情復任頗以廉自負又嗜酒或公筵或僚友相
燕樂必至醉弄酒罍入士林以此少之及居甚處
而京報備清操愈張都憲設席命諸僚屬不赴
車食饋之亦不納人皆以為諱蓋古者清介之介

過中有豪貴者夫今之仕途中若此真鳥

處士吳嘉謨與弼撫州人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
辟不就入舉業弟子從道者講道而已父在京時
命選鄉舉而尚未及至親迎後不行合卷之禮另舟赴
京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京還家
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
行拜禮今惟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若四拜恐
辱凡行類此有來從學者不納贊見之禮或極其誠敬
姑收之不動後或有過即以所收者還之辭而不教非
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于人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

天順口錄

六十七

其力多不能堪躬行實踐鄉人化之性時閨中盜起四
方搖動聞撫之貧者亦欲乘機劫富家變早覺之既曉
其富家曰宜散積糧於是皆從之一方遂安能自重不
妄交人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不立文字
則詠物適興習襟高遠九經史子籍天文兵法陰陽易
卜無不曉悉楊潯先生深重之兩薦不起嘗曰宦官
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吾可山人皆笑其迂
曾見詠桃一詩云靈臺清曉手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
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
方奇名公皆重其為人分送金多造其宅

選使轉傳州人明經如重山更音聲後族有
副以男婦數口由巡河南鎮將有解一方而類圖者上
謂前出巡者十數輩或過于刻或猛而嚴或貪而懦或
矜而眩或施而輕或奸而譎或愚而暗未有如傅者自
後繼者十數輩亦莫能及後選運使於河東清操甚著
多所建明創立學舍而儒釋其爲子第之秀者教
之選經科第人封述興天性至孝以母誓白在堂屢乞
致仕魚以輟疾雨足不能行

朝廷亦不釋然于任所士林惜其位不滿德云

予往蜀中考官恒以此心對天地鬼神平心應物以鑑

天順

六十

自比而物形莫適妍醜自分亦必詢訪于前方能如此
自謂默然者廢幾不枉或具過志未甚但量輕重責
懲戒憚之改過自新中間或有誤者自今分失于
寬況世無全才亦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者奈何小入
倘有不足者安知是非大抵去人之善不能無憾故也
以此觀之當推無憾者其誰曰所行無愧于心而情
不能無憾也第以於彼秋毫無犯不但蜀中士民知之
其山川鬼神莫不鑒臨而使清風于以何以自改又況
冥行妄作之人飽載而還者其真足自之憾又不知其
何如也

定西侯將貴起自行伍一卒之賜
將也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陣揚賊巢穴不操器械不
役一人親帶而行與士卒無異及臨戰陣必當先直衝敵
皆披靡子弟及士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用是往往取
勝其功也未嘗不親手擊敵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
以已之勢臨人而督略不較也不止於爲勇將而已威鎮
逆夷西無不降莫不畏仰而楚川之饋亦常察之名將
抑其次也

戶部主事王良機謀過入有御衆之才

天順

六十

文廟知名委署口外振帥威聲大振九軍衛有司無不
畏服一出境邊衛自指揮以下數百里來迎爲前驅負
弩邊將亦敬憚之英國公英有抗禮者出師在邊亦屈勢
相接後雖有尚書侍郎繼理其事者名位徒高入不如
此畏服也後與主事劉良邁怨相訟卒自其枉情乎位
止于斯以老疾致仕蓋奇特豪邁之士云

昌平侯楊洪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
功歷陞將帥能用奇兵如遇胡虜兵必擣其虛或出其
不意善于翽營胡人畏之呼爲楊王然自宣德以來胡
人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皆貴等來享使不嘗入

或或有機者不礙系之類或係或掠多不過百
騎少或十數雖已洪以此特立邊功大抵用譎道取
之泊正統十四年廣信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
無措關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後衛之必無是敗
及胡人得

上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難略不為意所
可可知矣後至京師適廣信之際人心為疑念以
隨之仍將進退將用之然不能使賊鋒得以疾卒然
在後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為一時之巨擘焉
洪尚書王陸山東人儀表颯重器宇渾厚初為給事

中奏對宏亮羅戶部侍郎得大臣輔立心忠懇有愛民
之心士民之與人相接開心見誠坦然無疑光明正
大雖政事非集未嘗廢學恆以不若人為耻書義有不
通者必請教于閣下先生後卒土木之難益有薦實君
子之風人咸惜之

洪一日與僚友宴於色之宜道歸老者亦在論及出身
高下其父大慙而歸謂其子宏輩曰汝兄弟當努力務
學求科目出身為汝父爭氣宏以此奮發遂登進士第
宏之宏初歸及出色見重于間者洪亦同選少自

江西人畏而愛之及任戶部聲名益著為人爽直愛通
和氣流于接談之際尤為厚于卿人寬亦繼為御史宏
子鉅又中進士任兵部主事論吾郡今世門第閥閱無
出其右也

先儒謂心有主則實外惠不能入心有主則虛外邪不
能入又謂有主于中謂實外邪不能入謂虛若以愚見
有主則實外邪不能入有主則虛不可言外邪不能入
且凡物安有虛而不能入者如人之身軀虛弱者邪氣
便能侵入蓋有主則虛以虛明而言於物無不照耳若
伊川之意謂心軀虛明主敬而言方可說外邪不能入也

吏部郎中常中孚出身甚微初為巡檢得異術能煮白
金凡寶玉之器有損者能補之如舊
宣廟知之召見試其術果然乃授是職每用其術必引
入宮內為之雖中官至抑者亦不可得造其處實資頗
多已而罷之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塞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
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
好戲命圖棋曰臣不會著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
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之實跡之也何陳公以此持正其終
未必盡跡之則君德可修天下可肥矣初

文廟命學士解縉評大臣十人如何縉每用公事斷之
有許黃福自餘五有得失人以爲確論且載縉傳

文貞本朝爲巨擘倒于宋公卿終有愧焉試以一二
較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

文貞必以造門者舉之甚至人舉所知自以爲不知而
祖之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彥博以府介攻已

彼謫再三中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已者爲輕薄生事
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所行何相遠哉

天順自序

七十三

胡順泰急流中勇退非有高尚志實不欲居筆筆下耳
觀其在鄉猶倚當道交聲勢自尊宜其地者避之不較

其于詩文有作即刊況又未至好處以此傳世果何益哉
適自暴其淺深而已

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改詩誰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
修輩俱在朝惟是修具示社請應天府學拜

宣聖遺像畢自爲贊繫於衣帶自縊于東廡下可謂從
容就死者矣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其有愧

于死者後縉爲誌士奇爲傳且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
死誰與爾父作傳識者笑之縉公不恥建文之難與唐

之王珪竊傲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其縉才獨高使
唐太宗其所論鍊並下于觀微若留丁

仁宣時事素必有可觀者士奇輩遠不及也
士奇晚年泥愛其子其知其愿最爲收德事者潘某郡

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與子
書曰某入說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千稷於是得書反疑

其入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鄉里故掩其所行以
此誣之士奇自爲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附譽子之

善者即以爲實然其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及被
害者連奏其不善於朝廷猶不悉加之罪付其狀于士

天順自序

七十三

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爲不善也已而有奏其入
命數十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

病不能起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憂後歲餘士奇終始
論其子于法斬之鄉人預爲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

高廟亦難受諫翰林編修張姓者能直言至不能容熱
爲山西蒲州學正例廢有撰表

高廟閱之識其名見其表詞有曰天下有道又曰萬壽
無疆發怒曰此老還諷我以疆道二字疑之即遣人逮

來引見曰送法司問汝更何說張曰臣有一言說畢就死
陛下有旨張文下許仕撰榜出經此阻謂天下有道

乃先聖孔子之格言臣謂萬壽無疆乃詩經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謂臣誹謗不過如此聞其說良久曰此老還嘴強放去竟不問左右曰謂曰數年以來終見容此一人而已

文廟過江之日初即位欲詔示天下問施廣舉代草者曰必須方孝孺召之數次不來以勢逼之不得已孝孺持斬衣而行見

文廟即命草詔乃舉聲大哭曰將何為辭勅左右禁其哭授以筆即授之地曰有死而已詔不可草

文廟大怒以凌遲之刑刑之遂夷其族孝孺受業於宋

景濂其文章涉涉議論波瀾東坡之才而忠義之氣凜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也

麓川初叛時沐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

朝廷恩威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

委成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孫柄之初乃逞其忿閣下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為耕守計振不從且與

兵部尚書王驥謀驥阿其意舉兵以驥督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寇首惡人終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為功驥封靖遠伯以次

援軍民疲憊始不可言後發其所冠音亦不可得而還

又有功陞秩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而

陞秩之俸又萬萬不可計皆出于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人以驥為功之首不知為

罪之魁也

予在贛時日南陽郡守陳正倫考績來見西老道及予

名西老欲一見陳公約予偕造予終不從自思此一見無他即是求知既而以事相關入問問知其名目詰良

又未幾孔口以祭人之文呈見予名嘆曰我不識此人

與予一見竟不姓與王文正惡人造門者不同也

予在學讀聖賢書知佛為異端同類有掛其象者即斥其非以為名公鉅儒決不知此後居贛時造軍宰宅見

正寢東嚴整一室疑必家廟門之則曰佛堂也不覺駭嘆又以為文章名世者必不爾既而見石首先生庭中

尚懸一幅視之乃觀音象也不覺失笑嗚呼人其入火其善果誰望邪

平江伯陳豫以白金半幣之類東西揚為其父作墓誌西揚却之不許因請辭蓋堅下得乃成半幣三分之一求于東揚即納而為之碑誌之書或曰西揚曰以平江

雖未識其人以予封爵非積德之厚不能致吾按狀而
發揚之必有官也故祖吾復為之以委督漕運而有行
實功績可紀所以發揚之若無可述者考備之過實
其所以取信于後世也吾何以金帛為哉予因思唐之
張說愛姚崇之玩物而得之盛為稱許之辭於碑銘有
陳下西楊者也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書有求問下議必問
曰東楊先生在不不知不在即曰凡議事未嘗不問西楊
之執古以斷不可行也已而卒斷于東楊然可行而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張說也每秋勅文武大臣赴靈臺密錄重囚自英國公
而下俱避避候二楊先生次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
可了東楊一問即決庶幾于路片言折獄之才舉國服
文廟美武鮮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
歸修回即胡廣等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九
太子亦計必參與焉或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輒獲安事亦頗有濟人
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僥人以為愛
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
人平冤者公訪而當官者亦不却其親但

以物與所無相稱附之者當以一分為率亦考其
一二或坐法乞救或在卑末旋必留意焉報者相繼而
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
不能肆正亦由于此大抵居仕途者安能一向逐意益
天有乘除之數默行乎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軻少年
榮華老必顯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東楊自入
仕即得君無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四朝
曾無數日之恙生榮死哀始終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
或者問氣所生而稟得完厚如此其補理之功在
文仁宣時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

天順

卷一百一十五

于拾君心之非引之當道則樂乎未有聞也
宣廟時二楊用事思天下之士不由已進退物方面風
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且薄吏部尚書郭璉
不學無術但以老成至此舉物今後御史知縣許在京
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
籍之風大作以賄露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遂罷御史
知縣舉保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于二楊之門皆由其
揀去取之權也西楊雖偏而無私也持公論當時天下
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張太岳前三楊相繼
而亡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移于中官三張邪正倒植

矣附錄山縣林拜南原祭酒張晉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望之者起敬嘗會食諸生稍有失儀者即侍罪不輕容也或有所稟嚴于對君之禮然待諸生少恩病者必以為詐務出而驗之因而亡者亦不恤也以故諸生一登仕途必遠之遇諸途若不識也徒悵恨而莫能自省對客善飲裴城伯重斯文或為設筵賓際罷必留敬宗再飲主至酩酊猶自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量何文淵守温州時應靜寡慾一郡大治當時浙守稱爲第一既而召爲刑部侍郎民有餽金者却之好事者爲之立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遂人亦未之知也後以故乞病歸正統十四年朝廷多事士大夫交章乞起之召爲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餘擢用人才之際詭譎之迹已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雖百計固執奈何攻之者衆目爲奸邪而暴其情狀終于斥去不能留矣向使病去不出作郡清名必然傳後不失爲廉謹之人今也雖得高爵而喪其美何足羨哉予在銓司時或所見不當者必面執之不行以此見忌泊平遷兵部若屬任其所行莫敢誰何竟至顛踣而後已

京師奏對宏壯京師奏對宏壯上掃之拜刑部尚書頗曉諳刻福建盜劫遂奏軍務往宣廟知之嘗宴臣懷命伶人作懼內賦以笑之中雖此而不能免也一日謁謁迎於家其妻拜畢呼子曰將吳中一軸誥來宣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歟翰林代草歟曰亦翰林代草也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且吳中一篇誥文正說他平生爲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間之雖患強笑容而已吏部侍郎洪興授人疎慢好褒貶人以才學自負夫言不慙自矜其高初爲主事督陝西邊稅而回見西楊學士大言其說施之法西楊不考其實異之薦爲侍講經進洎吏部侍郎欽力薦興衆知不可莫敢抗既而吏部驕矜愈甚士林咸惡之以西楊在不敢攻及西楊沒遂鬱鬱得病而卒士之行已當自卓立不可倚恃他人之勢一旦失其所倚遂至如此可爲戒也

平之加太子太保遷戶部然其結權貴士林少之又為奸則過矣但性猜忌利欲致精務施圖謀商賈微矣民或因弊亦不暇恤焉所學亦正言論風采動人懷下多暴怒僚屬不能堪大抵亦豪傑之士也

工部尚書周忱江西人初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十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先還與忱為侍郎世任之忱為人謙恭言若不出諸口謀慮深長一切破產岸為之虛心訪問煎煉衆論不一二年累欠數皆完案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服恤歲凶無慮歲輸京師之米甲於諸省朝廷每勞其能亦善於附勢中官玉振

天順日錄

八十

極重之官進其地者無虛日人得其所欲釋子見道者必往求之所獲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納馬得官士林以此少之

山東參政鐵鉞初為五軍斷事承對詳明

高廟善之字之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倚鉞而成

文廟

潛邸時有訴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數日獄未成

高廟怒屬鈇物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之未幾擢山東參政

高廟嘗至城下門外之月餘不待召而有致政者隨亮之以計報開門降用板假其入下之殿中其計後而出戰

又潮被其害甚知不能克乃棄去及過江盤位用計擒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軀至死嘗祭方已後恩忠烈不可說者惟餘一人而已平民有愧焉

張太后崩順天始并權正統某年順天奉天門殿賜吻勅羣臣言得失於侍講劉球上言一事一言主上宜親政務難不可移于下振覺之怒以錦衣衛指揮馬順

天順日錄

六十一

為瓜牙令以他事牽之陛前拚去球不知所謂見刑但曰死訴

太祖太宗遂去解其軀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竟附順子數順之罪順頗不安命縉流誦經度之振既得獲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微譏見諫始懼兵部尚書徐禧工部侍郎王佑檢邪小人背開炮附之路百計勸動極盡媚媚之態遂宣言于衆曰吾輩以某物相送振遂大喜以為故已得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得者為慢已必得禍報聞知益惧皆具禮進見從此以為常初惟府部院等大臣以後百執事俱行在外方而俱見之

當朝觀日大開其門郡邑庶幾能具體者無不進見以
百金為尋常重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而出由是以庶
者為拙以貪者為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
利如水去隄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太息而已
宣德間吏部官屬多因請託而得蓋以承平之世官於
此者享富貴而人亦多羨慕故也正統初予以進士選
驗封主事人亦多羨慕初不知者疑其必有為之先容者
已而察其出入公道方審選時尚書郭璉侍郎鄭誠命
予作詩以事奉為題予作七言八句一詩亦不知其何
如也既又命在戶部觀政訪予平日為人如何予不知
也命下之日予方悟其作詩之意有在但以孤寒之士
與富貴氣象之人並處雖不相類予惟發憤自持彼亦
不敢慢焉文選郎中吳敬自重自高閭閻官僚莫敢與
之抗禮而效勤謹事者皆然予惟以正道接之不諱不
慢又之及重予為人而見許焉予同司員外李源凡百
專取利予見勢不可與較惟閉門看書而已源恣氣乘
予屢變安然已而勢去却相親厚予亦處之如常予每
自謂未必於已無益也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自可有
動心忍性之意且以此為好學而有手不釋卷之
推正孟子所謂不虛心也

宣德初學士楊士奇等以方面入職亦任吏部自承平
盡得人乃今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為美
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
感景泰初連薦此例乃從吏部自擢時予在銓同乃時
吏部郎署年深者第其才之高下為一帖御史為一帖
給事中為一帖而京省附之者面有缺憾此帖于尚書
王直而對兩川之附書後皆之其推用之時人皆不知
命下令人傳旨於各官各官舉時有九年將滿
者以自守不願於人吐為奔競至此不得已而亦
入之門况其素行奔競者會舉去退其所舉之人已
不知之不待
命下而職位地方無不曉悉且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
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者其所舉之人官亦大
以此與論不平及吏部自推較短量長多愜輿論然各
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為國之心豈有不無但
各出于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雖不能盡知其入却出
于公道故也
景泰時少保于謙在兵部侍郎項文曜附之內議患其
黨比欲因事以開別用特正者佐之會予被薦遂轉兵
部遷文曜於吏部復計何文淵言官勅其嚴邪願于謙

力保存之已而謙致文雅卒見斥謫當時以文雅為干
謙安士林非笑之每朝時漏時文雅必附謙耳家言不
顧左右相視及退朝亦然行坐不離既在吏部亦如是
王直先生一雪謙初甚軍機之已而波文雅諧毀
以為無用直謙遂慢之謙初嘗謂子曰東王先生君
子儒也可也直每經進之宴得連坐必與之相勸多
飲數杯及轉吏部之後忽謂子曰吏部若者如何
不若歸子曰言幾次矣朝廷不允謙曰第無實意耳子
曰其意實謙曰果有實意病臥不起一兩月必放
歸矣予謂老先生至誠使之假臥必不肯為後漸聞其
所諧之言方知謙之不敬王先生乃由此耳當時文雅
亦有代為之意謙知之未遂其謀也

天順日錄

八十四

天順初衆議薦予入內閣翰林黃諫即來見予曰恭喜
先生入閣予曰此何喜也諫曰何謂不喜予曰昔寇準
問王加佑外議如何對曰文人早晚入相以我觀之不
如不相之愈也準曰如何曰文人負天下之望即入相天
下以太平責之丈人自料居臣事若魚之有水乎雖深
服之以為高見遠識今雖無相猶以入閣為內相時事
如此入閣何為未見其可喜也

翰林院賓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又

所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申皆委靡骨純浮薄之
流無由而退曰

上欲時通地宜修頒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
可居此托詞建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于

上令吏部降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無不自遂翰林於
是為之一清

初景泰不讓國富貴者回起異謀學士王文與太監王

誠謀欲取泰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泰病

至太監與安撫群臣請復立東宮會謂

上皇子國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

天順日錄

八十五

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鎰乃曰既退不可再賢始覺

其有異謀也文又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

意在誰賢也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早選元良人

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驚其說于石亨輩曰王文于謙

已遣人齎金牌勅符取泰王世子去也即于十七日早

奉兵入朝詣南城靖

上皇復位是時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

說於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行拿數人掌兵者

其謀也

上皇中官吉祥傳見景泰白干

太后傳勅旨與中書省議以王文華為大逆奸惡
然王文初謀于謀賊未必知事輩不過曰于謙平日為
總督軍務一切兵政事而行之事不得遂其所私乃乘
此機而圖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
知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
多非其罪乃曰臣等捨命舉此大事以為有往獲之功
上盈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
福冒濫官爵恣情妄為勢頗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預
亦與迎駕之謀特命入閣有預以陳附輩在前不得自
專乃助亨除去權輩未幾有預亦為亨所嫉而出之人
以為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之好還矣
景泰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委其左右於閣下
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輩惟知感惠遂以
太子為可易於是假以外僚陳奏謀易太子乃會文武
群臣議其可否有執以為不可者即以利害怵之無一
人敢異辭于是擇日立之即以宮僚黃秩付之閣下任
其所取文武大臣與者十七八自公卿而下數十人為
太保者十人名爵之濫一至于此惟賢等侍郎四五人
不與一易之後人情憤然不平食其祿者楊揚自以為
景泰下此詔者已知其非善後之計已而天道一還盡

天順日錄

八十六

景泰初子進上正太子策其乞留中朝各省覽身
心之學不省竟然其是日戶利給事中李俊目大異
一言遂曰考其言有謂
此奏却將子公奪取入勝寫一本其言甚高書
中見之嘆息一日見子曰吾讀宗廟儉一書公欲下決
乃逐條為前件以為當留意行之本謂尚書文淵閣
之東橋一有曰忠鯁之言也少保子
言者南京祭酒陳敬宗曰聞其題目知為至矣後願
君鑒于群臣予復錄二十二君善行每君不過三四事
最切要者乞錄而行之景泰覽之亦不省曰此奏欲何
為中官王誠曰欲
上學此數君耳乃頷之但流于荒蕪不復介意
王大夫行已交人不可不讀徐有預素行計公者少
而所交者亦然及其當通予輩時公以助之有以遂政
前職不復相私其所交者皆以平昔素情之故其
意遂以有預為政常從而議其短長其意亦未嘗
公道言有此乎

兩燕對錄序

弘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朝食
馳至閣丞呼曰

宣四先生叩其故曰不知臣溥臣健臣東陽臣遷臣具
衣衾至

文華殿叩頭畢

上曰近前於是直叩

御榻司禮監諸太監皆環跪於案側

上曰看文書諸太監取本付臣溥臣健又分置朱硯朱
筆授片紙數幅於臣東陽臣遷每一本

上曰與先生輩計較臣溥等升畢相與議定批辭以次
陳奏得免乃錄於紙上以進

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皆應
手疾書

宸翰清逸畧無疑滯有山西巡撫官本

上顧曰此欲提問一副總兵該提否臣溥等對曰此事
輕副總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下三人可也

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耳又禮部本擬一
是字

上曰天下事亦大還看本內事情着止批一是字恐有

遺失因取本閱之則曰是只須一足字是矣又一本
臣健奏曰此本多事多臣等將下細看擬奏

上曰文書尚多都要一看下去也是閒就此商量並不
好皆應曰諾

上指餘本謂左右曰此皆常行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
乃皆叩頭退

上復顧左右曰喫茶也

文華門尚膳監官捧茶以俟帝太監喜曰茶已具矣蓋
特出急

召未有宿辦也自天順至今四十年

先帝及

今上之初間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經筵罷有此
召因得以窺

天質之明睿

廟筭之周詳

聖心之仁厚有不可測量者如此且自是將將以為常
故謹書之以識事始云

十三年六月

召至平靈

上出諸書提督官辭任本各議去留臣健等請

上裁決

上取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輝惠安伯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如何臣健等皆應曰

聖覽極當皆擬旨訖

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益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臣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勝劉福

上意亦以為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演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濤代之因問濤如何臣健等皆應曰濤在湖廣甚好臣東陽曰此新有貴州功

無對錄

上曰然則令兼管神機營臣東陽曰譚祐掌神機營又但係伯爵若與濤同營即當為副濤雖侯爵但新自

外入若令管五軍營名在張懋次而令張偉副祐似於事體稍便

上從之即令撰手勅藤是日司禮惟諸太監在侍餘無

一人在左右者於是扶安李暉舉小紅卓具朱筆硯臣東陽錄藤以進

上親書手勅成付司禮監官臣東陽復奏曰今邊方多

事上留意武臣親賜點陟臣等不勝瞻仰首叩頭出

已召兵部尚書馬文昇等候於左順門候勅出行之十七年三月十六日

大行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夜

上御西角門朝巡道內官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

至門內扉遂閣

上帶翼善冠素服腰經綵履御殿閣素帷起立牀前左右皆屏不敢近臣健等叩頭畢欽詞奉慰

上顧謂曰先生聖上來臣健等皆至極內

上曰為慶廟事與先生輩商量臣健等仰奏曰昨蒙遣太監扶安諭示

無對錄

孝莊廢皇后葬不合禮欲為廢正此盛德事臣等仰見皇上聖孝高出前古不勝慙慕

上袖山

裕陵圖一紙指示陵門內有○隧道其一西行北轉而至首焉

英宗皇堂虛其右墻而中有道可通往來共一東曰北轉而至首焉

上曰此堂相去可數丈中階下通因曰此大非

陽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

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都是內官欺的自當

有幾箇識道理的昨是成化年彭時姚瑩並奏章奉
朝大臣都忠厚為國如此臣健臣遷對曰

英宗皇帝嘗有遺命錢后與我合葬大學士李賢記在

閣下

上曰既有遺命當時奈何建臣東陽對曰臣等聞當
時尚有別議故奏曲在此恐非

先帝本意

上曰先帝亦其不繼已耳臣等奏曰誠如

聖諭但今日斷自

聖衷勿憚改作則天下臣民無不痛快垂之史冊萬世

有光矣

上曰欽天監言恐動風水朕不以為然臣遷對曰陰陽
拘忌之說不足信

上曰朕已折之矣今日臣等奏言不為動風水乎

皇堂不通則大地告塞臣以指畫紙曰若如此通通則

風氣流行惡得言動極一誠誠心為之料亦無害臣

東陽贊曰

皇上念孝誠可以格天言無不測臣等言力贊曰

皇上所見高出於常言誠可謂神矣

上曰此言不勝對聖之德臣等當建等奏曰先

年矣已定

慈懿太后居左今

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稱

裕陵配享

英廟日引唐宋故事為議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

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三后宋亦有三后並稱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為非禮臣遷對曰彼三后一

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

上曰事須師古求世鄙陋事不足學臣東陽對曰

皇上當以堯舜為法

上曰然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有意變僭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己之私

情耳

錢太后乃

皇祖母古正后我朝

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稱乃從朕懷起思後本

難紀無紀極耳且

奉先之祭先主輩尚不知

英宗皇帝止設一座每祭飯一分此一事而已臣等

言卒下解

上意臣應曰唯世遺思之蓋止容二分而

孝慈尚未配食也

上又曰孝穆太后朕生身母上尊稱爲皇太后別祀於

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備寬意欲奉

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

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臣

等皆奉旨應

聖意蓋謂

今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也臣東陽贊曰

皇上言及

上

孝穆太后右見太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也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之意又違群臣會議會議猶可未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固重而

祖宗之制爲尤重耳臣東陽對曰

聖見主張得定臣等無不奉行

上曰朕亦難於降旨先生輩是朕心腹大臣好爲慶置

臣健等曰頃下禮部令各官議之

上曰雖多官亦不敢主張仍須先生輩爲之耳臣健等

曰容臣等計議上聞

上曰先生輩辛苦且回去辦事是日

上稱心腹者三呼先生者以十數臣健等感激稱謝皆

叩頭起

上前下板階顧內官啓扉立送而出時

等議議已進奉

旨撰冊未上

几幾臣健等乃具題本稱當時

先帝遇天下難處之事群臣爲委曲將順之詞或者不

能無疑乞

上

初禮部會集多官再加詳議次日朝退

上起立呼內閣臣健等至煖閣帷前立問曰先生輩

日所進題令多官會議是幾箇衙門臣健等對曰即

前日進議議者臣東陽歷對曰五府六部都察院通

政司大理寺及詹事府翰林院言未畢

上遽曰有翰林院最好考據古今典禮須用翰林院

又曰有科道等官

上又曰好少頃曰別無說語曰去辦事蓋是日等爲翰

林間也自是每

上入則起立呼內閣中書各官

上袖出會議本圖曰此事如何臣健等對曰議付廷臣東陽奏曰未知

聖意如何

上曰先生輩如何說臣健等對曰正是古禮

上曰仍稱

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等稱爲當

上曰如何批答臣遷對曰須說得委曲臣東陽曰要見是重事

上曰然

洪武

九

宗廟事重要見今後世子孫崇奉不缺之意此本隨

如書下來臣東陽曰臣等領去臣健亦云

上即以本授臣健復目送而出二十二日復

召

上袖出奉先殿圖指示曰此與太廟寢殿制一

祭薦皆在此又指其廊間有門通西一區曰此

殿也舊爲神庫今廊廡及井皆未動又指其東一區

別爲門面南五間東西廊各五間曰此神厨也然於

此建廟可乎臣健等皆對曰此地最便臣東陽曰

未知聖意如何

寬窄有數因指其房小字曰東門一殿又指其
十丈後有墻墻之後爲米倉蓋穀之奉於
及八尺皆請曰墻可展否

上曰須展之其西偏有井亭亦須去之耳又曰欲

孝穆太后併祭於此如何臣健等皆對曰甚當再

對

上曰位序如何臣健對曰

太皇太后中一室

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

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臣東陽曰

洪武

十

太皇太后居中乃可臣東陽曰會議本未知今日可出

否臣東陽曰外廷瞻仰此本已數日

上曰正爲廟地未定今既定即出矣皆拜出如前二十

五日

御批云此事重事禮部詳議卿等格考古制及

祖宗廟制既已明白都註議特建廟奉享仍稱

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

定制於是中外翕然稱爲得體蓋自仁宗之後下

接者已閱八年

龍顏溫霽

天語周詳視昔有加而明習國事洞察義理懋懋以

宗廟綱常為已任益非臣下所能匪決矣後

陵事竟不行蓋欽天監以為歲發在北方尚不利內官

監亦謂事干

英廟陵寢難以輕動而

聖意終不但已乃於

陵殿神坐移

英廟居中

孝莊居左

孝肅居其右云

燕對錄

十一

六月北虜小王子遣使求貢甚急大同守臣以聞已

許二十人入貢既而不來六月間走回男子報虜有

異謀內閣具揭帖臣東陽親書以進乞會同司禮監

及兵部尚書照成化年例於

左順門詳審時臣遷在告二十二日

上朝退召臣健臣東陽至暖閣

上曰虜情請許今令大通事領走回人先生輩可密切

譯情通事且勿使近前臣健等對曰其人若能通漢

語則不煩通事

上曰然各港關糧草須與總大算說用心整理臣東陽

對曰昨日兵部奏請差官整理正為此臣健曰雖無

此事亦當整理况有此聲息尤當預備

上曰然整理得亦是好事臣東陽對曰今邊關兵糧實

是空虛不可不急為之備

整點贖征

上又曰看劉大夏用心整理臣健奏曰京營官軍亦須

上曰然臣東陽對曰京軍亦不可輕動亦不可不整理齊

備臣健奏曰京營總兵須要得人

上曰往年如遼安伯陳諒成山伯王革章已退二三人

矣今如張懋等亦可臣東陽對曰退者甚當今總兵

官管事固可領兵則未知如何臣健曰須用曾經戰

陣者

上曰未必要經戰陣但要有謀畧耳臣東陽對曰

聖諭甚當有謀畧與經戰陣者須兼用乃可耳但京營

官軍有名無實初設團營時有十二萬今消耗過半

前年選聽征一萬及再選一萬便不能及數矣古人

云足食足兵今食不足兵亦不足臣等每思及此寢

食不安

上曰軍士須管軍官撫卹不可剝削臣東陽對曰誠如

聖諭但近年官軍做工太多既累身力又陪錢使用

南輪班皆過期不至正為此耳

上曰宣德以前軍士皆不做工內官監自有匠人云云此句聽不能悉東陽叩頭對曰

皇上明見

朝廷養軍本以拱衛京畿不為工役今後工程望乞咸省不令軍士受累養其銳氣庶幾愈有濟

上曰然又曰京營軍士都督劉大夏用心整理先生輩亦傳得旨可以致意語之曰健等對曰諾臣東陽仰奏曰兵部不務不盡心若有議擬乞

皇上斷而行之

燕對錄

十三

上曰然又曰壩上強賊十分猖獗可令劉大夏設法擒捕比山又有捕獲山王者據險為惡軍殺近地不可不除此患先生輩亦嘗聞之乎臣東陽對曰亦嘗聞之昨日兵部奏差京營指揮二人領官軍五百正為壩上強賊而一應併諸賊在其中矣

上曰須揀好軍好馬去方可了事皆應曰諾

上又曰先生輩是腹心大臣有事須說如昨日所進揭帖不說時朕不得知臣健等皆應曰諾臣東陽又仰奏曰臣等有所聞見固不敢不盡心陳說惟望

皇上斷而行之耳

上又曰然既而曰先生輩即去轉事

左順門會審是日男等一人云在房中聞有議者欲捨

費襄黃囊者謂京城也又三人云系順衛頭目阿兒

乞樹鎮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手與一小女寄養

似有引誘及冠之跡各具揭帖以聞二十四日臣健

臣東陽臣遷議進禦廣事宜又以兵部奏差建臣整

理邊關報缺之擬廷侍即顧佐往大同宣府郎中

等官分往各關預為計處二十五日復

召至煖閣

上袖出所擬

燕對錄

十四

指顧佐名曰是嘗差於事力最弱恐不能了北臣健等對曰戶部尚書秦紱行取尚未至左侍郎王儼可用但見署印故臣等擬差右侍郎惟

皇上裁擇

上曰王儼固好但掌印須留管家當顧佐亦不必動凡有事二人商議乃得停當各衙門官先生輩知之可

惟有才力者不必拘定戶部又曰各關可止用一人

恐官多民擾皆對曰各關相隔甚遠非一人可了巡

關御史亦是二人若無郎中二人亦可耳

上曰然臣健等退擬管倉侍郎陳清刑部右侍郎李士

實以進三十七日

內批大同宣府左副都御史關仲宇各關隘

參議洪偉七月初四日復

召至煖閣

上袖出大同鎮巡官本言虜賊勢重近又掘墩殺軍

綏遊奇兵累調未至乞為增兵補焉情詞甚急

上曰我邊墩臺賊乃敢害我軍皆我赤子乃敢殺我

彼被殺者苦何可言朕當與你主京軍已選聽征二

萬頃再選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啓行

臣健等對曰

燕對錄

十五

皇上重念赤子一言誠

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

上屢申前論臣健等對曰大同亦未嘗請兵

上指其奏曰彼國云云等語於前已蒙上諭天兵臣

東陽對曰用兵事須令兵部議奏

上曰兵部既有新例亦不敢擅自開關請兵須自

朝廷行之耳臣遷仰奏曰邊事因急京師右重居重臣

輒亦須內顧家當

上稱兵部臣東陽奏曰近日北虜勢甚急前經河川

臣等亦曾慮及前賊在河川時臣等亦曾慮及前賊

不知何處候候有警應舉而兵軍出大同亦非

顧彼失此須少待其定機所向耳臣掘門備兵大

同險速本鎮而可委務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收

為切近誠宜急應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臨

期失機臣對曰

聖慮深遠通選京軍三萬令兵部批委領軍官臨

期酌量地方事勢具奏定奪臣等謹三日

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而論出師之意大夏力言京軍不

可輕出

燕對錄

十六

上曰

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對曰

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良有馬又有好將官所

以得利今糧革缺乏軍馬疲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

玩於法令不能殺賊亦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

無益大憲與內閣議同

上納之師乃不出

十五日朝罷

上召內閣來臣健等隨至煖閣

上曰劉宇在大同盡用心近又慮河川難守欲行令

鑒品字密及以新製鐵子砲送與備用亦是為國可
量與恩典以勵人心皆奏曰未知

聖意是何恩典

上曰陞官亦可以賞賜皆應曰諾臣遷曰與
勅獎

上曰然則劉宇獨奏今難獨賞吳江陸閣亦
皆用心防禦辛苦可併賞之皆應曰諾

上又曰遼東張天祥事亦是大獄今欲令明白臣遷對
曰張天祥已死矣

上曰天祥雖死張武尚坐死罪昨張洪又訴冤抑臣健

等皆對曰此事係御史舉奏法司會勘張洪訴本又
該都察院覆奏今巡按御史密勘矣

上袖出東廠緝事揭帖云已令人密訪其情如此當時
御史王獻臣止熾一指揮告誘殺情詞吳一貫等亦
不曾親到彼處止憑參政竊舉等勘報事多不實今

欲將一千人犯批解來京令三法司錦衣衛於午門
前會問方見瑞的皆對曰如此固好

上以揭帖付臣健曰先生輩將去整理臣健等退其
帖云都察院本既已批出東廠揭帖又不可抽行
待會勘至日再議十六日

上今大臨陳寬等於
左順門

聖意今擬行施行臣健等因係論此事衆所共知公論
難掩

旨改命於事體大不安寬等不肯上且各有執辦健
等退爾其揭帖云臣等非敢固諫似命已由今別無
事由梓然改命恐非

朝廷大公至正之體變事不諱請仍舊會勘至日施行
十七日朝退

上面召內閣兵部來至門上兵部選領司理刑官畢

臣健等入至暖閣

上盛氣曰張天祥事秘密未行先生輩昨所進揭帖祇
合親書密進如何令書辦官代寫臣健等皆叩頭曰
東廠揭帖臣等已封定不曾令書辦官見之

上曰閣下揭帖內乃有批解來京等語此事尚未行且
欲解京者正欲明白其事先生輩因以為不可行何
也臣健等對曰臣等非敢阻解京但無故傳

旨事體未便該欲少待會勘耳

上曰此事已開書三次因謂非即書對曰此事已經法
司勘問當公卿上奏及取信

上曰先生輩且未可知如此說法司官若不停當其身則
尚未可保又可信乎臣東陽對曰士大夫未必盡可
信但可信者多其負

朝廷者不過十中一二耳臣選對曰事須從衆論一二
人之言恐未可深信

上曰先生輩此言皆說不得此是密切令人到彼處體
訪得來誰敢欺也皆對曰此事干證皆在彼處恐勞
人動衆耳

上曰此乃大獄雖千人亦須來若事不明白邊將誰肯
効死臣健等皆曰賞罰朝廷大典正須明白若布功

不賞有罪不罰誠恐失邊將心無以壓服天下臣等
愚見無他正欲

皇上明賞罰耳

上曰賞罰事重朕不敢私但欲得其實情若果係撲殺
貪功啓釁豈可縱之若果有功被誣須為伸雪語又

龍顏少霽曰須傳旨行之皆准而出一日復召

上從容問曰昨因張天祥事先生輩言文筆臣健等不負
朝廷亦不應如此說臣健等皆對曰臣等一時愚昧耳

法度者臣健等皆對曰臣等一時愚昧耳臣健等亦
天威臣東陽曰臣等非敢謂其皆不負國但負國者亦

少臣選曰文官負國者臣等亦不敢謂其皆不負國
處置

上笑曰亦非謂庇護但言其皆能守法則不可耳因謂
此事當如何發初欲傳旨先生輩謂別無事由猝然
改命猝者暴疾之意此亦未為猝也如是者再皆應
曰臣等見都察院本已批出無行只欲事體安穩耳

上曰緝訪之事

祖宗以來亦有舊規今令東廠具所緝事題本批行
對曰不如傳

上乃令擬旨以進是日
龍顏甚霽蓋以昨日之論大嚴故復示寬慰如此

七月 日召至煖閣

上問吳舜玉蓋吏部都察院已查考察案卷今當有處
置臣健等請曰未知

聖意如何

上曰吳舜事情尤重可令為民王蓋冠帶問住臣健等
同奏曰似太重

上曰吳舜事重除冠帶問住更無處置臣健對曰吳舜
令冠帶問住王蓋對品調外任足矣

上曰王蓋調任亦可與外不謹自該開任又查有許多事情若究竟到底難輕貸今須令為民王蓋亦須令開任耳臣東陽對曰吳縣事縱使查勘得實亦不過不謹恐亦止該開任

上未許臣健曰王蓋似輕臣東陽曰王蓋乃秀才時事耳

上曰王蓋已考作不謹若止令調任難為考察衙門體面臣健曰大臣是

朝廷心腹言官亦是朝廷耳目

燕對錄

二十一

上曰固然但憲綱明開不許風聞言事大明律風憲官犯罪加二等皆

祖宗舊制近來言官糾劾大臣多有不實亦須略加懲治以警將來臣東陽曰科道以言為職古人云言雖不當亦不加罪

皇上一向優容諫官未嘗輕易罪譴天下人稱頌聖德正在此

上曰在平時或今後言事自優容之此是考察事體惟但已耳終不許乃退復兩擬王蓋以進竟從初命行之

八月二十五日

召至城闕

上曰

孝莊皇帝后神牌昨已造完內臺擇在九月初四日

奉安

奉安禮畢後神牌已造完內臺擇在九月初四日

奉安

奉安禮畢後神牌已造完內臺擇在九月初四日

孝莊在右今當奉請

英祖居中

燕對錄

二十一

孝莊居左

孝肅居右欲傳旨令欽天監擇日遣官行禮可撰祝文

臣東陽奏曰神符向似已安訖

上曰尚未白以

孝莊當在左近有一門似未便乃今以靠壁移後五尺

今始移矣又曰昨今禮部禁服色今可傳旨與鄭旺

趙鑑嚴加緝訪內府令鄭旺緝訪蓋近來風俗奢僭

不可不治耳臣健等復奏曰內府亦緝訪最光

上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倘不敢僭為內官不知道

理亦多僭妄皆對曰誠如

聖諭臣等不知內府諸事

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

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

均為不可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安

黃等色皆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

不必禁乃內府人不許用耳皆諾而退

二十六日復

召叩頭畢臣東陽奏曰劉健今日肚腹不調不曾進菜

既叩榻

上曰昨先生輩題

神牌臣東陽對曰已題訖矣

上曰欽天監已擇九月初四日奉安可寫儀註來皆應

曰諾

上又曰昨所言服色事須寫勅鈐鄭莊趙鑑綠莊等原

勅不曾該載此事故須特降一勅耳皆應曰諾

上曰昨旨內有玄色黑綠綠物皆人間常用之服

不必禁之臣遷對曰乃玄色黑綠耳

上又曰黑綠常服禁之亦難正不須諱乃臣等謹而

召

上曰初四日奉安

神牌須用儀註并

九廟祝文可寫來臣健等皆諾而退蓋自論張天祥事

後至此一再見

天顏始開霽始故云

十八日復

召臣健奏曰謝遷有瘡疾註門籍

上曰吳一貫緣事被提可差一人代之皆應曰諾臣東

陽奏曰須再令兵部會推否

上曰邊關事急若下該部未免展轉數日只先生輩推

二人或徑寫一人亦可因論曰謝先生瘡疾可傳朕

旨令善加調理今便令良醫往看也臣健對曰亦不

甚重臣東陽曰止是昨日未入一二日亦當出也

上問曰是何瘡疾臣健對曰止是癰瘡因抓破作痛行

步未便耳

上曰癰瘡不害事亦須從容調理數日出來辦事方委

托先生輩也皆叩頭謝是日朝退臣健等具以

聖意諭臣遷不移晷而遣醫至矣

二十一日復

上神山大同總兵官景江本授臣健曰其江奏欲以軍法從事昨所擬似太重恐邊將輕易廢棄終之漸皆未敢應少頃臣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效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徑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臣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臣健亦力贊其說

上復中前論臣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

一二十五

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以止依所奏足矣

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為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於首意說出乃為重耳臣健曰今遵

聖諭此答仍用一是字為宜且軍法亦不專為殺賊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

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

三十日

上諭曰先生輩可做一事甚如今各邊賊賊功次待

收御史查勘多有經年累歲不肯奏報或全病故不沾恩命無以激勵人心可酌量地方遠近定與限期若有過違令兵部察究臣健等皆奏曰誠有此弊上曰此恐是都察院行臣東陽對曰兵部亦都察院轄行御史

上曰然少頃又曰昨日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刻機講陳善開邪陳宇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數陳其說乃可皆應曰諾臣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

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

燕對錄

一二十六

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臣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

上曰然臣健曰

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臣東陽曰今年

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

聖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似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為不若於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討也皆復跪而出是日

臣等以昨所傳未的恐諸官因此有所觀望故
特示詳悉如此蓋

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諷頌之習加以錫
未嘗少忤又聞此

諭益知

上意所嚮云

弘治十八年四月丙戌日臣東陽病起已踰月

上召至煖閣袖出敕本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

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鎮巡官臣健對曰昨所

擬已是切責

燕對錄

二十七

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與當章者皆責在鎮巡今都不

見奏報更須加緊督應曰諾

上又指二本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

臣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

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

者但不多耳臣健對曰固然

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出律出律者非止一人臣健

等對曰季麟亦是奸官

上曰然洪鍾在劉州時以潮河川間山欲損人命故入

論之不已臣亦對曰洪鍾亦奸來東陽曰奸臣

臣等言張撫平誦大臣要山正有等語臣等平誦
之行常退臣亦無指實難進臣健曰

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足

上曰若大臣有曠職壞事者誠宜懲以示戒今亦無甚

不好者須皆留辦事耳臣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者

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繫云留若

辦事即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出有奸者似不能堪

上笑問曰然則先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

舊辦事可耳

上曰然又指一本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

燕對錄

二十八

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為處

置務使通行臣健等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

賜折俸之類在下如監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

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

非道理臣遷對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

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二三

日即濫使如故

上曰何故如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

上曰今須嚴禁臣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皆

工料得不償失亦是自司不肯盡心管止如此難

上曰然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

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

其餘若心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臣東陽

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關中徒有其名商

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臣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臣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

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臣健等又言

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

稅課

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臣健因奏曰臣

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帝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臣遷等

上曰然明日計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大事臣等

始盡商賈不行各邊關中雖多金銀亦用刀部便通

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所當來說於是中

外稱慶知

上意勵精思治如此是日

天顏甚霽問答詳悉詢然宋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

見也

十六日

召至煖閣

上問曰昨管河道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書二冊題

曰均徭則例又擅革校趙夫役看千名陸偁為御史

奈何寄入私書於理不當且大校係是舊制何得擅

減臣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寄亦是則例

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臣健對曰內係事亦須御史

所管

上曰何為不奏臣健奏曰然則罪之乎

上曰今日陸偁已見姑令回籍縱下罪罪亦須簿下

戒書應曰諾

上曰授遺胥扶安李璋捧筆現職為翰林院庶吉士
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勸誨他出來
讀些書輔導他做箇好人臣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
等敢不盡力

上復加慰諭而退是日雖在倉卒

大語詳備累數百言不能悉記而其重且大者如此臣
健等出至後左門調書傳禮部行之戴義送出東角
門而入越一夕而

龍馭上賓矣追念

先皇帝簡任眷遇之恩顧託委付之意誠古帝王所不

無對策

三十三

及俯仰之間已如隔世叩地籲天無所逮及可勝痛
哉

弘治十八年八月 日講畢出至文華門

上遣司禮監官

召臣健等便至暖閣問曰昨差承運庫太監王濟罪果
往南京浙江織造贖等長蘆鹽一萬二千引戶部止
與六千引半與價銀今可全與臣健等同奏曰與鹽
六千又與半價已自足用

上曰既與半價何不全與鹽引臣健等對曰戶部亦是
轉節用度耳

上曰該部既要節用何不留此半價却將鹽引與之聽
其變賣豈不兩便臣健等對曰價銀有限不若鹽引
之費為多

上曰何故臣東陽對曰鹽引有夾帶且如有引一紙便
夾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

先帝臨終銳意整理鹽法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為遠
慮

上曰若有夾帶事發

朝廷自有正法處治他臣東陽對曰此輩若得明旨便
於船上張揭黃旗書寫

無對策

三十四

欽賜皇監字樣勢敵短赫州縣驛遞官吏稍稍答應不
到便行細打只得隱忍承受鹽商竄戶雖喫虧到底
誰敢聲說所以不若禁之於始臣健等亦共言之

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只是幾箇內官壞了譬如十箇人
也只有三四箇好人便有六七箇壞事底人先生輩
亦自知道如是者再言之蓋是時已有先入之說矣
上復謂此事務要全行臣健等奏曰容臣等再去計較
因叩頭出殿中司禮監官追達

聖意亦答云已奏過再大計較監官遲回奏云先生輩
已承行矣臣健等至閣復具揭帖力爭請止從前明

日內批出止與盤六千引如戶部議云
正德六年四月十三日諸畢後

召至煖閣叩頭畢

上手取會試錄一本付司禮監太監張永授臣東陽等
內有白紙票粘於紙上者三皆指摘所刻文字錯誤
處

上曰今欲別有施行但念衙門體面恐不好看但與先
生輩知之耳臣東陽捧錄叩頭出至煖閣門外留其
案上少頃永令內臣送至閣是年大學士劉忠素跪
辭疾未允強起主考試事出院後即乞省墓已得請

是日

燕劉錄

三十五

陸辭聞此事而去比抵家復具疏乞休致蓋已有先入
之說矣

正德六年八月十日流賊劉士齊齊名等肆亂北

畿方擁衆北向京師戒嚴

上命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
固安甚急

上召臣東陽臣廷和臣儲至左順門內

上南向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山恐緩不及事適令兵部
臣選陸完等令東可否東陽等對曰甚當且行未

一二日內可至臣東陽復奏曰聞賊船在水不
危地似來送死官軍併力擒之不難但恐人心不能
齊一向來累失事機正坐此故今官軍在此賊在南
奔逸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臣東陽對曰今須亟勅
東南諸將令嚴謹備以防奔潰若有意外查照地
方連坐鄰境不許互相推調務在萬全

上曰然先生輩宜用心辦事臣東陽奏曰臣等敢不盡
心但今盜賊充斥臣等不能運謀設策致屢
聖慮俱含有罪

燕劉錄

三十六

上曰只用心便是臣東陽復奏曰此賊亦是烏合之徒
但願

朝廷賞罰嚴明諸將効力必可成功

上慰諭令返臣東陽因復奏曰年衰多病累歲

蒙矜乞卽令終強供職實不堪勝少待事情寧靜
再陳乞下臣廷和臣永遠奏曰今已愈矣

上汝加慰諭因曰卿等近日有年酒之

賜云

恭題

明良集後

我

太祖皇帝得天下之正。

賢于殷周治天下之

法則監于虞夏殷周

漢唐宋而損益之者

也。周自武成之後迄

于昭王僅三百年。楚

澤之沉諸侯視天王

如薛梗焉故曰霸室

之卑。自昭王始封建

之窮也。漢鑒秦敝壞

地過制。唐宋鑒漢聚

族京邑均以貽憾。我

祖皇帝藩封之制蓋取

諸周祿而不流蓋取

諸虞萬世之衷極也。

周自二南而降風既

漓而益卑矣。是故觀

諸諸見於魯夫人而
敬皆賦觀諸公子頑
於衛宣姜而牆茨作
晉君之內有四姬焉
倫理蔑矣周宗姓也
懿親也王化基始也
四國示瞻也若而閨
閨而曰周之治教天
子公卿躬行於上皆
可師法其然乎其然

乎故曰周之風二南
而下無觀焉哉
祖皇帝閨門之化洽于
萬邦超于千古漢之
呂鄧唐之武韋宋之
高曹向孟雞牝而晨
仰式哉
祖何如也故曰
聖祖制治之謨萬世之
表極也其諸紀綱言

言矩華循之則治

之則不治代有職臣

此時述記若臣宋濂

若臣金_鉉若臣楊_{士奇}

若臣李賢若臣李_{東陽}

皆對揚

祖烈佑贊

列聖者也臣趙

召過_韻適韶守臣鄭_驥

戴守臣郭_顯教授臣

陳_{一貫}臣陳_鉉胥持興

材臣乃_貽之

祖烈俾諸學生知我

聖祖_訓治保天下之大

出也知所以事

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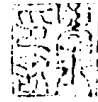
嘉靖十二年癸巳冬

十一月望後七日詹

事府詹事兼翰林院

學士臣_霍綸拜首_禮

首謹書



明良集十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霍韜編韜字渭先南海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諡文敏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所錄凡宋濂洪武聖政記一卷金幼孜北征前錄一卷後錄一卷楊士奇三朝聖諭錄三卷楊榮北征記一卷李賢天順日錄一卷李東陽燕對錄一卷韜後序但稱若宋濂金幼孜楊士奇李賢李東陽等而不及楊榮又序云趨召過韶以貽韶守臣鄭騶等或騶等付梓時增入北征記歟

革朝志十卷

〔明〕許相卿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革朝志十

卷》提要

叙革朝五忠列傳

自

於乎建文之末諸臣忠於所事

者衆矣遭時多故處死亦非一

途要之自盡其心以不負其君

則同歸云爾仰稽我

文皇帝秉鉞靖難之際一特文

五忠傳

叙

一

志刊

武才智知幾達權決擇所事去

故就新榮勛佐命勒鼎彝而誓

河山惟良丕顯哉乃有固懷主

私罔識天稜悍抗憤櫻上千赫

怒前既灰骨沉宗後罔或懲而

繼之彌厲參夷武屬猶若兢慕

而勸趨焉於乎其愚不可及也
夫然而天常人極賴以之存終
古世道攸繫也顧不大興嗟夫
是或一道也已夫曠世相感百
世猶興尚德之衷古今一也壬
午內難逮茲百四十年諸先正

五忠傳

錄

十

殉國之烈故老私載時時槩于
見聞毅色危辭凜猶並世予未
嘗不三復流涕也感興云爾乎
是故沐浴文武之澤而不能不
義矣齊云往者紀錄不倫遂將
紊遺失實爰類稟而序述之然

不可以無徵也又聞諸老先生
言

文皇帝入都城之夕郎御史給
舍相與絕城逸去者四十餘人
詰朝覺察者以聞後來邃谷窮
山人往往識之傭販禪宗中於

五忠傳

錄

三

乎盛哉夫國運廢興事之所必
有也而以死殉國之臣一時累
百三代革命軍前聞矣兩漢以
還勿論也殆自天地剖判數有
君臣以來而創見於斯焉於乎
盛哉其皆天地精英之萃

聖祖功化之神書之足以樹貞
風光信史震耀奇偉於宇宙間
屹為千萬世委質臣人而懷二
心者防誠不可以莫之傳已於
是人為之傳卷類為五難作而
死於中死於外者曰死難任事

五忠傳

叙

四

不幸而以身自靖者曰死事不
與難不與事而其心必不苟生
而死者曰死志義不變面易鋒
而甘流離屏遠艱迹苦身之死
而不貳者曰死遁于時未即引
決而知生之不若死之為安也

而卒死之其與死難死事死志
死遁似有間矣然亦可謂有恥
而庶幾不遠之復者曰死終論
次為五忠傳具列于篇志義之
士得以攷徵焉若夫所見異辭
所傳聞異辭所紀載異辭則姑

五忠傳

叙

五

次其名族而世行爵里關焉以
俟夫後之篤古多聞者云

謹按建文壬午六月十三日

大明燕王令旨諭在京軍民人等知道
予昔者固守藩封以左班奸臣竊弄威
福骨肉被其殘害起兵誅之蓋以扶持

祖宗社稷保安親藩也於六月十三日
撫定京城奸臣之有罪者予不敢赦無
罪者予不敢殺惟順乎天而已或有無
知小人乘時圖報私讎擅自綁縛劫畧
財物禍及無辜非予本意今後凡首惡
有名者聽人擒拏餘無 者不許擅自

五忠傳

亦

綁縛惟恐有傷治道諭爾眾庶咸使聞
知計開左班文職奸臣太常卿黃子澄
兵部尚書齊泰禮部尚書陳迪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練安翰林侍講方孝孺禮
部侍郎黃觀大理寺丞鄒公瑾大理寺
少卿胡閏戶部侍郎郭任盧迥刑部尚

書侯泰侍郎暴昭戶科給事中陳繼之
工部尚書鄭賜右侍郎黃福前監察御
史尹昌隆吏部尚書張統侍郎毛泰監
察御史董庸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公冕
宗人府經歷宋徵戶部尚書巨敬凡二
十五人又榜奸惡官貪即前二十五人

五忠傳

七

以方孝孺為首蓋以戶部尚書王鈺禮
部侍郎黃魁左拾遺戴德彝兵科給事
中韓永燕府左長史葛誠翰林院脩撰
王叔英衡府紀善周是脩某官盧振知
沛縣顏伯瑋北平左布政張昺戶部侍
郎卓敬兵部尚書鐵鉉某官謝昇戶科

給事中龔泰副都御史毛大芳知徽州
府陳彥回知蕭縣鄭恕都事宋忠知蘇
州府姚善刑部侍郎胡子昭某官周璿
知府葉惠仲某官高不危德慶侯廖鏞
魏國公徐輝祖為五十一人中間王鈇
鄭賜黃福尹昌隆歸命復官別見外傳

五忠傳

宋忠死綏不勇匿廁求生似難與授命
者同科總之二榜四十六人既而歷攷
後來各家所記諸郡邑志所載則二榜
諸人互錄不遺又得甘霖程通余逢辰
楊任王良王彬崇劉鄭華馬坤陳性善
黃彥清陳思賢王省向朴蔡運馬宣曾

濬朱鑑彭聚孫泰滕聚瞿能莊德楚智
阜旗張俞通淵宋瑄黃鉞高巍劉璟鄒
朴東湖樵夫劉政牛景先彭與明周縉
石允常葉希賢二何四梁二郭宋和高
賢寧程濟王稔補鍋者河西傭馮綢翁
樓璉凡五十三人蓋皆訪之故老徵之

五忠傳

遺籍鑒有據通前百有二人

革朝志目錄

第一卷

君紀

第二卷

闔宮傳

皇太后

皇太孫妃

皇太子

皇少子

革朝志
目錄

一

諸王

公主

第三卷

死難列傳

方孝孺傳

附胡子昭
林嘉猷

鄭居貞
盧原質

葉惠仲
魏澤

陳迪傳

卓敬傳

練子寧傳

耿清傳

黃觀傳

王叔英傳

程本立傳

王良傳

周是脩傳

廖昇傳

鄒公瑾傳

魏公冕傳

曾鳳韶傳

革朝志
目錄

二

高翔傳

陳繼之傳

茅大芳傳

戴德彞傳

暴昭傳

龔泰傳

甘霖傳

郭任傳

侯太傳

韓永傳
胡閏傳
程通傳
葛誠傳
龍鐔傳
余逢辰傳
齊泰傳
黃于澄傳
楊任傳
革朝志 目錄
高不危傳
謝昇傳
周濬傳
巨敬傳
盧迴傳
宋徵傳
盧振傳
毛太傳
黃魁傳

董庸傳
第四卷
死事列傳
鐵鉉傳
姚善傳
王良傳
王彬傳 <small>附崇剛</small>
陳彥回傳
鄭華傳
革朝志 目錄
顏伯瑋傳 <small>附唐子清 黃謙</small>
鄭恕傳
陳性善傳
陳思賢傳 <small>附吳性原 柳君默 曾廷瑞 陳應宗 林珏 呂賢</small>
王省傳 <small>附子通判禎</small>
黃彥清傳
蔡運傳
石撰傳
張昂傳

謝貴傳	馬宣傳	朱鑑傳	曾濬傳	彭聚傳	莊德傳	俞通淵傳	宋瑄傳	廖鏞傳	瞿能傳	第五卷	死志列傳	黃鉞傳	高巍傳	劉璟傳	徐輝祖傳	鄒朴傳	東湖樵夫傳
				附孫泰 俞鑒	附楚智 阜旗張					華朝志 目錄							
				宋忠						五							

劉政傳	牛景先傳	第六卷	死遁列傳	彭與明傳	周縉傳	石允常傳	葉希賢傳	補鍋者傳	程濟傳	高賢寧傳	王稔傳	何申	郭良梁中節	梁良用	梁田玉	梁良玉	宋和郭節何洲
							附河西 葉希賢										

第七卷

死終列傳

王度傳

張統傳

樓璉傳

第八卷

傳疑列傳

王璉傳

劉貞傳

章朝志

目錄

卜萬傳

吳高傳

梅殷傳

李堅傳

甯忠傳

耿炳文傳

潘忠傳

附楊松

董倫傳

徐宗實傳

七

第九卷

名臣列傳

沐春傳

錢芹傳

王紳傳

高遜志傳

唐愚士傳

宋懌傳

第十卷

章朝志

目錄

外傳

李景隆傳

陳瑄傳

陳瑛傳

茹瑺傳

胡廣傳

楊士奇傳

楊榮傳

楊溥傳

八

解縉傳

蹇義傳

夏原吉傳

黃福傳

王景彰傳

尹昌隆傳

張顯宗傳

王鈍傳

李友直傳

韋朝志

目錄

九

李貫傳

羅義傳

薛品傳

劉有年傳

徐安傳

平安傳

附孫狗皮

吳亮傳

革朝志目錄

革朝志卷一

浙滄
許相卿
撰

建文君紀

君諱允炆，太祖高皇帝之孫，懿文皇太子之

子也初太祖起兵從滁陽王日侍王左右王夫

人善相人相 太祖非常語王妻以女馬氏周

旋兵間生五子長標幼有異質長師事宋濂通經

史大義 太祖時命太子裁汰庶務中外咸服時

有告密者以晉王櫛逆謀聞察之藏兵五臺山反

華朝志

卷十

+

俞文忠公

形已具 太祖大怒欲發兵討之太子諫曰萬一

兵往而柵或拒命是父子爲敵也將如天下後世

何臣請巡邊因與俱來太祖從之太子巡歷燕

代及晉與王昆弟飲甚驩浹太子行晉王送至

河南太子噲令入朝。梏皇恐從命。至京。太祖欲

賜柩次太子叩頭哀祈甚切乃廢爲庶人居京師

太子友愛彌篤日誨諭之桐大悟晝夜號泣悔罪

太祖憐之赦復爲晉王歸國更以敬慎聞卒爲賢

王 洪武二十四年八月詔太子相宅關洛還宮

獻圖 二十五年四月皇太子薨太子六子首雄英早殤諸子允炆爲長 太祖時年六十又五矣一日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方富于年四海繫心宜早定大計 太祖雪涕稱善遂以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庚寅立允炆爲皇太孫詔曰曩古列聖相繼馭宇首立儲君朕自甲辰卽王位戊申卽帝位於今二十九年矣前者操將練兵平天下亂奠民生於田里用心多矣及統一以來除奸暴去豪強又用心多矣邇來

革朝志

卷一

二

蒼顏皓首儲嗣爲重適孫允炆以九月十三日冊爲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民庶於是命禮官重議親王見東宮禮儀議曰諸王來朝冕服見天子畢次見東宮於文華殿行四拜禮東宮坐受禮畢叙家人禮王及東宮俱常服引禮官引王由東華殿東門入至後殿王西向坐東宮東向贊禮官贊四拜王坐受禮畢叙坐則東宮正中南面諸王列於東西奏上從之制既定諸王多不悅時 太祖春秋高政務常付太孫裁決太孫雅尚寬仁遠近

忻忻愛戴焉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乙酉 太祖高皇帝崩遺詔 皇太孫嗣皇帝位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命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民生於市野謹撫馭而應天命今三十有一年矣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生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過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惟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美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

革朝志

卷一

三

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凡喪葬之儀一如漢文勿異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丙戌命禮官定喪儀 己丑皇太孫允炆卽皇帝位詔曰天祐下民作之君我 皇祖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有益於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卽皇帝位夙夜祇懼思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 皇祖之大命永惟寬猛之宜誕

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正月初一日爲建文元年
大赦天下 詔止諸王會葬 庚辰葬孝陵 甲
午定保舉法詔內外五品以上文官及州縣正官
各舉賢才不問下僚鄉民悉聽舉保 六月甲辰
上 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欽明啓運俊德成功
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追謚 孝慈昭憲至
仁文德承天順聖皇后廟號高皇后 召漢中府
學教授方孝孺爲翰林院侍講 帝在東宮素聞
孝孺賢及即位馳驛召還將以爲執政爲用事者
革朝志 卷一 四
所忌授翰林院博士再遷侍講 以王紳爲國子
監博士紳翰林院待制禕之子也用給事中徐誠
御史黃凱薦授官詞垣 立孝陵衛設經歷司
釋刺面正軍及囚徒還鄉里 以翰林院脩撰黃
子澄爲太常寺卿初 帝在東宮諸王多不遜服
帝患之以問子澄子澄以漢討七國事對 帝入
其說至是遂向用之 以知平江縣陳彥回知徽
州府 以戶部主事夏原吉爲戶部右侍郎 七
月乙酉召前河南布政司右叅議董倫于雲南以

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乙未周王橚以
梟廢徙雲南先遣曹國公李景隆往執其護衛官
軍 丙申六科定員都給事中省左右給事中
以周府奉祠正周是脩爲衡府紀善以嘗諫王故
免梟徙官入翰林與纂脩 八月庚戌國子監增
設司業以學錄張智爲之以訓導鄒緝爲國子監
助教 辛酉以臨江府推官劉翼爲知府 丙寅
遷都督同知何福佩征虜將軍印總兵征百夷都
督徐凱副之 以兵部尚書茹瑺爲吏部尚書工
革朝志 卷一 五
部侍郎練子寧爲吏部左侍郎中書舍人蹇義爲
吏部右侍郎 辛未以兵部左侍郎齊泰爲兵部
尚書兵部右侍郎劉儒爲左侍郎郎中盧淵爲兵
部右侍郎時主少國疑諸藩與中朝互相猜貳泰
與黃子澄力贊削奪征討之謀特見信任焉 增
設兵部武選司職方司主事各二員 以雲南右
布政使陳迪爲禮部尚書 詔興州營州開平等
衛軍士全家在伍者分房回籍天下衛所軍士營
籍一人者放爲民 九月庚辰天下布政司各設

布政使一員革左右布政使 魏國公徐輝祖還
前還輝祖練兵山東也 長星西隕有聲如雷
征虜前將軍雲南總兵官西平侯沐春卒 辛卯
復設大理寺備置卿佐官屬先嘗革省也 以錦
衣衛所鎮撫試百戶散騎舍人張鳳等世襲錦衣
衛千百戶等官有差鳳與李衡趙福張弼汪賓孫
端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皆孝陵殉葬宮
人父兄也 征虜將軍何福進兵金齒 十月壬
戌以戴元禮爲太醫院使 十一月戊寅召撫兵

華朝志

卷一

六

左都督楊文還京洪武三十年命文帥兵備禦開
平至是旋師 十二月辛丑朔上省牲于郊壇明
年將有事於南郊駕往省牲滌器嚴飭百官是日
還宮 庚辰以吏部尚書茹瑄掌河南布政司事
雲南左布政使張統爲吏部尚書 以工部右侍
郎張昂掌北平布政司事時諸藩不靖廷臣建議
藩國所在宜更置守臣有重望能彈壓者故有是
命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爲齊府審理副尋入翰
林院充實錄纂脩官 以福建布政司左叅政王

純爲戶部尚書 以安東屯鄭賜爲工部尚書黃
福爲右侍郎 監察御史尹昌隆上疏切諫詔示
天下時 帝視朝頗晏昌隆極言非社稷之福制
以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其徧行天下使咸知
之 以謝賢爲北平都指揮使時屢削奪諸藩潛
邸稱病不出人言其有異意齊泰謀以備虜爲名
遣賢及張昂偵察防禦之 以進士曾鳳韶爲監
祭御史 以流人劉有年知太平府 以右都督
沐晟襲封西平侯充撫兵官鎮守雲南 以何福

華朝志

卷一

七

爲右軍都督同知 以燕府叅軍事訓導康汝楫
爲安岳縣知縣 召宋懌還京懌故翰林學士承
旨濂之孫也洪武中從濂徙夔州 帝念濂爲
皇考舊學之臣召懌還以爲翰林侍書 承天門
災詔求直言舉山林巖穴懷才抱德之士 帝虛
心圖治惟日不給旣廣求直言又令內外羣臣各
舉隱逸於是壽州學訓導劉亨崇仁縣學訓導羅
恢皆以言擢用知安吉府朱仲智薦蕭用道授靖
江府直史知蘇州府姚善薦錢芹授戶部司務知

遼州王欽薦高巍巍上書論分封防患尤切當世
之務 監察御史解縉來奔喪謫河州衛吏 改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劉觀爲嘉興府知府 詔征
南將軍總兵都督顧成班師洪武中遣成及副總
兵都督宋晟韓觀征水西蠻既平仍令移師征五
開蠻克獲甚衆 是歲并省縣一改革都督府斷事
一儒學訓導二天下陰陽醫學運使所四十一巡
檢司一河泊所一批驗茶鹽所一驛三建置神樂
觀知觀一織染局九大使副使同水馬驛
二巡檢司二鹽課司一茶馬司一庫使二
已卯建文元年 革除稱洪武
三十二年 春正月庚辰大祀天

華朝志

卷一

八

地于南郊以 太祖高皇帝配饗 帝始郊見上
帝如歲祀之禮先是戊寅 上御奉天殿誓戒百
官是夕宿于文華殿齋宮已卯出舍皇邸尚膳進
繁食庚辰子夜合祀天地配以 太祖高皇帝
上脫舄登殿秉珪奠瓚興俯拜跪如禮昧爽還宮
御正殿受羣臣賀翰林院侍講方孝孺進郊祀頌
丁酉遣使告即位于天下祀典諸神司業張智詣
闕里 詔應天府及十二布政司開科鄉試 廢
代王桂幽於大同 百夷平征虜將軍總兵官何

福等師還 脩 太祖高廟實錄以禮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董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王景彰爲總裁官太常寺少卿廖昇翰林院侍講
學士高遜志爲副總裁官國子監博士王紳漢中
府學教授胡子昭齊府審理副楊士奇崇仁縣學
訓導羅恢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
等爲纂脩官給大官饌寵賚有加 二月辛丑朔
詔養老賜高年米肉絮帛有差 命官贖民鬻子
減田租 帝自即位以來赦疑罪捐逋租賑窮賙

華朝志

卷一

九

乏褒進良吏孜孜求治是歲春和復有是詔 癸
卯改大理卿爲太常卿 增設太僕官屬 丙午
命都督韓觀練兵德州 庚戌追尊 皇考懿文
皇太子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 皇妣懿敬皇太
子妃爲孝康皇后尊母 皇太子妃呂氏爲皇太
后立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熲允煙允熒爲主詔
曰朕惟有盛德而不享其報者必垂慶於後昆履
大位而不逮乎親者必致尊于宗廟此天下之至
理古今之通義也昔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

承千載之大統 皇考懿文皇太子蚤登儲位參
決萬機默施寬仁陰贊至治視斯民如赤子體天
眷之聖德錫祐朕躬 太祖皇帝奄棄臣民肆朕
嗣登大位既謚 太祖爲高皇帝 孝慈皇后爲
高皇后而 皇考謚號未稱心切悼焉邇者採羣
臣之言追尊 皇考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 皇
妣敬妃爲孝康皇后擇日祔廟羣臣復謂中宮之
號未正無與共承祭祀諸弟之封未定無以夾輔
邦家繼以爲請已冊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燭爲
韋朝志 卷一 十

吳王允燾爲衡王允燾爲徐王夫尊親所以崇孝
敬之道正家所以厚風俗之原嘉與萬方同臻至
治 宗祖廟謚稱號所以褒顯功德非所當諱今
後惟廟諱如律迴避廟謚號稱勿諱 民間及山
林巖穴懷才抱德練達政治廉能幹濟之士有司
禮請來京授之祿位以安黎庶 軍民男婦年八
十者賜米一石肉十斤酒三十斤九十者加賜帛
一疋綿一斤其身犯杖罪以上隸卒倡優不與
鰥寡孤獨貧無產業不能自存者有司歲給米三

石親戚收養無親戚鄰里養之母令失所田地荒
蕪無人耕種者復其租 農桑衣食之本有司勿
奪民時使得盡力耕種足其衣食學校風化之源
有司加意教養英俊禁習浮靡務得真材以稱任
使 民之休戚係乎守令賢否官之清濁在乎考
覈公平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布政按察司從公考
察果有政績異常及闕茸不才者奏聞黜陟 軍
民嫁娶喪葬貧不能舉者部伍鄰里宗族共相資
助勿使失所 民間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及同居

共爨五世以上鄉黨稱其孝義者有司勘聞旌表
各處水旱災傷報勘賑濟 軍中孤兒給糧存
恤已有定例其篤廢殘疾無人養侍及年老有丁
代役者宜加撫卹願還鄉者聽 民間篤廢殘疾
不能自存者收入養濟院支給衣糧 前代兵後
骸骨暴露田野者掩骼埋胔之時官司收瘞 衛
所勾補軍役從實照名發與如果戶絕卽與除豁
以纂脩官程本立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冊
立 皇長子文奎爲皇太子 進宗人府儀賓耿

璿爲駙馬都尉 魏國公徐輝祖曹國公李景隆
加祿秩有差 乙丑革戶部十二清吏司立職民
度支金帛倉庾四司革刑部十二清吏司立詳憲
比議職門都官四司 燕王來朝由皇道入登陛
不拜是日御史曾鳳韶侍班奏曰諸王來朝殿上
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倫燕王由皇道
入不拜大不敬當問不報 己巳改天下提刑按
察司爲肅政按察司 戶部侍郎卓敬上書 駙
馬都尉郭鎮卒 以中軍都督僉事宋晟總兵鎮

華朝志

卷一

三

守其肅 免官民賃舍月錢 命政憲兩司官糾
察屬吏 以戶部右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勉
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巡行天下問民所疾苦賞
廉平黜貪墨不職皆得便宜行之 三月庚午朔
詔求賢自守令以上皆得薦舉 京師地震詔求
直言 貶監察御史尹昌隆知福寧縣尋召還官
昌隆應詔言大臣專政執政惡之斥外還朝上疏
節民力謹嗜欲勤政治務正學數事 丁丑上
祀先師孔子于太學駕至拜跪盥獻用享廟社禮

禮畢御彝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 陞布政使
秩正二品堂上官通陞一級 癸未以散騎舍人
張成等爲沿海巡檢凡七十一人 壬辰燕王還
國 甲午遣叅將宋忠屯兵開平都督徐凱練兵
臨清都督耿獻練兵山海關忠之屯開平也調沿
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選燕府護衛精壯官軍悉
隸麾下護衛胡騎指揮關童等調送入京調永清
左衛官軍於彰德調永清右衛官軍於順德以防
燕也 四月乙巳更定官制陞六部尚書秩正一

華朝志

卷一

三

品增設左右侍中員次尚書都察院設都御史副
都御史僉都御史各一員省右都御史右副都御
史右僉都御史改都察院爲御史府置察院一設
監察御史二十八員詔曰頃以訴訟繁多易御史
臺爲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以行寬政賴宗廟
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如漢制爲御史府專
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置察院一
設御史二十八員務爲忠厚以底治平 增設左
右補闕左右拾遺各一員以諸刑官及御史省員

爲之 乙卯改通政司爲寺使爲卿左右通政爲左右少卿左右叅議爲左右寺丞 丙辰分太常寺少卿寺丞爲左右少卿陞寺丞秩正五品分鴻臚寺少卿寺丞爲左右少卿陞寺丞秩正六品分陝西山西甘肅行太僕寺少卿寺丞爲左右少卿 天下布政司增設中布政使復左右布政使 丁卯湘王柏有梟自殺國除柏謀逆事覺守臣奏聞以兵圍王城柏窮蹙縱火焚宮乘馬執弓躍入火死 五月癸酉齊王榑有梟廢爲庶人時諸王

華朝志

卷一

十四

相繼煽動朝議出兵討梟并誚讓燕皆黃子澄齊泰等之謀也 以秦府右長史茅大芳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左補闕胡閏爲大理寺左少卿 北平按察使陳瑛有梟安置廣西僉事湯宗奏瑛潛受燕府賞賚有異謀故也 六月辛丑追贈翰林院待制王禕爲翰林院學士謚文節國朝文臣有諡自禕始 選補天下儒學官 以監察御史戴德彛爲左拾遺 四川岳池縣學教諭程濟上言兵事繁之獄 以宋徵爲宗人府經歷 陝西

按察司僉事林嘉猷來朝 以文學舉人樓璉爲翰林院侍讀 廢岷王梗爲庶人錮于雲南 以錢芹爲戶部司務以知漢陽縣王叔英爲翰林院脩撰召河州衛吏解縉爲翰林院待詔 七月壬申燕王舉兵北平布政使張昂都指揮謝賢彭二長史葛誠教授余逢辰死之國初分封諸王二十餘府遼寧燕谷代晉秦慶肅九王之封起遼陽訖嘉峪延袤萬里皆邊虜而京師去邊懸遠故令竝虜諸藩皆得提兵專制衛邊地要權重漸成尾大

華朝志

卷一

五

不掉之患洪武丙辰布衣葉居升以星變應詔極論分封太侈繫獄瘦死無敢復言者潛邸尤英武當要害數敗虜 太祖尤奇愛之 上沖年卽位性復仁柔而諸王屬尊勢盛嫌忌漸積黃子澄齊泰犯難倡議欲稍削其權諸王與中朝猜貳方士表珙以相術說潛邸由是漸有大志已而 上致羣賢力行仁政民莫不悅潛邸復質珙民心所向珙曰天之所造何論民心潛邸意遂決及周齊湘代岷相繼罪廢五府官僚姻戚軍民坐誅謫者至

幾千人廷臣又議王國所在更置守臣有重望能彈壓者於是張曷以工部右侍郎出爲北平左布政使與都指揮謝貴防禦望氣者又言西北方有天子氣而燕山千戶倪諒上變告燕府官旗于諒周鐸等皆沒產伏誅壯者謫漳鄉婦女給配幼者刺爲離間事四字充幼軍且詔讓潛邸潛邸乃稱疾佯狂暈仆彌日盛暑擁爐猶稱畏寒曷防益懈三月朝遣宋忠帥師至北平約貴先發六月貴等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布列九門填溢街巷迫

韋朝志

卷一

六

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等四門擐甲執兵登城鼓譟震動城內曷動息飛章達於朝先是曷以司吏李友直幹敏引與共謀友直密竊其章以獻潛邸潛邸乃命張玉朱能帥護衛勇士八百人爲之備能請先禽貴曷潛邸防守方嚴須以計致布置已定乃稱疾愈三司府僚入賀尚扶杖賜宴酒酣進瓜令旗校拳碎之復曰水去不堪將刀來剖於是兩廡伏兵出千戶譚淵首捧曷下潛邸擲杖曰我何病爲爾輩姦臣所迫耳曷不屈死葛誠余

逢辰彊諫亦死都指揮謝貴彭二俱見殺城中軍民據九門不下潛邸用姚廣孝計令護衛指揮張玉千戶朱能張勇孫巖陳珪楊善等分兵大戰攻奪九門三日夜始定遂抗疏于朝移檄天下言帝崇信姦回殘害骨肉稱遵高皇帝祖訓奉天征討以誅姦臣齊泰等爲名不用建文年號惟書甲子以李友直爲北平布政司右叅議使集餉楊柳青督浚齊化諸門城濠以世子留守北平命姚道衍郭資內使賽因帖木兒等爲輔警官飭備而

韋朝志

卷一

七

行郡王高煦高燧從之潛邸書曰皇考太祖高皇帝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肇國宗社安如磐石不幸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姦臣齊泰黃子澄輩包藏禍心恣謀毒殺陛下之威權翦奪皇家之枝葉構禍柏桂懷五弟不數年間並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軌輒削王爵奪王土轉徙流離行路於側柏尤可憫閭室自焚聖仁在上胡寧忍此蓋非出陛下之心皆姦臣所爲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於皎日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爲諸王先而姦臣賊臣蔽陛下之聰明誣臣爲枉加禍無辜執布素事人誣楚荆焚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分佈宋忠謝貴張昂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嘩於遠邇圍守臣府周匝嚴密小大稟稟如臨湯火已而護衛人執貴曷始詢知姦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擗踊無訴竊念臣於懿文皇太

于同父母兄弟也臣事陛下猶如事天權臣害臣
警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夾滅朝廷孤臣得
志社稷危矣伏望陛下親臨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
義發德音去此兇惡肅清朝廷永安宗社保全親
藩遙仰天門敬憶恩惟陛下念之臣又竊計義
惟之黨蟠結深固未易剪除伏覲 祖訓有云如
朝無正臣內有姦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
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將伏候命惟陛下念
之念 甲戌北師次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 丙子
北師拔薊州守將都指揮馬宣帥師迎拒不克死
之遵化衛指揮蔣王密雲衛指揮鄭亨各以城降
已卯北師破居庸關 甲申北師攻懷來都指
揮彭聚孫泰力戰死之殺叅將宋忠獲都指揮俞
章朝志 卷十 十
瑱居庸既破都指揮莊德一軍走免山後諸州不
守上谷雲中守將往往降附懷來開平龍門赤城
馬營皆無完堵矣 丙戌北師破遵化指揮僉事
馬鎖住以城降 庚寅北師攻永平守將指揮郭
亮陳旭趙彛以城降進住灤河 省躬殿成殿建
乾清坤寧二宮間爲退朝燕居之所置聖訓古書
其中以尚父丹書之旨夏書宮室聲色之戒命侍
講方孝孺爲之銘 八月戊戌朔遣長興侯耿炳
文佩征虜將軍印帥師北伐詔告天下君方銳意

文治日與諸儒臣等討論周官法度以北師爲不
足憂齊泰黃子澄等謂北兵繁彊兼有營薊勁旅
誘致朵顏諸虜不早禦之將遂失河北乃祭告天
地宗廟社稷及江淮旗纛之神書諭諸王削燕屬
籍命禮部侍中黃觀草詔詔曰朕奉 先皇帝遺
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政以安兆民豈意
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構潛
爲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皆與同謀朕以親親之
故不忍暴揚其惡止治構罪餘置不問今年齊王
章朝志 卷一 九
博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燕王 諱 湘王栢同
謀大逆栢自知罪惡難逃自焚死博已廢爲庶人
朕以燕王 諱 於親最近未忍窮治其事今 諱 乃忘
祖逆天稱兵構逆意欲犯闕危宗社倖逆如此孰
不駭聞昔 先皇帝時 諱 包藏禍心爲日久印
造偽鈔陰結人心朝命窮極藏匿辜人 先帝震
怒遂以成疾至於升遐海內聞知莫不痛忿今不
悔過又造滔天之惡雖欲赦之而獲罪宗社天地
不容已告 太廟廢爲庶人遣長興侯耿炳文等

率兵三十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奉職平燕與國同心永安至治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應天府十二布政司鄉試方孝孺主應天府試題命可以託六尺之孤得吳諸生劉政卷異之曰此他日可託孤寄命者以爲舉首登錄者二百十四人 己酉炳文師次真定遣都督徐凱軍次河間都督潘忠都指揮楊松軍次鄭州遂分兵進次雄縣 癸丑北師襲破雄縣盡殺守陴者屠其民時北師掩至城下諸軍不及戰登城

華朝志

卷一

三

大罵而已 甲寅北師及諸軍戰于月樣橋獲都督潘忠都指揮楊松北師駐樂河北將張玉曰潘忠楊松在鄭州不先擒之將扼我南路我師東不能取齊魯西不敢越紫荆而攻太行之西也潛邸親帥師攻之執忠松乘勝追奔鄭州不守 庚申北師及都督徐真師戰於大王莊我師敗績 癸亥炳文師援真定及北師大戰敗績 乙丑北師及炳文師戰於滹沱河獲左副將軍都督甯忠右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顧成炳文老將長於

戰至是敗覆後諸將多統綺子弟失律僨事以至於亡 陞六部尚書秩正一品增置左右侍中在左右侍郎上 九月丁卯召耿炳文還以曹國公李景隆佩征虜將軍印帥師北伐時帝不以北事爲意日召方孝孺等綜文史議制度處便殿弄柔翰而已及耿炳文屢敗 帝始有憂色召炳文還更命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盛庸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各帥偏師步騎數十萬諸道並進直搗北平 帝親

華朝志

卷一

五

餞諸將于江潯賜犀玉帶以行然景隆姦懦專閫自負有文武才意殊輕敵識者已憂其罔功矣 詔貴州適戍高巍叅贊李景隆軍巍故山西遼州諸生應貢入太學以孝行旌授前軍都督府斷事忤旨謫戍貴州 帝卽位嘗上疏論化制諸藩事 戊辰監察御史韓郁上書書曰臣聞人主親其親然後人不獨親其親陛下講之有素行之方篤而佐之無人以至于釀變也夫諸王者親則高皇之遺體貴則 孝康之手足尊則陛下之叔父

也 二帝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厥弟厥子遭殘戮其心何如哉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理之常也周王既流湘王自焚代府被摧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燕計者必曰兵不舉則旣不息是則執政者激之使然耳夫兵興兩月前後調發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連殊有理也臣願陛下興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迎楚蜀爲周公俾之各命世子持書勸燕以罷干戈必

華朝志

卷十

三

將愈於數十萬之師之功矣 叅贊軍務高巍使北師不報巍請使北陳大義明天命及親親之道責以周公事成王勸之罷兵 都督耿璈以遼東兵攻燕北平不克 徵謫戍官伏顯等入京復爲指揮等官 景隆師次德州 調撫州守禦千戶所官軍赴德州聽操 徵謫戍武官赴德州操備 十月壬寅北師襲大寧都指揮朱鑑力戰死之都督陳亨都指揮房寬降大寧古惠州地國初設行都司與遼東宣府爲三鎮潛邸德虜之助舉大

寧一鎮與之都司遷保定而東北藩籬撤矣 辛亥景隆以諸軍至北平攻城不克遂築壘九門景隆以大營十萬衆圍北平北將梁銘拒鬪甚力潛邸妃徐氏令城中將校士民妻皆環甲冑挾矢石編行伍登陴拒守而銘等時時夜出斫營南兵輒亂退營十里許妃卽仁孝皇后也 甲寅寧王權以護衛官軍從北師朵顏三衛官軍亦從之并衆歸北平北師初起兵猶未盛聞景隆將大軍攻北平患之先是 高廟嘗命潛邸巡邊大寧軍隸焉

華朝志

卷十

三

護衛官軍相與甚驩大寧領朵顏三衛胡人而中州往戍者苦寒思歸潛邸知之至是從銳卒千餘信道趨大寧陰結諸胡并思歸之士寧王餞送并擁之以行其護衛亦從之於是大寧城空而北兵始盛矣 總兵都督劉貞遁還 庚申北師至廣昌守將易勝以城降靈丘諸縣皆降 辛酉遼王來朝改封於荊州北師破大寧遼王懼來朝改封之國處湘王舊宮 徵雲南官軍入京備征 十一月丁卯朔北師及景隆師戰于鄭村壩我師大

敗北師自大寧兼程援北平官軍哨騎遇北將薛祿戰敗又戰於鄭村壩連大敗北師乘勝搗營城中出兵夾擊不能軍狼狽走 壬申景隆奔德州

北平九壘皆潰 癸酉北師入城潛邸再上書曰

惡權姦橫加大惡上書自陳今歷三月未蒙垂察量發大兵討舉不已竊聞朝廷論臣有不軌之事祖訓職掌修王府官軍不拘數目各王府皆然此姦臣枉臣一也其二謂臣不當無事操練軍馬祖訓兵衛條王教練軍士遍數不拘此姦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不當於各衛選用官軍祖訓軍職條王府武官千戶百戶從王於所部軍職內選用開奏直詣御前頒降詔勅此姦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養驍健卒本洪武中歸附處於北平

華朝志

卷十

畜

皇考命於護衛歲給衣糧備虜此姦臣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異人術士養於府中朝夕論議為非竟無主名此姦臣枉臣五也其六謂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體擬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嚴祖訓兵衛條凡王府守禦宿衛衛衛均番此姦臣枉臣六也其七謂臣官室僭侈此 皇考所賜祖訓營繕條燕因元之舊非臣僭越此姦臣枉臣七也其八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涿州擅答驛官此臣失教然答一驛官遂指為臣不軌之迹冤濫已甚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姦臣枉臣八也且陛下與臣皆出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也臣等得誣以極惡則疎遠小臣天下細民欲真死也今諸王之中臣序為長周濟相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此又削其護衛諸人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 壬辰罷兵斷然不惑去此姦臣愚誠思宗社大計 壬辰罷兵

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說于北師也

召茹瑞為兵部尚書 景隆復聚兵德州命禮部

左侍郎陳性善監其軍 十二月甲寅增設工部

營繕司虞衡司主事各三員 遣都督瞿能帥師

北伐 薊州衛鎮撫曾濟起兵還朝不克死之

以禮科給事中鐵鉉為山東布政司左叅政統記

諸事建置鍾山祠祭署安撫司一宣撫司一屯田千戶所一守禦千戶所一茶倉一儒學一驛三廩所八

巡檢司六濟遠倉一茶倉一儒學一驛三廩所八教十七典廢典教正各一丞各二訓導二倉大使

三車使一更政州為府一長官司一州一縣九儒學官司一并省都察院司獄二衛一州一縣九儒學

華朝志

卷十

重

二軍民府同知推官知事各一縣丞簿各一訓導二十四罷華都察院照磨檢校大理寺司務鴻臚寺司儀司賓國子監博士學正學錄按察司照磨天下各府司獄照磨京城千戶所吏目宣課司副使倉副使衛三錦衣衛屯田千戶所長官司二驛十三鹽課司三稅課司十二稅課局七遞運所四巡檢司四十河泊所二十八鐵冶二壩一

庚辰建文二年革除稱洪武春正月丙寅朔天下

官來朝免賀 辛未上祀天地於南郊是日還官

羣臣稱賀 北師克紫荆關進圍薊州指揮李誠

謀叛伏誅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北師克鴈門關

進攻大同誠出哨見獲遂約獻城自効縱遣入城

謀覺繫獄死已而忠等出降由是全晉守臣望風降附矣 二月壬寅詔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太常寺右少卿高遜志等考試天下貢士知貢舉禮部尚書陳廸右侍中黃觀同考試右拾遺朱逢吉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一作張秉彛監試御史俞士吉王度皆一時之選得吉水王艮常熟黃鉞莆田陳繼之廬陵胡廣崇仁吳溥建安楊子榮新淦金幼孜武進胡濬太康顧佐皆知名士一時稱得人焉壬午後董倫去位高遜志

華朝志

卷一

五

遠遁莫考其終陳廸黃觀葉惠仲王度王艮陳繼之黃鉞死難餘多歸附云 庚申考試官董倫等見賜宴于禮部 以戶部司務錢芹署行軍斷事陞都給事中秩正七品給事中秩從七品 癸亥省行人司隸鴻臚寺 改大理寺左右司正爲都評司副爲副都評左右司各設評事六員 甲子改都察院爲御史府革十二道 乙丑詔江西浙江蘇松人仍授戶部官 北兵破大同於是東自天城陽和迤西雲川岢嵐皆不守北兵安行取

代州畧太原東界長驅度井陘 三月丙寅朔

上御奉天殿策試天下貢士賜狀元胡靖等及第有差 制曰蓋聞致治之主論治道之盛必以唐虞三代爲準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者其德厚矣然所以本諸身發於政事施澤於民者其先後始終亦可得而言歟夫由親以及疏篤近而舉遠百王之所同也堯舜之時黎民於變時雍矣以親則有象之傲臣則有共鯀之凶將聖人之化有所弗及歟抑爲惡之人有不得而化者歟朕紹承大統

華朝志

卷一

五

每思古先聖帝明王之治何稽何爲而可使家給人足比屋有可封之俗行何善政而可使囹圄空虛刑措不用歟圖治莫切於用賢而患賢才之難致化民莫先於學校而患禮樂之難興果何繇而可使野無遺賢民皆樂於爲善歟茲欲使海內皞皞熙熙如唐虞三代致之必有其道施之必有其序諸生習於聖賢之說久矣其具著于篇朕將親覽焉 時奏策王艮第一以貌不及胡廣且廣對有親藩陸梁人心不搖等語謂爲敢言故擢廣第

一賜名靖後歸新朝復名廣 壬申以備榜舉人
選署教諭訓導 辛巳改詹事府爲御史府以都
御史耿清爲御史大夫副都御史練子寧爲御史
中丞賜宴于新治詔大臣預宴賜御史服以舊治
太平門外不便朝參也 以纂修官齊府審理副
楊士奇爲翰林院侍講監察御史戴德彝爲左拾
遺 遣鎮東將軍總兵官 督遼東兵圍燕永
平不克 以袁義爲右府都督僉事 遷肅王於
蘭縣王初封甘州僻在河西羌虜時入王乞內徙

華朝志

卷一

天

護衛官軍從之 以進士黃鉞爲刑科給事中

四月丙申朔以賢良顏伯璋爲沛縣知縣 丙午
景隆兵次德州郭英吳傑等兵次真定剋日進兵
北伐 辛丑潛邸率衆渡馬駒橋南駐武清 癸
丑景隆軍至河間先鋒參將平安至白溝河諸將
自真定移營保定期會軍白溝河 已未諸軍次
白溝河及北師戰都督瞿能死之時潛邸率衆渡
白溝河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潛邸曰平安豎子
耳往從吾出塞識吾用兵故敢爲先鋒今日夕且

破何能爲安驍勇善戰互有勝負俄而都指揮何
清戰敗被執安收兵還營景隆及諸將軍合兵得
六十萬聯營白溝河及燕兵夜戰潛邸從數騎爲
後殿迷失道下馬伏地覘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
上流倉卒渡河而北景隆諸軍復戰瞿能父子皆
歿景隆麾諸騎兵乘敵後潛邸見張玉朱能陣動
又望見陣後塵起曰敵繞出我後矣馳騎赴敵甚
力我兵益鼓噪進矢石如雨潛邸馬三易三被創
矢三服俱盡乃持劍奮擊劍又缺折急走登隄佯

華朝志

卷一

天

舉鞭若招後繼狀景隆疑有伏不敢進潛邸復率
衆馳入陣陣動會旋風折大將旗我軍大亂北兵
乘風縱火燔燒諸營 庚申復大戰陸源衛指揮
滕聚死之我師大敗時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
南委棄輜重器械頭畜萬萬計軍士獲殺溺死者
二十餘萬人潛邸追及于月樣橋降十餘萬人景
隆單騎走德州 壬戌潛邸遣兵攻德州 五月
辛未景隆棄德州奔濟南 癸酉燕將陳亨等入
德州奪饗百萬轉掠濟陽儒學教諭王省死之

江陰侯吳高帥師攻燕永平敗績 五月己巳參贊軍務高巍山東布政司叅政鐵鉉守濟南巍以主帥非人屢遭敗衄自拔南歸遇鐵鉉於臨邑相與慷慨涕泣協謀同盟誓以死守 以禮部右侍郎黃觀爲禮部右侍中 北師掠長蘆山東軍饑聚長蘆者悉爲李友直所掠 己卯北師攻圍濟南山東布政使左叅政鐵鉉擊却之 都督僉事朱榮棄樂安城走還詔誅之 以貴州都指揮使程暹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留守左衛指

革朝志

卷一

三

揮同知李申伏誅申子讓燕府儀賓守北平甚力也 六月己巳詹事府設少師少傅各一員賓客二員置資德院設資德一員資善二員屬官贊讀贊講贊書著作郎各二員掌籍典簿各一員 丙午增設王府講讀官詔賓輔伴讀伴講伴書及賓友教授進對侍坐稱名不稱臣用師賓禮 己酉八百土官刀板而遣頭目入貢方物 壬戌徵鳳陽官軍赴大教場操備 遣御史周觀閱兵徐州都督楊文以遼東兵圍燕永平不克 七月壬

辰以蘇州府通判徐宗實署兵部右侍郎 八月癸巳朔承天門災詔求直言是歲丙乙字庫并錦衣衛相繼災時禮部尚書陳迪言清刑獄卹流民數事戶科給事中陳繼之請捐公私逋負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蠶食百姓宜限給之皆見采納 癸卯改承天門爲臯門端門爲應門午門爲端門謹身殿爲正心殿改大學士爲學士華蓋文華武英正心殿文淵閣各設一員各殿增設待詔典籍華東閣大學士 乙巳增定翰林院官名立文史館

革朝志

卷一

三

文翰館改中書爲侍書隸之 戊申遣都督陳暉帥兵援濟南 山東左叅政鐵鉉襲北師不克大戰於城下北師大敗解圍奔北平德州諸郡縣皆復 以鐵鉉爲山東左布政使潛邸激水灌濟南濟南人大恐鉉曰第無恐計破之三日遁矣於是盡輟守具令守埤者皆哭出千人于城外伏地哭曰願弗殺旦暮請降時潛邸戰守逾年僅得永平保定北平三府諸郡縣隨破隨堅守不肯降潛邸方苦軍事至是聞濟南降大喜曰濟南中原要會

得濟南斷南北畫地自守徐圖江淮耳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鐵叅政計懸鐵版于門上伏壯士於闔中約候潛邸入城當闔即呼千歲下鐵版計定遣迎潛邸入城撫諭潛邸乘輿張蓋從數騎渡橋薄城城門開守埤者皆登城伏闔堵間北入門闔下呼千歲闔上投鐵版中馬首潛邸棄所乘馬取他馬走僅以身免至軍復圍濟南百計攻城鉉百計拒敵北師屢敗而城中軍民日夜乘城詬罵于是北師大怒更築長圍誓必拔内外

韋朝志

卷一

三

不通將百日或獻計於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南來留守北平者類多老弱且營薊趙深初定人心易搖郭布政輩皆書生大叅誠出奇兵由深趙道廣平抵真定諸將散亡者稍稍收合不數日至北平其間豪傑義起者大叅便宜權署戎階號召之共圖北平北平破北師惶駭內顧將散而歸徐沛間風氣悍激項羽朱溫皆徐產也大叅檄顏知縣鼓倡義勇合南軍征進者俟彼歸晝夜躡之大叅館穀北平休養士馬以逸待勞彼至迎擊使腹

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運餉盡於德州圍城士卒疲於久戰南將多驚材無可恃不如固守濟南以牽彼師使江淮有備彼不能越歸道出濟上吾邀擊之全勝計也遂不果從時攻守三越月北師困甚鉉計襲不克乃帥衆出戰北師大亂敗解圍奔還北平於是德州及諸郡縣皆復兵勢大振捷聞陞鉉山東左布政使有功官軍姜貴等五十人陞賞有差時陣亡陣傷者俱不獲賞貴等亦賞不酬勞軍中怨望鮮闕志矣 九月辛未召李

韋朝志

卷一

三

景隆還以歷城侯盛庸佩平燕將軍印總兵北伐都督陳暉副之陞山東左布政使鐵鉉爲兵部尚書監其軍景隆還朝黃子澄練子寧慟哭請誅之以謝 祖考厲將士不聽 辛卯赦流放官錄其子孫洪武中過誤罪廢者皆徵其子孫用之 十月壬辰朔改天地壇祠祭署爲郊壇祠祭署山川壇祠祭署爲籍田祠祭署泗州祠祭署爲泗濱祠祭署宿州祠祭署爲新豐祠祭署 庚申北師襲滄州入其城獲都督徐凱程暹都指揮俞琪趙潁

胡原李傑遂自濟南還攻滄州時饋餉不給城遂陷諸軍降北師是夜盡坑之十一月壬戌朔定京官還家程限辛亥復置御史府照磨所壬申北師掠景州次于臨清十二月乙卯北師攻東昌都督盛庸尚書鐵鉉帥師拒戰殺其將張王大破之北兵自滄州進攻東昌東昌城完繕固守時盛總兵初受命鐵尚書佐之軍聲大振北師合戰大敗潛邸窘甚張玉入陣救之被創殺先是上戒諸將約束軍士無使朕有殺叔父名潛邸知之

華朝志

卷一

三

戰則挺身獨出是敗以單騎殿追兵圍之數重短兵接莫敢加潛邸大呼擊殺數十人潰圍奔北平置威武中衛募選謀勇官軍并募民充各衛壯士授以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等官軍前聽用山西都司清遠衛戍卒羅義上書下獄尋釋之義以朝廷加兵親藩乞命議和并上其與潛邸書忤旨下獄數日釋之都督李文師潰于德州文將與鐵尚書合兵復真定北將張武帥精騎自長蘆擣德州文師不戰而潰

統記一歲諸事建置衛三儒學四知候所一鹽

課司一鐵冶所一驛三巡檢司十五倉二渠堰一應天府通判一大常寺贊禮郎一光祿司設事一知候所大使一縣丞一縣主簿七訓導二吏目三典史一局使三倉使二庫使二更政府為州二并省縣五同知五推官五知事五訓導九十一罷革儒學一典牧所一鹽課司一稅課司七稅課局十茶課司一驗所二倉一巡檢司十八河泊所十八云八鹽課司副使一倉副使一雜造局副使一

辛巳建文三年

革除建文仍稱洪武三十四年

正月辛酉朔凝命

寶成

帝御奉天殿受親王百官朝賀是日賜宴

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寶方一尺六寸九分帝

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

華朝志

卷一

三

永昌先是帝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自西方還得青玉于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二年春正月帝郊祀宿齋宮夢中若有所睹驚寤命工琢璽冬十二月成名凝命神寶至是以告天地祖宗宣示遐邇百官稱賀宴賚有差北師還取任丘威縣真定守將都督平安遣兵邀擊之不利乙丑北師克深州平安復遣兵擊之不利遂攻德州詔舉優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士為翰林院侍讀帝命翰林諸臣方

孝孺等舉文學士集經史中數千載事爲一書考
治亂昭鑒戒孝孺首薦愚士授官修書 師潰于
蠡縣戊辰北師入據之南兵號三十萬將議進攻
北將朱能王真掩擊之不戰而潰 辛未上祀天
地於南郊是日還官羣臣稱賀 壬申宴羣臣於
奉天殿大祀慶成也是日羣臣賦詩紀成頒示天
下 北師破武邑棗強諸軍北師掩擊不備諸軍
遂潰深州丘縣威縣諸塞兵皆沒 二月丁卯加
禮部尚書陳迪太子少保命兼支二俸迪辭不受

華朝志

卷十

壬午

壬午北師及盛庸師戰于夾河都指揮莊德殺
北將譚淵明日復戰我師敗績德及楚智阜旗張
皆死之是役也庸軍殊死戰不退遂殺淵兩軍殺
傷相當潛邸單騎出入庸陣諸將相顧不敢發一
矢以有詔無使朕負殺叔父名也潛邸既還營復
嚴陣約戰明日兩軍合戰自辰至未互有勝負相
持久之忽東北風大起塵埃障天沙礫擊面庸軍
中不辨咫尺燕兵鼓噪乘風縱左右翼橫擊之庸
軍大敗潛邸追至滹沱河庸奔還德州 甲申平

安師及北師大戰單橋堡敗績時陳暉軍失援也
丁亥遣都督何福將兵赴德州操備 閏月壬
辰禮制成頒行天下 己亥盛庸吳傑平安師及
北師大戰于藁城敗績北師渡滹沱河而南是日
傑安列方陣西南燕攻其東北以驍騎循河繞出
傑安軍後互有勝負已而傑安以大努射潛邸矢
集王旗多於蝟毛安登樓車以望燕軍見我師戰
勝麾軍力戰潛邸率精騎直趨攻樓安見潛邸馳
來急下樓墜而走時大風發屋拔樹會傑軍亦敗

華朝志

卷一

壬午

都指揮鄧戩陳鵬等皆被執傑安奔還真定 北
將朱能攻真定盛庸帥師拒戰敗績 謫齊泰黃
子澄于遠方貽書潛邸罷兵不聽時北師日迫廷
議謫二人官以說于北師實使之募兵也 潛邸上
聞虞舜用辟首去四凶較湯之聖不吝改過皆帝
王之盛美萬世所師法也臣奉藩以來今歷二紀
栗栗不敢違越皆緣茲臣齊泰黃子澄懷奔操之
逆圖志傾危於宗社造滔天之禍剪藩輔之親
刑諸王次及於臣誣直爲枉歸虛爲實加之大惡
以深誅發天下之兵殫府庫之財擗臣一家並
寘死地臣當瀝忠懇號嗷訴於天天居荒裔累無
見聽大小故則受大杖則走臣雖至愚豈忍父子
俱被無辜之戮而今陛下受任綏綏王之名哉故
以自防誠非得已上賴天地宗廟之靈鑒臣忠

誠憫臣非罪俯垂庇佑大軍之至每自摧翦然臣不敢為喜恒用傷悼誠念此皆皇考所養兵民而姦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殘血成川骸蔽野嗚呼冤哉彼實何罪故夙夜拳拳秉誠敬顧天地籲祖考冀開發聖明助震威斷早戮賊用除禍本庶幾以清朝廷以安宗社以全親族以息兵民而天下有太平之望比聞姦臣奉子澄皆已竄逃于外臣一家長幼皆欣喜舞作有更生之慶謂陛下日月之明已宣雷震之威已震朝廷可以遂清宗社可以安親族可以望保全生靈可望不吝陛下兼而有之然臣猶未敢盡釋於心者初聞齊黃被黜即以為偏告三軍將士曰明天子已洞察我之非辜而去之矣臣必下寬貸洗雪之恩吾與若等可以解甲而休矣而姦臣始為退避之計以弭我耳然我豈可輒自弛以束手就擒哉如其果出誠心則吳際平安盛庸之眾當悉召還而

華朝志

卷一

三

今猶聚境上侵迫不已則是姦臣之身雖出而姦臣之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事至誠而巳至誠可孚豚魚而況人乎陛下推誠待下誰不悅從若徒示以去姦臣之名而實仍用姦臣之計此非獨欲撤陛下之藩籬將遂傾陛下之堂室莽操之事前鑒甚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姦臣之計臣前書陳奏已詳如陛下不聽但試察其所行所言果忠於朝廷乎果其自為手惟陛下明之於心度之於理參之於古驗之於今方斷而行之無終為儉邪所蔽天下幸甚宗社幸甚遣大理寺少卿薛崑奉書北師不答用方孝孺之謀也語在薛崑傳中翰林侍讀唐愚士辛四月己未朔北師攻順德城不克都指揮吳玉師與北師遇于新城敗績五月甲寅吳傑平安

盛庸出兵扼燕饒道傑兵潰于真定貶刑部左侍郎王良為浙江按察使六月壬申北師攻濟寧諸軍潛掠沙河沛縣徐州悉焚諸郡運至軍餉遂攻濟寧塞濠登埤破其城京師大震七月甲午北師襲破彰德城遂破瓦尖寨於是順德大名衛輝皆降惟保定未下遂專意攻山東矣燕山衛指揮武勝伏誅潛邸遣勝奉書於朝上覽書曰燕王本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為叔父何必用兵為諭意孝孺孝孺對曰陛下即欲罷兵兵散即難

華朝志

卷一

三

復聚彼或長驅犯關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不日有捷書聞願陛下毋惑甘言縛勝下錦永獄尋斬之潛邸書曰比荷聖明允臣所奏特遣大理少卿薛崑下詔軍中諭以朕兵息民雖臣將士不能無疑於權姦之欺臣之父子蓋已欣戴陛下之仁矣而當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庸頓首發兵絕臣糧運要殺臣將校數百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赴聞而彼必欲求樂畧不見捨與此所下詔背馳誠有以中臣將士之命疑孤臣父子之所欣幸也如謂朝廷息兵之命傑等有所不知不聞耶此皆姦臣之所為而陛下深居九重有所不知不聞也臣之所恃者陛下至尊至親也今為衛臣所惑陛下雖有憐之之心而不能見庶則臣自教之計敢一日而忽哉臣之忠誠計薛崑歸必能詳達但前日詔旨如此今日詔臣矯制知彼外情洵洵不敢

不聞伏惟備明奮勵以固皇業以安天下斯 貶

臣亦有保全之望臣無任戰兢俟命之至

安陸侯吳傑爲南寧衛指揮使 壬寅大同守將

房昭師由紫荆關趨保定北師還救之昭還保西

山寨 增設欽天監五官監候一員 甲寅詔限

僧道田人五畝餘以賦民用給事中陳繼之之言

也 八月戊午北師克保定 平安敗北將李彬

於楊村 己未雲南老撾及八百刀板面各遣使

入貢 貶僉都御史程本立爲江西按察副使

癸未省天下布政司參議各一員 九月丁亥置

華朝志

卷十

平

沛豐衛軍民指揮司 北師攻圍西山寨遂攻定

州時房昭結寨西山以窺燕北平真定運糧給之

北師邀劫不克遂圍寨 戊子詔北方衛所幼官

未能治軍者送赴南方衛所供給 十月丁巳真

定守將平安遣兵援西山寨與北師戰于峨眉山

下不利都指揮葉英以寨降房昭奔還真定 北

師破定州北將朱能列陣于西嘉山陳暉與戰敗

績州遂陷倒馬土門諸關隘皆降北師 十一月

韃靼通使于北師 壬子韃靼寇鐵嶺衛殺百戶

彭城 都督楊文帥師圍燕永平北師救之文還

遼東 十二月丙辰北師據西山寨敗真定遊兵

置神武中衛錦川衛 置鎮淮衛于盱眙 置

沛豐軍民指揮司 遣駙馬都尉梅殷帥師守淮

安 北師焚真定六縣軍餉 詔奉差內使恣橫

者許所在有司械送京師於是中人奪氣密謀北

向推戴矣潛邸用兵雖轉戰多勝千里莫禦然攻

克城邑往往堅守不下既下復殺守帥爲朝廷故

慶戰三年才據北平永平保定三郡至是中官通

華朝志

卷一

里

謀導以直擣京師許爲內應潛邸然之直趨京師

不復爲歸計意有所屬而朝廷不之知也 以遼

府紀善程通爲左長史 以戶科試給事中龔泰

爲禮科都給事中 右副總兵平安帥遼東兵十

萬圍燕通州不克及北師大戰九城門 諸事建置

軍民指揮司一衛五儒學二巡檢司十一驛十九

河泊所一鐵冶所六倉一太常寺大祝二各布政

司副理問五監候一縣丞二縣主簿一鹽課司大

縣一州爲縣一并省縣一各布政司參議一縣丞

簿六訓導四稅課司副使九倉副使一罷革宣慰

司一衛一縣一儒學一驛十二稅課司二十九稅

課局六十四河泊所六通運所一巡檢司十一鐵

治所一鹽倉一倉一闢

留道同十三史月一

壬午建文四年華除建文稱洪武三十五年春正月甲申朔都

指揮葛進帥師渡滹沱河與燕將李遠戰於藁城

敗績奔還真定北師拔東充府屬州縣戊戌

北師拔東平州判官鄭華死之庚子北師克汶

上遂攻濟陽太學生高賢寧射書城外以諫城陷

教諭王省死之賢寧故省弟子員也北師駐沙

河盡掠南來芻糧庚戌北師攻沛縣守備指揮

王顯迎降知縣顏伯瑋及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

華朝志

卷一

望

死之北師入蕭縣知縣鄭恕死之二月癸丑

諸軍追北師何福陳暉平安師次于濟寧盛庸師

次于淮河刑部尚書侯泰督餉濟寧知蘇州

府姚善以郡兵入衛二月丙寅榜征討功于德

州陞賞有差已卯更定品官勲階尚書為特進

資政上卿侍中資政卿侍郎資政亞卿郎中資政

中大夫員外郎贊政中大夫給事中嘉政中士

三月丁酉右副總兵都督平安進兵至淝河遇伏

戰敗遼東都指揮帥兵圍燕薊州北將陳

賢帥師救之諸軍退圍保定不克遣監察御史

曾鳳韶使北師不報四月甲寅朔北師次大店

及諸軍大戰自是南北兵按綴行守互戰不已

庚午總兵官何福師敗北師於小河斬其將陳文

平安又敗之斬其將王真北師既克東阿東平遂

破汶上諸寨設伏淝河敗平安兵及小河之戰王

真陣歿潛邸倉皇督陣幾為平安長槊所及安馬

蹶弗前番酋王麟一作躍馬挺救僅以身免由是

北將喪氣皆議旋師未能厲聲叱曰漢高十戰九

華朝志

卷一

望

敗終有天下項羽百戰百勝終死烏江況殿下起

事克捷尤多一挫而歸寧能北面事人耶諸將言

歸者不忠當斬潛邸意遂決引兵而南遼東諸

軍圍燕保定積四十日不克乃還都督韓觀師

次保定三臺北師次小保定逆戰大敗觀軍復還

戰敗績丙子何福諸軍次汴河及北師大戰敗

績師潰於洪塘淮上數戰數敗士無固志偏師數

十萬夜潰刑部尚書侯泰給餉淮安庚辰吐

蕃寇保寧千戶所陷之辛巳北師敗韓觀軍於

安州 遼東兵潰于直沽 北兵日南齊泰請調
遼軍十萬與濟南合勢絕北師後竟潰散無一人
至濟南者 北師陷徐州徐州聚兵數萬漫無統
帥北師既破沛蕭碭山迎款諸將或遁或降州遂
陷於是齊魯諸營堡吏士皆降有散亡者或盜抄
芻糧反增北兵聲勢矣 北師自徐州進克宿州
宿資糧頗盛北師奪據進攻南兵不戰而潰 北
師克鳳陽初北師至山東鐵尚書屢截饋餉比入
南畿所在積聚隨處館穀遂奪鳳陽浮橋入其城

韋朝志

卷十

四

己卯諸軍及北師戰於靈璧大敗監軍禮部左
侍郎陳性善死之獲都督陳暉平安總兵何福宵
遁暉中道逸去不知所終 五月癸未朔理問徐
讓縣丞衛健還自北師二人應募賞書物赴北師
受而不答還並授衛鎮撫軍前差遣 己丑北師
次泗州指揮周景初及壽州千戶劉源以城降
辛卯北師渡淮屯齊眉山盛庸敗走盱眙遂陷
壬辰北師據鐵裏寨及韓觀軍戰大敗 丙申遣
京衛官軍操戰于江 戊戌北師次三河諸軍迎

戰敗績 己亥北師攻揚州監察御史王彬指揮
崇剛死之知江都縣張本以城降 壬寅北師次
高郵守將王傑降以黃旗入城招諭城中軍民悉
降于是沿江州郡多降 北師趨鳳陽渡淮知府
徐安邀阻之不克 遣慶成郡主往北師議割地
和不報 北師次六合諸軍禦之敗績 北師克
儀真儀真屯兵十餘萬舳舻蔽江北師縱火焚之
甲辰諸軍至骷髏灘遇北師大潰 徵鳳陽諸
郡種馬赴京至大柳樹驛北師掠取之 衛府紀

韋朝志

卷十

四

善周是脩靖江府直史蕭用道上書論大計 遣
禮部右侍中黃觀國于監祭酒張顯宗翰林院修
撰王叔英等徵兵於江西等處 詔天下勤王儀
真既破北舟往來江上江南郡縣有密投款者乃
下詔中外勤王城內外臣民慟哭而已 寧波府
知府王璉以海舟入衛 命曹國公李景隆守金
川門黃子澄等固諍不可 帝不聽 六月癸丑
朔北師次于浦口諸軍迎戰敗之郡王高煦至復
戰諸軍不利 帝遣都督陳瑄率水軍往援瑄以

舟師迎降 北師次于江上盛庸會軍南涯禦之
乙卯北師以陳瑄舟師渡江盛庸力戰敗績遣
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鼎等分道禦之 鎮江
守將童俊以城降北師 辛酉遣李景隆茹瑄王
佐詣北師議和不報 癸亥遣諸王詣北師請和
不報 北師屯金川門遂圍都城有約開門迎降
者大理寺丞鄒公瑾監察御史魏公冕率其僚就
殿前殿之幾死二人大呼請速加誅不聽 乙丑
曹國公李景隆誅潭王開金川門迎北師 帝遜

華朝志

卷十

四

於南服宮中自焚北師入都太常寺少卿廖昇江
西按察副使程本立翰林院脩撰王良大理寺丞
周公瑾戶科給事中龔泰監察御史魏公冕衡府
紀善周是脩等死之諭翰林院侍講方孝孺草詔
不屈死之禮部右侍中黃觀翰林院脩撰王叔英
奉使聞難亦死之執兵部尚書鐵鉉禮部尚書陳
迪戶部侍郎卓敬等先後至俱不屈死御史大夫
耿清等按察使王良等內外諸臣數十人皆不屈
相繼死之郎御史給舍縋城遁者四十餘人北平

省屬州縣長吏朱寧等棄官去者二百一十九人
革除建文年號仍稱洪武改稱 孝康皇帝后爲
皇兄懿文皇太子皇嫂懿敬皇太子妃撤太廟主
廢 帝及皇太子文奎少子文圭爲建庶人吳王
允燭衡王允燾徐王允熾各以故廢爲庶人 相
傳 帝之生也頂顙少偏 高皇知其必不終嘗
匱髡緇具遺之戒曰必嬰大難可發此至是爲僧
遜去初入蜀後往來雲貴間正統末自廣西田州
歸京師迎入大內佛堂供養不知所終 帝有詩云
華朝志

卷一

四

四十秋歸來華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
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
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至今傳誦嗟
僑之 統記是歲六月以前諸事建置衛一儒學
一錦衣衛優給武學一巡檢司六蘇州府推官一
各衛經歷司知事縣丞簿五訓導五稅課司副使
課司副使一并省縣丞簿五訓導五稅課司副使
二舍副使九關副使二罷華州二縣七稅課局四
十一開一
信道司二

華朝志卷二

浙許 許相卿 撰

闔官傳

皇太后

皇太后呂氏鳳陽壽州人父本故元帥府都事歸高皇帝爲中書樞密官吏禮二部尚書爲都轉運鹽使終太常卿 懿文皇太子始娶開平王常遇春女洪武中薨是爲懿敬皇太子妃繼選呂氏冊爲皇太子妃是生 帝帝卽位尊爲皇太后壬午

華朝志 卷二

十

六月北師駐金川門闔官赴火相傳 皇太后呂氏以焚崩莫可考

皇太孫妃

皇太孫妃馬氏光祿少卿全之女也洪武二十八年十月癸卯冊爲皇太孫妃 帝卽位冊爲皇后壬午六月北師至京城 帝遜去闔官自焚 皇后馬氏存歿無考

皇太子

皇曾孫文奎 帝長子也洪武二十九年冊立東

宮之歲十月甲寅文奎生 高皇帝不悅曰十數之終日又月之晦命內廷勿賀建文初羣臣請立儲貳優詔不許再三請許之冊爲皇太子壬午六月北師圍京城闔官自焚文奎時年七歲存歿無考

皇少子

皇少子文圭文奎弟也永樂初廢爲建庶人幽之後隨駕幽於北京天順初元 英廟復辟因思建庶人等淹禁欲寬之一日謂少保李賢曰親親之

華朝志 卷二

二

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遂決卽日白 皇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左右皆愧服乃遣中官於鳳陽造房屋勅軍衛有司供給薪米器用聽其出入給與聞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遣太監牛玉入禁諭意建庶人且悲且喜不意聖恩如此庶人時年五十六吳庶人已歿尚有庶母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餘者庶人入禁方二歲逮出不識牛馬

上召賢謂可發旨意賢對此非細事宜諭外廷次日勅諭文武羣臣曰朕恭膺天命復承祖宗大統夙夜憂勤欲天下羣生咸得其所而況宗室至親也哉建庶人等幼爲前人所累拘幽至今五十餘年憫此遺孤特從寬貸用是厚加賞賚遣人送至鳳陽居住月給廩餼以安其生仍聽婚姻以續其後庶副眷念親親之意宣畢人人感歎以爲帝王美事云

諸王

華朝志

卷二

二

諸王允熲允燾允熒 懿文皇太子之子 建文帝之弟也 懿文太子五子長雄英早殤洪武十五年追封虞王謚曰懷 懿文太子薨 帝以長適立爲皇太孫既卽位封允燾爲吳王國杭州封允燾爲衡王國衡州封允熒爲徐王尚幼俱未之國壬午七月降封吳王爲廣澤王降封衡王爲懷恩王尋皆廢爲庶人幽之後隨駕幽於北京永樂二年三月復封允熒爲臨寧王俾守 懿文皇太子祀時允熒年甫十四未遣之國恒侍禁中存歿

無考吳庶人衡庶人天順初始詔釋之已無存矣

公主

江都長公主 懿文皇太子長女也洪武二十七年十二月辛卯以都督僉事耿璿爲宗人府儀賓尚皇孫女江都郡主 帝卽位郡主進長公主儀賓璿爲駙馬都尉皆莫考其終

華朝志

卷二

四

吳郡金三枝

華朝志卷三

死難列傳

浙許相卿撰

方孝孺傳

方孝孺字希直浙江寧海侯城里人也族姓甚蕃父克勤洪武初爲濟寧守學術治行名一時孝孺生之夕有大星隕於其所自幼精敏絕倫雙瞳炯炯如電讀書日強記積寸入鄉校見聖賢名姓良將相遺像企羨低徊久之不能去年十四五侍父

華朝志

卷三

俞文忠刊

宦遊齊魯間歷覽周公孔子廟宅訪陋巷舞雩之遺蹤慨然有願學之志克勤被誣逮繫孝孺疏乞身代不報時翰林學士宋濂以道義文章望海內克勤於獄中命孝孺往問學焉濂一見器之曰吾數年備位禁林得閱天下士若子可謂無雙者矣卽假館授業會克勤歿孝孺扶喪歸時濂亦乞身還金華孝孺往來山中四年盡其學時於五經百家皆已醞藉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詳靡不研精離析而會

歸於大通森蔚變化浩浩無涯自是文章繼濂而起四方耆儒宿學無不折輩行與之交然孝孺下視文藝恒以聖賢自期經綸天下爲己任洪武十五年吳沉揭樞等薦孝孺可大用聘至入見陳說稱旨上喜謂皇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禮諭遣歸孝孺杜門纂述會仇家獲罪詞連孝孺有司例籍家貲械送闕下高皇立命釋之孝孺歸益貧甚嘗病臥絕糧家人以告則曰古有三旬九食者貧獨我耶相與一笑

華朝志

卷三

二

而已二十五年復辟至京上方重賞罰以孝孺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以爲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聘爲世子師日與講學論文歎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故當時蜀治依於禮樂諸王國莫比焉丙子校文應天府明年閏五月高皇帝崩太孫卽位驛召孝孺爲翰林博士遷侍講日直內閣備顧問朝廷大制作皆出其手將相所行必以咨之時議削諸藩孝孺與其謀北師日迫孝孺知事不可爲誓死社

稷爲絕命辭曰天降喪亂兮不知其由奸臣得計
今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
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初潛邸師出北
平姚廣孝送之郊曰江南有方孝孺者必不降殿
下勿殺此人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北師入京
建文帝遜去方孝孺服斬衰晝夜哭潛邸召之數
四不至使人擁之入問曰吾效周公輔成王何如
對曰既稱周公輔成王成王安在且成王不在當
立成王之子乃下之獄猶以廣孝故未卽誅旣而
文皇踐阼詔天下命廷臣舉代草者以孝孺對命
使諭之不屈聞廖都督二子嘗師孝孺命諭意且
召之孝孺怒曰汝讀書幾年尚不識箇是字二子
以對遂以軍馬收之孝孺哀絰杖哭入 文皇屢
問不答號慟徹殿陛間 文皇降榻慰之曰我家
事耳先生何良苦授筆孝孺孝孺大書數字授之
地復大哭嫚罵有寧滅十族語 文皇震怒命抉
其吻剔其舌孝孺猶嚙血犯御座磔之至死乃已
廖氏二子拾其遺骸瘞於聚寶山麓時年四十六

矣收其妻魏氏鄭氏魏氏鄭氏先自經死詔悉燔
夷方氏墓以次捕其族黨至輒不屈乃盡誅之死
者八百四十七人謫戍絕徼者不可勝計孝孺和
粹貞亮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宋濂遷蜀孝孺與
俱不得爲文籲天願輸壽以延之時閱其遺文談
其往事泣數行下濂歿于夔孝孺自漢中走哭盡
哀言于蜀獻王厚卹其家道夔必艤船哭濂墓移
時乃去與郭濬鄭居貞林右劉剛王紳王琦鄭楷
趙象王叔英劉浩葉見太友善晤語遺書必切剝
道義或謂李景隆北伐孝孺實薦之 建文帝雅
相信重堅任景隆卒至喪師賣國而亡夫夷齊叩
馬于路結纓志義烈矣然其處死從容成就一是
而已孝孺深痛過激殲族糜軀古今死義未有慘
毒若斯之甚者也悲夫乃後 文廟言及孝孺輒
憤憤頓足不能平當時瀆犯口語可想見矣洪熙
初 仁皇謂羣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詔奸黨
從寬典於是孝孺惟一子卽其故居祀之遺文曰
遜志齋集若干卷孝孺別著周禮考次大易枝辭

武王戒言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皆逸不傳孝孺所與遊黨戮義著者附左方

胡子昭

胡子昭一作昭舊名志高字仲常一字伯尚四川

榮縣人避嫌改子昭子昭性忠介富經術孝孺之教授漢中也子昭徒步往從之未幾以儒士薦至京授漢中府學教授建文初子昭與修

高廟實錄爲王紳諸人所重陞山東按察司僉事遷刑部侍郎壬午九月十一日坐黨戮死年

韋朝志

卷三

五

四十一父復初母郭氏年皆八十餘子紹纘繼俱編伍弟志遠爲蜀典寶匿丹稜獲免

鄭居貞

鄭居貞直隸徽州人父潛同知潞州以文名洪武間居貞豐頰美髯從父官閩中師貢師泰以明經舉通判鞏昌遷禮部郎中文行爲時所重終河南布政司右叅政坐孝孺累死於京師有文曰閩南集關隴行稿歸來稿檜庭稿孝孺之教授漢中也居貞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羽

翮備五采徘徊千仞翔餘音散江海天門覽德輝羣仙久相待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諒非遙以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昭代孝孺亦贈之文謂其叅政三年而去河南吏民以不能留爲憾事在洪武二十三年其死時狀不可考矣子孫今留家福州瓜山云

葉惠仲

葉惠仲名見泰以字行浙江臨海人與兄刑部主事夷仲並有文名時稱二葉雅爲孝孺所知

韋朝志

卷三

六

惠仲初任廣武衛知事建文初以知縣與修高廟實錄建文二年同考會試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坐黨戮死年六十四妻蕭氏爲奴

林嘉猷

林嘉猷名鼎以字行浙江寧海人師事同邑王琦琦坐事編管雲南族姻無敢顧恤者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別人高其誼後與邑人鄭叔貞負笈六千里至漢中師孝孺時士之問學孝孺

者武接于門孝孺獨以得嘉猷叔貞爲喜曰臣我者二子也洪武末嘉猷以儒士校文四川建文初與修高廟實錄入史館爲編脩累遷至陝西按察司僉事叔貞名公智以字行仕爲監察御史嘉猷嘗赴潛邸召客燕久之頗得其隱以告孝孺後北師日迫朝命錦衣千戶張安貴書詣燕許世子襲王位本嘉猷之言也壬午九月丁亥兩人皆坐黨逮至戮死

盧原質傳

華朝志

卷三

七

盧原質字希魯浙江寧海人原質方之自出於孝孺爲外兄問學多資焉洪武戊辰登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脩乙亥四月陞太常寺少卿以弗與南郊左遷溧水丞撫字不遑暇食以他事逮至京耆民數十輩一日詣闕保奏詔遣還明年又以實徵事坐逮耆民復請如初詔仍還溧水建文中多所建明文皇登極坐黨族其家原質與其弟原朴等皆死

魏澤傳

魏澤字彥恩畿內溧水人學行聞於時累遷至刑部尚書後謫寧海典史時方逮捕孝孺族黨澤悉力保持令免于辱旦資其行費澤過孝孺故宅詩有云黃鳥向人空百嘯青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聞者壯澤之義

陳迪傳

華朝志

卷三

八

陳迪字景通其先直隸宣城人曾祖巨敬元江州路總管祖佑賢父仲康國初以功官撫州守禦所百戶因家撫州迪自幼儻勵志操洪武初辟郡學訓導嘗爲郡草萬壽表高皇帝異之召拜翰林院編脩陞侍讀與脩大典辛未轉山東布政司左叅議捕蝗弭盜民甚德之甲戌以母憂去詔奪情供職迪疏懇辭不允乙亥擢雲南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處苗寇猖獗迪將土兵破之獻俘于朝詔賜上方銀幣建文帝立徵拜禮部尚書授特進榮祿大夫迪與吏部尚書張統同心輔政屬時更脩制度詔羣臣集議條奏一時沿革

損益迪議爲多庚辰四方以水旱聞下廷臣議迪請疏滯獄恤流民諸事深切民隱多見采納辛巳二月加迪太子少保兼支二俸迪固辭兼俸不受靖難師起迪陳論大計不聽命督軍餉于外過家不入聞難赴京時 文皇已卽位召迪責問迪抗聲指斥併收其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磔于市時嫚罵不已命割鳳山等鼻舌醢以食迪啜唾去大肆詬詈比死不輟聲迪老僕侯來保拾其遺骸歸葬邑之計家橋刑人於迪衣帶中得詩云三受天

華朝志

卷三

九

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二臣又有五噫歌並悲烈洪熙初詔釋迪族嫺謫戍者還鄉給產成化初郡人祀迪于鄉賢祠迪曾孫登進士官浙江按察使亦剛鯁不羣遺其名

卓敬傳

卓敬浙江瑞安人字惟恭生而穎敏絕人讀書十行俱下一讀棄弗再讀終不忘幼從羣兒戲有老父過而奇之曰奇兒也後必名世惜血不華色耳

少長讀書寶香山晨昏定省不以遠廢嘗夜歸雨晦失路得一牛騎行及門縱之則虎也洪武戊辰舉進士爲給事中遇事敢言嘗白 上曰諸王服飾僭擬東朝嫡庶尊卑無辯此舛道也何以令天下 上笑曰然吾慮未之及耳由是器重之他日與同官八十一人見 上改爲元士尋以六科政事本源又改爲源士後復稱給事中敬進諫數犯忌諱所親或規其太直敬正色曰吾知盡吾職耳他安所計言之益力進宗人府經歷尋擢戶部右

華朝志

卷三

十

侍郎建文初潛邸入朝敬密奏曰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燕王知慮絕人酷類 高帝地勝兵強勢必爲變亟宜徙燕封南昌以折旣萌 帝大驚袖入事竟寢越數月而難作京師事定敬以奸黨逮至 文皇見而訶之曰是嘗建議搖朕者耶敬抗辭曰朝廷若從敬言殿下安得至此 文皇怒欲殺之而憐其才命繫之獄姚廣孝以舊憾進言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

勒終滅行使敬謀誠用陛下寧有今日耶 上猶使中人諷之受官敬堅不屈遂戮敬夷其族敬臨刑歎曰國家用兵三年敬不能出一奇臣社稷死有餘罪但恨不得行其志耳神色自若經日其面如生敬有高世之才未及大展立朝慷慨英偉多所建明於天文地理律曆兵刑靡不精究尤邃性理之學詩詞宏壯爲文精神峭拔磊落如其爲人文皇自潛邸知其名死猶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卓敬可謂不負君矣著書十餘卷發明周邵之

章朝志

卷三

十二

學詩文五十卷正統間編脩劉球爲敬傳謂與夷齊同不朽云

練子寧傳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也父伯尚洪武中爲起居注直言忤旨謫同知歸德調臨汀鎮安兩府通判卒于官子寧性資英邁志操不凡幼穎能詩有奇語少長遊邑庠與金幼孜友善嘗謂幼孜曰子異日爲名臣吾當爲忠臣洪武甲子舉于鄉明年對大庭極言今日用人徇名失實不宜以

小善遽進以小過遽戮因歷陳古人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切直 高廟嘉之擢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脩撰方孝孺一見亟稱之子寧益以名節自砥礪一時翕然稱其文學行誼云旋以母憂去官杜門屏迹力行古喪禮 建文帝卽位擢子寧吏部左侍郎以賢否進退爲已任多所建白調左副都御史辛巳改都察院爲御史府子寧改御史中丞北師起子寧與卓敬等畫策防禦極論李景隆陰懷異志密通潛邸旣而兵敗召還子寧于朝班執

章朝志

卷三

十三

景隆至 陛前數其罪請速加誅不聽子寧憤激叩頭大呼曰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爲國擊賊請先伏誅遂罷朝北師渡江中外震擾長史蕭用道紀善周是脩上書論大計指咎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詬斥之子寧獨曰禍難日迫我輩謀國之臣實尸其咎事已至此尚不容人言乎詎者愧而止 文廟登極詔治奸黨子寧不屈就戮李景隆以前憾尤力傾之遂族誅練氏姻戚逮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遠徼者又數

百人惟吉水錢氏得免及習禮仕于朝猶爲鄉人所持以告少保楊榮榮乘間以聞 文皇欣然曰使子寧尚在固當用之遺文曰金川玉屑集按察副使李夢陽立金川書院祀子寧父子後析新淦立峽江縣郡守錢琦復于鳳凰山立自靖祠祀之

耿清傳

耿一作景清陝西真寧人儻尚大節洪武中領鄉薦遊太學同舍生有秘書清求勿與固請約一夕而還與之生旦往索書清辭勿還生訟于祭酒清

韋朝志

卷三

三

以書見曰此清燈窓所業也背誦終卷問生生無以對祭酒叱生還清以書還生曰子珍秘太甚吾故相戲耳初清赴舉道淳化主人女爲妖所馮清至妖不來清去妖復來女以詰妖曰避耿秀才爾主人追及清語之故清爲書耿清在此四字令揭于戶妖自是絕洪武甲戌清試禮部中第三錄詩書二經對大廷賜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脩改監察御史丁丑春進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辛巳改都察院爲御史府清改御史大夫 文皇繼統

方孝孺練子寧等死之清風尚節義委蛇朝班人疑焉一日清緋衣入朝或曰 文皇夜夢緋衣者挾刃圖不軌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 文皇固疑清備之及朝清獨緋衣遂命收縛得七首于清懷中詰責之曰欲爲故主報讐耳直立嫚罵不屈 文皇怒數之曰且不說天子卽親王若敢爾罪云何清復罵不已命挾其齒且挾且罵頃之近 上若有所啓則含血直噴御袍乃命鐵箠刷其肉至盡乃已死後英爽迭見 文皇嘗晝寢夢

韋朝志

卷三

十四

清追繞御座覺曰清猶爲厲耶命夷其族籍其鄉轉相攀者數百人謂之瓜藤抄其里逮今無人云

黃觀傳

黃觀字濶伯一字尚賓直隸貴池人父贅同邑許氏生觀從其姓曰許觀觀自幼穎異通尚書受業于元翰林待制黃暉天兵入大都暉死之觀益感奮以忠義自許洪武二十三年觀應貢入太學發解京府明年會試第一人廷試對禦戎策以天道福善禍淫人事練兵講武爲言 高廟嘉之擢狀

元及第授翰林院脩撰歷尚寶寺卿建文初遷禮部右侍郎屬定官制增左右侍中員次尚書以觀爲禮部右侍中仍兼尚寶卿復黃姓與方孝孺等日見親用潛邸與師表請誅齊泰黃子澄適觀當制批答極陳大義辭多指斥明年北師渡淮觀奉詔徵兵上游率諸郡入援奮不顧家且行且募兵至安慶聞北師入都城痛哭謂其人曰吾妻志節素定必不受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報索傳國寶云許尚寶已赴上游起兵矣命收其家觀

華朝志

卷三

五

妻翁氏并二女給配象奴象奴叱取釵釧出市酒殺遂攜二女赴淮清橋溺焉觀舟次李陽河聞帝已遜亡羣臣奉新天子卽位三日矣未幾朝使召觀觀知事不可爲給使者曰入賀新朝禮當預習乃朝服東向拜畢自沈於羅刹磯舟人急釣之得珠系棕帽以獻命束芻象觀帽之而剄于市復購其屍不獲疑有匿之者乃族觀家并逮其姻黨百餘人繫詔獄謫戍邊徼者又數十人洪熙初悉原之景泰中觀邑人進士孫仁使遼有給事使館

者老卒朱黻故貴池諸生從觀遊以觀累戍遼黻言翁溺後有司收其母子尸於陡門橋三人執手如貫棺斂待命不報天順中池人入京柳林破棺猶存問之故老曰此黃狀元妻女云有司於學宮西觀宅立祠祀之

王叔英傳

王叔英字原采浙江黃巖人初從母姓陳氏後復王姓叔英博學重氣節洪武間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同徵至京叔英固辭還鄉素善方孝

華朝志

卷三

六

孺相與道義切劘文名籍甚部使者辟爲仙居學訓導丁丑改德安府學擢知漢陽縣有善政建文初元徵叔英拜翰林院脩撰上資治七策曰務學問謹好惡辯邪正納諫諍審賢否慎刑賞定法制且曰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梗不啻醫者之去疾農夫之去草急于去疾或傷其體膚嚴于去草或損其禾稼固自然之勢也然體膚疾去之餘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之後宜培養其根苗亦當然之理也識者知其爲經濟遠畧矣入史館與脩

高廟實錄北師起奉命募兵廣德未幾北師渡江
郡人驚遁兵部尚書齊奉來奔叔英曰泰貳心矣
急擒泰至且告之故乃釋泰共圖再舉已知事不
可爲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曰嘗聞夷與齊餓死
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遂自經于玄妙
觀之銀杏樹時年未四十將死遺書祠山道士台
人盛希年曰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卒收葬之尋有
詔治奸黨英妻繫獄死二女俱赴井死叔英居家
以孝稱既仕好獎拔善類楊士奇微時薄遊湖湘
華朝志 卷三 七

逸士奇題其墓曰嗚呼翰林脩撰王原采之墓復
爲文祭之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
是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德霜雪其明又
曰先生學醇行正子道臣道終其身無一毫之苟
論者謂真不愧其言云成化中知州周英立石記
其墓嘉靖初判官鄒守益建懷忠祠祀之

程本立傳

程本立字原道系出伊川先生其先宋嘉熙間遠
祖圯徙杭會祖彭徙崇德後析崇德置桐鄉故又

華朝志

卷三

六

爲桐鄉人父德剛生本立于鳳鳴里少從邑人鮑
恂貝瓊遊善書工文與海鹽沈壽康友善壽康事
親孝喪祭執禮臺省論薦力辭不仕人稱孝隱先
生壽康嘗謂本立曰世競業舉以經學名而無其
實吾所不取子質近厚當務聖賢之學本立由是
篤志爲已聞金華朱彥脩兄弟得考亭正傳于白
雲許謙往問學焉寓金華最久造詣日深洪武丙
辰舉明經秀才擢秦府引禮舍人召見奉天門賜
楮幣鞍馬母憂服除補周府建文初從王來朝以

府事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從一僕之任時六詔初附叛服靡常本立單騎深入開諭順逆利害諸夷悅服時王師初平西南餘孽尚驕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統聞本立賢皆禮重之委以統領守禦本立深憫民夷之患矢心盡瘁以救一方創為賑濟安撫之策未嘗以文法自委歷道險遠自楚雄姚安大理鶴慶麗江永昌徧往撫綏遇飢便宜賑恤由是軍民安業本立之功為多戊寅奏計京師學士董倫應天府尹向瑤

革朝志

卷三

九

文章薦本立文學治行時脩太祖實錄召入翰林編纂尋以本立署左僉都御史作御史箴自勵尋即真俸入之外不通餽謁時稱清御史辛巳以誤陪祀當調特留史館供職明年實錄成出為江西按察副使未行北師渡江本立悲憤自盡壬午六月十三日也後三日文皇即位詔追奪本立恩典家無遺貲所著有巽隱集十卷郡人吳昂官福建按察僉事刻布之邑人祀本立于鄉賢祠

王艮傳

王艮字欽止江西吉水人建文初元發解明年對大廷狀元及第以貌不及胡廣推廣第一艮亞之用洪武乙丑事例艮與第三人李貫並授翰林院脩撰艮自聞北師起常憂懣不食日就羸憊北師薄都城羣臣多往迎附艮獨閤門痛哭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復生矣安能顧若等遂自鴆死艮子脩後亦首鄉薦云別記艮以辛巳九月卒帝遣禮部侍中黃觀諭祭非也艮家欲避追戮故云吳康齋述所目觀審矣

周是脩傳

革朝志

卷三

三

周是脩名德以字行江西太和人元季兵亂奉母避難苦行力學學成不仕洪武中舉為霍丘訓導陞辭高廟問曰家居何事對曰導人為善上喜擢周府奉祠正應教賦詩援筆立就王甚重之遷紀善建文初年王以過行聞王府官屬皆下吏是脩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與脩纂翰林北師起是脩數陳論大計指咎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眾共辱之是脩屹不為動北師入都城是脩留書別其友解縉胡廣楊士奇江仲隆蕭用道托以後

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年四十九壬午六月十五日也是脩外和內剛志節卓犖自負非其義一毫不苟得也嘗曰忠臣不爲得失計故言無不直貞女不爲死生累故行無不果乃輯今昔全貞死節聞見所及史籍所遺者爲觀感錄平生獎善如不及不善者爲之諱故賢愚長少皆樂親之在史館薦梁潛劉叔慈咸知名當世是脩所著有詩小序詩譜集義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綱常懿範邇言家訓進思集芻蕘集初是脩與諸友約同死義

華朝志

卷三

主

廖昇傳

廖昇襄陽人學行名重一時與方孝孺王紳友善洪武中由右軍都督府斷事遷太常寺左少卿建文初脩高廟實錄董倫王景彰爲總裁昇及高遜志副之北師入都城昇慟哭與家人訣自經死狗義諸臣昇死最先云

鄒公瑾傳

鄒公瑾江西永豐人志大才敏議論磊落洪武中官蜀之重慶薄遊巴渝間邂逅金華王紳握手如舊相識紳亟以忠義許之與俱至成都成都士皆願交焉洪武末赴召至京建文中爲大理寺卿北師入都城公瑾自殺詔夷其族

魏公冕傳

魏公冕江西永豐人建文中爲監察御史北師次江上朝臣有約開門迎降者公冕與公瑾率其僚

華朝志

卷三

主

十八人毆之殿前幾死是日輟朝二人大呼請速加誅曰臣等義不與俱生不報北師入都城或勸迎附公冕曰使吾改臣節人主亦所不用遂自殺詔族其家

曾鳳韶傳

曾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末以進士起家建文中爲監察御史潛邸入朝鳳韶侍班抗辭劾奏語在君紀中北師起廷議遣使致書潛邸諭以罷兵歸藩無敢往者鳳韶毅然請行至軍前不納鳳韶取

竹通節入書鼓風達之亦不報 文皇繼統嘉其直以原官召不赴刺血書憤詞于襟畧曰予生居廬陵忠節之邦素負骨鯁之強慨一死得所可以含笑地下不愧吾天祥屬其妻李氏子公望殮勿易永遂自殺年二十九李亦以死殉云

高翔傳

高翔陝西朝邑人重義槩有文學洪武中以明經舉授監察御史翔所論奏無不關國家機事當

上心者 高廟特所眷注 文皇先在潛邸素聞

韋朝志

卷三

三

翔名卽位召翔將大用之翔持喪服入見語復忤旨乃殺之沒產夷族命諸給高氏產者倍其賦曰使世世怒罵高御史也親黨悉編配軍伍

陳繼之傳

陳繼之福建莆田人建文庚辰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嘗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蠶食百姓奏請稍爲限制僧道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北師南下繼之建白抗禦多肆指斥又言于朝曰徐承福燕之至親必有陰謀宜先事誅之不聽已而承福果開

門降壬午六月 文皇卽位召繼之責問不屈磔于市夷三族父秀母黃氏年垂七十癸甘肅編伍男徵仔四歲隨母姚給配象奴阿宗女給指揮袁江爲奴

茅大芳傳

茅大芳直隸太興人少穎敏得家學工詩文族黨才之洪武間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

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右長史制詞褒嘉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期待者甚寵大芳特受隆遇益

韋朝志

卷主

五

自感激事王諫諍綱縫得大臣體未踰年秦國稱治大書其堂曰希董之堂以彰聖訓著已志方孝孺爲之記稱其志意偉然才氣傑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得於正誼明道之旨建文中累官至副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北師之南也大芳憤國命日蹙詩寄淮南守將梅殷忠義激烈聞者壯之文皇繼統大芳以奸黨逮至責問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同日被戮壬午八月十九日也年五十四永樂四年十二月幼子文生亦收棄市遺文曰希

董集

戴德彛傳

戴德彛浙江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人入翰林爲編脩陞侍講高皇帝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旣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害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盍以古人自期德彛感奮思所以稱上意拾遺補闕直聲震于朝改監察御史益善于其職

章朝志

卷三

三

建文中改左拾遺北師南迫與黃子澄齊泰方孝孺練子寧胡閏宋徵韓永侯泰黃觀郭任等日夕畫策防禦文皇繼統德彛以奸黨逮至責問不屈誅

暴昭傳

暴昭山西

人建文中以刑部左侍郎充北平

采訪使至官而師興昭吠堯不屈命去其齒又斷其手足又斷其頭以死

或云爲北平布政司參政

龔泰傳

龔泰字叔安浙江義烏人少孤母傳教之泰能自

刻勵雖居闌闌屏遠紛華讀書日數千言長師宋

濂門人宗思詹造詣日深練習世故動合事宜洪

武初丙子舉于鄉明年入太學奉旨閱齊王府衛

監視安東護衛倉儲綜畫周密衆始危之後廼大

服之吏部策試泰第一試戶科給事中未幾實授

都給事中壬午六月北師渡江泰當巡城與其妻

訣曰國事至此吾分死耳爾賞勅攜幼歸急則俱

投于井無逮辱也須臾火內中泰倉皇馳赴道

章朝志

卷三

三

爲兵校所執至金川門驗非奸籍中得釋自城投地死六月十三日也年三十六泰遇事剛果敢任居鄉以孝友聞爲諸生時嘗息學宮之陰有狂者擠泰于池溺幾死人多爲不平泰曰彼病狂耳何校焉鄉人趙氏厚亡于盜跡之弗得與泰謁巫巫見泰瞠不能出一語衆由是服泰泰子永吉累官兵部侍郎南京大理寺卿

甘霖傳

甘霖直隸懷寧人洪武丁卯舉于鄉爲監察御史

持正不阿建文末北師入都城霖執不迎附被逮
求死卒就戮子孫亦不敢仕正德中郡守胡繼宗
祀霖于鄉賢祠

郭任傳

郭任直隸丹徒人一云定遠人建文間爲戶部侍郎北
師入都任不屈就戮子經坐死少子金山保謫戍
廣西三女給配鎮江知府劉儲秀祀之鄉賢祠

侯太傅

侯太南和人建文間爲刑部尚書北師起太與侍

華朝志

卷三

三

郎郭任諸人主抗禦之策壬午二月督運濟寧四
月又督運淮安是時諸將屢敗京師告急六月太
赴闕至高郵被執七月十日就戮弟敬祖子玘皆
坐死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獄

韓永傳

韓永陝西西安人一云山西浮山人建文間爲兵科給事
中壬午六月北師克都城永與陳迪巨敬戴德等
等以奸黨逮至不屈死時同約死義者三十五人
惟黃福尹昌隆歸命復官云

胡潤傳

胡潤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博學勵行授徒里中以
能詩名太祖之討陳友諒也經鄱陽吳芮祠見
潤壁間題竹詩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
風雨來飛騰作靈物歎賞之陰記其姓名洪武中
有司薦辟至闕太祖識之曰此題詩鄱陽廟者
也授都督府經歷建文中遷右補闕彈劾有聲陞
大理寺左少卿北師克都城潤不屈被戮子傳道
坐誅傳慶謫戍邊衛妻任氏女二人給配後一女

華朝志

卷三

三

得釋歸貧無依閭里競以錢米遺之曰此忠臣女
也旬日饒足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銳命有司祠祀
之學宮

程通傳

程通字彥亨直隸績溪人祖平業儒洪武初謫戍
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子以誠負遺骨歸其
家其家以貧故不納乃買地葬之通少有至性嗜
學執禮洪武乙丑通以縣學生應入太學父以誠
謫死嶺外通徒步扶襯歸葬廬墓哀毀妻子不能

識戊辰復上太學平戊延安年已大耄通上書闕下辭極懇惻高廟憐之而持其章不下陰召平至并召通東西立陛間祖孫相向哽咽不能仰視上歎曰孝哉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庚午秋通發解應天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士於廷通對第一授遼府觀善建文三年遼王遷國荊州通進左長史悉心輔導王甚重之國事必咨焉護衛士紀綱者以狡佞幸于王通屢笞戒之北師起朝使至荆通草上封事數千言大抵皆防禦策

華朝志

卷三

无

也文皇登極紀綱入賀留侍歷官錦衣衛指揮使日被顧問乘間及通封事乃詔逮捕通瘦死獄中家屬發戍極邊下績溪簿錄通家惟遺書千卷牯皮數張而已文稿百餘卷悉燬于官通居家恂恂如有弗逮臨事則毅然不可奪微守黃希范故與通善并籍其家云

葛誠傳

葛誠不知何許人以進士爲燕府長史北師將起潛邸稱病盛暑擁爐猶言畏寒誠得其隱令人上

變告會潛邸遣使入奏事齊泰等疏請執付刑官鍛鍊成獄發符逮王府官屬因令舉兵約誠內應後謀不果見殺族其家

龍鐔傳

龍鐔字德剛萬載人洪武十七年貢爲國子生授浙江按察使以累左遷長洲知縣尋陞晉府左長史靖難師起徵兵于晉鐔引大義力主發兵潛邸卽位詔械鐔繫錦衣獄不屈死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曰捐生固殞弗事二主別父與兄忍慟肝

華朝志

卷三

三

腑盡忠爲臣盡孝爲子二端于我歸于一所衣色形骸歸于故土今其家書遺草及諸哀輓猶存云

余逢辰傳

余逢辰字彥章直隸寧國水陽西鎮人爲燕府教授北師起泣諫被戮有得其遺子書自分必死忠義凜然無少希幸後福意或贊宛陵大節惟陳尚書一人不知又有逢辰云

齊泰傳

齊泰畿內溧水人洪武丁卯發解應天初名德受

知 太祖更賜今名歷禮兵二部主事雷震謹身殿 上躬禱于天擇羣臣九年無過者陪祀泰與焉乙亥擢兵部右侍郎嘗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國圖籍泰出手冊袖中以進甚悉由是益承眷遇 上大漸泰與受顧命 建文帝立進兵部尚書時諸王皆 帝尊屬擁兵專制地逼勢嫌泰與黃子澄進議詔止諸王哭臨本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朝廷節制諸王皆不悅潛邸入臨至淮安泰言于 帝令人賁勅符勒使歸國

韋朝志

卷三

三

疑隙益深泰嘗使潛邸厚賂之泰受而歸請爲兵費 帝奇其識日益倚重泰憤宗戚權重朝廷勢輕思所以裁抑之乃與子澄專議削奪征討之策親王有罪輒發兵禽之除其國故周齊湘代岷相繼罪廢朝廷與親藩猜怨日積勢不可解實泰與子澄構成之北師起泰任軍旅之事命將出師多其籌畫 帝日召學士輩討論文史聞外事一倚辦於泰泰於是移檄指斥潛邸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語聞潛邸遂以誅泰爲兵

端泰以谷王穗漏師遁還處遼寧觀望持二心召還京惟遼王植至天下勤王兵亦稍稍集始戰猶互有勝負及勢不可支廷議謫二人官求解尋召復位 帝遜亡泰追之不及奔廣德州語在叔英傳 文皇卽位捕泰至責問泰抗辭不屈族誅夫泰以習知邊事寢尋大用卒之狂謀誤國殆罪魁也猶以舍生不屈有辭於永世云

黃子澄傳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也少從邑人歐

韋朝志

卷三

三

陽貞受易周與學受尚書清江梁寅受春秋博學負俊聲遊學宮同舍避席洪武癸亥應貢入太學明年定科舉制中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脩撰尋兼春坊官侍東宮講讀累遷太常卿 皇太孫立諸王多不服一日太孫御東角門召子澄謂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子澄以漢平七國事對 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旣卽位命子澄兼翰林院學士與齊泰皆用事會周齊湘代岷相繼煽動 帝朝

罷召子澄謂曰先生憶昔者東角門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然機事須密退與泰等謀之泰欲先燕子澄曰周燕之同母弟取周先翦燕之手足而燕可圖也入白之帝遣曹國公李景隆以兵圍周王橈迫至京師遷之雲南徙代王桂于邊以兵圍湘王栢聞討狼狽自焚死執齊王樽囚之降岷王梗爲庶人潛邸亦加裾撫誚讓朝廷以爲子澄功褒賞之及潛邸上書救周子澄議當連坐決策致討時潛邸以世子兩郡王在京奏稱病篤以三子

華朝志

卷三

三

請泰請收之子澄曰不可若爾則彼先發有名且得爲備不如遣之示坦懷無疑也尋悔追之不及已卯三月命都督宋忠等北征約北平都指揮謝貴先發七月貴謀泄見殺北師遂起抗疏於朝移檄天下言帝崇信奸回離間骨肉遵太祖皇帝祖訓奉天征討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首以誅齊泰及子澄爲名師破雄縣懷來遣長興侯耿炳文禦之互有勝負子澄慮師老請易帥詔以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率諸將兵凡百

萬往景隆自負有文武才子澄薦之師行子澄操以方略景隆依違而已子澄始憂之未幾景隆累戰皆大敗奔還京師赦不誅子澄哭諫曰景隆出師無律意在觀望不誅之何以謝宗社懲將士不聽已而徐凱盛庸繼踵敗劬顧成等皆降子澄拊膺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賦詩志痛聞者哀之北師日迫廷議遠謫子澄齊泰以說潛邸實使之募兵也諸將時守淮南而北師已渡江矣渾王與李景隆開門迎謁子澄出走蘇州語

華朝志

卷三

三

見姚善傳文皇卽位逮捕子澄至責問不服族誅同時被戮者俱號齊黃奸黨榜諭天下一子逃難易姓爲田赦後復姓家湖廣之咸寧近有登進士科者袁州祀子澄于鄉賢祠夫中庸九經親親爲大子澄不能引君當道而踵襲晁錯之遺謀狂謬又出其下遠甚誤國之辜萬死莫贖特以一死爲不負其君焉耳

楊任傳

楊任浙江嘉興人母章氏初生任有胡僧過之聞

啼聲歎曰此兒異日必顯終不免刑俖耳任至孝嗜學洪武間由人才擢知袁州府黃子澄一見以國士許之守袁政多宜民北師起任引疾歸壬午事定子澄出徵兵往約蘇守姚善航海善不可子澄乃至任家與任謀求舊君圖大舉事泄任與子澄俱被擒至京磔于市任子禮坐死籍產族誅凡九十三人任姍屬金莊章范諸姓發戍邊者又百餘家云

高不危傳

華朝志

卷三

三

高不危建文中爲某官壬午七月北師既定都城不危抗命戮死逮其家屬偕弟宣謫戍南海衛實發工部習匠

謝昇傳

謝昇建文中犯靖難師或曰昇練兵給饟勤勞有功壬午歲戮死父旺年七十四子咬兒年十二是年十月二日發金齒衛編伍

周濬傳

周濬山東諸城人建文中嘗抗禦靖難師壬午七

月北師既定都城濬以奸黨逮至不屈戮死妻王氏是年十二月給配子蠻兒沒官

巨敬傳

巨敬陝西平涼人建文中爲戶部主事充史官與陳迪等俱被責問不屈死

盧迴傳

盧迴一作珙浙江仙居人建文中累官戶部侍郎迴爲人疎雋善飲酒酒酣輒長謳人以爲狂及仕恭慎自持壬午六月北師入都城迴被逮就戮長

華朝志

卷三

三

謳而死聞者悲之台郡祀迴于八忠祠

宋徵傳

宋徵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爲宗人府經歷嘗建議親藩不順宜削屬籍北師入都討焉事定就戮妻子俱死

盧振傳

盧振建文中爲某官嘗與徐輝祖同謀抗禦北師或云與齊黃謀畫攻守靖難兵畏之壬午秋逮至不屈榜振名數其罪殺之夷其族

毛太傳

毛太建文元年爲吏部左侍郎時蹇義爲右張統爲尚書靖難兵起太數條上方略都城既定太被詰問不屈死

黃魁傳

黃魁建文中爲禮部侍郎工文章習掌故與陳廸黃觀厚善都城事定不屈死

董庸傳

董庸一作鏞建文中爲監察御史諸御史有志節者

革朝志

卷三

三

時時會庸所誓死報國諸首鼠觀望懷二心者庸輒露章劾之靖難後爲銜者所持竟坐黨論死家徙戍邊

革朝志卷四

浙許相卿撰

死事列傳

鐵鉉傳

鐵鉉河南鄧州和豐里人也洪武間由國子生爲都督府斷事奏對詳明高廟嘉之賜字鼎石授禮科給事中是時朝政威神羣臣奔走奉職救過不贍鉉獨以材能稱上任使數被命讞疑獄有聲有訴潛邸人違法狀者下法司鞫治數日未成

革朝志

卷四

一

獄上怒屬鉉鞫之片時獄成由是益愛重之未幾擢山東布政司左叅政建文已卯曹國公李景隆將諸道兵馬數十萬禦北師駐德州鉉軍與不乏既而景隆軍敗南奔鉉與叅贊高巍相遇于臨邑協盟定計迎景隆收潰卒保濟南北師至圍城數匝百計亟攻屹不可破鉉每出不意襲擊敵師攻圍既久城輒壞輒脩鉉外張藍布屋灰界紋如甃石狀而內襯之蓆并力潛築北師遙望驚以爲神數日脩完又復出戰一日鉉忽開門令士皆解

甲出降潛邸信之整駕將入鉉豫于城門置鐵版如鍾伺潛邸方入鍾下馬首幾中而脫鉉知計不就帥衆背城奮擊北師大亂解圍奔還北平德州及諸郡縣皆復兩軍攻守凡三月餘而罷鉉宴諸將佐於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有張睢陽顏平原之風焉事聞下詔褒嘉遣翰林陳檢討賜鉉金幣吏部魯主事頒誥命封鉉三代如其官鉉入謝賜宴陞山東左布政使尋進兵部尚書監大將軍歷城侯盛庸搃天下兵壬午四

華朝志

卷四

二

月北師至宿州鉉監督諸將奮擊大破之于小河斬驍將王真中原震動是時潛邸幾欲棄師北還朱能力陳楚漢成敗以諫於是決計南向再戰大勝長驅渡江鉉猶擁兵淮南規圖興復文皇既克京城卽位計擒鉉至背立庭中正言不屈令其一顧堅不可得命截其耳鼻終不肯顧乃寸割之比死罵喃喃不絕聲時十月十七日也年三十七父仲名母薛氏皆年餘八十竝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福昌七歲發鞍轡局習匠尋

皆戮死家屬發教坊司鉉二女終不受辱久之鉉同官以聞文皇曰渠竟不屈耶乃赦出之皆適士人云鉉以非常之才臣難殉國遭天命已改志不克就然剛毅果敢之氣耿耿激烈不可屈撓自其蚤歲受知高廟已負託孤寄命不奪之節乃卒以烈誠奇畫震耀今古文皇每對羣臣特稱其忠焉

姚善傳

姚善湖廣安陸人字克一初曰李善後復姓爲姚

華朝志

卷四

三

善云善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爲諸生時題其讀書所曰待旦唐之淳爲之銘善嗜學工詩與之淳相唱和洪武中由鄉貢爲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以能稱洪武末知蘇州府蘇俗承元汰侈豪右居服矚制高皇帝峻瀟整齊之誅夷狼籍輩者或更持短長賊譎鋒起特稱難治善洞曉政體諳悉人情弛張寬密各協事宜數延郡賢詢求治道商畧民生休戚俗尚淳漓調劑消息由是吏民敦尚禮教蘇治更爲列郡最隱者王賓獨居陋巷善

躬往候舍車徒步叩門賓問爲誰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望門再拜而退善趨迎之終辭不入又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人不可得見者耶善又禮重俞貞本錢芹芹自守甚高善初願見不可得嘗以米饋貞本吏悞致芹旋覺其誤皇恐告貞本貞本曰錢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受米不辭者知太守賢也善喜訝欲往見使人通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然芹民也禮不可往有如明公弘下士之風請候月

華朝志

卷四

四

朔胥會于學官善如期迎芹坐上坐延質經義芹曰公方有公事請姑舍是善竦然起敬卒問之芹出一簡授善不答芹語而去歸視之守禦制勝之策也建文已卯北師日南善畫策勤王資芹簡爲多壬午六月 文皇克京師卽位黃子澄走蘇約善航海善曰在公則可善守土之臣當與城存亡耳善先奉詔兼督蘇松嘉鎮常五郡軍馬未戰麾下許千戶等縛善赴京磔于市是年七月十日也時年四十三長子節發戍賀縣幼子繼兒蘇州隨

母給配保兒項兒送工部習匠正德中巡撫御史秦金祀之鄉賢祠

王良傳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建文中爲刑部左侍郎以問擬燕人罪輕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杭謁岳飛墓曰媿武穆者非夫也壬午六月北師渡江良慟哭誓死 文皇卽位命使召良良執使者繫獄詰旦縛出將戮以徇道遇徒衆鼓譟奪使者去良還坐堂上收司印九篋入嗟嘆躊躇久之妻問故良

華朝志

卷四

五

曰我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曰我不難處君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命妾饋良食抱子歛獻如廁投於池以死良久往視子匍匐池旁頃之尸浮水上良殯殮畢遣家人攜幼子往託某僉事或曰托其鄉人之商于杭者遂閉其眷屬烈薪縱火抱印投烈焰中時六月廿一日也事聞 文皇曰死自其分擅毀制印特其罪耳詔徙其族于邊厥後風雨晦冥英爽時見後官不復敢寓其宅台人陳燧私識其事談之輒流涕沾襟云正德中按

察使梁材祠祀良于公署東偏提學副使劉瑞爲之記

王彬傳

附崇剛

王彬字文質山東兗州東平人洪武中進士起家爲監察御史巡按江淮北師日南彬與指揮崇剛守揚州揚州衛指揮王禮謀以城降訶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堅城自守七日不解甲揚有力人能舉千斤彬恒以自隨北將楊玉招諭揚州飛羽書入城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禮黨憚力人莫敢

華朝志

卷四

六

睨彬已乃厚賂力人母誘其子出彬適解甲浴于戶徐政等縛彬并剛縋城送北師遂與禮弟宗千戶張勝舍人吳麟等數十人破獄出禮等與俱降北將欲降彬彬不屈死剛亦死之府衛官皆降江都知縣張本尚爲守禦計其母丘曰此天命也達天不祥於是本亦率江都父老詣北師降本東阿人洪武中以國子生知江都本既降即以本知揚州府後歷官兵部尚書太子賓客

陳彥回傳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父立誠洪武初舉秀才知保德州徙應州降知博羅縣罷歸十六年復官歸安縣丞以非辜陷重辟家屬俱被逮謫戍彥回戍雲南弟彥回戍遼東大父及母涂子善需從彥回徃皆道死惟彥回與祖母郭氏行至蜀遇赦不及監送者哀而釋之貧不能歸聞邑人黃積良知合州定遠縣徃依之爲積良奴易姓名曰黃禮既而積良亦罪廢彥回轉依鄉人南克丞于仲和閩中教諭嚴德政知其才以明經薦爲保寧府學

華朝志

卷四

七

訓導九載入朝承領問陞平江知縣建文初給事楊惟中等交薦其文學廉幹陞徽州知府到官數月政教一新以祖母喪服承重徵民詣闕請奪情終任未報已卯春彥回至闕疏其改姓歷官情重乞正名籍乃罷爲民尋命復官留郡治事復疏乞終制不允詔復姓名襄事供職并釋彥回免戍彥回乃暫解職葬祖母于郡之北山每旦哀奠而後視事士民名其山曰太守山北師南來彥回奉命募義勇至京還郡未幾北師渡江彥回復率義勇

赴援 文皇卽位擒械彥回至京不屈棄市壬午六月十五日也時年四十七妻子給配是時浙江亦有同知揭榜募兵興復指斥無忌尋亦逮捕磔于市失其姓名

鄭華傳

鄭華字思孝浙江臨海人洪武丁丑進士授行人建文中謫東平州判官北師日迫謂其妻蕭氏曰吾身不復惜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討吾獨不能爲君計耶華乃稱疾尋醫以家托其

華朝志

卷四

八

友無錫丞趙次進亟馳還東平時北將朱能攻陷東阿分兵取東平東平守將俱亡去華曰守土之臣義不苟生獨率吏民死守憂勞病甚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力疾戰死壬午正月某日也時年甫三十台郡祀華于八忠祠

顏伯瑋傳

附唐子清黃謙

顏伯瑋名瓌以字行江西廬陵人唐魯公真卿之後洪武末以賢良徵授知徐州沛縣建文庚辰冬北師乘勝而南所過郡縣望風迎附伯瑋獨設備

誓以死守時李景隆駐師德州伯瑋率淮北郡縣民夫運給軍餉措畫有方未嘗缺乏辛巳六月北師直擣濟寧遊兵過沛上沛人竄匿伯瑋招徠之九月會設沛豐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躬自教閱時加激厲皆爲精兵壬午正月北師駐沙河二十二日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度不能支預遣其子有爲歸告其父曰汝還白大人伯瑋弗復得爲子矣旣而指揮王顯迎降夜二鼓北師入東門伯瑋冠帶升堂南向拜哭

華朝志

卷四

九

曰臣無以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有爲不忍去復還伯瑋已死亦自刎以從北師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皆不屈死之縣丞胡先葬伯瑋父子于沛南關楊士奇過沛以詩悼之詩云平生金石容子亦隨千載河山遺縣在一門忠孝史官知故鄉往近文丞相先德傳從魯太師欲辭丘墳何處是離離芳草渙空垂

鄭恕傳

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治尚書好古博雅工詩能書家貧授徒自給攻苦食淡一室蕭然魚釜塵

蘇高風狷守稟如也明州守聞其賢而貧署爲昌國縣學訓導陞知蕭縣北師至力拒被擒時年五十六二女當配亦死之子濂湜姪溫及皆從坐壬午八月七日也按壬午正月北師克沛四月戰靈壁五月至泗州六月渡江蕭沛密邇怨死當於此時此云八月者聞之台人怨嘗有平幽燕疏歸起義兵時無應者遂往就戮蓋事定加罪也台祀恕于八忠祠仙居專祠恕其二女又別祠云

陳性善傳

華朝志

卷四

十

陳性善初名復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乙丑進士臚唱過御前高廟見其容止凝重屬目久之謂侍臣曰向唱名陳性善者君子也授行人司副已而入翰林爲檢討初誠意伯劉基薨上遣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出書石室中從鐸詣闕上之命簡工書者數人入便殿繙錄性善與焉八威嚴重進見者無不人人惴恐或戰汗不成一字性善動止安雅書法妍正高廟嘉悅時感遺臣測性善留中竟日家人以爲必死既出乃大驚

久之超拜禮部左侍郎薦達流人薛正言等雲南布政使韓宜可方隸謫籍亦以性善言起爲副都御史帝在東宮已熟性善既卽位一日退朝獨留性善賜之坐問以治天下之要使書以進性善益感知遇盡所欲言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爲權奸所尼性善請對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旣僭塵聖聽許臣必行今而詔書云然所謂爲法自戾何以信天下帝爲之動容未幾北師南下帝命性善監李景隆軍大戰白溝河敗績

華朝志

卷四

十一

陳思賢傳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洪武末爲福建漳州府學教授教人必以忠孝禮義先躬行而後文辭多所造就文皇卽位頒詔至漳思賢率其徒吳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卽明倫堂爲舊君

位哭臨如儀郡人執思賢入京死之六生皆以身殉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學宮祀思賢侑以六生云

王省傳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祖德明元沔陽州學正德明生君賢君賢生省洪武五年省舉鄉試明年詔免會試令吏部次第擢用省乞歸養復以文學徵高廟御試稱旨例當殊擢省以才薄力弱親老乞就儒官便養授浮梁教諭尋丁父憂起改隸

華朝志

卷四

十一

寧又改濟陽北師壓境省爲遊騎所執從容引譬辭義慷慨乃釋之歸召諸生集明倫堂諭之曰若等知此堂何名明倫何爲君臣之義乃大哭諸生亦哭省頭觸堂柱而死後有司立祠學宮祀之子積爲夔府通判亦死于義初省女嫁邑人周岐鳳從官卽墨簿北師起女泣曰吾父必不生矣請于夫遣人往詢凡三反竟得其遺骸以歸

黃彥清傳

黃彥清不知何許人亦不知位何官相傳建文末

有黃清者巡撫某地文皇卽位頒詔至不受命謀起兵興復力寡而死疑卽彥清也或云黃當作王先嘗爲國子博士充史官

蔡運傳

蔡運江西南康人洪武中以貢士至四川布政司叅政署布政使事尋罷歸建文末起知賓州有惠政以忠死於官

石撰傳

石撰山西平定州人洪武中爲寧府右長史靖難

華朝志

卷四

十二

師至所在郡縣皆下撰在大寧獨爲守備計及北師攻拔大寧撰終不屈支解之

張昂傳

張昂山西澤州人洪武中以人材舉建文中累官至工部右侍郎會諸藩不靖齊泰黃子澄等建議藩國所在更置素有重望能彈壓者爲守臣乃出昂爲北平左布政使昂至官日求王府細事并誅誘其官屬察潛邸必起兵遂與謝貴謀以北平七衛及屯田軍士布列九門防禦之昂瞰動靜飛章

上聞先是曷以司吏李友直幹敏引與共謀友直密告潛邸并竊其章以獻適朝遣中官逮護衛官校潛邸盡收所逮召曷貴入令械送曷謂潛邸勢窘當不妄防守遂懈二人入燕山右護衛副千戶譚淵執之于端禮門曷不屈死壬午六月 文皇卽位詔族其家逮曷戚屬程亨諸姓皆生焚之疎屬并同里人分戍邊徼 文皇屢夢曷被髮爲厲命斲曷棺焚其屍面如生洪熙初詔曷戚屬戍邊者家籍一人餘縱之歸正德中知州馬汝驥始立

華朝志

卷四

古

祠祀曷云曷負重望實無能爲齊黃昧於知人哉而當時亦何重望歸之嗟夫殆天數人事參會然耶

謝貴傳

謝貴不知何許人洪武末爲錦衣衛指揮僉事陞河南都指揮僉事齊泰黃子澄建削奪諸王之策潛邸憤恚稱病泰謀以備虜爲名薦貴爲北平都指揮使張曷爲左布政俾誅誘王府官屬覘察王府動靜已卯三月朝廷命宋忠帥師至燕約貴先

發六月貴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布列城中填溢街巷迫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等四門已而軍士擐甲執兵登陴飛矢入於王城四面鼓譟震動七月潛邸乃命指揮張玉朱能等帥護衛勇士八百人爲之備能請先擒貴曷潛邸曰彼防守旣嚴猝亦難擒須以計致之今奸臣遣中人來逮護衛官屬宜悉依所坐收之令中人召貴曷面付所逮貴曷必來來則縛之一夫力耳乃匿壯士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曷至衛從甚衆門者呵止之惟貴

華朝志

卷四

五

曷得入至端禮門壯士出擒之衛從者聞二人被擒皆散走玉等率勇士捕之是夜攻九門黎明已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皆散乃盡克九門潛邸親問貴曷知其謀出齊黃於是上書入清君側之惡而兵端不可解矣貴等卽日誅死嗟夫貴直行伍匹夫耳觀其舉動與兒童之見何異而張曷任其能曷亦妄一男子也特其一死報君得殿傳末云

馬宣傳

馬宜建文中以都指揮守薊州已卯七月北師起
宣謀起兵迎扼已而張玉朱能來戰宜與鎮撫曾
濟等乘城拒守潛邸遣人反復諭之不下玉擁眾
急攻宜率兵出戰玉遣精銳衝入其陣執殺之事
聞 帝褒卹焉時遵化守將亦被執不降見殺

朱鑑傳

朱鑑建文中以都指揮提兵守大寧已卯十月北
師至大寧鑑督眾堅守北師攻之自辰至午城陷
鑑死之事聞 帝加厚卹相傳馬宜與鑑之死皆

華朝志

卷四

六

嫚罵不絕口云

曾濟傳

曾濟薊州衛鎮撫君紀元年十二月濟起兵還朝
不克死之然其死在馬宣前後皆不可攷但其志
尤忠烈欲有所爲與沒于行陣者不同宜特書之
云

彭聚傳

附孫泰

宋忠

彭聚以都指揮與同官孫泰副宋忠守懷來爲防
禦計潛邸變作建文初元三月調沿邊各衛馬步

官軍三萬屯開平燕府護衛精壯官軍悉選隸忠
麾下護衛胡騎指揮關童等悉召入京調北平永
清左衛官軍于彰德永清右衛官軍于順德以都
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璡練兵山海關諸將防
於外張昺謝貴防於內約俟時俱發以傾潛邸貴
與張昺謀泄潛邸殺之北師遂起忠守懷來大將
俞瑄守居庸關相爲聲援已卯北將指揮徐安等
敗瑄拔其城瑄走依忠而居庸爲北將所守潛邸
語諸將曰宋忠擁兵懷來居庸有必爭之勢因其

華朝志

卷四

七

未至可先擊之諸將皆曰敵眾我寡難與爭鋒擊
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曰非爾等所知當以智
勝難以力論彼眾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
狠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癸未潛邸親率馬
雲徐祚等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而進甲申至
懷來先獲諜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
平皆爲燕王所殺委屍滿路將士或信或否潛邸
乃命其家人張舊旗幟爲前鋒眾遙識旗幟又識
其父兄子弟相呼輒應喜曰我家固無恙幾爲宋

都督所誤皆倒戈來歸宋忠餘衆倉皇陣未成列北師渡河鼓譟直衝其陣忠大敗奔入城匿丁厠搜獲斬之俞瑱亦見執聚泰力戰死之爲北師所俘獲者不可勝計獨都指揮莊德一軍遁去其後北師反間再行名將卜萬吳高皆見疑廢黜而耿炳文李景隆相繼敗衄雖有大將陳暉平安歷城侯盛庸皆不能軍而亡勢成矣

莊德傳

莊德建文中爲都指揮辛巳三月歷城侯盛庸與革朝志

卷四

九

俞通淵傳

俞通淵直隸巢縣人別見開國功臣錄中建文己卯七月命艾端起故越雋侯俞通淵授豹韜衛指揮使八月領軍北征潛邸明年四月戰于白溝河陣歿帝哀悼嘉卹賜葬南門外聚寶山號國墓以神策衛老軍劉海守之而命其子靖襲豹韜衛指揮使尋卒幼子端建文末命錦衣衛優給全俸

亦卒遂絕

宋瑄傳

宋瑄都督晟第二子也建文中爲府軍右衛指揮使與北師戰于靈壁歿於陣永樂初兵部請于朝命晟第六子世其官

廖鏞傳

廖鏞直隸巢縣人祖永忠從高廟平中原克西蜀有功父權襲封德慶侯鏞以勲臣子任散騎舍人任用建文間永樂元年四月十日錦衣衛鎮撫

革朝志

卷四

九

司奏送鏞刑部就戮第銘鉞仲父淮安衛指揮僉事昇俱謫戍母湯氏東甌王和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相傳文皇清官三日卽位召方孝孺草詔孝孺不屈聞廖都督兩子受學孝孺復令召之孝孺終不屈戮死廖兩子拾其遺骸葬聚寶山甫畢而廖氏亦見收矣兩子豈卽鏞之兄弟歟

瞿能傳

瞿能不知何許人洪武中爲四川都指揮使驍勇有名嘗從涼國公擊西番有功北師起從李景隆

爲裨將二年四月庚申戰白溝河敗績諸將皆狼狽走能父子獨力戰死之精兵萬餘人皆死

華朝志卷五

死志列傳

浙澣 許相卿 撰

黃鉞傳

黃鉞字叔揚直隸常熟人少穎嗜學而家無書日遊書肆中借觀之或竟日不歸國初法峻士不樂仕人文遁逸詔下多方求賢甚急鉞父見鉞好學甚恐不免數懲之弗爲變乃令督耕葛澤陂田舍間鉞託市鹽酪一二日入城借書親知間沿道披

閱至陂輒盡每以爲恨隱者楊滌避雨泊舟鉞舍旁見鉞倚簷讀書就視之曰豎子好學如此哉日讀幾何對曰苦無書讀耳過目不忘也滌曰我有書藏洋海店架插不下萬卷豎子能從吾遊乎鉞喜從滌入舟至其舍乃令其子福與鉞同業二年盡其書縣聞之辟福賢良滌怨鉞曰吾遭亂世家破族散攜兒耕讀遠郊以全餘生以子好學舉書供業一何不善晦并累吾兒耶鉞徐曰第母恐乃說尹罷福獨遣鉞試入太學選授宜章典史建文

已卯舉湖廣鄉試明年庚辰第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改禮科居職封駁無所顧避辛巳以父喪歸其所厚翰林侍讀方孝孺弔之屏左右語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此別何以教我鉞曰三郡鎮江爲要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頃見童俊奏事上前視遠而言遊此狡獪不可測蘇州守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待戎馬至此亦晚矣孝孺乃因鉞附書善期戮力王室善

革朝志

卷五

二

得書與鉞相對慟哭誓必死國鉞守殯葛澤陂有御史按部常熟問黃給事中安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鄰引御史舟抵其舍鉞從幕中對語竟日家人欲割雞具饌鉞驚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殺雞禮客者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壬午春北師日促姚善受詔撫率蘇松常鎮嘉五郡兵馬勤王以書招鉞鉞期襄事赴命既而童俊果以鎮江降文皇繼統詔暴姚善罪狀收之鉞聞慟哭絕食求死家人救免或傳善已歸命赦罪鉞復瞠

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且少俟之善事定吾下報希直未晚也復稍稍食是年七月十日善死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哭而祠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同許身國難君與希直同死義矣吾忍背義獨生乎祠畢給家人歸祭具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收善黨急訛言併戮鉞家族嫺悉驚伏鉞故同業生楊福具衣棺晝夜泣橋側徧求其屍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容體如生福慟哭抱持易衣冠成禮葬之

革朝志

卷五

三

高巍傳

高巍字不危山西遼州人巍事母蕭至孝母老得痼疾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飭粥水飲三年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有司舉孝行詔旌其門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巍上疏乞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歲可省漕數十萬石又言抑末務慎選舉惜名器數事高廟深嘉納之後斷事件旨當死議賢謫戍關索嶺許以姪代建文初元巍上疏陳情乞歸田里許之時詔求賢

甚急遼守王欽辟魏應詔上疏論時政其一曰弱藩王之權借漢爲喻云高帝懲秦孤立而亡大封同姓王三庶孽分天下半其慮遠矣然卒遺後世以不治之痼疾賈誼指股脰腰之喻明且切矣時不果用而斗粟尺布之謠卒爲孝文盛德之累斯往事之可鑒者也景帝厚德已慙乃考又輔之以刻深之梟錯輕削諸藩啓釁微禍使非文帝擇將貽謀民心戴漢則社稷危矣我高皇帝同符漢高英武過之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孤秦之陋封建

革朝志

卷五

四

諸王必先形勢比之古制雖過然揣聖意凡以護中國屏四夷爲聖子神孫萬萬年慮也夫何地大兵強易以生亂故今諸藩驕逸違制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有難處者賈生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真裁制諸侯之良策也臣愚謂今盡師其意勿施晁錯削奪之策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諸王子弟分封于東南東南諸王子弟分封于西北其餘類比而畢封之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

如此藩王之權不削自弱矣臣又願陛下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問不絕賢如河間東平者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始犯則容再犯則赦三犯而不改則告廟削地而廢處之寧有不順服者哉夫天下猶人一身皇上天君一心也諸藩則五臟耳目鼻口手足也五臟甘酸嗜欲不同手足勞逸亦異至如目好色耳好音紛綸不齊苟天君下從百體之好則何以具衆理而宰萬物亦在制其撓吾心者而已醫家者流謂智者能調五

革朝志

卷五

五

臟五臟旣和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亦無自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天下安里諺曰家不和四鄰欺臣愚亦謂國不和四夷窺其理一也蓋自古帝王之治莫不以脩身齊家爲先是以堯自親睦以逮平章文王刑寡妻至兄弟而御家邦孔子言脩齊措之治平孟子言親親仁民而及此古今聖王盛德大業之軌範也惟皇上察焉書奏天子奇其才未幾北師起朝廷命將出師詔魏參贊曹國公李景隆軍魏上疏言臣聞周公

東征待之三年而後用鉞者欲管蔡武庚自悔而改行耳今親藩不靖發兵討之臣竊惟陛下好生之心豈忍無罪之赤子肝腦塗地乎臣願使燕披露忠膽陳大義原天命感以親親之誼令其休兵歸藩代朝廷數十萬之師帝許而遣之巍自稱國朝處士高巍再拜上書燕國大王殿下巍聞世之所謂大丈夫者蓋以其爲國家排難解紛上足以安宗社下足以安黎庶而無一毫徼利干譽之心焉爾巍樗朽之材遨遊山野經史自娛內有飽煖

華朝志

卷五

六

三

之樂外無攘奪之虞沐浴 皇朝之恩厚且深矣巍雖無丈夫之才頗有丈夫之志慕魯仲連之爲人喜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朽也頃者不幸我太祖高皇帝上賓聖天子遵遺制嗣大寶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莫不感悅以爲上有聖天子外有骨肉藩翰二帝三王之治可待也忽聞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意將何出今在朝諸臣文者智籌武者勇奮執言仗義以順討逆殆無不勝之理巍不忍兵連禍稔挺身開說以

爲逞纖芥之憤忿而覆百萬之生靈豈仁智之爲哉巍有一策解隙以和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愈厚乃天下萬世之幸也巍所以置死度外來見大王者蓋夙許 太祖殞身結草之報豈有他求哉且天下神器也不可以知力求不可以知力求又可以知力守乎 太祖親提三尺奄有四海夫豈得之知力哉應乎天而順乎人也以大王之賢知躬承聖訓不爲不熟夫何以一朝之忿化親爲仇其爲先帝之累何如哉

華朝志

卷五

七

昔周公遭流言避東土以俟成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甲兵釋骨肉猜疑之隙塞讒邪離間之口大王寧不比德於周公哉慮不及此而移檄稱兵侵襲疆宇巍恐姦雄乘間窺竊神器大王獲罪先帝尚何說之辭哉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擒將虜士易若建瓴雖孫吳何以加之但自兵興及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其用兵之計又可知矣且大王所將數十萬衆者何人也大王與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

生離間之疑況數十萬異姓之衆可保其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巍每念大皇帝室最近之親一旦如此未嘗不灑泣流涕也大王若以巍言爲質謝罪休兵朝廷必宥大王永享爵土如終迷不復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敵衆爲僥倖不可成之悖事巍誠不知其可也況大喪未終毒興師旅與秦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徑庭乎雖大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無篡奪嫡統之議幸而事成雖中大王之計萬世公論以大王爲何如不幸蹉跌於

華朝志

卷五

八

斯時也追復懇款之愚其可得乎願大王再思而審處焉書達不報巍又復上書假周公引詩書反覆數千言末云大王論親最長論行最賢我朝之周公也當流言之謗亦如周公有碩膚之美無驕悖之形內輔朝廷外屏夷狄則周公不得專美矣惟我高皇純德同文王高后慈惠同后妃今大王才美同周公輔今天子守成同成康我朝基業同周室豈不盛哉巍白髮書生生死不懼久蒙太祖教養無所補報故披露肝膽力陳大義如果

賜死獲見太祖在天之靈巍亦有以藉口矣書上又不報已而壩上之戰南軍大敗巍從景隆收潰卒退保德州尋復集衆百萬戰白溝河復大敗巍於是南奔道遇督餉叅政鐵鉉於臨邑相與協謀守濟南大著勞績會敵退與鉉燕天心水面亭巍賦詩志喜迭相賡和且曰公旣相機決勝加之徐將軍盛統兵皆勇如貔虎高僉憲之糾謾宋叅軍之謀略張都統善於掠陣王太守善於儲給王府校王肯藩善於論議何憂國難不旦夕平乎巍

華朝志

卷五

九

又從征晉陽鴈門等處聞文皇克都城自經驛舍下

劉璟傳

劉璟字仲璟浙江青田人誠意伯基仲子也高廟時拜閣門使以剛直聞改授谷府長史并勅璟提調燕肅遼慶寧代六府事谷即在宣府璟設險足兵諸胡屏息北師初起璟詣闕獻策命赴李景隆軍備歷艱險以疾歸文皇登極召璟將用之辭以疾乃命逮璟至京下獄自經死璟入見時猶

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蓋謂篡云

徐輝祖傳

徐輝祖直隸鳳陽人中山王達之嫡長子也初名允恭洪武二十一年十月襲封魏國公高皇帝賜名輝祖少侍皇太子諸王學及從諸儒游習經史大義又從詹希元學書工大字建文君即位特見信任時建武學于京師教將臣子弟輝祖與駙馬都尉梅殷往來提督絃誦大興高廟崩

華朝志

卷五

十

諸王世子及郡王在京遺命三年喪畢遣還潛邸將起兵世子及漢趙兩郡王留京師乃稱病篤以王子請朝議以遺詔不許既而屢請益哀懇帝將許之輝祖不可明年潛邸疾愈入朝申前請中山王女爲潛邸妃帝召輝祖及其弟都督增壽議之輝祖執不可增壽獨以百口保之於是世子二郡王得歸國北師起增壽伏誅潛邸以輝祖元舅也召之輝祖終無推戴意日與齊泰黃子澄盧振等協謀抗禦文皇繼統輝祖例入奸黨論罪

以勲戚赦不誅勒歸私第鐫秩間住尋收繫薨於獄或云永樂五年八月輝祖子欽襲爵子孫恩數視增壽子孫常差薄云

鄒朴傳

鄒朴字爾愚江西永豐人仕至秦府長史建文初以儒官仕周府直言極諫沮其邪謀王不聽嚴刑禁錮甚密王逆謀覺大臣以朴諫疏聞上嘉其忠義召至京具言始末特陞監察御史尋陞秦府長史歸省聞鄒公瑾死憤激不食卒時人謂朴瑾

華朝志

卷五

十一

爲永豐連壁云

東湖樵夫傳

東湖樵夫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姓字建文壬午七月樵夫鬻薪臨海東湖上見里巷傳相語曰新天子卽位詔至矣樵夫瞠視久之舍擔奮擲于水而死

劉政傳

劉政字仲理直隸長洲人父以禮洪武初薦授沛縣教諭政幼聰睿力學夙以忠義自許建文己卯

以春秋發解應天府時國家多難題試可以託六尺之孤考官方孝孺得其文驚歎曰此它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吾當虛左以處之壬午六月間孝孺死國事已去悲憤不食大呼躍投地絕脰而死

牛景先傳

牛景先建文中屢抗禦北師有功京師平景先變姓名出走死蕭寺中已而窮治奸黨二年冬逮景先妻妾及卓敬女至詔發教坊司

華朝志卷六

死遁列傳

浙澣 許相卿 撰

彭與明傳

彭與明江西萬安人國初以貢入太學洪武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已卯陞湖廣按察司僉事遷大理寺右寺丞北師起與禮部左侍郎陳性善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貴等俱從李景隆軍中白溝河戰敗與明等皆被執尋悉縱遣之北師渡江與明遁去徧遊四方志欲有爲越數年微服來歸窮餒憔悴殆不可識詢其故飲泣不言翌日竟去不復返不知所終

周縉傳

周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曾祖壽元翰林直學士國初縉以貢入太學試事有廉謹名時戶部奏遣太學諸生勘天下錢穀凡幾千輩歸報多失實論坐者十八九縉獨無所坐授北平永清縣典史居官廉慎旣而攝縣事境内多盜縉捕治有法一邑

晏然是歲旱蝗不爲災無何潛邸師興一時守令相率迎降永清地尤密邇緡極力拒守民多寡弱逃散緡自度無可爲佩印南奔欲有所爲道聞繼母喪還家營葬甫畢亟圖勤王戰艦戎器畧具而天命有屬國事已去緡乃走匿編民間已而蹤跡漸露有司見收緡自分必死慷慨就行械送闕下文皇義其志下之獄謫戍興州居數年以其子代還屏迹田園年八十而終吳文定公寬爲緡傳有曰以愧世之爲丁公而倖免者嗟夫緡亦所謂不

華朝志

卷六

二

可奪志者哉

石允常傳

石允常字恒德浙江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司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爲僉事時嘗徵行民間聞哭聲甚悲允常廉知其女爲閹宦逼姦而死受其訴聞於朝捕宦抵大辟羣宦銜之糾結巧誣左遷常州知俄北師起允常棄官歸文皇登極追錄建文間廢毀周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衆悉洵懼服罪人止贖

米五十石命于原官加一秩仍用之獨允常鍛鍊百端堅不服繫獄二年免死謫戍中屯衛躬擐甲胄幾三十年年七十代還過西畿感愴病卒舟中遺文曰遇安集

葉希賢傳

葉希賢浙江松陽人國初舉賢良擢監察御史建文壬午六月之變家人驚潰相失意希賢必死發喪以衣冠歸葬希賢實出亡髡髮隱姓名爲僧號雪庵遡江而西上抵重慶之善慶里有隱者杜

華朝志

卷六

三

景賢一見希賢知其非常人也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柏灘灘水清駛蘿篁森鬱希賢意欲留居之景賢素豪有力乃爲之寺希賢率其徒數人居之朝夕誦經呪諦聽之易乾卦也景賢婉諷之曰和尚祖釋而誦儒將儒行乎不可可亟誦佛希賢悟遂轉誦觀音經因名觀音寺焉希賢又好誦楚辭時時放舟中流朗誦一葉畢輒投一葉于水誦已輒哭哭已又誦終卷乃已人莫測其意希賢性嗜酒日注一壺客至卽飲客不至雖樵夫

牧豎亦拉入與飲飲半酡呼兒童曰我歌爾和歌
竟瞑焉而寐希賢形碩而顏指柔而白落筆成章
星流電掣糾雲飛迸不事工密而意氣渙發能感
愴人見者驚異或曰希賢當建文壬午爲翰林學
士滅迹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卽死宜銘師故
何許人但答曰松陽而已遺詩若干篇時又有河
西傭馮翊翁韜光匿采意亦雪庵之儔然竟莫可
踪跡云

補鍋者傳

華朝志

卷六

四

補鍋者不知何許人往來隆安里間帕首挂短衲
業補鍋而食其力垂老不漏一字偶值三數詩老
酌酒聯句補鍋者業暇立于旁怪其語澀而艱輒
然者再諸老怒曰汝能詩卽續吾詩指韻而應諸
老驚起延之上坐請賦席上獅頭柑不可強之而
後可過此若病風然卒晦以死人言其與雪菴故
僚友矢死不相問訊云

程濟傳

程濟陝西朝邑人有方術洪武末以明經舉爲四

川岳池縣學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在
朝邑而日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間上言某年某
月西北兵起以爲非所宜言械繫至京入問故將
斬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囚臣期而無兵臣死未晚
也乃繫濟詔獄已而北師起乃出濟命爲軍師護
諸將北伐諸將與北師先鋒戰於徐州大捷已而
李景隆師敗北師乘勝席卷遂至江上濟逃去不
知所終初徐州之捷碑載戰伐次第及諸將姓名
濟忽夜往祭碑莫測其故及潛邸過徐望碑問故
大怒顧左右趣椎碑一再擊遽曰止止爲我錄碑
來於是按碑誅諸將無得脫者濟名正用擊處得
免濟曩者之祭益禳之也

高賢寧傳

華朝志

卷六

五

高賢寧山東濟陽人建文中爲太學生北師圍濟
南不下潛邸射書城中諭諸守者亟降賢寧作周
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亟罷兵後賢寧被執潛邸
識之曰此作論秀才耶好人也留官之固辭其友
紀綱勸受命賢寧曰君學校棄才吾廩食太學義

固不可綱爲之言全其志而遺之年九十七卒綱故諸生除名故謂棄才云

王稔傳

王稔字叔豐紳之子績學能文有大父風受業方孝孺孝孺甚器重之許妻以女孝孺之及于難也稔周旋其間又與鄭珣至聚寶門外求孝孺遺骸歸葬不得卒坐逮繫 文皇念其祖禕死國特宥免方欲向用而稔以疾辭還金華結屋讀書青巖之下將終身焉復購孝孺遺文爲侯城集以傳人

華朝志

卷六

六

咸義之稔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歿每食必斥兼味稔一遵遺志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丁如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酒肉未嘗入口學問該博從游者日衆郡邑交重之禮爲鄉飲賓至以分獻先聖廟稔疎髯偉貌出必儼然古冠服人爭覩之曰此王先生也所著有青巖稿聖廟文纂金華賢達傳續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

何申

何申不知何許人爲中書舍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都城事定悲憤慟哭嘔血數升不數日疽發背死

郭良梁中節

郭良不知何許人建文末與梁中節俱棄官爲道士去

梁良用

梁良用浙江定海人建文中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壬午之變相率去爲舟工後皆死于水

華朝志

卷六

七

梁田玉

梁田玉浙江定海人洪武末仕至郎中建文末與葉御史俱髡髮逃禪晦跡終其身

梁良玉

梁良玉建文中中書舍人田玉族人也靖難後逃入廣之南海鬻書爲業以死

宋和郭節何洲

宋和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爲中書舍人與郭節及海州人何洲皆棄官變姓名爲篋死異域

終

華朝志卷七

浙詩 許相卿 撰

死終列傳

王度傳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以博學脩辭爲學士師洪武末由明經儒士薦起家拜山東道監察御史繩糾務持大體不避權要疏十餘上多見采納高皇帝崩建文帝立諸藩不靖兵部尚書齊泰等會議軍事度與僉謀庚辰度監會試得知名士

華朝志

卷七

一

爲多曹國公李景隆北伐敗績退保濟南以歷城侯盛庸代度密陳便宜皆制勝策遂有東昌之捷景隆徵還赦不誅用事者忌庸等功行讒間度等與謀者皆見疎辛巳夏六月濟寧告急師徒屢敗將士皆異莫避敵度奏請募兵壬午春小河之捷命度勞師徐州而還夏五月鳳陽不守方孝孺等畫策與度誓死社稷七月京師事定坐黨謫戍賀縣千戶所語不遜族誅時年四十七歲

張統傳

張統字昭季陝西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統少勤學勵行由明經舉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懿文皇太子器重之洪武中陞通政司左叅議尋出爲雲南布政司右叅政進左布政使時六詔初附庶務苟簡凡土地貢賦凜令條格祀神壇祠公署廨宇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悉統裁定民夷擾悅雲南流寓多中土衣冠統與董倫王景輩勞來安集凡在境內者無問識不識存慰懇到遷謫之士至者如歸秩滿入覲上賜璽書勞之曰曩者

華朝志

卷七

二

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挺任今年矣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欣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建文帝立徵拜吏部尚書滇人戀慕如失父母屬時更化旁求英賢日集待用統識鑒精絕量才授任各適其宜由是士類相慶俊造滿朝統之力也會脩太祖實錄被旨試諸翰林之任編纂者第高下授官時楊士奇亦在試列統讀其策

曰明達時務有用才也以爲第一奏授王府審理副士奇由是知名後果大用壬午六月北師入京城討姦黨統與焉 文皇卽位召統與王鈍諭曰卿二人事 皇考久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異舊制者直言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統出自經于部之後堂所著有鸚鵡集

樓璉傳

樓璉字士連浙江金華人受業宋濂之門洪武中

華朝志 卷七

三

以儒士召主宣寧仁壽二縣簿建文初下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侍經筵官至侍讀 文皇卽位命方孝孺草詔孝孺不屈戮死復改命璉璉入見孝孺極刑惶懼受命歸獨憤歎其妻問之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愧曰我受刑尚可正恐累汝輩耳遂巡間一夕自經死

右死國諸臣彰明較著者大書顯列之矣若夫抗禦執縛委身不貳莫及其終者尤非一人滄州之戰都督徐凱程暹都指揮俞琪趙許胡原

李英張傑德州之掠千戶蘇礪東昌之襲都指揮唐禮淳沱河之戰都指揮鄧戩陳鵬真定之圍都指揮朱榮定州之戰都指揮花英鄭琦王恭指揮詹忠渡涑水則指揮賈榮拔東平則指揮詹璟拔汶上則指揮薛鵬汜河之戰則胡騎都指揮林帖木兒淮河之戰則守將丁良朱彬靈璧之敗則都指揮孫晟王貴都督陳暉馬漣徐真等一百八十餘人及夫守將陶銘胡觀孫霖都指揮袁宇房昭葛進劉遂俞瑱何清都督

華朝志 卷七

四

何福皆力戰有功未嘗被執也未簡姑記名姓以俟詳訪續書焉

華朝志卷八

浙許 許相卿 撰

傳疑

王璉傳

王璉字器之山東日照人通經史尤長於春秋洪武初任教授以累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已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政教兼舉璉自奉甚約一日見饌有魚肉怒命瘞之遂號埋羹太守尤痛繩武人之不瀆者故武臣深銜

華朝志 卷八

之建文末北師乘勝日迫璉造船航海爲勤王計軍衛執縛送京師 文皇問曰造船何爲璉徐對曰由海趨瓜州截來路耳 上義而釋之鄞人黃潤玉四明文獻錄贊曰獨于軍衛痛抑姦貪又云富貴不淫患難奚恤神明其心終始一德云

劉貞傳

劉貞合肥人洪武中寧獻王封大寧貞以都督總兵靖難兵起 文皇首入大寧盡握其軍以行遂入松亭關貞恐被執夜負勅印浮海而南 建文

君聞北平諸將多降因籍貞家悉下之獄明日貞還自閩詔釋其家靖難後陞左都督鎮遼東愧憤成疾永樂元年卒貞長女爲 文皇昭順德妃故得免於禍云

卜萬傳

卜萬建文中以都督守遼東禦北師萬將陳亨謀附北師而爲萬所制潛邸知之會軍中獲萬卒二人乃詐爲書遺萬盛稱萬而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所獲卒一人飲之酒厚賚之而置書其衣中俾

華朝志 卷八

歸與萬同獲卒竊窺之問守者曰彼何爲守者曰遣歸通萬故得厚賚卒告守者曰儻得偕行請惟命不敢望賚守者如其言爲請遂得俱遣而不得賚者終不平至卽泄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執萬下獄籍其家會吳高亦以反間廢乃專命楊文守遼東文兵無紀律潛邸素知之云

吳高傳

吳高江陰侯良之子爲神策衛指揮使署前軍都督府僉事襲父爵建文己卯十月高以遼東兵十

萬攻圍燕之永平敗走復移鎮大同後以反間見疑詔削侯爵安置廣西事見卜萬傳

梅殷傳

梅殷河南夏邑人或曰歸德人汝南侯思祖兄子也尚高皇后長女寧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恭謹有謀善騎射高皇尤愛幸諸駙馬莫敢望洪武末出鎮淮安號令嚴明軍威大振北師起吏部侍郎茅大芳嘗詩寄勉之及師迫猶固守淮安後文皇繼統殷諡其母家居無恙散師還京文皇

韋朝志

卷八

三

寵賚甚至殷不能平時見詞色文皇疑之每夜遣小宦者潛入殷第察動靜殷愈怒文皇不得已屬人伺殺殷于笄橋投屍水中公主入宮大慟乃官其子順昌景福皆指揮孫純成化辛丑進士博學性剛有祖風

李堅傳

李堅河南武涉人洪武中以功臣子選尚大名公主爲駙馬都尉建文帝卽位公主進封太常公主堅以軍功封欒城侯亡何命耿炳文北伐堅拜

左副將軍及北師戰於真定時炳文軍備西北不備東南北師出不意擊之炳文幾被執北將丘福攻子城堅領兵接戰互有勝負已而兵敗北騎士薛祿引剗刺堅墜馬揮刀斫之堅大呼曰我李駙馬也勿殺祿生擒以獻潛邸謂曰爾至親也今至此安所逃罪械送北平道死于莊當襲公主懼禍乃納誥券莊流寓南京以壽終崔銑彰德志載堅爲郡人與李讓同時爲駙馬都尉而讓實附潛邸要之堅實河南產云

韋朝志

卷八

四

寧忠傳

寧忠建文中以都督充右副將軍已卯九月與李堅同戰真定被執

耿炳文傳

耿炳文直隸濠州人父君用元末從高祖取滁州積功爲明威將軍管軍摠管克采石取金陵君用有功炳文從焉丙申與張士誠戰宜興君用賈勇先登而死炳文代領其軍明年取廣德長沙擒士誠守將特立元帥府于長興以炳文爲摠兵都

元帥敗士誠將李伯升追斬五千餘級拜指揮使撫綏有方吳元年破蘇州士誠就擒論功召見降論曰今日之功雖古名將不能過也陞大都督鎮國上將軍兼右帥府副使同徐達征陝西克之留炳文鎮守授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封長興侯又輔徐達大破虜兵于北黃河復還陝西賜鏹鈔造第鳳陽葺先塋追爵君用爲侯陝西兩當縣妖人作亂承制摠兵聲討三年克之蜀中盜起命爲征西將軍往剿平之後鎮守遼東建文改元

華朝志

卷八

五

北師起命炳文佩大將軍印自遼東率衆二十萬援真定都督徐凱領兵十萬騎駐河間都督潘忠都指揮楊松營鄭州先鋒至雄縣潛邸帥師禦之以中秋夜出炳文不虞破雄縣忠松引衆來援伏兵起忠等皆被擒因得炳文虛實遂長驅至真定壬戌北將張孟朱能譚淵來戰炳文大敗幾被擒奔還滹沱河東炳文衆尚數萬十月復戰衆皆潰降副將駙馬都尉李堅都督寧忠顧成俱被擒炳文固守真定北兵攻城兩月不能下而去炳文老

將長於戰至是敗覆 帝始有憂色乃召還以李景隆代功臣錄謂炳文歿于陣或云歸附後永樂二年被劾暴卒子三璿前軍都督府僉事尚懿文長女江都郡主建文中爲駙馬都尉驍龍虎將軍後軍都督府僉事嘗帥遼東軍馬與江陰侯吳高圍北平有功瑄散騎舍人擢尚寶卿後皆獲罪死

潘忠傳

附楊松

潘忠建文間都督與都指揮楊松同守鄭州已卯八月北師起克灤河進襲雄縣忠等往救之燕山

華朝志

卷八

六

護衛千戶張玉告潛邸曰潘忠楊松扼吾南路宜先擒之於是發兵命玉與朱能將又得嚮導劉泰十五日夜襲破其東門衆敗走追及于月樣橋忠松皆不屈死

董倫傳

董倫字安常故山東恩縣人世居燕之宛平自處山林間布褐藜藿已懷憂世之志學者多從之遊以所居貝州因稱貝川先生元末徵辟不出世高其行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以倫薦徵爲春

坊贊善大夫賜冠帶事 懿文皇太子陳說多長厚語 太祖高皇帝聞而善之由右春坊右贊善陞左春坊大學士賜文綺六疋鈔五十錠會東宮晏駕二十五年出爲河南左叅議盡心民事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方孝孺爲之記嘗草封事數千言無一不當 上心者又上書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 太祖遽擢爲陝西右叅議三十年以註誤免官典教滇南東宮憐其老賜以白金若干鎰倫行至成都蜀獻王深寵之賦詩八章以道行

華朝志

卷八

七

至滇凡作養成就用夏變夷漸摩膏煦皆出於仁義道德故雖蠻童夷豎皆知向方 建文帝卽位眷念東宮舊臣屢詢及之左右亦多言倫可用召至京師慰勞備至拜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孝孺同入內閣侍經筵御書怡老堂及髦几玉鳩杖各一賜之初監察御史解縉以權臣讐嫉譖之謫河州衛吏縉與倫書祈援歲餘倫爲之言乃召縉還以爲翰林待詔其汲引人材類如此倫爲人質直敦厚富文學爲時所重建文

間屢懇言當務親睦不聽 文皇卽位時倫年八十餘有旨令致仕出京悒悒成疾數日卒

徐宗實傳

徐宗實名屋以字行浙江黃岩人與弟宗茂俱從永嘉史伯璿元末教授鄉里洪武中應聘赴闕高廟稱其通達治體命司風紀職宗實以草茅愚屏辭授銅陵縣簿謫淮陰驛丞郡邑士多所造就召見獎諭屢聘主文衡奉旨作鏡歌鼓吹著爲樂典奉使兩淮多所建明以嫉惡太過被劾去職尋

華朝志

卷八

八

起爲尚寶司丞建文中任蘇州府通判擢署兵部右侍郎首請移風俗罷不急振舉廢墜裁定賦稅撫安農業開政教之路塞異端之源進賢退不肖等十事皆切要務人以徐雍熙目之北師起奉使招集兩浙義勇又明年 文皇卽位覆其家卒於京或云永樂初乞骸骨歸二載臬司鞠囚詞連宗實逮至京卒于邸張顯宗傳云歸附之臣有政事者如大理寺卿虞謙侍郎徐宗實云

華朝志卷九

浙許 許相卿 撰

名臣列傳

沐春傳

沐春字景春直隸鳳陽定遠人黔寧王英長子也春生未期母歿鞠於外氏長歸就學年十七侍英征西番明年從征亦集乃又明年從征雲南皆禽其渠魁功先士卒洪武癸亥春還京師遂掌禁旅是冬江西寇起煽亂諸郡春時從征奮勇先登殲

華朝志

卷九

一

之乙丑秋授春驃騎將軍僉後軍都督府事廷臣請試職高皇帝曰是兒我家人非他比也俾實授春嘗錄囚于烈山審逆黨那海于蔚州剖決精敏開釋誣誤各數百人壬申英薨於雲南春萬里奔喪起襲西平侯爵總兵鎮雲南一遵父道修舉屯政歲較多寡以爲賞罰穡功乃倍饋餉以足癸酉緬甸東川夷酋相繼作難春調都督瞿能授以成算往皆殄平之甲戌春復平越雋番寇先是越州蠻阿資倡亂西南朝廷費數萬師往付無功春

卒平之麓川宣慰使思倫發爲其下所圖戊寅四月春奉命致討破刀干孟諸砦誅其首惡餘釋復業自是百夷震懼不復攜貳功聞授征虜前將軍命盡平其地功未竟春以是年九月薨年三十六帝聞訃震悼加賻遣官往祭命有司護喪至京復諭祭者再賜謚惠襄春沉毅果敢明識絕倫在鎮七年闢田凡三十餘萬畝復人戶五千餘又鑿鐵池河灌涸田數萬畝民蒙其利春無子弟晟襲西平侯爵相傳帝之南也晟實使人護送云

華朝志

卷九

二

錢芹傳

錢芹字繼忠直隸吳人少負氣節欲以奇功自奮元季以策干諸將無所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大將軍徐達出北平絕大漠凱旋以例解職家居二十年甘貧樂道自守甚高郡守姚善以殊禮賓之語在善傳華朝初詔求遺逸善以芹應詔召對稱旨留中議事授戶部司務北師起署行軍斷事從征虜將軍咨謀會軍府遣芹入奏道病卒瀕卒猶條兵事緩急上執政年七十二賜棺殮歸葬

黃山

王紳傳

王紳字仲縉浙江義烏人父禕以文行重海內與宋濂齊名太祖徵署中書省樞議諭乎契時時稱子克而不名嘗曰浙東二儒卿與濂耳卿不如濂學博濂不如卿才雄擢儒臺校理歷起居注出判南康臨漳二郡皆有惠政會修元史禕爲總裁官進翰林院待制洪武壬子禕使雲南僞梁王伏節死時紳年甫十三聰敏過人落筆成文沛然莫

華朝志

卷九

三

禦鞠于伯氏綬事母何盡孝母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歿紳獨綜理生業焚焚憂患中而傑然負奇志暇日盡取經史百氏窮其旨歸見之論著縱橫磅礴出入上下宋濂一見器之曰華川其有後乎一時英俊咸歎服不逮華川禕別號也洪武二十五年蜀獻王聞其賢馳書幣聘致待以客禮俾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骸未返丘壠白王禕雲南王爲給道里費至雲南野哭行求不獲卽死所奠祭一慟幾絕行者爲之泣下遂述滇南慟哭記以見志

雲南布政使張統特重之作弔王翰林文紆其情時用給事中徐誠御史黃凱薦召紳爲國子博士入詞垣編摩高皇帝實錄與方孝孺同事尊孝孺爲百代儒宗勸之著書以淑來世孝孺不答紳亦悟自是益嚮道德略文藝嘗以父禕死節事聞于朝得旨贈翰林院學士謚文節國朝文臣有謚自禕始華朝庚辰紳卒年四十一有繼志齋集三十卷藏于家子稔別傳

高遜志傳

華朝志

卷九

四

高遜一作異志字士敏直隸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好學嗜文辭少嘗侍父宦遊吳中一時文章家如宣城貢師泰鄱陽周伯琦遂昌鄭之佑俱客遊吳遜志皆獲受業故其爲文深醇雅則成一家言年二十五爲鄞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入翰林爲編修累遷侍講學士華朝庚辰會試禮部尚書陳迪侍中黃觀知貢舉遜志以太常寺右少卿與董倫爲考試官得吉水王艮常熟黃鉞莆田陳繼之廬陵胡廣崇仁吳溥建安楊子榮新淦金

幼孜石首楊溥武進胡濙太康顧佐時稱得人同
較藝者右拾遺朱逢吉編脩史官吳勤葉惠仲趙
友士徐旭一作景張秉彝監試御史王度俞士吉亦
一時之選壬午之變王度葉惠仲死難餘順命顯
庸遜志存沒無可攷見殆晦迹終身挺節不汙於
時耶

唐愚士傳

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有異質負奇
志父肅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愚士侍肅歷遊名
華朝志

卷九

五

士大夫間宋濂亟許其才勉之學年二十已有聲
於時肅謫死臨濂愚士辛勤扶喪歸葬求父遺文
荒郵敗壁高崖斷石靡不窮探備錄時時伏讀淒
切聞者掩泣愚士善筆札爲文瞻蔚有俊氣尤長
於詩洪武中當道屢薦謝不就曹國公李景隆好
士爲勲戚第一聞愚士名聘爲子師征行四方皆
與之俱歷燕薊秦周覽前代遺跡援筆而賦詞旨
超絕躡躑一時性善飲酒飲酣高談傾座時間諧
謔日夜不窮建文辛巳詔詞臣集經史中數千載

事爲一書以考治亂昭鑑戒命舉優通文學之士
共事編纂方孝孺以愚士薦帝亦雅知其名趣
召至賜冠帶拜翰林侍讀與孝孺同領修書事日
以前漢書進讀未幾病卒年五十二所著有萍居
稿文斷諸書

宋懌傳

宋懌字子夷浙江金華人濂之孫中書舍人璵之
子也濂以孫慎累舉室徙夔州璵亦死家難璵書
甚工當時稱爲國朝義獻懌奉母謫居思紹父學
華朝志

卷九

六

勤苦特甚蜀獻王憫之時賜粟帛由是得專其學
建文君念濂爲皇考舊學之臣召懌還以爲翰
林侍書懌書與劉彥銘朱思平皆名華朝間而濂
門人有聲者同郡樓璉浦江鄭楷云

華朝志卷十

浙許相卿撰

外傳

李景隆傳

李景隆直隸盱眙人父文忠曹國長公主之子追謚岐陽武靖王景隆襲封曹國公高祖嘗書體爾祖福忠孝不息八字賜之使讀書友儒生一時若林右唐之淳諸名士景隆皆與之游建文初與魏國公徐輝祖等俱以元勳子任用北師起命景

華朝志

卷十

一

隆爲征虜大將軍帥師北伐賜通天犀帶餞之江許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調各處軍馬五十萬進營河間潛邸聞之語諸將曰李九江養之子驕矜寡謀忌刻自用況未嘗習兵見戰陣而輒以大衆付之漢高祖不過能將十萬九江何等才能而能將五十萬趙括之敗可待矣復召謀者問景隆軍中事笑曰兵法有五敗九江皆蹈之紀律不整上下異心一也北地早寒南卒裘褐不足披冒霜雪皸瘃墮指士無贏糧馬無宿藁

華朝志

卷十

二

三也不量險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不治氣盈而復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好諛喜佞專任小人五也五敗悉備保無能爲今吾在此必不敢來往救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永平兵少潛邸曰城中之衆戰則不足守則有餘世子能推誠任人足辦禦敵若全軍在城祗自示弱彼得專攻非策之善內外犄角奇變互用破敵必矣吾出非專爲永平直欲誘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永平而破九江也九江景隆小字云十一月景隆引數十萬圍北平城再戰鄭村壩大敗匿不以聞明年二月景隆致書潛邸辭多遜諸將皆怒四月丙申景隆引兵號百萬軍德州郭英吳傑等軍真定漸移近北先是朝命中官賁璽書賜景隆斧鉞專征渡江忽沈於水識者以爲不祥至是復賜之已而遇北師戰於白溝河三進三卻兵皆漫散南奔德州諸處俱陷惟山東叅政鐵鉉固守濟南而緣江州郡皆望風降附揚州高郵

等衛皆相率納款景隆不以為意未幾鎮江亦北
附矣初景隆奔還練子寧等請誅之帝不聽北
師渡江駐金川門帝猶使城守景隆與潭王開
門迎納帝閣宮自焚六月十三日也文皇既
卽位論功行賞封景隆奉天護運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增祿一千
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世承襲銀四百兩綵段四
十表裏鈔四千貫尋命克脩太祖皇帝實錄都
摠裁官景隆與解縉等以意刪改其後谷王穗以

華朝志

卷十

三

謀逆廢為庶人景隆緣是獲罪革爵明年周王以
景隆受賄聞遂執下獄景隆曰非臣陛下何以有
今日文皇曰幸是朕來若他人來爾亦開門耶
景隆語塞闔門禁死

陳瑄傳

陳瑄字彥張直隸合肥人建文朝官都督北師薄
浦口諸軍戰不利命瑄率水軍往援瑄迎降北軍
遂濟師進圍京城文皇卽位封瑄平江伯歷仕
熙宣間有功潛河卒年六十九追封平江侯謚恭

定

陳瑛傳

陳瑛人歷仕洪武至華朝中為北平按
察使坐交通潛邸受賞賚有異謀削秩廣西安置
文皇卽位首召瑛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瑛怨
建文帝及諸臣最深詔為帝輟朝五日瑛請減
之上不從瑛又抗奏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脩
王良顏伯瑋等皆不順天命效死故主心同悖逆
宜追戮之上曰朕初舉義兵誅姦臣不過齊黃

華朝志

卷十

四

七

數輩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統王鈍鄭賜尹昌隆
黃福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況有不與二十
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置勿問蓋北
師初入京城昇及是脩自縊死觀募兵安慶投江
死叔英守廣德自縊死良在官閣門自焚死北兵
至沛縣顏伯瑋不肯下與其子俱死後瑛閱方孝
孺等獄詞遂簿錄觀叔英家妻女皆給配觀妻出
通濟門先擠其二女於河遂自沈叔英二女就錦
衣獄俱赴井死其違命忍心後竟以羅織苛刻得

罪誅至洪熙時死義諸臣族姍謫戍者皆釋還田里天順中又釋建庶人之囚弘治間有請繼絕褒忠者於是瑛罪益不可掩矣

茹瑞傳

茹瑞湖廣衡山人身長八尺面骨深峻相者謂封侯而不終洪武中貢入太學累官至左通政甚稱上意舊令中外文武服勤在官者復其家 上以瑞卓異并其田塘園林一切租稅悉蠲之其伯叔兄弟諸闕謝及陞辭 上賜鈔鏹仍勅光祿寺酒

華朝志

卷十

五

殺偕瑞往餞之累遷兵部尚書太子少保華朝中以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北師起瑞主兵餉及兵迫京師遣曹國公李景隆都督王佐及瑞往龍潭見潛邸瑞望風納款未幾師入都城羣臣未有言瑞獨先稽首勸進 文皇繼統瑞以奉天征討功封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不世襲券文有內外一人中流砥柱之褒詔以秦王第二女長安郡主下嫁其子鑑禮遇優渥賜資不可

勝算後乞致仕尋以事逮至京師死於獄宣德初徵瑞幼子鏞官之鏞不敢受

胡廣傳

胡廣字光大江西吉水人生八歲而孤自幼好學日記數千言舉華朝庚辰進士第一賜名靖授翰林脩撰擢侍讀壬午六月北師入都城靖與解縉王艮吳溥數人寓舍連楹皆踰垣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憤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日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時溥子與

華朝志

卷十

六

弼尚幼侍側三人去與弼歎曰好胡叔能伏節溥曰不然王叔死耳語未竟隔牆聞呼曰外間甚看猪溥顧與弼曰一猪不忍寧自忍乎須臾艮舍哭聲震動矣縉馳謁潛邸一見喜甚縉莫歸靖復見曰情與君殊行當自決縉曰吾與汝不死縉復入見曰臣才不及靖堪大用也曰盍與俱來對曰須遣近臣諭以大義乃可遂如縉言靖至潛邸迎執其手曰好個秀才如何從我甥兒靖叩頭 文皇卽位靖復名廣拜翰林學士左春坊大學士信遇

特隆一時制誥戒諭之文多出其手詔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命廣摠裁嘗從巡北虜出居庸關入沙漠王師所至功烈炳耀多廣紀述永樂十一年春駕幸北京廣再扈從出塞滅虜還內艱服闋進文淵閣大學士兼春坊嘗上却封禪頌歷數前代帝王不務國事矯誣上天卒貽天下後世笑時稱其有識廣自稱澹菴之後喜談忠義事嘗集文山事蹟爲傳記序之以傳卒年四十九累贈少師謚文穆與廣同時者解縉楊士奇夏原吉楊溥楊榮

華朝志

卷十

七

黃淮金幼孜蹇義輩皆攀龍附鳳爲時大臣云後大學士李東陽讀廣所述文山傳記跋以詩云狀元忠義古今傳野史何如舊史全刪述摠煩胡學士姓名猶記丙申年意最微婉百年後公論乃定大都若此

楊士奇傳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江西太和人早孤母改適羅氏士奇感奮力學郡縣交辟不就舉明經授教官未赴王叔英知其才薦于朝建文初脩高廟實

錄遂入翰林與編纂考授齊府審理副陞翰林侍講文皇御極士奇歸命復官歷仕熙宣正統間與楊榮楊溥共持政柄號三楊而士奇文名特盛位至少師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其自志曰起家文學除授審副又云叨祿於朝歷事四聖已自遺建文帝矣

楊榮傳

楊榮字勉仁初名子榮福建建安人爲諸生時夏原吉以採訪使巡行入閩一見榮以公輔期之是

華朝志

卷十

八

年秋發解閩省建文庚辰進士潛邸師入都城榮迎謁馬首曰殿下先入官乎先謁陵乎由是知遇歷仕熙宣正統間位至少師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

楊溥傳

楊溥字宏濟湖廣石首人建文庚辰進士文皇繼統歸附復官歷仕熙宣正統間位至少保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溥與楊士奇楊榮歸命後柄用最久而專寵任相埒溥獨後亡世稱三楊學

士奇爲西楊楊榮爲東楊以潛邸別之溥郡望書南郡因稱爲南楊云

解縉傳

解縉江西吉水人舉洪武戊辰進士擢中書庶吉士累上封事指斥時政詞甚剴切太祖多見采納兵部尚書沈縉疾其年少欲苦之譖改御史在臺以敢言稱縉嘗代夏長文作劾袁泰書泰銜之因肆誣訐太祖命其父將縉還鄉著述十年許以擢用及期而太祖崩縉遂奔喪京師時縉母

韋朝志

卷十

九

喪未葬父年九十矣有司以非詔旨謫河州衛吏歲餘朝廷憐其才召還以爲翰林待詔建文帝大信任之北師入都縉首先迎附文皇既卽位簡用七翰林縉與胡廣楊士奇金幼孜黃淮胡儼楊榮時與密議尋陞縉侍讀進侍讀學士時議建儲武臣丘福請立皇次子高煦甚力遂召縉議議定秘之逾年冊獻陵東宮縉進春坊大學士高煦怨縉切齒日誣譖之乃出縉爲廣西右叅議李至剛又言縉怨望改交陞高煦又誣譖之徵下

獄三年病死獄中籍家徙邊洪熙初赦還官其子貞中書舍人

蹇義傳

蹇義字直之四川巴縣人洪武間進士建文初官至侍郎歸附文皇復官歷仕熙宣間位至少師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諡忠定

夏原吉傳

夏原吉字維詰湖廣湘陰人洪武間鄉貢士建文初官至侍郎文皇繼統歸命復官歷仕熙宣間位至少師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諡忠靖

韋朝志

卷十

十

黃福傳

黃福字如錫山東昌邑人由太學生授項城縣主簿遷金吾前衛知事陞龍江衛經歷上書論大計洪武中超遷工部右侍郎用事建文間後北師入都歸附文皇卽位遷工部左侍郎尋陞尚書北京初建改北京刑部尚書交陞平置三司命福兼署藩臬在交二十年洪熙中召還會交人叛鎮守尚書奏請還福于交命福同將臣帥師往及戰失

利交人擒福不忍加害送之出境召爲戶部尚書數日轉南京戶部正統初加少保仍兼尚書守備南京五年正月死成化初贈太保謚忠宣初齊黃之獄李景隆并指福爲奸黨福厲聲曰臣罪應死但目爲奸則非朝廷置不問

王景彰傳

王景彰浙江松陽人以字行洪武初爲懷遠教諭以文學知名擢山西右叅政坐事謫雲南建文初召還爲翰林侍讀纂脩太祖實錄爲摠裁官北

華朝志

卷十

十一

師入都歸附 文皇卽位陞學士

尹昌隆傳

尹昌隆字彥謙江西太和人入鄉校擅文名應貢中應天鄉試第一洪武丁丑禮闈第二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脩改監察御史建文初視朝頗晏昌隆上疏切諫帝嘉納示中外時大臣相訐奏者命各道鞠之同官皆畏縮昌隆獨不避一繩以法巡按福建去貪苛理冤獄所至風裁凜然還朝上疏言當節民力謹嗜欲勤政治務正學不報旣

而京師地震又上疏言陰盛陽微奸臣專政所致執政者憾怒黜知福寧縣以清白公勤稱坐中使誣其咒詛下獄旣白還京預密議北師南逼昌隆上書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有周公輔成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設有蹉跌舉位讓之猶不失作藩王也若優游不斷禍至無日雖欲求爲丹徒布衣寧可得乎不報 文皇繼統命捕齊黃方等奸黨驅出戮之昌隆亦與焉當陞大呼曰臣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可覆按也乃命緩刑閱其奏果爾乃貸昌隆死用爲北平按察司知事時 皇儲未立武臣丘福言 皇第二子高煦有扈從功 文皇猶豫以問昌隆昌隆叩頭曰長嫡承統萬世常經遂冊 仁宗爲皇太子高煦爲漢王進昌隆春坊中允前後在東宮隨事匡諫多所裨益漢王忿昌隆切齒譖 上黜爲禮部主事尚書呂震方承寵用事屬官諂附取容昌隆獨以剛正自處震深惡之劾奏昌隆狠愎專行無屬官禮且昌隆身事庶人名在黨籍苟免忘義其心臣

華朝志

卷十

十二

測命下之獄籍其家谷厓人謀逆事覺坐其謀曰
隆力辯震卒傾之論死震病革時時呼號乞命曰
尹相尹相妻子問故曰昌隆守欲殺我震竟死

張顯宗傳

張顯宗字明遠福建寧化人少喪父母黃守志教
之舉洪武辛未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脩陞太
常寺丞建文中自國子監祭酒陞工部右侍郎靖
難師渡淮顯宗奉詔往江西起義旅勤王募民出
粟給饌 文皇卽位顯宗及江西布政使楊璉按

章朝志

卷十

十三

察使房安僉事呂升並爲軍校執送京師釋不誅
謫戍興州後起顯宗爲交趾布政使顯宗有文學
多著述惜其功名不終一時扳附之臣政事如大
理卿虞謙侍郎徐宗實文學如侍讀王景彰司業
張智脩撰李貫輩雖皆歸附登庸 上實不之重
云

王鈍傳

王鈍字士魯河南太康人洪武間由吏部郎爲福
建布政司叅議寬慎廉介民懷其惠革朝中惡俗

部尚書北師至鈍出走已而歸附 文皇登極召
見之曰爾向輔建文間朕骨肉今何顏見朕耶鈍
頓首慙謝降布政使致仕遂快快成疾死

李友直傳

李友直字居正直隸清苑人始爲北平布政司吏
張昂屬以機事陰洩於潛邸語在昂傳北師興擢
友直北平布政司右叅議出理饌運入嚴城守凡
事皆集北京初建擢友直刑部侍郎受命經度宮
室提督勤勞 仁宗卽位嘉念舊勞陞友直工部

章朝志

卷十

十四

尚書命代祀周文武功成康陵及秦愍王墓既還言
關中民瘼深見嘉納賜詔命贈三代歷仕熙宣間
凡興作重役悉以委之與黃福楊士奇相莫逆死
年七十士奇撰神道碑銘稱其坦夷閭敏有長者
風云

李貫傳

李貫江西廬陵人革朝庚辰進士第三人爲翰林
院脩撰北師入都貫歸附復官 文皇一日持建
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命翰林院侍講解縉等編

閱之凡關係軍馬錢糧者留覈語涉于犯者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亦宜有衆稽首未對貫獨曰臣實無之上曰爾以獨無爲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漣亂政之臣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爲遮蔽也貫後陞中允以姻家累坐罪下獄死

羅義傳

韋朝志

卷十

七

羅義山西清遠衛戍卒也韋朝加兵潛邸義詣關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潛邸書略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叔父也而輔相焉管叔流言以間王室周公誅之殿下聰明英武博通經史今之周公也宜以周公之心爲心謹守燕土則天下皆以爲周公之聖復生於今日矣又謂古之夷齊以國相讓去隱於首陽山矧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逆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之心安然後可殿下以藩國敵朝廷如遂其願臣

實羞之書上忤旨下獄 文皇卽位義歸附以爲戶科給事中陞湖廣布政司左叅議代左叅議楊砥入爲鴻臚寺卿建文時砥嘗上書請敦親睦罷兵息民云

薛崑傳

薛崑陝西閬鄉人慷慨負志操有治才有口辯洪武間累官大理少卿革朝特見信任辛巳北兵日南王師屢敗方孝孺草詔令崑賁至燕軍又作宣諭數千紙付崑密散將士使歸心朝廷崑至師說

韋朝志

卷十

七

曰 上言殿下旦釋甲謁孝陵暮卽下令旋師潛邸叱其給已崑不能對左右欲殺之潛邸曰此天子使也釋之謀遂不行京師定免崑死謫廣西永樂初安南國王爲黎季犛所殺其孫陳天平自老撾來歸季犛子蒼澄請還 上命廣西總兵官都督黃中以兵五千送歸國舉崑爲輔行至芹站伏發劫天平崑被虜死

劉有年傳

劉有年字大有其先江西廬陵人元季徙楚沅州

原缺

革朝志十卷

兩淮鹽政
孫進本

明許相卿撰相卿有史漢方駕已著錄是編記建
文一朝君臣始末仍用記傳之體而以門目分褒
貶一曰君紀二曰闔官傳記后妃諸王三曰死難
列傳記方孝孺等四十八人四曰死事列傳記鐵
鉉等四十八人五曰死志列傳記黃鉞等八人六曰
死遁列傳記彭與明等十六人七曰死終列傳記
王度等三人八曰傳疑列傳記王璉等十二人九
曰別傳記沐春等六人十曰外傳記李景隆等二
十五人其說仍主出亡爲僧故有死遁一傳其持
論非不正然革除年號當時格於祖宗之所廢不
敢遽復相卿不奏論於朝廷之上而私著一書以
復之於義反有所未安矣

維禎錄一卷附一卷

〔明〕陳沂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舊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維禎錄一
卷附錄一卷》提要

維禎錄

宮官之制

翰林侍講臣陳沂

洪武四年定宮官六局一人設于宮門內之東西階專
唐制唐設官三百五十九人今制七十六人自正五品
至正七品十吏不入流

尚書局尚書一人司記一人司言一人司簿一人司關
一人掌記一人掌言一人掌簿一人掌關一人掌史六
人

尚儀局尚儀一人司籍一人司樂一人司賓一人司贊

一人掌籍一人掌樂一人掌賓一人掌贊一人掌史二
人

尚服局尚服一人司贊一人司衣一人司狀一人司飾
一人掌贊一人掌衣一人掌狀一人掌飾一人掌史二
人

尚口局尚口一人司口一人司口一人司口一人司口
一人掌口一人掌口一人掌口一人掌口一人掌史二
人

尚藥局尚藥一人司設一人司藥一人司藥一人司藥
一人尚設一人掌藥一人掌藥一人掌藥一人掌史二

人

尚功局尚功一人司製一人司珍一人司修一人司計一人司製一人司珍一人司修一人司計一人司製一人司珍一人司修一人司計一人

官正司官正一人司正一人司正一人司正一人

諸曰六尚以職六宮近選誠德者數兼六局事人各克勤勞既久五六年後許其父母授與婚嫁嫁人年高者許終天命預留者聽之受職之祿給于其家視外品等是口后正得治官中瑣碎之事官門之外無所預小大

衣食之費錢帛器用皆自尚宮奏之內使監官覆奏乃赴都閣檢尋禮者凡有疾名聯門証進藥而已

宦寺之制

明武十七年設內府九監六局九庫命寺人掌之

內官監掌內史名籍

神宮監掌太廟祭品事務除祀擇之後

尚寶監掌御璽圖書

尚衣監掌御用冠袍履襪

尚膳監掌食御品

司設監掌儀仗傘轎輦服細褥帳設

司禮監掌宮庭禮儀今服朝賀班位儀注及糾察內官人員

街馬監掌內殿馬

直殿監掌汎擇陳設

已上監設監正一人監丞一人奉御四人

巾帽局製服御冠及內侍冠帽

針工局製內府衣服

織染局染織顏色之工屬之

顏料局畫彩色染之需出之

司范局掌果菜食品

司牧局掌牛羊之畜

各設局正一人局副一

人

承運庫掌御金銀珍帛

司倫庫掌聖戒門衛

甲庫貯錢帛

乙庫貯衣服衾帳紙札之物

丙庫貯絲綵綿纈之物 丁庫貯銅鐵錫香燭

戊庫貯毡衫胡墩

軍器庫庫陳庫庫貯珍寶

庫設庫使一人庫副一人 倉設倉令一人倉

丞一人 門設門正一人門副一人

初吏部奉前代定品級正授中衛大夫正五品
監丞侍直大夫從五品門正局正司正授內侍郎
正六品門副局副司副奉所授由直郎從六品庫
使食令監正奉郎正七品庫副倉丞授正位郎從
七品

太祖
中書省奏內官月食俸三石
四山輩衣食于內各有判額月廩一石足矣不宜
肆也右之宦監在宮禁不遇司晨昏後使僕卿
太后女主控制以閱人為字侍十黃門通命自此
諸嬖人主及其為忠誠孤社稷不可以去朕獨此

單豈可假以權勢使其任亂所以防之極嚴有犯
即斥廢霸之戒也

判
四內使于禁內先發馬案不理居者笞五十後馬
而直者不坐不杖斂束詆罵門官監官者杖七十
先毆而居者杖七十致傷者加一等應而傷者笞
五十不杖骨碎而毆杖八十傷者加一等毆奉御
杖八十毆門官監官者杖一百傷者加一等懷惡
逆者凌遲處死而藏者罪同能首者賞銀三百
兩
繳轉品利

洪武四年北都尚書崔亮定徽制太子璽以青為質
綉瑞螭雲花之飾親王如之宰相一品官亦為質
飾以雲花二品以下皆編蒲為之無飾動舊文字
之臣上殿賜坐仍賜文扇綉椅覆之
符牌制

命工部造調發走馬符牌金字二十銀二十文曰符
令所至即時奉行違者必刑皆以鐵為之闊一寸
五分長五寸上級飛龍二下級卧龍二牌首圓最
貴以紅絲絛藏之內府有調發則出之
判武臣金牌銀牌其文曰上天祐民朕乃率德威

加華英實器臣臣錫尔金符永傳後嗣字皆陽文
金者五百兩銀金者二千銀者一萬金銀上盤龍
二下伏虎二銀金版龍一帛一皆應二寸長一尺
圓首圓紅絛貫之賜指揮千戶百戶等牌之

神主式

太廟神主高一尺二寸跌高二寸以木為之飾以金上
俾看字合龍高二尺闊二尺跌高四寸皆朱漆髹
金龍鳳為飾上開二扉骨以梓紗制用金環內飾
金文倚為籍

天橋式

德慶侯廖永志取安慶攻江州以州城臨江度城
之高造橋為架于船尾名曰天橋乘風倒行通其
城則橋接城上士卒登城克之

太和鐘

鑄太和鐘利微朱遠鐘以九九為數高八尺一寸
拱以九龍植以龍簾建樓于園丘廟宮之東北懸
之每節祀僕駕動則作升壇則止而歌音作至升
竿又作僕導駕之樂作乃止

蜀馬賦

蜀明昇賦良馬十其一色正白身長十二尺高

九尺足高七尺有肉隆起項下厚五分廣三寸餘
費膚隆腹精采流動莫不龍仰人近之則立而吼
上謂英物必神司之命太常以少牢祀焉祖囊沙四

百自聖之令人跨其上日行苑中恍晰則

上車靖涼山乘之如隔雲乘風此躍甚通乃大悅賜

名飛越華宋學士有
龍馬圖贊

西洋貢

西洋國進金葉表文里虎兜羅錦被四幅漫折的
瓦被八幅皮別布四稿尾毛三沙馬打里布二皆
極精絕

封丘進書

封丘氏制安壽進玉符太乙書十種景祐太乙書
十卷陶金歌太乙新曆二卷十品太乙二卷太乙
入運一卷太乙草笑一卷太乙祭法一卷太乙神
算一卷九宮太乙一卷五福十神太乙一卷太乙
局成二卷通甲書六種景祐符應經一卷六壬心
鏡一卷祭法符一卷六甲乾經一卷奇門五德毫
一卷六壬書八種兵帳賦一卷玉曆陰法一卷中
黃玉變經一卷草葉算針訣一卷心印諸賦一卷
大六壬斷訣一卷東方朔射覆禽書一卷

蔡子英

蔡子英為據廓帖木兒所知薦于元軍進頭官機
廊敗子英車騎走聞中入南山有司以刑求得之
械送京師至江陵亡去陝西又捕之遇拒因公湯
和于洛陽不為礼和怒廢其贊漸之仇不任其妻
通過欲相見子英避不與見至京
上命釋之授以官不受乃上書曰罪血漏網假恩
南山見獲脫止七年之久為勞有司既違陛下又
忤大臣權死不足以為陛下全匹夫之節不降天
誅反廢其疾易其冠裳賜以酒飯授以名爵陛下

之量也乎天地之外矣非不殒竭犬馬之力以
報覆載之仁但名義所在不殒改其初志自惟身
本羣有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粗淺過蒙主將
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
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家國板蕩又獲失節何面目
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敵有他志蓋臣之事君猶
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昔鳴道歷事五代
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士羞與為室不正之人中
主羞與為臣管子曰礼義廉恥國之四维方今金
城湯池兵極其精府庫充實未嘗仁廉國氣之威

未之見也陛下興孝名儒褒死獎忠是以治天下
莫大于礼義廉恥也夫天下之廣大豈以凡一人
而加少又豈一人而加多提以官何益于國舍
不用何損于事陛下創業垂統正克提挈大綱經
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賢士不宜以無礼義
廉恥之俘虜而廁于推新之朝也臣自被獲以來
日夜所思進退皆之不死乃有今日惟死可以塞
責陛下乃待臣以礼休臣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
市名亦不敢全身以苟禄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
葉爾海南以伏薤露則斃死于炎荒亦感恩無極

笑陛下威內而奔走四夷不惠不行于匹夫之賤
然臣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苟生以圖榮
勇者無見獄而不作故王燭閉門自盡李芾闔戶
自屠彼非惡安逆而崇先亡後義之所在履湯有
所不避也助焉之軀仰止古人死有餘恨冒瀆天
顏伏賜鈇鉞不知所云
上覽而重之勅有司送出塞

黃衣歌

中書左丞建昌王溥取臣不予建昌蛇舌若下見
黃衣者歌曰龍蟠虎踞勢若見赤帝重興盛六朝

八百年於王氣復重華後此勝唐竟其声如雷歌
既逐不見

上曰明理者非神祇所惑守正者非纖譖可干文成五
利自取禍止尚可信乎

告太平

同顯仙少類口雲曰告太平

聖祖
平反諫時每拜于陣前曰告太平因陸之數以東
蘆華火壁類于歌中至善夜者三大炮隆隆先坐
無忌額上稍沈、微汗耳後峰庐山天池寺有御
製碑備見焉

江東神

帝平陳通江東神祠於伐初下木而禱之手取一籤其
祠四世間易物各有主一粒一毫尺量取古未齊
傑自天知也須步、循規矩迹止後祠神于神案
觀中曰江東之神不祥何神也

靈谷寺

帝夜與宋濂云明早欲幸靈谷味爽寫出朝陽閣有僧
清徑于閣外驚曰昨夜之語安得而知行五里許
見一埤觀經手從壺中有金銀環迹不見使人記
其地少為濂奏士士見曰見之矣命建觀音閣于

所見處

帝夜坐一長松下脫御衣挂枝上觀月久之今松下無
蟻跡

冷溪定案

冷溪宋人至國初年尚壯觀其所書宛然此宋其
年不得而知也今審音案八音校證一日
上怪之即通于瓦缶中作牙使聲碎其瓦片、皆作牙
後竟通去據字起疑

墓宋永穆陵

楊建真如發宋諸陵取埋案首為西僧飲器此平

守將吳勉案得之于僧座

初墓于何興永永穆故陵

定宮城

聖祖初欲建都至建康以姓与字微為吉遂定但謂六
朝所定吳苑及建康宮城僅可偏安非帝室也意
欲稍東阻于巫雀湖名刻仙區相度伯區乘舟入
湖前指某處可門某處可殿可祖可社陰使人識
之明日再定其所指之處不幾遂塞湖水築之

廣府殿門

洪武七年定親王府回所居曰承運殿中四圍懸後

四孝心殿回四門而四瑞北北四廣智東四休仁
西四尊義使觀名思義以舊王室

魯朱王

魯王禮餅金石為冕

上曰不知魯身之道以致喪理可懼曰荒以作戒曰因

定譯名

命翰林官考故定天下譯名

定取士

天下鄉試以子午卯酉歲之八月礼部會試以辰
戌丑未歲之二月皆初九十二十五口凡三試之

初場四書義三篇任義四篇中場偏一篇指諸表
內一篇指諸策五篇

洪武十六年

定賜坐位次

奉天門外賜坐位次公侯都督坐門內六部尚書署都
督府官坐門東向西六部侍郎十街指揮應天尹
國子祭酒翰林院官雜官會都御史坐西南門東
西華蓋殿賜坐坐門內者坐殿內坐門東向西向
者坐虎頂內東向西向坐西南者門東向西者坐虎頂
內東向西

耆民來朝

洪武二十四年命吏部令天下郡縣之耆民有德者

以次來朝至則隨朝覲政三月還鄉

除奔期年喪之令

舊仕者奔期之喪

洪武二十三年罷其令

武寧妻

武寧王妻侍兒有異目內開之刺二睛以獻武寧

失色悲痛久之適自入

帝見其色未定問之不敢隱

帝曰是何足為懷即命將出兵察使人需其肉分示諸

幼且之亦東甌王陽和之妻甚貧金刀及陽和家
必驚吾陽和也

陶安妻

陶安二子以事發戍皆死于戍所遺二孫幼代其

妻陳年老乞一侍養

帝召至憂形于色并除其戍

元稹奉祠

元稹稹乞一職以効忠

帝命為奉和使奉元余忠宣公闕之祠于安慶蓋闕死

于城守將以懷素也一日稹見上問馬相對曰月

稹上曰吾以為文天祥也

陳迥不官

元陳迥字中行字仕元

上遣書稱中行先生不名優礼甚至每授以官固辭

不受終順其志

嚴布政

江南稅糧置匠長領之歲八月末朝時安有嚴老

人俸料多弊

帝要之命為布政使詳曰臣庸惡何以授官問俸料對

曰常俸論語曰半部可以治天下况全部乎又詳

四日忍不端事不敢受錄

幸曰何以自養曰自有四若千故衣食可伶也問尚有

調度否曰臣貸出取三分之息使察察之皆不安

後補建布政使

版判

上謂戶口登耗十年一更籍先仍其舊若曰舊管增新

者曰新收耗者曰開除具者曰實在可得盡之矣

四方平定巾

上欲製庶民中未有制一人獻一巾其制前宮簪而起

至後折角而下四方平整而後問其何名對曰少

四方平定巾也大喜又聞元丞相冠此巾故賤之

個巾

古冠簪于髻後加以巾幅而髻告訖有路鼓個制

下截如臥處束之肩額間頂貫一條如個收繫于

髻髻髮加抹整、不亂

上令天下從之

天界寺

帝過天界寺見市稠密謂尚書劉惟謙曰天界寺前兩

行鋪賣東賣西惟謙對曰此羅盤裏一枚針定兩

定此甚株許而意安疑笑初寺在大市街後移于

聚寶門外善世橋之西南台周安太倉人周建宋

累定年人洪武年間一百一十七歲

太祖召見燕于殿上其孫皆七十餘孫能拜起因賜

而遣之

道遠牢

太帝惡游手博弄之民凡有不務本逐末博弄者皆捕

之禁錮于所名道遠牢

雜錄傳附

高皇后馬氏

太祖以宋漢多難遣人至金華賜其死

高皇后病瘳入見驚曰何以為此曰漢有罪賜死念諸

王皆漢教成之是以成一日服遂急道人教不死

高皇帝

仁廟為宋宮時前導者偶蹶漢王曰前人蹶後人提

增

高皇帝又在後悲聲曰後元有提者漢王側曰之後漢

告發

高皇帝親征我為鉄碎所傷遂正其罪國除

高皇帝夜幸會昌懷第候 皇后之父也既死歌樂明

旦即召礼部取二尸賜其家使夫人入宮白于

后請葬曰二尸入吾家是教子孫以礼也后固言

于帝帝曰有通者殺之

仁廟臨皇后張氏

高皇帝幼冲大政多決于 大皇太后楊文貞公士奇宣

謂主少國疑恐不堪事欲使外戚一人與政疏上

內批云祖宗肇前代之失不使外戚與事卿何所

見而為此言士奇等惶乃言坐重之下非大臣可

入奏故冒昧至此不然今一宦官傳達應使也此
不得已釋其罪乃許王振首與其事

英宗皇帝

有時官臨道陰祥者偶失儀御史不糾

英皇既罷朝御順門召御史問曰將官陰祥失儀不糾

豈有意耶對曰臨道致全勝不多以小事勝析

上呼曰朕止恐汝有欲見是陰祥者小事誤治罪久

不入內

英宗怪不至左右知事 上既戲者不少貨不悲少為

入泣告于

上上曰此戲耳豈可以提軍法耶

英皇帝

上皇在南宮有勸為不利者 帝怒曰兄弟安忍至

此踐其地土後

英皇後辟見有疏踐汚得知其言因後景皇帝師

憲宗皇帝

憲宗臨御之十 每以微位未至為憂時貴妃高氏指

寵偶廢宜懷恩請西宮養花時

孝宗已四歲自安樂堂遷于西宮養花時

上始得見大喜四情于

太后周近入清寧宮育于太后處
孝宗皇帝

南京留南內監奏給事中徐沂不法械鑿至京
孝宗親問其事無罪即釋之歸內監曰留臺奏不法今
且釋之復何制人

上曰彼柱人罪且不治而欲何為自是始欲疏

刑部戴尚書稱乞致仕

上曰卿思不事我耶稱臣下某以奉受賄敗露罷任
一時廷臣有深負明時者

武宗皇帝

帝在柳葉房伶人喊賢劉寶隨在側寶叩首奏云妾領
多人今某去欲乞仍領之 上曰領之如何對曰
領眾歸是罪首領也許之喊賢進曰奴婢牙牌之
制不與乞易之教坊牌制圓上有是刻因取之上
叱云法度豈輕易者耶又有弄臣清官中書舍人
唐曰還向前衙門取我私与汝差能長久耶每遇
法度處未嘗輕以罪人推論人妻誘以至于大可
恨者

維禎錄一卷附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陳沂撰沂字魯南號小坡其先鄞人徙家南京
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太僕寺卿宏治十子之一也
明史文苑傳附見顧璘傳中是書雜記朝廷典章
及明初故事抄撮而成殊多疎畧其載景帝時英
宗在南宮有勸為不利者帝怒踐其疏地上後英
宗復辟見疏有踐汚跡詢知其言因復景皇帝號
案景帝復號在憲宗成化初非英宗之事此類未
免失實也

平漢錄一卷

〔明〕童承敘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

金聲玉振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平漢錄一

卷》提要

平漢錄

（金聲玉振集）

平江漢頌

金華 宋濂

天眷有德實惟哲皇肆其神畧以靖寇攘義施
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旣歸
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
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蠡爾小醜敢讎大邦
集其兇頑鋒蝟斧蟾輕涉我疆以跳以踉亦旣
剪劉僵骸覆江游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
俾自懲劓闔胡不然復豕而啗翹其蟲臂當吾
車轍皇甫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
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糧各整爾誠摧光
在申夷則之月禡牙江濱皇秉巨鉞以誓以戒
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颯火奮激旆旆揚揚解纜
將將予戈洸洸鎧胄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颺
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旣與虜逢大呼衝擊藥騰
藜駁星 火戟震雷奔臣轟雷劈殺氣冥濛不
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組命隕弗
顛橫桅湊颿箭束蝟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
魄旣褫扶創而逸聚于湖奧僅存喘息我方植
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

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我師見之千艘如龍似兔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顙仆若枯柳大慙既除餘不能醜遍相告言我誠不振我輩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饑予哺昔何昏迷今始撤薜奏凱而旋騎吹鬱搖形於樂歌節以蠲鏡飲至于廟頒賞于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歎或謔有聲噴噴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

平漢錄

二

今升平可坐而英惟皇神武動則克之群策盡屈四方式之惟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皇明斷過事卽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西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書况茲之功俊偉赫熹揆古無讓可無咏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并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又

史氏曰胡元亂華天地晦塞譬諸禽獸人得而

驅之也友諒奮臂蓬湖提戈荆楚遂能屢破堅城卒僭尊位可謂勇矣然旣戕主帥復弑天完凶戾罕儔殘虐無厭人謂項籍矯殺冠軍陰弑義帝大抵同矣及天命有歸真人首出諒不能委身江漢輸款闕廷而乃犯我龍江闕我洪都盛兵東下志意驕悍此何異滎陽之圍也卒之授首鄱陽鯨鯢盡殪何暇烏江之刎乎驅爵於林驅魚於淵蓋聖王之鸛獮爾余因據國史書之又明玉珍或云沔人史云隨人故不書外傳

平漢錄

三

陳友諒沔陽人本姓謝祖千一贅于陳遂從其姓父普才黃蓬漁子也友諒幼岐嶷比長膂力過人優於武藝嘗爲縣吏不樂會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爲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元至正丁酉九月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輿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戊戌友諒攻安慶守臣余闕固守倚小孤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友諒進薄城下闕

遣兵扼之俄而饒兵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關簡死士奮擊敗之友諒恚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關兵分捍敵晝夜不得息友諒兵四面蟻集城陷關死之夏四月破龍興路復破瑞州五月友諒遣康泰趙琮鄧克明等攻邵武又遣別將攻吉安路進破撫州八月破建昌路九月破贛州十一月破汀州已亥三月遣兵畧衢州復遣兵破襄陽路六月復遣其黨王奉國攻信州元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後數日又攻之復大破之友諒

平漢錄

四

第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的斤數其罪而斬之王奉國遂穴地梯城晝夜攻之踰旬城陷的斤死之十二月陷杉關初徐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已不從至是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爲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擁虛位而已庚子四月友諒以壽輝自樅陽攻池州張德勝率我師往援至則守將趙忠被執城已

陷矣乃設伏敗之斬首萬級生擒三千餘遂復池州五月漢王友諒以重兵犯太平城陷殺其守將花雲遂直犯龍江

太祖大怒命諸大將共謀擊之于石炭山殺傷相當馮勝率敢死士直衝其中堅大破之友諒僅以身免追至采石復與大戰友諒復敗而遁遂復太平初友諒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陷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鎚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

平漢錄

五

敗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群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至畧無儀節既而復還江州遣人約張士誠侵建康

太祖以康茂才與友諒舊名使畫策茂才曰吾家有老閹舊嘗事諒令齎書僞降約爲內應必信無疑友諒得書果大喜問曰康公安在曰見守江東橋又曰橋何如曰木橋也乃遣使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卽至至則呼老康爲號歸具以告乃命李善長易江東橋以鐵石通宵治之友諒至見非木橋乃驚疑連呼老康無應之者始

知閫者謬已茂才乃合諸將奮擊大破之降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劉世衍等縛其士卒二萬友諒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府

太祖乃令諸將曰友諒賊殺其主僭稱大號侵我太平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以決死一戰而走未晚也劉基獨張目不言

太祖乃召基入內基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

者乃可破賊耳

太祖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太祖遂用基策督諸帥率舟師乘風遡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距其都五里許友諒始知之謂神兵自天而降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入九江獲馬二千匹糧十餘萬石旣而友諒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平章祝宗以南昌降壬寅春正月

太祖命宗從徐達征武昌宗中道叛回據南昌四月始定其亂

太祖曰得南昌是去陳氏一臂因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往鎮其地時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基曰士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旣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

太祖曰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士誠狡而懦其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若先攻士誠

友諒必空國而來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爲先攻友諒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爲之援朕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會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爲必勝之計戴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其氣甚盛號六十萬兵戴竹盾禦矢石用雲梯等攻具百道攻城文正城上發砲石擣木火箭無不破之敵晝夜環攻友諒親督促之意必拔文正主畫軍中分布諸將隨方應敵剪獲甚衆友諒復以所獲吉安守將劉齊朱華臨江同知趙天佑徇城

下文正畧不爲動已而德勝中流矢死被圍曰
父音問不通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建康
敵攻城益急文正遣捨命王詣友諒營詐約曰
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
暮不出友諒乃縛捨命王於城下殺之文正堅
守以待援至初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
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見
太祖具言其故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
友諒兵雖盛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
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必可

平漢錄

八

破也

太祖曰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
明還至湖口爲友諒所執友諒使呼文正出降
子明至城下呼曰大軍且至固守以待文正聞
之守益堅敵不能破七月丙戌
太祖親師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
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援兵至卽解
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丁亥遇于康郎山戊
子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
其前軍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砲焚寇舟二十餘

艘軍威大振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戰常遇
春射却之廖永忠卽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
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已丑諸軍接戰至哺東
風穴復以七舟載葦荻置火藥其中乘風縱火
焚其水寨舟數百艘火熾十里之間煙焰漲天
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畧等
皆焚死溺萬餘人賊鋒盡挫庚寅永忠通海等
以六舟深入鏖戰敵聯大艦擁蔽悉撙刀以死
拒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已陷沒有頃六舟飄
飄而出勢若游龍我師見之勇氣愈倍合戰益

平漢錄

九

力呼聲動天地敵兵大敗友諒奪氣辛卯張定
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歛舟
自守不敢戰是夕我師渡淺泊于左蠡與友諒
相持者三日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嘴水
陸結營劉基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負敵舟不
敢出糧且盡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出欲由禁
江口奔還武昌

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
酉力戰不已友諒是日中流矢貫睛及顙而死
擒其太子善兒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年四十

四其平章陳榮姚天祥已下悉以樓船軍馬五萬來降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我師復圍之甲辰春正月

太祖建國號吳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擊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遂率其太尉張定邊詣軍門降凡府庫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振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相繼皆降乃封友諒父普才承恩侯理順德侯友諒弟友富歸

平漢錄

十

仁伯友直懷恩伯弟友仁追封康山王命有司塑像歲祀焉後普才徙滁理徙高麗

平漢錄終

平漢錄一卷

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明童承敘撰承敘字漢臣沔陽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左春坊左庶子是編紀太祖平陳友諒事首載宋濂平江漢頌一首次卽載史臣贊一首而以友諒興滅本末附於其後謂之外傳

茂邊紀事一卷

〔明〕朱統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

金聲玉振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茂邊紀事

一卷》提要

茂邊紀事

〔金聲玉振集〕

長洲

朱統

初諸君之徵詞爲茂州參將周繼勳贈也。繼勳以遇
偶學者不知四六之體，乃戲爲此。而感時叙事不
覺盡吐所懷。內翰王壘王子見之，節去首尾，爲全
勝樓記。入威茂誌，愚意記體非似，且不欲泯其顛
末，因稍增定爲茂邊紀事。

嘉靖丙申季春乙丑護林

茂州之北來遠驛名

南長寧古驛之墟

長寧驛今廢爲堡穆肅兩河之會

穆肅堡名兩河會其下極險隘南北險運必經之地

有戎不軌倡自三溝深溝淺溝

茂邊紀事

渾水溝皆

羣醜弗威陰連二姓大姓小姓稔兇殘于殺越

肆睥睨于轉輸神矣梟鵂作慝惟窺日入秘如鬼域

欺人至擬天驕急峽鯨奔呼吸繫千人之命重關櫛

比安危引一髮之鈞天意伐謀地鄰告變時報三溝

山水磨兒立賴子高黃脊魚凡十寨周郎分閫

夜伏兩河口上下期以來朝切運周郎分閫

勲傳銅虎之符龔尉名家長寧提督早試金蒲之

鏃羣饗大沮一芥不遺兕出柙而猖狂豕負塗而躑

躅嬰此方張之寇四路無雙動皆以律之師三城有

恃賊既失望則反攻長寧純力主戰警聞參府建節

星馳周繼勳令下岳希刻期雲谷岳希遂長累官都督

何無忌之策勳獨將遊兵杜諸公之敵愾松州遣騎
臨翼移屯時總兵何卿守松潘遺方和何禮華援乃
控上游互為策應蜀山吠日百爾隨聲周轍驚雲紛
如怒臂外結河西諸部日擾邊陲河西巴嶺黑水厓
寧內要山後諸酋徑趨我闕若羅打古得失墮才主
核桃溝諸寨攻茂州積威攸切競傳市井訛言故態復萌追咎
轅門惜賞八千以為常癸巳歲大中丞南淵楊公率
總兵何卿平五寨乘威盡革之止循故事存銀一千
七百有奇量犒酒肉而已至是賊以爲辭傳者從而
之所賴

茂邊紀事

二

將相河陽潘岳之孫大中丞方塘潘公風樹紀綱吳郡陸機
之裔巡按王芻蕘並採臂指相通遂收渙而定疑事
勸忠而鼓銳三溪設險可壑可城三溪自東路流出
流西入六哨分主且矛且鍾臺因山澤圖永逸於警
勞陣寄鳥雲鎮太焚於至靜山後諸酋頻年犯茂城
是相地於三溪出師分據之衆無固志命即地爲城
西起岷江東極山巔東臺名之曰鳥雲山嶺西臺名
之曰鳥雲澤壩應兵隴水一戰枯摧梟俊黑橋羣奔
瓦解城僅起數尺賊奄至衆倚爲固隴水長官司坤
退核桃再熾達觀花水之遺龍鬚夾持進扼燕崖之
隘先人默奪劇寇潛遁賊既退志甚大聚于核桃溝
普衆肅隊將再入寇時新賊

漸高乃分兵進據北山各守要害期賊至
於燕兒崖擊之賊謀知不敵進半月自散伺間道於
夜泅坐收要害時賊暗糾五寨爲亂獲細奸於時出
巧中機宜旌旗與白日交輝號令爲雪山增重縱橫
應敵三軍不損一人遠近執俘一月豈惟三捷腰金
貴介獨馳不測之巔手刃元兇兩奪群攻之具膚公
尤烈脅從皆降初賊犯茂爲四月三日長寧亦以是
願崖斬哭竹巴奪其七槍砲而還惟彼深溝猶茲跋
扈千仞翔而弗下蘭石爲驅萬夫蕙爾莫前常山阻
絕深溝特險惟據高下石長寧老師非計密使與權
昭物采以犒軍修壺漿而屬道狼貪可笑甘心葛伯

茂邊紀事

三

之邀鴆毒懷驛首中山之臥荆棘介然成路叱咤
生風桑榆此收功譚張張厲四月二十四日遣使
言穆肅早出深溝寨下賊爭奪酒羣飲之尋中
死傷無數道遂通將率龔銳筆擄其巢穴周繼
力沮光賴巨關舌戰爭鉅敵樹蕭牆筆鋒禦侮時內
馬主撫賞之議有以私憾媒藥執者因與之斷案得中
辨且促何辨來會公移私割往來百計
丞之斧辨失儀秦突圍迎驃騎之轡惟交平勃既參
而伍乍合而離五月十八日執至長寧迎何卿反覆
散密期二十八虛實相形正奇互用鑿山通徑故左
道以傳疑卷甲銜枚忽中宵而乘懈懸崖壁立未遑
鄧氏之壘分部蟻登亟樹漢家之幟盡連石於一炬

燭萬劫之遺冤數難虜於橫戈刷千工名之深耻至
統與周繼勳至自茂州何卿杜欽至自豐溪部分指
韓李嵩兵屯神溪清振兵屯高智矣屯燕
韓胡堡維舟江計為欲渡之勢以繼二姓援繼勳也
留高黃魚降者于穆肅諸堡以杜往來傳報之奸
韓元兵由長寧後山路上保繼之指揮曹克新兵由
兩河口路長寧安撫司兵由長寧下門路杜欽兵由
穆肅山路俱夜半衝殺綠崖而上凡越三嶺未明抵
深溝寨襲殺守者合圍之焚其寨一百八十餘座火
三日不絕何卿泊其子何希亮固繼之規淺渾伊邇一夕
勳杜欽各營其難為進擊茂渾之規淺渾伊邇一夕
亡唇老稚相携四山崩角事慙姑息恢張擒縱之規
亂問厥由克制短長之命衆輸心而悔罪爭縛渠魁
至斷指而析恩壹遵約束茂渾乞降不許獻甲獻牛

茂渾紀事

四

人渾水轉送二人斬于軍前與深溝餘黨俱貢剗牛
方物來降願受約束有斷指截耳以自誓者
泉杪飼馬雲端軒息仰天之窩勒銘張口之石月初
建未日則先庚黑水再清漢關重關壯士歌而崑崙
應妖氛淨而牛斗光備哉主帥之功展也多賢之輔
智慧借惟乘勢號咷終有同人徵調無煩旁縣不聞
金華公私大省居民盡仰帡幪先是三司會議講合
至彼媚嫉者何為竟捷愾乎何益嗟乎夷狄古無深
治兵家未有常形處置得宜韓輿取捷忠邪易位陳
慝為夷慎蕭氏之金甌白茅斯重碎范增之玉斗瓦
礫何殊語要無他任人而已迺歷年之多難慨當事

之寡謀舍耕織於專門玉人受教狙採樵於近利天
險爭雄千里徵兵驅市人而浪戰一言遣將率弟子
以與尸野心從此日驕士氣至今不振或吹鑿而過
計每破釜而失聲各出納於平時急撫和於臨陣堂
堂中國不羞城下之盟起武夫盡剗心頭之肉校
人誦詐謂彼昏而不知析父招尤慘多瘠而罔詔馴
致邇年之禍無如五寨之深茂渾兄難公刀江山助彼
金湯道路出其門戶防秋死別一戍數千來歲生還
什無四五擢髮已窮于甲士櫛衣不免于戶侯所謂
深取彼美督軍呈身三宿高智提督長寧時為賊有

茂渾紀事

五

雄驍騎遮道千金中途中途千金乃免魏磨規我垣墉白
若成人肘腋有山如障來則高巢有坎如隍履同平
地孤城鞏固誰開近賊之門福將尊榮莫究折衝之
志蒙葦北郭牧唱吞聲茂城北門外田數千咫尺西
橋鬼門騰號茂城西門外橋號鬼門狗彘貴於人命長寧堡
人命賊來攻得貌貅賊若草菅章重稔亮神人共憤
章重稔亮神人共憤賊者十餘年後斃于獄仵勳死事日月為昏長寧
上帝聞腥旋轉廓清之運元臣秉鉞鑿開混沌之天
即癸巳之舉時會計用兵之罪惡貫盈宜俾根株悉
盡三十萬調合省兵數萬

於陰膚起信乃惟旦夕圖逞血猶爭虞旌條下素
皇失措馬高已死之金喪亂既平人惜有功之轉健
兒鮮體髦士彌擔兵倫之乏承殊類杞憂環視
漠如越瘡言猶在耳戎復生心試觀四起之塵夫豈
一朝之故及今不戒尚事因循厥禍長流將何紀極
彼其之子束高閣乎幾年亦獨何心壞長城乎萬里
塞曾諸難未聞夾策聳人銷骨巧詞祇見幸災樂禍
身如謀國何嫌殿上之爭賊已渡河尚作道傍之舍
百年之策肯歛手以推基六月之師但駕言於揮扇
肩山欲瞰腹劍反攻太阿不識倒持宏詞何用手板

六 虜邊紀事

六

已看倒執高論猶存嗟乎內有譏夫外多勅敵阪高
難合息壤無盟肘雖掣而力自前踵未旋而亂遽定
人見田單厲氣遂收三月之功孰知神禹至誠會夷
七旬之格豈儒幾敗乃事炎德方隆蔡功惟斷乃成
名賢在位匪人匪地惟動惟天蓋忠良不病於拒院
斯夷虜無憂於猾夏天冠地履自循萬古之常秋殺
春生孰爽四時之令是非如鏡賞罰快人英雄有樂
死之心沙漠盡宣威之地嗟乎室家安枕所重藩籬
七劑奏功寧辭眩靡監莫非王事匪躬乃見王臣
戎塞歸驂耆老垂漢官之涕青萍長價將軍全報主

之身栢府持衡宏啓清平之宴兩院開宴玉堂秉筆
大書全勝之樓玉壘王正白面何能躬逢盛事彤弓載
味共醉佳辰念一時共事之情成百折不回之義有
痛更深於定惟亡乃保其存爰紀諸艱再申百韻

紀事絕句五十首

誰將全勝榜高樓太史毫端走素虬五十餘年無此
捷三溪迴合大江流

丙穴嘉魚來入饌山椒歸馬賦平羌綺羅色動三城

戍笳鼓心蘇百戰場

將軍片紙活千人藩屏三州護百回約未傳單騎

虜邊紀事

七

至匈奴已識漢兵神所謂周郎銅虎之符與金滿

與以

獨守孤城抗賊衝連旬血戰爾何雄他時掃蕩妖氛

爭首論睢陽保障功慰陳鏡所謂嬰此方張

河東復構河西賊小姓兼為大姓謀銀鏢紛紛俱散

盡入傳木刻到松州當寨糾黨以銀鏢

漢關周道盡狼烟猛將提兵去未旋白日淘淘文武

地黃埃滾滾犬羊天時周繼勳駐長安茂城關

馬度三溪宿霧開雲中指點破羣猜高山有險無人

守城下長年縱賊來所謂三溪談險

犒士長安策馬回即看群賊敵山來揮鞭列陣須臾

定匣劍韻弓次第開賊至掩旗寨執自長安馳回距

黑橋不省鴉兵至點虜輕趨細柳營結綠寒鋒封賊

首縷金明甲獻新城賊趨固繼勳營坤兒下伏兵黑

金為筋賊衆遂潰所謂一戰枯推羣奔瓦解解也

遁首折趾怒橫戈再煽腥風出魏磨虎帥營中看制

變燕兒崖下好張羅所謂核桃再機

核桃溝裏數千群半月遂巡竟不聞却說往年山下

路遊戎曾此覆三軍趙擊張傑先年陷說于核桃溝

茂軍損三之二所謂士氣至今不振也

入茂遠紀事

八

千仞巔崖起七稍雙龍飛度斬天驕若非風送雲中

烏應是神驅海上橋尉龍銳所謂獨馳不測

復道長寧收曆日兼聞寶大殺巴猪今朝叱咤千人

廢前日將軍一紙書

賊技初窮祗據高一夫驅石萬夫遭解圍賸有平城

計取醉何如公瑾所謂狼貪可笑

黃昏連寨死傷餘鳴劍長驅定釜魚百尺竿頭難進

步鴻溝養虎計何如詰周繼勳

群疑錯認武陵蠻投筆凋傷猛士顏馬革便須圖死

報玉門何必問生還

元戎整隊下松州兩將雲從萬弩通虎翼翩翩旌幟

動狼心乙乙網羅收時衆遠以下知內外不協漸成

矣

神溪溝入刀溪口青草山連黃草坪面語才賢須耀

武目知奇正好論兵論李嵩輩

征戍常年悲巷哭今朝出塞引兒孃鎮西橋外三軍

氣兵未交鋒勝負知慰將啓華

烏雲山澤自逶迤從此諸番不敢窺便有橫磨兵十

萬城中供億了無期師出望新

春來烏合動盈千左右支撐竟帖然千慮本無韜畧

入茂遠紀事

九

在孤忠或有鬼神憐

西山西望更無天雪嶺參差六月寒莫謂浮雲能蔽

日馬頭旗影是長安望長安堡

韓胡正控諸蠻會堅臥煩君一枕當赤壁孫黃俱俊

偉詩家千載頌周郎是夜固留周繼勳于韓胡堡

穆肅山高雲霞開奇兵瀕聽疾如雷當年王濬收歸

命為有江陵杜預來寄杜

韓胡滅火肅宵征峽影星光水暗明軍校相逢問軍

騎勿云馬上有書生是夜別周繼勳潛行二十里甚

長寧行建

比來神使速精兵珍重將軍許馬迎與報驚駭筋力
健長寧早已駐新營報何

夜半營中傳令發平明礮寨化為烽深山不識擒戎
計驚問天門下幾重所謂分部蟻登

先鋒一劍斬樓蘭遂定盤雲虎豹關天子征遼功萬
級何如三箭定天山

最險深溝一夕平淺渾連夜自相驚將軍只共三軍
宿火滿前山赤幟明所謂張擒

輸甲輸牛未許降渠魁駢首伏鉅鉞群山萬落魂銷
盡始信

茂邊事

十一

朝廷有憲章所謂輸心悔罪

當年此地見蠻酋三日天兵不敢收都尉急傳犀角

陣中丞親上北城樓此後追紀曆年之難及近日任

北郭賊散出其左右率數步一人矢無虛發名曰滿

天星官軍露宿三日有獻計者作犀角陣一向此門

前就僅獲入城

山頭亂水背村流血染平原草木愁城下咆哮雷退

甲江邊澡洗問椎牛賊常年攻茂城索退甲財物謂

牛酒財物謂之洗澡錢

種菜為園尚有墩可憐孤注杜壇村深山孤跡時當
道斜日人家早閉門茂城北郭外有杜壇村土民居

園數頃葉某園

群兇忽犯邊城戍話我曾傷賊一人壯士伏誅園不

解畔毒來坐棄屍辱鎮戎舊事有軍人射殺一賊重

軍賂而謝之賊不退遂斃本軍于獄

三年羸却抵羊角一死猶輸人命錢獨有我軍如土

芥幾千溝壑更誰憐後軍嘗與賊爭三年

天險神功臣斧開何人喚取大棺材江聲入夜如雷

吼應是山靈怒氣來漢關數北有大壑常年軍死

塊肉瓶漿作偏年何人一費萬三千草黃山瘦春無

色應是民膏歲月殷已後無紀極歲費萬計

茂邊事

十二

羊腸鳥道一絲懸路並江聲入汶川天險不殊風教

異諸君惟問賞番錢自疊茂盡汶川境遠迤千里皆

此路要賞無厭民最淳樸供賦役

長寧來遠舊征徭剝盡軍儲獨未銷當局好論先後

著江山隨處有楊公要賞諸寨舊皆長

常言投拜本相愚薦屢轅門入吐圖獨有朱家金帛

賤盡將閭閻付強胡

驅石如神賊技長騰雲流火亦相當欲紓戎禍惟威

信何事臨危議撫降邊軍火箭

從來作舍道旁難抗論孤危血淚殷今日論功誰第

一都臺霜斧重於山所謂斷案得中丞之斧辨失儀秦也

充國謀成惟魏相樂羊功就屬文侯誰將一死酬知已曾母當年杼亦投

重賞真看有勇夫何如所養濫吹竿紀憐三月經戎費不及供邊半月需戎邊月給錢九千有奇

此意參差竟未如荊州木屑總堪儲君看百費今狼籍盡是年來節省餘物意欲大簡邊軍易以邊戎衆議不協而止

山肩旋覺臨邊重肉眼相看亦外輕休詫

君門達萬里會城翹首即春明

兵神却說邊情易人險何如蜀道難塞外將軍猶草

茂遷紀事

十二

食糧間嘶馬自雕鞍

何事功成將亦疑羽書初定尺書馳古來文士多高

論不向軍前賦一詩

萬丈雲霾孤絕地一宵風雨再生天邊關呼吸無人

見惟有空山瀑布懸

推基誰爲羊都督褒詔空憐悉怛謀不獨平吳煩聖

慮西戎自古廟堂憂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奉

勅整飭威茂兵備兼理糧儲長洲朱統撰

靖柔篇

維皇祀十有五年春三月維州迤西長寧穆肅弗靖

諸番肆毒將校有警邊鄙再變虜情叵測我兵憲秋

崖朱公以監司整飭爲至慮勤勞謀畫調度制馭於是按險隘以嚴斥堠誓介冑以精技射處錢穀以備

給餉詰攻守以定奇正懸賞格以速鬪志乃總戎相

村何公以松城至遊戎杜公以疊溪至而參戎周公

則朝夕從事惟謹者也於是督四路之令與六月之

師掩襲誘伏攀捫驅躡士各用命諸酋震恐縱炬焚

茂遷紀事

十三

順是役也以謀則審以兵則寡不費官帑不煩有司

振旅靖寇我秋崖公之力其可少哉是故慎雲中之

調者其敵遇計先零之宜者其固固資營絳之將者

其機成矧才以御衆氣以宣力智以濟變威以佐德

我公之偉績豈亟於聞

上哉栢村公輩將奏報勒銘而遠屬五石子以爲言

五石子曰謀貴獨斷兵貴萬全昔者庸蠻叛楚阪高

之役勢將徙遷獨大夫蒞賈謀以決戰當時潘廷威

奮師會臨品闡板至自石谿子貝至自何道群蠻就

盟庸見滅焉是故秋崖公之笑爲賈之善也諸公戮

力揚三子之恪命也敢不欣躍以申義而為之歌曰
苞鳳鳴治兮海內毓靈法星應會兮西土冒臨公當
鎖鑰兮 王心載寧維州告急兮番酋煽腥憲度嚴
明兮壘堞先聲將校鼓勇兮士卒銳精角夾攻兮
石碁崩騰氣奮膽張兮電掣雷轟矛橫戈揮兮兇逸
蜺奔寨碣烈焰兮霧散星分俘獲克捷兮掃穴犁庭
公速下令兮納疑全生戎心誰逞兮懾威稱神玉壘
增光兮樹績策勛汝水澄波兮飲馬洗兵嗟公談笑
兮樽俎干城仰公熟籌兮萬世法程陋彼漢唐兮徒
務縱橫願紆

茂遠紀事

古一

主憂兮克廣德心

嘉靖丙申歲六月望後二日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雲南道監察御史成都五石李

鳳翔頓首書于青羊少室

朱憲使平三溝蠻武問

或問曰夫朱憲使何以克三溝蠻也山人曰夫朱憲
使得所以克蠻之道惟時而已者也夫雲行雨施萬
物育焉嚴霜厲風萬物剝焉天時也夫夷狄順我則
恩以撫之逆我則威以勦之人時也是故取諸天時
以察其變取諸人時以究其成時撫則撫時勦則勦

恩威以時道其不愠君子之能事也尚其明不疑于
所慮持其剛不怵于所之是故以整諸邇則不勞以
禦諸遠則不敗以理諸天下國家之大則無不利匪
明則疑其征內也匪剛則阻不可以大事也惟明惟
剛與時偕行憲使其善學君子者乎哉其蒞茂也以
諸克蠻之道詢諸守令焉詢諸將領焉詢諸鄉士君
子焉其告者不曰撫則曰勦不曰勦則曰撫又有曰
在不撫不勦之間于是仰觀俯察按其圖籍審其地
險窵其夷性繹其庶言變而通之其蔽撤化而裁之
其偏舉曰我有所取之矣其惟時乎所謂隨時變易

茂遠紀事

五

以從道也予嘗受諸易矣且

龍勅在函誥告惟明憲臺百尺泉峻而凝濟濟三軍
如熊如熊箴箴小民云胡不寧蠢蠢蠻酋肝腦雷霆
是故有備無患先事也難而苟違曠厥責也功則歸
已虞則推入匪我志也時惟蠻衆伏戎于莽突如躍
如其來紛如矯虔攘奪自于天殛憲使赫怒時哉不
可失矣是故童牛之角時宜牯之高墉之隼時宜射
之檣令于衆徵兵于土氓綴其行伍簡其犀銳合群
離而一之不以勞遠蓋取諸渙甲朽鋒折肩以赴敵
除其戎器無有不善蓋取諸萃用命有厚賞不用命

有常罰諄諄然命之蓋取諸巽築郭于郊北所謂設險以守其國蓋取諸坎騰檄于中丞所謂外比于賢以從上也蓋取諸比抗言于三將軍誓諸神明示以肺腑蓋取諸同人出以律行以糧從殪蠻于黑橋殄于長寧收長子之捷無輿尸之虞蓋取諸師蠻泣降于野慄慄若就死地赦過宥罪邦有常典從之蓋取諸解夫惟明以通其時夫惟剛以乘其時通則其業新矣乘則其譽遠矣君子之能事備于憲使矣或曰明之失察剛之失厲亦能末業而終譽乎山人曰明可貴也而晦為難剛可貴也而克為難是故憲使能

人虎邊紀事

六

以求終也蓋取諸謙觀其班師而還告諸人曰主持擬議是惟中丞潘公之力張弛有方左右得宜是惟都督何公之力捶阮批亢無縮氣有毅聲是惟周杜二將軍之力其何功焉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又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是故可以迂晉接是故可以衍泰祉是故憲使能以求終也于是乎知時易之道也剛而明易之德也謙德之柄也受易之益大矣適庠文學暨諸鄉士君子至謂山人曰憲使克三溝蠻也雲雷經綸擎蒙禦寇旅無二矢之亡力解三年之憊道路康衢我民枕席

憲使之賜弘矣凡我編氓受而謏乎惟需言以彰群志山人遂以答或人之言書諸軸以獻諸憲使而曰或問

嘉靖丙申孟秋中旬日玉壘山人王元正撰

平番詩序

嘉靖十有五年六月憲伯朱公平番夷于深溝八月拜送巡撫潘公于叙過嘉時司諫彭子汝寔方住開鳳韶亦謫下條公以同年故招之燕于凌雲禮意獨至君子曰古道不在茲乎彭子因出平番詩數章美朱公也鳳韶讀而嘆曰美哉茲功不獨在一方在

虎邊紀事

七

杜稷也夫番夷之為國患也寔當襟喉非若北虜生長草地無預中國可以置之度外者也然連年以來恩襲于歲賞威損于撫和馴至今日殺擄我人民阻截我糧運攻襲我城堡劫我贖取挾我賞賜勢將不戢公問其策武人曰撫乎公曰已誤不可再也於是乎舉兵然則撫中寓勦乎公曰不信何以任人于是乎一於勦然則遂進乎公曰不守則不戰于是乎砌城垣然則何以勦乎公曰不困則不下于是乎焚其礮寨取其田禾然則盡勦乎公曰獻其馘斯止矣于是乎誅首惡而什脅從一十餘寨望風底平然則

厚賞乎公曰厚賞將不繼禍之始也于是乎節歲賞
君子是以推公之善謀也不損威不棄恩不失信不
傷仁不惑危言不急近功故曰不獨在一方在社稷
也昔申伯崇德宣力四方為周藩翰尹吉甫作詩以
為頌彭子之意不在茲哉鳳韶因序之以告於司邊
計者

嘉靖丙申九月壬午麻城毛鳳韶謹書

平番十曲有叙

威茂松疊蜀西山警地也羌番為難古無寧時西南
實苦之憲臣經戎武臣承敵少有異同動成牽制而

茂邊聲

大

卒以債事者往往也嘉靖丙申春諸番構煽阻道要
賞大肆攘虞我秋崖朱憲伯實定幄中之謀兩臺諸
司無不盡一將領用命士飽馬騰三月而成西山之
功川之南北得無震隣之恐所在謳吟況我年雅身
被露濡者乃不能為里人致一言以志不忘乎

一賞糜軍一歲租何人捐此百年痛嘉州可惜岑參
老無句歌吟封大夫

委質羌酋累乞盟鎮西合樂受降城馬前盡獻捕金
甲吹徹鳴笳瘴月清

旄頭落盡將星高羽扇綸巾富六韜柵砦碉房俱火

獵瘴烟千里徹驚風

一道威名重兩臺濱江安下雪山開夷歌雜采成番

樂朱散原兼文武材先生有平番諸什

丁玉常清位望同西南徼外一九封雪山已為先生

重不數天山早掛弓丁封二大夫皆有遺稿在邊時以擬先生者

寶劍新彈礪鷄光照人寒色曉飛霜諸番已落當時

膽嚙指于今敢架梁架梁番人守隘乘高之語

霜風夜襲鐵衣寒鼓吹鈇歌擁隊還消得年年洗兵

馬深溝淺壑助潺湲

臘雪不嚴春不暄軍威無素賞無恩誰知緩帶輕裘

茂邊聲

九

者談笑猶能却吐番先生力勦不和威是用戰

蠻巫繩卜巧占羊是處夷方是鬼方設教貴神君莫

訝岐山從此日焚香事平里中有神賽先生大祠之以萃人心因俗美云

不迂來奔不拾遺先生自是丈人師廟謨已足酬西

顧敢獻元和聖德詩先生軍中誓戒土人德之

嘉靖丙申秋嘉定彭汝寔拜書

平三溝蠻曲十首

鎮西橋北路白日望昏昏兩河飛毒矢五寨是遊魂

虎臣鳴盡角象憲駕舟輓蠻兒崩厥角絕嶂出降幡

孔明擒孟獲狄帥得僂高崑崙驚電炬洱海怖龍韜

千載留英蹟三城伏俊髦
猷謀長寧堡虎隅來遠樓如何嵐氣掩不盡野人愁
金繒悲賈策肉食愧唐籌東吳一俊傑攬轡獨澄流
萬仞探彪穴三層結豹博遠開雲鳥陣不見深淺溝
崩角奔遺孽繫繫泣老酋莫艾穰交盡性命借淹留
井幕連松鎮江沱下汶關須才為保障此地屬難艱
氣倡三軍壯師迎六月還道傍舞衰白布褐有餘催
電掃烏蠻窟雲開青草岑干戈看倒刃負戴莫驚心
溜索孤踪滅殘苦燐火侵康莊明月滿疋馬漢關深
群寨還周服彌山藝禹田何年吞噬便裂作犬羊天

茂遠紀事

平

驛撤虛星使瑣明有畫烟從今肅殺後

王道頌平平

何武遺英胄朱雲更好孫杜周皆俊偉義氣溢囊韃
勇捷揮星劍謀深運海源荒陬籍鎖鑰山躍水騰掀
不見縻泉布而能定狗羗一從遭血刃誰敢復猖狂
杖村歌周仕饑寒仰漢疆畫茅絢夜索乘屋哭聲長
玉靈濯江漢戎誓戒春秋寄語臨邊將須為報
國謀廟棟思先世簪纓慕遠脩秋崖亦儒者抗志即
戈矛

玉壘山人王元正

平三溝謠

嘉靖歲丙申季春日初九三溝蠻跳梁烏合崇岡阜
架彼七稍砲逞彼山桑柎矢石若雨注人心若熏炎
糧運渾不通商貨任其掎長寧堡危哉籌策煩官守
武夫圖暫安招撫意云厚或論持兩端令人事掣肘
智者握其幾征勦議為首亟築北子城先事防不偶
突如四月三群蠻來相毆仗此城半成可當萬夫起
一戰纔交鋒頭落我軍手魚散而鳥驚喪氣投林藪
樓扁全勝樓北揭昭星斗城號小金城志載垂不朽
夫何犬羊性詭計日相誘糾合犯猶蠻攘奪兩河口

茂遠筆

廿

奇計自此去多命死藥酒恠哉蠻見命自視若雞狗
跳梁日益滋攘奪仍依舊道梗幾三月我備事事有
躬率三軍行三將聽指授時維五月終直上深溝陡
擣彼巢穴空蹂彼穢麥敵始識我軍威且哭且奔走
老幼盡呼天乞我饒罪咎混淩雨溝蠻望風崩角叩
爭獻惡首頭冀我歸斯受不亡我一矢不費我糧糗
取捷呼吸間有嘉獲匪醜

國威益張大蠻性收咆吼勦撫茲較之孰左而孰右
我聞禦戎方幾定無可否彼既犯中華我勦奚可後
彼若安夷分我撫未為忸勦撫二字明文武才堪數

厥功繼五寨厥謀靡讓其全師收全功責任良不負
今齊丁玉名古與德裕友桓桓六月師誅來太史叟
嘖嘖群惟聲踊若獲珞玖軍曰我長城民曰我父母
日升而月恒令譽同其久汶水而氓山奇勲並其壽
但願繼繼推轂皆若人威茂風清紆我
皇王西顧恟

汶川李延芳

克平番寨疏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鑑題為
克平番寨事嘉靖十五年七月十三日行據四川按

不遑紀事

世

察司威茂兵備副使朱統分守松潘副總兵署都督
僉事何卿協守松潘南路右叅將署都指揮僉事周
繼勳疊茂遊擊將軍署都指揮僉事杜欽會呈督兵
克平深溝等寨勦撫獲功緣由各稱云云捷報到臣
案照本年三月十八日有副使朱統等呈報深淺渾
水等寨逆番突出截搶糧運緣由前來臣即與巡按
御史陸琳各行兵總叅遊等官統兵分布緊關墩堡
相機撫勦聞又據各官報稱各番占架山嘴不退乞
發軍火器械策應臣等又嚴行都司解發及行都布
按三司掌印等官集議兵糧四月初十日又據副使

朱統報稱各番糾合千餘去打長寧堡一半來犯茂
州城官軍迎敵斬獲身穿鎗金甲番首一人餘賊多
被殘傷奔割山寨聲言定要添賞方退等因到臣當
差武舉千戶孔仁前去替畫并齎執火牌及巡按御
史陸琳案行各着落叅將周繼勳住劄長寧堡遊擊
杜欽住劄穆肅堡各整辦兵馬副使朱統居守茂城
與副總兵何卿計議調度仍相機撫勦及嚴督修築
茂州北門外城倫禦去後隨據朱統等揭帖稟稱各
番不時突出幸我兵糧有備死守封疆緣由前來除
嚴督該邊兵馬奮拒堅守毋開賞議致貽後艱若果

不遑紀事

世

有便道路有犯墩堡容臣等調兵集糧相機撫勦俱
經會本於本月十三日具題外續據四川按察司呈
該本司署印副使龔亨會同布政司左布政使陸深
右布政使衛道都司都指揮劉永昌守巡道右叅政
張大輪副使歐陽必進計議兵糧行該邊相機撫
務使渠魁就擒餘黨解散及發官銀二千兩前去支
用又據朱統呈稱長寧一帶路便疊溪糧運難進乞
折價銀暫收茂庫解發等因允行外該臣與巡按御
史陸琳看得前項逆番事始在於深溝各行兵總等
官相機將該寨發兵除勦餘寨撫降認守地方容其

往來買賣生理仍聽卯以在約束及看各番北抵松
潘南通威淮又行松潘兵備等官南北遏截臣節差
千戶丘璽等齎執旗牌督勦深溝餘寨招撫不許故
殺降黨及該御史陸琳移往灌縣一體督振軍威調
度行勦又據三司議調叙瀘大雅等處漢土軍兵四
千八百名調取間續准兵部咨該本部覆議題奉
欽依移咨前來又經通行各官相機勦撫去後今據
前因除會同將節大解到番級俱發按察司驗明發
為害地方梟示擒獲番婦收候查處并投獻牛羊等
項發茂州變價入官番器貯邊備用被傷軍兵給銀

入漢紀事

廿一

醫治死者置買棺木尋屍給埋用過錢糧行兵倫道
查明造冊繳報查考原議調叙瀘等處軍兵停止及
會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陸琳外該臣議照墨溪北
拒松潘南抵威茂守疊所以保蜀實為

朝廷緊關邊城但其地孤懸群番之中賊寨星羅俯
瞰關堡以相殺為搦打以戰死為善終一有變動疊
先受厄在昔西番盛時官軍莫之敢撓假賞羈縻今
夕狼飡來日悖德公和私賂歲費萬餘股生民膏血
銷國家元氣歷歷邊事言之可悲嘉靖十二年仰伏
天威克平五寨裁抑賞需邊事稍振歷今三歲聲報

絕聞迺者深溝恃其雄黠無故抗威突出阻運近邇
淺溝渾水岐山水磨以借聲勢遠結賴子兒立高黃
脊魚巴豬黑水磨日白若羅打古羅多大小各姓寨
番助黨猖狂敢肆虐毒恣橫殺軍窺城曾莫忌畏而
又邀奪兵機公文以致傳報不通運道為塞糧餉折
銀貯茂關堡忍餓待蘇施恩招降梗不服命蓋以五
寨近挫饗餐失圖深溝獨雄姑誠一逞少得遂利舊
焰再張不知阻運挾賞詞屬要求事既犯順罪實滔
天茲幸仰伏

皇上德威之重卿相謨筭之成假臣等督處之便諸

入漢紀事

廿一

將一呼群情響附不埃徵師之至即收焚奪之功巢
穴既傾兇醜隨潰卒之輸情納款全師以旋其餘助
疊寨番獻甲不可獻牛羊不可直至獻誠而後待以
不死若擒縱之由我者砍狗剝牛固彼常事斷指割
耳實前罕聞此則勦不窮兵而撫寓於勦之中撫不
用賞而勦行於撫之內蓋非得已之勦亦非不得已
之撫也即今道路廓清關堡寧謐糧運長驅蜀天歡
慶又况州縣得免賦車籍馬之勞市廛亦無行齋居
送之擾較之五寨之捷尤收全功蓋非先有十二年
之捷亦不能成今日平定之功非有今日平定之功

亦不能有光于十二年之捷也再試失利彼復何謀自今而後諸藩知有

朝廷矣及照分守松潘副總兵署都督僉事何卿四川按察司整飭威茂兵備副使朱統腹滿經略動合機宜文武同心艱難共濟卿也戰伐久親威名素著再日克五寨今日克深溝所謂拔之所嚮無不如意者也統則運籌之妙主議之堅到邊一年省錢糧幾及萬數行兵三月用軍餉未滿五千所謂盤根錯節方別利器者也協守松潘南路右叅將署都指揮僉事周繼勲疊茂遊擊將軍署都指揮僉事杜欽駢勇

大漢紀事

共

俱雄威武各奮艱險不避矢石爭先提督長寧堡松潘衛指揮僉事龔銳舉方張不制之賊率素練敢死之兵血戰十餘軍無一損始則周繼勲星馳救援之力繼則何卿日添精兵之功幾仆而立卒獲渠魁濱死不回以需大舉論今日分兵取捷勞與衆同而連月抗敵保全功爲獨著成都後衛指揮同知曹克新茂州衛指揮僉事蔣啓松潘衛千戶張吳武舉舍人何希亮隴水頭長官司土官坤兒卜岳希蓬長官司土官坤元靜州長官司土官法保均有率衆先登之勞實闖出死得生之地茂州掌印知州吳潮茂州衛

掌印指揮使魯元忠威川千戶所掌印指揮僉事宋連寧川衛武舉千戶孔仁隨分經畫各效勤勞又照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使陸深右布政使衛道按察司副使龔亨右叅政張大輪副使歐陽必進都司署都指揮同知劉永昌或殫思計議兵糧或同心慎嚴封守群策並行均有勞績再照巡按四川監察御史陸琳警報一聞心懷忠憤諮謀廣集志切除兇大秉肅清之威屢馳約誓之檄慰勞軍士以作其勇敢親駐邊城以助其威聲以致諸軍用命群醜銷魂厥功不可不錄如臣叨享

大漢紀事

共

朝廷重祿濫膺地方重寄百凡邊務皆其常職固未嘗有分外之勞爲可報稱也惟邊腹效力各官不加量獎難勸將來除指揮等官曹克新蔣啓張吳坤兒卜坤元法保吳潮魯元忠宋璉孔仁舍人何希亮并有功軍兵人等俱臣等犒賞外伏乞

皇上軫念萬里邊患勅下兵部再加詳議將有功人員量加獎勵內指揮龔銳行臣等賞勸惟復別有定奪緣係克平番寨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廷金親齎謹題請

旨

嘉靖十五年七月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該本部覆議將何卿朱統厚加賞資以旌首功潘鑑陸琳等特加賞資以加其功等因奉

聖旨這番寨克平斬首俘獲數多各官效勞可亮何卿朱統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三表裏潘鑑陸琳并周繼勲杜欽龔銳各二十兩二表裏陸深等各五兩一表裏其餘依擬欽此

右藏篋中十二年矣未嘗敢以聞於人茲奉

聖天子簡命開府浙閩任至重也而苦心掣肘憂議

茂邊紀事

木

異議真有中夜遶床之嘆蓋不苦於處事而苦於處人回思前事大小一轍乃萃為卷錄原行文移足之惜散帙殘編不盡當時辯論耳

茂邊紀事一卷

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明朱統撰統字子純長洲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提督浙閩海防軍務巡撫浙江右副都御史事蹟具明史本傳此書乃嘉靖十五年統官四川兵備副使時與副總兵何卿共平深溝諸砦番因述其措置始末作四六文一篇而各以崖畧分注其下又附以紀事詩五十章及李鳳翔靖柔編王元正平蠻或問各一首彭汝實等詩二十一首末有自跋稱此本藏篋中二十年及開府浙閩憂議異議回思前事大小一轍乃萃為卷錄原行文移足之蓋統在閩以嚴立海禁為勢家所齟齬鬱鬱不得志故託此以致意也卒為眾口所排飲酖資恨士大夫雖漁利以自肥然姦民得志內外交通海氛不靖者十餘年生靈塗炭者數千里仕閩浙者咸以統盡忠賈禍為戒無敢復嬰眾怒者蓋有明朝議有朋黨而無是非自其中葉已然矣

革除遺事六卷

〔明〕黃佐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

金聲玉振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革除遺事

節本六卷》提要

革除遺事目錄

（金聲玉振集）

卷第一

君紀

卷第二

闔宮傳

卷第三

列傳

卷第四

列傳死難

卷第五

革除遺事

列傳死事

卷第六

外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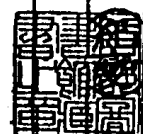
革除遺事何以錄懼湮也諸先正之死嗚呼烈矣
大節揭揭與天日相爲昭何湮乎懼懼史之逸之
也逸之矣此其錄之也何承

二聖帝意也

太宗文皇帝嘗諸先正之死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

爾

仁宗昭皇帝又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也肆大青俾



爾宗爾姻姬從輕典且俾田爾畋宅爾毋渚嗚呼
仁哉謂之曰忠則宜有傳則何以示勸故茲錄之
凡以承

二聖帝之意也疑以漸信信以漸徵信則不疑徵則
益信是編也本莆田宋公端儀革除錄并收張芹
林塾二家然猶有缺焉疑其所既徵白其所未瑩
則有缺乎後獻君子

革除遺事

二

革除遺事卷之一（金聲玉振集）

（紀變）

革除君紀

革除之禍創肇自君海水載蜚甲觀乃焚赫
赫有命歸我

聖文稽獻齒簡艾紀糾紛

述君紀第一

建文君

建文君諱允攸 懿文皇太子長子也洪武壬申
懿文薨時

太祖皇帝春秋高矣御東角門日與群臣相向泣輸

革除遺事卷一

一

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嫡長孫既富千年宜蚤正位
以繫天下之望上命有司擇日行禮九月十三日立
為皇太孫詔曰曩古列聖相繼馭宇內者首立儲君
朕自甲辰立王位戊申卽帝位於今二十九年矣前
者操將練兵平天下亂偃天下兵莫生民於田里用
心多矣統一以來除奸暴去豪強亦用心多矣邇來
蒼顏皓首儲嗣為重嫡孫允攸以九月十三日冊為
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民庶詔示臣民想宜知悉
二十九年丙子八月

詔廷臣重議諸王見東宮禮禮官議曰諸王來朝見

服見天子畢次見東宮已有議定儀其叙家人禮王及東宮俱常服引禮官請王由東華殿東門入至後殿王西向坐東宮東向贊禮官贊四拜王坐受相見禮畢叙坐則東宮正中南向諸王列于東西奏上從之時諸王皆東宮叔父故也然皇太孫幼冲自是諸王多不心服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 太祖皇帝崩十六日宜遺詔 皇太孫卽皇帝位 詔改明年爲建文元年 詔赦天下 追尊懿文皇太子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 懿敬皇太子妃常氏爲孝康皇后 專母皇太子妃呂氏爲皇太后 葬 太祖高皇帝

革除遺事卷一

二

帝于孝陵授遺詔止諸王會葬立 皇太孫馬氏爲皇后長子文奎爲皇太子封皇弟允熲允熒允熒皆爲王 六月以戶部主事夏原吉爲戶部右侍郎中書舍人蹇義爲吏部右侍郎召前河南右叅議董倫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漢中府教授方孝孺爲翰林侍講 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魏國公徐輝祖曹國公李景隆等進秩有差詔脩 太祖高皇帝實錄召王景彰爲翰林侍講預脩纂而文學之士楊士奇等皆與焉以戴元禮爲太醫院使八月以陳迪爲禮部尚書九月長星西殞有聲如雷征虜將軍西平

侯沐春卒春黔寧昭靖王英之子也鎮雲南七年累征蠻獍有功總四川雲南貴州兵欲盡平其地未及而卒遣孫命官護喪至京復遣祭者再賜謚曰惠襄十一月征南將軍總兵官顧成副總兵朱晟韓觀平五開叛寇師還駐常德遣錦衣指揮談全諭班師是歲加兵親藩之不靖者洪武三十二年即華除建文元年春正月庚寅大祀天地還宮御正殿受群臣賀詔養老賜高年米肉絮帛命官贖民之鬻子減民田租遣使者問民疾苦駙馬都尉郭鎮卒鎮武定侯英之子也尚永嘉太長公主時奉命賞遼東兵途中得疾至

革除遺事卷一

三

京師卒歛及葬皆遣官賜祭 命右軍都督僉事宋晟至甘肅二月幸太學祀先師孔子 詔求賢以張昂爲北平布政司左布政使時周齊湘代峽五府相繼煽動故遣昂鎮燕 詔戶部右侍郎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分巡直隸十四省原吉巡撫福建所過郡邑明公寬大人咸悅服邑庠生楊子榮一見器之期冠秋試已而果然子榮後名榮爲名臣世稱原吉知人原吉奉命出鎮蘄州 貶監察御史尹昌隆爲福寧知縣四月十三日湘王伯薨擢給事中徐思勉爲山東按察司僉事以嘗充採訪使有勞故

也七月靖難師起北平布政使張昂都指揮謝貴被執昂死之先是諸藩不靖周王被竄 湘王聞討自焚薨執齊王至京邸留之徙代王于大同岷王于雲南時 文廟在燕邸亦被詔讓是月五日北平布政司吏李友直以布政使張昂之情告六月執昂等隨攻奪九門移檄言奸臣齊泰等變亂祖宗成法調兵殺害親王於是 車駕奉天征討而擢友直爲本司右叅議使拘收糧米于楊柳青諸處且督大興宛平二縣人夫浚瘠化司諸門城壕三司官之交構者既就擒凡三日城內外悉定 王遂遣將張玉朱能

革除遺事卷一

四

等引兵首攻薊州擒都指揮馬宜殺之指揮毛其等降遂遵化永平密雲駐于灤河上遣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爲左副將軍都督寧忠爲右副將軍以抗禦之 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爲翰林院學士謚文節八月靖難師克雄縣執都督楊松潘忠等乘勝攻真定長興侯耿炳文帥兵二十萬與戰敗死李堅寧忠等俱被執既而安陸侯吳傑軍亦敗九月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圍永平靖難師敗之高遂棄輜重遁十月遂定大寧都指揮朱鑑死之都指揮房寬降 李景隆攻北平城十一月及

王戰于鄭村壩大敗會城中亦出兵來擊景隆狼狽走十二月取廣昌 是歲右府都督僉事袁義卒義廬州廬江人嘗征雲南有功徵還陞今官尋卒賜葬祭 建省躬殿至是成殿在乾清坤寧二宮之間爲退朝燕處所居置古書聖訓於其中以尚父所言冊書之旨夏書所歌聲色宮室之戒命方孝孺爲銘 遼王來朝 三十三年 革除 文二年 春正月詔更定官制以顧成爲都督同知 靖難師取蔚州攻圍大同 二月梁國公胡顯有罪革爵安置臨襄交通楚王故也 甲子詔更都察院爲御史府定御史二十八員

革除遺事卷一

五

舊制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刑獄以行寬政斷獄頗簡遂更名如漢制專以糾貪殘舉賢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 三月戊辰賜御史衣已已改詹事府公署爲御史府賜宴于新治改都御史練子寧等御史大夫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以諸刑官及御史之省員者爲之又增六部侍中員次尚書 詔增王府侍讀員凡王府置賓輔一人侍書一人進對皆稱名而不臣坐論道德王待以客禮 賜禮部進士胡廣等一百一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廣對冊有親藩陸梁人心不搖等語

上親擢爲第一而賜名靖 四月李景隆收潰卒號百萬及靖難師戰于白溝河景隆大敗退保濟南時都指揮平安軍亦敗 五月靖難師圍濟南至于七月不克乃去以山東叅政鐵鉉有卻敵功命翰林檢討陳某齎銀幣賞之吏部主事魯某齎誥命封鉉三代鉉入謝拜布政使以歷城侯盛庸代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陞鐵鉉爲兵部尚書副之 十月靖難師破滄州大將徐凱被執遂進攻東昌 十二月盛庸救東昌靖難師戰互有勝負靖難將張玉卒于陣三十四年華除建文三年春正月元旦凝命神寶成告于

革除遺事卷一

六

天地太廟爲文以示遠邇先是上在儲宮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得青玉于雪山廣袤踰二尺二年正月十一日 上將郊祀乘輿出宿齋宮其夕復若有覩於前夢協遂命玉人琢爲大璽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其歲十二月工成奏名曰凝命神寶至是告于上下神祇而藏之東昌奏捷詔褒賞之將士進官有差二月加禮部尚書陳迪太子少保 三月諸將及靖難師戰于夾河敗績閏月復戰于蒙城亦敗順德大名彰德等郡皆下陞顧成爲右都督尋戰敗

降爲王用盛庸平安等戰通州東昌屢次以捷聞詔將士人進一官六月靖難師攻濟寧九月翰林院脩撰王良卒良有文學上甚重之遣官諭祭十月靖難師克保定西水寨十一月戰楊村靖難將李彬遁還北平靖難將陳珪破楊村三十五年華除建文四年春正月靖難師克東阿東平遂破汶上諸寨設伏淝河敗平安兵十餘萬已而進戰小河諸將以捷聞是戰也靖難諸將遽請旋師獨朱能與王意合遂整兵南下靖難師克沛縣知縣顏環死之二月以禮部右侍郎黃觀爲禮部左侍郎遣募兵四月戰于汴隄齊眉山

革除遺事卷一

七

皆敗復大戰于靈壁縣大敗副總兵陳暉平安參將馬溥徐真及都指揮三十餘人皆被執衆皆潰降管寨無復有完者五月靖難師克泗州渡淮敗盛庸兵遂克盱眙下揚州六月 文廟渡江駐金川門上閤宮自焚遂出走 十二月潭王及李景隆開門逃降吏部尚書張統大理寺左少卿胡閏戶科都給事中龔泰衡府紀善周是修死之 文廟入京師相傳建文君已崩群臣勸進命翰林侍講方孝孺草詔孝孺不屈死之禮部右侍郎黃觀翰林修撰王叔英時募兵在外聞京師已定亦死之 文廟於是俯狗

輿情十七日即 皇帝位詔革除建文年號仍稱洪

武復政故 皇太子及妃稱 皇兄懿文皇太子

皇嫂懿敬皇太子妃建文君及其子皆廢為建庶人

弟吳王為吳庶人尋執太常寺卿黃子澄禮部尚書

陳迪等責問不屈俱族誅之刑部尚書鐵鉉等猶主

兵餉在外圖為抗禦相繼械至俱不屈死或曰建文

君之生也頂顙頗偏 高皇帝知其必不終嘗匣以

髡緇之具戒之曰必嬰大難乃發至此是遂為僧以

逃去又曰建文君幼穎能為詩 高皇帝使賦新月

曰誰將玉指甲點破碧天痕影落江湖上蛟龍不敢

革除遺事卷一

八

吞 帝曰必免於難後果如其言正統末自滇南歸

京師禁中以壽終嘗賦詩云影落江湖四十秋蕭蕭

華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

樂宮中雲影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

野老吞聲哭未休士庶至今能道之

謹按歷代君鑒云初 太祖封建諸子以燕薊京且

近北虜擇可以鎮服者遂以封 上 太祖嘗曰異

日安國家必燕王也建文君崩上以諸王及文武群

臣之請即 皇帝位後有言建文所用之人宜屏斥

者上曰今之人才皆 皇考數十年所作養者豈建

文一二年間便能成就又曰雖仍其官不宜置之要

地 上曰致治必資賢才天生材以為世用隨器任

用共理天工何必致疑故建文諸臣如黃福鄭賜胡

廣輩或為心膂或官侍從歸附之後皆至顯庸又嘗

伏觀洪熙初元四年 御製大明神功聖德之碑有

曰 懿文太子薨術者言燕地有天子氣建文君嗣

位左右以望氣之言屢進削奪之計時諸王多以罪

削於是奸臣造誣飭詐言 皇考責過之書數下王

府群臣惴惴 皇考諭之曰省已不愆奚恤外言哉

凡上章自白奸臣皆匿不奏而布置其黨於北平三

革除遺事卷一

九

司繼調八府兵圍王城護衛群臣言事急矣寧當俛

伏作机上肉乎既而兵增三匝衆忿出闕 皇考不

能止也圍城兵稍却 皇考泣曰汝輩成吾罪矣猶

上章自 冀朝廷之開悟也又為奸臣所格不達而

京師數十萬兵奄薄城下於是 皇考誓天曰臣不

敢負朝廷遂以護衛將士朝京師且面陳奸臣之罪

請誅之既歸奉藩時朝廷召四方兵皆至道途所遇

倒戈迎降 皇考撫而散遣之多願侍衛不去既臨

大江江師具舟迎濟守城親王開門豫待 皇考慮

驚乘輿駐金川門遣人奉章言所以不得已來朝之

故奸臣蒼黃知罪不宥閉皇城門不內而脅建文君自焚 皇考聞之大驚發衆馳救至已不及 皇考仰天慟哭曰臣之來也固將清君側之惡用寧邦家何不寤邪遂備天子禮歛葬釋親王囚執奸臣數其罪斬於市告謝 祖宗將北歸諸王及文武群臣今辭上請今國家無主願留以主宗社臣民 皇考固讓弗獲乃既卽 大位凡建文奸臣所削諸王封爵所變亂洪武制度所廢黜洪武臣僚其非罪者咸復之中外文武之臣無改大赦天下改明年爲永樂元年嗚呼盛哉 聖人一怒如雷之奮摧擊之下雨澤

革除遺事卷一

十

普施而萬物勃勃有生故革除諸臣雖曰劉之而其後則寬宥之有歸心者則又顯庸之建文君雖曰追廢然猶書其沒曰崩當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仁義並行蓋有不相悖者視夫陰陽闔闢渾渾乎其無間也嗚呼 帝之德至矣

革除遺事卷之一終

革除遺事卷之二

(金聲玉振集)

(紀變)

閹官傳

焚巢妬凶奔走無所慈宮長秋搖山碧鏤天潢玉葉姬姜嬪御孰死孰生吁嗟一炬

述閹官傳第二

皇太子妃呂氏

皇太子妃呂氏鳳陽壽州人父本元帥府都事歸太祖爲中書掾史累官禮吏二部尚書出爲都轉鹽運使終太常寺卿 懿文皇太子始娶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女洪武中薨是爲懿敬皇太子妃呂氏以選

革除遺事卷二

一

冊爲皇太子繼室建文君卽位尊爲皇太后洪武三十五年六月 文廟駐金川門闔宮自焚或曰皇太后呂氏以焚崩未有可攷者八月頒 詔書有云又將呂太后之父呂本靈位與 太祖皇帝同祀於西宮正指此也

皇太孫妃馬氏

皇太孫妃馬氏

人光祿少卿馬金女也洪

武二十八年十月癸卯冊爲 皇太孫妃建文君卽

位備金冊金寶冊爲

皇太后壬午六月 上

避靖難師遂出奔闔宮自焚

皇后馬氏存沒莫考

甌寧王允熙 懿文皇太子第四子也 懿文

五子長爲建文君次長曰雄英未成人而殤洪武十五年追封虞王謚曰懷次允燭允燭允熙永樂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詔畧曰朕聞帝王之道立愛惟親爲子不祇不及於父

懿文皇太子降生弗永允燭幼冲嗣位顛覆舊章戕害骨肉 社稷幾墜賴天之佑內難 清允燭闕宮赴火諸臣民同辭勸進朕以 宗社爲重勉徇輿情君臨大寶 長兄諸子允燭允燭仍錫王封不意允燭允燭弗知省躬自生疑懟朕以 長兄至情不忍

革除遺事卷二

二

譴責免爲庶人以保全之朕痛切于心常存念慮長兄未承嗣其第四子允熙生有十四年矣罷資端重改封甌寧王世守 懿文皇太子之祀於戲協和之道睦族爲先惇叙之仁繼嗣爲大庸展同氣之情庶續親親之義布告天下咸使聞知然允熙尚童未及遣之國恒侍禁中

皇曾孫文奎

皇曾孫文奎 建文君長子也以洪武二十九年十月甲寅生革除初年群臣請立儲貳優詔不許已而冊爲皇太子壬午六月闕宮赴火文奎時年七歲其

存沒莫考文奎之弟文某年二歲廢爲建庶人

江都郡主

江都郡主 懿文皇太子長女也洪武二十七年十二月辛卯以前軍都督僉事耿璿爲宗人府儀賓尚皇孫女江都郡主建文君卽位進長公主璿爲駙馬都尉皆莫知其所終

謹按天順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勅諭文武羣臣曰朕恭膺 天命復承 祖宗大統夙夜憂勤欲使天下群生咸得其所而况 宗室至親也哉念建庶人等自幼爲前人所累拘幽至今已五十餘年憫此遺

革除遺事卷二

三

孤特從寬貸用是厚加賞賚遣人送至鳳陽居住月給廩餼以安其生仍聽婚姻以續其後庶副眷念親親之意故諭少保李賢曰 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淹禁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一日謂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遂決卽日白 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爲不可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左右聞之皆愧服不能止乃遣中官於鳳陽造房屋畢日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勅軍衛有司供給柴米凡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

婚娶自在出入給與閹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遣監牛玉入禁諭其意建庶人聞之且喜不意聖恩若此時庶人年五十六七吳庶人已沒尚有庶母嫗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不識上召賢謂可發旨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諭文武百官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為真帝王美事既而又有淺見者以利害之事阻之

革除遺事卷三

四

革除遺事卷之二終

革除遺事卷之三（金聲玉振集）

（紀變）

列傳

敷展謨猷式遏亂畧必有君子而後能國華除之臣遐福者稀廣哀搜集昭隱闡

述列傳第三

董倫

董倫字安常本東昌恩縣人世居燕之宛平自爲儒生處山林間布褐藜藿已懷憂世之志學者多從之遊以所居具川因稱爲具川先生元末徵辟不出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洪武十五年寧以倫薦遣使

革除遺事卷三

一

徵之以爲春坊贊善大夫賜冠帶事懿文皇太子其所陳說多忠厚之言太祖皇帝聞而善之十八年正月由右春坊右贊善陞春坊大學士賜文綺六疋鈔五十錠會東宮晏駕二十五年出爲河南左叅議在任盡民事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方孝孺爲之記嘗草封事數千言無一不愜上心者二十六年上書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上命擢爲陝西右叅議三十年以誤坐免典教滇南東宮憐而老之賜以白金若干鎰倫行之成都

蜀獻王深寵之留連彌月恩禮有加賦詩八章以道

行至滇凡作奏成就用夏變夷漸摩 皆出於仁

義道德故雖蠻夷堅皆知向方洪武三十一年後

五月建文君即立眷念 東宮舊臣屢詢及之左右

多言倫可即召至京師慰勞備至拜嘉議大夫禮部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孝孺皆入內閣侍經筵是

年七月十三日賜 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綵几玉

鳩杖各一倫上表稱謝初監察御史解縉嘗代夏長

文作劾表泰書街之被泰誣斥 太祖令縉十年著

入始許擢用未及期會 太祖賓天縉遽赴臨權臣

謂赴臨非 詔旨遂謫河州縉與倫書祈哀歲餘權

革除遺事卷三

二

臣黜倫之言 上召縉還以為翰林待詔其拳拳汲

引此類也倫為人質直敦厚有文學為時所重濟時

匡君之念老而益篤其卒也不可考蓋在革除年間

云

沐春

沐春字景春鳳陽定遠人黔寧王沐英長子也生未

期母歿鞠於外氏長歸就學年十七即侍英征西番

明年從征 乃俱擒其渠魁又明年從征雲南立

功先士卒癸亥還京師遂掌禁旅冬江西寇僭號順

天王扇諸郡作亂春與征奮勇先登殲之乙丑秋授

驍騎將軍僉後軍都督府事廷請試職 上曰是兒

我家人非他比也畀實授春剖決如流嘗錄囚于烈

山審逆黨于蔚州奏釋各數百人壬申英薨於雲南

春往奉喪 英英襲爵西平侯鎮雲南一遵父道謂

屯田為政要務歲較多寡嚴賞罰稽功乃倍饋餉以

足已而緬酋暨東川夷相繼作難春命將授成筭遂

皆殄平甲戌春復平越雋番寇越州蠻阿資者先年

倡亂 朝廷營數萬之師往往無功春又平之麓川

宣慰思倫發為其下所圖戊寅四月破刀于孟諸砦

誅其罪首而釋其餘衆自是百蠻震懼不復搆貳功

革除遺事卷三

三

聞授征虜前將軍盡平其地九月十二日春薨年三

十六革除君震悼加厚賻焉語在君紀春沉毅果敢

明識絕倫在鎮七年開田至三十萬餘畝復民戶五

千餘又嘗鑿鐵池河灌溉田數萬畝民受其利云

王紳

王紳字仲縉金華義烏人父緯以文行重海內與宋

濂齊名 國初擢儒臺校理歷起居出判南康臨漳

二郡會修元史召為總裁官尋推翰林待制使雲南

伏節死時紳年甫十三聰敏過人落筆為文沛然不

可禦鞠于伯氏綬事母何盡孝及卒哀毀踰禮未幾

授亦歿紳獨綜理生業筑筑憂患中而傑然負奇志
暇日益取經史百氏言窮其旨歸縱橫磅礴出入上
下宋濂一見卽罷之曰王華川其有後乎一時俊傑
多自服不逮洪武二十五年蜀獻聞其賢馳書幣
聘致待以客禮傳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骸未返丘壠
白其情事王閔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
遂卽死所莫祭仰天號慟幾絕過者爲之泣下霑襟
述滇南慟哭記以著志雲南布政張統尤重之作弔
王翰林文紆其情旣還王慰勞備至蜀人無貴賤
咸知敬愛建文君卽位召爲國子博士遂入詞垣編

革除遺事卷三

四

摩太祖實錄與侯城方孝孺交遊嘗享孝孺爲百
代儒宗勸之著書以淑來世孝孺不以爲然紳自是
益嚮道德而畧文藝嘗以其父死節事聞于朝德旨
贈翰林院學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者定
自偉始庚辰十二月丙午紳卒年四十有一有繼志
齋集三十卷藏于家子徐績學能文有祖父風嘗受
學于萬門購輯侯城遺之以傳世稱之

王良

王良字欽止吉安吉水人革除已卯首江西解額明
年廷試當第一將傳臚以貌不及胡廣遂以廣易之

而寘良第二授翰林脩撰開靖難師起居常憂懼
輒不食日就羸憊及師日逼闔門涕泣不已與妻子
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豈能復
顧汝等哉是夜服腦子死辛巳九月也上遣禮部侍
郎黃觀諭祭

高遜志一作異志

高遜志字士敏徐州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自幼好
學嗜文辭嘗侍父宦游京中一時文章大家如宣城
黃師泰番陽周伯琦遂昌鄭元祐皆在巽志獲受其
業故其爲文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爲鄒山

革除遺事卷三

五

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入翰林爲編修累遷
侍講學士建文朝爲太常寺右少卿庚辰會試與董
倫爲考試官精於去取而名士胡廣吳溥楊子榮楊
溥胡濙輩皆殺中號得人馬內難既平遜志存歿莫
考嘗攷是科同預較藝者拾遺米逢吉編修史官吳
勤業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葵監試者御史王度俞
士吉蓋皆一時之選惟葉惠仲王度死難餘皆居位
如故而徐旭者永樂初爲吏部郎中預重修

高廟實錄

錢芹

錢芹字繼忠蘇州吳縣人少負氣節欲以奇功自奮
元末以策干諸將無所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
大將軍徐達出北平絕大漠凱旋俄以例解職家居
二十年甘貧守道爲郡守姚善所知語在善傳
革除初年

詔求遺逸善以芹應詔召對稱 旨留中議事授戶
部司務赴陞有警署行軍斷事從征虜將軍咨謀會
軍府遣芹入奏道病卒猶脩邊事緩急上執政年七
十二 賜棺殯歸葬黃山

宋懌

革除遺事卷三

六

宋懌金華人宋濂之孫也濂嘗授 懿文皇太子經
後 累謫薨而死建文君卽位念濂爲 皇考與
宗舊學之臣召懌復官於翰林而濂門人有聲稱者
同郡樓璉浦陽鄭楷皆見擢用

鍾士懋曰吾鄉有鄭本忠先生者治尚書能
賦詩工字畫好古博雅矻矻焉年四十矣攻
苦食淡雖魚釜塵甑未嘗萌于求鎔銖非所
當得之心一室蕭然學徒數十人惟端坐講
授皜皜乎高風勁節無有少虧缺也今年秋
明州新守聞其賢而貪署之爲昌國縣學訓

導書幣來猶偃蹇不起朋友交勸之始就焉
或考其時正建文間按死難者有蕭縣知縣
鄭恕本訓導陞授者豈卽本忠歟若恕字本
忠於義爲協然未敢必其然也庸書附於此

革除遺事卷三

七

革除遺事卷之三終

革除遺事卷之四（金聲玉振集）

（紀變）

列傳

燭抗太陽自掇滅熄弗顧其刮乃與人敵鳴
呼非周武胡壽姬非夷齊曷染時聞幽發潛
傳信闕疑

述死難列傳第四

謹按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三日

大明燕王令旨諭在京軍民人等知道予昔者同守
藩封以左班奸臣竊弄威福骨肉被其殘害
起兵誅之蓋以扶持

革除遺事卷四

一

祖宗社稷保安親藩也於六月十三日撫定京
城奸臣之有罪者予不敢赦無罪者予不敢
殺惟順乎天而已或有無知小人乘時圖報
私讐擅自綁縛劫掠財物禍及無辜非予本
意今後凡有首惡有名者聽人擒拏餘無者
不許擅自綁縛惟恐有傷治道諭爾衆咸使
聞知計開左班文職奸臣黃子澄齊泰陳廸
練安方孝孺鄒公瑾黃觀郭任胡閏侯泰盧
廻陳繼之黃福暴昭張純鄭賜董庸尹昌隆
曾鳳韶毛泰王度高翔魏公冕朱徵巨敬凡

二十五人其後列奸臣榜并前凡五十一人
以孝孺爲首武臣亦與焉

方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台州寧海人世家侯城里族甚蕃父
克勤敦儒行元末隱居學者稱儒菴先生宋濂謂其
學聞而得諸考亭國初仕爲濟寧守孝孺其仲子
也始生之夕有木星墮於其所自幼精敏純倫雙眸
炯炯如電目讀書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
韓子年十四五侍父宦遊齊魯間歷覽孔子周公之
廟宅慨然曰顏閔縱未可幾及其餘冉有樊遲輩使

革除遺事卷四

二

與同時豈皆讓之但今世無孔子者出不得所依歸
爾弱冠從宋濂遊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
雖先輩如胡韓蘇伯衡亦皆自顧弗如濂尤愛重嘗
欲甥之而不果亟稱其文至曰歐陽少師蘇長公姑
置勿論其餘諸子與之角逐文場不知孰爲先後也
然孝孺未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已任進脩
所詣月異而歲不同世咸以爲程朱復出嘗卧病絕
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甌無儲粟者窮
者豈獨我哉其不爲貧窶所動如此洪武二十五
年召見上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太孫曰此莊上

也當考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稱 旨擢將仕佐郎漢中府學教授漢中水土暴惡病瘵瘵者十人而五孝孺安之甘蔬糲與諸生談道不倦視其色若飢萬鍾者 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前 王喜甚使之講經論文無虛晷焉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蓋以聖賢待之也革除初年用交薦爲翰林侍讀入內閣備顧問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所行惟孝孺是咨 文廟登極欲詔天下問姚廣孝舉代草者曰必須方孝孺數召不往追之乃斬衰而見命草詔曰有死而已遂

革除遺事卷四

三

就戮臨絕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子孰知其由奸臣得計今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孝孺爲人和粹直諒事親孝處師友尤篤恩義克勤守濟寧時被誣謫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父後不報宋濂歿于蕪州孝孺自漢中走荆榛往祭其墓且言之王軫卹孤嫠備至與林右王叔英王紳郭濬劉浩葉見泰諸名士友善切劘必以道義被薦時叔英與之書大率以時措之宜爲言孝孺深然之故其爲政大協時望比其死也人多

悼惜之孝孺學術得之家庭而源流於伊洛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嘗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因列所當勉者爲二十八箴又作雜誠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以告宗人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以募臣女主夷狄雖一天下不可謂正統作釋統論三篇其言多先哲所未發者當時爲上下所重四方夷裔得一字實於金璧蓋亦一代之宗工也自號遜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又有周禮考決大易 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皆逸不傳洪熙初 仁廟嘗謂群臣

革除遺事卷四

四

曰若孝孺輩皆忠臣也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因立祠堂以祀孝孺後知縣郭紳從而新之成化初郡人謝鐸蒐輯其遺文梓行於世

黃子澄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袁州分宜人少從邑人歐陽具受易周與學受尚書清江梁寅受春秋傳學負俊聲游鄉校同舍避席推爲高等嘗賦寒江把釣圖及枯梅詩人爭傳誦之洪武癸亥膺貢入太學明年定科舉之制中京闈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進士及第三人授翰林修撰尋兼春坊官侍 東宮講讀累遷

太常寺卿

皇太孫立 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服革除年間
子澄議削王侯之權大見信用時周齊湘代岷五府
拒繼煽動詔徙周代二王於邊而降齊岷爲庶人湘
王聞討狼狽焚死雖聖德如燕王亦拮據其事加譙
讓已卯七月 靖難師起移檄大意言 上崇信奸

回離間骨肉遵 太祖皇帝祖訓奉 天征討罪人

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且去建文年號惟用甲子
首以誅齊泰及子澄爲名遂破懷來雄縣詔以曹國
公李景隆爲征討大將軍率諸將兵凡百萬往禦之

入 革除遺事卷四

五

時景隆以驕庸當國性復奸回自負有文器材土寵
信恃深甫行錢之計 賜犀玉帶諸將各一賞賚無
算子澄授以指畫景隆依違而已子澄甚憂之未幾
景隆攻北平城累戰俱大敗奔還 京師 赦不誅
子澄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度意在觀望不誅之以
謝 宗社何以懲將士不聽已而徐觀盛庸繼踵敗
衄顧成等皆降子澄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
足贖誤國之罪矣乃賦一詩以志痛詩曰伏軾曾登
大將壇貂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
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尚存

有劔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聞者哀之時諸將猶
守淮南而文廟忽已渡江矣景隆開門迎謁尋有詔
執子澄等責問不服子澄遂死之 命赤其族一子
逃難易姓爲田經宥後乃復姓家湖廣之咸寧至今
不絕袁州人祀子澄于鄉賢祠

齊泰

齊泰應天府溧水人累官兵部尚書與黃子澄特見
親重高廟時靖難師起泰王征討之策命將出師多
其籌畫革除君召方孝孺等論周官法度處便殿
拜秉翰而已兵至金川門潭王及李景隆開門迎降

入 革除遺事卷四

六

秦力不能支乃出走過廣德州語在王叔英傳無何
文廟正大統泰被執與子澄俱不屈遂族誅

張統

張統字昭季號鷗庵西安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
統由明經舉爲 束宮侍習才識通敏 懿文皇太
子器重之洪武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叅議尋出爲
雲南布政司右叅政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
修格祀神壇祠公署縣宇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
悉裁定之夷民心手遠邇莫安二十年三月秩滿入
覲上嘉其能稱爲天下第一賜璽書勞之曰曩時討

平西南夷命官撫守而統實先挺任今五年矣言出則諸蠻聽從令布則四野懽欣皆由誠信相孚克供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乃治黔南汝往欽哉遂還治三十一年召爲吏部尚書會修太祖皇帝實錄被旨試翰林之任編纂者考第高下而官之時楊士奇以教官徵入翰林亦在試列統讀其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以爲第一奏授王府審理士奇由是著名果大用其知人之鑑如此壬午六月靖難師入京城統遂自經于部之後

革除遺事卷四

七

堂

陳迪

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村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宥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百戶迪自幼倜儻有志操洪武辟學訓導已未以通經召除翰林編修乙丑二月陞侍讀預修大典辛未八月陞山東布政司左叅政捕捕弭盜民德之甲戌十月丁內難奪情起復辭不允乙亥二月陞雲南左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獗迪率士兵擊破之獻俘于朝有白金綵幣之賜戊寅八

月徵詣行在陞禮部尚書授特進榮祿大夫庚辰水旱有旨集議迪言刑獄未清宜勅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詣郡縣審覈獄囚無令久淹致傷和氣人言逃民家業既喪公私逋負之迫失今不恤必嘯聚爲惡宜使有司招徠之其不願歸者聽附籍種田暫免其差役則民安而盜賊息矣上皆從之辛巳二月加太子太保辭所兼俸不受靖難師逼與黃子澄等上疏陳論大計文廟繼統召迪責問迪嫚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親累我迪叱使勿言因罵不絕口命割鳳山等鼻舌

革除遺事卷四

八

熬熱俾迪食之迪吐唾之益肆指斥遂俱凌遲而死有老蒼頭拾其遺骸歸葬縣之計家橋洪熙初詔釋迪宗姻在戍者還鄉給復產業成化壬寅郡人祀諸鄉賢祠甲戌郡守復於迪故居立祠祀之

侯泰

侯泰人累官至刑部尚書靖難師起泰主抗禦之策壬午二月運糧至濟寧諸郡五月復運糧至淮安京都已告急六月赴京行至高郵州被執七月十日就戮第敬祖子玘尋亦坐死

練安

練安字子寧以字行臨江新淦人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注以直言忤旨謫廣德州同知後遷臨江鎮安二府通判卒于官安性資英邁志操不九幼從鄉長者竹莊先生遊竹莊命賦水竹村居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律龍長之句竹莊甚奇之後游邑庫與金幼孜相友善嘗謂之曰子異日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入對大建極言今日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因陳歷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不顧忌諱高廟嘉之擢第士名進士

華陰遺事卷四

九

及第授翰林修撰安益以名節自砥礪於是聲望昭然中外咸以文學行義稱之未幾以母喪去位杜門屏跡力行喪禮服闋陞吏部左侍郎華陰君初嗣位安進賢退不肖多所建白與方孝孺等特見信用尋遷左副都御史會御史府成改御史大夫請難師起安極論曹國公李景隆奸邪不忠一日於朝班內執景隆數其罪奏請誅之不聽安憤激積首請先伏誅遂罷朝師既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銜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罪過書亦群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詬兩人安然國事

至此尚不容言乎顧所吾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詎者愧而止壬午六月有詔治奸黨安不屈遂族誅之姻戚被逮論者百五十一人成遠方者又數百人惟吉水錢氏得免及錢習禮任于朝爲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少保楊榮乘間以聞文廟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况習禮乎後同知王佐輯安遺文一秩序之曰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始命有司梓之又立金川書院祀安父子明其堂曰浩然云

胡閏

華陰遺事卷四

十

胡閏字松友饒州鄱陽人洪武中由薦辟官都督府經歷遷右補闕華陰年間爲大理寺左少卿靖難之兵定京師時坐戮子傳道亦誅死次子傳慶等俱戍邊衛妻子給配郡志稱其忠貞鯁直節行聞天下云

郭任

郭任鎮江丹徒在城人一云定遠人戶部侍郎戮死其子經亦處斬次子金保戍廣西三子給配

盧迪

盧迪

人戶部侍郎

暴昭

暴昭

人刑部侍郎

毛泰

毛泰

人吏部侍郎

黃觀

黃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父贅于同邑許氏生觀遂從母家姓明尚書呂朱氏嘗築翠微書舍讀書其間受業於元翰林待制黃暉天兵入大都暉死之觀益砥礪以忠義自許洪武庚午貢入胄監是歲領鄉薦明年會試第一人對禦戎策大要以天

革除遺事卷四

十一

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為言高廟嘉之擢狀元及第由翰林歷尚寶司卿禮部侍郎革除年間改官制增侍中員次尚書以觀為之仍掌尚寶司奏復其姓與方孝孺等日見親用靖難師起觀奉命草詔極論大義師既渡淮又奉命徵兵上游諸郡入援觀奮不顧家且行且募兵至安慶聞京城已定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肯受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僮自京遙來言當國索傳國寶不得或言許尚寶已赴上游起兵矣因命執其妻翁氏并二女配象奴奴叱取釵釧出市酒殺翁遂攜二女

率家屬十人赴淮清橋下溺焉一云城觀舟次李陽

河間報者曰上已出奔過池之建德而羣臣奉新

皇帝即位今三日矣大事去已力不能支乃東向再

拜於羅刹磯湍急處始舟人奮棹投水而死舟人急

釣之僅得珠系棕帽後追捕得之以獻命購其屍不

獲疑有匿之者遂族觀家且逮其姻黨百餘人坐繫

詔獄仁廟初悉釋不問其謫戍邊徵又數十人景

泰中進士邑人孫仁使遼有老卒朱徽者給事中館

亦以觀累戍遼徽故為諸生嘗從觀游仁問舊事且

泣且言云翁氏池口人歿有司收其屍并二女具棺

革除遺事卷四

十一

歛以待朝命不報天順中池人至南京柳林破棺猶有存者詢之父老咸曰此黃狀元妻女云近知縣龔守愚於居故址學宮之西祠祀之或傳故尚書泰州儲壻家藏有觀集尚存

戴德彞

戴德彞寧波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人入翰林為編修甫三載陞侍講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輩

以古人自期待哉德彞與侍讀張信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上意摺遺補闕以直聲震于朝後改監察御史益善於其職革除年間改左拾遺靖難之師既迫與太常卿黃子澄吏部尚書齊泰禮部侍郎黃觀戶部侍郎郭任刑部尚書侯泰翰林侍講方孝孺御史大夫練子寧大理少卿胡閏宗人經歷宋徵戶科給事韓永中等日夕畫策防禦後俱死難

宋徵

宋徵

人宗人府經歷

革除遺事卷四

三

韓永中

韓永中陝西西安人一云出西平山人兵科給事中一云戶科癸未六月與陳迪巨敬戴德彞等被責問不屈而死廷臣同約死義者二十五人惟鄭賜黃福尹昌隆歸附

巨敬

巨敬陝西平涼人戶部主事

葛誠

葛誠

人長史

王叔英

王叔英字原采台州黃岩人洪武丁卯辟為仙居訓導丁丑改德安府學後拜漢陽知縣高廟晏駕之明年召為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證今鑿鑿可行且曰太祖皇帝除姦剔穢抑強錮梗不啻如醫者之去病農夫之去草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草則或傷於禾稼固自然之勢然體膚疾去之餘則宜調理其血氣禾稼草去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宜然之理也識者知為經濟遠圖靖難師起叔英奉命募兵廣

革除遺事卷四

十四

德未幾文廟渡江郡人皆散走兵部尚書齊泰來奔叔英以泰為貳令州人執之既至泰告之故乃釋泰圖再舉然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有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燕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齊與夷餓死首陽顛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又書於案曰生既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經而死時年未四十將死時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

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卒收葬之蓋希年亦台州人故
托以後事尋有詔治奸黨其妻繫獄死二女俱赴井
死或上其所賦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乃
置不問叔英自號靜學有靜學齋集與同郡林右方
孝孺友善二人嘗序之以傳叔英沒後竟無定稿後
廣德州周瑛重修叔英墓立石爲之記少師楊士奇
實叔英所薦嘗爲文以祭之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
先生之行綱常是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行
霜雪其明又追稱之曰先生學醇行 子道臣道終
其身無一毫之苟蓋真足以當之不愧其言云

作陳叔英豈嘗後姓
如黃有中比歐當考

章除遺事卷四

五

周是修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吉安泰和人洪武間舉爲霍丘
訓導入見 高廟問曰汝年幾何對曰年四十四家
居何事曰導人爲善而已遂擢周府奉祀正革除初
年有訴王府不法者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嘗諫得免
改衡府紀善預修纂於翰林 靖難兵起是修數論
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
屹不爲動 文廟既渡江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
日留書其家別友人江仲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

楊士奇且將以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時壬午
六月十五日也越數月御史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
追戮 文廟曰被各爲其主耳置不問是修平生嘗
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
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取先代及近世貞烈死節之
事聞見所及史傳所遺者著一小傳名曰觀感錄又
著類編論語二卷廣衍太極圖一卷詩經小序及詩
諸集義三卷綱常懿範十二卷邇言四卷家訓十二
篇詩文十餘卷初亦嘗與縉士奇輩約同死後惟是
修能如其言士奇傳是修事且謂其子曰當時我亦

章除遺事卷四

六

同死誰爲爾父作傳識者笑之

盧振

盧振

顏環一作

人

顏環字伯偉吉安廬陵人唐魯公之後以賢良徵授
徐州沛縣知縣 文廟舉兵靖難所過郡縣皆歸附
環獨以死守會曹國公李景隆奉命出師駐于德州
環率淮北民給餉餉措畫有方未嘗缺乏辛巳六月
靖難師直擣濟寧過沛縣民竄匿環招徠之九月設
沛豐軍民指揮使司集民壯五千人築堡備禦尋調

三千益前軍士壬午正月靖難師駐沙河二十二日攻沛壤遺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既而度不能支預送其子有爲使歸且告之曰汝還家曰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監此情只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瘼達聖明夜二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環冠帶升堂南拜大哭曰臣無以報國矣乃以經死時年五十其子不忍去及復還則環已死矣遂自刎以從俄擒主簿唐清典史王謙至亦死矣縣丞胡先收

六 昔陳遺事卷四

七

環父子屍焚沛縣關題曰顏公墓正統初監察御史彭勗巡邑詢諸戶部主事致仕孟式得其葬處令有司起墳立祠祀之

陳繼之

陳繼之興化莆田人登華陰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嘗以僧道多占腴田蠶食百姓乃奏諸僧道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文廟舉兵清君側之惡繼之間有建白因肆指斥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京師平與子澄齊泰巨敬韓永輩不服遂夷其族

張昂

張昂

人華陰年間齊藩不靖廷臣建議凡藩國所在悉更置守臣必素負重望者使居其地乃擢昂爲北平布政司左布政使昂至日求王府細事將爲不利其吏李友直密聞於太宗遂命燕山右護衛副千戶譚淵於端禮門執昂及都指揮謝貴等隨攻奪九門靖難之師自此興矣己卯七月六日也昂不屈而死友直卽拜右參議後累遷至尚書與黃福爲時大臣

鐵鉉

鐵鉉河南鄧州和豐鄉人洪武間由國子生授禮科

六 昔陳遺事卷四

六

給事中一云初爲都督府斷事奏對詳明高廟喜之字之曰昂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以屬鉉文廟潛邸時有訴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數日獄未成高廟怒命鉉鞠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重之未幾擢山東布政司參政庚辰靖難兵起曹國公李景隆駐師德州鉉督漕運飛舄輓粟水陸並進未嘗缺乏旣而軍敗南奔與參贊高凱相遇於臨邑遂協謀募兵固守濟南被圍月餘不下城有被攻破者輒完之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靖難師知不能克越三月乃棄去事聞遣使賜以白

金綵幣封及三代鉉入謝 上賜宴陞右布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佐大將軍歷城侯盛庸總天下兵 文廟踐祚用計擒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罵方已壬午十月十七日也時年二十七父仲名毋薛氏皆年餘八襄並海南安置

卓敬

卓敬溫州瑞安人少讀書十行俱下一目棄不復讀亦不忘七歲時有異人見之曰奇兒也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六讀書寶香山嘗夜歸值風雨路迷得一

韋除遺事卷四

九

牛乘之歸及門下縱之則虎也洪武戊辰中進士拜給事中好直言嘗勸 上曰 諸王服飭尚有疑天子者此舛之道也何以今天下邪 上笑而納之他日與同官見適八十一人 上命改爲元士尋以六科爲政事本源又更爲源士後復稱給事中歷宗人府經歷陞戶部侍郎韋除初年嘗密奏裁抑 宗藩大畧謂明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奏入事竟寢 文廟繼統首執敬數曰此得非前日奏裁諸王者邪乃繫之獄遣人諷之使受官姚廣孝曰昔吳王不殺范蠡

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殺衍使敬誠見用陛下豈有今日哉遂不屈而死臨刑神色自如經宿其面如生所著有遺書六卷詩文五十卷宣德間敬門人黃朝光子養正齊敬小像并真書至京師求編脩劉球作傳球私謚敬曰忠貞

謝昇

謝昇

人

咬兒俱成金齒衛

龔泰

龔泰字叔安金華義烏人洪武丙子領鄉薦爲戶科

韋除遺事卷四

十

都給事中 靖難師駐金川門泰自城上投下死時年三十六曾 皇明名臣琬琰錄有泰表當攷

董庸

董庸

人監察御史

曾鳳韶

曾鳳韶吉安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 高廟陞遐後爲監察御史時 藩王入覲有馳 皇道入且不拜者鳳韶時侍班有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倫之言聞者駭愕 靖難師起議遣使致書請罷兵歸國無敢行者鳳韶獨請行至軍前不納取竹

通節入書鼓風達之亦不報既而歸第 文廟卽位
嘉其直復召不赴尋加侍郎召又不赴乃刺血書詞
於櫺其畧曰予生居廬陵忠節之邦素負骨鯁之強
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仕宦而至繡衣之卽慨一死之
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天祥囑其妻李氏
子公望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氏亦死於節
云

王度

王度字子中惠州歸善人由經儒士爲山東道監察
御史彈劾不避權要嘗監革除二年會試壬午七月

革除遺事卷四

廿一

以奸黨發賀縣千戶所克軍出不遜語後坐族誅死
時年四十七

高翔

高翔

人監察御史

魏公冕

魏公冕吉安永豐人爲監察御史 靖難師駐金川
門有約開門迎納者公冕與大理寺丞鄒公瑾率同
僚十八人卽殿前歐之幾死其日輟朝二人大呼曰
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同生不聽次日官中自焚走
或曰宜急迎附曰使吾二人改其臣節明君必所不

用 文廟繼統二人皆自殺 詔夷其族

鄒公瑾

鄒公瑾與公冕同邑里嘗官屬之重慶與王紳遇紳
稱其志篤才敏識論磊落可喜誼人也後果如其言
與公冕同死靖難時

茅大芳

茅大芳揚州大興人洪武間以儒士應辟與敬淮南
考績入廟 高廟召對悅之擢 秦府長史且勉以
董子輔相之業 賜齋期待者甚寵大芳以爲特受
隆遇懼無以稱 聖天子眷知之恩益自感激諫詩

革除遺事卷四

廿一

彌綸得大臣體未踰年秦國稱治因大書揭其正堂
曰希董之堂以章 聖訓且著其志方孝孺爲之記
稱其志意偉然救大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得於正誼
明道之旨革除間累官至副都御史 靖難師起嘗
以詩寄淮南守將忠義激烈聞者壯之其詩曰幽燕
消息近何如聞道將軍志不磨縱使火龍燔地軸莫
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
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蓋壯兵起初爲
鐵鉉所拒尚未至淮時也壬午八月十七日與其子
順童道壽同日棄市時年五十四

陳彥回

陳彥回字士淵號訥齋興化莆田人父立誠洪武年間歷任州縣後以非辜擢重刑彥回與弟彥回俱被逮一戍滇南一戍遼東比入滇家屬數人多道亡至蜀惟彥回與祖母郭氏存焉既而遇赦不及彥回監送者哀而釋之無所資以還乃依鄉人定遠縣尹黃積良以居遂從其姓更名禮未幾積良去位乃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其後閩中教諭嚴德政以明經薦爲保寧府學訓導九載考績至京侍殿陞承 顧問者四十日 高廟悅之擢平江知縣蒞任 甫十三月

革除遺事卷四

三

高廟晏駕彥回捧香入臨給事中楊惟康等以文學兼幹薦遂陞知徽州府彥回下車甫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明年革除已卯以考覈稱職蒙賞資甚厚其年冬郭氏卒當承重持服徼民詣 闕奏乞奪情終任不報彥回衰經赴 闕疏其改姓歷官情罪乞正名籍疏入 報可仍從徼民前請留治郡事釋彥回遼東之役彥回復上疏終制不許詔褻事畢即蒞郡供職乃奉郭氏柩葬郡北十里北山之陽構堂數楹爲羞饋所事竣始蒞郡蒞事每旦必哀奠如禮士民因名其山曰太守山彥回自歷官以避難亡命更

易姓名爲非理恒悒悒不自安屢欲陳首轍自籌曰祖母年既高萬一蹉跌將托之何所隱忍二十餘年至是始得行其志識者韙之後 靖難師起彥回奉命召募義勇至京適彥回至遼東邂逅林邱悲喜交集郡中士人曰曹從善者偶聞而往賀焉彥回顧謂曹曰予荷 朝廷再造之恩此生再生不足以報萬一予固有以處之矣到郡遣吾弟歸以治家事予身許國他不恤也子其爲我述一詞以道吾家顛末仍爲索名筆書務本二字以遺之俾之孝弟爲修身克家之道曹唯唯固已知彥回之必狗身矣未幾復蒞

革除遺事卷四

苗

郡會 靖難師將渡江彥回率義勇赴援而勢已不支 文廟繼統械至京師不屈而死壬午十月十五日也時年四十七

鄭恕

鄭恕台州仙居人由訓導舉陞直隸徐州蕭縣知縣死時年五十六子源湜姪溫汲皆從恕之戮也在壬午八月十七日云

姚善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州人初姓季後復今姓家居魚寨爲人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爲諸生時區讀書所

曰待旦軒會稽唐志淳爲之銘善工詩與唐相和唱
洪武中由鄉舉歷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
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初上以吳民薰染夷習僭靡
明法以齊之或更籍持短長賦誦詐蜂起號難理
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張弛寬密各協事宜每數造
請郡賢考求治道商畧民生休戚俗尚浮瀆以施消
息因革由是吏民願尚禮義微稱大治爲列郡最隱
士王賓獨居陋巷善往候見舍車躬詣門賓問爲誰
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詣及賓報謁見面府門戟拜而
返善自邀還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奕

革除遺事卷四

某

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面不可得
見也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將往候乃使人
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
往見于庭苟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伺月朔胥會于學
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講質經義芹曰公今有官
守請姑舍事有急於此者善問何事芹出一簡以授
善竟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善心
嘉之後薦爲行軍司馬革除已卯靖難師起善畫
策勤王與有勞焉壬午京師平時黃子澄者朝廷索
之急避於善所約與航海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

可善守土之臣當與城存亡子澄去善竟伏節而死
其見危授命節義可稱云長子節發成賀縣千戶所
幼子繼兒蘇州隨母給配保兒項兒送工部習匠善
以壬午七月十日受戮時年四十三正德丙子巡撫
都御史秦金命知州王槐祀之鄉賢祠

胡子昭一作子昭

胡子昭字仲常嘉定州榮縣人舊名志高世居縣之
東平鄉子昭富經術性忠介由儒士革除年間爲吏
史官歷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刑部侍郎壬午九月十
一日受戮年四十閩族被擒獨第志遠官蜀府典

革除遺事卷五

某

寶匿

以免近御史熊相於州治之西立祠祀之

周璿

周璿青州諸城人

內難平璿歿死妻王氏子蠻兒給配

葉惠仲

葉惠仲台州臨海人嘗以知縣充修史官考革除二
年會試後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二十日死年六十

四

高不危

高不危

壬午七月逮其家屬至弟宣成海南衛

廖鏞

廖鏞無為州巢縣人祖永忠 國初勲臣嘗從高廟
平中原滅西蜀有功父權襲封德慶侯鏞以元勲後
任散騎舍人見用革除間癸未四月十日鎮撫司奏
送刑部就戮第銘鉞及從父淮安衛指揮僉事昇俱
克軍毋湯氏東甌王和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

宋忠

宋忠 人指揮子謙鎮南衛指揮使 靖難
後忠戮死謙克軍按洪武實錄三十一年討西南夷

革除遺事卷中

七

以都指揮齊讓無功乃更命將以鳳陽衛指揮使宋
忠為參將豈即其人歟

已上四十四臣俱列名奸臣榜死難者

徐輝祖

徐輝祖鳳陽人中山武寧王達之嫡長子王為開國
功臣第一洪武三十一年十月輝祖襲封魏國公始
名允恭 高廟賜今名為革除君所信任 文廟與
靖難以輝祖元舅也召之不為動遂與黃子澄齊泰
盧振張昺葛誠等通謀內難平子澄等死 上以中
山王有大功於國家赦輝祖不誅惟革其爵祿著閑

住輝祖鬱鬱不得志成疾薨或曰自裁焉不可攷永
樂五年八月 詔還其祿米輝祖時已死其子欽仍
襲魏國公

已上一人列名奸臣榜免死者

黃魁

黃魁

人禮部侍郎

黃彥清

黃彥清

人

已上二人列名奸臣榜無可攷者又王純
鄭賜黃福尹昌隆四人亦列名奸臣榜見

革除遺事卷中

文

外傳

革除遺事卷之四終

革除遺事卷之五

金聲玉振集

列傳

食人之祿當死其事臣無二心伊天之制機揭黨誅既繁有徒乃羅乃蒐爰錄其餘

迷死事列傳第五

耿炳文

耿炳文濠州人父君用元末從高廟取滁和積功爲明威將軍管總管其後克采石取金陵日有功炳文皆從焉丙申歲張士誠戰宜興君用賈勇先登而死炳文代領其軍明年取廣德長興擒士誠守將而死

革除遺事卷五

降其兵會立元帥府於長興以炳文爲總兵都元帥守之辛丑敗士誠將李伯昇追斬五千餘級拜指揮撫綏有方湖人安堵吳元年破蘇州士誠就擒論功召見戟門降諭曰今日之功雖古名將不能過也陞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初元授鎮國上將軍兼有率府副使二年同徐達征陝西克之留炳文鎮守三年正月授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十一月封長興侯十四年輔徐達大破虜兵于北黃河復還陝西二十四年賜寶鏐五萬錠鈔五千錠鈔俾造第鳳陽葺其先塋而追爵君用爲侯二十五年陝西當縣妖人

作亂承制總兵聲討至二十七年始克之三十年蜀中盜起命爲征西將軍往勦平之三十一鎮守遼東革除改元靖難兵起其年九月命炳文佩大將軍印自遼東率衆二十萬援真定靖難將張玉朱能來戰炳文大敗幾爲所擒奔還澤沱河東炳文衆尚數萬十月復與能戰衆皆潰降炳文死于陣年五十六炳文有智畧於征戰至於敗後爲大將者多綺紈子弟遂至於亡長子璿前軍都督僉事尚懿文長女爲駙馬都尉次璵龍將軍後軍都督僉事瑄散騎舍人擢尚寶卿

革除遺事卷五

高巍

高巍山西遼州人事母蕭至孝蕭老而痢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被旌表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柳末役慎選舉惜名器數事高廟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關索嶺仍許以姪代役革除君即位上疏陳情乞歸田里既而遼東守王欽陟迭赴銓會靖難師起巍上書借漢爲喻畧曰昔漢高帝提三尺劍滅二道秦大封同姓分王

天下之半雖曰遠慮然卒遺文景以不治之痼疾賈誼所謂股大于腰指幾於股者也賴文帝寬厚含忍容之尚不免斗粟尺布之謠景帝寬厚既已弗類又輔以晁錯之深刻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非命將得人民心輔漢則社稷危矣我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法三代之公封建諸王必先形勢陝關百二山河昔人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其民悍勇西隣吐蕃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屈產之乘在焉其民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

人章除遺事卷五

三一

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諸境所謂桑土之野坦平肥沃供賦之饒不言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涼不毛然其地廣畜馬羊其人衣皮食肉馳射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而興故以燕府王之四川僻在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據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交寧遼寧谷代慶肅之屬以次星列北諸古制雖分封過當然揣聖意凡以中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府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隳紀綱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有難處者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於衆諸侯而少其力

少則易使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真裁制諸侯良策也其在如今蓋亦師其意勿行諸晁錯削奪之策而效王父偃推恩之令命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交吳楚潭湘分王於秦晉燕蜀其餘比類皆然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皇上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其賢如漢之河間東平者下明詔褒賞之或騶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始犯則容再則赦三犯而不改則討之豈有不順服者哉夫天下亦猶夫人之一身也昔賈誼見漢諸侯強盛故以脰腰指

人章除遺事卷五

四一

腹爲喻今臣則以一身百體爲譬皇上乃天君一心也諸藩封則五臟耳目鼻口暨手足也五臟酸甘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至如目好色耳好音紛紜不齊苟天君從百體之好則何以具衆理而宰萬物亦在乎制其撓吾心者而已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五臟既和不惟無腹心之疾雖亦無自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天下安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惟皇上鑒察焉書奏天子奇其才遂命之從曹國公李景隆出師參贊軍務魏請以口舌排難解紛自比魯仲連累上書文廟請罷兵

歸國累數千言不報俄而戰敗隨景隆南奔遇督餉
蔡政鐵鉉於臨邑遂與協謀守濟南頗著勞績會敵
退與鉉燕水心亭魏爲賦以志喜相與賡和且曰公
既相幾決勝加之徐將軍盛統兵皆勇如貔虎高僉
憲之糾慢宋參軍之謀畧張都統善於掠陣王太守
善於儲給王府校王藩善於論議何憂國難不旦夕
平乎又從征晉陽廐門等處聞京師已平乃縊死
驛舍

馬宣

馬宣

人都指揮守薊州己卯七月靖

韋除遺事卷五

五

難師起見殺

宋鑑

宋鑑

人以都指揮守太寧己卯十月

靖難師至死之

盧原質

盧原質字希魯台州寧海人世家桑州爲巨族父鄉

善人母方氏孝孺之姑也原質與孝孺爲外兄
而問學得於方門爲多洪武戊辰由縣學諸生登進
士第三人授承事郎翰林院編修又四年乙亥四月
陞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革除間多所建明文廟

登極詔族其家原質與其第原朴等皆死

黃鉞

黃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洪武初以太學生授典史
後登革除庚辰進士選戶科左給事中以憂家居壬
午歲自投琴川橋下死

景清

景清陝西真寧人倜儻尚大節領鄉薦游國學時同
舍生有秘書清求焉弗與固請約旦與之旦往索其
書曰吾不知何書初未嘗假汝也生忿訟於祭酒清
即持所假書往見曰此清燈窓所葉書耳卽皆誦徹

韋除遺事卷五

六

卷及問生生無以對也祭酒叱生退清卽以書還生
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此相戲耳初清赴舉時過淳
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來去卽
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耳旦日女以聞其父父追
及清詰之故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父歸粘於戶而
妖自是遂絕後清試甲戌禮部中第三錄詩書二經
對大廷賜第二人及第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
丁丑春召見嘉其材能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革除間陟左都御史會改都察院爲御史府改御史
大夫文廟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同日死之而清獨

委蛇待朝人疑焉一日清早 朝者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 上備之意固疑清及朝清獨著緋也遂收之而 得所帶劍因加詰責清不屈而死死之夕精英迭見嗚呼豫讓為王報讐清豈其倫歟李夢陽曰清本姓耿報籍訛為景云

王省

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壬子領鄉薦明年 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之省以親老乞歸養復以文學應徵 高廟親試稱旨例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遂授浮梁教諭尋丁外艱起改睢陽八年改

革除遺事卷五

七

濟陽靖難師至濟陽省為游軍所獲從容引譬辭義慷慨衆舍之省乃升明倫堂召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如何名明倫今日都不說只說君臣之義一節如何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後有主祠學宮祀之其子禎為夔州通判亦死于賊

牛景先

牛景先

人

革除間嘗抗禦靖難師

京師平景先逃難出走而死永樂改元窮治奸黨齊黃等二年冬景先妻妾及卓敬女至詔發教坊司

劉政

劉政字仲禮蘇州人父以禮學識該博洪武初薦授沛縣教諭政性聰廉肆力問學革除已卯以春秋中應天府鄉試第一時 國家多難試題出可以託六尺之孤一章考官侍講方孝孺為時儒宗素號知人得文驚曰此他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批之以群鳥中之孤鳳及吾當虛左以處之語政平生忌義自許壬午歲聞國事感慨不食死

平安

平安一名保兒真定藁城人驍勇有名決勝善取庚辰四月以都指揮從李景隆戰白溝河辛巳閏三月

革除遺事卷五

八

戰藁城統率十餘萬大敗北兵于小河壬午春克副總兵督遼東十萬圍通州大戰單家橋四月退至靈壁大戰為北將朱能所擒安嘗操長鎗馳馬追 文廟幾及之會馬蹶乃弗克前至是 上問曰向若非馬蹶汝將何為安大言曰刺 殿下如拉朽耳 上壯其言嘆曰 高皇帝養下好漢子慰勞備至命掌北平都指揮使司事京城既平久之 上嘗謂平保兒尚在邪安遂自經死少保李賢稱鐵鉉之死烈日平氏有愧焉又有北平都指揮孫狗皮者徐州人革除年間有戰功以忠義聞後永樂初降百戶

羅義

羅義山西都司清遠衛籍 文廟舉兵靖難時義上書謂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乃叔父也而輔相焉管叔流言間王室周公之心爲心謹守燕土則天下皆知以爲周公之聖復生於今日矣又謂古之夷齊以國相讓去隱于首陽山矧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逆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幾又得天下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今 殿下以藩國敵 朝廷如遂其願愚竊羞之乞早息兵書上不納林塾曰王度徐輝祖與羅義之後之死平安之死之緩當時之趨尚亦槩見矣嗚呼昔宋儒熊勿軒謂放士於周爲頑在殷則不失爲義予於死靖難者亦云然

樓璉

樓璉金華人洪武中嘗主宣寧仁壽二縣簿革除君嗣位屢下 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侍 經筵靖難師定京城 文廟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授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 命璉爲之方入見時孝孺受凌遲之刑未畢璉惶懼受 命歸而憤歎妻子問之曰得無傷方先生邪璉愧曰我受刑尚可正恐累及爾輩耳遂逃死革除遺事卷之五終

革除遺事卷之六

外傳

保身者流冠倫魁能非木擇鳥亦臣擇君奮翔新朝勒鼎將衡楚材晉用蹟弗可汶

述外傳第六

王純

王純字仕魯河南太康人洪武間由吏部郎中爲福建布政司參議陞參政寬慎廉介民懷其惠革除年間遷戶部尚書靖難師至純走出城外已而歸附文廟登極 召見之曰爾向輔建文間朕骨肉今何

革除遺事卷六

十一

顏邪純頓首慙謝 令降布政使仍令致仕純怏怏成疾卒子器官至戶部侍郎

鄭賜

鄭賜字頌嘉福建甌寧人乙丑進士除監察御史陞湖廣布政司左參議丁艱起復改北平布政司主事調安東屯革除間召爲工部尚書

太宗登極轉刑部禮部後爲侍郎趙翊諶間以憂卒仁廟初贈太子少師謚文安

黃福

黃福字如錫平度州昌邑人由監生授項城主簿遷

衛知事陞龍江衛經歷上書論大計洪武中起

陞工部右侍郎用事革除時永樂初遷左侍郎尋

尚書北京初建改北京刑部尚書交趾既平置

二司命掌布按二司即在交趾二十年 仁宗初召

還會交人叛鎮守尚書陳洽奏請還福于交 命福

同將臣帥師以往交戰失利交人擒福不忍加害送

之出境召爲戶部尚書數日轉南京戶部正統初加

少保仍兼尚書守備南京五年正月卒成化初贈太

保謚忠宣 太宗御極時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

於上前并指福爲奸福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爲奸

革除遺事卷六

二

則非 上置不問

尹昌隆

尹昌隆字彥謙吉安泰和人在鄉校已擅文應貢中

應天鄉試第一洪武丁丑禮闈第二賜進士及第授

翰林編修改監察御史革除中大臣相訐奏者命各

道鞠之同官皆畏縮昌隆獨不避一繩以法巡按閩

中去貪苛理冤獄所至風裁凜然還朝廷上疏言當

節民力謹嗜欲勤政治務正學不報既而京師地震

又上疏言陰盛陽微奸臣專政所致執政者憾焉黜

知福寧縣以清白公勤稱坐中使誣呪咀下獄既得

白還京師預密議 太宗入正大統有排昌隆者不

聽改址平按察司知事時 皇儲未立武臣丘福言

皇第二子高煦有扈從功上猶豫驛召昌隆叩首曰

長嫡承統萬世常經 上悟遂冊仁宗爲皇太子高

煦爲漢王進昌 左春坊中允在 東宮屢進讜言

皆嘉納漢王忿切齒譖于上又明年黜爲禮部主事

時呂震爲尚書屬官諂附者率得近惡昌隆剛果誣

其預 庶人謀逆事昌隆死焉家亦籍沒

已上四人俱列名奸臣榜歸附者

李景隆

革除遺事卷六

三

李景隆泗州盱眙人父文忠 曹國長公主之子爲

開國元勳追謚岐陽武靖王景隆以洪武十九年四

月襲曹國公 上嘗書體爾祖稱忠孝不 八字以

賜之革除君即位與魏國公徐輝祖等俱以元勳子

見任用太宗靖難師起 命爲征虜大將軍帥師百

萬往代前鋒將楊松等既敗於雄縣耿炳文等又敗

於真定十一月景隆引兵數十萬圍北平城再戰鄭

村壩大敗明年四月引兵號百萬遇戰白溝河三戰

進三卻兵將慢散而奔而德州等處俱失守時山東

叅政鐵鉉募兵固守濟南越三月北兵解圍退襲滄

州 上既渡江駐蹕金川門時景隆奔還革除君猶信住之景隆遂與 潭王 開門迎納是年九月初四日論功行賞封奉天護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世承襲賞銀四百兩綵段四十表裏鈔四千貫尋 命克 太祖皇帝寶錄都總裁官其後有罪革爵闔門被監禁時有顧成者亦降將也封鎮遠侯

茹瑄

茹瑄衡州衡山人洪武中由監生官至左通政甚稱

革除遺事卷六

四

上意累遷兵部尚書 太子少保革除間以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 太宗登極以嘗有奉天征討功封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不世襲

張智

張智字玄畧延平府順昌人後為建寧人元末同知新喻州事國初累官禮部右侍郎以事左遷國子學錄革除年間為國子司業嘗奉命代祀先聖永樂初文廟幸太學智講周易特蒙寵異永樂四年七月辛年七十有二

王景

王景字景彰處州松陽人初以字行洪武初為懷遠教諭以文學知名後擢山西右叅政坐罪事謫雲南革除初年 召還為翰林侍講預修 高廟實錄永樂初陞學士

胡廣

胡廣字光大吉水人生八歲而孤自幼好學日記數千言革除庚辰擢進士第一賜名靖除翰林院修撰擢侍讀歸附 太宗復名廣拜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太學士為 上所知一時制誥戒諭之文多出其手

革除遺事卷六

五

詔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命廣總裁嘗從 上巡北虜出居庸關入沙漠王師所至功烈炳耀皆廣記述之十一年春上幸北京再扈從出塞滅虜還既丁艱服闋進文淵閣大學士兼春坊管上却封禪頌歷數前代帝王不務國事矯誣上天卒貽天下後世笑時稱其有識自稱澹菴之後喜談忠義事嘗序文山集并為附錄梓之以傳卒年四十九累贈少師謚文穆與廣同時者解縉楊士奇夏原吉楊溥楊榮黃淮金幼孜蹇義輩皆攀龍附鳳為時大臣云

西涯讀文山集附錄詩云狀元忠義古今傳野

史何如舊史全刪述總煩胡學士姓名猶記丙申年其意最婉百年後公論乃定大都如此嗚呼可畏也哉正德辛巳仲春朔日在薊丘之館書

革除遺事卷六

六

皇明嘉靖辛亥歲孟秋七月望日私題

較過

李宗信雕

革除遺事卷之六終

革除遺事節本六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黃佐撰佐有泰泉鄉禮已著錄是書有列傳無本紀明史藝文志載黃佐革除遺事六卷當卽此書然佐書實有本紀其所自撰序可考又郁衮革朝遺忠錄別載佐序稱舊本繁文今皆芟之定爲七卷是知十六卷之革除遺事乃佐之全書此則佐所自節之本通本紀爲七卷此本佚其本紀故止有列傳六卷也又原書如姚廣孝諸人皆別爲外傳此則不復分析其體例亦稍不同

案此本惟存列傳似應入傳記類中然實原有本紀而佚之則仍以雜史論矣

楚紀六十卷(一)

〔明〕廖道南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五年何城李桂刻本

楚紀前叙

皇明賜進士中憲大夫陝西苑馬寺卿前湖廣按察副使提督學政銜蒼應慎謹撰

檟也視學於楚求諸通志而覽衆事
畧而文俚又其闕者四十季矣近司
空顧璘撰郢志而未之悉檟蓋有志
而未之逮也乃太史氏多愛學撰
楚紀甫成檟得而讀之喟然興曰是
不足以補通志之遺虛紀凡六十卷
其條目十有五猶曰之六十而周章
月之十有五曰而成望也白

皇運剽帝王之業顯白國基剽藩屏之義
彰白崇道剽聖賢之統明而激獻懋
庸昭文孚諫稽謀樹節經變考履闡
幽諸篇忠臣孝子文人貞士之情著
吳又繼之以登績穆風景剽而紀之
義備而夫楚天下之望國也世多聖

哲允昭史冊若我

高皇平江漢之功與夫

令旦龍飛于郢之績勲又超百代而獨盛

鼎者總名曰

楚紀是蓋遵時制昭

宸翰而又足以補郢志之所不及也是

書鎔綜述蹟發揚休光紹自神農迄

于嘉靖上下數千年間隳圯不遺矧

楚紀前叙

學校文實詞嚴義正非具博古通今

之學者孰能之嘗觀自古文士或

少屈於授書壯奪于宦遊其晚也刪

血氣衰而聰明隨之矣雖有著述鮮

克成家者繁乎早稟睿質夙掌詞林

仰霑

寵渥晉錫非常獻納

講筵升階攸吉雖遭多艱暫貴正園而好

學靡隱搜閱益多是以少而成壯而

充晚而彌博于凡工索墳典聖經既

傳幽而星文津曆博而運數範極歷

代史百家諸學之書罔不洞究裏散

採逸分門別類筆削罄學三長美刺

密學萬葉其用心誠夫勤吳櫓也職

勸義存鑒戒足以信令而傳後乃請

楚紀前叙

于兩莖若丘虞車占東吳伊占雅裏

文典嗣是豫章姜台食莖高台藥觀

厥成先是方伯東澍張君與余東魯

簡君嘉惠良多而督學蜀蜀主君尤

注重藻潤系於是鄂守何侯城及蒲

令李學桂咸捐俸以饒之梓而櫓也

潛叙諸省簡

嘉靖二十五年癸九月望日謹書

楚紀叙

皇明進士羅講高國璽奏直太常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謹撰

維

皇履極二十有四載秋八月望道南撰楚

紀成先是中丞車公純柱史伊公敏

生巡視衡潭咨諏蒲里若曰昔者司

馬子長留滯周南乃撰史記君實屏

居涑水乃撰通鑑子舊太史氏也藏

楚紀

序

修山澤近十年矣所著惟何道南瞿

然曰夫何知夫何言僕夙侍

講筵載筆史局莊誦

奎藻縱觀秘書窺厥興矣夫

皇祖開天率虎旅于鄂渚江漢底平時則

祖訓有垂

帝典有述先天而天不違也

皇上統天御

龍飛于郢邸翼軫揚輝時則

大典有書

大狩有錄後天而奉天時也仁人事

天如事

親孝子事

親如事

天是故紀

皇運欽天道也尊其所尊也紀國基本

楚紀

序

天潢也親其所親也太上立德其次立

功有德必徵諸獻有功必懋諸庸是

故紀徵獻承天寵也彰有德也紀懋

庸隆天施也奏迺功也修德斯可以

凝道修詞而後能成章是故紀崇道

率天性也宗正學也紀昭文煥天緯

也貴文明也觀諸天以察變觀諸人

以化成察時必耍於審幾審幾必資

於慎慮是故紀乎諫勅天命也謹時
幾也紀稽謀體天心也協幽明也處
變知節變極乃通隨時視履履正斯
順是故紀樹節循天理也不失厥常
也紀經變偕天行也不紊厥序也履
坦者尚貞于幽人守貞者登明于哲
后是故紀考履植天粹也厥行惟醇
也紀闡紹天明也厥類惟彰也履

李紀

卷

粹斯名顯矣幽闡斯風動矣是故紀
登績代天工也厥績用熙也紀穆風
鳴天籟也厥聲用宏也惟天有象聖
人則以通神明之德惟聖有則學者
準之以造聖賢之域是故聖人以天
自處而天道成君子以聖為則而人
道盡故終之以景則焉易曰乾元用
九乃見天則此之謂也僕又聞之人

臣為利祿而効忠則其忠必不盡君
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成是
故有心於為文未必因文以見道無
心而悟道容或積久而成章蓋嘗奉
勅管校

列聖寶訓實錄有以見

皇祖丕顯之謨奉

諭編葺

李紀

卷

御書文劄有以見

皇上丕承之烈暨修

祀儀成典及

大明會典有以見

聖祖

神孫天人合一之文矧

興都肇基通九域為一家

聖神啓祚通萬象為一體先聖後聖其揆

一也竊不自揣竭精殫思九年于茲
夙興摛管夜分抽笈丘壑在望汗牛
匪勞猷畝不怠測蠡為慰往不可追
來或續焉愚者千慮或一得焉觀諸
杜佑通典鄭樵通志率皆矢忠乃克
就緒所以仰煥乾精上徽

帝藻幽贊神理明融物化通天人為一機
精斯會矣通古今為一息神斯契矣

楚紀

序

通物我為一致化斯溥矣是故肇于
通紀之成也贅茲俚言以識歲月云
爾

楚紀目錄

皇運內紀前卷之一

皇祖親征命將徐達等諭

平江漢宋濂撰頌

命楊璟叅知政事諭

命常遇春取諸郡諭

革湖廣中書省制

頒宣慰司誥

卻蘄州方物諭

高廟禋頌

肇祀南嶽告文

肇祀泰和山祠碑文

御製峴山漢江賦

陽春臺漢江賦

皇運內紀後卷之二

楚紀目錄

皇上繼統登極詔諭

聖主履元頌

明倫大典勅諭

大典進呈表文

顯陵尊稱碑文

尊謚記文

睿尊恩紀詩序文

世廟禋頌

御製欽天記頌

寶露頌

龍飛大狩告文

隆慶殿配享樂章

御製發京自述詩

思恩賦

御製純德山詩

再閱純德山歌

龍飛回鑾免租勅諭

宣諭承天父老

文武百官上表	湖廣撫臣上表
聖主南巡江漢賦	顯親達孝城頌
皇運外紀前卷之三	
雲陽氏世紀	祝融氏世紀
赫胥氏世紀	神農氏世紀
帝臨魁世紀	帝承世紀
漢光武世紀	
皇運外紀後卷之四	
燧人氏叙贊	少昊氏叙贊
軒轅氏叙贊	虞舜帝叙贊
楚紀目錄	二
夏禹王叙贊	商高宗叙贊
周文王叙贊	周成王叙贊
周昭王叙贊	周宣王叙贊
周惠王叙贊	周定王叙贊
漢高祖叙贊	漢昭烈叙贊
唐中宗叙贊	宋太祖叙贊
宋神宗叙贊	宋理宗叙贊
國基內紀前卷之五	
楚子熊繹	楚子熊渠
楚子熊通	楚子熊貲

楚子旅	楚子熊珍
楚子熊橫	漢長沙定王
唐江夏王	荆王元景
宋楚恭惠王	楚榮憲王
國基內紀後卷之六	
楚昭王叙贊	憲王 靖王 端王附
湘憲王叙贊	遼簡王叙贊
岷莊王叙贊	潭王叙贊 谷庶人附
襄憲王叙贊	荆憲王叙贊
梁莊王叙贊	吉簡王叙贊
楚紀目錄	三
壽王叙贊	榮王叙贊
岐王雍王叙贊	郢王 梁王附
岳懷王叙贊	
國基外紀前卷之七	
隨國 黃國 麇國	羅國 鄖國 夔國 權國
庸國 穀國 諸國附	
漢衡山王吳芮	漢臨江王共敖
吳王孫權	晉楚王司馬瑋
宋江夏王劉義恭	齊竟陵王蕭子良
梁岳陽王蕭詧	後梁王蕭銑

陳岳陽王叔慎		清王楊堅
後楚王馬殷		高平王高崇興
元威順王寬徹普化		
國基外紀後卷之八		
楚藩宗支		
岷藩宗支		
荆藩宗支		
徵獻內紀前卷之九		
祝融	鬻熊	仲山甫 尹吉甫 附伯奇
倚相	觀射父 黃瓊 孫琬附	
楚紀目錄		四
胡剛	孫廣附	張柬之 子愿 附
郝處俊	子壯 史附	柳渾 宋庠 宋祁
馮京		
徵獻內紀後卷之十		
傅巖	吳琳	劉三吾 魏觀 楊溥
夏原吉	子瑄 孫崇文附	李東陽 楊一清
劉仁宅		子大夏 附 李山 子承勛 附
徵獻外紀前卷之十一		
士亶	申叔時 中無字 申包胥	孟宗 孫嘉 附 頤
庾易	附 子默 妻 孫宗史 宗元 饒 宗懷 附	

劉虬		子之 宋綬 子敘 永 姪昌言 附
張士遜		子友直 附 范宗尹 別之傑
徵獻外紀後卷之十二		
蔡哲		王恂 何俊 附 說 何天衢 鄒文盛
伍文定		
懋庸內紀前卷之十三		
關伯比	關穀 於 茂 關廉 附 關克黃	虞丘伯
蔣和	劉巴	祝良 胡騰 龐統 子
董和	劉巴	蔣琬 子斌 顯 附
營緯	子承 泰 附 和 附 向朗 弟 龍 充 子 條 附	
楚紀目錄		五
馬良	弟 謨 李 鄴 孫 礪 趙方 趙范 趙葵 附 胡穎	
懋庸內紀後卷之十四		
陳寧		茹瑺 趙勉 王偉 張瓚
鄧廷瓚		王軾 王儼 李浩 汪浩 吳廷舉 黃寶
熊繡	徐 繡 柳 應 辰 羅 鑒 劉 洪 文 貴 文 森 附	
陳金	類 熙 齊 孫 交 學 彭 澤 董廷圭	
懋庸外紀前卷之十五		
遂放	疆 遂 子 馮 附 遠 罷	沈尹戌 沈諸梁 附
李通	子 基 緒 孫 東 附	羅憲 子 襲 附
鄧元起	歐陽 頤 子 統 附	廖光圖 子 暉 附

吳舉 <small>子中復仁附</small>	邵曄 <small>孫景修附</small>	狄棐 <small>子遵禮附</small>
胥偃 <small>子元衡附</small>	廖正 <small>一廖視</small>	
費師古 <small>周堯卿附</small>	張問	柳拱辰 <small>柳應辰</small>
劉達 <small>裴龍榮附</small>		
懋庸外紀後卷之十六		
王則 <small>王庸附</small>	曾泰 <small>劉維附</small>	劉仁 <small>劉仲廉附</small>
黃茂 <small>附</small>	李思聰 <small>李宗信附</small>	
鄒師顏 <small>李文郁附</small>	李廣 <small>附</small>	袁泰 <small>李興附</small>
陳南賓 <small>歐陽謙附</small>	劉有年 <small>譚廷蘭附</small>	劉紹先 <small>艾良附</small>
劉子春 <small>韓守益附</small>	王愷	易英 <small>裴建附</small>
楚紀目錄		
曹嗣宗 <small>曹理附</small>	裴承祖 <small>胥必彰附</small>	劉翼 <small>附</small>
虞信 <small>朱伯儀附</small>	劉琢 <small>劉鈺附</small>	童寅 <small>楊昂附</small>
傅啟讓 <small>鄧崙附</small>	劉天 <small>王儉附</small>	雷復 <small>王詒附</small>
韓邦問 <small>附</small>	劉天和 <small>李如奎附</small>	周叙
汪文盛 <small>兄文明附</small>		
崇道內紀前卷之十七		
周敦順	朱震	廖備
		趙復
崇道內紀後卷之十八		
萬楨	項安世	李儒用
		吳雄
		毛友誠
周與 <small>義大附</small>	張手應 <small>吳必大附</small>	韓蓋卿 <small>馮洽附</small>

黎頌 <small>附</small>	方輅	許應寅
崇道外紀前卷之十九		
周元公 <small>謁文廟釋菜文</small>	又撰告顏子文	
朱文公 <small>撰周元公祠記</small>	又撰邵陽祠記	
又撰二程祠記	又撰謝上蔡祠記	
魏了翁 <small>撰周元公祠記</small>	又撰鶴山書院記	
胡瑗 <small>撰松滋儒學記</small>	陸子靜 <small>撰鄂州學記</small>	
胡明仲 <small>撰岳州文廟記</small>	又撰永州學記	
張敬夫 <small>撰嶽麓書院詞</small>	又撰瀏陽楊龜山像記	
楚紀目錄		
真德秀 <small>撰潭州大成殿記</small>	又撰示學者說	
崇道外紀後卷之二十		
羅倫 <small>撰寶慶廟學記</small>	吳寬 <small>撰武岡州學記</small>	
黎淳 <small>撰沔陽州學記</small>	楊溥 <small>撰德安府學記</small>	
李東陽 <small>撰茶陵州學記</small>	又撰武昌府學記	
又撰嶽麓書院記	又撰長沙尊經閣記	
楊廷和 <small>撰崇正書院記</small>	張邦奇 <small>撰明山書院記</small>	
薛瑄 <small>撰讀書太極說</small>	左輔 <small>圖說附</small>	
黎淳 <small>撰黃梅儒學銘</small>	又撰黃州廟學記	
張邦奇 <small>撰湖湘學宮箴</small>	林廷玉 <small>撰涖江書院</small>	

寶慶周元公祠碑銘 黃陂程門立雪箴

陸文安祠碑銘

昭文內紀前卷之二十一

屈原 宋玉景差王逸延壽黃香 庾肩吾
庾信附 李邕 鮑防 杜審言孫甫附

岑參 夏侯嘉正 路振 狄遵度 歐陽玄

劉畊孫瑞孫附

昭文內紀後卷之二十二

鄧偉奇 任亨泰 譚子發 鄧林 劉永清

黎淳 曾鑑 文澍 李永敷 文林

楚紀前錄

魯鐸 于材華巒 易舒詰 李承箕 周廷用

汪必東 童承叙

昭文外紀前卷之二十三

劉珍 習鑿齒 李充 羅含 歐陽詢

歐陽通附 皮日休 孟浩然 薛據蔡丹潛

李群王 崔遵度 陶弼 周鏜

湯原附 陳泰 丘堂 何克明附

尹謙孫曹師孔附 王廷揚江存禮附 何槐孫

昭文外紀後卷之二十四

鞠志元 黃師鄭附 李弘皋 王儒真附

帝宇乾清賦 大紀園丘賦

帝苑農蠶賦 瑞應河清賦

瑞應靈雪賦 瑞應白鵲賦

瑞應白兔賦 瑞應白鹿賦

大祭方澤賦 有苑

聖駕臨離頌 景德崇聖頌

九五齋頌 有序 恭默室頌

清北八箴 平南九歌

孚諫內紀前卷之二十五

白公子張白善附 伍參伍來 伍尚伍然 伍丹 劉洎

楚紀前錄

岑文本岑義附 唐介唐叔問附 唐義問

鄭獬 廖剛

孚諫內紀後卷之二十六

陳智 張純 鄧真 鄒來學 朱英

朱守孚 王欲 謝文祥李文祥附 嚴永濬

戴書 何孟春 石金俞希禮附

孚諫外紀前卷之二十七

季梁 藍尹疊 士慶莞蘇 莊辛 李重

郭祖深 席豫 周墀 李邨 劉瞻

趙知微附

吳獵

項安世

譚世勳

湯璠

陳道周	劉瑞	附	王玄	樂京	附	龐天祐	孫普濟	聶致堯
黃琪	劉瑞	附	王玄	樂京	附	龐天祐	孫普濟	聶致堯
藍純	附	徐綱	程	附	周曰昂	張森	湯	王庶
楊秀	戴思明	附	周曰昂	張森	湯	王庶	附	
經變內紀前卷之三十七	成得臣	成虎	成虎	成虎	屈瑕	屈完	屈建	屈廬
朱伺	張光	張興世	子欣	附	徐度	徐敬	附	
余玠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經變內紀後卷之三十八	徐壽輝	明玉珍	陳友諒	子理	附			
經變外紀前卷之三十九	昭奚恤	昭陽	昭陽	昭陽	昭陽	昭陽	昭陽	昭陽
傳慎子	子良	附	黃歇	朱英	附	劉玄	劉續	劉馬
王機	兄矩	張彪	黃回	張齊	樊興			
羅藝	鄧處訥	蔣勛	雷滿	陳儒	杜洪	附		
羅紹威	子周翰	附	王進達	張文	表	附	王延範	
管如德								
經變外紀後卷之四十								

熊天瑞	歐普	附	墨古送	劉千斤	徐景崇	附	劉金
龍求兒	龍母	叟等	附				
考履內紀前卷之四十一	潘珏	子叔	附	大夫	馬武	樊宏	谷朗
蔣晉	魯	譚	蔡琬	李衡	鄧騫	子聚	嚴植
段文昌	段承	式	附	李遜	弟建	何堅	孟瑄
劉棗	疆	李正	字	附	劉虬	段洪	會
史青	胡	曾	陳光	問	孫何	孫	洪
楊起	大	同	附	連舜	賓	連	庶
丁公膺	丁仁	丁必	稱	鄭平	蔣雍	附	
周堯卿	周世	附	南廖	倚	李公	佐	鄧咸
李受	李	康	李	長	李	李	李
衣申儒	馮子	振	李仕	瞻	李	李	李
金希說	趙吉	甫	樊	趙	趙	趙	趙
考履內紀後卷之四十二	方必壽	周舟	梁德	遠	陳順	成	賀守
張敬	宗	傅	彭	友	張	從	道
康慶	楊	彭	友	信	甘	鋪	戴
蕭忠	宋	忠	劉	從	高	陳	文
方高	附	鄧槐	李寧	李	李	李	李
黃安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陳佑	文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何史訓	吳俊	羅以禮	胡俊	唐璉	邵珪	胡鳳	趙永恭	蔡寧	鄧敬	李源	王道	田朝	李思	朱賢	陳昂	楊昂	趙緯	符節	孟文
王彦誠	馬才郎	余璠	張廣	王會	徐克賢	李新	徐良	譚源清	胡敬	張宗	彭嘉言	劉政	吳瑛	歐彥貴	朱源	周梅	劉守中	韓華	洪士才
李才郎	賀宗吉	賀天琪	賀震	朱良	胡友忠	劉儀	侯福	陳載	朱友	熊義	鄭清	胡敏	鄧忠	王仕	彭本	劉大	張友	賀泰	傅敏
鄧達	章景	陳銘	楊泰	李敏	高銘	王誠	李讓	周志	梁綏	周弘	孫思	譚子	吳復	宋忠	譚子	季炳	唐友	吳紹	魯均
張本端	謝方	彭忠	陳賢	李敏	王誠	高銘	王誠	唐慎	張震	田原	焦起	吳俊	陳浩	梁用	謝子	李何	劉善	陳忠	李富
賀從政	朱衡	趙淵	江恩	楊恩	趙恩	宋慎	王仲	唐勉	趙貴	方全	婁昇	鍾永	吳國	陳琳	李廣	陳傑	蕭英	王宗	熊兆

嚴承範	胥文相	王子成	周鼎	朱館	唐惟學	陳廷璉	周鳳	陳銓	歐瑄	彭銓	薛俊	李紹	羅鑒	周易同	張鑑	曹隆	張浩	趙訪	李騰芳
許鑑卿	余守觀	劉民	李文	孫浩	王華	孫浩	徐紹	陳紹	羅安	李崇	何鍾	萬山	胡金	張茂	張弘	文宜	張銘	李鑑	辛浩
李胡	傅金	戴文	孫文	郭文	王良	孫浩	孫紹	王紹	王華	張寬	劉鍾	陳山	歐陽	宗廣	張廣	尚本	黃鍾	李鑑	劉海
鄭龍	李廷	郭誠	郭誠	郭誠	郭誠	郭誠	郭誠	郭誠	郭誠	謝網	樊慶	周慶	周慶	周慶	周慶	周慶	周慶	周慶	周慶
沈良	胡文	謝文	謝文	謝文	謝文	謝文	謝文	謝文	謝文	雷升	雷升	雷升	雷升	雷升	雷升	雷升	雷升	雷升	雷升

王嘯		周嘉聰	龍時	鄭元	孟廷	柯元	王後	孫芳
周文順		龍大有	楊乾	孫元	徐志	劉守	周守	方教
吳天俸		史紳	陳能	詹榮	羅英	韓楷	劉守	周守
胡仲謨		趙志迪	毛鳳	張寅	葛鳴	方教	顏	
關幽內紀前卷之四十五								
善卷		楚任	接輿	老萊子				
漢濱老父		淮陰	丈人	於陵子				
洞庭老父		任棠		龐德公				
關幽內紀後卷之四十六								
楚紀申錄								
廖扶		郭翻	孫希林	附	劉凝之	劉虬	附	
宗炳		弟或	孫測	附	龔玄之	元嘉	龔祈	附
伍朝		伍安貧						
關幽外紀前卷之四十七								
陸羽		王仕原	李寬	附	譚一峰	戴簡		
廖融		廖凝	曾紘	文範	謝英	魏泰	李昌	高讓
唐元幹		呂師	復附	吳瑛	姚宋	佐	楊維	胡晏
董南美		王南	美附	林敏	功	金彥	杜	卿附
顏耕道		金自	安附	鄭菊	隱	杜	唐卿	附
王綱		廖及	胡天	游附				
關幽外紀後卷之四十八								

廖均用		子倫	孫宗仁	附	燕遺民	程從龍
田希呂		李承芳	弟承箕	附	廖思謨	汪文明
登績內紀前卷之四十九						
蕭育		召信臣	衛諷	許荆	陸康	藥巴
楊震		李固	馬援	宋均	杭度	徐尚
應休		應詹	李孝恭	李程	李程	李程
李夷簡		李宗閔	李	李	李	李
李叔明		李翔	附	楊元	琰	楊
楊汝仕		韋倫	韋思	韋	崔	光遠
裴度		裴休	裴均	附	裴	光遠
崔敏附		呂誼	呂溫	附	柳公綽	溫
令狐楚		高履	行	高仲	杜正	倫
負半千		沈師	敏中	蘇	陸	牛僧
鄭餘慶		鄭簡	鄭審	寶參	寶羣	王
于頔		于頔	于頔	于頔	于頔	于頔
王		韓朝	韓思復	薛李	薛存	薛平
左振		孫簡	孫簡	趙善	趙善	趙善
周巢附		趙善	趙善	趙善	趙善	趙善
趙普		趙普	趙普	趙普	趙普	趙普
趙齊賢		張商	冠英	冠英	冠英	冠英

謝綏	王鑑之	韓文	秦燮	蕭中	盧雍	李裕	張剛	嚴全	劉敷	劉永	宋欽	李實	王恕	范理	賈諒	洪誠	王靜	應履平	周泰亨	朱穀	李琦	劉德明
馮俊	徐源	楊璿	俞蓋	薛綱	唐功	王朝遠	謝首	項聰	吳琛	章綸	方勉終	羅虎	原傑	刁鵬	蕭胆	燕善	許譽	洪鈞	陳禮	李衡	杜智	
劉果	林俊	黎福	楊輿	徐懷	戴珊	翁世資	李冕	吳智	何喬新	廖仕	陳安	白圭	朱祐	伏善	羅銓	汪善	史中	盛璞	熊昱	鄒昱	安朝	
張皓	何淳	徐恪	徐泰	汪進	倪輔	梁璟	程宗	郭經	崔恭	何源	駱敏	侯進	黃象	徐善	黃汝濟	鄒良	朱睦	侯晉	李旭	陳中	應伯和	
馬銓	周南	劉喬	李人儀	張攬	張汝芳	康慶	沈慶	唐倫	錢昕	應顯	項忠	薛理	劉紹	汪景明	吉岳	王尚文	何曉	陳麟	徐麟	左安善	安朝	
十同	馬銓	劉喬	李人儀	張攬	張汝芳	康慶	沈慶	唐倫	錢昕	應顯	項忠	薛理	劉紹	汪景明	吉岳	王尚文	何曉	陳麟	徐麟	左安善	安朝	

李鏡		劉肅叔	鍾藩	王齊	楊宣
劉丙		秦全	畢亨	朱廷聲	馬炳然
周季鳳		劉景景	童瑤	高江	夏從壽
胡世寧		王震	何亮	鄭岳	王時中
羅列		徐成	張珮	方一桂	劉李
登續外紀前卷之五十一		吳本固	沈正	姜詒	劉綬
孫堅		孫皎	孫奐	附	
劉表		劉封	附		
楚紀申錄		魯肅	呂蒙	呂岱	附
周瑜		陸抗	陸凱		
陸遜		張飛	黃忠	趙雲	附
關羽		全琮	程普	步騭	嚴峻
鍾離牧		諸葛恪	朱然	朱績	
諸葛瑾		甘卓	潘璋	羊祜	杜預
甘寧		劉弘	仇勃	郭貞	子璠
劉弘		陶稱	陶臻	李陽	殷浩
陶侃		王戎	王澄	王舒	王鑒
王濟		桓宣	桓冲	桓豁	桓石
周顒					

庾亮		庾翼	庾冰	庾登之	
山簡		周顒	謝尚		
郭舒		車胤	范汪	虞潭	孫盛
周訪		周弘直	周旻	殷鑠	殷仲堪
司馬承		司馬休之	司馬楚之	司馬晞	司馬瑞
劉義		劉詠			
劉道產		劉懷珍	劉仁瞻	劉俊	劉秀之
蕭思話		蕭綏	蕭映	蕭穎胄	蕭遙昌
楚紀申錄		王玄謨	王僧虔	王僧辯	王廣之
王景文		王珍國	王珣	王慧龍	王思政
張邵		張裕	張惠紹	張弘策	張琛
蔡興宗		蔡大寶	陸慧曉	陸子隆	孔靈符
顧憲之		趙謙之	趙倫之	何昌寓	何遠
陳慧紀		陳慶之	李崇	李珍	裴鴻
江夷		吉士瞻	權景先	淳于量	章昭達
魏詠之		桓崇祖	楊公則	楊曼容	張孫儉

[illegible]

秦義 秦鉅

風內紀前卷之五十三

賈誼 蔡邕 邊讓 王潔 禰衡

張說 張九齡 韓愈 柳宗元 歐陽修

蘇軾 蘇轍 蘇轍 張耒 范仲淹 劉攽

穆風內紀後卷之五十四

宋濂碧巖亭詞 方孝孺黃鶴樓歌

解縉南行諸詩 楊基南行諸詩

王越神龜洞詩 王守仁吊屈平詞

沈暉代祀南嶽詩 邵寶和東坡海棠詩

楚紀自錄

劉彥昂荆門賦 蕭子楨蕭堆賦 廖瑾翠屏山賦

李夢陽雲夢賦 何景明寓楚諸詩

韓陽山川人物賦 林廷玉東軒賦

謝朝宣石險賦 桑悅吊賈太傅詞

顧璘登衡觀日賦 管訥遠游諸詩 滕毅吊屈平

黃溥容星山詩 楊挺寓歸州詩 楊守詩 元詩 辰

沈鍾洞庭諸詩 邊貢寓楚諸詩 李詩 瀛 瀛 瀛

徐禎卿鶴樓諸詩 高叔嗣沅江諸詩

王憲壽五洪翁詩 錢如京 張潮 劉節 馬理

劉諸秀仙雲山詩 許宗魯 楊祐 張挺

穆風外紀前卷之五十五

馬融 謝夷吾 穎容

庾闡 顏師道 謝述 孔稚圭 范雲

蕭統 蕭道元 李百藥 褚遂良 陽城

狄仁傑 元稹 元結

李白 賈至 王昌齡 劉禹錫 劉長卿 杜牧 趙彥昭 趙冬曦 崔國輔 馬戴 許渾 戴叔倫

王禹偁 王回 陳與義 鄒浩 尹洙 燕肅

錢惟演 朱昂 鮮于沆

周必大 汪藻 楊萬里 周紫芝

楚紀自錄

穆風外紀後卷之五十六

甲申傳制封岷 發京紀行八首

闕里謁孔廟辭 謁孔林辭

謁顏廟辭 鄒嶧謁孟廟辭

望泰山二章 宋日觀 泗亭吟 獲麟渡

彭城行 萃墨亭 呂梁行

戲馬臺用謝宣遠韻 淮陰行

采石吊李白二首 小孤山吟

九江謁濂溪書院 蘄州懷二程夫子

黃州謁蘇文忠詞 武昌登黃鶴樓

至樂歌 南山謁冲虛叔祖

王衡贈西山翁 芙蓉山謁曾祖尊川府君墓

小羅謁竹崖學正祖墓 晚宿湯塘望金紫山

乙酉之武岡 燕會岳陽樓用顏延年韻二章

嶽麓書院次王陽明韻 衡嶽次韓退之韻

衡陽貽宗人 武岡四首

丙戌元宵同館偕黃泰泉燕會于詞林得鐵字

丁亥廣寒殿偕同館張龍湖登覽得歲字

戊子應制孟春享廟十章

應制慶成燕六十五韻

楚紀自錄

二十九

己丑應制敬一亭落成恭和一章

王皇閣同顧未齋登眺 應制元夕燈詞五首

郊宮遇雪四首 靈雪十八首 視牲二首

庚寅恭和

敬一亭落成錫燕五十五韻 應制女訓四章

雷雨風雲嶽鎮海瀆諸詩

辛卯應制四言十章 內則詩十章

應制七言九章 園丘載祀慶成詩九章

壬辰召講官入文華殿賜饌二首

院中觀蓮歌次張王溪

秋日泛大液池觀蓮疊前韻答夏桂洲

西內陪祀次張王溪韻二首

西苑承恩卷為李序菴賦二首

五月大禘齋居次張王溪韻二首

又次蔡鶴江韻 齋居柯亭次郭翰學价夫韻

疊韻答吳翰學仁甫

張王溪以詩見貽用韻酬答

疊韻答蔡鶴江 院中賞蓮疊張王溪韻二首

又疊郭杏東韻 冬至郊禋禮成賜講官大帶

癸巳立春日賜燕游南內紀勝十一

楚紀自錄

二十九

甲午寓徽州閔邸報復官一章

紫陽祖席贈諸生 淳安用謝康樂韻

嚴州用康樂韻 過釣臺用康樂韻

雨中登浙吳山 江上望禹穴

嘉興吊陸宣公祠 吳江懷外祖江公

蘇州懷魏杞山 虎丘行

望錫山吊邵二泉 登金山用東坡韻

遊桓山用東坡韻

濟寧觀蓮用前韻贈劉松石

五月至京贈翰長謝汝湖吳北川張陽峰紫

靈河篇紀通惠河

七夕歌紀是日召至平臺

八月五日陪祀西苑祗壇 主考京闈鄉試

西苑賜遊紀勝十一首

敬一亭有感五十五韻

紀賜枇杷鱖魚鮮笋鮮藕四首

西苑次張陽峰韻二首

穀日喜雪人日又雪次日又雪三首

九廟命同成國公等遷主蒙賞志感一章

丙申恭和

御製禮成紀述詩二章

三月望謁陵十二首

七月

欽遣官諭祭一首 寄李遂菴三首

登茅山最高峰訪石屋洞 訪荆泉洞三首

丁酉丁先大夫憂遣官諭祭一首

金紫九十九峰歌為顧永齋少保撰

戊戌白鹿山墅 桃泉山墅 荆泉山墅

午橋山墅四首 崔東洲母太恭人壽一首

桃泉庄次顧東橋韻 白鹿庄次陸修撰韻

已亥恭迎

聖駕 御製恭和大明道中作 七言律

御製顯陵渡河二首 七言絕

壬午獻賦

行在恭紀一章

癸未

上詣純德山恭紀一章

甲申

上改題鄧邸恭紀一首

乙酉

上題舊邸恭紀一首

丙戌

上題純一殿恭紀一首

丁亥

上子夜恭祀隆慶殿恭紀一首

戊子羣臣上賀表恭紀一章

己丑

上御龍飛殿頒詔恭紀一章

庚寅

上御卿雲宮恭進卿雲頌四篇恭紀一首

辛卯

上親製諭父老守臣上謝表恭紀一章

壬辰

大駕回鑾恭紀一章

癸巳次宜城一首 甲午次樊城一首

丁酉憇遇真宮歌一章 是日宿紫霄宮歌一章

四月戊戌次太和宮歌一章

是日宿南巖宮歌一章

己亥次五龍宮歌一章 是日宿王虛宮歌一章

景則內紀前卷之五十七

楚紀目錄

至

諸葛亮 李泌 張浚 子枋

胡安國 子寅

景則內紀後卷之五十八

詹同 楊士奇 薛瑄

景則外紀前卷之五十九

程顥 弟頤 朱熹 楊時 謝良佐 真德秀

蔡元定 黃幹 戴溪 張洽 李燾 李方子 葉適

陸九淵 李綱 江萬里 文天祥

景則外紀後卷之六十

原胃篇 叙宗篇 感遇篇 表紀篇

楚紀目錄終

楚紀卷之一

皇明賜進士經筵日講同修國史奉直大夫前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張璁撰

皇運內紀前篇

大哉

皇祖繼天立極玄德昭升洪勳赫奕東漸日際西盡

川域南究丹垠北罄玄漠化流九垓光被萬國

滌彼腥羶登我廣邈 臣拜稽首

聖神丕烈撰

皇運內紀前篇

臣謹按我

皇運內紀前 卷之一

朝實錄癸卯冬十月壬寅我

太祖高皇帝率大將常遇春康茂才胡廷瑞廖永忠

等親征陳友諒之子理于武昌分兵徇德安漢

陽諸郡十二月還建康甲辰春二月辛亥

上復躬至視師先是友諒丞相張必先引兵入援據

洪山

上命常遇春選精銳五千乘其未集擊之遂擒必先

又命傅友德陣于高冠山俯瞰城中乃遣友諒

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降於是理率大尉張定邊

等出降友諒兄友富守潭州遣其左丞王忠信

亦來降

上命封陳理為歸德侯友諒父晉才為承恩侯兄友
富為歸仁伯友直為懷恩伯弟友仁追封康山
王湖南州郡聞風款附威靈丕振

詔諭曰予以眇躬荷天地百神之眷哉定綏寧疆宇
日闢迺者陳友諒弑主僭逆罪惡貫盈自起兵
端犯我邊境爰與問罪之師以慰來蘇之望滔
滔江漢遂底安流總黎元克全生樂又

諭群臣曰陳氏之敗非無勇將健卒由其上下驕
矜法令縱弛不能堅忍恃衆寡謀故至於此使

皇運內紀前卷之二

其持重有謀上下一心據荆楚之富守江漢之
險跨豫章連閩越保其民人以待機會則進足
以窺中原退足以抗衡一方吾安得而取之舉
措一失遂致土崩此誠可為鑒戒者也於乎大
哉

皇言不以殄除群雄為喜而以深速暴亡為戒此誠
帝王自有真也史臣宋濂撰平江漢頌曰天命

皇上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軍旅
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
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

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
時于時陳友諒據有江漢僭居大號賊殺其主
飭修蒙衝震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
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

皇赫斯怒乃諭群臣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湯
括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偵我金陵賴爾一二
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履其巢穴中宵窺
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遣
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德無
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

皇運內紀前卷之二

順惟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
功群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叅知政事臣遇春
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
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
上躬擐甲胃褫燾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
大驚解圍遁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
戊子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
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鉤波濤起
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
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已丑焚偽平章舟

刈戮餘二千卒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暴猛

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棧中流水陸戒嚴以候其發八月虜將又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為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

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

皇運中紀前

卷之一

四

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舻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觀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縢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符堅發長安戍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兵亂而奔未始大戰也而史臣且書之以為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晦冥日月無光山湖震盪

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鉤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為頌曰

天眷有德實為哲王肆其神畧以靖寇攘義旄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蠡爾小醜敢讐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斧塘輕陟我疆以跳以踉亦既剪刈僵骸覆江沔濟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闔胡不然復豕而啗羶其蟲臂當吾車轍

皇運中紀前

卷之一

五

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糧各罄爾誠瑤光在中夷則之月禡于江濱

皇東巨鉞以誓以戒以速以發紀律精明颶火奮激旟旐揚揚舲艘將將戈矛洗洗鎧冑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揚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既與虜逢大呼衝擊藥騰藜駁星流火戟虐燄電奔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相聯縱橫交組命隕弗顛攢榬奏颶笥束蝟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既褫扶創而逸聚于湖與

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我師見之千艘如龍似兔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一發殪此虜酋貫睛及顙仆若枯柳大慙既除餘不能醜遁相告言我誠丕振我革我頑歸我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

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于汝父母汝凍于衣汝饑于哺昔何昏迷今始撤部奏凱而旋騎吹欒搖形於樂歌節以鐺鏡飲至于廟頒賞于朝

皇運內紀前

卷之十

六

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歌或謠有聲嘖嘖于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升平可坐而笑惟

皇神武動則克之群策盡屈四方式之惟

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

皇明斷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四征成

此駿烈大小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洎乎合

淝事以幸集尚傳策書况茲之功俊偉赫曦揆

古無讓可無咏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

皇休并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

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吳元年春二月乙卯我

太祖高皇帝命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樞密院判楊璟為叅知政事秋七月乙未命左相國徐達率師按視荆湖

諭之曰武昌既平湖南列郡相繼款附然其間多陳氏部曲觀望自疑亦有山寨遺孽憑恃險阻爾當撫輯招徠俾安生業其往欽哉於是達受命暨璟帥師次江陵友諒舊臣平章姜珏以城降

皇運內紀前

卷之十一

七

上以書諭之曰爾珏慷慨磊落憶誠歸附誠可以格天義可以感人惠可以及百姓視彼不知天命不達事機驅赤子於鋒鏑卒取敗亡者不甚相遠哉及珏見達等且曰珏當死耳百姓無辜達感其言下令安輯居民禁兵侵擾是月乙酉達次潭州湘鄉土酋易華以所部來降裨將傅友德次夷陵友諒守將楊以德及歸州守將楊興皆來降十二月庚寅達遣指揮張彬取辰州友諒舊臣左丞周文貴棄城走又取衡州元左丞鄧祖勝走保永州乙巳春正月己巳達遣千戶

胡海洋取寶慶元守將唐隆道遁走是月戴德
次沅州元守將李興祖以城降二月己丑朔達
上言湖湘荆岳潭辰衡寶悉平

上命班師

史南曰孟子有言天下定于一不嗜殺人者能
一之是故漢高祖之入關中也約法三章仍命
蕭何撫循殘創宋藝祖之取江南也禁輯六軍
申命曹彬矜宥橫罹夫二帝取中原于篡賊藩
鎮之手未有若胡元入主中國天地易位冠履
倒置而斯民塗炭至斯極也我

皇運內紀前卷之一

八

皇祖初平陳理于武昌即命開廩賑氓繼命徐達徇
行郡邑惟以不嗜殺人為上達亦撫綏安集而
後已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又曰師貞丈人吉
无咎其是之謂乎

乙巳夏四月己丑我

太祖高皇帝命平章常遇春取湖廣襄漢諸郡

諭之曰安陸襄陽橫據上流控扼南北自古所必
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夫堅城之下難以
猝攻緩之則頓我軍之銳氣急之恐驅民以冒
矢石爾其相機以輯寧之是月復命右丞鄧愈

為湖廣平章

諭之曰汝之往也能恤軍民則仁聲義聞被於遠
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使所聚之水
洩漏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己卯遇春至襄陽
元僉院張德山羅明以穀城降九月友諒降臣
周文貴及湘鄉土酋易華復叛

上命叅知政事楊璟討平之

諭之曰湖南地接溪洞恃險負固叛服不常宜多
方以取之薄其山寨絕其樵採烏合之徒志在
剽掠既無所得勢必潰散乘機剿捕脅從開釋

皇運內紀前卷之一

九

收復鎮撫以綏遠人璟等受命惟謹八月辛亥
鄧愈遣指揮李琛取竹山元平章俞思志以城
降是月遇春取安陸執元僉院任亮以沔陽衛
指揮吳復守之璟次石門友諒守將鄧義亨來
降洪武元年三月壬申楊璟克永州元平章阿
思蘭遁走元左丞鄧祖勝自殺叅政張子賢猶
固守百戶夏升以城降達遣指揮丁玉守之內
戌璟取武岡州元守將魯權以城降於是道州
萬戶莫友遜寧遠土酋李文卿藍山守將黎茂
陵及耒陽諸郡皆款附丁酉璟取桂陽元郴州

討平之四年夏四月湯和克歸州十四年夏五月朔五溪蠻復叛

上命大將周德興討之二十二年二月千戶夏德忠誘九溪洞蠻復叛命胡海討平之二十五年十二月靖州山寇王漢等叛復討平之三十年夏四月古州蠻寇林寬叛命指揮齊讓討平之史南曰書稱堯乃聖乃武乃文詩稱文王宣哲維人文武維后夫堯起唐侯征丹水而有苗弗率畀之于舜至禹舞干羽而後格文王起西伯戡黎密伐崇而有商不道授之武王至成

王戮武庚而後靖夫堯大聖人也文王亦大聖人也豈其智弗若與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爾矣我

皇祖起自淮甸不階寸土不席一旅而能廓清胡元所腥羶之中國掃除群雄所竊據之境土觀夫蕩平湖湘戒諭諸將命常遇春以輯寧惟恐斯民之冒矢石命鄧愈以軫恤又諭民歸之猶水就下命楊璟以收復申言遠人之當撫綏不旋踵而元之守將及友諒之偽臣與夫山寨之頑民相率効順陸剽犀象水截鯨鯢凡猩狔之區獠獬之嶠來享來王視丹水之征有苗之格黎密崇國之戡庶殷之訓不戒以孚殆有越焉宋濂謂功高千古丘濬謂復帝王所自有之中國建帝王所未有之事功豈其然矣易有之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

甲辰十一月庚申我

太祖高皇帝初創湖廣中書行省以鄧愈楊璟為平章周德興為左丞賀興隆為右丞戴德趙耀吳雲陶凱周成為參知政事洪武紀年華中書省

置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以何貞方溫
李琦儀智劉禮為布政使王景範張籌章為
叅政班平為叅議滕毅為按察使章益朱逢吉
為僉事於是為府者十有三武昌黃州荊州岳
州永州衡州辰州長沙常德寶慶漢陽德安襄
陽嗣後成化增設鄖陽嘉靖特晉承天為十五
府為州者十有六興國沔陽荊門茶陵夷陵武
岡桂陽隨州蘄州道州郴州澧州均州歸州靖
州沅州為縣者百有五江夏武昌咸寧蒲圻崇
陽嘉魚通山通城大冶則武昌之麗邑也黃岡

皇運內紀前卷之一

十二

黃陂麻城蘄水羅田黃梅廣濟則黃州之麗邑
也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枝江松滋宜都長陽當
陽遠安巴東則荊州之麗邑也巴陵臨湘華容
平江石門慈利安鄉則岳州之麗邑也零陵東
安祁陽永明江華寧遠則永州之麗邑也衡陽
衡山耒陽安仁常寧臨武藍山鄧縣則衡州之
麗邑也沅陵盧溪辰溪淑浦黔陽麻陽則辰州
之麗邑也長沙善化安化湘陰湘潭鄉寧鄉
瀏陽益陽攸則長沙之麗邑也武陵桃源沅江
龍陽則常德之麗邑也邵陽新化城步新寧則

寶慶之麗邑也漢陽漢川則漢陽之麗邑也安
陸德安雲夢孝感應城應山則德安之麗邑也
襄陽棗陽南漳穀城光化宜城則襄陽之麗邑
也房縣竹山上津竹溪鄖西保康鄖縣則鄖陽
之麗邑也宜章桂東永興桂陽興寧則郴之麗
邑也會同通道綏寧則靖之麗邑也而鍾祥景
陵潛江京山則今麗于

興都之承天焉為都司者二為衛者三十二為所
者四十三為宣慰者二為宣撫者四為安撫司
者九為長官司者二十八焉

皇運內紀前卷之一

十三

史南曰古者先王建萬國以親諸侯所以聯屬
天下以成其身匪私也公天下之大端也後世
置郡縣以崇大統所以總握海內以成其治匪
私也以天下治天下大勢也我

皇祖見高千古功冠百王乃分封

宗藩于天下以法先王顯比之道列司以統府列
府以統州縣以酌後世獨運之權而又恩瀟並
行威惠懋著以綏蠻荒以操古今合一之勢於
乎觀諸楚而天下之政出於一矣

甲辰二月癸丑宣慰同知彭建思彭世雄彭萬

潛等以元所授宣勅印章來獻我

太祖高皇帝命彭萬潛之子天寶為永順安撫使錫之誥曰上溪控制溪峒必得世守之臣乃能盡撫綏之道爾天寶自前代以來祖父皆受爵命以官其土今能保境安民効順來附良可嘉也又命世雄之子萬里為保靖安撫使錫之勅曰國家以武定四方有能嚮慕効順者必授以官爵爾萬里自父世雄以所保境土歸附其餘溪洞民庶悉能撫治其益同心宣力繼爾前人之志厥後俱陞為宣慰使先是安定等處宣撫使向思明遣酋長硬徹律等以元所授宣勅印章來獻

皇運內紀前卷之十

十四

上命思明及弟思勝俱為宣撫使又以向大旺為懷德宣撫使潘仲玉為楠木統軍元帥向顯祖為算坪統軍元帥向志明唐漢明及硬徹律俱為長官乙巳春正月容美宣撫田光寶以元所授宣勅印章來獻

上命田光寶為容美宣撫使田昇玉為鎮南宣撫使田光俊為太平安撫使田思勝為大屯元帥楊妙興為守鎮元帥墨色什用為荒溪宣撫使

洪武四年施南土官覃世隆等以元所授宣勅印章來獻

上命以覃大勝為宣撫使是歲置靖州軍民指揮司以唐光琦張漢傑為安撫司同知二十三年覃大勝復叛遣藍玉討平之厥後辰州蠻叛上諭指揮楊仲名曰兵以恤民為重伐暴當先三苗無道負險重山既不同於人事甚不奉於天時自古帝王多撫而不能遷化以致累世為良民害今命爾相機進取以消民艱爾其深制人之韜以稱朕意

皇運內紀前卷之十

十五

史南曰嘗讀虞書舜禪位于禹以有苗弗率為說而其命皋陶亦以蠻夷猾夏為言夫數聖人者繼天立極開物成務何倦倦以有苗蠻夷為言蓋其不謨洪烈所被者遠而所慮者深矣我皇祖淵猷廣運聖武懋昭光昭日域輝聯月窟澤溉丹垠威孚玄漠罔弗來庭而於湖湘卧榻之側乃設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及諸宣撫安撫長官司南接貴竹西聯酉陽仍其故俗官其舊酋觀宸諭諸將仁義並行生肅胥至仰知聖神之見與舜禹符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以近時蜡

爾山苗觀之奚勞一旅之力殆禁令未申法典浸弛有謀國之責者其亦深長思乎

洪武元年夏四月辛丑我

太祖高皇帝卻蘄州進簾

上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所進竹簾固為用物但無命來獻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勞民傷財自茲始矣卻之仍命四方非朝廷所需者毋妄獻先是守臣以陳友諒鏤金牀進

上命毀之曰此與孟鼎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

皇運內紀前

卷之一

十六

若此其餘可知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陳氏所為敗亡也

上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以厭衆心况窮天下之技巧以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史南曰召公作旅獒以戒武王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及成王述周官以戒卿士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夫武王創業之君而於召公之戒不敢狎侮成王守成之主

而於周公之典恒敷訓迪是故傳世三十歷年八百有道之長良有以也我

皇祖於湖湘既平一見友諒鏤金牀即慨其驕侈之獲邦於蘄州貢簾則又申儆于耳目之娛夫人主以天下為度一事弗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弗慎或以致千百年之患故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言圖其幾之難也又曰君子所其無逸言居其敬之難也是故勅天命而時幾大王道而居敬此天王之所以保天下也或有問曰子之紀也先

皇運內紀前

卷之一

十七

皇祖而後神農內

列聖而外光武何居史南曰孔子不云乎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今用之吾從周至作春秋則稱王于天以尊之而其稱魯也則書我以内之者何王者至大而無外是故于其文獻也貴覈實而有徵聖人至公而無私是故于其書法也尚體要而不誣楚自芊熊以來簾路藍縷猶有蠻裔之遺風迄胡元入主中夏人類其禽獸矣

皇祖率虎旅于江漢洗濯腥羶取龜而衣冠之功

高千古視神農粒食生民若有符焉自三代以降沿訛襲舛殊無禮樂之熙治暨群雄僭竊南土人文其焚猪矣

今上乘龍飛于翼軫貫日月而光華之德冠百王視光武中興炎祚殆有加焉神農產于厲山往牒洪荒遐哉烈矣文獻不足徵也光武起自舂陵弘紹丕圖懋哉勲矣王道猶未純也是故先

皇祖者孔子從周之義也內列聖者孔子尊天王之典也

先聖

皇運內紀前

卷之一

十八

後聖其揆一而已矣書有之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詩有之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請以是為

皇祖頌竊嘗駁奔

太廟上禋頌贊曰於皇

皇祖高明配天風霆流形日星昭懸於皇

皇祖博厚配地山嶽薦珍河海貢瑞貞元會合景運

弘昌虎變颺烈虬騰雲翔繁昔群胡公麼閭位

皇奮厥武禽蒐草雞繁昔群胡公麼閭位

皇整其旅鋒翊斧塘元愍既平大業斯建八極穹清

九坂壤奠宅中圖大稽古創儀爰兆丘澤爰舉壇壝內廷外朝立綱陳紀慎察幾微憂勤治理武綜五樞文敷六曹諸司庶府登俊拔髦九州樹牧萬國來賓用夏變夷遵義懷仁東曜咸池西暉昧谷南究丹垠北罄玄喟聲教漸被勲華顯融無遠弗届無幽弗同乾符荐臻坤寶丕應協氣致祥休徵集慶

帝德廣運兼總百王

聖子

神孫揚烈觀光惟

皇運內紀前

卷之一

十九

皇濬哲繩厥

祖武肇新都宮門堂寢廡山梁藻梲疏屏貴墉丹牖

聖聖實校斲簪禮備上儀樂諧元律器蠲敦彝

舞綴旄戚裸鬯明禋蕭鄉夙升於皇

皇祖赫其有臨

洪武三年

太祖高皇帝命祀南嶽有曰衡之為嶽磅礴中國之

南崇穹靈秀形勢巍然古帝王若天時察地利

以安生民故祀之於敬則誠於禮則宜自唐始

加封號歷代相因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

民塗炭于起布衣承

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祐削平暴亂正位稱尊奉

天地享鬼神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

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詳之再三畏不敢效

盖神與穹壤同始靈鎮南方不知歲月幾何神

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必受命于

上天后土為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

南嶽衡山名其依時祀神惟神鑒之

永樂十六年

成祖文皇帝御製太嶽太和山碑文曰盖聞大而無

皇運內紀前

卷之一

二十

高

迹之謂聖妙不可測之謂神是故行乎天地統

乎陰陽出有入無恍惚翕張驟日馭月鼓風駕

霆倏而為雨忽而為雲禦災捍患驅沴致祥調

運四時橐籥萬彙陶鑄群品以成化工者若北

極之神是已神本天一之化生而神靈聰以知

遠明以察微潛心會道志契太虛茲山舊名太

和謂非玄武不足以當之故名曰武當蟠踞八

百餘里列七十二峰三十六巖之奇峭二十四

澗之幽邃峰之最高曰天柱境之最勝曰紫霄

南岩上出游氛下臨絕壑跨洞天之清虛凌福

地之深窅紫霄南岩皆有宮又自南岩北下三

十里有五龍宮又四十里抵山趾有真慶宮元

末悉燬于兵燹荆榛瓦礫廢而不舉夫故我

國家

皇考太祖高皇帝以一旅定天下神陰翊顯佑靈明

赫奕肆朕起義兵靖內難神輔相左右風行霆

擊其蹟甚著暨即位之初茂錫景貺益加炫耀

嘉生駢臻灼有異徵朕夙夜祗念罔以報神之

休肅命臣工即五龍之東數十里建玉虛宮天

柱之嶺冶銅為殿飾以金泥範神之像享祀無

皇運內紀前

卷之一

二十一

極上以殷薦

皇考妣在天之靈下以為海內臣庶迓休祉也已

史南曰禮有天下者祭百神凡山川丘陵出雲

雨見怪物能禦大災捍大患者則祀之是故舜

之巡狩也省方觀岳考禮輯瑞而帝績用熙武

王之巡狩也隨山騶虞震疊式序而王功時邁

盖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聖人所以通幽明

之故贊化育之神者淵乎其微矣

高皇釐海嶽之跡以秩彛典即舜之禋于六宗偏于

羣神遺意也

成祖崇太和之祀以報昊極即武王之既右烈祖亦
右文母遺意也視夫封禪泰山金泥玉檢登眺
嵩嶽祈神祠僊者不侔矣或者又曰衡嶽之祀
古禮也泰和何居曰予聞之故老云泰和自陝
之漢中蜀之重夔山勢蜿蜒聚于鄖西楚子所
為封鄖公者以其地重故也且南支為荆北支
為襄荆襄古用武之地也天下無事則琳宮瓊
宇祝釐錫羨海內多故則幽人貞士燭微慎防
茲則

成祖詒謀燕翼之微意也是故徵諸

皇運內紀前

卷之一

十三

高皇朝天宮夢游之說其然乎其然乎

天順四年

英宗皇帝御製峴山漢水賦賜襄憲王以其有奉迎

六飛恢復

九宸諸疏故嘉賞焉峴山賦曰

繁昔闢混沌開鴻濛塊然於下者為后土穹然
於上者為太空而其查滓融結或汙或隆有盤
礴而培塿有蔓衍而從龍斯其名山大川所以
遍吾九有叢吾八荒也乃若方城之陽漢水之
將有峴山兮屹立亘數里兮蒼蒼其嵯峨巖巖

雖不足壓乎天下而規模形勝爰有以冠乎湖
襄彼其萃然於東如蛟螭之吻螺者非百丈乎
吼然於西如虎豹之嚙呢者非萬山乎前峙白
馬騰驤起伏儼乎振鬣而矜鞍也左屹鳳嶺翻
翻軒翥宛乎錦綸而雲翰也之數山也森羅其
左右拱揖其前後莫不濺濺乎爭奇轟轟乎獻
秀斯乃漢沔之紀綱群山之領袖也觀夫神龍
變化飛騰九重山出雲兮獵獵紛斐疊兮相從
于焉雨下土清幘幘百穀勃兮翼翼衆卉鬱兮
茸茸莫匪茲山之功若其扶輿之所毓蜿蜒之

皇運內紀前

卷之一

十三

所鍾有梗楠兮杞梓與古栢兮長松時乎明堂
之建清廟之營于焉陸采厥用以充或為璇題
兮納旭或為隆棟兮倚空豈徒形勝之可託而
其澤民利國亦有被於無窮予有感於是山爾
矣方其洪水滔天四海茫然莫之者古神禹也
及其戎夷亂華赤子龍蛇定之者朕
皇祖也茲被冕而裳垂旒而王國於茲山之陽者予
叔父也微神禹奠於前兮夫孰能啟爾宇也微
祖宗定於後兮又安得有斯土也於乎噫嘻乃若萬
鳥騰音千華獻妍紅紫爛兮盈眸笙歌 兮盈

耳乃若霜染千林雪封萬壑炫錦繡兮如畫堆
瑤瑤兮若削景物逋四時而可嘉兮享其樂者
思以保其樂食其功者思以報其功大哉神禹
皇皇

祖宗真茲峴山德盛功崇億千萬載奚其可忘惟厥
德之不爽乃無忝於所封庶同休兮媲美與茲
山兮無窮乃歌曰於皇

祖宗混八方兮裂土而封命同姓兮維予叔父王于

襄兮襄多山川甲諸邦兮有魏者峴特爾望兮

惟彼峴山禹所荒兮垂千萬年歸我

皇運內紀南

卷之一

五

祖宗不可以爽兮惟澤日茂惟德日章燁有光兮保

茲峴山樂無央兮子孫孫子永無疆兮

漢水賦曰

惟湖襄之為國也西控梁蜀南包臨沮據吳會
之上流壓平楚之千里古昔踞之為金城而亦
擬之以天府考形勝於四方兮蓋鮮同乎斯土
乃若滔滔浮浮循城而下源晶嶽其無涯派漣
漫其莫禦是名之曰漢水寔以壯湖襄於千古
朕嘗觀之矣彼巍巍嶓冢屹立金天儲積潦於
四時滴萬斛之淵泉山靈晝呵鬼斧夜劈摧列

岫之噴岌撼半空之霹靂非漢水之發源者乎
若乃闢如虎哮駛若牛奔噴日薄月排乾指坤
由小別而大別浩渺渺兮無垠非漢水之流派
者乎夫其源發嶓冢派衍大別泓渚淦深冲融
濊悉故其亘百里兮逶迤洞無底兮不竭固難
航之以一葦兮亦不可方之以一筏也當其烟
開霧霽天朗氣清微風不作纖波不興斯時則
如練斯淨如掌斯平湛遙空兮一色恍同鏡兮
偕珍及乎長風駕濤陰雲四塞忽洶湧兮澎湃
擁銀闕兮千尺時則鼉鼉出沒蛟龍掀舞觀之
者神驚即之者魄悸是蓋所潛者深所來者遠
其陰晴變態歎不可以測觀也粵予又聞其槩
矣其越香巴錦萬艦千艘帆斯騫舉櫓斯吶
羗醺酒兮臨風乞靈佑兮江侯富商巨賈壯去
而南游者也若夫紛凝笳亂疊鼓駐畫鷁兮危
檣續焚焚兮上下放棹歌兮中流念王事兮靡
盥蒞官奉使而往來於斯者也又若戴雨笠披
風簑森萬葉之輕舟凌千頃之烟波市魚沽酒
並艇而歌或呼而鳴舞而婆婆是又釣侶之
業乎竿綸而樂乎釣者也若其士女之遊遨

皇運內紀南

卷之一

五

臨居之鱗比朝暮之奇觀四時之佳致欲更端以鋪張慨緒言之莫既吁嗟漢江寔南國之紀也非彼有德曷能王於斯土也作邦作對是宜予叔父也惟彼漢水有安其流惟予叔父其心休休惟彼漢水百折朝宗惟予叔父其心與同惟彼漢水其大有容惟予叔父湖海溶溶惟彼漢水奠此南邦惟予叔父休有烈光願萬壽兮無期永奠安乎斯所因泐筆而成章爰寓予之衷素乃歌曰漢江滔滔出嶓冢兮偉茲巨浸壯南邦兮萬有千里流無窮兮逶逶迤迤志必東

兮於戲漢水殆與天地同始終兮

史南曰粵稽諸古若大舜卿雲之歌文王鳳鳥之詩泰和氤氲溢于帝藻至治馨香暢于皇猷穆其天地之協氣已乎逮于漢祖大風之詞霸心猶在唐宗興慶之詠王跡斯微虞周之盛不可及已惟我

皇祖親撰鍾山之賦及閱江諸詩

英廟載製峴山之賦及漢水諸詠直可追軼虞休上姬姬美故曰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不愛情此大順之極也豈漢唐諸君所可企而及哉

弘治七年

睿宗獻皇帝受封之國延覽

興都有陽春臺歸鳥猶存漢江環繞乃作陽春漢

江二賦

陽春臺賦曰赫

皇祖之貽謀兮樹磐石之長策累大造之德基兮蕃螽斯之蟄蟄咸明顯以康又兮通世王之相襲匪軌度之式遵兮曷山川之國邑予仰

祖考之不烈兮膺金冊其輝煌受赤社之介封兮宅楚壤以恢疆聿司空之告成兮秉玉節而辭

皇運內紀前卷之一

二十七

天王浮大江以戾止兮撫形勢而鎮定乎一方曼賢哲之多遺址兮偉陽春臺之佳麗嗟郢客之歌陽春兮曲窈渺其誰繼雖伊人之不作兮豈無來者之風致觀斯臺之凌跨宇內兮萃群秀其無際近日月之耿光兮延照臨以開霽煥雲霞之精采兮燁錦綺之相綴獻峰巒於天外兮翠盤疊如群髻朝漢水於沃間兮奏萬里而迢遞舟木林林而蒨蔚兮排簷簷與松桂馴鳥獸以翔鳴兮曷禁弋人之媒翳慨崇臺物色之舒變兮振古初以迄今紛智愚之異趨兮香不知其

何心載遭讒賊而弗已兮欲回君意而自沉或
賦神女而匪誕兮欺規君於荒淫或奔吳報楚
而慘及黃壚兮寧忠貞以盡瘁或倚秦牆而乞
師兮竟免宗國於顛蹶或強諫懼兵兮挫齊威
之矜伐要之霸不足以恃兮純王道斯無闕混
王霸之莫辨兮問誠偽之不容髮併是非於烟
銷兮惟臺之存臺鎮古今之奇勝兮何人事之
足云惟國之有臺兮觀察氛祲而茲臺之遺兮
恐盤游而莫禁匪

朝廷之所封兮予亦何得而有之凜

皇運內紀前

卷之一

二十八

七

皇訓之可畏兮寅夙夜以守之侈姑蘇之彈力兮荒
麋鹿之可悲慨章華之集怨兮攘衆心之悉離
止九層之危兮嘉晉靈之納諫貯銅雀之歌舞
兮惜曹瞞之傾漢竊獨以自鑒兮慄惴惴其匪
康慎刑德之協中兮敢違汨乎天常泯怨誹之
不作兮惠人心於矯擗屏宵人而弗邇兮親方
正之與賢良懲臺榭之蕩心兮息庸廢而講虞
唐奏南風之絃兮賡陽春以超軼歌湛露之章
兮感

廣澤以怡悅思對揚之莫既兮罄予心之惓惓勉

保障之無怠兮庶幾慰

九重之恩憐輦

皇圖於不拔兮屹如山石之不震焉流

天潢之滾滾兮光

玉牒之綿綿匹

皇休于億千萬載兮豈直一臺之可傳諱曰

皇恩霽霽享封國兮臺觀奇麗樂無極兮盤游弗制

基禍慝兮居今鑒古勉輔翊兮恪度殫心酬

聖德兮

漢江賦曰

皇運內紀前

卷之一

二十九

七

沕妙有之肇播兮闢天地于崇卑貫山岳之血
脉兮距濮澣而派茲殷廣漢之浣演兮混靈源
于嶓冢穴礪谷之縈紆兮滄洪流而洶湧削萬
里而直下兮曷沙磧之能壅邇天靈之奕葉兮
浩瀕洞其惕悚森地軸之浸涵兮咨民居之匪
康糾龍蛇于萬壑兮毒吞噬而巢窟其彷徨帝
命禹作司空兮慨絲績以遏懷襄殫神思之集
勞兮信決導之有方忘呱子而懲入門兮卒告
功于平成屏塵氛與災燁兮洽文命于八紘貽
兆世之巨利兮薦明德之芳馨悵至聖之浸遠

兮通交商之休明何幸受之汨常兮染指淫于
斯邦艷游冶之靡麗兮滌新化于文王紛淑慝
之積習兮夫豈漢水之所漸濡淪元氣之精華
兮協氤氲而敷腴挺人物之瓌奇兮鬱隱顯而
異需孕吉甫之文武兮順履霜之孝子淬德公
之峻操兮藻永鑑之雅士表向寵之淑均兮烈
習珍之英偉老東之相才兮壯柳渾之書生
憐子美之忠愛兮著浩然之幽貞喟張問之拒
新法兮矯孟珙之衄金師歆叔敖之政教兮諤
季良之諫隨毅連萬夫之罵賊兮瘁庭芝之勤

皇運內紀前

卷之一

三十一

王艾漢陰叟之戒機心兮炳文考之圖靈光嗟
人傑之降生兮固長川之所經緯彼鱗羽之蕃
息兮亦餘潤之分美背負龜鼈之屬鱗兮目比
鰈鮓而不相離鬣鼓鯢鯨之騰簸兮翼飛鯉羸
于池銳蛇尾之鯉鱗兮森鶴羽之靈翹曳六足
之鯢鮓兮戴八極之神鰲文屋瓦之蚶兮聲嬰
兒之歸轉車輪之鰲兮覆金鈿之魼魼魴鰈
鱣之瑣碎兮咸亭育而無遺嗟生生之不窮兮
復飛動之繁滋匹嚶渚之睢鳩兮群在淙之鳬
鷺唼來賓之鴻鴈兮踈淒清之鷗鷯介戢翼之

鴛鴦兮下振振之鴛委胎化之仙禽兮炫赫鳴
之鶯澤虞長鳴而不去兮象主中之官雖鵠之
行且搖兮况兄弟之急難鴛一足而馱三目兮
又有兩首之鸚鵡似魚而鸚似鷄兮鷺入水而
為蛤水狗驛馬厥類孔多兮石蛙神蟾紛其含
和或湊集于淺瀨兮或浮泳于滄波或啄攫于
稻梁兮或容與于荇莎漾江籬之旖旎兮馥汀
蘭之葳蕤羗盈鵲車之披披兮曾不與蓀葍而
因依揭葭莢之長洲兮濯脩篲以千陂蔭荷芙
之萬頃兮錯包茅而貢之匪直物產之富盛兮

皇運內紀前

卷之一

三十一

詎識乎玄德之靈長出漢中之百折兮經鄖國
之惟陽導均豐而抱襄郢兮領潛沔而縈帶乎
滄浪沃蒸淖淖于夢澤兮瀉大別而東馳于扶
桑滅雲濤以颶颶兮盪日星于無極之墟瀏瀏
測而絀罔滲漏兮迴不知夫尾閭蕩瀏測以自
潔兮入百谷之潢潦而不辭洶湧澎湃以奔放
兮導咸池而東之形委蛇以跨南北兮宛若白
虹之赫曦時澎湃而撞崖壁兮突如鐵騎之攘
搶終安帖而靜虛兮雖包荒而弗容乎翹翹唯
虬龍之蟠驤兮韜珎產之陸離秘靈祇之幽踪

兮吐雲雨而渺瀰升一元于太虛兮襲往來之
不息亮天地而利民物兮伊誰之績躬八年之
脩厥躬曰崇伯子之力欣戴永永兮曷其敢斂

肆

皇明之剖符兮奄茫茫之禹蹟沛汪惠之旁洽兮暨
祝融之宅肅藩岳之修貢兮敢隳厥職廼歌曰
紀南條兮漢之浮禹所治兮安若流民世世兮
奠室疇爰宅茲兮亦何求王家其乂兮

皇德是酬

史南曰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言文王性與

皇運同紀前

卷之一

三十二

天合故其精華上煥乎天文而象緯之森列也
又曰金玉其相追琢其章言文王道為人極故
其成章中賁乎人文而金玉之純粹也是故
睿宗春臺之賦文昭于三光矣漢江之賦文偉乎四
瀆矣合三才而一之會萬象而融之文王既浚
文不在茲乎

楚紀卷之一

楚紀卷之二

皇賜進士經筵日講同修國史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廖壽豐撰

惟

天眷德惟

聖憲天體元出震宅中象乾德超三五治統億千肇

正彛典載升

禋玄

郊兆崇祀

廟域孔虔靈承三極澤溉八埏臣拜稽首

皇運內紀後

卷之三

天子萬年撰

皇運內紀後篇

今上皇帝

憲宗純皇帝孫也

純皇帝第二子曰

睿宗獻皇帝以弘治七年受封于

興邸正德二年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野秋八月

辛巳

今上誕生乾符顯錫坤珍幽協嶽祇貢祉川若孕祥

上生而

聖神文武真天子之表也正德十六年三月丙辰

武宗毅皇帝遺詔曰朕紹承

祖宗丕業十有七年矣深惟有孤

先帝付託惟在繼統得人

宗社生民有賴

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

興獻王長子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遵奉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

宗廟請于

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武群臣合謀同詞即日遣官

皇運內紀後

卷之三

二

迎取來京嗣

皇帝位四月壬午

上辭

睿宗獻皇帝陵癸未

上發興邸甲午

上至京師

御文華殿文武百官英國公臣張崙等上

箋勸進其一箋曰

大德受命繼統得人奉

皇明祖訓之文稽兄終弟及之典佑啟

聖人傳授神器敬惟

聰明天縱

仁孝性成以

憲宗皇帝之孫繼

孝宗皇帝之統

九廟不可乏饗

萬幾不可暫虛雖在諒闇之中當以繼述為大其二

箋曰

大行皇帝承桃踐祚奉

天臨民雖在戎馬不暇之時已有

皇運內紀後

卷之三

三

天位當傳之語暨馮

王几而揚永命遂挈

神器以授

聖人敬惟

天表清明

聖心仁孝勿事南向西向之再讓深惟一日二日之

萬幾其三箋曰

人君之大寶曰位

上天之曆數在躬敬惟

日表殊資

天潢近派物方快觀

天有攸從顧哀痛之孔殷豈繼承之可緩伏望仰遵祖訓俯順群情

上覽已是日正午靈雨倏霽瑞旭麗空

上登極詔曰朕承

皇天眷命賴

列聖洪休奉

皇兄大行皇帝遺詔屬以倫序入奉

宗桃祇告

天地

皇運內紀後

卷之十

四

宗廟

杜稷即位深思付託之重實切兢業之懷率由

舊章敬承

先志自惟涼德尚在中年尚賴親賢共圖新治其以

明年為嘉靖元年時史臣道南待對于

大廷謹撰

聖主履元頌其詞曰

天以我

明大昭峻德克受玄符百五十餘年來精華之氣益

于亭毒馨香之治達諸神明無內外無遠邇惟

享惟王罔敢越厥志廼丁卯歲汴守臣秦黃河

清夫河源于星宿經崑崙崙崙龍門播中原而放

諸歸墟奄息儼忽電奔霆競鯨鯨虛鰭吸罔可紀

極聞諸長老言里社鳴黃河清

聖人生而况赤龍肇唐玄鳥生商者乎廼庚辰春大

史奏五色雲見翼軫夫翼軫楚分也雲三色為

霽五為卿惘乎瑤光之軫煥乎華蓋之祥而夫

白氈黃珥青珞璫璫舉遁而莫呈維時我

皇上育德藩宮升聞凝極靈光灝景鬱結而葱菁雖

芒碭之文白水之兆不是踰焉廼今辛巳木星

皇運內紀後

卷之十

五

守尾紫氣在翼夫尾箕司燕木星所舍德福攸

嘉我

皇上御天鴻寶綏猷錫福澍雨先降洗新寰宇都人

父老兒童垂白帶髮惟聲動三輔邇邇日麗中

天纖羅悉屏文穆武肅胥飭胥勵咸圖新化殷

宗恭默以典學周宣側修以敷政於是乎有俶

矣夫人情乃聖人之田賢才維國家之幹自茲

以往恤民而仁母或康寧育賢而禮母或狎侮

刻奸而義母或逸豫炳幾而智母或煩苛則海

不揚波河清有孚矣太采朝日祖識地德少采

夕月糾虔天刑宣序考政無豐蔀之憂納諫虛
懷繼離光之象則翠蕤彤葆斐疊布護慶雲之
祥不其有徵哉節慎以涵順貞正凝以主鼎器
果行以濬山泉勅法以合電章崇德殷薦辨分
定志以體豫舊以防履險昭德塞違茂時育物
以象地出以類天行則木德紫氣會合無間億
萬載無疆之休端在茲矣頌曰於皇

玄渾眷祐我

明渟渟沈沈郁郁氤氲

高皇創造以肇厥生高明博厚浩汭無垠迺篤困窮

皇運內紀後

卷五

六

迺蒐宅俊迺奠金甌八紘底定無遠弗庭無幽
弗靖弘文闕武萬邦惟慶

成祖應圖作坎之陽慎徽人紀克振乾綱六典既昭

九經用彰揚厥大烈以宣耿光

列聖相承赫赫業業蟲舍蜚蜾獸亡獮狝仁政斯洽

鴻威聿赫器車時見濬徵長發傳至

孝宗克寬克仁昧爽夕惕德純粹精虎觀鸞臺外朝

內廷親儒問道雨夕風晨

聖心憂勤固游固逸詢及民瘼吁嗟嘆息庶官惟和

萬民攸暨改行喙息恩濡惠溢

太弟惟睿玉牒天潢

廟謨渙啓殿我楚邦陽春賦咏遂及漢江

睿藻瓊葩照耀衡湘誕

聖昌辰歲在丁卯黃河再清天啓徵兆鳳質龍章

聖人之表五星聚室百神幽葆二三勳輔贊調化工

旋乾轉坤受命

宸宮訏謨內定泰豫亨豐咸歸

帝力豈貪天功黃道經離翠華出震金牀雲繞彤題

日映下履玉軸上凝

玄命恭默思道虛中主靜紫泥詔下如絲如綸臣民

皇運內紀後

卷五

七

忻忻肺腑生春繁昔匪彛黃靈晝昏培克在位
竊柄殃民不圖今日獲覩

中興願祝聖人欽綿

景運首開

經筵鴻儒入覲明德時新古訓日進湛然洞然

皇極允正迺敷五福用錫厥民牖愚而哲迺漓而淳

川泳雲翔山毛澤鱗協氣旁通圓我太平薰風

來只白日昭只化絃更張於穆熙只

文思安安惟其敬只小臣作頌庶庸鑒只

嘉靖六年正月庚子

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臣費宏臣楊一清臣石琚臣
賈誼暨編脩臣孫承恩臣道南臣王用賓臣張
治

面諭曰大禮書未備特命卿等纂修傳之萬世卿等
其欽承之

勅曰朕惟國家以綱常為治大孝以尊親為本大
綱不正萬目何由而張立愛惟親乃可達諸四
海朕恭承

天命遵我

太祖高皇帝兄終弟及之文入承

皇運內紀後

卷之十

八

大統亦惟我

皇考

聖母之教之澤以至於茲深懷罔極之恩詔議

尊崇之典奈何禮官失考輒引前代為人後之說聚

訟三年橫議蠱起亂我名實壞我綱常天經地

義幾于盡廢茲馬倫紀以明名實相稱

位號既正

廟祀告成尊尊親親各得其當無復遺憾矣領茲

盛典乃萬世綱常所繫當有全書以垂示無極卿
等其尚殫心協力研精覃思本諸聖賢之道信

諸

祖宗之法酌正論闢邪說扶天常立人極以昭

一代不刊之典以稱朕崇

先裕後之意臣宏臣一清臣琚等受

命總裁及臣承恩臣道南臣用賓臣治等纂修越明

年夏五月

明倫大典成

上嘉悅命禮部刊布天下

臣一清率諸臣承恩等上表伏以

聖人在天子之位作禮樂以化民惟

皇運內紀後

卷之十

九

皇建民極之衷本綱常以為治蓋道莫大乎宗本而

政必始於正名自有天地以來

父父子子凡為日月所照

尊尊親親况夫曆數在躬之

君又非大夫以下之比大人世及而不易君子會通

而能行自夏歷殷歷周統緒正而彛倫明由漢

至唐至宋議論多而道德隱魏詔起于偏安之

際濮議鼓于聚訟之餘事拂經常言非定論究

其流弊之滋蔓皆緣析禮之弗精人可違天不

可違理既順勢亦自順不圖

今日之盛獲觀大道為公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晉明出地

離照當天商湯肇修人紀以至千有萬邦虞舜察

於人倫而為法於天下操

三重以撫世議禮制度考文東

一德以宅尊敬

天勤民法

祖當

六龍時乘之運正五星聚室之期恭握

璽符光臨

璿極遵

太祖兄終弟及之訓承

憲廟子燕孫貽之謀天與之人歸之四方丕應而後

志遠有望近無數萬姓蹈舞以謳歌念

嚴慈垂罔極之恩

詔臣下議尊崇之典慨群工之迷復執為後之彌文

一傳衆咻牢不可破以非為是紛然同辭賴天

理之未亡幸忠言之屢入人紀將蒙而復振

廟謨獨斷而告成

詔定於三頒直洗末世之陋習禮求夫一定事崇昭

代之

嘉猷本諸身徵之庶歲而皆從考於前俟諸

後聖而無惑紹

武宗十有六年之紀而

兄弟之義盡復

獻帝十有五年之嗣而

父子之恩完人倫於是乎大明民德翕然其歸厚

都宮有奕

太廟與

世廟相輝祀事孔明

大禮與大樂並作既而

聖心中啟

睿思遠圖以人道之大經雖明於今日而人心之迷

惑恐誤夫後來爰修

大禮之全書昭示

明倫之大典

綸音兩降編摩用言禮之臣

御札時頒筆削求至當之論蓋事必稽其實而文必

稱其情日繫月繫年綱有條而不紊也

經載道理無微而不宣五典惇叙出於天本天道以明人事衆言淆亂折諸聖執聖經以破羣疑約文敷義而旨趣自明據事直書而正邪莫掩凡係綱常之要領隨加論斷以判評一展卷而數百人之得失昭然不逾年而千百載之典章具矣仰藉

神謨之廣運兼承

睿藻以發揮有血氣莫不尊親懷仁義以利

君父昔唐禮創于房玄齡之輩祇名曰開元暨宋禮

成于劉溫叟之儔亦惟曰開寶率沿縣絕之舊

皇運內紀後

卷之三

十二

未免文豕之訛豈若揭

大典以叙大倫用以伸正氣而明正道屬

致中致和之應彰

大順大化之符

天地山川發祥諸福畢至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

臣等謬以職業之關濫叨纂述之任粵自丁亥

春王之月訖于戊子夏正之辰才華有愧於三

長意見粗勤於一得仰徹

重瞳之覽俯垂率土之觀伏願

皇上弘包含徧覆之仁取其善不錄其過

擴藏垢匿瑕之量舍其舊俾圖其新老老長長而恤孤推絜矩以平天下親親仁民而愛物廣至德以綏萬方

日重華月重輪並耀

前星之慶

嶽重輝海重潤丕承

上帝之休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上表

進以

皇運內紀後

卷之三

十三

聞

嘉靖七年十月庚申

上親製

顯陵碑文

文曰我

皇考恭穆獻皇帝乃我

太祖高皇帝玄孫

憲宗純皇帝次子

孝宗敬皇帝長弟

武宗毅皇帝之叔父也以成化丙申降誕母乃

憲廟孝惠皇太后邵氏也蚤膺

憲祖之命出閣授學經書默契道理貫通暨受

孝伯考之命以金冊封王國號曰興出就湖廣安陸

州為國都錫以恩賚倍於他藩我

皇考恩紀詩記之詳矣惟我

皇考以宗室之親近親之長昔承

憲祖之嚴訓並奉

孝伯考之嘉謨恪守

祖訓治隆一國敬慎而明修國祀社稷山川罔不鑒

歆忠謹而臣事

皇運內紀後

卷之十一

十四

兩朝

孝廟

皇兄屢加褒獎誠孝以致於

親迎養之辭已著於遺治之疏寬仁以撫其下士夫

百姓每形於稱頌之詞至於謹水旱之災軫國

民之苦修身齊家而明德睦族之道循次先行

講學窮理而樂善好古之心惟日不足燕居清

暇游心詩書凡天時人事古今事變之迹皆欲

考其淵微究其旨趣此舍春堂詩所由作也及

愛育朕躬撫教眇質若訓以國政則曰堅遵

訓恪守吾行訓以進學則曰求道親賢勉體吾志

又至於口授詩書手教作字有非筆墨間所能

述者矣方當日聽嚴訓膝下承歡忽爾

皇天降割於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辰時上賓朕

以孩童孤昧之年上奉

聖母日惟號泣苦痛五內摧傷隨遣使聞于

聖兄蒙恩賜以嘉謚命武職重臣以主祭弔又命文

臣一人以掌禮儀及賜勅命朕暫理府事朕乃

告于國社國稷等神請于

聖母謀於士民擇境內之松林山以為

皇運內紀後

卷之十一

十五

陵墓之所即奏于

皇兄越九月餘式惟明年三月發引朕親奉

靈輿安厝於此又越一年我

皇兄龍御上昇遺詔遵我

太祖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下命朕入承大統當是

之時即命禮官議處應行稱號等項事宜乃泥

古美文援據非禮欺朕冲年幾於倫叙失序治

理茫然荷

皇天垂鑒

祖宗祐故於嘉靖三等年上尊號曰

恭穆獻皇帝陵曰

顯陵遣官以奉其祀經營設置一如

祖宗之制今思若不刻以金石曷以昭示後人也用

是稽首敬述復繫之以詩曰惟我

皇考德配于

天聖功昭赫

睿德敷宣親賢爲善仁孝罔遷宜享

茂祉以壽絲絲忽爾不豫

親輿上旋痛哉哀哉慕戀奉奉十方童昧晨夕震顛

勉統乃事孤子誰憐上荷

皇運中紀後

卷之

十六

聖母愛護生全卜求吉兆豐土深淵官占既協松林

之顛

神宮固密扶輿徃焉奉安玄室悲號伏前暨予紹統

追思曷眠薦名

顯陵設官衛環紆我至情以報

昊天願析昭鑒永奠萬年嗚呼微哀痛徹九泉

史南曰昔者周人之稱后稷也有曰思文后稷

克配彼天其稱文王也有曰文王在上於昭于

天夫稱配乎天者言其德業之盛也稱昭乎天

者言其德輝之著也是故德業盛而上配乎天

斯粒我烝民而立極德輝著而上昭乎天斯

開厥後而立命爾矣我

皇祖御製

英陵碑文備述創業之艱德業盛矣我

皇上御製

顯陵碑文丕揚繼述之大德輝著矣德業之盛與

天地相爲悠久德輝之著與

日月相爲昭明故曰休矣

皇考以保明其身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其是之

謂乎

皇運中紀後

卷之

十七

嘉靖八年七月

上親製

尊謚記文

文曰朕聞天子之孝以尊親爲大而尊親之大又

無過於顯稱也朕宗支藩服以倫序承

天明命應

太祖兄終弟及之訓奉

皇兄遺詔入續洪圖是皆賴

天地大造

祖宗餘蔭我

皇考

聖母慶澤所鍾故衍及于冲人獲登大位自即位之始首命廷臣集議

稱號等項一則引宋濮園懿王之事二借程氏之臆說三用曹魏之私詔厥後議奏不知凡幾所牽

天監在上陰隲斯倫今年夏五月朕思

皇考稱號未當乃謀及師保輔導之臣會

大典告成之日是為六月一日輔臣連僉以對宜加

稱號以盡孝思遂勅禮部議應行事宜朕親定

尊謚曰恭睿者言溫恭睿聖之意曰淵仁者言深沉

皇運內紀後

卷之五

十八

流慶之意曰寬穆者言溥大肅肅之意曰純聖

者言純一通明之意又

獻之一字為聰明睿智之稱況

先廟之所錫夫純一二字亦我

皇考之嘗自號者也卜七月初十日吉時遣官祗告

于

天地

宗廟

杜稷朕親奉

玉冊王寶率文武群臣躬詣

世廟加上

皇考尊謚曰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嗚呼我

皇考睿功聖德巍巍乎蕩蕩乎無可得而形容之也

豈言詞所能盡但人子一念孝思出自衷情庶

幾伸予追慕之誠耳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用是復刻諸貞珉藏

陵殿之隙地以示後人是為記厥後恭上

皇天泰號暨

皇祖徽號載上

皇運內紀後

卷之五

十九

尊謚曰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

獻皇帝

史南曰孟軻有言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

養養之至也舜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者魏巍乎不可及已

皇上追慕

至恩弗獲以天下養而又追崇

至德乃率天下以尊之

筆章飛灑煥乎若揭台斗而麗天

宸澤委流沛然若決江河而行地誠有孚于舜孝爾
矣詩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禮有之仁人之
事親也如事天其事天也如事親此之謂也
上親製

皇考恩紀詩集序曰朕

皇考恭穆獻皇帝所著有恩紀詩集乃弘治甲寅受
命分封之國感

皇伯考孝宗皇帝賜予之恩而紀之者也詩凡七卷

其目有四自輦轂恩榮而下凡途間之興國務
之餘至于書堂雜詠續騷吟諸作雖所指不同
皇運內紀後 卷之十

然皆主於

聖上之數恩彰王國之殊遇以識無忘焉爾有含春
堂稿則未之國時在大內西館及出府所作分
類立題隨題敘事因事成章僅百三十餘首而
天文節候之大人物宮室死固之繁禮樂名物
經史文章之與大畧具焉輔導之臣既彙而刻
之

皇考亦各序其端跋其後簡矣朕入嗣

大統嘗恭取而莊誦之見其寫與刻俱不甚精恐無
以昭示不朽乃命侍臣繕寫重刻之以傳敬為

之序曰詩之為教以道性情而萬事萬物之理
無所不該古詩三百篇貫體用括洪纖善惡並
存以垂鑑戒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
已朕三復

皇考之詩莊重而典則豐腴而明鬯流出曾次從容
自然渾渾乎商彝周敦之朴而古也浩浩乎行
雲流水之順而達也蓋雖信口肆筆不假思索
自不離乎性情之正而忠君孝親仁民愛物之
念每存乎其間上合古詩風雅遺意彼晉魏以
降諸侯王名能詩者類多矜奇衒異雕鏤鍛鍊

皇運內紀後 卷之十一
以為工其去性情遠矣觀乎

皇考之自序而詩之為用豈復有餘蘊哉粵稽古昔
成周聖王分寶玉於伯叔之國磐石之宗夾輔
周室而所以登載贊詠之者無聞焉漢諸王就
國惟明宗賜予其弟東平王蒼珍寶服御器物
甚備懷思有詩嘉其賢也蒼所作書記賦頌歌
詩多所贊述今皆無傳

孝廟之寵貴我

皇考見諸書翰形諸篇章不一而足不止成周寶玉
之分漢明伏軾之吟而已豈非以

皇考聖性之高明德學之純懿所當褒重而優禮之乎

恩紀之詩揄揚贊誦於斯為至東平有不足言矣朕初承指授學為詩句方在幼冲未有所得今機務之暇自三百篇至唐宋諸家皆嘗涉其大旨間有述作亦惟陶寫性情而不敢以是妨國政且免玩物喪志之尤耳仰思皇考之教不可復得感愴何極然

心聲固存

手澤斯在朝夕諷詠而玩索之庶幾其有得哉是為

皇運內紀後

卷之三

三

序

史南曰易有之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故天文列於上而三垣五緯昭其象矣人文成於下而六籍九章凝其精矣聖人合天人而一之在乾則為龍象之文明在革則為虎變之文炳天地日月四時五行其互藏而偕行者乎觀諸

睿宗恩紀含春之詩則知作者之謂聖

今上幽風無逸之文則知述者之謂明孔子曰父作之子述之其是之謂乎竊嘗駿奔

世廟上極頌贊曰於赫

獻皇至神至化德邁隆古澤被天下何謂曰神靜虛

通明坤直方大乾純粹精何謂曰化動直公溥

虎變文炳龍見施普曰神無方知微知彰

聖衷宥密如主如璋曰化無迹惟精惟一

聖學淵源如金如錫孰測

聖衷居正宅中含春詠和恩紀颺忠孰窺

聖學守約施博三墳爾雅六經渾噩自昔已罔出閣

誦書講道虎觀校藝鳳渠自昔甲寅建藩展禮

揆日郢城觀風楚里漢江作賦遂及陽春天葩

皇運內紀後

卷之三

三

煥發炫耀星辰勸學紀箴爰及釋奠

帝藻輝流繽紛雨霰惟神功崇禮異樂同一哉

皇心典學始終惟化業廣天參地兩大哉

皇言垂光穹壤

皇建

世廟

皇考居歆永言保之丕顯丕承

嘉靖十年正月辛卯

上親製

欽天記頌曰昨嘉靖九禩冬十一月履長之日是惟

辛卯一陽之始朕祇奉

皇天率遵

祖制躬率群臣百執事詣

園丘欽行

大報禮仰荷

皇天垂鑒俯賜降歆是夕珠星燿燿而祥光與炬燦

相輝和氣氤氲而瑞色共蒼欄並煥大樂既終

大禮告備朕翹首瞻戴

天恩曷勝慶忭方匝月之期

天垂甘露于我

皇運內紀後

卷之二

二十四

皇考棲神之地

玄宮之上守者於正月下旬奏獻至京朕薦之

祖考呈之

兩宮分于勲輔講學等諸臣既命宗伯具儀備誠卜

二月九日甲子元吉祇爾

帝賜于

園丘十日告于

世廟春卿復請羣臣詞賀朕惟

大報崇典明王之制朕不避羣惑庸竭赤誠庶幾仰

答

眷休千萬萬之一乃荷洪仁降茲寶瑞朕弗類感戴

乾元拜承

帝貺忻躍之餘用述短章以彰

天澤頌曰

予質也昧上荷

簡在否貺無由銘心忻戴予性也愚上荷

眷殊報德無由罔敢自娛庚寅仲冬典禮肅雖惟日

長至戒誓肅恭大報

皇天庸秉微虔獻以饗齋薦以蒼琯禮嚴禋燎樂備

黃鍾頃首誠惶仰瞻

皇運內紀後

卷之二

二十五

帝容

帝錫洪仁俯鑒微忱露垂上瑞福敷下民神功惟

祖超今邁古遺我小孫受

天之祐玄德惟

考潛升穹昊延于小子荷

天之保

寶露降祥湛湛灑灑綴若珠玉味潤甘香注之瑤筆

稽首而迓薦于

祖考滋我禾稼承以金觥色溢精瓊呈于

慈闈增昇延生浩浩蒼穹錫我

皇天拜稽首低竭

愚衷蕩蕩昊慈元樞不息幹運四時惟

帝之力曰雨曰暘豐稔等符嘉貺眇昧家國平康

穡盈騰有年用登兆民其綏五福是徵感恩曷

已敢爾恣侈夙夜勉修以拜

帝祉爰諏衆猷瞻答

園丘誠恐誠惶懼惟弗周暨告我

親以祈以陳聞于

上帝福我下民誠既以輸愧質昏迂朝夕惕然上

眷俞

史臣道南時為

皇運內紀後

卷五

二十六

經筵日講官恭承

寶露一壘謹序曰庚寅之冬其月己丑其日己卯

天惟降康地不愛寶寶露斯降星輝雲藻惟此

顯陵

睿宗金城松山之陽萬樹陰森寶露綴結如霰如霖

于以采之瑤液斯凝于以盛之磁甃是珍鬼神

護持置郵過征于以獻之

天子大廷惟我

皇上夙興諦視恪恭懿恭天休滋至薦之

九廟獻之

兩宮頒之勳輔及于講官所以光昭靈貺聞揚丕烈

于無窮也憶昔戊子

天降甘露于閩土之長泰乃今復降于

郢甸之鍾祥矧

顯陵為

睿宗龍蟠安神之地而藩邸又為

皇上龍飛啟運之邦天地錫靈山川構奇固有至和

氤氲大順顯形感之即通集而駢臻者矣我

高皇帝因甘露降訓侍臣曰甘露之降載在往牒卿

等為朕明言儒臣睢稼曰聖人之德上及泰清

皇運內紀後

卷五

二十七

下及泰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魏觀曰帝王恩

及于物澤覃于民則甘露降危素曰王者敬養

耆老則甘露降于松柏尊賢容衆則甘露降于

竹葢於是宋濂即其詞義撰為歌頌以彰厥美

皇上大孝尊

親至誠享

帝格乎萬靈享于三極

弘恩汪濊兆姓悅服大業俊偉九域康謐凡我

皇祖創基而垂統與夫

睿宗貽謀而流澤者皆已允迪而力踐爾矣惟

天聰明惟聖時憲天人相與之幾有如此臣恭撰
寶露頌其詞曰於穆

皇天玄運峻明無射亦保有赫其臨璧合三曜珠聯
五星眷我

皇祚永錫休禎於昭

皇祖至德高厚萬國咸賓兆民作后澤被華夷功懸

宇宙配被

皇天永垂嘉佑惟我

皇上光紹鴻圖統傳

皇祖顯若有孚丕承哉烈丕顯哉謨俯闡坤珍仰握

皇運內紀後

卷三

乾符惟我

皇上昭宣燕翼孝思

皇考明發不寐善繼其志善述其事致愛則存致慈

則著惟歲辛巳

龍飛郢邦江漢鳩靈翼軫揚光河清地潤雲慶天章

超越千古卓冠百王惟歲甲申星聚堂室芒貫

箕斗文昭奎壁輿頌洋洋徽猷奕奕百度惟貞

九疇無斁惟歲戊子

大典肇明茲芬孝祀必躬必親

天降寶露于彼南閩

皇天錫靈悠遠則徵惟歲庚寅
園丘肇舉虔恭祇畏惟秩惟序

天降寶露于我南楚

皇穹垂祐神明是與惟此

顯陵長阜高岡勢如龍游輝若鳳翔仙潭淙淙大江

滂洋洋佳氣所鍾松山之陽惟此松山蒼翠茂蔚

瑞靄流虹彩霞映日玉樹含英瑤林結實其凝

如脂其甘如蜜氤氲北有星天乳之精王道大成

至和允升上及泰清下及泰寧結而如霰爍而

如雲乃有茲露爲世上瑞堯日明離舜雲衣被

皇運內紀後

卷三

瑞麥墉崇嘉禾坻積四靈畢至萬寶駢集自昔

洪武己卯孟冬甘露初降

宸極之中乃歲乙卯復降

郊宮宋濂有頌以贊豐功自昔永樂歲在壬辰甘露

再降陽山之林迨於己亥復降

孝陵士奇有賦以流駿聲惟我

皇上繼天立極體法

祖宗咸有一德勤勞萬幾照臨九域普天率土謳歌

帝力小臣敬頌華封揄揚

皇天

皇祖申錫無疆

前星炳耀

上天發祥

聖人萬壽地久天長頌上

上褒答曰覽奏已具悉頌留覽禮部知道

嘉靖十八年三月甲申

上大狩興都祗告

皇天尊

睿宗獻皇帝配享于

龍飛殿

皇運內紀後卷三十一

上親製祝文曰仰惟

皇考玄德

帝忻流慶小子丕續天位十有八年南瞻

嚴寢罔盡展祀之孝情適以

陵園之事重予躬事來此敬伸祭告伏惟

聖靈歆鑒俯納孝思謹告

上親製樂章曰仰

高高之在上兮

皇穹冒九圍之徧覆兮罔止西東而王者出往游衍

兮必奉

天顧愚臣之此行兮寧荷

帡幪

於昭

帝庥兮臣感

恩淵淵巡省舊藩之地兮寔止承天下情思報兮此

心拳拳瓊卮蒼幣兮捧叩

壇前

樂奏兮三成觴舉兮再呈

帝鑒凡微兮曰誠爾小臣頓首兮敢不嚴于此誠

右亞獻敷和

皇運內紀後卷三十一

臣來茲土本之思親思親伊何昌厥嗣人嗣人

克昌匪戴

帝之臨汝夫何因

肅其具兮祀禮行備彼儀兮樂舞張退省進止

兮臣疎且狂沐含以

仁兮仁以量

王之狩之兮典有禋望於維

柴祀兮首重

上蒼臣情罔彈兮夙夜遑遑祗伸愚悃兮允賴

恩光遙瞻兮六龍騰翔

帝垂祉兮萬世永昌 右送神感和

上命駕出京自述詩曰昨歲深冬候朕偶觸寒傷卧

病旬日間

母疾正思量思量何時安已越三載長忽於一夕中

慈命兒來望我望此一見念汝體未康今我度貧起

訣焉隔存亡朕病未盡除聞

命神魂揚果不見

慈安遽罹此凶殃心肝濡苦痛摧裂并肺腸急召二

三臣大事須贊襄初勅迎

嚴體表情甚遑遑再命送

聖運中紀後

卷之三

三

慈躬此心復忙忙心欲親審視庶幾萬世為萬世獲

昌利是慰

二親方乃嚴諭臣民知我非漫行

奏告

天與

祖旁祈神祇匡吉且涓乙卯肅駕楚南張神京北顧

處仰賴有

穹蒼勿謂儲闕弱

天賜必元良此心不必憂但願守者戴

上親製思

恩賦曰哀哉去年冬之季兮月之四辰恨咎戾之

已兮喪我

慈親空摧裂兮肝腸何由再懽慰兮慈孝之眞首

園寢之是圖兮克艱克慎必臨視而詳盡兮須吾身

越新春之仲月兮吉日乃行次建辰之十有一

日兮抵昔都之純山岡視之再之三兮闕王氣

而輝光惟斯靈域兮我謂厥戚痛哉拜下兮儼

嚴父而皇皇祗聲容之去耳目兮惟心聲心容則未

忘驚歲月之如流兮遠違

考御廿十秋春倏背養于

聖運中紀後

卷之三

三

妣闈兮浹百日而復一旬痛遐思兮心神顛泯詩曰

心神顛泯遐思

二親追報未伸痛生我身

親生我身百苦百擗萬慮一類望我成人今我成人

永感無垠哀哉作賦以語大臣冀體我言諄匡

我嗣人以仁

上親製初閱純德山喜而自得詩曰南幸湖襄地

陵寢切衷腸周視親園內迴旋四五岡茂茂鋪茵厚

森森列障長龍高生意廣虎伏世傳昌抱環羅

玉砌繚繞布金牆黝冥土色壯允矣稱

玄鄉拔簪戒夷險平坦免蹉防鎮靜資山祗尊安奉
先皇自是

神靈悅屢致朕心量為此自得吟庶幾永不忘

上再閱

顯陵歌曰茂茂兮

純德山葱蔥兮王氣接雲霄卜兆允茲吉且豐屢視

審察慎秋毫恭惟

皇隧既孔安伊何必復嘈嘈祗有思

親獨苦心幾番血淚洒黃袍

辛卯

皇運內紀後

卷之二

三十四

上回鑾賜勅曰朕聞聖人之治天下也率皆以孝為

先蓋所以教民作範焉弗孝何以上人乎朕以

非才叨承

天眷君茲黔首主御華夷所事者人極重焉故首正

父子天倫之正復宗

孝廟當有之

宗適者積愆殊深累于

慈聖

駕輿遐邁哀徒摧五內之傷

鳳宸再圖禮厥宜

二親之共匪自經營何慰夙夜乃於今年仲春之一

有一日

奏告於

天地

宗廟

社稷徧達於

百靈衆秩於十有六日駕徂荆楚之舊藩躬視承天

之

嚴寢越二十有五曰駐蹕龍飛內之卿雲宮齋潔肅

誠定禮備樂有五曰元吉祗奏告之祀于

皇運內紀後

卷之三

三十五

皇天奉

皇考睿宗獻皇帝上配報生恩而拜謁

顯陵答神功而躬祭

社稷以及道經之望徧兼舉諸王群職迎覲獻誠

雖未如四狩之巡亦以見省方之意且朕何人

敢堯舜似祗欲伸送終之道以求夫永世之安

庶幾教天下也今

玄寢之制置既詳

親體之尊安攸定但念本根所在百姓繫懷勞擾久

時民艱當軫承天府自明年為始特免田租三

歲湖廣地方與免明年田租五分之一止直隸
河南二處亦與免明年田租三分之一用見朕
懷恤之意期以今月二十三日還京於戲慎終
思永立愛敬以式臣民經始求臧建中業以遺
孫子尚賴忠賢匡于至治詔爾華夏宜悉知之
上命宣諭承天父老曰

說與故里的衆百姓每我

父母昔在

孝宗皇帝時封國在這里我

父母積許大的德行生我承受

皇運內紀後

卷之二

三七

天位今日我爲

父母來到這里你每也有昔年的舊老也有與我同

後生者今日一相見但只是我全沒德行

父母都

天上去了這苦情你每也見麼我今事完回京說與

你每幾句言語各要爲子的盡孝道爲父的教

訓子孫長者撫那幼的幼者敬那長的勤生理

做好人依我此言語況我也不能深文這等與

你每說以便那不知文理之者教他便省的你

每可記着

文武百官少保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臣嚴嵩
等上賀表伏以

至德統天旋轉法乾坤之運

大明御世升恒含日月之精

禮重山陵

恩覃辟國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由天縱性本生知納八荒于闡中運四

海于掌上純一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善取諸

人大舜於是乎爲大循憂勤惕厲之道妙鼓舞

皇運內紀後

卷之二

三七

作興之機恒思湯沐之故都夙興沐浴之深念

特崇觀岳式序省方誕

詔大廷爰摠

獨斷宣

九天之僊蹕肅萬騎於康衢士氣騰懽人心望幸拚

當聯絡炫列宿於北辰

輦跡迢遙薄大江於南紀

干靈擁衛

一德感通風伯雨師前清塵而後灑道嶽祇川后高

降神而早效靈延佇

帝鄉繹思

王業鼎湖之龍輅伊邇華表之鶴馭猶還白雪陽春

和元聲之縹緲荆門郢樹騰佳氣之氤氲是誠

千古之希逢可謂一舉而大備者也臣等叨扈

聖輿祗承

天渥陋漢高之過沛里惟侈歌詞耻光武之入舂陵

徒私戚畹粵遠稽於往牒孰有盛於明時利見

乾文光貽

晉錫伏願

帝治垂衣百代永金甌之固

皇運內紀後

卷之三

三六

皇圖纂曆萬年延寶祚之長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忻躍感戴之至謹上表稱

賀以聞

湖廣撫臣都御史臣陸杰等上謝表伏以

天地位而法象昭惟

至聖為能建極神人協而精誠格惟

大孝為能敦倫粵

明堂肇萃享之儀肆

顯陵仲展謁之敬光凝

純命寶露敷錫于庚寅允荷

穹禧景雲疊見于戊戌佑啟

光華之旦荐登

宥密之基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參三極化被九玄履正體元志善繼而

事善述握符典紀謨不顯而烈丕承迄今

龍圖十有八祀之春欽承

鳳紀萬有千歲之統

駕六飛而捧日青陽開東陸之蹕驅

萬乘以屯雲黃道轉北辰之度

皇運內紀後

卷之三

三九

稜恩罔極雨露沾濡

啟運攸嘉風雲會合頌

紫詔蒞蓬萊父老率携杖而觀聽望

翠華臨桑梓兒童胥連袂以謳歌有感必通無幽不

格陽春崇嶠嶽祗貢祉而寶歲咸呈富水仙潭

川若聚靈而瓊珍長發龜陳範馬負圖允矣昭

文明之治龍見乾虎炳革郁然闔泰階之符邁周

文濫沮之風追軒帝華胥之軌晉天稱慶率土

騰懽

溫諭諄如忻忻然有喜色

霽顏頤若蕩蕩乎無能名鳥驚與既醉之思鴻鴈

爰矜之雅臣等司牧南邦懸衷

北闕夙効堯封之祝茲傾禹甸之誠伏願

日升月恒

萬壽天保永膺

璿祚于無疆

雲行雨施

六龍時乘茂衍

璠禧于有永臣等無任瞻

天仰

皇運甫紀後

卷之三

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表稱謝以聞

壬辰

大狩回鑾史臣道南恭謁

聖駕于鍾祥謹上

聖主南巡江漢賦其詞曰惟歲已亥惟月仲春日麗

奎垣兮璇穹炳煥斗環衡緯兮寶極威神惟

皇振統天之洪則兮紹遠古之丕謨嘉省方之神教

兮彰時邁之曠圖乃測泰著契元龜詠昌辰闡

上儀肇明禋于

泰壇兮載昭告于

清廟繹

先德之玄稷兮奉

慈訓之淵茂建

諸官以定國本兮啓釐禁而端元良胙王土以衍

天潢兮絲燕翼而詒允臧乃召勲輔式亮化幾斟五

氣兮凝和潤六符兮揚輝乃召冢宰式諮政紀

操八柄兮弼諧樹九則兮敷理乃召司徒式豫

廣需餼六師兮委積量九賦兮轉輸乃召宗伯

式秩明庸輯五端兮肆覲皆六律兮來同爰有

司馬九法攸布虎賁絡繹而森羅兮魚麗繚繞

皇運甫紀後

卷之三

四

而周扈爰有司空九衢攸康野廬守涂而除道

兮遙師辨丘而通梁爰有司險九域攸會巾車

典路而霆驅兮趣馬聯鑣而星衛爰有司寤九

關攸清柝氏芟卉而屏翳兮雜氏剗艸而汎塵

夫是以始而渙鴻號于

天闕也協氣應管淑景隨馭慶雲輪囷而郁紛兮炫

玉葉於

彤墀璧月朗鑑而澄澈兮含金暉於

黻宇徐而發清蹕于

神京也雨師灑潤風伯颺芬猷祗龍從而懷柔兮

貢真符之赫奕淵靈激浹而孚格兮結佳氣之
氤氲繼而瞻翠華于

帝甸也恒嶽錫羨萬丘霑腴清洛榮光而旭帶兮宛
神龜之載範渾河翕流而虹橋兮象龍馬之負
圖於是涉中原指南邦循襄野度郢疆朝鳴鑾
于雲峰兮抗攝提之紫蓋夕駐幕于台原兮聞
璇璣之瑤光已乃筮殷祀徧群神薦犧牲兮廣
膺奠圭璧兮精純已乃貞庶度率群臣集簪組
兮雍肅萃共球兮鮮明惟

皇有嚴有翼必躬必親致齋于

皇運巾紀後

卷之三

聖主

啓運之殿兮將大事於

顯陵虔謁于

純德之山兮曰罔極乎天情仰

龍岡之蜿蜒兮切羨塙其如見俯

鳳麓之峒嶢兮觀裳衣其猶生西睇太和兮邇

仙都之蟠礴南眺祝融兮占

帝丘之嶒嶸大矣哉其

因心之大孝矣乎至矣哉其

錫類之至仁矣乎于時群臣有舉皇軌而言者曰

於惟炎皇產楚烈山造耜播穀弘濟民艱軒皇

繼之登楚熊湘象乾法坤萬世有光吾

皇純孝大賚及民免租捐廩發政施仁易有之先王
省方觀民設教其是之謂乎有舉帝範而言者
曰於惟堯帝南巡丹水欽天敬人疇咨治理舜
帝繼之觀后南岳敷奏明試百僚允若吾

皇純孝隆禮及臣博典考績黜幽登明書有之曰肆
觀群牧班瑞群后其是之謂乎有舉王轍而言
曰於惟文王江漢蒙澤大畏小懷萬邦作則武
王繼之明昭有周無疆惟烈祈天迓休吾

皇純孝渥恩及物廣泳翔游普涵動植詩有之時邁

皇運巾紀後

卷之三

聖主

其邦昊天其子之其是之謂乎臣道南乃稽首

頓首而颺言曰於惟

皇祖南征江漢地平天成河清海晏追我

睿宗封建郢邦含春恩紀照耀湖湘吾

皇純孝燕及

皇天臣拜稽首萬有斯年賦上

上褒答曰覽奏具悉賦付史館行在禮部知道

嘉靖二十年

上命工部尚書臣顧璘及都御史臣陸杰重修

陵寢

宮殿臣璘奏請建

御製碑左碑以紀

純德山詩右以紀

勅諭其城門重增雉堞規畫弘麗

上命名曰

顯親達孝城史臣道南恭撰

顯親達孝頌謹序曰古之帝王稱達孝者惟武王為

然其尊文王也蓋於詩書見之矣在詩有曰雖

雖在宮肅肅在廟言其誠也曰不聞亦式不諫

亦入言其明也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言其純

皇運內紀後

卷之三

四

也至宣哲維人文武維后則敬止之極功而德

愈崇焉在書有曰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

言其勤也曰卑服即康功田功言其儉也曰懷

保小民惠鮮鰥寡言其仁也至光于四方顯于

西土則懿恭之成烈而業愈廣焉是故武王宗

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尊之至也其為孝也

不謂達乎恭惟

睿宗獻皇帝至誠至明而純粹之學與天為一克勤

克儉而仁厚之澤配地無疆臣嘗預修

明倫大典

寶訓實錄獲觀

恩紀含春堂詩而有以仰窺

聖人之德之業之盛矣自夫論太極而推五行之序

德之純也論洪範而著九疇之徵德之明也暨

禱雨而有五事之責德之誠也論為學而原于

養心窮理業之勤也論為政而及于耕夫織女

業之儉也暨為國而至于省征薄賦業之仁也

德純而明而誠象乾斯崇矣業勤而儉而仁法

坤斯廣矣盛德大業至矣哉

皇上續承駿烈繼述鴻猷祇詣

皇運內紀後

卷之三

四

顯陵闡揚純德肇禋

隆慶以配侑于

上帝茲祀

稜恩以合瘞于

慈闈而又對越

明堂以行大亨之典周旋

清廟以展特獻之忱視武王所以尊文王者不允邁

乎

御題城扁曰

顯親達孝蓋有徵矣臣道南謹上頌其詞曰大哉

玄渾藏用顯仁乾元資始萬象流行至哉
黃儀靜翕動闢坤元資生萬形森立於昭
峻德配天高明運以日月鼓以風霆於穆
洪業配地博厚渚而河海峙而山阜繁昔
誕聖震夙啟祥電樞垂耀虹渚流光肆若建封式昭

啟運大嶽鳩靈漢江增閏

帝德克誠造化與游良庭凝祉泰宇含休
帝德克明日星並麗斗極揚輝台階聯緯
帝業克儉約以檢身法禹非食致孝鬼神
帝業克勤敏以懋學師孔忘憂養心禮樂

皇運中紀後

卷之三

四十六

純一有齋燕居勒銘湯盤顧諟武牖儀刑陽春有樓

端臨拱極龜範陳書龍圖衍易

聖謨洋洋於赫丕顯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惟我
皇上承乾履震美璫見堯蚤暮思舜肇登

大寶昭事

尊親六館成編發明大倫載舉

大狩苾芬詣

欄百辟相祀肅雝大禮

隆慶穹隆璇題映日配

帝于中綏然入室

被恩闕血寶城宿雲景靈在上慨然升陵殿曰
龍飛萬物快覩時乘御天澤霈率上官曰
鳳翔四靈畢至應期

啟聖來儀熙治門曰

麗正日升月恒豐碑負巖蛟螭躍蟠寢曰

卿雲錫斯麟趾巨扁焜煌山川宛委仰窺

帝藻咸出淵衷昭回河漢掩映雲虹題曰

顯親昭茲達孝以昌胤祚以樹風教永言繹思保明

無疆臣庸作頌以告萬方

上褒荅曰覽奏進頌知道了禮部知道

皇運中紀後

卷之三

四十七

五十九

楚紀卷之二

楚紀卷之三

皇朝進士 經筵講官 國史奉直大夫前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廖道南謹撰

皇運外紀前篇

皇皇大運 元化肇行 鳳輪上旋 漱盤下凝 參贊
既闢渾敦 迺名代天 樹極聖神 炳靈厥楚 丕野
世發祥徵 撰

皇運外紀前篇

雲陽氏

雲陽氏 號陽帝 厥紀循蜚 厥都沙土 厥代大敦 而先
平常泰一 以宇天下 厥化混混 厥生濛濛 按春秋

皇運外紀前

卷之三

元命包曰 九頭五龍 攝提合維 連通叙命 以迄循

蜚司馬遷曰 修蜚者 循蜚金履祥曰 人循其化 德

厚信 砮也 遁甲記曰 沙土之祗 雲陽氏之墟 羅泌

路史曰 沙為長沙 雲陽為茶陵之雲陽 非秦之雲

陽也 蓋茶陵之山 其峯有雲陽 其上有雲陽氏塚

洪荒之世 雖不可攷 然史策所傳 要亦不誣也

史南贊曰 遂初灝濛 迺有循蜚 鉅靈誰明 大騶

奔茲 陽帝開宇 宇于雲陽 化神而速 以奠土壘

緬思玄幽 遐靡可紀 胡以徵信 稽諸古史

祝融氏

祝融氏又曰祝誦氏 厥績容成 厥師廣壽 乃聽弇州

之鳴鳥 以為樂歌 厥名屬績 厥世和平 厥始于衡

終于衡 按六韜曰 祝融氏古之王者也 始作樂以

諧神明 以和人聲 金樓子作祝融氏 孝經鈞命決

曰 祝融氏以火施化 號為赤帝 梁祠畫像記曰 祝

融之時 未有嗜欲 刑罰未施 而民勸化 葬于衡山

故衡嶽亦有赤帝峯云

古史贊曰 伊古祝融 人萌愉樂 刑罰未施 何所

造作 弇州之聲庸制 樂歌樂名 屬績是為祝融

以諧人神 以通倫類 順火開祥 號為赤帝 承師

皇運外紀前

卷之三

毓德三綱 以平萬物 自若天衢 總清

赫胥氏

赫胥氏一曰赫蘇氏 厥紀禪通 厥紹昆連 厥治尊民

光熙 曜靈 厥世愀恍 泰宇以寧 疆域以清 厥始于

潛山 按前編曰 禪通者 禪讓之德 通乎天道 路史

曰 潛山即衡嶽 天柱山仙傳拾遺曰 赫胥耀迹于

潛山 即所謂十四洞天在南嶽是時 民居罔知攸

行出也 罔知所之 赫胥尊民而重事 其卒也葬于

衡之朝陽峯云

史南贊曰 栢皇作極 中央大庭 栗陸昆連 赫胥

是有名赫其光于彼南服尊盧昊英以嗣以續
世代耿絲弭彤弗傳搜真宣鬱于茲有年

神農氏

神農氏號為炎帝厥產烈山厥國伊耆厥名軋見厥
王火德以火名官乃斲耒耜以教民耕乃嘗草
合藥以濟民生乃範金排質以資民用乃師于悉
諸學于老龍乃命赤冀為杵曰乃命巫咸主卜筮
乃命刑天作扶犁之樂乃命屏封作種書乃命白
阜作地紀以理天下按史記曰神農母曰女登有
媧氏之女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起烈山亦
皇運外紀前 卷之三

王

曰厲山禮曰厲山氏之有天下是已春秋命曆序
曰炎帝一名石年母感常羊生于烈山水經曰在
隨州之厲山鄉有神農社又有神農井生而九井
皆出寰宇記又一統志皆然即今其塚在鄧縣

古史贊曰火德開統連山感神謹修地理粒我
蒸民鞭菱嘗草形神盡瘁避濕調元以述人害
列屨聚貨吉蠲築盛夷疏植穀禮義以興善俗
化下均封利勢虛素以公威厲不試弗傷弗害
受福耕桑日省月攷獻功于堂天不愛道其鬼
不神盛德不孤萬世同仁

帝臨魁

帝臨魁神農子也神農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該生帝
厥有聖德厥政任公厥民不怵西遘河源東澹海
滬南耀丹垠北臨幽墟罔不來享按國語曰烈山
氏之子曰柱孝經援神契曰社五地之主稷五穀
之主以柱尸稷以勾龍尸社踞史曰帝柱七歲佐
神農以歷谿原闢土田天均時而地均財即臨魁
也前編曰炎帝別有子曰柱後世德之祀以為稷
史南贊曰於維炎帝壽我生民始開稼穡帝柱
克明克明克紹以光于帝裡祀惟虔誰其克配
皇運外紀前 卷之三

四

誰其克配后皇之功思文不顯萬祀攸崇

帝承

帝承臨魁子也厥政因民厥法貢胥厥蓄備儲承之
子曰帝明明之子曰帝宜宜之子曰帝來來之子
曰帝衷衷生節莖節莖生克及戲克生子曰榆罔
立為帝厥居空桑厥咎急厥臣僭厥民離戲生器
器生祝融為黃帝司徒祝融生術鬻術鬻生勾龍
為顓頊后土按踞史帝柱之後有慶甲帝臨乃至
帝承帝明之後有帝宜帝釐帝居帝來帝居之母
桑水氏之女也帝居生節莖節莖生克及戲戲生

器器生鉅鉅及伯陵祝融鉅為黃帝師肚土命姓
封為文侯伯陵為黃帝臣尸子曰黃帝傳七十世
前編及史記止八代云

史南贊曰炎帝傳世世有哲君天啓其聖以御
我民我民無知無知無識日用鼓舞順帝之則
至于榆罔顛覆罔承於惟賢賈祝融伯陵

漢光武

漢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高祖九世孫也景帝生長
沙定王發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
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光武生

皇運外紀

卷之三

五

有瑞徵望氣者至春陵嘆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
及光武與兄伯升起兵還春陵遠望舍南火光燭
天李至中興漢室廟號世祖按春陵在今永州府
寧遠縣本漢冷道縣地節侯買之封邑也元帝時
徙南陽仍號春陵在今襄陽襄陽縣

史曄贊曰炎正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颺回三精
霧塞人厭淫詐神思反德光武誕命靈貺自甄
沉幾先物深畧緯文尋邑百萬貔貅為群長轂
雷野高鋒慧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度劉庸代
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顛遙行

天討金湯失險卓書共道靈慶既啓人謀咸贊
明明廟謨赳赳雄斷於赫有命系隆我漢

或問曰玄黃肇判洪荒開物神農產於烈山軒
轅狩于熊湘咸楚域也曷為乎外之曰嗟乎予
既已言之矣皇之世厥氣渾渾渾厥風沕沕厥紀
外為難徵也帝之世厥政穆穆厥俗灝灝厥典
猶為未備也迨夫堯征丹水舜巡蒼梧而文物
煥乎昭矣至于夏禹治水商高平亂姬文敷化
而後江漢沱潛之地遂為華夏赫融之邦乃若
光武誕于春陵理宗封于邵陽則史固有明徵
爾矣是固紀之前編者彰其誕降之祥也紀之
後編者述其省方之烈也若熊繹以後楚昭以
下則皆人臣也胡可與君伍也故先古而後今
此國基書法不侔于

皇運也匪故不侔也內

今代而外遂古者尊君也內古國而外時封者卑臣
也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楚紀卷之三

皇運外紀

卷之三

六

焚紀卷之四

皇賜聖經晉講同修國史奉天大前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廖壽豐撰

皇運外紀後篇

夫天之立君以牧民也君之建極以奉天也牧民者昌靈民者殃奉天者常逆天者亡先王憂勤以勞民其興也勃焉后主游豫而勞民其亡也忽焉然亦有省方出狩伐暴施仁者惡可以弗錄撰

皇運外紀後篇

燧人氏

皇運外紀後

卷之四

一

燧人氏厥禪有巢厥昉鑽燧以麗于明厥觀景緯以察五行厥創教臺以作結繩厥畫為市以順人情乃命明繇正厥位乃命畢毓辨厥方乃寓于南垂按路史及前編附錄燧人游于日月之都寓于南垂垂楚南垂也乃有木焉啄其枝薺然火出燧人感之乃象心星鑽木出火革生以熟以遂乎人亦謂之遂皇今楚溪洞諸蠻擊石取火刻木矢信猶有燧人之風

史南贊曰粵有火聖游于南垂別火就燥革其羽皮以炮以燔與人遂性占建擇機方歷以正

式通輕重遠近化居四佐受職小人以孚男娶

女歸以息以耻父老子壽禮顯矣

少昊氏

少昊氏厥考玄囂厥胙星沙厥始青陽鳳鳥適至厥紀鳥官厥隕于茶鄉按路史及前編曰少昊金天氏名摯黃帝之子玄囂也始于雲陽故號青陽氏母曰嫫祖感火星流虹而生帝胙土于長沙故軫宿之中有長沙子世紀亦曰青陽氏降居江水有聖德其始至也五鳳適至故命鳳鳥氏歷正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祝

皇運外紀後

卷之四

二

鳩氏司徒睢鳩氏司馬鳴鳩氏司空爽鳩氏司鵲鵲鳩氏司事其開國也于長沙其葬也于雲陽今少昊陵在曲阜惟前編路史以為在茶陵之露水鄉云

曹植贊曰祖自軒轅青鳥之裔金德承土儀鳳帝世官鳥號名殊職別系農正扈氏各有品制軒轅氏

黃帝披山通道南至于江登熊湘得風后于竟陵以為相廼命祝融辨乎南方為司徒按史黃帝軒轅氏舉六相風后明乎天道太常察乎地利蒼龍辨

乎東方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為李鬼史蓋占星義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風史記注曰熊湘山在長沙益縣世紀曰黃帝夢大風絕垢遂于竟陵得風后納三宮五音之機受八門九江之要祝融者卽祝融氏之後也又莊子載帝張鈞天咸池之樂于洞庭之野未可盡信姑存之

曹植贊曰少典之孫神明聖哲土德繼火赤帝是滅服牛乘馬衣裳是制氏雲名官功冠五列

虞舜

皇運外紀後

卷之四

十一

虞舜帝南巡狩至于南嶽紫望秩于山川肆觀南后五王三帛二生一死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遂崩于蒼梧按史舜崩于蒼梧葬于九疑是為零陵世紀曰景星出房地出乘黃舜薦禹于天使攝政于時有苗氏叛舜南征崩于鳴條葬于蒼梧孟子以為卒于鳴條與此相合豈鳴條亦在蒼梧之野匪中條與東夷也書亦曰陟方乃死九疑山朱明石城石樓娥皇舜源女英蕭韶桂林梓林在今寧遠縣

蔡邕銘曰巖巖九疑峻極于天觸石膚合輿播

建雲時風嘉雨浸潤下民九丘南土實賴厥勳逮於虞舜聖德光明克諧頑傲以孝杰杰師錫帝世堯迺授徵受終文祖璇璣是承泰階以平人以有終遂于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崔嵬託靈僊神溫子昇銘曰虹氣降靈姚墟誕聖歷山未從帝圖已定乃賓四門以齊七政天眷功高民歸德盛治既蕩蕩化亦巍巍南風再誅西狩有歸疑山永逝湘水長違靈宮肅肅神館微微

夏禹

皇運外紀後

卷之四

四

夏禹王治水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導雲土夢作又導嶧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按書傳曰九江卽洞庭一曰瀟二曰湘三曰蒸四曰澧五曰沅六曰漸七曰淑八曰辰九曰酉爾雅曰江出為沱漢出為潛古尚書注曰江址為雲江南為夢吳越春秋曰禹按黃帝中經見聖記在九疑天柱辨曰宛委承以文王覆以盤石其書金簡玉字禹乃南巡登衡嶽宛委山得治水之記雖其言誕妄然書謂天錫禹洪範亦或有是理也今在岫嶼山有禹糾糾碑

庾信贊曰三江初鑿九谷新成風飛蠲浦水起

龍驚樂天之命無待憂生危舟遂靜亂揖還平

商高宗

商高宗南伐荆楚諸侯來王按商頌殷武篇捷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哀荆之旅于時荆楚負固不服高宗征之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朱子以為鬼方疑卽荆楚予嘗考之北虜傳夏曰淳維商曰鬼方周曰玁狁鬼方者指北虜也今雲貴犵獠廣粵獯獠及永定辰谿諸蠻俗多尚鬼朱子之疑得非此耶

皇朝外紀後

卷之四

五

史南曰高宗于是乎克君矣曷為乎克君攘外寧內聖王大訓也觀光揚烈賢君盛舉也商至小辛小乙岌岌乎殆哉高宗乃能思道圖治始學井盤以脯厥明繼學傳說以弘厥業廼又振伐荆楚以收克復是故殷邦嘉靖赫聲濯靈若復見成湯焉高宗于是乎克君矣贊曰商自玄王誕敷五教四若成湯受天鴻寶太甲復辟省愆知要高宗中興恭默思道學于井盤弗事游傲相厥傳說格于穹昊嘉靖殷邦威靈震耀穆哉湯孫濟哲允兆

周文王

周文王德化流行召伯循行南國以布厥政詩人歌之按詩周南漢廣篇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曰翹翹錯薪言刈其萋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召南江汜篇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與不我以其後也悔曰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曰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今攷之漢水出嶓冢山至漢陽大別山入江江水出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江漢之間皆楚域也

皇朝外紀後

卷之四

六

史南曰曷書乎文王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夫王者之化敦本于閨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故易著咸恒以昭乾坤之象書表滄汭以原帝王之紀禮謹大婚以樹明章之教春秋書逆女以嚴統緒之宗邈哉邈矣粵稽楚芊混沌未開風化攸始而文王關雎麟趾之政召公甘棠之澤漸漬涵濡使人咏歌而不忘漢

水之所匯流江沱之所分播卽其地想見其人猶有先王之遺風焉故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曹植贊曰於赫聖德是惟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商化加虞芮旁暨四方王業克昭武嗣重光

周成王

周成王封鬻熊之後于楚錫以子男之田按楚世家曰周文王之時祝融之孫季連苗裔曰鬻熊事文王有功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于楚錫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熊繹與魯公伯禽

皇運外紀後

卷之四

七

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子吕伋俱事成王其後熊渠始僭稱王

史南曰楚之始封自成王始也曷書乎始封原楚也鬻熊文王之師也熊繹成王之佐也命之以子爵之也曷為乎稱王後之僭也錫之以田國之也曷為乎負固後之虐也僭且虐爾曷書君子之惡惡也短善善也長是故原始也曹植贊曰成王繼武賢聖保傳年雖幼穉岐嶷有素初疑周公終焉克瘡旦奭佐治遂至刑措

周昭王

周昭王巡狩于楚崩于江按史昭王康王子穆王父也昭王五十一年南巡不返卒於江上外紀曰昭王南巡及濟漢漢濱之人以膠舟渡王及祭公溺焉大紀曰王在位久不能強于政治風化稍衰是歲也五星色貫紫微井水溢王征荆蠻旋涉漢王及祭公隕于漢王右尸餘靡振玉北濟振祭公王因是發疾崩左氏管仲責楚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屈完對曰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皇運外紀後

卷之四

八

史南曰甚哉昭之不王也曷為乎弗削昭承文武成康之餘烈海內熙洽刑措不用而弗克慎守成業以篤周祜乃狡焉思啓封疆以恣遊幸卒之身死膠舟為天下笑甚哉昭之不王也既而穆王嗣位罔修德政乃求八駿以西陲崑崙之丘賓王母之觴白雲黃竹祇自悲惋其辭荒其志淫非昭之作俑我甚我昭之不王也弗削以存戒也贊曰文武佑啓成康莫麗肆乎昭王弗臻盛治荆蠻是征膠舟弗濟亦已焉我永鑒來世

周宣王

周宣王命將方叔南征荆楚平按小雅采芣篇曰蠡

爾蠻荆大邦為讐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詩傳以為厲王之後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征之故
荆人不戰而服前編書夷王時楚熊渠伐庸揚粵
至于鄂至厲王時熊渠長子毋康死渠卒中子熊
犖紅立其弟熊延弒而代之宣王即位熊霜嗣蠻
荆之叛豈熊霜與抑他族也

史南曰宣王可謂英主爾矣何以知其為英主
也厲王流彘共和攝政人心洶洶危如累卵是
時也楚子方有內變諸蠻倡亂宣王乃能修成
康之業焉復文武之舊焉憫雲漢之災焉奮江

書

卷之四

九

淮之烈焉舉蒐狩之典焉嚴策命之勲焉可不
謂英主爾矣乎曷為乎不克終也不籍千畝拒
虢公之諫料民太原違山甫之言殺杜伯伐魯
侯浸以不終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贊曰周
宣中興天命有徵雲漢憫災鴻鴈恤民山甫補
衮召虎考成南仲北禦方叔南征燦然文治稱
為神明

周惠王

周惠王賜楚子熊惲胙按史記楚杜敖欲殺其弟熊
惲惲奔隨與齊襲殺杜敖而自立是為成王成王

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于諸侯使人入獻賂于天
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金履祥曰凡篡弒之人必求列于諸侯之會以
定其位或賂王室而請命焉楚之不平久矣熊
惲弒其君兄而自立故脩好諸侯入獻天子以
自文也厥后十有五年齊桓責包茅之不入則
位定之後踐跡如故矣賈曰周室不競王不稱
天楚子僭王世擅廢權納賂于周賜胙有愆

周定王

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按左氏楚子伐陸渾之戎
遂至頡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
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
有德也遠方國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
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
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
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
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為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
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鄆卜世三十歷年七
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
問也

金履祥曰：子適王為罪大矣。春秋書曰：楚子伐陸渾之戎，無貶辭何也？自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世為周患。楚之伐戎，未必非周之幸也。王孫滿之言，蓋王室防制之意。爾天下之罪莫大于適王。楚國之利莫大于得陳與鄭。楚莊他日尚能復陳鄭，而謂其有逼周之心，必不然矣。是故春秋不以是為罪。史南贊曰：天錫夏禹，乃有元龜，禹鑄九鼎，坤土攸宜，以象九州。重均鉅圉，旁紀川靈，崇載嶽祗，魑魅魍魎莫或逃之。彼楚崛起，何以問為？

皇運外紀後

卷之四

十一

漢高祖

漢高祖皇帝初起兵，眾立楚懷王孫心為義帝。按范增說項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懷王入秦，不及反，楚人憐之，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君世楚將，當立楚後。項梁然之，乃求懷王孫心，立之。至項籍入關，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王者必居上，游乃徙。義帝于江南都郴，既使吳芮、黥布共殺殺之。江中漢高祖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天者亡。項羽弑主，天下之賊也；仁不以勇義，不以為力。大王率軍素服，四海仰德，高祖從之。

卒滅羽

史南曰：君臣義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也。懷王何為者也？楚之後也。是天下義主也。是眾所與也。匪梁可得而私立，匪羽可得而私廢焉者也。羽負梟獍之奸，挾鬼域之雄，既殺宋義，復弑其主，其罪上通乎天矣。是故董公之說漢主之討天也，非人也。班固贊曰：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于楚。爰茲發跡，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

皇運外紀後

卷之四

十二

畧項氏叛，援黥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邦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瓜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漢昭烈

漢昭烈皇帝破曹操于赤壁，領荊州牧。按漢獻帝十二年，曹操東下，昭烈求救于孫權，遣周瑜、魯肅與諸葛亮會陸口，遇操于赤壁，部將黃蓋縱火焚之，大敗其軍。赤壁在武昌之蒲圻，今屬嘉魚。史南曰：操漢賊也，昭烈以帝胄而倡大義，孔明

以人傑而贊丕猷仲謀又能助漢討賊皆可書也故錄之贊曰玄德帝胃克任孔明乃眷西上川蜀是京光紹炎統駕馭豪英天不祚漢鼎足三分

唐中宗

唐中宗皇帝安置房州父之復辟按中宗乃高宗之嫡儲也武曌僭位垂拱二年廢置中宗於房州狄仁傑授策張柬之等中宗復嗣唐統

史南曰臣讀朱子綱目書云帝在房州蓋以中國不可一日無主也程子解易亦謂臣居天位

皇運外紀後

卷之四

十三

猶可言也婦居天位不可言也以臣論之均之為篡賊焉爾贊曰武曌擅位中宗來房狄梁授策乃有五王虞淵取日咸池洗光史炳如丹萬世為坊

宋太祖

宋太祖皇帝初游漢東依隨州刺史董宗本厥有祥徵按董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太祖依之其子遵誨侮之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黑蛇化龍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太祖乃辭去及即位遵誨被召請死太

祖諭曰卿尚記紫雲黑蛇事乎時有訴遵誨不法者太祖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耶乃以遵誨為通遠軍使

史南曰祥何以書紀異也曷為乎異簡狄吞鳳姜源履武蓋天授之徵也天之授之其諸異乎人之所為與然而帝不以力王不以術修德者為真符用賢者為上瑞觀宋祖聞異不對赦過不問近乎有德者矣及其握乾鴻寶網羅英賢非急于用人者若是乎乃若草昧割據假鬼神以惑人神識緒以欺世可愧也已可慨也已贊曰五季閏位藩鎮專權宋祖開基繼統承乾靖亂圖治澄清清幅員立都汴京逼于幽燕渡江航海天胡為然

宋神宗

宋神宗皇帝初署安州觀察使封安國公按慶曆八年四月戊寅神宗生于濮邸祥光滿室嘉祐八年侍英宗入居慶寧宮嘗夢神人捧之登天英宗即位授安州觀察使厥後以潛邸陞為德安即今德安府

史南曰神宗何始于安州也臣稽德安舊為鄆

皇運外紀後

卷之四

十四

國東橫南鄂西接荆鄂有鳳凰蝌蚪以為巖巒
有石牛天鵝以為潭池亦一都會也神宗潛邸
于茲蓋亦偶然爾然湝沮興周芒碭啓漢哲王
既往嘉名猶炫顧存乎其人耳不然寧不貽辱
山靈取謂川祗耶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贊
口神宗英膺志在勵精委任安石富國足兵故
老斥逐新進紛更卒至海內虛耗弗寧東遼西
夏啓釁召爭於乎成憲可弗敬承

宋理宗

宋理宗皇帝初署邵州防禦使入繼大統按寧宗十
皇運外紀後 卷之四 十五

四年九月立宗室貴誠為沂王後貴誠初名與哲
太祖十世孫也時沂王子貴和已為王子矣史彌
遠專政陰欲廢立乃遣余天錫潛選于紹興乃立
為沂王後十五年二月以為邵州防禦使今邵州
在寶慶府邵陽縣邵陽有山曰六亭理宗所建後
嗣位更名昀改元寶慶仍初封云

史南曰理宗曷為乎書書之存故也寧宗既已
選立貴和為皇嗣矣彌遠惡得而廢之廢之是
大逆之賊也然帝王之興廢有天命焉觀就納
妓嗜琴呼彌遠為新恩其度固已淺矣理宗嗣

位乃能表章六經崇尚諸儒有功于吾道是故
書之也惜其制於權奸始以彌遠終以似道宋
社亦浸以衰故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贊曰宋
至理宗任興文運偽學弛禁正人登進乾藻流
輝奎章光映惜也國步式微不兢天寔為之大
咎有命

楚紀卷之四

皇運外紀後 卷之四 十六

楚紀卷之五

皇朝賜進士經筵講同修 國史纂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廖壽豐撰

國基內紀前篇

緊厥楚疆國于南方方城江漢險並金湯上應翼軫下帶衡湘世代縣耿封建天潢弼輔京室休障允常撰國基內紀前篇

熊繹

楚子熊繹者黃帝之後也厥始季連開于鬻熊姬成胙土丹陽是宮惟是宣勞效猷以靖王室而厥祀罔窮按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

國基內紀前

卷之五

一

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高辛火正命曰祝融祝融之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昆吾參胡彭祖會人曹姓季連芊姓季連之裔曰鬻熊鬻熊生熊麗熊麗生熊狂狂生熊繹熊繹僻在荆山箬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桃弧棘矢以共王事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子呂伋俱事成王且鬻熊爲文王師也故成王封之于楚丹陽錫以子男之田丹陽今在枝江

史南曰曷繫乎季連季連之有後于楚也宜也始也爲祝融光顯國家繼也爲重黎典司造化

又其旣也爲羲和敬授人時鬻熊哲賢也克效

庸于宗室其有後也宜也故史伯曰惟荆實有

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是故徵其有後也惜其

後之僭也君子不能無罪焉爾君子不能無罪

焉爾贊曰緊楚受姓寔惟芊氏季連樹德克開

厥裔迨楚受封寔本鬻熊熊繹宣勞允崇厥功

桃弧棘矢以匡王國厥後雲仍丕昭其烈

熊渠

楚子熊渠熊揚之子也周王不天堂陞亡尊熊渠甚得民和江漢歸心乃始稱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竊

國基內紀前

卷之五

二

王之缺擅國之衡按楚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熙熊熙生熊勝熊勝以弟揚爲後熊揚生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時下堂而見諸侯諸侯不朝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句亶在今江陵鄂在今武昌越章在今雲夢

史南曰楚之王也何爲者也勢而已矣曷謂勢曰夷王愆于厥躬下堂見諸侯諸侯離心以故秦晉雄于西北吳齊專于東南楚之無王久矣

周以積弱而衰難乎其為上矣楚以積強而僭
難乎其為下矣然君臣者天地之大義也華夷
者天地之大防也臣陵君夷逼華是故可以觀
勢至賈曰熊渠嗣位江漢歸心分封厥子三楚
惛寧伐庸揚粵以彰威名僭竊王鈇上逼周京
熊通

楚子熊通蚡冒之弟也軍瑕侵隨請爵于周圍鄭伐
鄭小國為仇外負關比內慚鄧曼是故無遠慮而
有近憂使楚熊摯紅卒弟熊筵立熊筵生熊勇熊
勇卒弟熊嚴立有子四人伯霖仲雪叔堪季狗三

國策前

卷之五

三

子爭立叔堪避難于濮而季狗立是為熊狗熊狗
卒子熊罥立熊罥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卒
子熊坎立是為霄敖霄敖生熊眇是為蚡冒蚡冒
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周桓王十四年侵隨楚
子曰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我有敝甲以觀中國之
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侯為之固請尊楚不聽十六
年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隨敗績僭稱為王十
七年使闕廉帥師圍鄧二十年使屈瑕伐鄧二十
二年伐絞二十三年使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
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止高心不固矣遂克楚子

曰必濟師楚子辭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
非眾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
莫敖以刑也莫敖狃如蒲騷之役其不設備乎莫
敖果敗周莊王七年伐隨楚子曰余心蕩鄧曼嘆
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
臨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
于行國之福也楚子卒于軍

史南曰熊通之不終也曷為乎不終上陵王室
狡焉以逞下侵上國惴惴乎其莫之厭也鄧曼
婦人尚知天道何熊通之終不悟也終之不悟

國策前

卷之五

四

弗獲終于寢也矣宜贊曰熊通崛起抗衡姬室
軍于漢濱隨侯敗績圍鄧伐鄧絞羅斯戚內慚
鄧姬外負關弼王心既蕩其何能國

熊賢

楚子熊賢熊通之子也厥始都郢乃伐申滅鄧乃伐
蔡滅息乃伐鄭及櫟乃伐黃于踏陵厥後熊惲布
德侈好乃勞天子之昨乃勤諸侯之師按周莊王
九年楚文王熊賢立伐申過鄧鄧甥圖之遂滅鄧
十三年伐蔡以蔡侯獻舞歸周僖王二年伐息以
息鳩歸四年伐鄭及櫟五年伐黃還及湫卒子熊

難立是為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陸
襲弑杜敖而自立是為成王成王脩好于諸侯使
人入獻周惠王賜胙二十年楚伐鄭齊桓公率諸
侯之師伐楚楚使屈完來盟二十一年楚滅弦三
十三年圖許周襄王四年楚滅黃六年楚伐徐十
三年楚執宋公十四年敗宋于泓十五年楚伐陳
十七年納頓子于頓二十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
濮楚殺其大夫得臣二十四年楚子使鬬章請平
于晉晉侯使陽處父如楚二十六年楚世子商臣
弑成王而自立

國運南紀前

卷之五

五

史南曰春秋傳有之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以裔
而平中國之盟以夷而辱天王之胙且熊惲弟
也而弑其兄商臣子也而弑其父楚之罪可勝
誅哉齊桓雖有陽穀之盟弗能代行天討晉文
雖有城濮之戰祇以報復私恩故曰無道桓公
之事者豈惟楚哉贊曰熊惲都郢滅鄧侵蔡蹇
鄭伐黃蹇陵受害熊惲既立賜胙王人管仲率
師屈完來盟城濮之北災及得臣

熊旅

楚子旅者商臣之子也乃始納諫罷樂聽政問罪熊

舒克靖陳難追鄭之罰比晉之師綏宋之盟誦詩
陳禮而霸業以成按楚莊王卽位三年不出令伍
舉入諫乃罷淫樂聽政任伍舉蘇從為政及楚大
饑庸人率群蠻以叛楚麋人率百濮以伐楚楚子
乘驛會師于臨邛遂滅庸周定王元年楚子伐陸
渾之戎遂至于雒王使王孫滿勞楚子二年伐鄭
六年滅舒是歲也陳夏徵舒亂楚子入陳欲縣之
申叔時諫而止十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戰于邲
晉師敗績楚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
晉尸以為京觀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

國基南紀前

卷之五

六

武王克商作頌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曰耆定
爾功我徂惟求定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
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古者明王伐不
敬取鯨鯢而戮之于是乎有京觀今罪無所而民
皆盡忠以死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
告成而還十三年圖宋宋請平許之十六年楚子
卒子共王審立

史南曰楚莊可謂楚之翹楚爾矣何言乎觀其
謂鄭之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謂宋之臣知
受命而舍之誦詩以止武功使士疊傳大子歲

渢渢乎其有先王之謨也可不謂楚之翹楚爾矣乎石崇贊曰蕩蕩大楚跨土萬里北據方城南接交趾西撫巴漢東被海涘五侯九伯是疆是理矯矯莊王淵渟岳峙冕旒垂精充續塞耳韜光戢曜潛默恭已內委樊姬外任孫子猗猗楚姬體道履信既絀虞丘九女是進杜絕邪佞廣祿令胤割觀抑寵居之不吝不吝實難可謂知幾乞自近始者於閭闔光祖霸業邁德揚威群后列辟式瞻洪規譬彼江海百川咸歸萬邦作獻身沒名飛

國策南紀前

卷之五

七

熊珍

楚子珍者熊居之子也厥始誅讒人費無極乃伐吳吳入郢乃奔于鄢于隨乃使申包胥于秦乞師敗吳于稷乃徙都郢按楚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有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群神而陰與巴姬埋璧于室召五子入康王跨之公子圍肘加之子比子皆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及共王卒子康王招立招卒子員立是為郢教以季父公子圍為令尹圍遂弑員而自立是為靈王靈王樂于乾谿國人苦役殺靈王之子祿立公子比為王靈王

國策南紀前

卷之五

八

饑于蘄澤死于申亥之家公子棄疾即位是為平王子比及子哲皆自殺平王以詐弑茲二主恐國人叛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然信費無極之讒而不能去也殺五奢父子之無辜而不能防也以故伍胥亡吳吳入楚時平王已死而鞭其尸太子珍三是為昭王國人誅費無極吳三公子奔楚楚封之以扞吳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兵入郢辱平王之墓昭王奔于鄢鄢公弟欲殺之鄢公不可乃與王奔隨使申包胥請救于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兵與秦擊吳敗吳于稷吳復伐楚乃徙都郢吳伐陳楚昭救之軍城父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問諸周太史太史曰是害于王然可移于將相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乃卜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孔子在陳聞之曰楚昭通大道矣昭王病讓其諸弟為王諸弟不應及卒乃立其子章是為惠王

史南曰楚之禍至昭極矣曷為乎至此極也自共王之卒諸子爭立圍獨為孽雖平王繼之信

讒疾忠啓繫于吳至汙其宮辱其墓而昭乃越
在草莽及歸而有國則亦微幸于天也爾矣然
則君子奚取焉取其身沒而言善爾贊曰熊珍
徙都為昭王始誅無極振國之綱奔難及隨
以避吳強申包請兵復厥故疆赤雲如鳥懼及
朕肱河神為崇寧以身當孔稱知道楚邦其昌
熊橫

楚子橫者熊槐之子也熊槐入秦不逆橫立為君乃
遣使于諸侯乃復從約以伐秦秦楚相角而楚遂
以傾按楚惠王立有白公之亂惠王卒子簡王立

國策前篇

卷之五

九

簡王卒子聲王當立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
王卒子肅王臧立臧無嗣立其弟良夫是為宣王
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熊商卒子懷王熊槐立懷
王聽靳尚之言疏屈原之忠納鄭袖之謀而墜張
儀之詐卒死于秦子橫立是為頃襄王楚人有以
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王召而問之對曰小人
之好射鴈鴈驚小矢之發何足為道且楚之大
因大王之賢所弋非止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
五霸以弋戰國今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坐
受困臣竊為王不取於是頃襄王遣使復為從約

以伐秦頃襄王卒子考烈王熊元立熊元卒無嗣
春申君黃歇進李園之妹是生幽王幽王卒子哀
王立庶兄負芻弑哀王秦滅楚及項羽立懷王孫
心復弑之

史南曰楚大國也曷大乎楚粵自鬻熊受封傳
世者四十有三僭王者二十有五其始也起于
周之方興其終也滅于周之既衰主鬻延祚與
周相終始豈其地勢使然哉無亦國運之修短
固有數乎是以君子論其世也贊曰楚自錫封
四十三世國以兵強君以僭立白公倡亂子西
被弑至于懷王屈平流涕黃歇奸圖不常效尤
弱弓微繳云胡為讐

國策前篇

卷之五

十

漢長沙王

漢長沙定王漢景帝唐姬子也厥裔惟昌乃有哲王
按景帝召程姬程姬飾侍者唐兒薦寢遂幸生子
因命曰發封為長沙王諸王末朝稱壽起舞定王
但張袖小舉上問之對曰國小地狹不足迴旋乃
益其封定王薨子載王庸嗣庸薨子頃王魴嗣魴
薨子刺王建德嗣建德薨子煬王旦嗣元帝時立
旦弟宗為孝王凡七傳初定王子侯者十五人安

成侯蒼宜春侯成句容侯黨容陵侯福滌陵侯童攸輿侯則茶陵侯新建成侯拾安衆侯丹葉平侯喜夷陵侯義春陵侯買都梁侯定洮陽侯狩燕泉陵侯賢頃王子侯者四人孝王子侯者三人刺王子侯者二人時有楚元王交者都彭城故不書

史南曰書長沙者何象數之玄存乎天形勝之雄存乎地封培之厚存乎人得天者承休得地者鍾靈得人者種德種德者長鍾靈者昌承休者祥臣至長沙眺嶽麓俯湘江謁賈祠懷定陵乃知漢之所以王長沙者厥由天煦其精地孕

國朝前

卷之五

十一

其奇以夾輔京室也已爾贊曰炎運開基河山帶礪分封同姓不顯亦世矯矯定王星沙錫類嶽麓錫靈湘江誕瑞列侯圭組蟬聯雲裔

唐江夏王

唐江夏王道宗字承範唐高祖屬族也衝鋒拆俎厥功居多乃封于楚按道宗畢王璋之子也太宗為秦王討武周時道宗年甫十七登王壁城望之謂道宗曰賊怙衆欲戰爾計謂何對曰武周席勝鋒未可當宜以計摧卒如所料出為靈州總管破梁洛仁及突厥兵數萬衆高祖嘉之封任城王貞觀

元年召拜鴻臚卿遷大理卿太宗方經畧突厥復授靈州都督助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還為刑部尚書後討吐谷渾有功徙封江夏王鄂州刺史

史南曰唐之道宗者何適會也曷為乎適會易不云乎水就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夫水火者性性同則趨同風雲者氣氣一則感一况乘時會通鴻漸于逵遇主敷施鷹揚于霄若道宗者可謂適厥會善厥施者矣贊曰有唐啓社稷始晉陽龍姿雲藻鳳表日光江夏道宗分派天潢開國元功世發其祥

國朝前

卷之五

十二

荆王

荆王元景高祖莫嬪之子也厥督于荆乃有遺愛按唐武德三年元景始王趙貞觀初累遷雍州牧十年徙封荆明年詔為荊州都督有惠政民思之又

有楚王智雲漢陽王環鄂王瑋襄王瓚俱未之國故不書史南曰儒者之論封建紛如也柳子謂封建勢也胡子謂封建帝王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自周以降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其變也非封建之罪也後世之私也匪聖人之公也曷為乎私而

匪公蓋自聖人始則天道公溥而人化自後世終則人道僭亂而天危太宗始欲封建卒弗克行者魏徵諸人為之泥焉爾徵徒知其反心事讐試嘗之也故泥之也不知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果如漢如晉而已矣乎贊曰先王建國以親諸侯顯比天下忠信曰周荆王元景自唐好仇厥有惠政其道無郵

宋楚恭惠王

宋楚恭惠王元僖太宗子也厥領節度移鎮武昌乃有令聞按宋太宗九子長楚王元佐以罪廢次元

國朝南紀前

卷十五

十三

僖元份元傑元偓元僖七歲受檢校太保涇國公父之領鄂州都督武昌軍節度使真宗即位加同平章事七年薨有集三卷筆札一卷上親制序藏之秘閣

史南曰臣觀宋史至廷美德昭德芳未嘗不泫然流涕也曷為乎涕之無從藝祖舉天下以授之弟太宗恬然受之至使廷美德昭弗得其死其諸子悉封為王如元佐者申救廷美弗獲被廢豈非天哉厥後竄廷美于房陵孝宗續序系出德芳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贊曰藝祖開基

太宗禪位燭影搖紅至今貽喙肇封元僖奄有楚地鄂州節度真宗加錫國史權衡追論有奕楚榮憲王

楚榮憲王似神宗子也厥始鎮武昌乃徙荆南按神宗十四子長成王侑次惠王僅唐王俊褒王仲冀王侗次哲宗豫王价徐王侗吳王似儀王偉次徽宗燕王俣楚王似似初為集慶軍節度使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宰相欲立似后曰皆神宗子何必然乃立端王是為徽宗徽宗改似鎮武昌崇寧中徙鎮荆南

國朝南紀前

卷十五

十四

史南曰榮憲何以書善宋也曷善乎宋古先聖王之治也內選九族親也外綏四方賢也有親以聯屬則勢尊有賢以輔相則道成宋世處宗室之法可謂善法先王爾矣宗室之親則繫于王牒升之有司擇其俊又者而任之以官草茅之士則類于科目獻之大廷擇其忠正者而委之以政是故天下之財不至于糜費無尾大不掉之虞天下之才不至于陸沉無賢愚同滯之嘆甚矣宋之善法先生也贊曰宋之宗室遴選俊茂列躋膺仕夾輔元后肆若榮憲克承嘉佑

節度開府垂俗厥後

或問曰子之撰國基也曷為乎詳于先而略于後也曰古者今之鑒也先者後之軌也弗昭其鑒胡以辨疑弗同其軌胡以垂範攷諸春秋於莊公十年書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六年書荆伐鄭僖公四年書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五年書楚人滅弦六年書楚人圍許十二年書楚人滅黃十五年書楚人伐徐二十年書楚人伐隨使宜申來獻捷二十二年書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二十五年書楚人

國基兩紀前

卷之五

十五

圍陳納頓子于頓二十六年書楚子滅夔以夔子歸二十七年書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二十八年書楚人救衛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文公七年書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三年書楚人圍江五年書楚人滅六十年書楚殺其大夫宜申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十一年書楚子伐麇十二年書楚人圍巢十五年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宣公元年書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三年書楚子伐陸渾之戎楚人伐鄭八年書楚人滅

舒蓼楚師伐陳九年書楚子伐鄭十一年書楚

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楚人殺陳夏徵舒成公二年書楚師鄭師侵衛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七年書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陳九年書楚公子嬰齊伐莒十五年書楚子伐鄭十六年書晉侯人楚子鄭師戰于鄆陵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十七年書楚人滅舒庸十八年書楚人鄭人侵宋襄公元年書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楚殺其大夫公子申三年書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五年書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楚公子貞

國基兩紀前

卷之五

十六

帥師伐陳八年書楚公子貞帥師伐鄭九年書楚子伐鄭十年書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十一年書楚子鄭伯伐宋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十二年書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十四年書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十八年書楚公子午帥師伐鄭二十二年書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二十四年書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二十五年書楚屈建帥師滅舒鳩三十年書楚子遣遠罷來聘昭公元年書楚公子圍會諸侯于號公子比出奔晉四年書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

子頃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
申楚人執徐子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五
年書楚殺其大夫屈申會諸侯伐吳六年書楚
遠罷帥師伐吳八年書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
殺之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
吳十一年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
子棄疾帥師圍蔡蔡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
用之十二年書楚殺其大夫成熊楚子伐徐十
三年書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
谿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十六年書楚子誘戎蠻
子殺之十七年書楚人及吳戰于長岸二十七
年書楚殺其大夫卻宛定公二年書楚人伐吳
四年書楚人圍蔡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
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十四年書楚公子
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賴以頃子祥歸十五年
書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哀公元年書楚子陳
侯隨侯許男圍蔡九年書楚人伐陳十年書楚
公子結帥師伐陳十三年書楚公子申帥師伐
陳夫以春秋二百四十餘年之間孔子于楚大
書特書不一而足或稱子以爵之或稱人以氏

國基內紀前

卷之五

十七

高

之或稱地以載其盟會或稱日以述其侵伐或
稱州以著其始或稱國以要其終蓋以楚地廣
邈楚俗悍獷自熊繹以下統緒相傳封疆漸闢
若熊渠之得民熊惲之布德猶為彼善於此乃
若商臣弑父子比弑君天討當加神誅共憤公
羊傳所謂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曲盡
其狀矣迨漢封定王于長沙肇啓沅陵之裔唐
封道宗于江夏昉樹靈州之勲迄宋則建恭惠
于鄂渚妙裁雲藻之麗徙榮憲于荆南丕衍星
潢之茂是故楚之嶽祗毓秀川若鳩祥永有光
矣善者足以勸惡者足以戒君子善善長而惡
惡短焉得而不書

國基內紀前

卷之五

十八

楚紀卷之五

紀卷之六

皇明進士 經筵日講同修 國史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 廖道南撰

國基內紀後篇

楚昭王

昭王諱楨

太祖高皇帝第六子也母昭敬充妃胡氏生壬子甲

辰三月三日壬子資凝重英膚夙成

高皇后特鍾愛之洪武三年夏四月乙丑

上命封為楚王四年春二月甲子入

大本堂讀書九年冬十月丁卯之國武昌

國基內紀後

卷之六

皇太子率諸王公文武群僚餞于龍江十一年春隨

皇太子往謁

皇陵于鳳陽十二年夏四月丁酉

上賜經史圖籍王誦而有得乃錄

御註洪範及大寶箴于座右以時玩警是歲十二月

隨

皇太子入

文華殿聽儒臣進講十四年五月丁未

上命率江夏侯周德興討散毛諸洞蠻夷十五年春

正月丙午復討大庸諸洞蠻夷十八年夏六月

庚子命率湯和討靖州上黃諸蠻夷吳回兒等

事竣奏捷

上喜甚曰湯和言爾有謀畧真吾子也二十年秋九

月甲戌

上賜祖訓錄冬十月往討雲南阿魯禿遁走武關至

鄭州擒之二十二年肇建 宗人府

上命王署之二十四年往征西番二十七年道州杜

回子叛命討平之是年復討全州叛徭二十八

年復討桂陽山寇平之二十九年八月丁亥盧

溪黔陽諸洞蠻夷叛王出師自沅州伐山踰阻

國基內紀後

卷之六

二

至天柱山采入苗寨平之三十年三月壬午熒

惑入太微

上勅曰自古及今有土有國者務謹身心觀天道察

人事罔敢自暇自逸蓋人事作于下則天道應

于上可不謹哉吾諭爾久矣周天列宿五星出

入洞燭休咎以修人事近熒惑入太微况太微

居翼軫楚分野也太微為天庭五星無故而入

灾必甚焉且熒惑徑入而東往猶之可也今順

入而逆出已八十日矣在內庭十日占有妨君

者有妨后者有妨相者矧八十日乎爾冢子悼

簡王忽因疾云逝天象豈虛示哉爾其省愆情
德以回天意王受命惟謹惴焉不敢自懈乃書
十事曰尊

朝廷守祖訓敬神明作藩屏順人心友兄弟防邊境
練軍士謹錢穀畜馬乘以無忘

高皇之光訓五月乙卯命同湘王征古州蠻林小廝
勅曰近蠻夷倡亂爾能與民同憂率護衛軍馬親往
征之豈不稱為賢王夫尊居王位安享富貴凡
宮室衣服輿馬皆民力所供若能奮威武除民
患山川鬼神亦將助順矣爾其欽承七月辛巳

國朝內紀後

卷之六

三

復命征清平黔陽諸蠻平之三十二年五月庚
寅封王嫡子孟烷為楚世子永樂元年春正月

戊戌

成祖召王為宗人府左宗正三十三年春正月戊辰

王薨

上遣豐城侯李賢賜祭塋謚曰昭嗣孫憲王撰碑繫
以詩曰

高皇奉天大正四海肅肅昭王惟

皇之子茫茫江漢爰初賜履秉德執誠以綏以理溫
溫靖恭翼翼小心惟孝顯顯惟忠湛湛臨下惟

和蒞衆惟欽允武允文如玉如金奕奕楚邦寔
奠南紀時叙物豐風厚俗美瑤峴在園

帝嘉其賢民受厥祉茲祀有愆嗚呼祖考陟降在天
錫監垂祚裕我後昆

莊王諱孟烷昭王之長子也母妃王氏生王王生

而孝友仁厚根諸天性自洪武三十二年受封

成祖入靖內難諸王守邊者多調內郡恒被譴責王

辭護衛其原賜西安名馬悉委將領選用以資

天兵征胡乃深自貶抑築書堂以自誦習與文學

管時敏貝翱雷貫輩昕夕討論又於黃龍山麓

國朝內紀後

卷之六

四

作亭游息撰半山亭記暇而臨池撰流清亭記

思古東平為善取樂撰樂善堂記時登眺城東

諸山撰鳳凰山賦見山川出雲撰雲峰賦每冬

出獵以演武事撰冬獵賦遭迴雲土夢澤撰雲

夢賦又恐放心之難收撰求放心論以為馳如

奔馬逸如放豚敬以持之納諸吾身然而求放

心自存誠始故著無妄齋說以為復則次剥陰

極陽生君子全天無妄即誠然而無妄斯能守

已故著守已箴以為滿盈是懼恭儉是遵儉人

宜遠正士當親蓋其有得於

高皇昭鑒之遺訓昭王立國之崇規者深矣永樂癸巳歲旱王躬禱仰山澍雨隨應宣德甲寅武昌大饑王發廩為糜粥以濟之多所全活近城有虎為患王親射之民恃以無恐正統四年王薨哀悼倍至遣成安侯郭晟諭祭塋謚曰莊所著有勅有詩文子憲王撰碑文繫以詩曰懿我楚國王祖肇封爰及王考

帝訓是崇仰惟

帝訓子孫矩度保國安民式由

皇詒啓之承之念茲在茲宜我家國世濟光熙江漢

國基內紀後

卷之六

五

朝宗藩翰攸峙天監厥衷用錫我類閔予小子嗣守家邦允懷繼述夙夜匪遑我我昭園莊園在側穹碑有辭用示無極

憲王諱季垹莊王子也初封武陵王晉爵承嗣王幼紹家聲務學時敏正統四年秋八月壬辰王夢持水晶筆大書白茲文藻煥發詩調高曠乃作資敬堂以崇先訓環翠軒以怡幽貞又題東平圖曰東平昔賢王居家惟樂善良由心好德外美粹然見富貴非所榮忠誠意無倦謹言契宸衷奏疏答天眷永言躡芳躅千載繼成憲河間圖

曰我聞河間賢慈學由好古心契羲皇奧神游洙泗浦求書留其真延儒應接武藩輔德無瑕道衍言有補高風邈已遠新圖誠快睹九原不可作百世吾疇與至今士林多誦之王表章昭王行實暨莊王碑碣咸自撰述所著有毓秀軒詩及維藩清暇錄管延校為之序王薨弟季叔立是為康王嗣孫榮滅始建廟祀督學副使沈鍾碑詞曰猗與楚封莫茲南土惟

皇有命畀于昭祖莊憲暨康以次相傳世世享德有

開必先百年于斯國斯舊矣在後之人禮由義

國基內紀後

卷之六

六

起五廟是任奉我先王以妥以侑禴祠烝嘗峨峨鵠山翼翼新廟先王之靈後王之孝孝哉後王可謂曰知子孫千禩永言保之

靖王諱均鈺莊王孫也厥考為東安恭定王母妃王氏夢天使授玄圭已而母邢氏有孕生王王幼不好狎凝重老成有鉅志成化元年春正月上遣英國公張懋冊封為楚王繼康王後王既受命鷄鳴而起率由成憲弗敢越履丙辰冬納妃周氏時憲妃傳氏康妃杜氏俱無恙王事之如母無間言丁未

孝宗登極錫予優渥戊申冊立榮滅為世子訓以古
先哲王憲典夙夜無倦正德初逆瑾用事王具
疏論之侃侃有直氣王薨世長子襲封樹之碑
銘其詞曰

太文建國雄武昌昭莊憲康歷四王靖考入紹天降
祥乾坤清寧雨露香一家四海無猜防民俗歸
厚追軒唐後來議者徒更張禮經三變違故常
聖如丘軻曾不遑亦君魯衛臣齊梁展親有命
宜肅將使何為乎失低昂得時行道人自強乃
肯卑身奉權璫九京貴志歸冥茫靈泉脉脉山
國基甫紀後 卷之六

蒼蒼參天松栢生成行居藩東禮衛祚長安猶
磐石思無疆卜年億萬維天潢

端王諱榮滅字璿源靖王長子也母妃周氏於成
化十三年丁酉七月十八日生王王生七歲就
學敏慧夙成克敦仁孝弘治元年戊申十月

冊命為世子六年十月納廣寧衛學訓導周昂女為

妃王時弱冠政體民隱靡不周知居父王及母

妃喪塋日遇雨雪王步行骨立疏請立宗廟以

崇古制

武宗俞允特錫彰孝坊以表之王不自盈滿踐履謙

約特請

宸翰賜題正心書院夙夜誦習又闢聚芳園列置景
物以娛清暇樓曰擬閨堂曰芳桂洞曰虛白亭
曰幽賞山曰環巧池曰滴翠竇曰梯山臺曰覓
雲蓋超然物表與造物者游矣王薨所著有正
心詩集子男三長為今王以乙巳正月辛亥世
子英耀弒逆事聞誅之弟顯槐冊命為武岡王
次英某禮部侍郎崔桐贊曰易有之地上有水
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豈無謂與故封王展
親綴食糾族聖王之愛也而維翰維城承帝之
國基甫紀後 卷之六

休以無數非重有永肩也哉楚有國百五十年
世篤忠貞于茲為盛可尚也已

國家行葦敦仁莫遠伊邇報德懋功何如哉敬天之
威圖享厥終始有卜於世引矣先是郎中劉武
臣撰彰孝碑詞曰楚有賢王奮然學古厥彌正
心靈承

心靈承

天語古之孝子今之忠臣盟諸其心責諸其身孝竭

二親克躋于道事死送終形神俱耗天心降監

孝心潛孚冥漠赫靈俾究厥圖禱疾祈晴其應

如響大事載襄疇弗贊仰

皇帝曰都忠臣孝子矧乃兼之宜崇典禮桓書彰孝

樹之王門文煥光燭

御氣高七澤渾涵南嶽峻極結為慶雲光搖五色

互相吞吐擁此龍章

皇帝聖神大化之祥

湘獻王

獻王諱栢

太祖高皇帝第十一子也母順妃胡氏豫章侯胡美

女也於洪武四年八月生王于建康十一年正

月元旦受封為湘王建國荊州王幼而粹美讀

國朝紀後

卷之六

九

書恒至夜分篝燈警枕精思力踐人莫窺其際

開景玄閣招延俊乂編葺墳典然志在經國論

古兵制有老將所不及時常德降虜叛王受命

征之敗其前鋒于虎渡追至殲焉洪武三十年

五月乙卯命王副楚王討古州蠻夷林寬等六

月丁亥

上勅曰前命爾兄弟以七月二十徑勦洞蠻今占太

白七月三日伏未可行十月二十三日當夕見

西方太白出高深入者勝此用兵所當知也今

指揮齊讓已歷蠻境令且出奇設伏嚴為備禦

休息士馬以乘其敝候太白出後併力討之若

生擒蠻夷不可輕殺蓋兵以安民非殃民也三

十一年命都督楊文克之

上命班師王每出入以縹囊盛書自隨或遇佳山水

必徘徊終日刻石紀事詩歌豐腴書法遒勁平

居被服雅如儒生望之玉山晴霞即之春雲麗

旭聽其言淡而不厭溫如也建文君即位有讒

之者闔宮自焚

成祖靖難聞之嗟悼無已謚曰獻

特命學士解縉撰碑詞曰猗嗟獻王孝于

國朝紀後

卷之六

十

高皇王此大邦粵惟荆湘既文既武有輯有攘蠢彼

蠻寇蝟而跳梁

帝命往征深入其疆招之畢來人其豺狼惟王良哉

于家有光窮胡豕突變起倉卒羶埃翳空聞者

怵惕惟王英武謂彼奇獍長驅無前奔北以出

吁嗟於邑將遺大難天下之恤惟王至仁得人

死力受箝窮追虜已就殲聖道日還孔繁載籍

惟王經緯有剛有述才兼衆長識過千古開我

後人功非小補遭讒害已從容就義不辱其身

不降其志垓上荒煙無賴不治縉紳過之尚或

流涕魏魏

聖皇功高湯武禮其祠墳典哀泉土龍泉金冊繡裳
袞衣惟王神爽象服是宜碣昭于地精神在天
帝德玉靈垂光萬年

遼簡王

簡王諱植

太祖高皇帝第十三子也洪武二十六年正月癸亥
受封為遼王居廣寧城有司以士馬未集宮殿
未建為言

上乃命駐節大凌河北九月癸丑召同代王肅王慶

國本內紀後

卷之六

十一

王寧王旋京乙卯命郭英營建廣寧楊文榮築城

凌濛是歲之國三十年正月庚辰

上命圖西北沿邊地里諭王曰自東勝以西至寧夏
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
至大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去不
知幾千里至大漠又自鴈門關外西抵黃河渡
至察罕腦兒又東至紫荊關又東至居庸關及
古北口又東至山海衛凡軍民屯種田地慎無
牧放孽畜其荒野曠土聽今年樵採諸王駙馬
往來營駐練習防胡特示此圖子孫世守五月

庚申流星入紫微有二小星隨之

上復勅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邊戍弗寧爾宜受封
朔土藩屏朝廷匪機智深密晝夜籌策孰能知
之兵法謂制人不制于人多算勝少算不勝况
無算乎苟不深思遠慮失機誤事非惟貽憂朕
躬爾亦殆哉胡馬寇邊不宜與戰或收入壁壘
或設伏險隘彼必四出抄掠俟其驕怠隊伍不
嚴我以馬步夾攻邀其歸路破之必矣王諳練
邊務屢樹奇功

上多褒賞所撰忠孝為藩詩士人多稱述之

國本內紀後

卷之六

十二

成祖登極勅曰

皇考封建諸王藩屏京室傳緒萬年與國長久建文

中信任奸回以殘骨肉朕賴

祖宗之靈克平內難臣民推戴以君主天下方欲與
諸弟聚處同天倫之樂而賢弟以遼地荒遠經
涉海洋餽運為難固請荊州且以廣寧舊鎮留
三護衛以益邊防欲于荊州給一衛備用謙抑
之誠溢于言表去衆就寡厭遠懷邇手足之情
何忍重違勉從所請仍厥舊號永樂二年之國
王薨謚曰簡世子貴煥立是為肅王肅王薨子

靖王嗣靖王薨子惠王嗣賢而好禮開建寶訓堂以珍藏

列聖所賜宸翰弘治戊申枝江修浚城隍王親製文
撰碑節婦顏氏壽九袞卒王作詩輓之有關風
化王薨

上遣下諭祭

史南曰予聞諸張陽峯寓史局稱惠王賢而未
有以覲也乃閱光澤所修荆志讀之益知王所
樹立及觀國史乃見

皇祖封建初意惓惓以守邊為諭其慮深且遠矣嗣
國事內紀後 卷之十

王徙封于荆委泰寧朶顏毛憐三衛遂置廣寧
為孤注而山海獨石不相應援門庭之寇鎖鑰
之防胡可遁哉贊曰

高皇經野封建諸王曰遼廣寧近古朔方警閭峨峨
鴨綠洋洋東隣三韓北接大荒盟同帶礪險並
金湯遼世守之扞此土疆玄象示警

王音孔揚赫怒整旅幕南無王矢來肅慎弓掛扶
桑華夏裔夷賴爾為防厥後南徙肇居荆湘龍
洲星派鶴澤天潢簡肅靖惠保有大邦不顯亦
世圭組輝煌

岷莊王

莊王諱梗

太祖高皇帝第十五子也母順妃胡氏豫章侯胡美
之女生王于京師王生而英毅沉重有謀洪武
二十七年庚子受封于雲南時建文君削諸王
護衛命西平侯沐晟偵伺其過被逮流漳州
成祖登極憫王無辜復其爵土王奏沐晟媒孽之罪
聖諭解之曰嘗聞

皇考遺訓年二十有五尚未延嗣沐英甫八歲

皇妣鞠之後命復姓封為西平控馭蠻夷十餘年來

國事內紀後 卷之十

十四

朕無南顧憂者以英在也今晟所為國養信愉
邪以犯吾弟固不可容但念乃父佐命開疆不
忍罪之况雲南重地安邊撫夷匪賴世臣其何
能濟苟不改過罪之未晚吾弟亦宜念黔寧之
親置之度外可也又諭沐晟宜篤親親以消舊
怨永樂二年改封武岡莊王薨世子徽煥立是
為恭王恭王薨子順王立順王薨子簡王立簡
王薨子彥沃立襲封岷王王天資俊逸經史諸
書一覽即知大意尤善為詩工畫意號雪峰作
梅竹齋吏部尚書張邦奇時為督學王與之為

王逸交張邦奇撰梅竹齋記曰王好觀物理列
植梅竹構屋其間夫群卉之生分芳積繁孰非
可翫而樂者求其清真秀異翛然出于埃壙望
之使人神澄氣爽惟梅竹為最若夫玉質冰肌
闌發生意不言而臭味潛孚探之則精蘊無既
是竹不如梅停碧浮翠刷垢爬塵炎威迫避淫
寒莫侵中通外直節介凜不可犯是梅不如竹
時夫火雲歛跡明月麗空王于斯時引酒以酌
清影沉尊佳實解醒故飲而不亂澍雨既收涼
颼隨來王于斯時援桐鼓之幽意溢發商聲滿
林曲奏既終餘音鏘鏘若或為和丁曰是所謂
天籟者聽而樂之玄冬闕景霰雪交加百草具
零天地杳然斯時也清香襲人動氣凌物王乃
登雪峰舒嘯而長吟氣格超凡音韻絕俗追逼
陶常之蹤而欲駕軼之者是梅竹之助之也夫
人極富貴則妖麗穠郁日以昏酣而莫知夫物
理之真趣王惟梅竹之好幽靜與居則其識趣
為何如視世之流浸而荒迷者舉不足以投其
好矣蓋天下之味莫深於物理而樂莫大於無
入而自得王能得之惡可以無記文學吳廷璧

撰雪峰傳曰王謙和恭恕雅好儒術心畫遺跡
逼真義素鼓琴賦詩掃梅撒竹以陶天趣古稱
衛武好學東平樂善孰若雪嶠潔修堅白令德
多才聞風者悅觀德者醉詩曰言念君子溫如
其玉又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雪峰之謂也史
南以嘉靖甲申于役于岷習聞王賢迥出塵
表王乃作詩贈之曰愛比神僊翰苑清更無荆
棘向人生覆甌名位稱良吏補
衮才猷輔

聖明視草綵鸞揮藻集代言棠鵲蹴花鳴槐廳風靜
聽鈴索石室雲香仰鑑衡八斗文成天地濶三
都賦就鬼神驚定期勲業超今古廊廟堂播
令名

渾王 谷廣人附

渾王諱梓

太祖高皇帝第八子也生二歲而受封又十五年而
之國字于長沙王幼而好學善屬文每召府僚
文學設醴賦詩品其優劣而藻鑑之洪武二十
一年以妃家坐事王不自安
遣使慰諭召之至京王懼暨妃自焚國除

谷庶人穗

太祖高皇帝第十七子也洪武二十六年建谷藩于

宣德府建文初削諸王護衛召守邊圉者還京

庶人遁還令守金川門

成祖靖難師至庶人登城開門迎謁按兵而入

登極復賜以雅樂士奏衛士三百金綺寶鈔鎗

劍輿馬增歲祿至三百石徙封長沙後忠誠伯

茹瑄道經藩服不朝有司奏聞

上心愈疑遣監察御史歐陽謙偵伺之謙具以逆謀

告庶人自焚國除

國朝典

卷之六

十七

史南曰周成王戒卿士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

貴不期驕富不期侈夫驕侈之漸滿盈可懼漢

之河山帶礪固矣厥後景帝遭七國之亂多以

酎金削爵靖王聞樂之對可哀也唐之花萼增

輝榮矣厥後玄宗罹三子之讒多以失裔除國

鄴侯黃臺之辭可監也乃若潭之貽譴于妃族

愛而不知其惡谷之納款于京城順而罔從其

正我

高皇帝育之以仁

成祖正之以義是又高出于漢唐家法上矣

襄憲王

憲王諱瞻墻

仁宗昭皇帝第五子也永樂丙戌

誠孝仁皇后生王于儲宮天資明睿讀書通詩尤長

於春秋洪熙乙巳王監國北京時

宣宗為皇太子居南京奉迎

登極不貪天功宣德丙午高煦謀逆

宣宗親征勅王留守五年之國長沙正統元年

英宗軫念沙土卑濕徙封襄陽已巳陳也先入寇

車駕蒙塵上章

國朝典

卷之六

十八

聖烈慈壽皇太后發府庫募勇敢圖恢復以肇

宗社大順丁丑

英宗復辟覽疏感嘆褒錫有加親製峴山漢水二賦

及四景歌詞以崇異之成化丙戌巨寇劉千斤

叛捐祿犒師卒至底定未幾薨年七十有三

憲宗遣武安侯鄭英致祭謚曰憲世子立是為定王

定王薨子簡王立簡王薨子懷王立無嗣晉封

光化為襄王初定王自製憲王碑文繫以詞曰

皇明繼天統馭萬方建設藩屏奠安家天下惟我王考

肇封大國派演金枝身全懿德始事京邸翊贊

皇猷叛亂剗平中外無憂嗣出長沙鎮彼南服襄陽
載遷去濕就陸相彼岷山漢水環焉王考居之
令聞日宣令聞伊何篤忠與孝孝著執喪忠殫
奏告肆其餘力誦詩讀書揮灑吟咏材藝孰如
古聖方書罔弗兼學拯困扶危濟利尤博存承
天龍疊荷褒崇諸藩星羅會莫與同惟我

列聖仁覆如天貽恩宗親王考惟先惟山峨峨惟水
洋洋樹之穹碑千載流光

英宗睿皇帝御製襄陽四景歌賜王至今琬琰猶存

春景歌曰襄陽見說佳山水形勝由來擅奇美

國朝內紀後

卷之六

十九

漢水迢遙天際來岷山突兀雲中起天然景致
生光輝况逢四海承平時一旦陽和回宇宙無
端淑氣藹郊圻江山富貴春光好景物熙熙民
皞皞氣通泉脉潤苗田暖入燒痕生綠草三陽
交泰際芳辰天時物候俱可人習家池水凍已
解鹿門煙樹色皆新倏然又屆中和節桃李花
開梅正結大隄隄上風日妍陣陣光風泛香雪
清明上巳景更濃鶯啼燕語韶華中漢濱士女
競遊衍應知被化同周風此時此景兩臻極天
下名邦皆莫及分茅胙土豈尋常為翰為蕃賴

宗室顧惟叔父宗之英卓爾不群和且平對時
撫景為育物仁心兩地同流行幾回南顧重翹
首料得高懷望北斗適情細膾搓頭編冷歡滿
泛宜城酒山川信美人更賢賢者樂此誠宜然
千乘封疆佳麗地况當紅紫艷陽天河間禮樂
東平善高誼清風今再見方寸恒教生意存等
閒識得東風面特佐長歌寫所懷因風寄遠興
悠哉眷惟天府臻多慶永鎮坤維壽域開

夏景歌曰顯穹宰物敷元化四運居然成代謝

韶華結局斗旋杓轉時流光涉長夏夏日舒長

國朝內紀後

卷之六

二十

未易過魯陽何用頻揮戈縱知化國民多逸群
生長養須南訛江漢古來稱重鎮藩封况復當
雄郡山川映帶何葱菁草木霑濡盡芳潤無窮
風景岷山亭亭前數點峰巒青新葉滿林驚綠
暗驕陽入戶延朱明驚老枝頭慵不語紫陌將
騶燕初乳浩蕩時來舶趁風簾纖已結梅肥雨
麥浪低翻荷蓋舒秧針遍插盈新畝白水分流
經大漢青松駕壑臨長渠祝融鞭電火龍吼焰
焰晴空疑炙手解慍何當理舜絃蔭暘還思道
傍柳柳陰高處鳴玄蟬葵榴映日花欲然北窓

一枕裁皇上金倪火冷銷殘煙賢王此日多親
賞臺榭虛明隔塵鞅瑤階瑩澈水晶簾冰簟淨
涵雲母帳逍遙轉覺心神怡高閣沉沉晝漏遲
滿貯寒瓜薦蒼玉細分雪藕飛銀絲有時宴處
思端默一念憂民更憂國坐移槐影過空庭日
斜猶未離重席天南天北遙相望驂龍恨不隨
騰驤願祈遐壽等嵩嶽千年海宇同無疆

秋景歌曰化機默運摧寒燠急景相仍如轉轂
乍見昏中大火流羲輪忽已馳西陸清商應律
金尚柔白帝司衡連蓐收朝來一雨洗殘暑碧

國朝詩集

卷之六

十一

天淡淡雲悠悠漢南此日風光好并梧葉落鸞
秋早地臨赤社更增崇峴首峨峨接晴昊灝氣
浮空漸沈寥青萍渡口起鮮飈閱歲松杉猶翳
鬱望秋蒲柳先蕭條飛螢草際流疎景華月騰
輝星耿耿廣庭清露滴高槐越亭生涼湘簟冷
渚蓮紅褪啼殘粧巖頭桂子飄天香九日菊繁
微冒雨一林楓老暗經霜多情最是梁間燕欲
別空巢更留戀萬山深處列層屏一水淨來拖
匹練放船釣取槎頭鱖刺沽白酒寧論錢父老
相從謾傾倒酒酣擊壤歌豐年丰豐萬頃登禾

黍夜靜千家響砧杵川原縈繞驢驢橋厦屋幘
幘冠蓋里懷哉叔父天一方感時無柰憐秋光
紫宸朝下獨凝佇聯翩鴈陣瞻南翔欲寄新吟
憑鴈足風緊雲橫還斷續便應遣使報平安四
牡駢駢去何速驅馳孔道當回旋遙想心懸

魏闕遙永保皇圖垂鞏固本枝百世常綿延

冬景歌曰江空木落天氣凝四時迭運功已成
深宮燕息懷遠道忽念南土襄陽城襄陽四序
景皆美每到冬來益奇偉碧玉堆成峴首山清
泉注作檀溪水水落寒潭露淺沙千林葉落骨

國朝詩集

卷之六

十二

槎牙茫茫遠漢飛寒鴈渺渺平田噪晚鴉白藏
屆候純陰月橘綠橙黃好時節城市千家愛日
喧樓臺萬瓦新霜結一陽生處葭飛灰雪花散
亂梅花開鹿門山下行吟客冒冷尋香日幾迴
歲律崢嶸忽云暮土牛不出寒不去漢水東流
風北吹神女弄珠波上渡月窮于紀星回天不
周風動物蠢然已迎貓虎勞農事還調鷹犬獵
平原平原廣澤幾千里車馬無聲羽旄美邦民
遙望舉欣欣與民同樂非為已

荆憲王

憲王瞻桐

仁宗昭皇帝第六子也永樂甲辰肇封宣德四年之國江西正統八年徙封蘄州建宮于麒麟山之陽王天資穎秀勤學好古每遇

朝廷大慶必祗慎肅恭初無倦容延訪文學揮毫摘藻亦無驕態至今蘄陽都人士尚想見其儀刑焉王薨子靖王立靖王薨子和王立和王薨世子立是為今王王謙和溫粹銳情經籍善書隸篆長日脩然泊如也顏其齋曰白雲深處進士高鵬撰賦曰陰陽奇氣山岳清英王質瓊輝堆

國基南紀傳

卷之六

五十三

崖拂岫如園如輪掃春黛也如蓋如擎點夏峰也虹橋銀漢乘秋霽也雪嶺玉虹愜冬晴也朝夕友猿蕙帳淒清夕兮引鶴松巢陰森四望無塵一榻千金乳潛瀚海豹隱深林閱典謨而忘倦呼松喬以訂盟契天人于獨樂付理亂于不聞鏗銅百尺磬研千尋懸河貝錦者徒羨菲于罔極濫竽鼓瑟者祇執掌于浮生浩乎與造物為徒茫乎與海嶽爭靈也歌曰雲淡淡兮縹緲無涯亭隱隱兮朴素無華彼美一人兮逍遙邈遐歲丙申史南宅憂南土舟經蘄江

王遣審理曾綬莫先大夫曰嗟乎鍾山岳之秀靈

兮偉壯貌而岐嶷在髯游若老成兮為儕輩之共推迄采芹於泮水兮惟孔孟以歸依目數行以並下兮惜分陰於三餘文載道以經世兮等聲價於昌黎揮風斤於餘地兮削蠅鬚於纖微空驥群於冀北兮騁天廐之神駒醉杏林之春色兮花徧閱於京畿歷粉署以筮仕兮盡職分之當為縱根節之盤錯兮何左右之弗宜厭韉鎖之羈絆兮追冥鴻以高飛混漁樵以為侶兮談玄奧於江湄日追隨以徜徉兮或嘯傲而揮

國基南紀傳

卷之六

五十四

厄無所求而自足兮得靜養其天順却扶老以矜健兮踰壽筭於古希嚴訓迪於過庭兮本身教以立規致賢嗣以成名兮首傳臚於丹墀典機務於館閣兮受

聖明之深知備顧問以論思兮類秘書之行尉憶五洪之遺訓兮衍慶澤於無涯膺

帝典于峻階兮封鸞雀於紫泥論完人於當世兮能彷彿其伊誰胡一疾而長往兮傷梁木之云頽惟生順以死安兮飄仙逝而含怡兮親踈與遠近兮嚙不仰其光儀宜王人之絡繹兮無水陸

以並馳矧鄉土如荆楚兮肯自默於致詞附生
芻以達誠兮冀英靈其監之

梁莊王

莊王諱瞻垧

仁宗昭皇帝第九子也永樂癸卯冊封卽郢舊基而
居之王於襄獻王為伯仲襄獻自長沙徙襄陽
王率文武官出郭迎見明日襄獻亦如之王曰
兄弟茲會不復矣揮涕而別觀者感動焉正統
中薨無嗣國除

吉簡王

國朝南紀後

卷之六

二十五

簡王諱見浚

英宗睿皇帝第五子也初景泰丙子季夏王生于

重華殿之南清宮越明年

英宗復辟改元天順春三月封為吉王王生而岐嶷

超悟不群

慈懿皇太后特鍾愛之及長而敏學好古日崇大道

憲宗寓儲宮暇又友于兄弟出自因心成化乙酉始

冠庚寅出閣讀書命張廉李晟兼檢討為輔導

官乙未之國長沙

上賜金綺犀象諸物有差王益懋厥德樂游嶽麓書

院訪古哲賢遺蹟命工梓先聖圖及尚書以時
誦觀暇則揮藻擲翰披賈太傅新書陶然嗜嚼

然慨浩然長歌人莫窺其蘊也享年七十有二
世子祐扶年三十有二先薨賜諡曰悼莊王世
孫厚焞立是為今王王親撰

簡王墓銘其詞曰天生睿賢蚤承

休命安富尊榮邦家安靖盛德徽光芳名無競永昌
後藩萬年嘉慶吏部侍郎張治撰封建譜曰班
固所謂親親賢賢褒功表德深根固本不可拔
也我

國朝南紀後

卷之六

二十六

朝封諸王于國而政不與焉其所謂親愛富貴仁至

義盡者與詩曰价人維藩大邦維垣懷德維寧

宗子維城此之謂也

壽王

壽王諱某

憲宗純皇帝第七子也初封于四川保寧弘治十七

年岐王無嗣藩邸在德安正統元年乃徙封宅

厥舊基王既遷國克自樹立賢譽懋彰凡遇

朝廷大事晨興拱翼若親預焉雖國土瘠薄錢穀告

匱而冲襟膚思徜徉飄逸若將終身焉

榮王

榮王諱某

憲宗純皇帝第十子也王生而英悟游情藝苑藻思清腴

純皇后特軫護焉為擇吉土錫以冊寶弘治十一年

乃命工部郎中陳琦建國于常德即總鎮舊閫

而營拓之正德四年復命郎中張謐載加修飭

嘉靖五年

御題崇義樓額賜之王益謙慎以迓無疆之休世子

殤謚懷祚

國朝內帙

卷之六

二十七

兵部侍郎陳洪謨撰藩封志曰惟我

高皇奄有諸夏大封同姓所以衍萬世磐石之固之

休慮至遠矣其在湖藩先後選勝以畀或仍茅

土以世屏翰山川儲秀士民改觀豈造物者固

亦有待耶詩有之四國于藩四方于宣其斯之

謂與

岐王雍王

二王皆

憲宗純皇帝子也弘治六年封岐于德安八年封雍

于衡州俱無嗣國除

史南曰古者帝王之封建也顯比萬國為一家

而賢賢之義寓焉聯屬兆姓為一身而親親之

仁形焉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

自仁率親天下之大倫也賢賢故修身脩身故

立政立政故澤民自義率祖天下之大分也分

定則名正天下敬之而不敢越倫明則疇叙天

下懷之而不忍忘是故時庸展親而仁道昭矣

大義滅親而義道嚴矣乃若我

高皇分封于楚衡山若礪江漢為帶

列聖丕承宗文蕃衍仁義並行尊親咸篤固萬世不

國朝內帙

卷之六

二十八

易之道也詩有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其是之

謂乎

岳懷王

今上皇帝弟也嘉靖三年十二月壬寅

上推因心之愛敦展親之誼慨然思之

命大學士楊一清撰碑文有曰王乃

睿宗獻皇帝第一子

母章聖皇太后也王生而月華呈瑞

獻皇帝及

章聖皇太后喜之弗勝越五日大風揚沙人甚異之

而王薨矣今追冊為岳王謚曰懷夫

皇上追思同氣至親雖未及歲深惟

父母之遺體不敢易之親親至孝何以加諸誌曰王

生胡自也薨胡歸也冊為岳王者因郡名也謚

曰懷者孔懷之義也墓有祠宇享祀備成人之

禮也

史南曰書稱鞠子之哀以言乎天顯當錫也詩

著和湛之義以言乎天倫當篤也天顯錫而王

季因心之愛深焉天倫篤而周公友于之道盡

焉

國基外紀後

卷之六

二十九

皇上尊尊親親而周道備矣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天下平此之謂也

尚書顧璘贊曰

君道佐則臣道仰成國敷盛美誼洋聲名燦燦彼作

難難和鳴幽贊天瑞明闡

皇情

楚紀卷之六

楚紀卷之七

皇朝賜進士經筵講同修 國史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廖道南謹撰

國基外紀前篇

夫列象周天三垣九宮衛乎其中也五嶽峙地

百川四海環乎其外也立天之道曰柔與剛柔無物

陽無時而不行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柔無物

而不體是以得天時者勢不限于小大得地利

者國不分於強弱然而名屬附庸則為大國之

所侵陵陵統承閏位則非中國之所自立勢窮則

變理極則通美可以勸惡可以規不嫌同辭撰

國基外紀前

卷之七

國基外紀前篇

隨國

隨國姬姓侯爵漢東之國隨為大接壤于楚棄賢弗

庸是以多敗按楚武王侵隨使遠章求成軍於瑕

以待隨使少師董成聞伯比曰吾不得志于漢東

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

彼則懼而謀我故難間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

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隨侯懼

而修政楚不敢伐後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

梁請下之少師曰必速戰隨侯敗績既而楚又伐

隨隨曰我無罪楚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成王
舉我先公令居蠻服我自尊爾乃自立為王與隨
人盟吳人入郢楚王奔隨吳人索王隨曰以隨之
僻小而密適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
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
鳩其境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隨在今隨州

史南曰隨何以書書之以有國也有國者何子
攷諸隨神農所生之地也隨侯奄而有之亦足
以抗衡楚霸今觀其地有斷蛇丘以為隨侯獲
珠之所蓋但知珠可以寶不知子梁之賢乃真

國基外紀前

卷之七

二

利國之寶也國寢以微天平人耶贊曰神農烈
山寢在于隨江漢之國隨為之魁季梁賢臣國
莫能支雖有明珠其胡能為

黃國

黃國嬴姓顓頊之裔也受封于黃以國為氏按桓公
八年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遂章讓黃
莊公十九年楚禦巴師大敗于津還霸拳弗納遂
伐黃敗黃師于蹇陵僖公二年齊宋江黃盟于貫
始服齊也三年及齊宋會于陽穀四年齊會諸侯
及江黃伐陳十二年黃人不修楚貢楚伐黃十二

年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職于楚乃言曰
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楚遂滅黃徙邾君故
又謂邾城黃在今黃州

史南曰黃曷為乎書記履也復曷以記臣往復
黃岡觀黃子之故墟變者凡幾矣乃遊赤壁望
石屋慨然歎欬者久之乃怪嘆蘇公焉不遠稽
諸古訛亦潯為赤壁畧黃子咏孟德殆未之攷
也贊曰黃人著名厥始春秋齊桓糾合大邦為
讐遠章見讓鬻拳是尤滅黃徙邾今猶故丘

麋國

國基外紀前

卷之七

三

麋國嬴姓子爵國小地狹處于鄆鄉按文公十年楚
子陳侯鄭伯蔡侯次于厥貉將伐宋麋子逃歸十
一年楚子伐麋成大心敗成于防渚潘崇復伐麋
至于錫穴十六年楚大餓麋人率百濮于選將伐
楚為賈曰麋與百濮謂我餓不能師故伐我也若
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
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麋在今鄆陽

史南曰麋小國也臣觀鄆志本豫雍之域秦韓
之交古麋子國也東逼襄鄆西通秦蜀南接荆
澧北控商洛溪流湍激崖壁嶮崎故其民好戰

而尚鬼好戰則仇尚鬼則誣猶有麋之風焉
曰麋以小邦爰有錫穴間乎襄鄧郢西是國
之不競其胡能存好關尚鬼彼我何人

羅國

羅國熊姓有熊之裔也國逼于楚按桓公十二年楚
伐絞師涉于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
之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關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
莫敖必敗及羅楚師果敗績羅先在宜城後徙枝
江

史南曰荆岳之間有枝江蓋岷江達于羅分為

國基外紀

卷之七

四

枝也紫山聳踞其南白水逶迤其北要亦境之
勝也邑西南有羅老洞者即羅子再遷之地居
氓罔知托以神怪文獻不足豈其然乎贊曰古
羅之國適駿有聲屈瑕伐之乃敢稱兵螳螂當
輒蛄蜣弄丸恃險負固彼焉克全

鄖國

鄖國皐陶之後也域于鄖杜宅楚東南州國附焉按
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將盟二軫鄖人軍于蒲騷將
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關廉曰鄖人軍其
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郢郢以禦

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
有關心若敗鄖師四邑必離從之遂敗鄖師于蒲
騷鄖在今德安漢陽之交州在今華容蒲騷在今
應城

史南曰舒州蓼鄖皆後皐陶者也何以書臣嘗
游漢江艤大別遵雲夢訪鄖子之蹟故老莫識
也既而泛洞庭指華容之墟州國遺趾丘墟荒
落無所于稽及觀舊志併通考乃知鄖州其地
逼近楚甸况其封爵世系俱有可攷是故君子
不棄也贊曰鄖國附庸雲杜之野楚師蒲騷夫

國基外紀

卷之七

五

何為者游江浮漢結廬聯舍遐思故壘良可慨
也

夔國權國

夔國芊姓子爵楚熊摯之裔也國于夔權國近其壤
按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
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
吾是以失楚及河祀焉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
夔以夔子歸莊公十八年楚武王克權使鬬閭尹
之以叛圖而殺之遷權于那處使閭敖尹之夔在
今歸州興山權在今當陽

史南曰變易為繫之楚也江漢之交翼軫之野其國多矣常陽則紫蓋諸峰環列于外沮漳二水縈帶其中歸州則大江經其前香溪繞其後蓋夔權之國也楚人吞併或遷或滅亦其勢使然爾贊曰夔權之國楚蜀之交灩澦斯險巫山怒濤施南土酋世居其巢迄今靖定獻寶來朝庸國穀國諸國附

庸國國于房楚滅之穀國國于筑陽鄧郡鄧國國于襄按文公十六年楚大饑庸人率群蠻以叛楚楚人謀徙于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來不

國乘外紀

卷之七

七

如伐庸乃出師使廬戰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于揚窓三宿而逸曰庸師眾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亦驕之彼驕我怒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條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仍以伐庸遂滅庸穀嬴姓桓公八年穀伯綏來朝郡已姓僖公二十五年秦晉伐郡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城商密鄧侯爵桓公九年楚子使苗夔將巴人眇于鄧南鄧人攻

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遠章讓鄧使鬬廉及巴師圍鄧鄧養甥帥師救鄧不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庸在今竹山穀在今穀城鄧在今襄陽鄧在今宜城郡鄧在今棗陽

史南曰群蠻書之何謂也御得其道天下但詐皆吾屬御失其道天下但詐皆吾敵微盧彭濮足以興周穀鄧庸鄧足以挽楚何也同心同德則胡越相扶離心離德則蕭牆起釁御之異其道而已矣是故治天下者審所御贊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矧彼諸國糾糾紛紛庸穀鄧郡鄧

國乘外紀

卷之七

七

鄧相隣與楚為角憑藉龍靈

漢衡山王吳芮

漢衡山王吳芮漢高祖時徙封長沙按吳芮秦鄧陽令也其得江湖間民心踴曰番君項羽立為衡山王高祖攻南陽遇芮將梅銷偕攻折酈德芮封于長沙都臨湘謚曰文王子成王嗣成王薨子哀王嗣哀王薨子共王嗣右薨子靖王嗣高后時封芮二子為列侯

史南曰臣按班固云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皆微龍靈濟權變以詭力成功咸得

裂土南面稱孤惟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傳號五世慶流文裔有以也夫是故著于令甲而稱忠贊曰番君吳芮甚得民心江漢歸之湯池金城高祖胙土衡山洞庭列侯數裔不改厥稱

漢臨江王共敖

臨江王共敖義帝之臣也都江陵按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有功項羽立為臨江王敖子尉嗣漢高祖既定天下尉不降遣劉賈擊之虜尉國除史南曰臨江何以書戒迷復也鳥則擇木蒼蔚攸栖魚則擇水湏沔是游臣之擇君亦猶是也

國本外紀

卷之七

八

方漢祖入關天下之士雲征景從及海內既定厥有真主尉乃迷復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不亦宜乎書之戒迷復也贊曰江陵為國鶴澤龍洲共敖宅之湮湮泚泚炎祚既啓尉乃綢繆身虜國除為厥宗羞

吳王孫權

吳王孫權自公安徙都武昌按孫權孫武之後也父堅封烏程侯兄策為討逆將軍權席父兄之業起兵有功據有江南初為驃騎將軍領荊州牧自公安徙都于鄂更名鄂曰武昌以武昌下雒陽陽

新蔡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又于西良湖側立蒲圻縣黃龍元年夏口武昌並言黃龍見遂僭稱為帝乃於武昌為釣臺為太初宮為禮賓殿後徙建康封子奮為齊王居武昌

陳壽平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

奇英雄之畧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後葉陵遲遂至覆國職此固也史南贊曰孰謂生子當如仲謀漢室鼎分曹瞞為僭遂

國本外紀

卷之七

九

據吳楚抗衡中州史不可滅誅彼效尤

晉楚王司馬瑋

晉楚王瑋都督荊州按晉武帝十年遣諸王假節之國于是汝南王都督豫州南陽王都督秦州楚王瑋都督荊州淮南王允都督楊江二州繼立王子又為長沙王

史南曰天下勢而已矣以仁義取者必以仁義守以詐力得者必以詐力失晉之取於魏猶夫魏之取於漢也欺之以詐奪之以力不道均矣武帝平吳之後日恣淫樂內逼于揚駿外迫于

劉淵未幾賈后廢嫡戮嗣奔鵲聚麀為天下笑
固可慨也亦可醜也贊曰典午竊命日中見斗
五馬渡江蒙塵奔走彼曰瑋者分符于荆五胡
雲擾六合紛爭內逼揚駿外迫劉淵天寔司之
人胡能然

宋江夏王劉義恭

宋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八州軍事按宋元嘉六年
以江夏王義恭為刺史都督八州宋主與義恭書
曰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隆替安危在吾曹爾汝當
遇士夫以禮待小民以恩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

國事外紀

卷之七

十

其善者而從美自歸已不可專決以矜獨斷蓋以
貴凌物物終不服以威加人人曷能悅時宋主義
隆先為宜都王故知民間疾苦如此乃后又有長
沙王義欣衡陽王義季武陵王駿武昌王渾竟陵
王誕湘東王或安陸王子綬巴陵王休若桂陽王
休範俱先後封爵不次云

裴子野評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
能行而傳相之禮宋之誨養雅異于斯居中則
任僕妾處外則近奔走言弗及于禮義識弗達
于今古謹飭者勸之以吝嗇任愚者誘之以凶

惡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枝雖茂端良甚
寡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為也於乎有國有
家者其監諸史南贊曰劉裕啓宋改號元嘉義
恭都督厥有長沙衡陽武陵開國承家偕據南
土奚足以誇

齊竟陵王蕭子良

齊以竟陵王子良為司徒按子良齊主之子也少有
清尚傾意賓客開西邸以延才俊范雲蕭琛任昉
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見親號曰八
友柳惔王僧孺江革范縝孔休源亦預焉又有長

國事外紀

卷之七

十一

沙王晃為中書監以巴東王子響為荊州刺史以
隨王子隆為撫軍將軍以始安王遙光為南郡太
守以安陸王子敬為南兖刺史以晉熙王銖為郢
州刺史乃若桂陽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巴陵
王子倫武陵王暉多不克終

史南曰天地之氣至閏餘而剝帝王之數至叔
季而衰三國鼎立五胡雲擾六朝瓜分群雄角
立塗膏血于鋒刃暴骨肉于原野可勝慨哉觀
宋齊之諸王自相屠戮亦天厭其惡故也贊曰
子良俊逸延訪人才西邸儲書文藻攸裁范蕭

沈謝文苑之魁言有枝葉本何如哉

梁岳陽王蕭譽

梁岳陽王譽自立于江陵按昭明太子統梁武帝之子也業膺守器譽貞問寢肅成講藝博望延賢纂中葉之詞林酌前脩之筆海周巡絲嶠品盈尺之珍楚望長瀾比徑寸之寶撰為文選士林珍之卒之日朝野惋愕梁主封諸孫華容公歡為豫章王譽為河東王譽為岳陽王又以湘東王繹為荊州刺史武陵王紀為益州刺史因侯景之亂譽稱帝改元于江陵卒謚曰宣子歸立

國史補前

卷之七

十一

史南曰陰符經有言天發殺機星辰反覆地發殺機龍蛇走陸此言雖理可以喻勢五季之時何時也天地黯黯冠履倒植雷電晦冥綱常淪斃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固可為世道於邑也惜乎以昭明之俊又而庸志以沒以譽之賢哲而弗克恢復蓋同秦之捨為生人之大怪臺城之逼為主君之大辱其所繇來者遠矣贊曰昭明麗藻照耀湖湘宜城有樓襄江有堂五臣攸註百川為梁美哉文選翰墨流香

梁蕭銑自稱梁王

梁蕭銑起兵巴陵自稱梁王按隋大業十三年巴陵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徐德基張繡謀推景珍為主珍曰羅川令蕭銑梁室之後寬仁大度吾不若也乃報銑銑喜從之聲言討賊招募得數千人銑嚴之孫也銑乃自稱梁王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起兵五日至數萬人遂趨巴陵斬賊帥柳生築壇燔祭已乃徙都江陵修復園廟引岑文本為中書侍郎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稱皇帝

國史補前

卷之七

十一

范祖禹論曰蕭銑故梁子孫因隋之亂保據荆楚欲復先業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之銑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祖誅之淫刑甚矣史南曰梁武裔孫銑為竄賢起兵巴陵以雪其愆商之武庚在周為頑君子諒之是之取焉

陳岳陽王叔慎

陳岳陽王叔慎起兵長沙按陳王叔寶既降于隋隋楊素帥師荆門遣龐暉畧地湘州城中懼請降時岳陽王叔慎為湘州刺史年壽十八置酒會僚吏

酒酣嘆曰君臣之義盡于此乎遂與侯正理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縱其無成獨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降暉入叔慎伏甲執暉以徇衆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為協應適薛胄將兵至叔慎不克而死

史南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禮也為子必死孝為臣必死忠仁也仁以存天道焉禮以存

國事外紀

卷之七

十四

人道焉是故武庚紂子也在周為叛逆在殷為孝子伯夷商臣也在周為仇讐在殷為忠臣君子胡予焉予其存天道也存人道也乃若陳叔慎者痛社稷之丘墟慨君父之囚虜起兵勤王雖不幸而死不猶愈叔寶胄并之辱乎是故君子予之贊曰叔慎陳後起兵長沙海內塵起吾何以家泣血連如慨嘆咨嗟薛胄既克松耶栢耶

隋王楊堅

周以隋王楊堅為隨州刺史按楊堅父曰忠從周太

祖起義兵關西賜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國楊堅以父勲授大將軍周太祖見而嘆曰此兒風骨不凡及武帝即位乃遷宮伯出為隨州刺史開府龍居山尋聘其女為太子妃召還封為隋王詔曰隋國公家隆台鼎之盛門有翊贊之勤公卿仰其執物縉紳謂為師表入處禁闈出居藩政芳猷茂績問望彌隆進公爵為王并諸郡為隋國後代周為帝謚曰文

史南曰孟軻有言為淵毆魚者獺為叢毆爵者鷃自晉以來至隋極矣六朝替據于東南隳中

國事外紀

卷之七

十五

之野馬也群胡攘奪于西北甕中之醯雞也是皆毆民鷃獺也豈天之不欲造我民哉氣翕而必散散而後聚數窮而必變變則復通自晉而上而三國自唐而下而五季蓋理數之大衰而後息而後定于一也贊曰楊堅奸雄亦能竊國開府龍居天作之孽進加九錫何異篡賊綱目書之正邪自別

楚王馬殷

後梁以馬殷為楚王居長沙按馬殷鄢陵人也秦宗權遣劉建鋒孫儒略地殺為儒裨將乾寧元年入

湖南次澧陵建鋒為陳瞻所殺遂領其眾攻連石
柳衡道永六州皆下湖南俱為奄有梁主朱全忠
篡唐遣使修貢封為楚王立廟于長沙謚曰武穆
子希聲立希聲卒弟希範希廣相及立希範弒希
廣而自立希崇囚之後皆送款李景

史南曰馬殷何以繫楚也仍厥舊也殷乘此離
據有湖湘僭竊位號固一方之雄也是以君子
不廢書之足以戒云贊曰殷乘閭位僭據南湘
希範希範操戈相戒書之信史殷監不忘

南平王高季興

國朝外紀前

卷之七

十六

後唐封高季興為南平王鎮江陵按高季興字貽孫
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主諱改之梁初
以季昌為荆南節度使尋附于唐唐封為南平王
子從誨嗣仍為節度使從誨卒子保融立進渤海郡
王仍封於南平保融卒弟保勗立為真懿王卒保
融之子繼冲立後降于宋藝祖復命為節度使

史南曰季興曷為者也梁之藩鎮也值唐之衰
群雄崛起季興肇鎮江陵井邑凋弛乃撫綏人
士修治城郭唐亡貢諛于梁梁亡納交于晉時
人嘗曰無賴賊云宋祖統一待以不死真王者

之度也然則曷為乎書志刺也贊曰季興孽雄
何足以戒內挾萬乘外據一方美刺同辭請觀
史綱紫色蛙聲藝祖包荒

元威順王寬徹普化

元以威順王寬徹普化鎮湖廣按寬徹普化世祖之
孫鎮南王脫歡子也泰定三年封威順王鎮武昌
賜以金印縱麾下怯薛丹等侵奪民利播弄威福
以故寇竊倡亂宗社亦隨以墟

史南曰天地之運至元極矣曷為乎極刺之極
也困之極也蠱之極也剝則僭僭則殘殘則賊

國朝外紀前

卷之七

十七

困則危危則變變則亂蠱則凌凌則激激則潰
於是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來者漸矣當是時徐壽輝陳友諒據楚張士誠
據吳明玉珍據蜀方國珍猖獗于西浙韓林兒
魚然于中原是蓋天厭元雲而蒸

真主之驅除故爾我

太祖起于江淮汝穎間仗義一呼豪傑景從南征而
蠻嶠懾服北伐而虜帳遠遁西討而吐蕃納款
東向而島夷貢珍不數載而成大業極天所覆
極地所載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蓋剝極而

復困極而亨盡極而治天地之運於是乎肇開
矣於乎茲豈人謀也哉殆天授也贊曰元以腥
胡僭立中國九縣颺回三精霧塞群雄崛起以
驅庶孽天道好還大啓

皇烈

或問曰子之撰國基也內紀則先楚子而後
宗藩外紀則先諸國而後支裔何也曰後先者時
也外內者勢也予奪者權也去取者義也時之
所在勢亦從之故曰隨時之義大矣我權非聖
人不能用而義存乎其中孔子曰其事則桓文

國基外紀前

卷之七

十八

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矣是故春秋於莊公
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舉其州何予之也於文
公九年書楚子使椒來聘舉其爵何進之也胡
安國曰吳楚聖賢之後也春秋立法謹嚴宅心
忠恕嚴於立法故貶之而不辭恕以宅心故進
之而不拒乃若江漢之國隨為大而諸國亦以
例見重存古也漢唐以後或分封出鎮則內之
崇正統也或竊據僭號則外之卑閏位也而古
今之判隨乎時矣予何心哉

楚紀卷之七

楚紀卷之八

皇明賜進士 經筵日講同修 國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 廖道南謹撰

國基外紀後篇

楚藩宗文

永樂元年四月甲戌

成祖文皇帝封楚昭王子第二子孟煜為巴陵王三
子孟炯為永安王四子孟焯為壽昌王五子孟
煒為崇陽王六子孟燭為通山王七子孟燦為
通城王八子孟炳為景陵王九子孟燿為岳陽
王十子孟炬為江夏王嗣是封莊王第二子季

國基外紀後

卷之八

一

叔為黔陽王季堞為東安王三子季堞為大冶
王厥後又有縉雲王壽昌王長樂王諸王稱賢
者惟通山通城為寂昭王紀詠則通城王撰序
時王作廬山障子命文學雷貫為之歌未就楚
憲王援筆贈曰仙人手持綠玉杖擎碎廬山萬
仞之高峰高峰零亂散如雨化作賢王千朵萬
朵金芙蓉芙蓉削出儼匡阜老氣蒼蒼落扁牖
吟對香爐生紫煙咲挽銀河洗南斗登高壯觀
六合間巨鼇海上浮三山三山屹立杳莫狀不
知何年鬼斧鑿破混沌開玄關若有人兮陶與

陸携手雲間玩飛瀑五老峰前呼謫仙便欲
之架茅屋我思謫仙兮真天才鶴樓挺碎歸蓬
萊題詩有客人未識振衣長嘯登瑤臺新圖誰
寫藝稱絕九江秀色可攬結想當醉墨洒冰壺
眼中突出虛空換久知賢王應好仙結巢欲作
匡山顛鍊成九還飛上天山兮王夢千秋萬古
名俱傳

遼藩宗支

永樂元年封遼王第二子貴烺為長陽王三子
貴燮為遠安王四子貴燾為興山王五子貴燿

國朝外紀後

卷之八

二

為巴東王六子貴烜為潛江王七子貴燦為宜
都王八子貴烺為松滋王嗣是又封貴烺為益
陽王貴烺為湘陰王其他若衡陽王應山王沅
陵王宜城王蘄水王枝江王衡山王肅寧王長
垣王廣元王光澤王諸王之賢不能悉知惟光
澤王賢名尤著初

今上皇帝製燕弁以居便殿群臣則名忠靜冠王自
疏請名保和又積書萬卷昕夕誦法

上賜名懋文堂構樓以居獨處其中為慎獨樓都御
史陳鏞撰懋文堂賦其辭曰躋茲堂以周視之

泛瀛洲而款緒風地塏爽而蟠固兮製傑特而
隆崇煥丹青於藻梲兮謠曲密于房櫳冀完美
以善居兮戒雕峻之為工觀懋文之華榜兮迺
碧射而金融侈佳居之邁佳兮奉靈貺于

九重豈

天王之溢美兮藉華袞以為公迺履層階載窺重闥
牙籤堆委縹緗細雜沓上極璇軒下逮周末渾渾噩
噩乎易書之文浩浩淵淵乎詩禮之作賢聖真傳
論孟庸學獨珍重兮琅函若日星兮昭灼爰及諸
史周秦兩漢司馬父子之所傳錄班氏兄弟之所

國朝外紀後

卷之八

三

論贊三國鼎峙五胡雲擾南北疆分衣冠敝垢幸
李唐之肇造混輿圖于一旦熾甚而微萃極而散
釐為五季紫色蛙聲趙宋光啓奎井聚文餘三百
年歷十六君金起而乘夷統為元紀事者非一手
纂言者紛多門支流派委廣貯深存若乃諸子百
家莊荀老列子雲仲淹人自為說大儒之羽翼餘
子之剽竊文章傾瀉芳瓊瑰歌詞嘲咏弓風月顧
充棟兮汗牛奚立談兮可竭載旋觀室几格蕭然
四友咸集穎楮石烟鍾鼎鳥跡之文史櫛象象之
篇蓋博雅之有餘時游藝于茲焉爾乃咀六經之

精顧百氏之華高視千古自成一家將纂要兮鈞
玄徒望洋兮興嗟獨約禮兮一言斯力行兮可加
願忠愛兮勿替庶流譽兮無涯

岷藩宗支

岷自恭順簡三王而下成化間有建昌王膺鋪
者以孝聞他如江川王分封邵陽南渭王分封
永州而在州治者為黎山王為沙陽王分唐年
王為安昌王為南安王為南豐王為建德王至
雪峯之子善化取賢漢川亦秀拔不群有花萼
爭輝之風

成化十年

憲宗純皇帝賜書獎諭曰國家以孝為治凡臣庶孝
行卓異者必旌表之以風天下而況宗室有能
惇行者乎建昌王性稟孝謹爰自幼齡因父嬰
疾每朝夕侍側供奉湯藥迄今歲久無怠朕聞
之嘉嘆以為孝乃天地常經人倫大本叔能惇
行令聞茂著寧不有光於宗室乎詩曰永言孝
思孝思維則永言謂長念也又曰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謂祚胤也繼自今常存此心益崇此道
則不惟叔可以儀式藩邦衍福祿於無窮而我

國基外紀後

卷之八

四

國家亦有無疆之休矣

正德十六年趙淵吊沙陽王詩曰秋高月明夜
有霜空庭起立瞻蘭茝孤霞悠悠自力盡拂髭
上馬趁武岡

朝廷親親邁千古况乃最愛沙陽王武岡不見祇
見路塵深谷暗馬足傷須臾危峰上紅日人影
落地千尺長荒沙老樹倚天靜寒塘水氣凌茫
茫小村鼓聲散簷鵲僕夫顛我驚蒼黃何當勾
當微臣職一封許再登高堂

襄藩宗支

國基外紀後

卷之八

五

襄自憲定簡懷而下分封為寧鄉王為陽山王
為鎮寧王為棗陽王正德十六年八月棗陽王
祐摠上言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古今帝王之先
務也

皇上受天明命紹承大統首舉崇奉之禮議尊
皇考徽稱此實彝倫大端萬世宗仰不可不慎焉者
時論蓋引宋濮王為據當時歐陽修已有為人
後不沒父母之名之議後韓琦亦以皇伯無稽
上稱濮王為親即園立廟雖程頤有稱皇伯父
之言乃彭思永以為證豈可為

聖朝法乎夫人倫莫大於父子此名可易無不可易者矣今

孝廟於天屬為伯

皇上於天派為兄以姪後伯固無不可但其名不正其事不經本諸心而不愜質諸禮而有疑竊謂宜稱

孝廟為皇伯考稱

皇考為考即潛邸之園廟奉

天子之禮樂庶繼體之道不失天性之親不泯倫理正而人心安公議定矣

國朝外紀後

卷之八

六

上張諭之歟後棗陽王登峴山有詩曰苦寒雪不止

我心誠忡忡魑魅白晝行陰霾翳長空登亭強

眺望南山晝濛濛陽春在何許矯首思東風其

性偏喜疎放薄俗匪不能微其誘穉子敗俎留

癡蠅誰為斥鷃咲變化符鵬鵬終日北亭上坐

看山雲升其諸撰述蓋亦多擬古云

荆藩宗支

荆自憲靖和而下分封為都昌王為都梁王為

樊山王為富順王為永新王

榮藩宗支

榮自建藩以來分封第二子為福寧王三子為惠安王四子為永春王五子為富城王六子為貴溪王

史南曰臣以嘉靖甲申道長江經蘄陽則聞夫荆諸藩勤而不墮和而有體曰融哉風澗乎其有東平之風也哉汎鄂渚登黃鶴則又聞夫楚諸藩朴而不浮介而特立曰熙熙乎穠我其有河間之大雅哉駐星沙浮湘江則又聞夫吉諸藩鬱而腴肅而有章曰遐哉其有定王之貽範也夫陟武岡眺雲峰則又聞夫岷諸藩儉而好

國朝外紀後

卷之八

七

禮秀而能文曰雍雍乎其不嫖也哉雪峰之裔多賢矣望渚宮思鶴澤則又聞夫遼諸藩雅而不俚貞而能協曰微哉其克守侯度矣乎既而迴舟洞庭望桃源之川則又聞夫榮諸藩森而茂修以不忉曰淵深哉其君子之澤乎又既而弭節雲夢訪古隨侯之墟則又聞夫壽諸藩誥而能摯曰衍我罔既乎又既而憇峴山睇鹿門行吟習池則又聞夫襄諸藩曰濟濟踰踰何多賢也我詩有之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此之謂也

楚紀卷之八

楚紀卷之九

皇明賜進士經筵日講同修國史奉直大夫前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廖道南謹撰

徵獻內紀前篇

維天右民維聖作辟體國經野設官分職欽乃攸司咸熙厥績澤潤無疆迪彝罔斁爰稽詰賢以表民極撰徵獻內紀前篇

祝融

祝融黃帝司徒也厥辨南方厥司離烜淳耀博大明地德光照四海以生柔嘉材厥後為黎代為火正以世其官按黃帝舉六相風后太常蒼龍祝融

徵獻內紀前卷之九

大封后土祝融辨乎南方為司徒及帝之孫高陽氏作乃命祝融為火正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高辛氏作乃以南正重司天壯正黎司地又以黎為火正鄭桓公問于史伯曰南方不可圖乎史伯曰荆子熊嚴是天啓之也天之所啓十世不替且重黎之後也黎為火正命曰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融之興者在辛乎

史南曰祝融者何在禪通之紀為君者其先后也在軒轅之世為臣者其後賢也不有先德曷以傳不有後賢曷以續故曰祝融之功大矣成

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厥後楚命于姬世有顯辟祝融之澤也然則澤曷以長曰德厚者長功鉅者長匪德與功曷其能澤贊曰祝融火德厥司炎方勲業顯融世發其祥重黎之裔休有烈光克開厥後啓土建邦

鬻子

鬻子名熊周文王師也博懷道德善謀政事幽綜造化遠則不遺明暢神理靜守以正是故以言乎君則肅而莊以言乎臣則順而不悖以言乎國則施行有序而不亂以言乎民則宜其俗以言乎政令

徵獻內紀前卷之九

二

則秩而整緒而章是故聖王資之以闡其化賢君則之以弘其教君子誦之以修其辭按鬻子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耄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耄矣坐策國事猶未也文王問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於民也何曰君子將入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曰君子既入其職於民也何曰君子既入膜膜然如日之正中也曰君子既去其職於民也何曰君子既去闇闇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膜膜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闇闇者民失其教也文王曰敢問人有大忘乎

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謂大忘武王問於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存攻而得戰而勝也何曰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諸侯接士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諸侯聽獄斷刑治仁於人者謂之文治夫治陳於刑而仁行焉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未之有也成王問於鬻子曰興國之道何曰君

徽猷內紀前

卷之九

三

思善則行之聞善則行之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行信而長曰道之要何曰為人下者敬而肅為人上者恭而仁為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曰治之道何曰治之道上忠於主中敬其士下愛其民故忠信行於民禮節入於士道義入於主天曰帝王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君子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神者功最於吏福歸於君知者非一日之志治者非一日之謀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政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信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

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

也故曰天地闢萬物生而人為政焉有天然後有地有地然後有別有別然後有義有義然後有教有教然後有理有理然後有數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為數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四者皆陳以為數治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衛古鬻子二十二篇今存十四篇賈誼新書止述七篇云史南曰子何始乎始于鬻也鬻子何始乎始于周也文王得呂尚于渭得鬻熊于楚呂尚曰鬻鳥將擊卑飛翮翼虎狼將搏耳俯伏聖人將

徽猷內紀前

卷之九

四

動必有愚色鬻子曰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君積於仁吏積於愛民積於順其言也尚得之謙熊得之異也謙則天道濟而光明異則人道順而流行吾乃今知周之所以興與齊楚之所以貽也然則孰貽之曰尚貽乎齊熊貽乎楚賁曰穆穆文王緝熙敬止既得呂尚復師鬻子明于天道察乎地理以篤姬枯以延楚委誦厥遺編幽哉玄理

仲山甫

仲山甫周宣王時賢臣也謚穆仲封于樊今襄陽之

樊城是也初魯武公來朝以其世子括及庶子
見王王將立戲山甫諫曰不可不順必犯命必
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
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
諸侯而建其少是教其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
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
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
是為懿公厥後宣王伐魯殺伯御立孝公欲得國
子之能導訓諸侯者山甫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
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于

徵獻內紀前

卷之九

五

遺訓而咨于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能
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于夷宮宣王既喪南國
之師乃料民于太原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
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
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
出是則少多死生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又審之
以事王治農于耜按于農隙耨亦于耜獮于既烝
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為其少
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
治民惡事今且無故而料民之所惡也害于政而

徵獻內紀前

卷之九

六

妨于後嗣王卒料之先是宣王命山甫城齊尹吉
甫作詩送之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
是懿德天監有周昭格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
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
式是百辟續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
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
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
懈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
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禦人
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
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
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
鸞咭咭仲山甫徂齊式遏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
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史南曰曷繫乎山甫尚賢也文武開周旦奭翊
運以基有道之長至宣王中興山甫乃能忠諫
以補袞闕其賢也畝尚焉臣觀水經沔水逕平
魯城南東對樊城山甫所封也故漢光武之威
咤諸樊咸喬于茲暨嘉靖己亥春三月

今上南巡次于樊城周遭眺望以故知屈完所謂江
漢為池方城為城者其必有丘墟爾美桑欽所
述鄆道炎所注豈欺我哉贊曰山南補衮王心
載寧立嫡有諫耕藉有箴以佐戎辟周道復興
旦奭之後厥惟臣鄰

尹吉甫

子伯奇附

尹吉甫周宣王內史也一統志繫之于鄭及其子伯
奇初宣王勵精中興修文武大業乃命吉甫北征
玁狁其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
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此
徵獻內紀前卷之九

七

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
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其大有
顓薄伐玁狁以奉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
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
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
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
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包饔膾鯉侯
誰在矣張仲孝友厥後宣王自將伐淮夷命吉甫
策程伯休父為司馬申伯封謝仲山甫城齊吉甫

咸作詩而贈送之吉甫之子伯奇亦有履霜之操
其詞不類故不之載云

史南云曷繫乎吉甫也吉甫有文以綏衆有武
以威敵可謂全才爾美是故周道燦然復興于
六月見制變之才焉于烝民見經世之學焉于
崧高見協恭之義焉于常武見神武之略焉若
吉甫者非所謂社稷之臣與贊曰吉甫內史王
之重臣掌冊陳灋喜猶允升大雅弘典小雅樹
勲文武並著世有令名

倚相

徵獻內紀前

卷之九

倚相楚左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嫺於辭令
賦於訓告是故楚人賢之初左史倚相廷見申公
子亶子亶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亶怒而出
曰汝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惟
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微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
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
公年數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
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于
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內之以
訓導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几

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歲臨事有瞽史之道
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
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
公實不獻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
昃不遑暇食惠于小民唯正之共文王猶不敢惰
今子若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若
當如楚其難哉子亶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倚相曰先大夫子囊
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焉
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欽焉

徵獻內紀前

卷之九

九

以斃于鄢羊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于乾谿君
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
道之從夫子未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芟薦
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芟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史南曰局善乎倚相忠而君也久而不忘焉信
而友也老而不倦焉夫使事君者若而人蹇蹇
而匪躬其志可則也夫使交友者若而人惓惓
而有孚其麗可益也是以君子善之也贊曰楚
有倚相古之良史匡扶其惡將順厥美謗聞舉
伯驟見子亶靈王拒諫胡不遄死

觀射父

觀射父楚大夫也達諸祀典習於彞訓博信而文淳
精而懿以故永有辭于世初昭王問於觀射父曰
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
將登天乎對曰非是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
精爽不携二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
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
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
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皆服而後使先聖之
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

徵獻內紀前

卷之九

十

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
之崇忠信之質裡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
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王帛之
類采服之儀彛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
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
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
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
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
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
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

匿于祀而不知其福丞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亂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世叙天地而列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當先王時失其官守而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

徵獻內紀前

卷之九

士

有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于王王問于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薦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承之明德以

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偏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齊敬也敬不可以民力不堪故齊肅以誠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則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群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祖士庶人不過其禩日月會于龍豕土

徵獻內紀前

卷之九

十二

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群神頻行國于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承其犧牲敬其齋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裡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詞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于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于是乎弭其百苛矜其讒匿舍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士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封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

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
王后親繅其服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誰敢不齊
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謂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
之也王曰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
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群臣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
苛慝于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
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
文民事忠信王曰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
畎數者何也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
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
官

徵獻前

卷之九

十三

姓姓有微品十于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倍屬萬
為萬官官有千醜為億醜天子之田九畎以食兆
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史南曰曷擊乎射父重禮也曷重爾伯夷典禮
后變典樂自堯舜已然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
杞不足徵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乃若周禮
百王之會通萬世之儀則具存也射父有見於
茲故繫之贊曰射父稱賢推本重黎神人允協
仰受乾禧一純二精三事有稽千品萬億中心
載思

黃瓊 孫琬附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瓊初
以父任為太守舍人辭不就父憂服闋五府咸辟
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之時會稽賀純廣漢楊厚
俱就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
以禮慰遣李固遺書曰聞君已度伊洛近在萬歲
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不夷不惠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欲枕山栖谷擬
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世濟民今其時也自生
民以來善政少亂俗多必待堯舜終無時矣語曰

徵獻前

卷之九

十四

峽峽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
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朝廷設席猶
待神明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
聲名太盛乎白頃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
等其功業皆無可采是故俗論處士純盜虛聲願
君弘此遠謨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
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
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瓊因災異上疏曰間
者以來卦位錯繆寒燠相干蒙氣數與日闇月散
天意不虛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外合史官條上

漢初災異祝永建以訖今日孰為多少令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苞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永蒙御省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宜更引致助崇大化於是詔公車徵錯等順帝永建三年大旱瓊上疏曰魯僖公旱躬節儉放女謁讒佞者十三人誅稅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宜顧省政事務存儉質尚方御府息除煩費又囚徒多積感傷和氣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灾自消矣上召見德陽殿行其言帝即位不行藉

徵獻內紀前卷之九

五

田瓊復上疏曰古者聖帝明王敬恭明祀躬郊廟之禮親耕田之勤以先群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以為大譏卒致犬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今廟祀適闕而祈穀潔齊近在明日臣聞先生制典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至王即齊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斯其道也帝從之頃遷尚書令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

文吏於義有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又尚書張盛除覆試端門之科瓊奏之及補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陟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逾其實瓊獨建議以為不然冀之會地震策免復為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托辟召一無所用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為太司農梁冀誅胡廣韓續孫朗俱附冀獲罪特拜瓊為太尉封祁鄉侯邑千戶瓊懼辭許之乃舉奏州郡貪汙坐死

徵獻內紀前卷之九

十六

徙者十餘人尋五侯擅權傾動中外瓊稱疾不起四年復為司空七年疾篤上疏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剛其政是以處高自持不可不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以德義為首涉危蹈顛以賢者為力高皇帝革命創制隆德流祚至于哀平帝道不綱批政日亂遂使奸佞擅朝外戚顯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永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崇禮義於交爭

循道化於亂離高而不傾危而不跌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于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將見太平即位以來諸梁秉權暨宦充朝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華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結舌大尉李固杜喬直言輔政念國亡身白馬令李雲弘農杜衆不辜并坐蓋以怨結尚書周永素事梁冀發計封侯黃門協邪腹背共構陛下不加清懲並特顯封朱紫共色粉墨雜標四方聞之莫不憤嘆夫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今讒諛所舉無高不升所抑無深不論可不察與臣世荷國恩垂絕陳言庶裨萬分也卒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謚曰忠侯孫琬

徵獻內紀前

卷之九

十七

黃琬字子琰太尉璜之孫也失父早慧初遇元和日食詔問所食分數琬方七歲侍璜側曰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璜即以其言應詔及璜為司空拜琬為童子郎辭不就司空盛允有疾璜遣琬往候之會江夏王蠻寇事允戲曰江夏大邦蠻多士少琬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

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同心戮力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見舉而權富子弟一切峻絕左右遂陷以朋黨御史王暢刁韙素重蕃琬左遷暢議郎蕃坐免官而琬逮俱禁錮琬被廢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之徵拜議郎遷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為右扶風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出補豫州牧值寇賊陸梁州境凋殘琬討平之威聲大振政績為天下取封關內侯徵為司徒遷太尉轉封陽泉鄉侯及董卓秉政琬與司徒楊彪諫遷都琬駁議

徵獻內紀前

卷之九

十八

曰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動以虧四海之望見者畏卓沮之琬曰白公作亂屈廬冒刃而前崔杼弑君晏嬰不懼其盟吾何憂琬竟坐免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同司徒黃允謀誅卓後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收琬下獄死年五十二

史南曰臣讀黃文疆傳見其雋才茂學有古屈宋之風及觀其子璜為太尉孫琬為光祿清操苦節有古龍逢比干之度乃知積善累德其所

繇來者遠矣范曄贊云瓊名夙知累章國疵亦蚤秀位及志羞皤皤大老文疆之裔祖孫相續不顯亦世

胡剛 孫廣附

胡剛南郡華容人太尉胡廣六世祖也漢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于屠肆莽敗乃歸鄉里玄孫貢為交趾都尉貢生廣初為郡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舉廣為孝廉安帝試章奏以廣第一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后將標籌以擇

徵獻內紀前

卷之九

十九

多嬖廣上疏宜選良家子帝從之以梁貴人為后尚書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術文吏試章奏廣上疏駁曰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民詢于芻蕘國有大政必議之于前訓諮之于國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左雄一臣之言剋戾舊章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司參其同異覽擇可否帝不從十年出補

徵獻內紀前

卷之九

十

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為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遜位拜司空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為太常拜太尉延熹二年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續司空孫朗坐不衛宮減死奪爵為庶人後拜太中大夫九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會蕃被詔代為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繼母在堂朝夕瞻省母卒盡哀廣承祖父之餘烈為人溫謹明解朝章及共李固定策依違而已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在位三十餘年歷事六帝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時人語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卒年八十二謚文恭侯拜家一人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廣所撰有百官歲四十八篇雜文二十二篇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臣乃圖畫太尉黃瓊及廣于省內云

史南曰臣讀黃香胡剛二老傳乃知元勳耆德庇及後昆黃香已入文苑而廣之周流三公有

愧于變之守死善道是故特立剛傳而以廣之然而讀當時史敞等之薦章有云體具履規博物洽聞不矜其能不伐其勞廣亦未可訾也蔡邕贊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黃曰胡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敷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之烝人有則有類我黃我胡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綬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龍極貴功加八荒群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為二

微獻內紀前

卷之九

二十一

張東之

子愿清

張東之字孟將襄陽人少涉經史補太學生祭酒令孤德祭異其才便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始調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東之為第一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時突厥默啜有女請和親武后欲令武延秀娶之東之奏古無天子取夷狄女者忤旨出為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東之論曰按姚州古哀牢國絕域土荒外岨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東

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蠶罽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申兵不充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產入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深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實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陛下惜之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他人蓋譏其貪珍

微獻內紀前

卷之九

二十一

奇為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廣使陛下赤子身膏草野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即用渠率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為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甚巨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蠲夷之要今姚州官屬既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亮且縱且擒之技唯詭謀狡筭恣情剝削扇動酋渠遺成朋黨新

文詔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為恥提挈子弟
囑引凶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凡逋逃亡命在彼
州者戶羸二千專事剽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
主簿石子仁奏置其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死於
羣蠻詔遣即將趙武貴討擊兵無噍類又以將軍
李義總繼往而即將劉惠基戰死其州遂廢臣竊
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垂拱中郎將王善寶
昆州刺史爨乾福復請置州言課稅自文不旁取
於蜀及至州掾李稜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
更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蜀始擾矣凡姚府總管
五十七州間皆巨猾游客國家設官所以正俗防
姦而無耻之吏敗謬至此今劫害未止恐驚擾之
禍日滋宜罷姚州隸萬府歲時朝覲同蕃國廢瀘
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會焉屯兵
擇請良吏以統之臣愚以為便疏奏不納俄為荆
州大都督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
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
蘓味道足矣豈文士醒齷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
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
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它日又求人仁

傑曰臣嘗薦張柬之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
為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
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為相者崇曰
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
日召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
也柬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
三品漢陽郡公實封五百戶不半歲以漢陽郡王
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
襄州刺史中宗為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
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會漢水漲鑿
城郭東之因壘為隄以遏湍怒閭境賴之又懇辭
王爵不許俄又貶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景雲
元年贈中書令謚曰文貞授一子官柬之剛直不
傳會然遠於學論次書數十篇子愿濟愿仕至襄
州刺史漪以著作佐郎侍父襄陽恃其家立功簡
接鄉人鄉人怨之初易之等誅後中宗猶監國告
武氏廟而天久陰不霽侍御史崔潭奏陛下復國
當正唐家位號稱天下心奈何尚告武氏廟請毀
之復唐宗廟帝嘉納是日詔書下霽翳澄霽咸以
為天人之應

史南曰臣嘗攷諸狄梁公傳云取日虞淵洗光
咸池潛授五龍夾日以飛夫唐至武曌天地晦
冥宗社傾覆梁公乃能汲引文貞諸公捧持金
甌載升玉鉉振乾綱於既墜奠震器於重離豈
非識時務者在俊傑乎觀其哀牢罷兵之疏歷
援孔明區畫之宜是亦卜龍流亞也已贊曰孟
將雖老真宰相才狄梁薦剡象應中台洗日麗
空計自剗裁五龍奮驤亦曰偉哉

郝處俊

子北叟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貴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

微獻而紀前

卷之九

二十五

峽州歸國拜滁州刺史封甌山縣公處俊甫十歲
而孤故吏歸千縑賙之讓不受及長好學嗜漢書
崖略暗誦貞觀中第進士解褐著佐郎襲父爵兄
弟友睦事諸舅謹甚再轉滕王府屬葉官去久之
召拜太子司議郎累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
為淇江道大總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
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據胡牀餐乾糲不顧密界精
銳擊之虜卻眾壯其謀入拜東臺侍郎時浮屠虜
伽逸多治丹藥高宗欲遂餌之處俊諫曰修短固
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哉昔先帝詔浮屠那羅

邇娑寐案其方書為祕劑帝餌之俄而大漸羣臣

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為取笑夷狄故法不得行前

鑑不遠惟深察之帝納其言拜盧伽逸多為懷化

大將軍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咸亨初幸東都皇

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嘗曰王者

無外何為守禦而重門擊柝庸待不虞邪我嘗疑

秦法為寬荆軻匹夫耳匕首竊發群臣皆荷戟侍

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

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邪魏曹

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

微獻而紀前

卷之九

二十六

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雀臺望之無敢救者
時王修為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
門操曰彼來者必王修乎此由修察變識幾故冒
法赴難向若拘常則遂成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
急亦不可慢詩曰不懈于位人之攸暨仁也式遏
寇虐無俾作慝刑也書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中
道也帝曰善轉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初顯慶中令
狐德棻劉胤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叙次帝
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從辛
未央宮辟仗既過有橫刃伏草中者先帝歛衽却

謂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叙此為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溥博如此類非一臣之第處傑被擇供奉時有三衛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乃表左史李仁實刪整偽辭會仁實死而止上元初帝觀酺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音枝分東西明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詐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詡彼排兒優子言辭無度爭負勝相譏誚非所以導仁義示

徵獻內紀前

卷之九

二十七

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識非衆臣所逮遷中書令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于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又兼太子左庶子拜侍中罷為太子少保開耀元年卒

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帝哀歎其忠舉哀光順門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詔百官赴哭官為營葬子北叟固辭未聽裴炎為白帝曰處俊死諉臣曰生無益于國死無煩費凡詔賜願一罷之帝聞惻然荅其意止賻物而已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與舅許圜師同里俱宦遼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貲顯故江淮間為語曰貴如郝許富如田彭

徵獻內紀前

卷之九

二十八

史南曰臣按唐書宰相世系郝氏自帝乙之世裔孫期封于太原之郝鄉孫晏為秦上卿瑗太原守夔仕漢中郎將七世孫迴自丹陽遷安陸迴仕梁江夏太守破敵仕後周為沔州太守處俊之父相貴滁州刺史其子南容北叟俱躋膺仕觀其為人朴忠儉約出自天性蓋亦加人數等矣贊曰處俊朴忠儉約自牖諫黨二王諍傳武后陽道陰德和平溫厚得大臣體宜其有後

柳渾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初名載字元輿其先河東人

晉永嘉中平陽太守純子阜官汝南太守遷襄陽後世隆仕齊封忠武公慶遠仕梁封雲杜侯琰僕射謚穆侯遂籍襄州渾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淺為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為篤與游皆名士天寶初擢進士第調單父尉累除衢州司馬葉官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為左補闕大歷初江西魏少游表為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指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

微獻南紀前

卷之九

二十九

崔祐甫白奴克少游趣評僧僧首伏因厚謝二人路嗣恭代少游渾遷團練副使俄為袁州刺史崔祐甫輔政薦為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入為尚書右丞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榜問之搜索所在渾羸服步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名向為賊汙且載於文從戈非偃武所宜乃更今名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銜玉而賈石者也往必見擒何賊之攘既而果為賊縛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仍判門下省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玉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銖工不敢聞私市他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槌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彊請賈私第募兵助討吐蕃渾曰季羔先朝誦名臣由祖

微獻南紀前

卷之九

三十

以來世孝謹表闕于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毀門構徼一時倖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已待之奏事或曰晏他相取充位滉遂省中榜吏自若渾雖為滉所引惡其專質讓曰省闈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徇察不滿歲輒罷今公柰何蹈前非顯立威福豈尊主卑臣義邪滉悔悟稍褻其威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志貞興小史縱嘉其才不當超劇職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會渾移疾出即日詔付外施行疾間因乞

骸骨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渾愀然曰既委有司而復撓之豈賢者用心邪士或千里辭家以干祿小邑主辦豈慮不能是歲擬官無退異者渾瑊與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賀曰今日已盟可百年無虜患渾瑊曰五帝無詭誓三王無盟詛蓋盟詛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反以季末事行於夷狄夫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蕃戎多不情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而大臣亦當爾邪皆頓首謝夜半邠寧節度使韓游環飛

秀劉迅相上下而識練理創端往往詣極雅趣當時作者伏其簡渾亦善屬文但沈思不逮於識云史南曰臣讀唐宰相世系云柳氏出河東至唐尤盛今襄志具載柳元景柳世隆及柳遵俱為郡人夫渾也書生備習邊計方其救王工之罪辯瘡奴之死雖于定國張釋之亦不是踰及其免相曠然踈達其胸中必有過人者柳宗元狀云公屢更重任終身坦蕩子恭父慈善行也拊循制理能政也直廉潔靜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冒圍以討牧圉大節也犯顏以陳扞諫至忠也其必有所據矣贊曰夷曠在唐亦稱賢相守法明允陳猷忠壯吐蕃劫盟攻心為上免相而歸浩然高尚

宋庠

宋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後徙開封之雍丘父杞嘗為九江掾與其妻鍾氏禱于廬阜鍾臺道士授以小戴禮已而庠生他日見許真君像即夢中見者庠天聖初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權大理評事同判襄州召試遷太子中允直史館歷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再遷左正言郭皇后廢庠與

御史伏閣爭論坐罰金久之知制誥時親策賢良茂才等科而命與武舉人雜視庠言非所以待天下士宜如本朝故事命有司設次具飲膳引武舉人令別試詔從之兼史館修撰知審刑院密州豪王澥私釀酒隣人往捕之澥給奴曰盜也盡使殺其父子四人州論奴以法澥獨不死宰相陳堯佐右澥庠力爭卒抵澥死改權判吏部流內銓遷尚書刑部員外郎仁宗欲以為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自知制誥除執政者乃詔為翰林學士帝遇庠厚將大用庠初名郊李淑恐其先已以奇中之曰宋受命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為不祥帝弗為意他日諭之因改名庠寶元中以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庠為相儒雅練習自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嘗從容論及唐入閣儀庠退上奏曰入閣乃有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

之天子坐朝須立伏於正衙殿或乘輿正御紫宸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閣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欲求入閣本意施於儀典須先立仗文德殿庭如天子止御紫宸即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但今之諸殿止於唐制南北不相對爾又按唐自中葉已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為入閣其後正衙立仗因而遂廢甚非禮也庠與宰相呂夷簡論數不同凡庠與善者夷簡皆指為朋黨如鄭戩葉清臣等悉出之乃以庠知楊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徙鄆州進給事中叅知政事范仲淹去位帝問宰相章得象誰可代仲淹者得象薦宋祁帝雅意在庠復召為叅知政事代仲淹慶曆七年春旱用漢災異策免三公故事罷宰相賈昌朝輔臣皆削一官以庠為右諫議大夫帝嘗召二府對資政殿出手詔策以時事庠曰兩漢策本延巖穴早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條奏時陳執

中為相不學少文故夏竦為帝畫此謀意欲困執中也論者以庠為知體明年除尚書工部侍郎充樞密使皇祐中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享明堂遷工部尚書嘗請復群臣家廟曰慶曆元年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終不能推述先典因循顧望使王公薦享下同委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緣偷襲弊甚可嗟也請下有司論定施行而議者不一卒不果役三年祁子與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遊而彥方偽造敕牒為人補官論死諫官包拯奏庠不戢子弟又言庠

徽獻內紀前

卷之九

三十五

在政府無所建明庠亦請去乃以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後徙許州又徙河陽再遷兵部尚書入觀詔綴中書門下班出入視其儀物以檢討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封莒國公數言國家當慎固根本畿輔宿兵常盈四十萬羨則出補更戍祖宗初謀也不苟輕改既而與副使程戡不協戡罷而御史言庠昏惰乃以河陽三城節度同平章事判鄭州徙相州以疾召還英宗即位移鎮武軍改封鄭國公庠在相州即上章請至是請猶未已帝以大臣故未忍遽徙乃出判亳州庠前後

所至以慎靜為治及再登用遂沉浮自安晚愛幼子多比匪人御史呂晦請敕庠不得以二子隨帝曰庠老矣奈何不使其子從之至亳請老益堅以司空致仕卒贈太尉兼侍中謚元獻帝為篆其墓碑曰忠規德範之碑庠自應舉時與祁俱以文學名擅天下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嘗校定國語撰補音三卷又輯紀年通譜區別正閏為十二卷掖垣叢志三卷尊弼錄一卷別集四十卷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弗為也沈遼嘗為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庠及庠在洛遼子監翹院因出

徽獻內紀前

卷之九

三十六

借縣人負物杖之道死實以他疾而遼子為府屬所惡欲痛治之以法庠獨不肯曰是安足罪也人以此益稱長者第祁宋祁字子京與兄庠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實祁第十八呼曰二宋釋褐復州軍事推官孫奭薦之改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召試授直史館再遷太常博士同知禮儀院有司言太常舊樂不和詔祁同按試李照定新樂胡瑗鑄鍾磬祁皆典之事見樂志頂修廣業記遷尚書工部員外郎同修起居

注權三司度支判官方陝西用兵調費日感上疏曰兵以食為本食以貨為資聖人一天下之具也今左藏無積年之儲太倉無三歲之粟尚方冶銅匱而不撲承平如此已自彫困良由取之既殫用之無度也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用竭而欲興師建事誠無謀矣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負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已受戒而無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為國請斷自今僧道已受戒具者如舊其他悉罷為民可得耕夫織婦五十餘萬人一冗去矣天下廂軍不擇孱小尪弱而悉刺之纔圖供役本不知兵又且月支廩糧歲費庫帛數口之家不能自庇多去為盜賊雖廣募之無益也其已在籍者請勿論其他悉驅之南畝又得力耕者數十萬二冗去矣國家都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為額常以十二加之即遷代罪謫隨取之而又今一官未闕群起而逐之州縣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更何得不為進官何得不濫除請詔三班審官院內諸司流內銓明立限負以為定法其門蔭流外貢舉等科官置選限稍擇人俟有闕官計負

補吏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虛日且百司供億不可貲計彼皆以祝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為名臣愚以為此主者為欺盜計爾陛下事天地宗廟社稷百神犧牲玉帛使有司端委奉之歲時薦之足以竦明德介多福矣何必希報哉則一費節矣二曰京師寺觀多設徒卒添置官府衣糧率三倍他處大屋高廡不徭不役坐蠹齊民其尤者也而又自募財建祠然國與民一也捨國取民其傷一焉請罷去之則二費節矣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公用之設勞費饗賓今大臣罷黜率叨恩除坐糜邦用莫此為甚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得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不費節矣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能躬服至儉風示四方衣服起居無遠舊規後宮錦綉珠玉不得妄費則天下響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搖師役可舉風行電煦飲馬西南蠶爾戎首在吾掌中矣徙判監鐵勾院同修禮書次當知誥而庫方叅知政事乃以為天章閣待制判太常禮院國子監改判太常寺庠罷祁亦出知壽州徙陳州還

知制誥權同判流內銓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留為翰林學士提舉諸司庫務數釐正弊事增置勾當公事官其屬言利害者皆使先稟度可否而後議於三司遂著為令徙知審官院兼侍讀學士庠復知政事罷祁翰林學士改龍圖學士史館修撰修唐書累遷右諫議大夫充群牧使庠為樞密使祁復為翰林學士景祐中詔求直言祁奏人主不斷是名亂國春秋書殞霜不殺菽天威暫廢不能殺小草猶人主不斷不能制臣下又謂與賢人謀而與不肖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急是謂三患其意主於疆君威別邪正急先務皆切中時病會進溫成皇后為貴妃祁適當制寫誥不送中書徑取官誥院印用之函封以進后方愛幸覲行冊禮得誥大怒擲于地祁坐是出知許州甫數月復召為侍讀學士史館修撰祀明堂遷給事兼龍圖閣學士坐其子從張彥方游出知亳州兼集賢殿修撰徙知成德遷尚書禮部侍郎請弛河東陝西馬禁又請復唐馭幕之制徙定州又上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為國門戶也且契丹搖尾五十年狼態

獠心不能無動今垂涎定鎮二軍不戰則博深趙邢洺直擣其虛血吻婪進無所顧藉臣切慮欲兵之強莫如穀與財欲士訓練莫如善擇將帥欲入樂闔莫如賞重罰嚴欲賊顧望不敢前莫如伐鎮重而定強夫耻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少勵之不憂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闔猶負無穀與財雖金城湯池其勢必輕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積糧乃以陝西河東為先河北為後非策也西賊兵銳士寡不能深入河東天險彼憚為寇若河北不然自薊直視勢同建瓴賊鼓而前如行莞袪故謀契丹者當先河北謀河北者捨鎮定無議矣臣願先入穀鎮定鎮定既充可入穀餘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鎮定則鎮定重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雲奔颶馳抄後掠前馬之長也疆弩巨挺長鎗利刀什伍相聯大呼薄戰步之長也臣請損馬益步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闔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體也自先帝以來為一道師專而兵不分故定堪其冒則鎮擣其脅勢自然耳今判而為二其屯砦山川要險之地

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脫叩營壘則彼此不相謀尚肯任此責邪請合鎮定為一跡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以鎮為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上也陛下當居安思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之殆矣河東馬強士習善馳突與鎮定若表裏然東下井陘不百里入鎮定矣賊若深入以河東健馬佐鎮矣兵掩其情若歸者萬出萬全此一奇也夫事切於用者不可以文陳臣已便俗言之輒別上擇將畜財一封乞下樞密院三司裁制之又上禦戎論七篇加端明

徽獻內紀前

卷之九

四十一

殿學士特遷吏部侍郎知益州尋除三司使右司諫吳及嘗言祁在定州不治縱家人貸公使數千緡在蜀奢侈過度既而御史中丞包拯亦言祁益部多游燕且其兄方執政不可任三司乃加龍圖閣學士知鄭州唐書成遷左丞進工部尚書以羸疾諸便醫藥入判尚書都省踰月拜翰林學士承旨詔遇入直許一子侍湯藥復為群牧使尋卒遺奏曰陛下享國四十年東宮虛位天下係望人心未安為社稷深計莫若擇宗室賢才進爵親王為七世主若聖嗣蕃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

此定人心防禍患之大計也又自為誌銘及治戒以授其子三日歛三月葬慎無為流俗拘忌毋以金銅雜物置塚中勿請謚勿受贈典塚上植五株栢墳高三天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婚以此諉莒公若等不孤矣後贈尚書祁兄弟皆以文學顯而祁尤能文善議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論者以祁不至公輔亦以此云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有稿自隨為列傳百五十卷預修籍田記集韻又撰大樂圖二卷文集百卷祁所至治事明峻好作條教其子遵治戒不請謚久之

徽獻內紀前

卷之九

四十二

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曰景文史南曰臣讀宋史謂宋自咸平天聖間兄弟以功名文章著聞于時自陳堯咨堯叟外惟元獻景文近之庠明練故實文藻雖不逮祁孤風雅操過祁遠矣嗟乎此二宋優劣之辯也然而庠雖登踐台鼎孰與祁之校正唐書與永叔相伯仲乎渡蟻之頌落花之詩未必非先徵也贊曰元獻之勲景文之學緬聞先哲開我先覺昆季名齊父子行卓國史大書世之耆碩

馮京

馮京字當世鄆州江夏人少雋邁不群舉進士自鄉舉禮部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散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還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同修起居注吳充以論溫成皇后追冊事出知高郵京疏充言是不當黜劉沆請併斥京仁宗曰京亦何罪但解其記注旋復之試知制誥避婦翁富弼當國嫌拜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改江寧府以翰林侍讀學士召還糾察在京刑獄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弼以京為傲弼使往見琦京曰公為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為公重非傲也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西寇哨氏界本征官以斷夏人右臂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復為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王安石為政京論其更張失當累數千百言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帝以為可用擢樞密副使河東麟府豐山州城壘兵械不治官吏皆受譴京以先帥本道上章自劾曰使諸路帥臣知其雖一時脫去後能僥竊名位者猶必行法不敢復偷惰曠

職優詔不聽進叅知政事數與安石論辯又薦劉放蘄軾掌外制安石令保甲養馬京謂必不可行會選人鄭俠上書言時政薦京可相呂惠卿因是譖京與俠通罷知亳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知渭州茂州夷叛徙知成都府蕃部何丹方寇雞綜關聞京兵至請降議者遂欲蕩其巢窟京請于朝為禁侵掠給稼器餉糧食使之歸夷人喜爭出犬豕割血受盟願世為漢藩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謂京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石為欺復召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馬頌之以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哲宗即位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又改彰德於是范祖禹言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其中立不倚之操為先帝稱且昭陵學士獨京一人存若付以樞密允乎公論時京已老乃以為中太一宮使兼侍讀改宣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紹聖元年薨年七十四帝臨奠于第贈司徒謚曰文簡始京鄉居受恩通判南宮成追貴以郊恩官其子嘗

過外兄朱适出侍妾詢知為同年進士妻亟請而嫁之其為郡守諸縣公事至即歷究之苟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法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一無壅滯人服其敏云

史南曰臣嘗讀鶴林玉露具載文簡公微時事及訪諸相山乃得其實夫群奸側目之秋固非齷齪庸瑣者之所能自立而雍容廟堂寅亮元化措天下如泰山之安非有包荒之度馮河之勇不遐遺之智朋亡無我之公者其孰能之文簡公起而却張堯佐之嬖倖以嚴宮掖之防既

徽獻中紀前

卷之九

四

而開王安石之新法以守祖宗之舊終而發呂惠卿之詐偽以鑒朋黨之禍可謂知大體矣司馬君實嘗論云閩人狡險指惠卿也楚人輕易指京也而文簡之輕易卒為狡險者所傾君子之待小人常踈小人之伺君子常密嗟乎豈獨文簡然乎哉贊曰文簡之文煥發鄂渚三魁世儒兩姻相女嘉猶入告朕夢有喜君臣同心動

關國體

楚紀卷之九

楚紀卷之十

皇明賜進士經筵同講同修國史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廖道南謹撰

徵獻內紀後篇

傳獻

傳獻荊州松滋人吳元年授江西行省官陳友諒既平批中書省左丞歷叅知政事

上諭中書省臣李善長及獻定律令有曰法有連坐之條謂侵損傷人者衆吾以為鞠獄當平恕罪非大逆罪止其身罰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又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易曉若條緒繁多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叅究凡刑罰條目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朔李善長及獻等上

郊廟議

上勅禮官及翰林院太常寺諸儒叅定八月壬申上諭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歛不時以政

徵獻內紀後

卷之十

陰陽乖戾而然朕與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修省以消天譴獻對曰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自省人君遇災而懼則天變可弭今

陛下修德省愆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寔鑒之顧臣等待罪宰輔有乖調燮貽憂聖衷

上曰君臣一體苟知警懼天心可回卿等其盡心力以匡不逮於是詔中書省及臺部集耆儒講求弭災事宜

史南曰臣官吏局時莊誦

徽獻中紀後

卷之十

高皇帝實訓諭獻者不一而足何其諄復而懷到也至於軫恤災沴尤為切至是故君以天為心則天人一理而萬化出焉臣以君為心則上下一體而萬幾康焉故舜勅天之命曰惟時惟幾臯陶陳謨於君曰一日二日萬幾言天人相感之神猶夫君臣相與之深也然而任得其人則天工斯代任匪其人則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而貪天功為己力矣我

皇祖肇設中書省以汪廣洋胡惟庸為之厥後革去省員惟列六部以倣周官之制蓋有懲于宋元

專權市寵以滋多弊故也

文皇載闢文淵閣以解縉楊士奇楊榮楊溥胡儼金幼孜黃淮日備顧問綰樞機務宣德以後其權浸重矣吾楚自傅瓛為中書左丞嗣後乃有楊溥李東陽楊一清克濟美焉耳贊曰中書政本上應台衡幹旋樞軸調燮鼎烹矯矯傳君荆楚之英開國成務獨享完名

吳琳

吳琳字朝陽黃岡人父應澍號西山先生勤儉樂施琳性資純篤力於學問洪武初召為國子博士歷

徽獻中紀後

卷之十

三

遷浙江按察司僉事入為起居注吳元年冬十月命同魏觀等以纁帛求遺賢于四方仕至吏部尚書詰曰惟古帝王之治天下在於得人才然人才實由於銓選朕所以於吏部之職必擇器識公明者居之爾琳學術既醇踐歷尤正事朕由博士陞僉憲克振風紀及貳離臺國課以辦俾居記注獻納為多茲用陞長天官以掌銓衡之重爾其量材而授官計功而考能使賢愚有別而黜陟合宜庶克稱朕為官擇人之意可琳受命惟謹後以年老致仕弟琛歷官衢州府同知

史南曰周官冢宰以六典治邦國以八灋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以八柄馭群臣以八統馭萬民凡王眡治朝則贊聽治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是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克盡冢宰之職以代天工而已我

聖祖法周建官首命吳琳為冢宰其戒諭之詞有曰成周之時治掌于冢宰教掌于司徒禮掌于宗伯兵掌于司馬刑掌于司寇工掌于司空天子統六官六官統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體統既明治功遂建而當時如琳者躬遭異數千

徽猷內紀後

卷之十

四

載一時宜其勒鴻流茂樹不朽矣是故述之昭厥始也贊曰冢宰之職厥惟艱哉位統百僚象應三台代天弘化體國求才吐哺握髮推行化裁彼美吳公謨明弼諧

劉三吾

劉三吾名昆孫以字行長沙茶陵人兄耕孫壽孫皆事元死難三吾少習舉子業元季避兵廣西授靖江教授儒學副提舉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洪武十八年通政衡山茹瑺薦其才可大受乃以為左春坊左贊善三吾年已近老博覽善應對詳敏

屢承顧問悉多稱旨七月戊寅

上問侍臣以民生安否三吾對曰賴

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豐登民咸安樂上曰天下之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失所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曰

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汎然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療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知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

徽猷內紀後

卷之十

五

上嘗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為鑒戒者萃為一書名曰存心錄命三吾編集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為一書名曰省躬錄二十年二月甲辰御註洪範書成

上謂三吾曰朕觀洪範一書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覽三吾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

者也遂命三吾撰序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雲見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於治世舜之時興於詩歌此實聖德之致也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灾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灾亦可得苟爽其德雖祥無應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丑朔

上御謹身殿因論治民之道三吾曰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者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君子懷德小人懷畏施之各有攸當焉爾十徽獻內紀後宋卷之十

二月癸亥

上謂三吾曰愚民犯法如啗食飲酒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慈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

上曰善為國家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二十四年七月命攷定武臣封贈之制十一月

上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違凶乃曰凡人罹凶咎無不自己求之者彼事勢窮促冀求苟免竟亦何益三吾曰如是者當聽乎天

上曰心無所愧可聽於天若其自求於天何預二十七年正月辛巳

上退朝謂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為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為治之難也自古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澤則衆心離于下積怨聚于上欲國家不危難矣三吾曰

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三月辛丑又謂三吾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難達矣三吾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賢使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憮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而聰明為所蔽也已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于聲色外蔽于權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為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哉七月己酉

因以定書傳謂三吾等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繒衣被又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參則列于侍衛之前燕享則坐于殿中仍以朝鮮所貢玳瑁筆賜三吾及修寰宇通志禮制集要成俱倍加賞資三十年命三吾主考會試北士偶黜竟以是獲罪三吾為人慷慨坦夷不設城府自號曰坦坦翁至于大節則屹乎其不可奪也上嘗欲易太子三吾痛哭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

徵獻中紀後

卷之十

八

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事多忤旨降為博士久之乃復為學士

史南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三吾者非其人與方茹忠誠之薦也

聖祖虛席以待而密勿啓沃格心居多至于易儲痛哭以爭可不謂節乎贊曰星沙之南雲陽之墟嶽祇發祥是生鴻儒惟彼鴻儒台輔之器學顏之學志尹之志晚登秘省嘉謨嘉猷嗟予小子景恭前修

魏觀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父雲瑞隱德弗耀觀讀書蒲首山中勤苦弗輟惟喜吟咏觸物感興陶寫自如乃構亭曰梅初以寄志焉元呂忠肅公讀其詩嘆賞薦於朝辭弗就江漢既平觀被徵與青田劉基金華宋濂諸儒同謁

上與語大奇之授平江州學正遷國子助教浙江提刑僉事吳元年改兩淮都轉運使入為起居注一日同待制王偉侍

上問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觀曰太宗雖才兼文武

徵獻中紀後

卷之十

九

於善未免矯揉高祖豁達大度規模弘遠以茲觀之高祖為優

上曰高祖之度人皆知之然其記兄嫂之怨封其子為憂侯怨豐之叛不封雍齒不肯以豐為湯沐邑度亦未弘矣太宗規模雖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群臣各為己用大業已定卒能保全功臣此則太宗為優也洪武初建大本堂觀侍

皇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王經觀有詩記之詩曰翠葆歲隳九鳳旗東華遙望立多時都堂啓事貂蟬集率衛輪班虎豹馳月遠珠簾陞講席花迎金輅

肅朝儀六王炳炳前星後珠綿聯輝上玉墀二年十月甲戌天降膏露于乾清宮禁林

上問灾祥觀曰帝王恩及于物順于人則甘露降陛下誕寬民賦衆庶懽豫底于救寧神應之臻職此故也十一月冬煖如春

上召偕危素詹同吳琳宋濂遊觀內苑燕紫閣

御製賜之曰卿等各賦一詩以述今日之樂觀奏詩云深冬晴煖動逾旬內苑遊觀詔侍臣五色慶雲開鳳尾九重麗日繞龍麟和鸞喜奉彤車御式燕慚叨紫閣賓淑氣已從天上轉人間無地不陽春

徵獻內紀後

卷之十

十

上覽之大喜三年正月轉太常卿賜之制曰太常之職掌郊廟社稷山川群神之祀厥任重矣爾觀學行方正事朕有年屢持憲節振揚風紀及領鹽運勞績茂彰頃居翰院日記言動朝夕之間屢進讓論尤簡朕心茲用長于太常益恭乃職七月命觀政定太廟祝文稱孝子皇帝臣凡遣太子行禮稱長子某著為令是月陟侍講學士十二月辛酉編集大明志成以觀為嘉議大夫國子祭酒宋濂為司業四年廷試進士觀與博士孫吾與修撰王僕為讀卷官乃得吳伯宗等一百二十人時開科之

始得人寂盛而伯宗卒為名臣人以此多觀之識

九月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乃謫觀知龍南縣濂知安遠縣行未至任即召還以為禮部主事

上賜燕奉天門喜曰前日逐卿去今日與卿飲何其樂哉仍命各賦一詩五年三月

上念姑蘓為京輔重地經張士誠之亂荼毒固有寧宇廷臣咸薦觀有治才乃出知蘇州府既蒞事懲陳寧苛政鋤暴樹良寬而且肅敬老恤民大建學舍乃闢宣聖廟庭舉鄉飲酒禮聘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頴之定儀節高啓王彝張羽

徵獻內紀後

卷之十

十一

聞文學郡多耆耄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文林友年九十二皆延至之禮成彬彬可觀壽誼還躬餞諸郊再拜送之觀者如堵時戎事倥偬百物彫耗禮文衰落乃能力挽躬行風教勃興封部皞然課績為天下宰上嘉之陟四川行省叅知政事蘇父老上疏願留仍命觀還郡七年觀以舊治為士誠竊據且郡多水患乃修府浚河以壯士觀以資民利御史張度誣其興既滅之基遂與高啓等俱獲罪上悔之命所在致祭

皇太子諸王哀賻有加乃歸瘞于蒲圻燈窩山

史南曰杞山臣里人也臣自髫童訪其廬吊其墓未嘗不泫然悲焉及誦其所為蒲山牧唱集思見其人而弗可也既而讀楊符卿序曰先生之心廣大而高明先生之才篤實而端重其學博其辭贍其所履任率有成績事至不擇利害而為之有古大臣君子之風黔國沐璘亦曰貌偉而修氣完而優聳衡廬之神秀瑩江漢之清秋其為德也雖畊而隱其為名也匪釣而求與景濂碧崖亭辭蘇伯衡梅初亭記相符合也贊

徽獻內紀後

卷之十

十三

曰維我蒲山衡嶽之支維我蕁川洞庭之湄先生崛起于蒲之里邦之司直國之良史伯衡有記景濂有辭壁月珠星光彩陸離

楊溥

楊溥字弘濟荊州石首人洪武時為諸生入試考官胡儼大加稱許建文庚辰進士授編修永樂二年四月辛未選用宮僚遷司經局洗馬仍兼編修侍皇太子于南都一日問漢廷尉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不易得然世豈無其人但無文帝寬厚仁恕之君用之爾釋之固難得文帝尤難得也退采

文帝事關治道者編為事類以進

皇太子嘉納十二年七月

卑駕北征東宮遣使奉迎稽緩漢王高煦諸之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黃淮先至下之獄楊士奇

金問繼至

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辭連溥及芮善王愷遂俱逮之淹繫十年

仁宗登極釋之擢行在翰林院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己卯建弘文閣于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選侍

徽獻內紀後

卷之十

十三

講王璉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為編修訓導何澄為給事中俱輪班奏對

上親握閣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

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助卿等有所建白即用

封識以進十一月丙申溥密疏言事

上褒答曰覽卿所奏為國家計誠合朕心但望始終如一知無不言贊朕政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懃特用酬報賜寶鈔綵幣卿其領之尋陞太常寺卿兼學士

宣宗嗣位預修

兩朝實錄為總裁官宣德元年十二月

上詔溥語及治兵之道溥曰兵貴訓練有方撫養得宜

上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必氣銳志果而後可用若素不訓練一旦驅之矢石之間進退失措何望有濟溥曰誠如

聖諭四年正月

上御齋宮召溥諭曰朕即位以來今四年常念

祖宗創業之難子孫守成之不易夙夜惓惓未嘗敢怠今幸百姓初安皆賴

徽獻帝紀後

卷之十

十四

天地祖宗敷祐蓋亦群臣勵翼之功朕恒自喜然自古國家禍亂每生于不虞朕未嘗不以為憂對曰聖人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今

聖心如此足以膺天眷福蒼生也

上曰滄海之大皆由江河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飭克致太平號稱賢良若為君不求資于臣為臣不克輔其君欲求善治未之有也近人臣多進謏詞朕殊厭之卿宜輔朕于善道溥對曰臣荷至恩敢忘報稱

上曰卿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即為報多矣溥曰自

古直言非難受盡言為難

陛下樂聞讜論臣敢不竭愚衷是月十日

上幸文淵閣諭溥曰朕聞有道之君願治之主崇禮儒臣講求治道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此冀有所聞稍暇當復至卿等必有所陳論也遂製詩一章賜之五年正月實錄成賜溥白金十鎰羅衣一襲

綵幣十二端六年十一月

上御文華殿溥同楊士奇楊榮入侍諭曰朕念

祖宗積德累善篤生

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

徽獻帝紀後

卷之十

十五

文皇迅掃姦回再安社

皇考仁宗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天位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坐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今以刻本賜卿當亦思

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溥頓首受賜未幾奪情起復陟禮部尚書兼學士

英宗繼統命溥同知經筵總裁

宣廟實錄成加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卒

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定官其子壽為尚寶丞大學士曹鼎銘其墓

史南曰臣觀國史謂溥與士奇榮相繼入相時欄三楊士奇有相業榮有相才溥有相度雖兒童婦女咸知其名然繫獄不改其操秉鈞不渝其忠史謂謙恭淳謹不愧斯言已矣贊曰荆山岷嶢陽岐斯文岷江浩沔渚宮斯涯山祇毓靈水若貢祉元和疑曾誕生君子彼君子兮惟楚之良厥德允常厥謀允臧九折厥肱三緘厥口嘉石如肺金印如斗履險視夷處平思陂史稱

徽猷內紀後

卷之十

十六

醇儒夫復何辭

夏原吉

夏原吉字維詰相陰人祖希政仕元為湖廣行省都事父時敏入

國初為邑教諭母廖氏夢三閭大夫入其室生原吉幼孤即刻志務學領鄉薦卒業大學選入內庭書制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甚委任之會朝覲執政大臣劾諸司之急事者有旨宥之郁堅請不已有劉郎中者因奏原吉為之

太祖以問郁新對曰臣愚過聽堂後書笄生罪萬死

上意解宥之惟逮諸書笄生于獄劉計不行復言原吉擅專部事

上察其奸并誅劉三載秩滿吏部引見原吉跪面陳母老請歸省

上特允之三十一年擢本部右侍郎命充採訪使撫福建尋又出鎮蘄州

文皇帝入正大統召還轉左侍郎陟本部尚書

上勵精圖治凡建文時教條政令有所更革者皆命

原吉申明之又明年蘓松諸郡大水奉命往治祭

浙西兵民數十萬疏決壅滯

徽猷內紀後

卷之十

十七

上覆命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往賜俾講究拯治之法原吉乃集同事官屬濱河吏民諸諳水利者博求參考上疏謂嘉定之劉家港徑通大海常孰之白茅港徑入大江是皆大川水流迅急之處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之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瀆至南滄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郊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矣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牌以時啓閉每歲水涸

之時滌繁汙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

上從之又以其民久勞而饑奏發廩三十餘萬石以賑之躬行督勸散給有方全活者甚衆永樂三年秋八月召回掌部事

上諭曰向以部事付郁新而專委卿以浙西農務庶內外克濟今新死付卿其盡心毋怠原吉請裁冗食以省浮費量有無以均出入平賦役以甦民困又言鹽法邊儲所係勢要開中有妨商賈錢鈔國用所資富室專利多沮貿易其餘禁包攬戒侵欺廣屯種平價直皆立定規時承建文改紀靖難方

徵獻中紀後

卷之十

十八

息府庫空虛百物彫耗肇創

郊廟載建宮殿錫予功臣賞犒士卒大封親藩增置武衛添設庶司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百人於館閣編輯大典未幾遣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遣內官造巨艦航西南大洋海以通西南諸蕃財用費以億萬計皆取給於戶部原吉晝夜焦勞經營綴葺採大木於西南命原吉暫行督視自南京抵北京給以官校察其怠事者懲之原吉榜諭軍民使其趨事懲一戒百人人效用事濟而民安至德州有旨召還曰行止卿自度之朕不中定也七

年春二月

車駕巡幸北京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扈從歲餘上以北虜犯邊親帥六軍征之時

宣廟以皇太孫留守北京命原吉輔導兼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庶務修舉京師肅清

上還大喜賜鈔幣鞍馬冬十一月

車駕還南京以從行勞賜休暇十日尋命輔

皇太孫周行鄉落以觀民俗繼命閱武于郊以知兵事原吉隨事納忠多所裨益九年秋九載秩滿

上親宴之別殿降勅獎諭有循良篤實如古名臣之

徵獻中紀後

卷之十

十九

褒并賜誥封祖父母十月重修

高皇實錄以建文時多失其實永樂再修倉卒未備

命原吉與姚廣孝監修未及成而廣孝卒原吉獨

專其事七年始成上之十一年春二月扈從巡北

京十六年命監修天下郡志十八年北京

宮殿成奉勅召

皇太子于南京既啓行原吉先馳奏

上命東宮宜緩行原吉見具傳成命

東宮曰親雖有命臣子其敢緩乎既至入見

上問所以速來故原吉具述以對

上悅原吉因言連年營造民疲轉輸逃亡者多今宮殿告成宜愛養民力凡各處流徙請悉宥之初復業者免其逋詔行之十九年夏三殿灾原吉上疏極言請寬民力蠲負貸使民心悅則天意可回上嘉納之是歲因灾群臣各言南北建都利便不同言官因攻大臣

上面辯于庭親御午門樓視之密命中使詢原吉孰是原吉曰臣等罪也科道言是

上兩宥之或尤其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

微獻內紀後

卷之十

十一

上憐之若傷言官所損不小衆皆嘆服冬十一月

上以北虜携貳命原吉與尚書方賓呂震吳中等議親征僉議宜存養兵民未奏會獨召賓賓言今糧儲不足遂召原吉問糧儲多寡對曰僅及將士之用不足以供大軍即命原吉往視開平兵儲旋奏與賓同

上怒急召原吉還賓聞懼自殺原吉至命頒繫于內官監籍其家惟得賜鈔皆布衣瓦器而已明年正月

車駕復北征出塞不見虜果以軍餉不足而還又明

年

上崩于榆木川

仁宗皇帝親解其縛復其官原吉以母喪未終辭諭留之曰國家不幸有大事賴相與共濟艱難安得遽去卿云有母喪朕獨無喪乎如卿辭職朕不當在此原吉不復敢言賜賻禮遣官護其母喪歸營葬事

宣宗正位東宮加太子少傅時呂震為太子少師班右即進原吉少保仍兼三俸固辭同時大臣當受誥命翰林呈草

微獻內紀後

卷之十

十一

上取筆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謂學士楊士奇等曰此實朕心蓋望卿等匡輔之功也繼召原吉等至展前賜銀章曰繩愆糾繆諭曰朕有過舉卿即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也夏四月命兼掌禮部事特賜象牙印文曰正直以旌之又賜第二區田五頃

仁宗賓天預聞顧命時

宣宗為皇太子監南京遺命徵還嗣位時有漢庶人謀奪嫡中外洶洶群臣欲出郊迎

太后命獨留原吉佐襄王留守京師輔臣郊見

宣宗首問原吉及蹇義衆不能對既至召慰曰朕聞太后諭知留卿意卿奉

皇祖命輔朕有年非他人比卿當以所事

皇祖者事朕賜寶帶宣德元年漢庶人反移檄誣輔臣奸邪以原吉為首

上夜召入原吉免冠謝曰臣不才致變親藩罪當死

上曰卿何為是言彼蓋假卿以興兵耳休戚與卿同之命坐密議屏左右語楊榮首勸親征

上難之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臨事可知且兵

徽獻內紀後

卷之十

二十二

事貴速宜卷甲輶戈而往一鼓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

上意遂決即躬帥六師征之晝夜兼程師臨城漢庶

人懼欲降猶令人繞城詈原吉事平大被恩賞賜

閣者三掖之朝參原吉固辭曰舊制非勲臣不敢

用

上曰卿輔導忠勤非勲而何是歲扈從巡邊既還

上以蹇義及原吉等四人年老不欲煩以他政

勅曰卿等歷事

祖宗多効勤誠朕嗣統以來尤

善始終蓋以卿等春秋高尚典劇司優老待賢

非攸常況師保之重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何

毗可輟部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

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彌朕倚眷老

成之意繼賜銀章一文曰含弘貞靜五年春

兩朝實錄成賜宴中府明旦入謝既退得微疾命家

人具湯沐正襟端坐召其弟及子告之曰吾以書

生叨居重任愧無以報言訖而終年六十有五先

二日有星墜庭西南隅

上聞訃震悼命有司製棺給賻營葬遣禮部尚書胡

徽獻內紀後

卷之十

三十一

渼諭祭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自公侯貴

戚下至郎曹將校咸往祭吊衛卒京垠亦為流涕

原吉性至孝少失怙母太夫人守節原吉終父喪

即出教里塾取束修以資養及通朝籍每出必候

問起居公退非有客不離親側友愛諸弟少時曾

受知于邑教史九詔既貴禮待如初恒分俸以濟

祭酒胡儼僦屋以居得賜第即以所居讓之胡致

仕去就鬻以為贖谷庶人國于長沙有逆謀為蜀

王所祭

上疑郡人有預者原吉請以百口保之竟免究尚書

郭敦使樂安州為同事者所譖力為救解遂得免他如寬諸城妖黨解表忠徹危疑不念呂宗伯宿憾皆閔量也其掌國計畝久凡所建置區畫明於闔閭欽散之術科分昉別有倫有要可為後法時以蹇夏並稱云子瑄孫崇文大學士楊文貞公撰銘曰奮起南服來與計偕官任其賢政用其才繇司徒屬暨掌邦教寅亮小心寬仁允蹈崇決大議洊任重負不亟不徐雍容雅度如彼喬嶽截焉弗移其氣默運澤潤良多祇事

列聖既四十載夷險一道其舄几几國有老成堂有

微獻內紀後

卷之十

二十四

柱石胡不慙遺當寧興惻既榮且哀隆隆寵光於乎忠靖沒世不忘

夏瑄字韞輝年十三以父蔭為尚寶司丞性豪宕議論峻發善屬文慨然視天下莫已若所言不售政南京尚寶司丞天順戊寅陟本司少卿

夏崇文字廷章瑄之子也舉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時進士李文祥忤執政謫成寧丞崇文上疏救之又條上故事召問大臣以訪時政遴選儒臣以咨講帷慎名器以禁奇巧斥異端以裁冗費錄功臣以褒節義皆時之務弘治辛酉北虜犯邊

兵踰年不解崇文復上十事後改太僕丞屬有星變崇文上言敬天惟在思孝賞罰用舍悉守成法變異將自弭矣是月虜寇宣府我師失利復極言備禦之策會詔諸司陳利病馳上五事勤政學慎起居節冗費謹邊防公薦舉時論建之復選南留都駢封司主事進郎中陞通政使司叅議轉太僕寺少卿儲文懿志其墓

史南曰臣讀楊文貞志及丘文莊所為傳竊嚮往之及于役于岷過湘陰謁忠靖公問嗣孫乃以三世畫像屬臣記云太師公功在當時澤流

微獻內紀後

卷之十

二十五

宇內猶之衡嶽出雲洞庭浴日鼓扇造化而物不有其功太常君克昌厥後振揚先烈猶之山下出泉風行水上涵蓄浩漾而人不知其蘊通政君發其幽潛續其碩膚猶之山益峻而高水益駛而奇而莫知其所紀極耶詩曰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此之謂也贊曰衡嶽萬峯山祇毓靈洞庭千派川若鍾英篤生大老為世元臣昉司水利三江用寧繼典邦計九賦惟均危從巡幸充餉足兵經始締構外朝內庭南征北伐盤錯糾紛受遺輔政調停渾淪繫昔使岷躬謁寢

瑩青陽紫蓋若觀精誠供奉史局揚烈咨勲石渠蘭室灼知忠貞

李東陽

子東陽字賓之湖廣茶陵人曾祖文祥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文祥生允興允興生淳淳生東陽蚤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

景帝召見抱置膝下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鑑六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大義命隸業京庠天順壬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甲午轉侍講癸卯進侍講學士甲

徵獻中紀後

卷之十

二十六

辰充

東宮講讀官丙午主考順天鄉試弘治己酉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辛亥預修

憲廟實錄成陞太常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為第一甲寅擢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奏請命官往問上欲從之東陽會同官上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傳寸舌小必掩過

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太宜勿聽丁巳秩滿賜金犀帶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覆會同官上疏曰我

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崇外不得一覲

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宋徽

徵獻中紀後

卷之十一

二十七

宗崇信道流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法使乘輿播遷社稷顛覆求福不得反以致禍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殿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災或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

說太平之業可保矣時武岡知州劉遜逮繫科道會奏

上震怒俱下獄東陽覆同上疏救之

上為霽威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制戊午

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五月復召問親

定國營總兵官九月清寧宮災東陽上疏曰近年

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為天道茫昧

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為天下太平憲不

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

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術

微獻內紀後

卷之十

二十八

災或聖聽莫此為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

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

澤不宣愁嘆之聲上千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

越二日有為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為不可又召

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以為不可

上俱從之己未程敏政典試給事中華杲劾之命東

陽覆試壬申會典成賜玉帶甲子命祀孔子于闕

里還朝上時政疏命有司議行乙丑

上不豫召入王几前受顧命

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丙寅東陽上疏曰近日視朝太遲

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游漸廣夫奢靡玩戲非所

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兔田野之

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之象不可施于

宮禁使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于前

臣竊憂之矧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震正殿鴟吻

太廟脊獸大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燬災異尤甚

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可以回天憫人國家之福

也不聽復上疏曰

先帝顧命惓惓以

微獻內紀後

卷之十

二十九

陛下為托臣痛心刻骨誓以死報邇者地動天鳴五

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

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

廢格變易殆盡憂在于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

于近幸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

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盡輔導

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不報又上陳政令十失

上下諸司議革之十二月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丁卯劉瑾擅權適尚寶卿崔

璘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為邏卒誣執枷號于長安

門外東陽上疏力救之命成邊時聞內苑御船獵獸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砲火聲徹都邑旣收斂後紛充禁廷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懼不敢諫不知

祖宗分職設官

朝廷廩祿養士將焉用之昔漢司馬相如諫擊能家以為逸群之獸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非天子所宜近薛廣德諫御樓船以為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加早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不聽戊辰六月給

徵獻內紀後

卷之十

三十

事中安奎御史張或忤瑾枷號東陽又上疏救之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力救之是月早朝有投空名文書數瑾罪者疑群臣所為悉逮詔獄東陽又力救之庚午六月旱霾東陽上疏曰近時威令大張中外悚懼但霜雪之後必有陽春雷電之餘必有甘雨此天道所常法也臣謹條上一曰寬選軍拐馬之罪二曰寬僉書職貢之罪三曰寬盤查糧草之罪四曰禁官校羅織之非疏上會慶府真鑑板命太監張永同都御史楊一清討平之師旋獻侍永發謹效狀

上即命擒之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蔭其從子兆蕃為尚寶司丞覆上疏曰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

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

其難也

列聖相承兢兢業業固有怠荒

先帝顧命惟欲

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

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顧念上天付託者重思

徵獻內紀後

卷之十

三十一

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于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時巨寇劉陸等衆至數十萬東陽畫畫宵籌卒致底定加廕一子為錦衣指揮上疏力辭上以京軍不習戰陣欲調邊軍入衛京師東陽上疏陳其十不便狀不聽遂乞休賜之勅曰君臣相遇自古為難卿資稟神異慧悟夙成爰自童年召見中禁應制稱旨名動四方遂以宏博之學蜚英藝苑資歷既深聞望彌重逮我

皇考擢居政府朝夕獻替便殿延訪平臺賜問有懷
必吐無言不從不激不隨無私無比顧命付託感
激知遇益竭忠勤委曲匡救西鄙戡亂兩河討賊
廟謨勝算多所贊畫釐革弊政率循舊規樂育人
才明揚善類代言宣意敷奏達情文學詞翰獨妙
一時立朝五十年輔政十八年清慎之操終始不
渝自古大臣兼茲衆美者代不數人屬時多艱方
切倚仗乃以止足為念章數十上重違雅志特賜
允俞於平功成身退卿自處善矣國有大政將就
而問焉仍賡其從子兆廷為中書舍人卒年七十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十

三十二

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有懷麓堂藁

史南曰臣觀楊遂菴叙懷麓堂藁云高才絕學
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崑崙至積石至龍門
至底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
其所窮邵二泉叙續藁云威德嘉謨澤被海內
如大將御戎不聞號令一鼓一麾無不如意嗟
乎可謂知言矣臣以為弘治年間薄海外內泰
和流行兵以不試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刑以不
措為治伊誰之力耶君子是以知文正之不可
及也贊曰雲陽秀鬱皇雲蜿蜒洞庭浩渺湘水

淪漣惟彼黎老端亮沉潛歷事

四朝一德格天翼翼匪懈休休不專稽厥勲謨鼎石
有編

楊一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曾祖情仕元為經歷
祖福山隱居江湖問父景起家巴陵遂為巴陵人
一清幼穎異日誦數千言舉神童太宗伯姚夔少
宗伯鄒幹胥器之疏補翰林秀才成化戊子中順
天鄉試壬辰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聲華籍甚擢
山西督學僉事弘治初起復補陝西督學召入為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十

三十三

太常少卿督四夷館轉南京太常卿壬戌虜火飾
入寇馬政廢弛乃遷副都御史督理茶馬上五事
曰復金牌專巡偵嚴私販處茶課廣茶價監苑胥
庇甲子巡撫陝西修復靖虜諸城莊浪諸隘及花
馬池諸要害固弗振耀乙丑關西大歉西戎北虜
互相蹂躪大寇固原一清單騎馳至瓦亭驛會主
帥曹雄預設伏兵寇聞宵遁隆德山正德丙寅復
命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諸路軍務上四事曰
綏土人處額地廣招募募溥賞賚邊土咸賴一清復
經畧河套河套者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

狀

所建統萬城也唐禁受降城在河套之北正統以後浸失其險會受降而衛東勝又撤東勝而就延綏河套為虜甌脫巢穴其中水堅入套東寇宣大西寇寧固厥患無窮乃上六事其一修築近邊營迤東邊牆其二修復寧遠塞邊迤西屯堡其三增設花馬池及興武營衛其四防禦靈州土達其五整飭常州官軍其六增修黑山鎮遠關墩臺悉中機宜丁卯歸休丹徒逆瑾柄國逮詔獄賴大學士李文正公救免庚午賓藩據寧夏以叛仍起司總制西夏罪人斯得遂與監軍張永定策恭瑾罪

武宗震怒瑾伏誅加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辛未順天應天及山東南盜起復上疏十一事曰裕民增軍定賞格宥脅從聯鄉保充賞賚嚴罰禁治退縮察蒙蔽禁奪功防奔突

上嘉納之冠平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甲戌乾清宮災一清上疏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祀郊廟太慢其三謂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調邊兵于禁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多切直是年十一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乙亥命兼武英殿大學士入

內閣丙子上疏論遣太監劉允往西番積忤權貴嫉姦訾毀復乞休歸丹徒嘉靖初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去位

上特召用一清首疏起用謝遷時遷已八十餘矣一清生而隱宮貌類寺人博學多術善為調停久之術窮數盡讒邪交搆遂復乞休歸卒所著有石淙集督府奏議玉堂稿

史南曰臣為編修時值邃菴柄國見其獎拔善類練達事幾每奏報虜情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拈指受悉合神筭有言已者多從而揚之然

門生故吏汲汲援引布置穹顯以故其門如市而其心未必如水云贊曰皤皤國老萬夫之望發跡于滇揚靈于湘首儲翰書繼督學政握機御戎振威宣令三秦底定兩都迴翔國有筮龜士有圭璋政本絲綸出而復入嘉猷恒告基命宥密

劉仁宅

子大夏

劉仁宅字廣居岳州華容人大司馬忠宣公之父也幼穎敏日誦數百言永樂庚子領鄉薦授江西瑞昌知縣黜姦吏進善良抑橫民振微弱禁屯軍母

侵擾土著各守分疆民困遂甦始瑞昌不知織仁宅督其植桑麻造布帛條古聖賢格言勸戒之崇修學校士習丕變九江邏卒索路於深山野人相與格鬪卒膚慙民叛有司且舉兵先檄仁宅往單騎至山民爭出迎拜且泣仁宅撫慰之即麾兵退且報藩臬免血刃者二十餘家嘗歸自京師適歲大旱過門不入禱于神一雨三日潤及鄰境辛酉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已已詔大臣舉方面專領遼防仁宅以左都御史陳智薦擢廣西按察司副使時盜起桂嶺路梗無敢行者仁宅先往所至衝冒毒瘴不避險阻撫順誅逆遠近欣服既而藩閩兵至蠻黨悉平景泰壬申蠻酋黃竑殺其嫡兄思明知府岡闔門七口謀以其子之思明仁宅廉得其實竑懼使人私二人于馬平驛奉千金為壽且約盡輸其藏而父子各擁萬兵于外以相挾仁宅陽許諾竑信不疑乃留魯叅政于潯為約而去至南寧竑二子來近仁宅伏甲士縛之曾亦誘執于潯以歸論死竑窮蹙遂創姦謀脫于難朝廷特命釋之竑既得志使人捃摭他事仁宅嘆曰勢如此不去禍將及矣遂委政而歸二十有三年

足跡不一至城府別號松崑子大夏史南曰我聞曰南山有橋北山有梓言父子相繼之盛也曰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言父子相繼之難也夫劉廣居起于華容有忠宣為之子可謂世濟其美爾矣然而忠宣之誠格于皇天而弗能免酒泉之戍蓋其所遇之時殊也廣居克開厥先粹乎其無以議為矣劉大夏字時雍仁宅子也天順己卯鄉試第一登甲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兵部職方主事轉車駕郎中調職方中官汪直怙寵貪功謀取交趾有旨檢永樂間征調故事大夏匿之事遂寢例用守將有暮夜懷金謝之者大夏却不受中官阿久之兄任京衛經歷以大夏曾嘗之浸譖于憲廟捕繫詔獄未幾釋之出補福建右叅政巡視海道以父喪守制弘治己酉擢廣東右布政使田州泗城不靖大夏往以禍福諭之遂定其亂番禺寇作督府中丞秦紘檄大夏討之擒獲有差壬子轉浙江左布政使所行多惠政癸丑河北徙決張秋鎮乃晉為右副都御史往治之議於孫家渡營疏上流以分水力而築長堤捍之隄起昨城盡徐州

亘三百六十里垂就中人有諸其糜費官錢者復遣太監李興廉之與至卒無所得甲寅河功告成乙卯召還視院事加左副都御史改戶部右侍郎進左侍郎丁巳虜寇宣大仍兼左僉都御史往督兵餉奏減價寬民別設廩於近地募商二納勢家不待牟利戊午春還京三疏乞休許之庚申用廷臣薦起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旌賢才斥貪穢裁冗費更役法凡上下不便者一切正之踰年召為兵部尚書時北虜火飾擁衆從陽和關大舉入寇

徵獻內紀後

卷之十

三十八

上欲親征召大夏問之對曰永樂時兵食充裕將帥用命國公丘福尚敗績于河套今何時敢輕舉耶上默然又莊浪衛魯麟恃衆驕橫求蟒衣玉帶以鎮邊陲大學士劉健等欲召署督府事言官疏請切責

上問何如大夏曰召之不来損威不小責之不受恐滋長其跋扈心臣以為宜獎勵之彼世篤忠貞永為西域藩垣俟來年入覲然後命之署樞密可也厥後麟怏怏而死郎中李夢陽上言壽寧侯椒房之過宜損奪其權有旨逮之詔獄

上召問大夏救之獲免尚書閔珪獄過執上嚮之大夏力爭以為法官執法恩歸朝廷自古聖王未有不從其執者如臯陶為士師瞽瞍殺人執之而已

上悟允之一日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商確之以非卿職守而止凡百事可具揭帖封進大夏對曰先朝用李咨省可為鑑戒若臣下以揭帖進

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臣願陛下遠法古帝王近法

祖宗事有不可付外廷議之當可乃行未有不善又

徵獻內紀後

卷之十

三十九

問天下何時太平大夏對求治不宜太急若用入行政即召內閣及執政面諭可否凡事順理久之自然太平後復召對備陳軍民困苦狀

上嘆曰朕豈知天下軍民貧至此邪乃詔內外諸司條具以聞大夏退而上疏十事

上嘉納之又嘗言鎮守太監極為民害

上曰徐思之越數日諭曰鎮守之革誠如卿言第去之不宜太驟莫若因其有罪次第召回勿補為愈是後奏喊光祿寺無名供饋裁革騰驤勇士及諸監匠役之為國蠹者中外快之權姦側目益甚正

德初諸將軍當番直者以故不入侍曰大夏剪

朝廷瓜牙矣幾及禍賴中官有識者諫求乃免丙寅

春四疏乞休加太子太保賜廩書月廩歲夫乘傳

以歸逆瑾用事惡正醜直焦芳劉宇復媒孽之戊

辰遂以田州岑濬事逮詔獄謫戍肅州庚午夏以

寘錙之亂肆赦得歸瑾敗復官致仕至是卒遺令

母乞葬祭恩廕撫臣秦金上其事諭祭營葬賜謚

忠宣大夏清修剛介而中實坦易喜人之善恕人

之不及自奉甚薄食止一豆衣一裘無餘襲不居

城市未嘗千人薦舉及為人請託自守泊如也歟

徽獻帝紀後

卷之十

四

歷中外政蹟卓然晚年受知

敬皇每朝罷傳宣循御陞而上面與商確時事雖公

輔貴近有不預聞者嘗召對自旦至午憊不能行

命司禮監太監李榮扶掖而出李夢陽歌云九重

移榻數召見夾城日高未下殿英謀密語人不知

左右微聞至尊美其所遭際蓋異數也但平生誠

心直道敢於任怨竟為權姦所構垂老戍邊而毅

然之氣卒不少變完名全節雖夷狄皆知重之士

大夫識與不識稱爲劉東山工部尚書吳廷舉輯

言行錄而里人副使孫繼芳亦錄其遺事厥後禮

部侍郎徐咸具載名臣錄刑部尚書林俊撰神道

碑曰粵古在昔嶽降星精邃猷方格坐廟以行黃

髮詢茲底裏予契如水如魚于斯允儷良臣惟聖

商實惟賢于是獻替一日三宣風時海馴遺天斯

泣悠悠蒼天斯日何日泰山昂昂岳俯一方公化

在東公神在旁

史南曰忠宣公豐勲在宇宙嘉謨在廊廟精忠

在華夷遺烈在河嶽小子何述焉竊聞之五洪

先大夫蒙忠宣以國士相期過其里式其廬吊

其墟墓未嘗不泫然悲竦然敬悵悵然而長太

徽獻帝紀後

卷之十

四

息也乃節畧周八厓語而贊曰巨海洋洋不觀

其瀾浩無垠兮隆嶽我我不窺其阜險莫升兮

大臣休休不采其行德罔名兮廣居肇基若海

委靈嶽降神兮忠宣之忠山海為澤勒洪勲兮

李田

子承勛

李田字舜耕武昌嘉魚人景泰甲戌進士授戶部主

事轉郎中成化戊子蜀大壩蠻叛尚書楊鼎薦田

可任督餉至蜀度其地險阻遠輓病民乃計黔瀘

夔慶等郡官民所有徵調勸輸得糧二十餘萬石

草四十餘萬束凱還論功擢廣東左叅議海南夷

苗那喃叛衆議請兵田不可巡撫檄田獨任渡海
發近郡兵捕首惡誅之躬抵巢穴懇切開諭蠻畏
威懷德相率効順癸巳陞浙江左叅政嘗堂閣歲
辦絲幣有詳於側者田詰郡守乃言故事遂退幣
以墨印其末田痛懲左右除墨印之弊還福建布
政使庚子陟右副都御史巡撫京畿適久旱民轉
徙饑甚田發官廩賑濟仍假貸富民或給官錢俾
自趨食全活近萬人嘗建議欲增漕以足邊餉嚴
令以警邊烽給財以市戰馬設法以完隊伍專任
以責成功申禁以息囂訟皆允行之中官汪直用

徽獻內紀後

卷之十

四十二

事怒田不私謁林以禍無恐及其敗人慶之亦無
喜卒年五十七子承恩舉進士官南京戶部主事
次子承勛

李承勛字立卿弘治癸丑進士授太湖令鋤強剽蠹
洗冤澤物力行古政補南京刑部主事讞獄明允
六載考績轉戶部員外郎郎中正德戊辰豫章多
寇銓曹難其人僉謂無以踰者自虞衡郎中出守
南昌郡時瑞州之高安饒州之姚源撫州之東鄉
奉新之華林靖安之瑪瑤暨越王仙女鷄公晏章
諸寨法城盆田石馬新興諸鄉賊巢相望賴賊首

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勢益猖獗都御史陳金檄
往守豐城承勛多方防禦寇望風遁是年靖安寇
胡雪貳據越王嶺叅議沈煉僉事馬慶謀攻弗克
叅政吳廷舉被擄副使吳一貫代之沒于軍承勛
獨誓死滅寇初戰于山麓再戰于邑門斬首五百
有奇五寨悉平華林寇丁大全等復熾副使周憲
被害于楓子嶺承勛單騎入憲之軍而寢其牀以
示不疑賊黨有王奇者招降之裹刃入見縱之還
寨奇遂偕同黨陳羅來降復約舉火為內應寇遂
大潰擒斬二千四百降附五百撫散二萬餘二縣

徽獻內紀後

卷之十

四十三

悉平承勛上疏免租

上俞允之癸酉姚源寇王浩八叛都御史俞諫調大
同邊兵往征承勛先為兩翼伏于裴源斬首二百
有奇是役也邊兵貪賄甚於盜賊新民復叛惟承
勛全軍還郡時逆濠潛蓄異志招集亡命中官黎
安欲攘其功誣承勛私于廷舉俱繫獄已而廷議
白其枉擢浙江按察使不畏疆禦遷陝西布政使
尋轉河南所至有聲庚辰晉都御史巡撫遼東北
隣朔漠則遼海瀋陽鐵嶺諸衛撫其背南枕滄溟
則海蓋金復旅順諸鎮扼其吭東臨鴨綠則廣寧

遼海寧遠諸屯掣其肘西接山海則玄菟樂浪虜龍諸軍制其命惟開原孤懸絕域密邇奴兒干而黑龍混同諸江禿魯文蔥諸河東金西金諸山諸夷窺伺者莫可倚角承勛奏請修復邊城乃令將官馬士廉伏兵於西以禦清鎮之寇楊鎮督兵西北以關松靖之險劉勇康福分兵兩路以除定遠慶雲柴河之道承勛躬負畚揭率先士卒墩臺贖坑俱各修飭又以中國鐵嶺為陰山遼河之交蒲河為女直入寇之門撫順為建州入貢之途乃各城其要害遼左以寧上疏畧曰遼東一鎮昔號富

徵獻內紀後

卷之十

四十四

饒近年以來官無蓋藏民有菜色開原中固已極傷殘懿路蒲河漸漕蚕食矧天鼓鳴于東北雷電震于西南天變不虛人情難保臣不度德負茲重任修築城堡雖稍完固而經畧戎務正在得人宜別選賢良以代厥任乃召為右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尋陟刑部尚書嘉靖丙戌改刑部尚書上言時政四事悉允行之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總督十二團營

上親灑宸翰賜之律詩者一璽書者一時海內承平裔夷侮華兩廣則岑猛遺毒于田州四川則沙保

仇殺于片部三邊則土魯番嫁禍于哈密兩鎮則小王子入寇于陽和承勛畫閱警報夜籌機畫寢食弗寧卒用底績乃慮冗食深為國蠹裁革鎮守守備內官凡二十七員錦衣衛千百戶等官凡五百餘員騰驤等衛軍士及各監局員名軍匠凡數千餘人乃倣諸王侯表創立青黃選薄俾襲舊者罔紊庚寅

徵獻內紀後

卷之十

四十五

上賜之御札詢以邊事承勛上疏北虜自去冬河冰之後大營俱入河套小帳尚在河東今歲邊患陝西軍急宣大次之然勢有變更兵難遙度急者或警戒而獲安緩者或晏安而召寇宜申飭各邊嚴加隄備此其一也甘肅孤懸河外多山而鮮耕成化弘治以前軍糧皆河東轉輸今宜令蘭州地方糴買收貯以備河西不蚤圖之則立視其死而不能救此其二也甘肅舊患回夷今加以亦不刺肅州舊患孤危近歲套賊海賊往返必經莊浪宜設險增墩遠斥堠以清野使兩寇不得交合此其三也遼東薊州二鎮東北則海西諸夷西則朵顏三衛而朵顏尤近京師往昔陳乾失律花當浸驕其男姪把兒孫勇悍過人所領部落千餘散于紅羅

山善撫之則為藩離之用不善撫之則為門庭之寇此其四也雲南自安鈐亂後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生發攻圍州縣曠日持久釀成大患此其五也安南國素失人心伊叔專制其國識者已憂其為雲南廣西之患近老撾宣慰司奏稱交趾長男九紹流寓本地強掠象馬此其六也今邊務可憂有此六患其要在兩端曰豐財用才而已矣

上深以為然十年三月丁亥卒于京邸

上御文華殿經筵畢召輔臣諭曰冢宰久缺舊感欲用承勛今已云亡朕甚惜之須更親製奠章遣禮

徵獻內紀後

卷之十

四十六

官致祭賻金有加子教以恩蔭通政經歷政南京都事

史南曰承勛為人明敏果毅慷慨持大節視若營四海而思實沉九淵為學浩博而洞達國體居家不治產業而志嘗在經國利民與人交不失辭色慎許可以重獎進然善論事每遇朝堂會議英辯疊出不少規避至於奏議尤中機宜其在江西有平賊事畧在陝西有土魯番議在遼東論邊務者二十有四論災異者二在留都論重守令者二論正法令者二論平刑獄者二

居司寇論救赦者八居大司馬論郊祀者一論邊務者六其公移辭疏不與焉於乎趙充國之禦羌李德裕之籌邊韓穉圭之經略西夏其然乎不其然乎贊曰南山有橋北山有梓後先輝映于嘉之里耿耿中丞古心不死桓桓司馬豐勲有煒示以徵獻不墜厥美

或問曰子之紀徵獻也祝融驚熊山甫吉甫倚相射父弗可尚已漢之黃胡徵諸中郎之贊唐之張郝取諸文忠之傳宋之宋馮采諸晦翁之錄斯足徵矣我

徵獻內紀後

卷之十

四十七

朝人物局為乎書曰臣舊史官也嘗觀諸

國史實錄及名臣家乘周爰咨諏惟恐擇之弗精且覈也乃若傳璫為左丞吳琳為太宰劉三吾為翰學魏杞山為司成皆洪武間之耆碩也楊文定為輔相夏忠靖為司徒皆宣德間之耆祭也李文正之調元化揚遂菴之樹奇勲則又弘治正德間典刑攸在爾矣至于劉忠宣之純誠李康惠之英邁宋人謂為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實允蹈之是故書之以徵厥獻

楚紀卷之十

楚紀卷之十一

舊唐書經筵日講同修國史奉天太師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廖道南撰

徵獻外紀前篇

夫春秋何時也周室式微楚人崛起然而去古未遠遺風猶存其服采于朝也固多忠節之臣其抱德于野也亦未嘗無狷介之士乃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吳之季札皆見于春秋矧楚之才多良乎撰徵獻外紀前篇

士亶

士亶楚大夫也楚莊王使亶傳太子蒍辭曰臣不才

徵獻外紀前

卷之十一

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翟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傳之

史南曰士亶何人也曰賢臣也曷賢焉夫太子之善莫大於蚤諭教與選左右故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

而德成也士亶乃能歷舉丹朱商均五觀太甲

及管蔡之不善者以諷戒之而莊王一使之傳

焉嗚呼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此孔子所為嘆

莊王知大道也夫以楚之荒裔尚擇人以輔儲

而況有天下大一統者可不知所擇哉贊曰世

子之官自古則然後變典胄又佚司言士亶服

美申叔率賢卒傳楚子見善斯遷

申叔時

申無字
申包胥附

申叔時楚大夫申公也若於理義達於經典厚於處物約以守身忠信惇慤而不苟於俗也淵沉渾淪

徵獻外紀前

卷之十一

而不怵以敵也冲澹雅朴而無邪慝也是故無邪

慝也其志公不怵以敵也其情正不苟於俗也其

辭文初莊王使士亶傳太子士亶問於申叔時叔

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申惡也以戒觀其

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也以休懼其

勤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

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

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

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

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

悛則又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悛
身勤之多訓典刑以內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懾
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
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
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
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
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可為也
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之體貌以左右之
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鑒之
勉以觀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
教備而不從者非也其可興乎太子踐位則退
退則敬否則艱後恭王克勵于行者多叔時力也
先是楚子伐陳欲縣之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
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諸侯縣公皆
慶寡人汝獨不慶何也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
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牽牛以蹊人
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信有罪矣而奪之牛豈
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
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
乃復封陳及楚子侵鄭子反淪盟申叔時已老

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
之亡欲免得乎子反果不克終叔時之子曰叔跪
史南曰曷善乎申叔嘉之也曷嘉爾天子有太
子太子者出震繼離天下大本也諸侯有世子
世子者撫軍監國一國大本也有三公三孤以
導之有六德六儀以訓之所親必正人所言必
正事所行必正典是故太子早豫教而天下定
矣世子早豫教而一國定矣春秋何時晉縊申
生衛奔蒯聵上而周室王子迭亂楚莊廼能擇
賢以誨申叔廼能述典以詔士疊廼能虛心以
詢一舉而三善集焉是以嘉之也故君子莫大
乎與人為善
申無字楚芊尹也初楚靈王為令尹為王旌以田無
字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
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字之閭入焉無字執之有司
弗與曰執人于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
飲酒無字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
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
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

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汝胡執人于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毋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在矣王遂赦之先是楚子欲遷許于賴無宇曰楚禍之首

微獻外紀前

卷之十一

五

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拔王心不遠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及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無宇曰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城陳蔡不美使子棄疾為蔡公王問于無宇曰棄疾在蔡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

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由是觀之末大必折尾

大不掉君所知也國語又曰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地有萬下天有晦明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辨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牛馬處暑之既至蚩蜋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僕夫子哲以無宇之言告于王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誕也右尹子革曰

微獻外紀前

卷之十一

六

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史商曰無宇可謂燭於事幾達國體矣始靈王之僭用田旌則昭其分既而納亡闔也則示之戒又既而寘公子棄疾于蔡也則炳其幾而諄復焉可不謂賢乎申包胥楚大夫也按左傳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具亡於吳也曰我必覆楚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能復之及昭王奔隨申包胥亡于山中聞伍子胥鞭平王尸使人謂之曰人衆固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子故平王臣親北而而事之今至於戮死其無天

道之極乎子胥曰吾日暮塗遠故倒行逆施耳於是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寡君失守宗祧辱在草莽使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秦伯使辭焉曰子姑就館申包胥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人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子蒲子虎以車五百乘救楚大敗吳師于沂事寧頒賞于闔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闔巢王孫賈宋木闔懷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吾何求遂逃賞

微獻外紀前

卷之十一

七

史南曰易有之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春秋傳有之苟有利于社稷死生以之方包胥與伍員面訣即以復楚為言及其痛哭秦庭請師靖難頒賞郢甸逃賞辭名非其蹇躬而死生以社稷為心者其孰能之豫讓曰吾以愧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愚於包胥亦然贊曰申叔居申世仕于楚蹇諤時聞忠貞自守無宇敢言我躬遑有包胥哭秦天定無咎

孟宗

孫嘉 陋附

孟宗字恭武一字子恭江夏鄂人性至孝母年老病

篤冬節將至思笋食時地凍無笋宗入竹林哀泣有頃地上出笋數莖持歸作羹供母食畢病愈人皆以為孝感所致今靈竹院即其故宅仕吳為望江雷地監魚官每得時物必以寄母不敢先食自能結網取魚作鮮寄母母還之曰女為魚官以鮮寄我非避嫌也後仕至司空厥後有孟嘉孟陋

孟嘉字萬年司空曾孫也嘉少有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廩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亮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庾翼曰孟嘉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為陽新令褚裒時為豫

微獻外紀前

卷之十一

八

章太守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為裒所得乃益器焉後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案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風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着嘉坐處嘉還見即荅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嘆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味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荅曰漸近使之然

一坐咨嗟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卒

孟陋字少孤嘉之第也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
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
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
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
少孤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
無嗣更為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由是名著
海內簡文帝輔政命為參軍稱疾不赴桓溫躬往
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
徵外紀前卷之十一

九

和鼎味溫嘆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
聞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
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不堪供命非敢為高
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三禮註論語行
於世

史南曰臣嘗汎鄂渚躡黃鵠訪孟宗之墟既而
遵下雉詣陽新訪孟嘉之墟又既而登鶴樓造
洪山訪孟陋之墟固已迥然異之及讀淵明詩
則又陶然與大化相忘乃知孟氏高風遐哉邈
矣贊曰孟氏高風世有雅操即之愈親探之益

妙達士大觀幽人遐抱鄂渚江汭誰其克紹

庾易 不點妻 於陵附

庾易字幼時其先新野人徙居江陵祖玫巴郡太守
父道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齊臨川
王映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蕪採麋鹿
之伍終其解之毛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
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
西長史表承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
象牙筆并贈詩云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
今覩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三年
徵外紀前卷之十一

十

詔徵為司空主簿不就卒子黔婁於陵

庾黔婁字子貞幼好學多所講誦性至孝不失色於
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竝歎異之仕齊為編令政
有異績先是縣境多猛獸黔婁至獸皆往臨沮界
時以為仁化所感徙居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遭
疾黔婁忽心驚即日棄官歸家人悉驚其忽至時
易疾始二日豎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
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夜稽顙北
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命盡不復可
延汝誠禱既至得至月末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

禮廬于冢側梁臺表黔婁自西臺尚書儀曹即為益州刺史鄧元起表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為高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歛攜柩歸鄉里後以中軍記室參軍侍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書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遞日講五經

庾於陵字子人黔婁弟也七歲能言玄理及長清警

徵事紀前

卷之十一

十一

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督荊州召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史抄撰群書子隆代還又以為送故主簿子隆為明帝所害僚史畏避莫至唯於陵與史獨留經理喪事始安王遙光引為參軍記室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為人吏所稱梁天監初為建康獄平遷尚書功部即待詔文德殿後出為湘州別駕俄領南郡兼中書通事舍人拜太子洗馬舊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時於陵與周舍並擢充此職武帝曰官以人清豈限甲族時論以為美累遷中

書黃門侍郎舍人如故後終於鴻臚卿弟肩吾孫信見昭文紀

史南曰臣攷諸六朝書庾氏之盛彬彬然多名士矣自庾易徙居江陵敦尚節槩表勵風俗黔婁則孝履格幽於陵則文藻華國至于孫信則氣貫長虹心懸白日又能發先人所未發者易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詎不信哉贊曰庾氏履幽人品清絕紉蘭斯馨濯泉自潔黔婁孝友於陵忠烈興言慕之士流之傑

宗史

宗無饒 宗懷附

徵事紀前

卷之十一

十二

宗史字明駸其先自涅陽徙居江陵祖景宋徵太子庶子不就有高名父繁西中諮議參軍史少勤學有局幹弱冠舉郢州秀才歷臨川王常侍驃騎行參軍齊司徒竟陵王集學士於西邸並見圖書史亦預焉永明中與魏和親敕史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武帝嫡孫南郡王居西州以史管書記史既以筆札被知亦以貞正見許故任焉俄而文惠太子薨王為皇太孫史仍管書記及太孫即位多失德史疎出為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隆昌末少帝見誅寵舊多罹其禍惟史及傳昭以清正

岳有名行州里稱之出於史右仕歷尚書庫部郎
郢州治中比中郎錄事參軍

宗元饒史之族少好學以孝敬聞仕梁解褐本州主簿遷征南府行參軍仍轉外兵參軍及司徒王僧辯幕府元饒與沛國劉師知同為主簿高祖受禪除晉陵令入為尚書功論即使齊還為廷尉正遷太僕卿領本邑大中正中書通事舍人尋轉廷尉卿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時高宗初即位軍國務廣事無巨細一以咨之臺省號為稱職遷御史中丞知五體事時合州刺史陳哀賊汙狼藉

元饒劾奏曰臣聞建旗求瘼實寄廉平褰帷恤隱本資仁恕如或貪汙是肆徵賦無厭天網雖疎茲焉弗漏謹案鍾陵縣開國侯合州刺史臣哀因藉多幸預逢抽擢爵由恩被官以私加無德無功坐尸榮貴黷肥之地久淪非所皇威克復物仰仁風新邦用輕彌候寬惠應斯作牧其寄尤重爰降曲恩祖行宣室親承規誨事等言提雖廉潔之懷誠無素蓄而稟茲嚴訓可以厲精遂乃擅行賦歛肆貪取求粟不饜愧王沈之出賑徵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實以嚴科實惟明憲臣等參議請易旨

免哀所應復除官其應禁錮及後選左降本資悉依免官之法遂可其奏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豫章內史南康嗣王方泰並驕蹇放橫元饒性公平善持法諳曉故事明練治體吏有犯法政不便民及於名教不足者隨糾正多所裨益遷貞威將軍南康內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民租課存問高年拯救乏絕百姓甚賴焉以課最入朝詔加散騎常侍荆雍湘巴武五州大中正尋以在官重領尚書左丞又為御史中丞歷左民尚書右衛將軍領前將軍遷吏部尚書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四詔

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官給喪事

宗懷字元懷宗炳之裔也八世祖承晉宜都郡守屬永嘉東徙子孫因居江陵焉懷少聰敏好學晝夜不倦鄉里號為童子學士普通中為湘東王府兼記室轉刑獄仍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等令後又為世祖荊州別駕及世祖即位以為尚書郎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承聖三年江陵沒與穀俱入于周

史南曰宗氏南遷世產英哲明敷則脫身危邦元饒則委質膺仕若懷者又二君之流亞也他

徵外紀前

卷之十一

十五

如少文之高尚敬徵之修潔具載闡幽紀贊曰宗氏世望徙族江陵明敷峻潔元饒清冷元懷苦節亦足過人渚宮浩渺君斯濯羅

劉虬

字之遼

之亨

劉虬字靈預一字德明其先涇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七世孫也徙居江陵虬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泰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歸靜處常服鹿皮袷斷穀餌木及胡麻齊建元初豫章王嶷為荊州牧辟虬為別駕與同郡宗測庾易並延虬等各修牋答不應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

王子卿表虬及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致書虬荅曰虬四節卧病三時灌植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召宏施虬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簷戶又有香氣馨聲其曰卒年五十八虬子之遼之亨

劉之遼字思貞八歲能屬文虬曰此兒必以文興吾宗由是州里稱之年五十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遇之遼

徵外紀前

卷之十一

十六

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遼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即調為太學博士昉曰為之美談不如面識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為讓表昉令之遼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即之遼之舅憲臺奏彈皆令之遼草焉後為荊州中從事梁簡文臨荊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遼篤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帝稜並稱強記之遼每與討論或不過也累遷中書侍郎後除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榮養轉西中郎湘東王繹長史太守如

故初之遶在荊府常寄居南郡忽憂前太守袁象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遶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歎曰豈黥面王乎周捨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後遶相兩王歷秘書監出為郢州行事之遶意不願出固辭曰去歲命絕離異不敢東下今年所忌又在西方武帝手敕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具忠衰於君卿既內足忘奉公之節遂為有司奏免後為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遶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

徵歌外紀前

卷之十

十七

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鏤銅鵠夷榼二枚兩耳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金銀錯鏤古罇二枚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外國澡灌一口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貞本獻東宮皇太子令之遶與張縉到溉陸襄等校異同之遶錄其異狀數十事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恒共討論古籍因為交好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武帝義疏唯左氏傳尚闕之遶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

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之帝大悅詔答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聞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宗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母仲舒云盛因循殺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弱年久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蕪晚秋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披括須侍夏景試欲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始武帝於齊代為荊府諮議時之遶父虬隱在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賈之遣就虬

徵歌外紀前

卷之十

十八

換穀百斛之遶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躋士云何能得春願與其米虬從之及帝即位平昌伏挺出之遶為許嘲之曰傳聞伏不關化為支道林及之遶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酖之子三達少屬文湘東王試之皆有理致年十二聽江陵令賀革講禮還仍覆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乃題墓曰梁妙士以旌之

劉之亨字嘉會為叔父嵩後及長好學美風姿善占對武帝臨荊州唯與虬談虬見之遶之亨帝曰之遶必以父之亨之亨當以功名著後州舉秀才除

大學博士仍代兄之選為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湘東王繹諮議參軍敕賜金策并詩大通六年出師南鄭詔湘東王節度諸軍之亨以司農卿為行臺承制途出本州北界總督衆軍杖節而西樓船戈甲甚盛大致剋復軍士有功皆錄唯之亨為蘭欽所訟執政因而陷之故封賞不行但復本位而已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絕域為文吏所抵宦者張胤曰外聞論者竊謂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為臨江子固辭不拜之亨美績嘉聲在朱异右既不協懼為所害故出之亨以代之遼

微獻外紀

卷之十一

十九

為安西湘東王繹長史南郡太守上問朱异曰之亨代兄喜否兄弟因循豈直大馮小馮而已又謂尚書令何敬容曰荊州長史南郡太守皆是僕射出入今者之亨九轉在郡有異績吏人稱之卒子廣德亦好學負才任氣承聖中位湘東太守魏平荊州依于王絳絳平陳太建中歷河東太守卒之亨弟之選位荊州從事史子仲威少有志氣頗涉文史承聖間中書侍郎蕭莊即位以為御史中丞隨莊終鄴中

劉坦字德度虬從弟也仕齊歷尋陵令南中郎錄事

參軍所居以幹濟稱梁武帝起兵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求行乃除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刺史事坦嘗在湘州多舊恩道迎者甚衆齊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湘部諸郡悉皆蜂起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應僧粲坦聞其謀偽為不知因理訟至夜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及發明旦詰坦問其故玄紹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玄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即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梁天監初論功封荔浦子三年遷西中郎長史蜀郡太守行益州事卒

微獻外紀

卷之十一

二十

史南曰臣讀南史乃知劉虬父子兄弟並集荆土抗節而不偶于俗積學而自得于已馳志煙霄之外脫跡塵埃之表樹功于時流馨于後豈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箕裘嗣業琬琰傳芳者耶贊曰南史表著首稱劉虬之遼高節之亨茂猷坦之嘉績良士休休特書標尚為世名流

宋綬

子敏求
姓呂吉甫

宋綬字公垂其先趙州平棘人後徙居隨州父臯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綬幼聰警額有奇骨為外祖楊徽之所器徽之無子家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躬自訓教以故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為時所尚徽之卒遺奏補太常寺太祝年十五召試中書真宗愛其文遷大理評事秘閣讀書太中祥符元年復試學士院為集賢校理與父臯同職賜同進士出身遷大理寺丞及祀汾陰召赴行在與錢易陳越劉筠集所過地志風物故實合止即以奏

徽獻外紀前

卷之十一

三

將祠亳州太清宮以簽書亳州判官事入為左正言同判太常禮院久之判三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負後期未就者六十六州請於諸路選官考覈以聞於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醵積負數百萬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兼史館修撰至清昭應宮判官累遷戶部郎中權直學士院同修真宗實錄進左司郎中遂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勾當三班院始詔讀唐史因求解三班以顯進講同修國史遷中書舍人昭應宮災罷二學士踰年復翰林學士史成遷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時太

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決事仁宗未嘗

獨對群臣綬奏言唐先天中睿宗為太上皇五日

一受朝慶分軍國重務除三品以下官決徒刑宜

約先天制度令群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除拜皆

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改龍圖閣學士出知應

天府太后崩帝思綬言召還將大用而宰相張士

遜沮之復加翰林侍讀學士詔定章獻明肅章懿

太后祔廟禮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坤儀廟故

事請別築宮曰奉慈廟言多采用始置端明學士

以命綬綬固辭又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而

徽獻外紀前

卷之十一

三

一紀以來令出簾帷自陛下躬親萬務內外延首思見聖政宜懲違革弊以新耳目而賞罰彌令未能有過於前日豈非三事大臣不能推心悉力以輔治耶頃太后朝多各除拜而邪幸或徑取升擢議者謂恩出太后今恩賞雖行又謂自大臣出朋黨為朝廷患古今同之或窺測帝旨密令陳奏或附會已意以進退大官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浸長有盡邦政太宗嘗曰國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奸邪共濟為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朋黨尤盛王室遂卑願

陛下思祖宗之訓念王業之艱難整齊綱紀正在今日張士遜罷乃拜綬參知政事初有詔罷修寺觀而章惠太后以舊宅為道觀諫官御史言之帝曰此太后奩中物也諫官御史欲邀名邪綬進曰彼豈知太后所為哉弟見興土木為違近詔即論奏之且事有疑似彼猶指為過或陛下有大闕失近臣雖不言然傳聞四方為聖政累何可忽也太祖常謂唐太宗為諫官所詆不以為愧何若動無過舉使無可言哉郭皇后廢帝命綬作詔云當求德闕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宮綬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戾乎後數日王曾入對又論奏之帝曰宋綬亦如此言時大臣繼有論者卒罷之帝春秋富天下久無事綬慮宴樂有漸乃言人心逸於久安而患害生於所忽故豫防於無事銷變於未萌事至而應不亦殆歟臣願飭勵群司不以承平自怠又上駁下之道有三臨事尚守當機貴斷兆謀貴密能守則奸不能移能斷則邪不能惑能密則事不能撓願陛下念之至若深居燕閒聲味以調六氣節宣以順四時保養聖躬宗社之休也再遷吏部侍郎

時宰相呂夷簡王曾論議數不同綬多是夷簡而參知政事蔡齊間有所異政事繇此依違不決於是四人皆罷綬以尚書左丞資正殿學士留侍講筵權判尚書省歲餘加資政殿大學士以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元昊反劉平石元孫敗沒帝以手詔咨大臣居外者以攻守之策綬畫十事以獻復詔知樞密院事遷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時綬母尚在綬既得疾不視事猶起居自力區處後事尋卒贈司徒兼侍中謚宣獻綬性孝謹清介言動有常為兒童時手不執錢家藏書萬餘卷親自校讐其筆札尤精妙朝廷大議論多綬所裁定楊億稱其文沉壯醇麗及卒帝多取其書藏禁中初郊祀綬攝太僕卿帝問儀物典故占對辯洽因上所撰鹵簿圖十卷子敏求

宋敏求字次道賜進士及第為館閣校勘預禱舜欽進奏院會出籤書集慶軍判官王堯臣修唐書以敏求習唐事奏為編修官值祖母喪詔令居家修書終喪同知太常禮院石中立薨子繼死無他子其孫祖仁疑所服下禮官議敏求謂宜為服三年同僚援據不一宋祁是其議遂定為令加集賢

理從宋庠辟通判西京為群牧度支判官墜馬傷足出知亳州治平中召為仁宗實錄檢討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寺英宗在殯有言宗室服踈者可嫁娶敏求以為大行未發引不可踰年又有言者敏求言宗室義服服降而練可嫁娶矣坐前後議異貶秩知絳州王珪范鎮乞留之使成實錄神宗曰典禮國之所重而誤謬如是安得無責然敏求議初不誤曾公亮惡禮院劉瑾附敏求為說故因是去之是歲即詔還徐國公主以夫兄為姪奏官敏求疏其亂天倫執正之王安石惡呂公

敏求外紀前

卷之十

二十五

著誣其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出知穎州敏求當草制安石諭旨使明著罪狀敏求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白於帝命陳升之改其語敏求請解職未聽會李定自秀州判官除御史敏求封還詞頭遂以本官右諫議大夫奉朝請策試賢良方正孔文仲對語切直擢實優等安石愈怒罷文仲人為敏求懼帝獨全護之除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鄧潤甫為帝言比群臣多尚告訐非國家之美宜登用敦厚之士以變薄俗乃加敏求龍圖閣直學士命修兩朝正史元豐

二年卒年六十一特贈禮部侍郎敏求家藏書三萬卷皆略誦習熟於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必就正焉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他所著書甚多學者咨之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舉子性朴茂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又州郡有學舍而無學官故士輕去鄉里以求師請置學官後頗施行之族弟昌言

宋昌言字仲謨以蔭為澤州司理參軍州有殺人獄昌言疑其冤堅請述捕果得真犯者稍遷河陰廢

敏求外紀前

卷之十

二十六

運判官自清源之官見道上棄屍若剝狀竊歎郡縣不治既至河陰得凶盜六輩殺人以鬻執縛未殺者七人縣吏與市井少年共為胥囊昌言窮治其淵藪皆法外行之擢都水監丞熙寧初河決東疆而北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立土約障水使之東流候稍深即斷北流縱出葫蘆下流以除恩冀深瀛水患詔從之提舉河渠王亞以為不可成不如修生隄朝廷遣翰林學士司馬光往視如昌言策不兩月決口塞光奏昌言有功詔理提點刑獄資序遷開封府推官同判都水監

汴水漲昌言請塞警家口已而汴流絕監丞侯叔獻倡為昌言罪昌言懼求知陝州歷漢冀二州河決曹村召判都水監往護河堤靈平埽城轉少府監卒

史南曰臣觀一統志謂宋綬徙居隨州及攷宋史似未之著然而綬之嘉謨直行乎于真宗仁宗之朝而敏求繼以文學躋膺仕昌言亦能樹立以聞于時皆可書也故存之以志疑贊曰公垂之後世有哲人敏求華國昌言潤身徙居隨土永厥令聞誰其表之實獲我心

徽猷外紀前

卷之十一

張士遜

子友直

友正附

二十七

張士遜字順之祖裕嘗主陰城鹽院徙襄陽之光化士遜生百日始啼淳化中進士調鄖鄉主簿遷射洪令轉運使檄移士遜治鄖氏留之不得去聽還射洪安撫使至梓州詢訪屬吏知州張雍稱之改襄陽令為秘書著作即知鄖武縣以寬厚得民前治射洪以旱禱雨白崖山陸吏君祠尋大雨至邵武旱禱歐陽太守廟士遜徹蓋雨露足始歸政秘書丞歷御史臺推直官翰林學士楊億薦為監察御史貢舉初用糊名法士遜為諸科巡捕以進士

徽猷外紀前

卷之十一

三

有姻黨士遜請避去真宗記名于御屏自是有親嫌者皆移試著為令中書擬人充江南轉運使再擬輒見邵帝獨用士遜再遷侍御史徙河北河侵棣州詔徙州陽信議者患糧多不可遷士遜視瀕河數州方艱食即計餘以貸貧者期來歲輸陽信公私利之仁宗出閣帝選僚佐謂宰臣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今王尚少宜以士遜為友令王荅拜於是以前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為壽春郡王友兼昇王府諮議參軍遷右諫議大夫改左庶子士遜言詣資善堂升階列拜而皇太子猶跪受宜詔皇太子坐受之帝不許詔士遜等遇太子侍駕出入許部從判史館知審刑院以太子賓客樞密直學士判集賢院既而二府大臣皆領東宮官遂換太子詹事擢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兼詹事累遷尚書左丞遂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事集賢殿大學士曹汭獄事起宦者羅崇勲江德明方用事因譖利用帝疑之間執政衆未有對士遜徐曰此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怒將罷士遜帝以其東宮舊臣加刑部尚書知江寧府解通犀帶賜之後領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明道初復

入相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明年進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歲旱蝗士遜請如漢故事冊免不許及帝自損尊號士遜又請降官以答天變帝慰勉之群臣上章懿謚冊退而慰士遜與同列過楊崇勲園飲日中不至御史中丞范諷劾士遜以尚書左僕射判河南府崇勲亦以使相判許州翌日入謝班崇勲下帝問其故士遜曰崇勲為使相臣官僕射位當下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以崇勲知陳州時士遜罷已累日制猶用宰相銜有司但奉行制書

徽宗本紀前

卷之十一

壬九

指揮使以下為差等出內藏緡錢賜之士遜又請遣使安撫陝西帝命遣知制誥韓琦以行於是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士遜參議及簡輦官為禁軍輦官携妻子遮宰相樞密院喧訴士遜方朝馬驚墮地時朝廷多事士遜亡所建明諫官韓琦論曰政事府豈養病地邪士遜不自安累上章請老廼拜太傅封鄧國公致仕詔朔望朝見及大朝會綴中書門下平章班與一子五品服士遜辭朝朔望間遣中使勞問御書飛白千歲字賜之士遜因建千歲堂嘗請買城南官園帝以賜士遜宰相得謝自士遜始就第凡十年卒八十六帝臨奠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御篆碑曰舊德之碑子友直友正

徽宗本紀前

卷之十一

三十

宴集賢殿猶衣緋衣仁宗顧見之廼賜金紫累遷工部侍郎知越州川民每春歛財集僧道士女謂之祭天友直下令禁絕取所歛建學以延諸生士遜嘗議帝東宮舊事而史官未之見友直纂為資善錄上之弟友正字義祖杜門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評其草書為本朝第一

史南曰一統志以士遜為光化人攷諸宋史呂夷簡張士遜皆以儒學起家列位輔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時制宜濟以寬厚預有力焉士

豫獻外紀前

卷之十一

三十一

遜練習民事風蹟可紀而依違曹利用取譏亦嘗納女宮中為臺臣楊偕所糾豈其患得患失之心勝耶友直之興學以淑人士友正之習書以承宦業于士遜蓋載錫之光云贊曰士遜長者其德近厚列登台斗受天之祐友直承蔭友正積構人亦有言仁必多後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少篤學工文辭宣和三
年上舍登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大夫王雲使北
還言金人必欲得三鎮宗尹請棄之以紓禍言者
非之宗尹罷歸張邦昌僭位復其職遣同路允迪

豫獻外紀前

卷之十一

三十一

詣康王勸進建炎元年李綱拜右僕射宗尹論其
名浮於實不報出知舒州言者論宗尹實汚偽命
責置鄂州既召為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參知
政事呂頤浩罷相宗尹攝其位時諸盜據有州縣
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
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用兵方
帥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裂河
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蕃王室較之棄
地夷狄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宗尹通議大夫守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時年
三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宗尹奏以京
畿東西淮南湖北地並分為鎮授諸將以鎮撫使
為名軍興聽便宜從事然李成薛慶孔彥舟桑仲
輩起於群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光郭仲威皆潰
將多不能守其地宗尹請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
賞修書營繕應奉開河免夫獄空之類皆釐正之
宣靖執政圍城明受偽命之人反用赦中雪徐秉
哲吳玠莫儁等並量移吳敏王孝迪耿南仲孫覿
蔡懋等並叙復侍郎李陵希宗尹意乞詔宰執於
罪累中選真材實能量付以事沈與求劾陵因及

宗尹宗尹求去上為罷與求宗尹乃復視事初宗尹廷對詳定官李邦彥特取旨寘宗尹乙科宗尹德之贈邦彥觀文殿大學士樞密院副都承旨闕宗尹擬邢煥藍公佐辛道宗三人煥戚里公佐管客省道宗不知兵人以此咎宗尹樞密院計議官王侑結公佐宗尹請除侑為宗正丞御史張延壽劾之上罷侑紹興元年二月辛巳日有黑子宗尹以輔政無快請免上不許魏滂為江東通判諫官言其貪盜官錢滂罷李弼孺領管田諫官言其媚事朱勔弼孺亦罷二人皆宗尹所薦台州守臣晁

徽猷外紀前

卷之十一

三十三

公為儲峙豐備論者以為擾民宗尹陰佑之會公為妻受囚金事覺上罷公為宗尹不自安時明堂覃恩宗尹請舉行討論之事上手劄云朕不欲歸過君父欽怨士大夫始宗尹建此議秦檜力贊之及見上意堅反擠宗尹上亦惡其與辛道宗兄弟往來遂罷沈與求奏其罪狀落職未幾命知温州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宗尹有才智當此敵肆行毅然自任建議分鎮以得相位然其置帥多授劇盜又無總率統屬且不遣援不通餉故諸鎮守鮮能久存者及為政多私屢為議者所抵云

史南曰宗尹以英茂之齡宅端揆之位然而中原多故外夷僭竊乃排擠忠直援引庸懦茲何時也而逞其私心劉伯溫有言宰相持心如水而已無與焉若宗尹者有愧于斯贊曰千秋悟主一言取相宗尹何人居百僚上中原多故裔夷崛強廊廟論思無乃孟浪

別之傑

別之傑字宋才郢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差充京西安撫司叅議官遷大府寺主簿又遷將作監丞差知澧州知德安府親喪起復知德安加直寶謨

徽猷外紀前

卷之十一

三十四

閣知江陵府湖北安撫副使進直煥章閣言親年八十乞祠歸養從之京湖安撫制置使陳賅論罷以前職主管崇禧觀進直敷文閣知江陵湖北安撫使起復知真州改知江寧府湖北安撫副使加兵部郎官差充督視行府叅謀官遷軍器監加直寶文閣京西轉判官兼提刑加秘閣修撰知江陵京湖制置副使進直寶章閣待制知太平州進直寶謨閣學士仍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加兵部尚書兼淮西制置使遼事聽便行之加端明殿學士淳祐二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

政事進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監察御史蔡次傳論罷七年拜叅知政事亡歸田里依前職知紹興府復以西浙轉運判官翁甫論罷實祐元年卒特贈少師

史南曰別之傑歟歷中外久據要津殿閣雖隆而帷幄未展焉能為有焉能為無品藻人物其亦胡廣之中庸哉贊曰宋至嘉定夷狄陸梁之傑匪夫冒居巖廊漫無可否模稜罔藏實祐之贈胡能允彰

或問曰子之紀徵獻也于前則內祝融諸賢以

徵獻外紀前

卷之十一

三十五

及漢之黃胡唐之張郝宋之宋馮于後則內士疊諸臣及晉之孟庾宗劉宋之宋張范別何居曰論人者當評其大節官人者當崇其大體大節不立終身無全行矣大體不存舉世無全人矣乃若祝融鸞熊太上立德者也山甫吉甫其次立功者也漢晉以後宋唐以前光岳氣分或以一節自見綱常名紊或以一行自居均之皆古賢人也吾未能一焉是故官人者以是為衡鑑論人者以是為品藻思過半矣

楚紀卷之十一

楚紀卷之十二

皇明賜進士經筵講同修國史奉直大夫前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謹徵獻外紀後篇

蔡哲

蔡哲字思賢武昌人初仕陳友諒為御史歲辛丑八月

高皇帝討友諒拔江州壬寅正月洪都平哲來歸授江南行省理問補右司郎中癸卯命往贛州招諭熊天瑞遂遣子入朝哲以功擢中書省參議尋轉叅政吳元年命往蜀時明玉珍僭號大夏子昇立

徵獻外紀後

卷之十二

一

遣使來貢哲挾畫史圖其山川險要因言明昇闇弱群小擅權可取道以伐之廼卒用其計改補江西按察司僉事洪武二年五月癸丑置福建行省命哲為叅政

上諭曰君子立身行已莫先于辨義利夫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惟利是趨而不知有義君子惟義是守而竟亡乎利此所以異於人也福建地瀕大海民物富庶番舶往來私交易者衆今命卿往必堅所守毋蹈其過哲對曰臣敢不盡公以報

上曰公即無私義之謂也私即亡公利之謂也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明鑑止水無私意累之然後揆事宰物廓然無滯若使胸中微有芥蒂即不得為公矣未幾復召還為侍御史以所舉御史犯法為廷臣所劾免官卒

上深惜之

史南曰臣攷諸功臣錄云元季之亂豪傑睥睨思賢初謁友諒掉臂而去上順天命下察人心灼知

真主卒成偉名此其識見超絕不可及已向使溺于

微獻外紀後

卷之十二

二

所從匪膏彭蠡之鋒則亦鄂之降虜已爾所謂君擇臣臣亦擇君伏波之言信哉贊曰鳥知擇木犬各為主豈惟人歸是乃天與思哲迪知傾誠肺腑江右招諭川西款附厥功可嘉盟之

天府

王恂

王恂字用誠公安人初名振字伯宣以與中官同改名恂宣德庚戌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正統四年授檢討預修

宣廟實錄轉修撰正統己巳遷大理寺丞巡撫貴州

克舉邊務賑窮掩骼民夷懷畏景泰二年召改為右春坊右庶子管司業事誘迪諸生循循勿倦四年隆祭酒初楊文定公柄國恂從之游謹厚不譁溥稱之曰吾鄉後進若恂者其文行忠信士乎卒年五十九遣官致祭給舟歸喪所著有誠齋集

史南曰臣攷諸楊文定集乃見王用誠為祭酒時與同邑劉永清俱為莫逆交但用誠醇謹善事文定而永清疎俊以故出補外藩至今子姓尚翫驪不少屈云贊曰遺羽詞林綴班鑿坡有美一人秉性清和典教成均文行忠信委心文

微獻外紀後

卷之十二

三

定不失其正

何俊

子說

何俊字廷彥郴州人少從父宦游比歸悉以資業讓諸兄力紹家學成化己丑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凡所領錢穀出納明辨辛丑擢雲南按察司僉事兼督雲貴學校其為教隨俗導化濟之以嚴凡所陶鑄多中需使四年丙午乞休無他嗜蓄古醫方所著有誦齋稿子說

何說字商臣俊之子也湖廣鄉試第一成化辛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時司寇何喬新深器重之令總閱

諸司章奏鞠獄南畿事故遷員外郎擢河南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士習丕變子孟春登科遂歸田孟春見李諫紀

史南曰臣聞諸何燕泉公述其祖廷彥之遺休及其考商臣之茂績而有以感也夫陶士以教敷教以寬經國以才用才以正可不謂賢乎贊曰西地督學一鄉善士不隕厥名不餒厥氣父子祖孫克衍厥裔湖南華胄不顯亦世

何天衢

何天衢字道亨世居營道之瀟川人稱為瀟川公本

徵獻外紀後

卷之十二

四

漢大司空何武之裔至唐有曰保義者通判道州保義之子仲舉為馬殷天策府學士數十葉至天衢天衢生而穎靈淵篤識者異之比長遊瀟溪月岩山崎嶇截葉輪囷嶺岷西東下上朏胸側匿宛如太極圖狀遂溘爾深悟實爾冥思學為先天之學久之有得人莫能窺弘治丙辰進士授嘉興令縣多豪右天衢至日誅悖逆戒囂訟治圯族恤輦廷綏連徙六載滿績少師楊一清撰去思碑以紀厥績績用丕彰拜監察御史彈劾無少避大司馬馬文昇時司宰衡天衢首劾之權貴斂手畏憚目

徵獻外紀後

卷之十二

五

為鮑宣及巡關諸邊鎮惟古北黃花居庸山海邇京輔醜虜出沒莫可追邏甚至劒軍士戮主將攻城堡子女玉帛恣其飽吻天衢畫伺風角宵察景緯靜籌樽俎動謹斥堠虜遁沙漠已而巡閩閩多峻山森谷毒霧瘴癘觸者多死俗多竅窳學者多滯佔僻鮮覺大道天衢示以軌物開以表則久之浸淫丕變矣逆瑾柄用雲紈魚休達官貴人跼蹐匍伏多順指其門下輔臣芳宇首諂附之呼為假父至為輿臺厮卒弗耻天衢耻之遭錮家食明夷居貞瑾敗廷議起守河南郡值旱魃蘊蟲徒步禱嵩嶽頃更大雨鎮守王閹遍索鷹犬奇器漁獵七郡多賄以重貨獨抗弗與故今潯洛父老尚誣思之弗諉遷陝西副使西阨升羗北阻獫鬻北方數千里野多不毛土魯蕃以馬易茶奸商滔賈多倚以為利天衢洞燭其機曲防其變贖刑輸粟以濟邊圉申令減律以扞隴原振揚蹕厲以作士氣故秦人賴有寧宇正德丙子轉浙江按察使晉布政使浙湖孽族湯氏許氏敵于啟慶交構為亂天衢撫勦抵平宸濠不軌貴璫畢真潛為應援猝莫敢殛天衢執禽射隼夙有成筭不旋踵真授首頒賞

有差嘉靖紀元擢為都御史巡視河南時河南諸侯王多驕縱不法字澤宇淡蓄妖招亡馳騁無忌天衢暴諸姦狀剪其羽翼藩服帖然鏽寇王堂兵起魯沛勢連淮潁衆十數萬天衢克之晉工部右侍郎增祿一品留守南都值日精門災上疏極諫上嘉納之廼遷理易州厰厰多中貴人恃恩歛怨處之咸宜未幾入貳部政大役朋興綜理微密事克就緒丁亥春正月庚辰大霧雨水冰壬午亦如之天衢素精于星象曆數皇極太乙之學舊與浙隱者甘泉吳琉遊盡得其術至是徵諸咎微竊嘆曰

徵獻外紀後

卷之十一

六

京房有言湧泉出道人死今木稼吾其已乎廼召予謂曰老夫已矣無能為矣視楚先民心孔悲矣知老夫者其惟吾子乎二月丙辰卒于旅邸子啓始生四歲乃蔭其弟曰天衡

史南銘曰於皇玄運颺輪湫盤殤者匪天考也匪堅至人知化大觀齊物苟得其正疇存疇沒何公履貞洞冥沉靈窺機步畧以象厥生樹德務滋崇功惟志弱植操修壯而逾勵分符赤縣避虎懸魚桑雉不驚民樂只且登明于臺風裁疑肅虎豹長嗥豺狐屏伏儼遭奇既如涉如厲

耻不與黨視死猶生大奸脫距直道斯顯嵩少嶢絕澗縈紆緬厥有遺愛民謠頌之我父我母我君我師持憲于秦聞者股栗城金池湯胥備胥飭左樞右轄鎮厥錢塘海蜃市山鬼遁藏碩豎就擒兵不塗刃雷電震驚四方底定膚功既錄于彼中州星飛颺迴赤蠹朱旂不續遐布聲動寰宇百度允貞

天子所予天子所予廼召司空曰汝端亮汝惟朴忠忠不忘君夙夜匪懈侃侃聞聞不易其介春正霍霧天雨水冰梁木其萎嗟弗能興人之云亡

徵獻外紀後

卷之十一

七

其何能國勒茲貞石允昭潛德

鄒文盛

鄒文盛字時鳴公安人其先有曰以仁者仕元為翰林供奉傳至仕旻生渙渙生康康生文盛弘治癸丑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命覈兩廣兵儲服闋改刑科右給事中上言災異十事按事遼東條列邊計乙丑轉兵科左給事中己巳進戶科都給事中疏陳崇節儉省課稅裁撫治飭邊備廣儲蓄深切時政大忤逆瑾出守保定府至郡革奸黷恤困窮百廢具舉卒未擢山東叅政會劇盜殘破州縣極意

撫輯甲戌遷雲南布政使值貴州土酋嘯聚香爐山僉謂無以易文盛者陟副都御史巡撫征勦會徵川廣土兵克之蠻焚懾服賜勅褒賚有加庚辰命理留臺

今上登極晉戶部侍郎與司徒孫九峰公秦鳳山公後先相繼多所贊襄復加右都御史握憲留臺丕振風紀人不忍欺未幾陟南京戶部尚書畿輔歲饑調度充裕召入掌邦計凡四方水旱蠲租賑荒各邊墮乏發帑固圉悉中時宜時張桂起自郎官參大政而邁會喜功之士趨之如蟻文盛恪守成

徽猷外紀後

卷之十一

八

法堅執不從遂大忤乞休卒年七十有八

上聞哀悼賜之卹典有曰卿器資端慎才識閑深奮跡賢科歷官諫署出遷大郡卓異彰能荐長名藩旬宣茂績屢升憲府風紀肅清再佐卿曹輿情允屬兩正司徒之位克殫國計之勞出入

三朝迴翔四紀朕方求舊圖任老成比屢懷惻之辭獲遂優閒之請宜臻遐壽胡遽長終茲特贈太子少保謚莊簡冀爾明靈服茲寵命子廷澤都事廷濟大學生大學士頌鼎臣銘其墓曰九川七澤地靈渚殷鍾賢毓秀秉會昌辰忠言直節為國盡臣

盤錯屢試器利如新樹勲巖廊正笏垂紳

明良都俞一德有鄰惟德濟時惟德潤身功成身退人稱哲人

史南曰臣翁五洪大夫與莊簡公為同榜臣庚辰中甲科莊簡公遺子廷澤從游乃為撰黃山賦及其毅然而歸也則又贈之文以故知莊簡公為今之世古之人今之人古之心也贊曰德厚無疆業廣有常節堅不渝烈冰稱光聲擢諫垣排闥飛章乃忤逆瑾出守畿邦繼司藩省惠播甘棠乃戡叛裔勲紀旂常入握臺紀丕振大

徽猷外紀後

卷之十一

九

網荐典國計贊亮 朝堂懷疏歸老黃山高岡

伍文定

伍文定字時泰松滋人曾祖辰孫生思恭思恭生琇天順間知吉州有惠政調汾州擢貴州叅議琇生文定文定幼磊落不泥俗態為學以經畧世務為急弘治己未進士授常州府推官坐免除名正德初起同知嘉興府遷知河南府適華林巨寇曾德瑞等蹂躪諸郡改守吉安文定詞知姦謀履任即誅其首惡五十餘闔境膽落已卯夏六月宸濠謀叛殺都御史孫燧及副使許達先遣劇賊李儀賓

等犯吉安屬邑文定率衆擒之謀于都御史王守仁協師勤王次吳城賊首吳十三凌十一等逆戰于黃家渡文定舟為火藥所焚鬚眉盡燎敢倡先鋒迎破之文定指麾知縣王冕生俘宸濠及李士實王綸等捷聞擢文定為按察使歷陞都察院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嘉靖初改兵部尚書時雲南土酋安銓叛乃命兼右都御史往平之致仕卒子儁領癸卯鄉薦

史南曰臣攷江西通志稱文定功者不一而足蓋其精誠之志英果之才高曠之度有以濟之

徵獻外紀後

卷之十二

十一

嘉靖甲申渡龍江乃獲見于水西山寺作龍江篇其辭曰龍江浩渺玄雲生龍城迢遞靈鷲鳴中丞大節動天地勲華翕赫輝璿京繫昔寧藩亂天紀漳江八月腥風起電掣霆驅倏忽移百萬義兵同效死赤纛雙懸虎豹旗黃麾四掃蛟龍馳睢陽城裏孤忠壯武穆湖邊廟筭奇八陣魚麗列蛇鳥六韜熊軾連騾梟彭蠡飛濤萬壑秋匡廬吐霧千峰曉焚鬚不顧氣懸虹怒髮森然力倒空拔劍已看經百戰折衝應自屈群雄梟獍潛蹤授身首鯢鮪聯胤聚淵藪堅持王節

徵獻外紀後

卷之十二

十一

重如山立取金印大如斗捷書夜報明光宮天門閭闔扶桑紅鵲樓前頒寶冊麒麟閣上賜雕弓湛露灑灑霑碧草需雲冉冉興蒼昊漢武樓船下晉汾周家鼙鼓陳靡鎬轅門威烈擁貔貅將曜神光動斗牛諸葛有懷曾報主衛青無意却封侯金陵自是開基地絳闕煌煌鬱蔥翠牛首遙連天界庵鷄鳴迥接江心寺岫艦綿聯練舟師師貞丈人今是誰中丞方叔與召虎萬古千古同一揆我時奉使過江左金甌瑤鏡照青瑣中丞義氣薄星躔巨艦凌潮鼓鼙枕紫山

華燕閱江樓芳樹平瞻白鷺洲擊楫澄清還此日新亭何必淚交流贊曰孰謂精忠莫先勤王孰謂神武莫先靖疆宸濠謀逆江國陸梁桓桓義旅伍公是倡統率精銳首擒叛強誠乎鬼神勲紀旂常勿曰陽明天功可懷史臣直筆貯之皂囊

楚紀卷之十二

楚紀卷之十三

皇明賜進士經筵日講同修國史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廖道南謹撰

懋庸內紀前篇

維君立國維臣懋庸樹爾駿業輸乃精忠協于
克一慎圖厥終二三其德害于厥躬爰蒐鑿簡
以昭楚風撰懋庸內紀前篇

關伯比

關穀於楚關且關康關克黃

關伯比令尹子文之父也為楚大夫富於謀畧閑於
紀律料敵能測其情而堅瑕莫踰也知人能斷其
終而成敗不能遁也不能遁是以克勇按桓公六

楚肅內紀前

卷之十三

年楚武王伐隨使薳章求成軍於瑕以待之隨使
少師董成關伯比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
然我張吾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
來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
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且
率比曰季梁在何益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
君王毀君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季梁止之
後少師有寵於隨侯伯比曰可矣雖有釁不可失
也楚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
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曰必速戰不然將失

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尚左無與

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廼勢矣少師曰

不當王非敵也遂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關

舟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

不許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及屈瑕伐羅伯比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

屈瑕果敗

史南曰伯比何為者也楚之良也曷良乎伯比

知隨侯之弗勝其情也而辟寵知少師之無能

為也而必喪其師知莫敖之輕動寡謀也而其

楚肅內紀前

卷之十三

心不固非楚之良乎詩有之良士瞿瞿伯比以

之
關穀於芄字子文伯比之子也楚成王時代子元為

令尹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

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贏積自毀以紓難舉將

以靖國量力以制敵溥惠以撫下三仕不喜三已

不愠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勤于社稷初伯比

處于邲邲女生子文邲夫人使棄諸夢中有虎乳

之邲子田遂收之楚人謂虎於芄謂乳殺故名楚

成王立代公子元為令尹子文因關班之殺子元

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于時齊桓方霸楚邦多難
子文量力而動舍命不渝治兵于際終朝而畢不
戮一人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貴族也而
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理者將以司犯
王令而察觸國法者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
而不折今棄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理之不端也
而駁於法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
義而不若死也廷理懼遂刑其族舉子玉為令尹
曰吾以靖國也悉告以舊令尹之政成王聞子文
之朝不謀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

楚肅內紀前

卷之三

五

子文辭而逃王止而後復人謂之曰人生求富而
子逃之何也曰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
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
富也故當時伐隨伐鄭滅弦滅黃子文之功居多
楚人歌之曰子文之族犯國灋程廷理釋之子文
弗聽恤氓顧然萌方正平其後越椒為亂楚子誅
之惟箴尹克黃封于鄖為鄖公關氏之族益大
史南曰子文曷以書徵忠也孰從而徵之夫臣
之事君也猶子之事親也事親而終身無間言
斯其為孝也純矣事君而終世無懈德斯其為

忠也至矣子文毀家而不恤靖國而不懈逃禍
而不受故名稱溢于當時聲光流于罔極然則
徵曷始乎子張問曰仁矣乎孔子曰忠矣未知
焉得仁

關廉字射師楚大夫初關鄧敗鄧師繼敗鄧師勇以
成功君子多之按桓公九年楚子使關廉帥師及
巴師圍鄧鄧養甥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
關廉衡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偽北也鄧人
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桓公十一年莫
敖患鄧人之師關廉曰鄧軍其郊必不戒且日虞

楚肅內紀前

卷之三

四

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
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志若敗鄖師
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
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
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
于蒲騷

史南曰曷貴乎關廉之勇也孟軻有言北宮黝
之勇不如孟施舍孟施舍之勇不如曾參何也
勇以血氣不若勇以義理也血勇之勇在外者
也義理之勇在內者也在內者天也在外者人

也天者神道也人者鬼道也是故可以論關廉也已爾

關克黃子文之孫楚歲尹也初關氏自楚武王僭王關祈佐之關祈卒公子元為令尹子元淫蕩亡紀關班殺之子文為令尹子文舉子玉以自代子玉敗關勃子上為令尹子上被讒而死子文之子關般子揚為令尹關椒譖而奪之位關椒伏誅乃立歲尹克黃按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薨于楠木時令尹關祈與莫敖屈重從乃除道築澆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濟漢而後發喪二

楚肅內紀前

卷之十三

五

十八年文王之弟公子元為令尹欲盡文夫人為館于宮側而振萬馬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於是關御疆關梧耿之不比為旆關班王孫游王孫喜為殿鄭人將奔謀曰楚幕有鳥乃止三十年子元歸自伐鄭而慶王宮關射師諫執而梏之關班殺子元於是子文為令尹舉子玉以自代子玉敗子上為令尹僖公三十二年子上帥師侵陳蔡陳蔡成遂伐

鄭晉使陽處父侵蔡子上救之不戰而歸先是楚

靈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子上子上曰是人也蝨目而豺聲忍人也至是商臣譖之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果有弑君之禍關般代子上為令尹般字子揚子文之子也初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憾將終謂族人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子文卒越椒譖子揚而殺之已為令尹處于烝野攻

楚肅內紀前

卷之十三

六

王王滅若敖氏之宗惟子文之孫歲尹克黃使于齊還聞難人曰不可以入克黃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史南曰關氏之族茂矣曷以書克黃也嘉子文之功也功曷以嘉越椒之生也曰狀熊虎而聲豺狼謂其不至于滅宗不已也商臣之生也曰蝨目而豺聲謂其不至於弑主不已也既而商臣果信潘崇之謀越椒卒夷若敖之族使非克

黃上知天命下順君命闕氏將不血食矣宋儒
呂祖謙曰箴尹知有君而不知有已知就義而
不知就生豈預期楚子之宥執楚子之宥箴尹
也非嘉其復命也思子文之治楚也其言信矣
闕辛令尹子文之玄孫蔓成然之子也成然字子旗
為令尹初楚共王有寵子五人平王幼闕常龜屬
子旗焉及長是為公子棄疾過鄭以其乘馬八疋
私覲鄭伯以六疋畀子皮以四疋畀子產以二疋
畀子太叔諸侯聞而敬之即位以子旗為令尹封
陳蔡而復之歸隱太子之子廬于蔡悼太子之子
吳于陳厥後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弗許曰吾
未撫吾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州來
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昭公十四年子旗與養
氏比王滅養氏之族遂殺子旗使其子闕辛居鄭
及吳伐楚平王奔鄭辛之弟懷謀弑王辛曰君討
臣誰離之君命天也詩曰不侮矜寡不畏疆禦惟
仁者能之遠強凌弱非勇也乘人之弱非仁也滅
宗絕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懷曰王殺吾父
在國則君在外則讐見讐不殺非人也辛曰夫事
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豐約舉君之尊卑一也且

夫下雷上為殺上雷下為討而况君乎君而討臣
何讐之為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于諸侯自伯比
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遂與其弟巢
以王奔隨王而賞之曰子旗二子吾知之矣或禮
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史南曰曷繫乎辛見子文之後之多賢也上達
天命不敢逆其君下順君命不敢辱其祖其賢
矣乎天之報施善人厥類惟彰爾矣
關且為楚大夫時囊瓦為令尹問蓄貨聚馬于廷楚
子索蔡昭侯之佩與唐成公之馬且歸語其弟曰
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夫古者聚貨不妨
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
公馬足以稱賦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
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于民民多闕則有離畔之
心將何以封矣昔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
民故也故莊王滅若敖氏惟子文之後在至今處
鄖為楚良臣今子常無令名于四方民之羸餒日
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伺目民無所放是之
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
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

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于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
食熊蹯不獲而死靈不顧於民一國棄之若遺跡
馬子常為政甚於成靈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
栢舉之戰子常奔鄭

史南曰書關且以示戒也夫子常為政不能追
其先美而且覆其宗向使聞且之言而知所戒
焉寧不庇厥宗乎替曰伯比楚良乃生子文鹿
表自居緇衣嚮晨仲尼稱忠厥有殊勲射師能
勇克黃命生卒知大義且獨謀身闢氏之族類
聚群分

虞丘伯

楚肅內紀前

卷之十三

九

虞丘伯楚大夫也楚莊王在位伯薦叔敖曰臣聞之
奉公行法可以獲榮淺能涼德無覲上位不名仁
智難膺寵靈才所不著無當其處臣尸令尹國不
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厥位當
稽于理臣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
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
王曰子輔寡人得以長于中國而令行于絕域遂
霸諸侯子胡辭為伯曰久固祿位者貪不進賢能
者誣不讓厥位不廉不能三者不忠臣固耻之莊

王從之賜虞丘伯采地三百以孫叔敖為令尹少
馬虞丘家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丘伯憲入見王
曰臣知叔敖賢茲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
不負所舉矣王曰夫子之賜也

史南曰臣讀劉更生說苑而知虞丘伯之賢也
方其柄國政即以推諸賢而讓之無德色及其
修家灋即以麗諸刑而公之無靳詞視後世貪
天功為已力翫國法而以驚諸人為何如者君
子是以賢之也贊曰進賢上德蔽賢不祥以人
事君終焉免滅虞子之薦于今有光

薦賈

楚肅內紀前

卷之十三

十

薦賈伯羸叔敖之父也為楚工正秉心淵沉而有謀
臨事果敢而能斷遇敵整暇而不迫其淵沉也人
莫窺其際其果敢也直以不撓其整暇也我制人
而毋制于人按子文用子玉為令尹國老皆賀時
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曰何為不賀賈曰不知所
賀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
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又何
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
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厚之有子玉果敗于城濮

及楚莊王時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楚人謀徙于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凡出師旬有五日楚遂滅庸宣公元年晉趙盾伐鄭蔣賈救之遇于北林囚晉解揚

史南曰曷繫乎蔣賈也夫陽以昭明為義陰以邪闇為謀賈知子王之剛愎而不克終也故救之以正以義斷也知百濮之乘我之災也故出

之以奇以謀勝也義斷為陽謀勝為陰若賈者其可少也哉

為艾獵字叔敖又曰孫叔敖名饒楚大夫蔣賈之子也為楚令尹擇憲典以訓于上肅軍政以令于下布政以道授民以時聚藏于山殖物于陂立溷濁而澄清處幽暗而昭明勤身以勞國損家以益民足以為臣有終而令名無窮按叔敖為兒時見枝首蛇殺而埋之懼而奔告其母母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業已埋之厥德茂矣楚莊王欲以沈尹為令尹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理入也王必

楚肅內紀前

卷十三

十一

楚肅內紀前

卷十三

十二

用之臣不若也虞丘伯亦薦之遂使人迎之代闢般為令尹宣導川谷陂障源泉溉灌沃澤堤坊湖浦以為池沼鍾天地之美收九澤之利以愍潤國家家富人喜優贍樂業式序在朝野無螟蟻改幣以適民宜而為市者便高廂以資民用而為車者化王使城沂叔敖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欄葢築程上物議遠邇畧址具餘糧度有司三旬而成不愆于素能擇楚國之憲典軍行右轅左追聲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內選于親外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晉荀林父帥師及楚戰于邲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孫叔敖曰寧我薄人毋人薄我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進師晉人敗績叔敖病甚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優孟許貸千金未取也卒之後莊王置酒召優孟優孟歌曰貧賤而不可為而不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不可為者當時有汗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

子孫困窮被褐而賣薪食更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孫叔敖乎王悟即召其子封于潘鄉諸葛亮曰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牝牡其賢足稱也莊子曰肩吾問于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在我乎其在彼耶亡乎我在我耶亡乎彼方將躊躇四顧何暇至于貴賤哉

楚肅內紀前

卷之十三

十三

史南曰叔敖其達矣乎曷謂達曰達者視得喪榮辱之來乎人也曰非人也我也視予奪去就之權於我也曰非我也天也叔敖三得相而不喜曰我之庸也分也三去相而不悔曰非我之罪也命也叔敖其達矣乎贊曰為賈幼慧豫知子玉乃誕叔敖其德穆穆儉而有禮澹而無欲夙夜在公言信行篤令尹賢名終古不沒

祝良

祝良字邵平長沙湘鄉人博學有才幹漢順帝永建中為洛陽令值天旱暴身庭階引咎自責大雨如

注時龐參為太尉參妻有疾前妻之子投于井而殺之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發其罪狀會災異策免參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輔被逮詔獄洛陽人吏守闕請代者日數十萬人詔原之出補九真太守日南徼外蠻區憐等犯象林殺長吏良單騎入城招以威信降者如堵嶺外悉平

史南曰臣讀范蔚宗所撰龐參傳末述良以長吏發宰相罪及謝承所述良聰明博學以廉平見稱乃知漢去古未遠其朴直端諒之度有可

楚肅內紀前

卷之十三

十四

想者逮詔獄而吏民請代投日南而裔夷懾服豈所謂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者耶贊曰邵平之直發摘相府觸忤威嚴莫敢為所洛陽祈雨日南訊醜漢有循良君亦可數

胡騰

胡騰字子昇桂陽人也桓帝巡狩南陽騰時為扈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餽餉不可紀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在即為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干騰以此顯名實武辟居公府值奸

臣牢修等造設黨議收捕司隸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武上疏救之靈帝立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不克被殺梟首洛陽都亭山豎得志士夫喪氣獨騰少師事武特殯歛行喪武孫輔年二歲迸竄得全節等捕之甚急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匿輔於零陵界以為已子而使聘娶焉後黨錮解騰官至尚書輔舉孝廉建安中復姓實氏

史南曰漢至桓靈昭瑞柄國挾天子以威華夏嚴黨錮以鉗善類莫敢誰何胡騰以末僚從事

卷之十三

十五

乃敢指斥乘輿惠露邦國及膺滂被捕蕃武遭戮勝不渝舊盟媼照厥孤比其志節堅勁有足嘉尚視局促齷齪如轅下駒者可勝慨哉贊曰東漢黨錮凶豎弄權英流就戮雲煙薰天子昇特立所在稱賢照孤保善聲華炯然

龐統

子光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德公之猶子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穎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樹下共語徽甚異之稱為南州士冠後為郡工曹性好人倫或稱過其才時人

卷之十三

十六

怪之統答曰當今世亂雅道陵遲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為善者少矣吳將周瑜守南郡卒統送喪至吳吳人陸績顧邵全琮皆慕統名統曰陸子可謂驚馬有逸足之才顧子可謂驚牛能負重致遠因謂邵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謂琮曰卿似汝南樊子昭雖知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今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得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先主以為治中從事亮留鎮荊州統隨入蜀益州牧劉璋孱弱其將楊懷高沛各擁疆兵統勸先主擒之遂據益州大會置酒先主樂甚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懼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已而悔之問曰阿誰為失統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兵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流涕拜統父為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為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統子宏字巨師為涪陵太守尚書令陳祗抑之怏怏卒統弟林為荊州治中

從事隨將軍黃權入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

史南曰臣讀習鑿齒論謂王者必體仁義以為本仗信順以為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劉備襲奪璋土德義俱愆龐統矯然盡其寒諤可謂埋乎大體矣及觀陳壽評云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侯乃知司馬德操鳳雛之許非虛語也贊曰士元鳳雛治中展驥孔明拔才稱為卓異先主懷賢宿草流涕知人則哲魚水投契

董和

楚肅內紀前

卷之十三

十七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起家邑郡江州漢末和率宗族西遷劉璋以為成都令轉巴東都尉益州太守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即將與諸葛亮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納為深交自和居官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卒之日家無儋石之儲亮後為丞相謂群寮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若遠小嫌難相違覆闕曠損矣惟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可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國則亮可少過矣子允

董允字休昭初為太子舍人轉洗馬後主禪立遷黃

門侍郎諸葛亮北征以允秉心公直欲任以官府

重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官府之事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與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尋遷允為侍中領虎賁中即將統宿衛親軍獻納之任允皆專之攸之備員而已後主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憚之尚書令蔣琬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勲勞允固辭後主嬖宦人為巴西太守

楚肅內紀前

卷之十三

十八

黃皓允常正色匡主數責於皓允嘗與費禕胡濟等期游宴而即中襄陽董恢適至允即命解騾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類此延熹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九年卒允子宏仕晉為巴西太守

史南曰夫負奇氣者流駿聲懷雋才者樹奇節

而况炎運式微皇圖鼎沸老瞞窺竊神器則鄴

土塵蒙仲謀雄據天關則吳江濤湧先主以帝

室之胄建業西蜀孔明以王佐之才恢復中原

董氏父子相望後允既協策于官府遂昭勲于

旂常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水就濕火就燥其亦
氣類相感者耶贊曰幼宰冲襟內幹機衡孔明
同心西土用平休昭相繼進思盡誠解驂下士
允為知人

劉巴

劉巴字子初楚零陵丞陽人也祖曜為蒼梧太守父
祥為江夏太守盪寇將軍巴少知名年十八署郡
戶曹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學巴答曰昔游荆北
時涉師門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
風猶天南箕虛而不用茲欲催鸞鳳之艷游燕雀

懋庸內紀前

卷之十三

十九

之字其何以啓明之哉劉表連辟及舉茂才不就
先主定益州諸葛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
曹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恚甚巴謂亮曰
大丈夫當交四海英雄何暇對兵子語乎先主曰
子初才智絕人亮曰運籌帷幄臣不如子初若提
枹鼓會軍門當與人議之耳建安二十四年先主
為漢中王巴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
業恭靜守默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先主稱尊孺
祝詒策命皆巴所撰章武二年卒
史南曰臣讀零陵先賢傳吳張昭嘗不滿于劉

巴孫樞云若令子初隨世浮沉容悅玄德交非
其人安得稱為高士乎及觀蜀志巴卒之後魏
陳群與孔明書問巴消息夫鄰國之賢與國之
讎也何巴之見稱于吳魏如此先主所謂才智
絕人而孔明自以為運籌弗如其必有所試矣
贊曰子初高士清儉玄默飛造不言亮懷滋悅
先主踐位流聲翰墨陳群稱羨名高與國

蔣琬

子斌 顯附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
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

懋庸內紀前

卷之十三

二十

嘗至廣都見琬沉醉不事事大怒將加刑諸葛亮
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為政以安民為本不
以修飾為先願主公察之先主宥免琬罷牛首
在門流血心惡之詢諸趙直直曰牛首及鼻公字
象也見血事分明也君位必當至公頃之為什邡
令先主即位召琬為尚書郎建興元年亮開府辟
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巴陰化龐延廖淳
亮曰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乃遷為參
軍及亮北征琬與張裔留統府事代裔為長史加
撫軍將軍亮數出師琬常足兵食以相供給亮每

言公琰託志忠雅當其贊王業審表後主曰臣若不諱後事當以付琬亮卒以琬為尚書令俄加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亮初喪遠近危悚琬無戚容無喜色神守自若眾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開府加大司馬時東曹掾楊戲督農楊敏語多侵琬琬優容之琬以為亮存日數闕秦川道險運艱竟莫能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衆論不以為然後主遣費禕姜維喻意琬力疾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司自辭漢中已經六年規方無成夙夜憂慄今魏踰帶

蔣斌琬之子也嗣為綏武將軍魏鍾會至漢城與斌書云巴蜀文武士多矣足下與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茲欲奉瞻尊君

墓奉祠致敬願告所在斌答書曰先考昔遭疾疢亡于涪陵卜之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書嘉嘆意義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于涪待以賓友隨至成都為亂兵所殺斌弟顯為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死難

史南曰臣讀蜀志謂蔣公琰方整有威及攷其傳所述楊戲之慢楊敏之毀公琰不介諸懷乃知其休休樂善視後之為相以睚眦報復恚憤陷阱者不侔矣此孔明臨終密表以後事屬公琰而公琰亦自嘆服不如前人也及鍾會入蜀以甘言餌其二子而二子竟死于難於乎天乎人乎贊曰公琰巨才社稷之器神守自若深沉不畏芟穢弭變綽有餘地二子死難庶幾無愧

費禕

字永恭
涪人

費禕字文偉江夏郡人也少孤隨族父伯仁往依劉璋先主定蜀禕留西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公琰齊名先主立太子禕為舍人遷庶子後主立為黃門侍郎諸葛亮南征還群僚往迎數十里亮召禕同載觀者拭目尋以禕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

滑稽嘲啁諸葛恪羊銜等才辯鋒至禕辭順義篤終不能屈權甚器之使旋為侍中亮北征署禕為叅軍轉中護軍司馬值軍帥魏延楊儀相憎禕常解喻亮卒禕為後軍帥代蔣琬為尚書令時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書記舉目即了意義事無廢閣後遷大司馬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遣禕禦之光祿大夫未敘至禕與園棋雖羽檄交馳而色無厭倦禕至敵退封成鄉侯後領益州刺史十一年出屯漢中慶賞刑威遙先諮斷然後行十四年還成都開府十六年會魏降人郭循

懋庸內紀前

卷之十三

十三

在座禕懽飲沉醉為循所害謚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為尚書郎族子觀字賓伯建安十八年為李嚴參軍事先主為裨將軍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嗣後有費昶者嘗撰樂府鼓吹曲梁武帝見之嘆曰才詞新拔有足嘉異賜絹以旌之

史南曰臣讀費文偉甲乙論乃見其談藝清高意興秀拔羽檄交馳圍棋如故謝安石之于苻堅未必不本諸此也然而卒為羈囚手刃于座豈亦志廣而術疎故耶子姓之盛後世猶傳天

之報施何如也詩有之君子有穀貽孫子其是之謂乎贊曰文偉在蜀雅稱名士文鋒秀穎詞源咸沸羽檄交馳圍棋不廢孫子雲仍終焉顯裔

向朗

弟寵 充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麗士元相親善劉表以為臨沮長表卒歸先主為巴西太守轉任犍為房陵後主立為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隨諸葛亮南征朗素與馬謖善謖亡朗坐免官數年為光祿勳後徙

懋庸內紀前

卷之十三

二十四

左將軍封顯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免官後優游無事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手自校書刊誤積卷開門延賓誘納後進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上自執政下及童冠咸敬崇焉延熹十年卒子條字文豹江陽太守景耀中為御史中丞

向寵朗兄子也仕蜀為牙門將先主秭歸之敗寵嘗獨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為中部督諸葛亮北征表上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曰能是以眾論舉寵為督愚以為

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克魏咸熙初將軍衛瑾至成都得璧王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克聞之曰吾聞譙周言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今中撫軍名炎興之兆乎史南曰臣攷蜀志見朗幼交名士杜樹殊勲街亭敗後閉戶觀書年踰大耋手不釋卷可謂老而箴警者矣寵之性行淑均見穉孔明有足嘉已克以術數辯別王印幾何而不為王莽獻識之儔乎是故聖人語常君子崇正贊曰巨達高

曠武侯是諡街亭坐免杜門閱書講習古道不

戀榮趨寵克並賢蜀才之儲

馬良 弟諡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而良稱白眉先主領荊州辟良為從事諸葛入蜀良與書曰願城已拔殆天祚也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名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牽倫此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

賞亮器之先主辟良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孫權敬待之先主即位以良為侍中及東征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渠帥皆受印綬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于夷陵良亦遇害時年三十六拜其子秉為騎都尉

馬謖字幼常以荊州從事從先主入蜀除緜竹成都令轉越雋太守才器過人亮深異之先主臨終謂亮曰馬謖言多過實君其察之亮以謖為參軍每相談論晝夜不徹建興六年亮出軍祁山謖統大眾為先鋒為魏將張郃所敗亮退軍還漢中謖與亮

書曰明公視謖猶子願鯁鯁與禹平生之交不虧也謖時年三十九蔣琬謂亮曰楚殺得臣文公致

喜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制勝者用法明也楊干亂法魏絳戮其

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哉

史南曰臣讀習鑿齒論云晉人規林父之後濟

故廢法而收功楚成聞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先主誠謖之不可大用而亮不量才隨器難乎其為智矣雖然豈不然哉其兄良亦遇害于夷陵才疎而智淺量狹而氣驕故終之以與

尸蹠血云耳豈師貞丈人長子帥師之義矣乎
贊曰馬氏五郎白眉取良招諭五溪納款心降
街亭敗績蔣琬孔傷武侯流涕嗟彼幼常

李鄴 孫瑛附

李鄴字建侯北海太守邕之從孫舉進士及以書判
高等補祕書省正字李懷光辟致幕府擢監察御
史懷光反河中鄴與母妻陷焉因給懷光以兄病
卧洛且草母款往視懷化許可戒妻子無偕行鄴
私遣之懷光怒欲加罪謝曰鄴籍在軍不得為母
駕奈何不使婦往懷光止又問後與高郢刺賊盧

楚肅內紀前

卷十三

二十七

實及所以攻取者白諸朝德宗手詔褒答懷光覺
嚴兵召二人問之鄴詞氣不撓三軍為感動懷光
不殺囚之河中平馬燧破械致禮表佐其府以不
用罷歸洛中召為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兵
亂囚監軍迫建封子愔主軍務帝以鄴剛敢拜宣
慰使持節直入其軍大會兵士喻以禍福出監軍
獄中脫桎梏使復位衆不敢動愔即上表謝罪稱
兵馬留後鄴曰非詔命安得輒稱之削去乃受既
還稱旨遷郎中順宗時進御史中丞憲宗立為京
兆尹進尚書右丞元和初京師多盜復拜京兆以

檢校禮部尚書為鳳翔隴右節度使兼神策行營
前此用武將始受詔即詣軍修謁鄴以為不可詔
為去神策行營號俄徙河東入為刑部尚書諸道
鹽鐵轉運使拜淮南節度使王師討蔡方急李師
道謀撓沮之鄴以兵二萬分壁郢境贄餉不仰有
司是時兵興天子憂財乏使程昇馳驛江淮諷諸
道輸貨助軍鄴素富彊即籍府庫留一歲儲餘盡
納于朝諸道由是悉索以獻絲鄴倡之先是吐突
承璀為監軍貴寵甚鄴以剛嚴治相禮憚稍厚善
承璀歸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楚肅內紀前

卷十三

二十八

章事鄴不喜由宦倖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
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
引疾固辭改戶部尚書俄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
子賓客分司東都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
保謚曰肅鄴疆直無私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
舒友善皆以氣自任而鄴當官以峭法操下所至
稱治猛決少恩在淮南七年其生殺禽捕多委軍
吏而參佐束手不得與人往往陷非法議者亦以
此少之于拭仕歷宗正卿京兆尹河東鳳翔節度
使孫瑛

李磻字景望大中間進士累遷戶部郎中分司東都
劾奏內園使郝景全不法事景全反摘磻奏內犯
順宗嫌名坐奪俸磻上言因事告事咸通詔語也
禮不諱嫌名律廟諱嫌名不坐豈臣所引詔書而
有司輒論奏臣恐自今用格令者委曲回避旁緣
為姦詔免奪俸黃巢陷洛磻挾尚書八印走河陽
時留守劉允章為賊脅令人就磻索印拒不與允
章悟不臣賊嗣襄王之亂轉側淮南高駢受偽命
磻苦諫不納入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辭職歸華
陰復以學士召乾寧元年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

懋庸內紀前

卷之十三

元

下平章崔昭緯素疾磻諷劉崇魯掠其麻災之言
磻懷姦與中人楊復恭昵款其弟為時溥所殺不
可相天子翌日下遷太子少傅磻乃自言為崇魯
誣汙書十一上不止初崇魯父坐受賕仰藥死故
磻以醜語及之議者譏其失大臣體昭宗素所器
遇決意復用之而李茂貞等上言深詆其非帝不
獲已又罷為太子少師於是茂貞及王行瑜韓建
擁兵闕下列磻罪殺之于都亭驛行瑜誅有詔復
官爵贈司徒謚曰文磻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
李書樓所著文章及註解諸書傳甚多子沉字東

濟有俊才亦遇害贈禮部員外郎

史南曰臣讀唐書贊云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
近仁骨疆四支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骸若鄺及
二子其剛者歟柳宗元亦云李鄺江夏人果敢
自負疑然善為官夫剛天德也果而確無難焉
鄺耻由中官入相故入司東都磻觸崔昭緯故
卒有都亭之誅其太剛則折惟克果斷而不能
沉潜以克剛者與贊曰北海之後迺有建侯聿
昭厥德克壯其猷傳至景望骨骸為尤都亭受
慘豈亦人謀

懋庸內紀前

卷之十三

三十

趙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棠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
嘗見張浚於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棠
不為屈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于棡與棠交方
遂從棡學淳熙八年舉進士調蒲圻尉疑獄多所
委決授太寧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訓誘
之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縣告守史彌遠曰催科
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
以為名言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京湖帥李
大性辟知隨州南北初講和旱蝗相仍方親走四

郊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適和議成諸郡浸弛備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提舉京西常平兼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時劉光祖以耆德為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更和緩請先祖書勤謹和緩四字揭坐隅以為戒以金部員外郎召尋加直秘閣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升直煥章閣兼權江陵府增修三海八匱以壯形勢進秘閣修撰知江陵府主管湖北安撫司使兼權荆湖制置司時金偏於兵計其必南徙日夜為備荆門有東西西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土戍兵以遏其衝進右文殿修撰金獎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工部侍郎竇謨閣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決意犯境乃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樞密烏古論慶壽犯陳光化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人圍棗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拔棗陽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已而棗陽守趙

觀敗金人於城外再興宗政至與觀夾擊又敗之棗陽圍解方申飭諸將當遏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疏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決金將完顏賽不入境兵號十萬部分諸將金人犯棗陽者宗政敗之于尚家川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于磨子平相持踰年方調世興移師與許國再興援棗陽張興李雄韜援隨州隨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棗陽時宗政守城伏兵城東金人遇伏敗走未幾再至再興又敗之自是無日不戰金人三百來攻宗政出東門再興出南門世興出北門大合戰敗之金人朝進莫退力不能捍諸將表裏合謀許國自南山進張威自灤河進世興李琪出城與國會再興出城與威會犄角追擊金人遂潰光化守潘景伯亦設伏敗金人于趙家橋孟宗德又破之于隨州鴨兒山擒賽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賽不方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金人復大舉命訛可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國東向唐州再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監軍蔡俊殿

時宗政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由光化境出若于三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敗再興與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棗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並東師隸于再興赴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漢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背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章閣直學士奏乞均官民軍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又奏使民兵夏歸以省月給秋復詣屯守禦從之方料金人數不得志

懋庸內紀前

卷之十

三十三

于棗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之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背糧而已宗政進破湖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遣部將耶律均與金人戰于北陽戮其將李提控再興破高頭城大敗金兵遂薄鄧州唐州兵來援迎敗之降者踵至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視其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金將駙馬阿海犯淮西樞密完顏小驢屯唐州為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及使再興發棗陽兵擊其西國發桐栢兵擊其東再興

敗金人于唐城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斬黃繼陷詔趣方遣救方亟命國保鄂再興拔淮西國還鄂州保江再興軍至蘄州之靈山伺金人歸而擊之土豪祝文蔚橫突入陣金人大敗國遣張寶將兵來會李全等兵亦至金人遂潰再興追逐六十里擒其監軍合答進方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權刑部尚書俄得疾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歸還力疾犒師第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興卧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尋卒是夕有大星隕于襄陽

懋庸內紀前

卷之十

三十四

以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累贈太師謚忠肅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嘗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對故知士如陳駭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諸名將多在其麾下若扈再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故其沒也人皆惜之子董凝范葵趙范字武仲少從父軍中嘉定十三年嘗與第落職

金人于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蔡監軍孟宗政時知棗陽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徹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矣又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寇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蹙之可勝敵而無後患又敗金人於久長與弟蔡俱授制置安撫司內機事具蔡傳十五年丁父憂起復直秘閣通判揚州十六年為軍器監丞以直秘閣知光州十七年入為知大宗正丞刑部侍郎試作將監兼權知鎮江府進

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勲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人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蔡摘淮西精兵統萬人與會于楚州出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侔劉瑋雖能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瑋湏令親屢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俱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鹽賊范當調時青張惠西軍之半據連海而守之又移揚州之戍盱眙然得親提精銳雄勝強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以形勝諭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連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若是則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憚費則全有豫買軍需錢貳拾萬在真州且連楚積聚多自足用丞相史彌遠報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范所遣計議官聞之曰但恐禍根轉深不得

安靖爾各揮涕而歸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困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遂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感之於喪敗之餘易圖之於休息之後難矧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面不同若廟筭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為書謝廟堂曰今上自一人下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無不知禍賊之必反

懋庸內紀前

卷之十三

三七

雖君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君知而獨不言內無卧薪嘗膽之志外無戰守攻取之備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為高也然以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范責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為傷人之痛惡其為傷人之言何哉賊見范為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姦他日必將指范為首禍激變之人叔朝廷必去范若殆未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君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

范遂為宋晁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所忌然則殺大固無益於弭盜也彌遠得書為之動心二年春奉祠三年知安慶府未行改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彌遠訪將才於蔡藻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刑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虞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

懋庸內紀前

卷之十三

三十八

哉今或謂異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疑兵之計或謂歛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逆順而為喜懼或以賊兵之進退而為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江而其失有不勝誦者矣有遇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收我使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策

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惟揚金陵合肥各聚三五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可以強國一年可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怨怒吾於是可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

楚肅內紀前

卷之十

手九

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實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間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紹定元年試將作監知鎮江府三年母憂起復直徽猷閣准東安撫副使尋轉右文殿修撰賜章服金帶不得已卒哭復視事又為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檄沿江制置司請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為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

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圖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皋無益也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無過二萬人就聽節制范又遺善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討賊之謀遂決遂戮全進范兵部侍郎准東安撫使兼知揚州江淮制置司參謀官以次復淮東加吏部侍郎進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權移司兼知黃州尋兼淮西制置副使未幾為西淮制置使節巡邊軍馬仍兼沿江制置副使又進端明殿學士京河關陝宣撫

楚肅內紀前

卷之十

甲

使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兼江淮制置使入洛之師大潰乃授荆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於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乃因之劫掠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錢糧在庫倉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為敵有蓋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隄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

三官落職依舊制置使尋奉祠以言罷論者未幾再降西官送建寧府居住嘉熙三年叙復官職與

宮觀四年知靜江府後卒于家

趙葵字南仲初方為蒲圻尉或夢南岳神降其家乃生葵于邑之梅隱坊總中時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鄭清之全于才為之師又遣從學于南康李燔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故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為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

忠貞堂

卷之三

甲一

而定人服其機警嘉定十年金將高琪烏古論慶壽犯襄陽圍棗陽人情震懼方帥范葵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遣葵及都統扈再興攻金人至高頭金人必守之處也出勁兵拒戰葵率先鋒奮擊再興繼進殲之異日進次鄧州金人阻泚河以拒葵麾軍進擊楊義諸將繼至金兵亦大出合戰大破之俘斬及降者幾二萬獲萬戶而下十數人奪馬八百逐北直薄城下而還十四年金人犯蘄州葵與范攻唐鄧方命之曰不克敵毋相見也三月丁亥至唐州薄城而陳金大將呵海引兵出戰葵帥

忠貞堂

卷之三

甲一

精騎赴敵再興從之大捷斬敵萬餘金人閉門不出時金人陷蘄州日久長數十騎出山椒葵帥揚大成以十四騎逐之金騎漸益至數百葵力戰連破之而金步騎大集會范再興軍合戰至夜分始解庚寅官軍分二陣范將左再興將右葵帥突騎左右策應金人背山亦分為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復謀夜戰以倖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樞鼓聲始動若彼未至五十步內而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興遽衝之果為敵所乘遂逼范軍范樞鼓麾軍突圍葵繼進殲金兵數千敵併力向再興葵率主豪祝文蔚等以精騎橫衝之金人僵屍相屬復相持至夜分金人雖歛而陣如故范葵急會將校選死士數千黎明四面奮擊呼聲撼山谷金人走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統軍投戈降拔所掠子女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補葵承務即知棗陽軍范授安撫司內機方卒十五年起復直秘閣通判廬州進大理司直淮西安撫叅議官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東制置使許國檄葵議兵葵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甯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爾國曰兵不能集集不

能精柰何曰蔡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銳君侯留三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兵來閱而君董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銳蔡曰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于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強壯遣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單弱徒啓戎心國不聽卒敗寶慶元年范知揚州乞調蔡以強勇雄邊軍五千屯寶應備賊蔡在廬州數費私錢會諸將毬射與制置使曾式中不合蔡去之言者以為擅逐奉祠三年起為將作監丞紹定元年

懋庸內紀前

卷十三

四十三

出知滁州二年全將入游西告羅賓欲覘畿甸也初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蔡策其必叛乃上書丞相史彌遠曰此賊若止於得粟尚不宜使輕至內地况包藏禍心不止告糴若不痛抑其萌則自此肆行無憚所謂延盜入室恐畿內有不可勝諱之憂至滁以其地當衝又與金人對境實兩淮門戶修城浚隍經武不少暇命秦嘉守青平趙必勝守萬山以壯形勢蔡母疾謁告省侍不得割股雜藥以寄之母卒蔡求解官不許不得已卒哭復視事全造船益急蔡復致書史彌遠曰李全既破

鹽城反稱陳知縣自棄城蓋欲欺朝廷以疑討罪之師彼得一意修舟楫造器械窺伺城邑或直浮海以擣腹心此其姦謀明若觀火蔡自聞鹽城失守日夕延頸以俟制帥之設施今乃聞遣王節入鹽城祈哀於逆蔡又聞遣二吏入山陽請命于賊婦堂堂制閫如此舉措豈不墮賊計貽笑華夷乎又聞張國明前此出山陽已知賊將舉鹽城之兵今若聽國明言更從闕畧則自此人解體萬事渙散社稷之憂有不可勝諱者蔡非欲張皇生事故釁李全決非忠臣非孝子丞相不聽蔡言不發

懋庸內紀前

卷十三

四十四

兵討賊則豈特不可以彊國勢安社稷而蔡亦不知死所以安危治亂係朝廷之討叛與不討爾淮東安則江南安江南安則社稷安社稷安則丞相安如是為國之臣子莫不安矣又言於朝曰蔡父子兄弟世受國恩每見外夷盜賊侵侮國家未嘗不為忠憤所激今大逆不道遽視朝廷負君相羽翼之恩無如李全前此畔逆未彰猶可言也今已破蕩城邑略無忌憚若朝廷更從隱忍則將何以為國欲望特廢剛斷名其為賊即日命將遣師水陸並進誅鋤此逆以安社稷以保生靈蔡雖不才

願身許朝廷如或不然乞將蔡早賜處分以安邊鄙以便國事彌遠猶未欲興討叅知政事鄭清之贊決之乃加蔡直寶章閣淮東提刑兼知滁州范刻日約蔡葵帥雄勝寧淮武定疆勇步騎萬四千命王鑑扈斌胡顯等將之以蔡兼叅議官顯頴之兄也拳力絕人方在襄陽每出師必使顯及蔡各領精銳分道赴戰摧堅陷陣聚散離合前無勁敵以功至檢校太尉已而全攻楊州東門蔡親出搏戰賊將張友呼城門請蔡出及出全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蔡止之問全來何為全曰朝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三

四十五

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蔡曰朝廷資汝錢糧寵汝官職蓋不貲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切責之言甚多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蔡而去於是數戰皆捷四年正月壬寅遂殺全事見全傳進蔡福州觀察使左驍衛上將軍蔡辭不受八月召對樞密院稟議受寶章閣制置樞密副都承旨依舊職仍落起復尋進兵部侍郎六年十一月詔授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入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

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所難朕甚嘉之蔡頓首謝曰臣不佞忠孝之義嘗奉教於君子世受國恩當捐軀以報陛下端平元年朝議收復三京蔡上疏請出戰乃受權兵部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兼淮東制置使時盛暑行師汴隄破決水潦泛溢糧運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因未幾北兵南下渡河發水師兵多溺死遂潰而歸范上表劾蔡詔與金子才各降一秩授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移知泗州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知揚州依舊制置使二年以應授安豐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三

四十六

捷奏拜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特予執政恩例復兼本路屯田使蔡前後留揚八年墾田治兵邊備益飭淳祐二年進大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改福州三年葬其母乞追服終制不允蔡上疏曰移忠為孝臣子之通誼教孝求忠君父之至仁忠孝一原並行不悖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臣不佞戒謹持循惟恐先墜往歲叨當事任服在戎行偕同氣以率先冒萬死而不顧捐軀戡難效命守封是以孝事君之充也陛下昭示顯揚優崇寵數使為人子者感恩為人親者

知勸矣臣昨於草土被命起家勉從權制先國家之急而後親喪今釋位去官已追服居廬乞從尋制又不許再上疏曰臣昔者奉詔討逆適丁家難閔然哀疚之中命以驅馳之事移孝為忠所不敢辭是臣嘗先國家之義矣親恩未報寢踰一紀食稻衣錦俯仰增愧且臣業已追衰麻之制伸苦塊之哀負土成墳倚廬待盡喪事有進而無退固不應數月而除也乃命提舉洞霄宮不拜淳祐四年授同知樞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

楚肅內紀前

卷之十三

四七

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乞亟與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又乞勅游擊軍三萬人以防江詔從之十二月拜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又特授樞密使兼叅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封長沙郡公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江東安撫使九年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國公四

楚肅內紀前

卷之十三

四八

上表力辭言者以宰相須用讀書人罷為觀文殿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尋判潭州湖南安撫使加特進寶祐二年宣撫廣西三年改鎮荆湖城荆門及郢州改授湖南路安撫使判潭州再辭依舊職醴泉觀使五年進少保寧遠軍節度使進封魏國公醴泉觀使兼侍讀四辭免開慶元年判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尋授沿江江東宣撫使置司建康府任責隆興府饒州江州徽州西界防拓調遣時暫兼判建康府行宮留守尋授江東西宣撫使節制調遣饒信袁臨江撫吉隆興官軍民兵訪問百姓疾苦罷行黜陟並許便宜從事景定元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楊州進封魯國公尋奉祠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舟次小孤山薨年八十一是夕五洲星隕如箕贈太傅謚忠靖蔡從子淮征李全有功官淮東轉運使戍銀樹壩兵敗被執兀术使招李庭芝于淮陽淮伴諾之至城大呼毋降兀术殺之其妾求尸于軍校抱持至中流慟哭躍水而死

史南曰臣讀宋史云趙方豫計二子果如所期

知子莫若父信矣然宋自端平以後捍禦淮蜀而邊者非蔡材館之士即其偏裨之將朝廷倚之如長城及其既老而衛國之志不衰以臣觀之方也負剛正之資懷英敏之才其言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此其忠貞為何如者范以驃驍之略收功夷徼麒麟之勲置身雲臺而蔡又能奮志北伐策勲中原梟李全于旄頭驅兀木于閭外獄神之符豈偶然哉惜乎天不祚宋而彌遠權姦寔秉國鈞是亦襲秦檜之餘虐也已可勝慨哉乃若趙淮之死難與其妾之死貞

閣雖死猶生

胡穎

胡穎字叔獻湘潭人父璵娶趙方弟雍之女二子長曰顯有拳勇以材武入官數有功事見趙范傳穎自幼風神秀異機警不常趙氏諸舅以其類已每加賞鑒成童即能背誦諸經中童子科復從兄學弓馬毋不許曰汝家世儒業不可復爾遂感勵苦學尤長於春秋紹定三年范討李全檄穎入募穎

常微服行諸營察衆志嚮歸必三鼓後全敗遣穎獻俘于朝以賞補官五年登進士第京秩歷官知平江府兼浙西提刑移湖南兼提舉常平即家置司性不喜邪佞尤惡言神異所至毀淫祠千區以正風俗衡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事穎撤之作來諗堂奉母居之嘗語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允恭對曰以為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穎甚善其言以樞密都承旨為廣東經畧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仕于潮者皆信奉之前守去州人心疑焉以為未嘗詰也已而旱咎守不敬蛇神故致此後守不得已詣焉蛇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旋卒穎至廣州聞其事檄潮州令僧昇蛇至其大如柱而黑色戴以闌檻穎令之曰爾有靈當三日見變惟過三日則無神矣屆期蠢然猶衆蛇耳遂殺之毀其寺并罪僧移節廣西尋遷京湖總領財賦咸淳間卒贈四官穎為人正直剛果博學彊記吐辭成文判下筆千言援據經史切當事情倉卒之際對偶皆精讀者驚嘆歸政善斷不畏疆禦在浙西紫王府十二人行初穎悉斬之一日輪對理宗曰聞

卿好殺意在浙獄頴曰臣不敢屈太祖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帝為默然

史南曰韓昌黎逐鰐魚于潮而頴乃能斬妖蛇以繼之可謂守正之士矣夷攷其素蓋有得於道方家法居多不然豈其然乎贊曰頴之剛毅自信不疑斬蛇僧寺威振邊陲昌黎逐鰐功被海涯英豪之士古今可追

或問曰子之紀懋庸也楚闔氏為氏尚矣東漢之祝胡蜀漢之龐董以及群臣猶有古風唐則諸李允揚北海之休宋則諸趙克奮衡山之烈

懋庸內紀前

卷之十三

五十一

而馬謖附蜀胡頴附趙何也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天之生才若是其殊也事與時會志與功偕世之用才亦從乎勢也故曰天下勢而已矣勢存則胡越可使為一家勢亡則夷狄抗衡于中國自漢而下為三國為晉為六朝未幾而五胡雲擾冠簪其辮推矣自唐而後為五季為宋為遼金未幾而元人于統天地其晦冥矣乃若馬謖雖北于街亭而慷慨殺身胡頴克振于潮陽而勤勞樹績是故紀之以彰厥庸云爾

楚紀卷之十三

楚紀卷之十四

皇明賜進士經筵日講同修國史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廖道南謹
懋庸內紀後篇

陳寧

陳寧初名亮沙茶陵人元末為鎮江小吏從軍至金陵代諸將言事英辯疊出

高皇帝異之賜名寧授江南行省掾吏歷中書省叅議凡朝廷制度咸預稽詳吳元年出知廣德歲大旱奏免租弗允寧躬赴闕上言天災民饑催稅太急是為張士誠驅民也

懋庸內紀後

卷之十四

一

上曰爾乃膽大敢為此言耶竟從之遷浙江按察使適皂隸小毛訟其隱過逮繫應天獄久乃釋之降太倉市舶提舉洪武元年召入為司農卿遷兵部尚書二年出知松江府復拜中書省右丞三年又出知蘇州府遷浙江行省叅知政事復召為御史中丞六年正月丙午同宋濂拜賜甘露一日率侍御史商嵩入奏

上御東閣冠冠而櫛遣人止之移入便殿櫛已正冠方召見其以嚴見憚如此九年八月同汪廣洋糾奏韓國公李善長畧曰善長位為太師爵以上公

禮命之榮冠乎文武子祺復尚公主顧乃倖為愚
慙孤恩失禮請置刑典以正厥罪於是善長父子
徒跣待罪

上命釋之尋加寧為榮祿大夫晉御史大夫母譚氏
卒學士宋濂撰文誄之有曰共姜守義賦詩自誓
孟母訓子斷機示警貞節昭乎閭閻誨言翼乎陰
教傳芳往古垂則方今况乎百世之下聞風而起
勵志蚤齡收榮暮景操若金石而弗渝訓類冰蘗
而加飭允勗令子為時名臣其亦卓乎不可及已
矧雲陽之山翠旗開張紫微之峰鐵馬馳突勢綿

懋庸內紀後

卷之四

二

延而蟠結氣網緼而它達清淑所鍾嘉徵攸賴時
則有如贈中丞者世載徽美生同里閭雅稱詩書
之府宜為簪纓之裔盟言既訂童幼來歸禎祥之
應日臻溫惠之頌自至逮及笄齡益增遐識祇事
舅姑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雍肅之義主中饋
知修潔之方佐杰嘗盡怵惕之敬見稱耆長表厲
宗門年甫三十遽隕所天澧水秋竭嘆蘭蕙其何
馨嶺松久槁悵女蘿其焉托未亡之稱弗紀于口
一醺之義不改其節有子曰寧賦資穎拔稟識剛
明寤寐群經欲明體以適用恭錯諸務思致君以

澤民元之季世四海興戎乃崎嶇於兵間尋盤旋
於江表適值

聖主龍飛群雄川赴慶風雲之嘉會喜魚水之相逢
試以檄文辭意雄偉聽其談辯籌策深弘遂署為
東曹掾當大將四征之日正羽書交馳之時酬答
整暇事無凝滯會淮安納款奉命徵兵甫高郵之
斯屆俄偽吳之見紮抗論弗屈陳義益高因龔服
其強悍獲遣還於朝著由是入替省垣出掌邦憲
協恭而庶政惟和震盪而百壬自避其出守劇府
也刻累政之極弊登難集之積賦政令所及精采

懋庸內紀後

卷之四

三

一新其參預機務也立經陳紀期底隆平之治獻
可替否益盡匡弼之忠洎乎執法中臺澄清諸道
白簡糾劾物無遁情赤墀敷奏廷無留議蓋持已
清白潔如冰雪遇事果決捷如風雨所以姓名達
于宸宇政事書于竹帛信無愧古之名臣者矣先
是兵燹方張母子睽隔

皇上錄賢念功俾從間道迎養賜之以金繒居之以
室廬恩寵便蕃焜煌無比動薦紳之慕豔形騷人
之歌咏僉謂母氏德積于躬祿被嗣續身具膺於
五福養不減於三牲安受尊榮以及考終衣食賻

祿之厚棺槨宅兆之佳亦云備矣長即御史中丞
寧也仲克寬季克復竊聞人才固因山川而生山
川必籍人材而顯睠此茶陵舊稱良郡得名肇於
漢侯高隱聞於唐哲年祀雖遐簡冊靡載終無宏
偉之才符此高深之氣惟中丞公生逢景運謀猷
才略以佐興王之業忠貞鯁亮上結萬乘之知勲
伐炳朗聲華赫奕理應有待名始不誣庸因造銘
以紀嘉勳云爾十三年正月甲午御史涂節告變
謂寧附和丞相胡惟庸坐省中閱天下軍馬圖籍
其在蘄州督糧餉燒鐵烙人其子孟麒泣諫杖
之至死

懋庸南紀後

卷之十四

四

上曰寧于其子如此奚有于君父耶遂賜死

史南曰易有水就濕火就燥言君臣相感之
機也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言君
臣相濟之難也寧自敷奏明廷參謀大府口啣
天憲身都顯位可謂機之難矣而卒被鼎折之
羞蒙鈇鎖之威可為永鑒也已贊曰紫峰蟠結
寔為雲陽沭江合流繞厥茶鄉耿耿中丞振國
紀綱潛溪大篇台斗騰光

茹瑞

茹瑞衡山人面骨深峻身長八尺相者謂當封侯而
不令終洪武中貢入胄監十四年八月癸丑授承
敕郎十五年三月乙卯擢通政司叅議尋轉通政
二十三年正月戊子瑞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當
補位

上謂兵部尚書沈潛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士難此
生既有志于學可削其戎籍二十四年陟兵部尚
書定文武官封贈之典及武官庶子襲職例悉從
宋制

上以瑞卓異并其田塘園林一切租稅悉蠲之其叔
懋庸南紀後

卷之十四

五

及第詣闕謝及陞辭賜鈔十錠仍敕光祿賜酒饌
餞之累遷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革除閒以尚書掌
河南布政司事靖難師起瑞主兵餉及追還京師
詔以諸王分守諸城門遣國公李景隆都督王佐
及瑞往龍潭瑞望風吐款稽首勸進
文皇帝登極以瑞有征討功封奉天翊運守正文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
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賜券又有內外一人中
流砥柱之褒乃命重修

高廟實錄瑞為副總裁初曰

皇考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開基啟運自布衣提三尺劍十數年間削刈群雄平一六合功成治定制禮作樂身致太平垂四十年功德之盛亘古莫倫此者建文所修實錄朕覽之誠有歎焉今命儒臣重加纂修務在詳備庶幾

神功聖德明昭日月垂裕萬世爾瑞祇事

先帝多歷年載信任彌篤當時聖政亦所悉焉其尚端乃心悉乃力用成一代盛典豈惟仰答

先朝寵遇之厚亦以副予惓惓之孝書成賜賚優渥詔以秦王第二女長安郡主下嫁其子鑑禮遇崇

楚肅內紀後

卷十四

太

峻後乞致仕尋以事逮至京師死於獄宣德初徵其幼子鏞以父勲與官鏞不敢受蓋鏞以瑞在功罪之間也

史南曰臣以嘉靖乙酉登祝融懋勳蓋望天堂躋日壇千巖萬壑鬱結而慈菁既而詢忠誠之故里酌流枉之池思翊運之勲徘徊不忍去詩有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其此之謂乎贊曰祝融萬疊上千層霄朱陵千瀑瀉為虹橋忠誠崛起德音孔昭丹書鐵券問之在朝

趙勉

趙勉夷陵人初為國子生與錢塘沈潛山東侯庸吉安張衡同登洪武乙丑進士勉歷事工部試審刑司左詳議十九年試大理寺左寺丞擢大理卿二十一年陟刑部右侍郎是年五月戊寅

上諭勉及茹瑞曰朕思天下將校軍士月給俸糧舊取之倉庾今將民間歲租給與庶官無出納之勞民免耗損之患卿等為朕議之著為令二十二年二月癸卯拜戶部尚書錫之誥曰昔君天下者首建倉廩府庫備儲藏金帛以待軍國之需故必設官以司之是故天子富有四海所以履滿盈示

楚肅內紀後

卷十四

七

儆戒也苟使奸臣在側不問民之艱苦勤以悅君則事曠矣若賢臣必欲致君當敷奏府庫之儲乃民之膏脂毋使妄費謹其出納民無橫斂國有常經大道彰君德美矣朕於是職必惟其人今特命爾勉為戶部尚書於乎量入為出毋擾于民至公無私永懷朕命二十二年五月壬子

上諭勉曰務農重穀王政所先故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雖歲或不登民無饑色以儲蓄有素故也朕屢勅有司勸課農桑儲蓄未備一遇水旱民既饑困茲欲置倉庾于中原歲豐則給價

糴穀歲凶則賑貧賑孤庶使民得足食野無餓孑
爾其行之二十四年正月戊申勉奏都督張銓已
封永定侯宜給其祿賜松江官田從之二十五年
閏十二月坐贓法當死劉三吾以勉為婿自陳其
罪併視其爵

史南曰臣讀國史始知勉受

高皇之知觀其詔諭諸篇惓惓以恤民節財為意視

文景免租軫惻郡國者何憊復也乃勉亦不克

終豈君臣相遇自古為難哉贊曰周大司徒職

掌邦計九兩繫民八則平世勉起夷陵奮庸熙

懋廟內紀後

績慎終惟始庶幾無愧

王偉

王偉字世英攸縣人隨父伯靈謫戍宣府年甫十四

宣廟北巡獻安邊頌命補保安州學生正統丙辰進

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戶部主事歲值已巳北虜

犯順命偉行監察御史事糾集民壯守廣平遷兵

部職方司郎中時邊圉多事文移填委偉援筆立

就皆中機會少保于謙專任之引使佐已擢兵部

右侍郎命出視邊帑密具方畧以上虜有小田見

者本中國人降虜為邊患多出其計偉受謙密計

至陽和城見其隨虜入貢行差後伏勇士于道執
而斬之給虜曰彼思其親潛亡去自是疆場恃以
無擾天順初偉為石亨所構免官歸成化三年復
召為兵部侍郎上言二事一曰勤政務夫憂勤者
圖治之本逸樂者弛政之端人君一心之勤怠天
下庶政之興弛所繫臣願開設經筵日御午朝凡
有章奏果係急務宜召翰林并在選老成大臣參
詳計議在京各衙門若有機密事情並聽堂上官
撮其旨要面為陳說斷自

宸衷庶上下無壅蔽之患而政務不至廢弛矣二曰

懋廟內紀後

事將權夫將者國之安危人之死生所係古之帝

王命將征伐往往假以重權不從中制是以將無

掣肘之患兵有効死之心近年以來選任甚為忽

畧及至臨敵拘以常法宜乎前日之敗北也臣願

自今命將假以重權或推轂以送之分間以制之

仍命自裨將以下不聽令者斬及有軍功爵賞並

許便宜處置庶可以成大功而殄強敵矣疏上

上嘉納之初亨誣于謙等黨逆榜行天下并誣偉同

謀至是

特命追所揭榜以雪其冤偉復以謙為言乃并毀

之五年以病乞歸復起至濟寧卒年五十三賜祭
葬偉性穎敏善議論尤熟於邊事但任知數急於
仕進在兵部嘗揚于謙短謙語人曰王士英寧憂
不得吾此位耶何用汲汲如此

史南曰臣嘗聞何燕泉少宰云王士英楚之良
也當也先犯順六飛蒙塵百僚含憤皆欲効宋
人迎取徽欽之策稽首虜廷則天下事去矣士
英獨贊忠愍擁立監國俾宗社幾搖而復定海
宇帖危而復安乃又召募亡命肇闢團營卒之
載禴虜魄共翊炎運士英之功不既偉乎贊曰

懋庸內紀後

卷十四

十

孽胡干紀六飛蒙塵龍沙颺起瀚海波騰矯矯
肅愍協心士英運籌出奇宗社底寧

張瓚

張瓚字宗器孝感人正統戊辰進士初授工部主事
歷員外郎郎中通敏有才出補太原知府以父憂
去服闋復守寧波值市舶太監縱恣乃條上其不
法事聲稱赫然擢廣東叅政轉浙江布政陟右副
都御史巡撫四川以母病歸養復起贊松潘軍務
松茂疊三城在蜀為西境與董卜韓胡接壤易為
騷動成化十三年巡按御史毛巖奏諸夷挾吐番

以叛

上命瓚往視師瓚率兵萬人分為五哨先襲白草壩
剪其羽翼遂度北羊峪而岷山雪山靈山皆在其
境有乾海玻璃二泉分流南北自北去為洮河南
為江漢之源即古維州舊地瓚討平之播州土官
楊輝奏稱天壩千苗倡亂瓚請立安寧宣撫司
上皆允之褒賞其功晉戶部侍郎辭弗就乞終喪復
起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卒賜祭葬所著有土酋稿
東征錄

懋庸內紀後

卷十四

十

史南曰臣讀國史謂瓚貪功起釁張大鮮實豈
其然乎昔李德裕經畧維州牛僧孺慈之遂植
朋黨而德裕之氣不衰今蜀志紀瓚之功不可
誣也豈以寸朽訾連抱乎哉贊曰維州之議肇
起德裕西連雪山碉房罔記宗器受命大夷維
喙彼忌功者胡施之悖

鄧廷瓚

鄧廷瓚字宗器岳州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知浙江
淳安縣滿九載未遷巡撫都御史張鵬獨知其賢
欲薦知梧州會廷瓚丁嫡母憂去不果服闋遷太
僕寺丞時貴州初設程番府夷獠雜處吏部難其

人特用廷瓚為之至則踈節簡目因其俗而治之民夷以安久之擢山東左叅政提督農務兼管水利再擢左布政使拜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復丁母憂去服闋適貴州黑苗叛奉勅往視兼提督軍務尋改巡撫協謀調兵深入險阻擒斬八千餘衆因慮都勻清平軍困戍守民疲轉輸條上十一事允行始設都勻府及獨山麻哈清平州縣晉左都御史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復勅總督軍務于西廣兼理巡撫奏設兵備憲臣于彬桂調遣所衛于瀧水其薛林雲鑑及四會諸寇以次蕩平陟左都御史卒賜祭葬廷瓚性不喜修飾自為知縣至知府淹於常調者余三十年人罕知之其後釋番之績久而益著其征貴州功雖偉而紀律不嚴部下多妄殺冒功者人不能無議云

史南曰臣嘗聞諸楊遂菴公云鄧宗器為方伯時善醫雖小吏有疾必親診視及為中丞時又善奕雖土夷知奕者略崖岸與之奕以是周知閭里俗尚蠻獫險要嗟乎以若人而置之今日其不為衆詆者幾希甚矣古道之難也贊曰朴貌類野山谷含靈古心類癡江湖懸情儒哉宗

懋庸內紀後

卷之十四

十一

器職大中丞匪躬蹇蹇于邁駢駢貴陽之澤粵海之勲銅柱可紀青史猶馨

王軾 王儼

王軾字用敬公安人天順甲申進士授大理評事審錄四川鞫刑平允出補四川按察司副使值貴州黑苗賁果等叛播州土官請兵征之軾詢知其情得不遣擢本司按察使清決滯獄囹圄為空弘治辛亥擢僉都御史提督巡江乙卯轉副都御史總理京儲剗弊剔蠹恩信允孚尋撫貴州丕振風紀丙辰召入為大理卿陟南京戶部尚書庚申兼副都御史往討貴州酋婦米魯事平加太子太保年六十八卒謚襄簡所著有平蠻恤刑諸錄

懋庸內紀後

卷之十四

十一

王儼字民望其先蒲圻人曾祖子民為元新喻令謫華容遂家焉天順壬午鄉薦成化己丑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改工部都水治呂梁洪事竣轉刑部郎中往按鄭府盟津王獄多所平反出補成都知府值妖僧海無邊等惑衆戮之七年擢河南左叅政復按涇陽王獄具得其實十年轉陝西布政使北虜寇西固城總制王越屬儼督餉區畫芻糧摘發奸宄大弘政績中官劉瑯索金當王儼峻拒之

尋陟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上言弭盜五事召入為戶部侍郎攝太倉釐夙弊理漕政人多稱之未幾致仕年八十有八子官之領鄉薦

史南曰臣聞諸先大夫云軾典國計先太夫為屬曹儼還蒲瑩先大夫携入謁故知二王之事為詳及鄉莊簡公語其幽履費文昭公銘其神道有足徵也贊曰司徒之官典教敷政軍國儲峙江淮輓運二王宅之有守有為無徵不信請

閱銘詞

李浩 汪浩

懋庸內紀後 卷之十四

十四

李浩字德廣德安人正統丁卯貢拜兵科給事中

英宗御朝見其儀狀偉甚每欲超遷之擢南京工部侍郎勅總京儲兼理屯政慶置咸宜天順改元左遷貴州叅政改河南未幾轉貴州布政使適苗夷為患拜副都御史往撫治之尋四川大壩夷亂統雲貴兵征勦所向克捷加三品俸卒丘文莊公誌其墓

汪浩字弘初石首人景泰辛未進士授南京大理寺副天順初出補四川按察僉事時成慶潼嘉諸郡寇作浩多方經畧擒斬萬餘擢僉都御史巡撫四

川平劇賊趙鐸等加副都御史往討都掌叛夷尚書程襄毅公督戰益急浩言發其害藏軍儲益裕卒致底定論者以其殺降謫配北鄙所著有平西錄

史南曰臣讀丘文莊瓊瑩稿以李浩為可人也夷攻之乃冒中官覃浩以故與援而汪浩之貪天功亦猶是也贊曰寸身為大斯為純臣殺降為雷幽有鬼神二浩功過言不揜情史氏評之恐失其真

吳廷舉

懋庸內紀後 卷之十四

十五

吳廷舉字獻臣武昌嘉魚人洪武間祖戎蒼梧遂繫籍焉成化丁未進士初授順德尹治邑民甚便之有中使道經順德需索土宜廷舉卒不與六載遷四川成都府同知治繁劇理盤錯迎刃而解改松江府甫數月廣東南海清遠二縣群盜擾亂兵部尚書馬文昇薦為兵備僉事分司清遠征十三村池水諸峒平之兼管屯田鹽法時逆瑾專權遣官查盤諸省庫銀解京額外索取羨餘廷舉力拒之列疏于朝留備西廣兵儲意甚忤又疏劾總鎮太監二十餘事逮繫詔獄拷掠數日無所得枷號于

吏部門外謫戍鴈門逾月遇宥放還為民瑾誅直其誣召補雲南副使未行江西姚源洞賊發乃補右叅政徃征廷舉以誠信開諭不以兵自衛被執於巢以求撫且以威劫不為動開諭如初賊不敢加害密諭左右有力者得脫因敗成功卒以平定疏立萬年縣治擢廣東右布政使疏慶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彼此調停甚得其宜嶺西徭獠嘯聚兼兵備副使專意經畧尋陟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賑濟湖廣民不阻饑慶辰州土官爭殺事理邊徼獲寧嘉靖改元晉兵部侍郎改南京工部侍郎轉右

關三木起死既踣遂戍鴈門生歸乃復姚源即戎挺身賊中用寇作禦因敗成功藩廣賑楚民獲其所饑者飽嬉掠者安堵初召京師選不少假抗章侍時五日司馬冬官南都再貳司徒都憲撫南強鋤弱扶司空王卿不拜而行人皆曰亢公視則輕公曰予已正丘而斃仕止死生誠哉無愧

史南曰先臣五洪太夫隱居山澤時東湖公為大中丞保釐南楚幅巾杖履相對終日及臣釋褐東湖公為少司馬朝服簪後靈觴嘯歌直見本真脫畧俗態峨峨大節與衡嶽爭高汪江雅度與洞庭爭深爾矣於乎國之老成士之耆蔡其然乎哉贊曰惟楚有才誕生于粵湘山崑崙湘水清冽四皓之儔九老之杰慶憂不渝守貞彌烈浩然南歸雲瀉遼絕

黃寶

黃寶字廷用長沙人高祖興輔洪武初為監察御史寶登成化甲辰進士授吏部驗封主事內贊許謨外閑儀矩上稽時政下參仕籍惟慎清罔或訾議弘治中歷陞文選員外郎郎中縣水鑑以收俊又操水槩以勵風節貳八柄以詔休徵綜六計以

甄循良別善取以察勤惰黜貪頑以謹愆愆遷為太常少卿修郊禋廟祀耋耄之禮禮克用正舉雅南絃頌寄象鞅譚之樂樂克用章十八年間協氣休徵重為馨香者亦不能無少助也正德初擢通政晉應天府尹陟都御史巡撫陝西時潼關以東民如縣罄花馬以南虜多陸梁皇蘭以北城堡圯廢臨洮以西羽檄旁午實深思其患力以處之廼肅紀律清壁壘預餽防烽燧恤災沴屏黠狡猶恐北虜西戎互相援應則我軍難支彼類益橫建議斷其右臂扼其中吭以犄角之故河套虜酋莫我敢犯秦有寧宇逆瑾柄國罷歸瑾敗復起巡山東不踰月移疾歸卒年六十八子士倬走京師乞銘蔭為太學生

史南銘曰皇皇大祗楚奠南畝星垣翼軫江紀沅湘九嶷含樞百靈助祥篤生異人維國之禎爰自祝誦紹于雲陽風后佐聖闢包允滅代有名德后先相望肆于我

朝自天降康鬱鬱蔥蔥風洋洋忠靖湘陰文正恭鄉中丞繼烈以大有黃有黃胙姓派于台潢繫嘻文考錫以嘉名天誘其衷翊運忠良清貞耿

亮德純粹精歷事

憲孝化理維光銓曹藻鑑網羅豪英謠不愛寶輿誦傳芳厥績允熙乃遷奉常釐正祀典玄黃圭璋暨尹京兆敏達嚴莊孤免遁跡罔或相戒中丞授節振肅紀綱駕彼四牡周巡朔方虎豹守關水犀頡頑百二山河城金池湯北擒突厥西擾戎羌以奏膚功我武維揚中遭權貴守正持剛納履長嘯角中山房徵車就道鎮彼魯邦殄滅妖賊掃其撓撓薄言旋歸鳥盡弓藏卧雲有窩振衣有岡天迴颺運迨于

今皇作自我楚郢水泚洋洋敷求遺老以備替襄薦剌首列亮采用章深懷隱憂城復于隍悲鵬條集遼鶴高翔賈生之慟屈子之傷煙濤浩浩霞山蒼蒼維神往來雖死猶生子孫保之永世其昌

熊繡

徐輔 柳應辰 羅鑒 劉洪 崔巖 舒龍山 文貴 文森附

熊繡字汝明寧遠人成化丙戌進士授行人拜監察御史以言事謫清豐知縣起為鳳翔知府歷陞山東布政使擢都御史巡撫延綏留心邊務凡關隘險要罔弗區畫召入為兵部侍郎時馬端肅公劉忠宣公相繼握本兵而繡贊之多禪廟筭命查騰

驤諸衛勇士其詭冒糧餉者凡萬三千有奇繡悉
裁以法後晉右都御史總憲南臺致仕卒贈刑部
尚書

徐鏞字用和興國州人成化己丑進士授行人拜監
察御史巡視通州奏定漕卒輓輸著為令則人多
便之復按福建上疏災異四事會星變請免慶成
宴謫鎮原知縣值歲饑移民就粟多所全活尋調
臨潼父老泣送之弘治初擢淮安知府轉廣西叅
政河南布政使歷陞副都御史總督漕運以法繩
下糾察邪慝軍民多霑其惠卒賜祭墓子鉞弘治
癸丑進士仕至知府鉅癸丑進士仕至太僕卿

柳應辰字拱之

庚戌進士

壬子

柳應辰字拱之巴陵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刑部主事
轉員外郎郎中擢四川兵備副使服闋補河南進
山西按察使歷江西陝西布政使陟副都御史巡
撫薊州逆瑾用事乃撫其清理莊田不實械繫詔
獄褫秩瑾敗復職致仕應辰通敏有才為政知大
體但多矜誣士論少之

羅鑒字緝熙茶陵人成化戊戌進士授南京刑科給
事中起復補戶科弘治紀元上疏隆輔養保初政
廣儲蓄三事出遷廣東叅議歷叅政進河南四川

布政使均賦役練戎政務存大體擢副都御史督
理蘓松糧儲乞休歸年九十

劉洪字希範今鍾祥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授陽穀知
縣擢監察御史巡視西淮鹽課弘治戊申按雲南
得憲體壬子擢浙江按察副使毀叢寺立鄉塾民
知嚮方轉廣東按察使進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值
朱魯叛後剪餘黨城其險要加副都御史往四川
松潘平列柯空龍二寨正德戊辰陟右都御史撫
治西廣俘斬潮惠諸郡劇賊及府江柳桂流寇頒
賞金帛有差入掌南臺會北寇猖獗修水戰以豫
防之卒李文正公銘其墓于槩渠泉俱進士槩為
行人渠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泉副都御史巡撫山
西洪所著有西廣川貴諸議及石坡稿

崔巖字民瞻

庚戌進士

壬子

崔巖字民瞻郴州人成化辛丑進士歷官南京工部
侍郎為人清約儉朴鄉人士多稱之

舒崑山字楚瞻麻城人成化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
轉員外郎郎中出補知府擢浙江叅政歷布政使
陟副都御史

文貴字天爵湘鄉人繫籍遼東廣寧衛成化乙未進
士授監察御史出補副使歷陞兵部侍郎右都御

史

文森字宗嚴衡山人繫籍蘇州長洲縣成化丁未進士授知縣拜監察御史入為太僕擢僉都御史弟林見昭文紀

史南曰臣以庚辰待對時李遜菴何燕泉吳東湖何瀟川鄒黃山俱以楚邦故老昕夕尚論先進若熊汝明之清介徐用和之樂易柳拱之之聞爽羅緝熙之縝密劉希範之敦實皆後生之師範也而崔民瞻舒楚瞻文天爵文宗嚴則定論有攸在矣贊曰國有老成世躋熙皞士有模

繼庸內紀後

卷之十四

王

楷運登仁厚瞻瞻耆碩簡簡絕估然徐無恙羅劉有度三劉含靈二文秉秀柳舒之勲克開厥後

陳金

鄧庠

孫交

彭澤

陳金字汝礪其先世有名朝王者自蒲圻徙居應城遂為應城人厥後朝王起家知縣朝王生直方直方生坦坦生琳景泰五年進士官按察使琳生金金生而奇骨峻起閱才偉貌不類凡流成化壬辰進士除知婺源縣十四年召入為監察御史風采凝重歷陞都御史巡撫雲南屢建奇功正德中總

制西廣先是都御史韓雍開大騰峽威信丕著金慕其為人值徭僮騷擾岑猛告變金極力區畫時大司寇顧璘謫任全州金初臨之甚威後知其好學傾蓋如故大學士蔣冕續娶亦金女也正德戊寅正月召入為左都御史加兵部尚書掌院事已卯秋九月

武宗南征返自金陵而宸濠就執諸竊柄者如邊將江彬僭平虜伯擅作威福莫敢誰何

車駕次通州召文武大臣會議金時掌都察院事首言宸濠不軌天地神人共憤而王守仁伍文定起

繼庸內紀後

卷之十四

王

兵勤王冀元亨以一書生助之其志可哀聞者竦敬遂抵宸濠于法尋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致仕鄧庠字宗周宜章人成化壬辰進士初授行人拜監察御史力詆權要出補藩臬歷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戶部尚書年踰七十手不釋卷接引後進謙和冲約不務矯飾直見本真以故稱為長者孫交字志同今鍾祥人成化辛丑進士初授南京兵部主事改吏部稽勲員外郎轉文選郎中為人溫粹和厚外不甚許可中實朗瑩藻鑑分明與人交若飲醇醪不覺其醉擢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遷

光祿卿晉戶部侍郎總督太倉儲蓄疏論漕政累
陞南京吏部尚書嘉靖初召為戶部尚書建言中
官監餉冗蠹及御馬監諸馬房各弊

上嘉納之時冢宰則喬白巖司馬則彭幸菴司寇則
林見素皆一時人望諸老平居則怡怡和悅有大
政則侃侃持正海內父老思見德政之成焉交號
九峰有晚節園集子元甲戌進士拜監察御史政
編修出補四川副使

彭澤字濟物長沙人繫籍于陝西蘭川衛曾祖斌生
瑄瑄生錠錠生澤澤生而偉貌軒軼篤學好古弘

楚庸內紀後

卷之十四

二十四

治庚戌進士授工部主事轉刑部員外郎郎中十
三年出補徽州知府徹土器訟好關澤悉懲之以
法時進俊髦與之講解經義以故多文學士歷陞
都御史兵部尚書值哈密陝巴孱弱土魯番肅檀
滿速兒強橫虜國母奪金印澤憤裔夷侮夏蓬都
御史陳九疇撫綏甘肅時肅州被圍日久糧餉告
匱而回夷居城中者陰與土魯番結援密約舉火
為應九疇謂知先行俘馘復令通譯者持金帛往
說瓦剌國使之乘土魯番空城擣其虛肅州圍解
夷將牙木蘭來奔澤之功居多加太子太保厥後

桂萼弄權誣其擅開邊隙致仕囊無餘俸行時止
留銀壺毀為道里費至今都人士誦之不置

顏頤壽字天和巴陵人授知縣拜監察御史赫然有
激揚聲歷陞光祿大理卿諫獄平允轉都御史止
德已卯宸濠謀為不軌副使胡世寧發其奸

上命駙馬都尉崔元偕頤壽往勘處未至即舉兵反
因會師紀功事竣還京恭遇

今上登極遷刑部侍郎陝南京禮部尚書進左都御
史總憲北臺改刑部尚書

楊志學字遜夫長沙人繫籍彭城衛弘治癸丑進士

楚庸內紀後

卷之十四

二十五

授戶部主事轉員外郎郎中出補知府歷陞都御
史巡撫大同值邊卒驚驚屢戍主師驚疑弗靖志
學感以至誠士如挾纊召入為戶部侍郎陝尚書
扈從

聖駕大狩興都督餉免租民蒙其澤子守謙守約守
魯俱中科甲守謙字允亨提學副使守約刑部郎
中守魯領鄉薦

史南曰臣攷諸六尚書事蹟漫無所徵追憶初
筮仕時獲見陳西軒之英毅鄧東谿之淳朴孫
九峰之和平彭幸菴之果敢顏梅田之樂易楊

五華之修謹而乃今不可復見已矣贊曰桓桓西軒濟變甲兵侃侃東谿抱古朴誠九峰嶺岷幸蔽忱恂梅田坦履五華葆貞尚書北斗無忝斯名

黃廷圭 徐廷用

董廷圭字國器華容人景泰庚午湖廣鄉試第一辛未登進士拜山東道監察御史時西北多事邊備廢弛命守白羊鎮廷圭至屢疏軍中利病有守帥暴橫劾之風裁凜凜清理河南積歲隱匿補伍凡五萬人都御史李秉林聰極加禮遇諸道有奏章

懋庸內紀後

卷之十四

二十六

及獄獄胥賴之代子陞山東按察司副使訟牒山積決斷無滯凡有疑獄必以付之有薦為巡撫及太僕卿者大臣私忿寢之或勸其少貶以徇時廷圭曰我昔中解元登進士作御史罔事干謁今枉已覲榮顯吾不為也歷任中外家無寸土既沒殯歛皆鄉鄰賻助

徐廷用字良佐醴陵人弘治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督都城商稅通州倉儲及內監諸場芻秣事皆屬務良佐夙夜勤勩力拒請托甲子都御史閻仰宇往理宣大邊儲命良佐督餉以從時芻糧闕乏悉

力區畫令不煩而事集遷員外郎正德丙寅躬領庶務益殫志慮愈首刻厲敦尚儉素有疾在告猶手削奏牘砭砭不少置卒子一鳴丁丑進士授禮部主事員外郎改吏部郎中擢江西提學副使大學士李本文正公銘廷用墓曰固則執之約鮮失之止或尼之吁天誰誥之年之嗇矣塗之扼矣維子之克美家之澤矣衡山之魏兮楚水之瀾兮生斯葬斯兮嗟子其全歸兮

懋庸內紀後

卷之十四

七

史南曰臣聞諸五洪先大夫云廷圭德之毅也毅足以樹績而量弗弘焉或失則隘廷用德之狷也狷足以宅身而才弗裕焉或失則窒是故孔子稱狂狷曾子稱弘毅其可偏乎贊曰惟毅不苟英氣凜然惟狷不達直道乎焉董子之毅希仲舒賢徐君之狷擬穉子顯自今考之云誰後先

楚紀卷之十四

楚紀卷之十五

皇明賜進士 經筵日講學士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廖道南謹撰

懋庸外紀前篇

夫人臣以勞定國匪力弗庸以死勤事匪庸弗昭書有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乃後有車服之寵詩有之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乃後有屏翰之功然則名昭旂常勲銘鼎呂者可不視厥庸矣乎撰懋庸外紀前篇

遂啓疆

遂子馮 遂罷

遂啓疆楚大宰也直而能諫諫而能盡有令名焉按

懋庸外紀前

卷之十五

昭公元年楚靈王立以遂啓疆為大宰六年晉韓宣子如楚送文叔向為介楚子曰晉吾仇敵也吾以韓起為閭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矣遂啓疆曰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享煩有璋小則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殽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于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于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召寇仇備之

若何誰其重此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靡

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

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韓起之下趙成中行

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祁午張趯籍談文齊梁

丙張駱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

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

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疆家

也晉人若喪韓起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楊石因

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

其武怒以報其大耻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

懋庸外紀前

卷之十五

二

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

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教之過也厚禮韓起

叔向而歸之是年冬楚以諸侯及東夷伐吳遂射

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會楚王于

瑣遂啓疆帥師從之沈尹赤會于萊山王遂觀兵

于坻箕之山使遂啓疆待命于雩婁厥後章華臺

成遂啓疆往召魯公至楚享于臺使長鬣者相好

以大屈

史南曰以臣觀諸啓疆之言確乎其不可渝也

講信修睦莫大乎禮取威定霸莫大乎義禮不

可弛禮弛則崩義不可靡義靡則頽靈王之不終蓋於啓疆之言曠然若發矇矣

遂子馮楚令尹也善察事幾不自滿假子為掩繼之多善政焉按左傳襄公二十二年令尹子庚卒以遂子馮為令尹訪于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不可為也遂辭以子南為令尹被誅復以子馮為令尹退朝見申叔豫叔豫曰觀起有寵于子南獲罪車裂吾是以懼子馮悟辭其寵者八人曰吾見申叔所謂生死而骨肉也二十四年楚王師于荒蒲舒鳩人受盟王欲伐之子馮曰不可彼告不

楚肅外紀前

卷之十五

三

叛而又伐之是無罪也姑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二十五年子馮卒以其子為掩繼為司馬子木使戊賦數甲兵書土田度山林鳩數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濼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既成以受子木厥後遂罷如晉泣盟晉侯享之賦既醉叔向曰遂氏之有後于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二十九年楚公子圍殺為掩繼而取其室申無宇曰善人國之主也且司馬令尹之副也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艾主之體不祥莫

大馬

史南曰曷為乎書子馮也子馮知八黨之蠹政而辭之知申叔之識時而訪之可謂賢矣及其子掩忠以衛國而弗衛其身惜哉

遂罷子子蕩楚令尹也按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遂罷聘於魯穆叔問楚公子圍為令尹何如對曰吾儕食而聽事懼不給命而不免于戾焉知其穆叔曰子蕩匿其情矣厥後公子圍殺其君麇而自立是為靈王以子蕩為令尹六年子蕩帥師伐吳遣遂洩伐徐吳人救之殺遂洩靈王沒于乾谿公子

楚肅外紀前

卷之十五

四

棄疾即位是為平王時宋華氏亂楚使遂越逆之華友華定華驅華登皇奮傷省藏士平向寧出奔楚昭公二十三年吳人伐州來遂越師師救之吳人禦諸鍾離楚師燿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奔楚師大奔遂越縊于遂澨以麇瓦為令尹初遂氏之先有遂章者仕楚武王王侵隨使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八年王合諸侯于沈廉黃隨不會使章讓黃九王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人攻而奪之幣經道朔及巴行人使章讓鄧鄧人弗受楚闕

廉帥師及巴師圍鄧人敗績

史南曰子蕩曷為者也遠氏之有後于楚也叔向曾稱之曰敏以事君必能養民子蕩敏則有矣養則末也乃若遠章克肇厥家較之遠越有不侔者故特著之贊曰遠氏之先爰始啓疆直而能諫楚國允昌子馮嗣之思戢用光子蕩弗克追于遠章類多聞人家用平康

沈尹戌 沈伯梁附

沈尹戌楚莊王之曾孫沈諸梁子高之父也為沈尹左司馬多直諫國人賴之按昭公十九年楚城州

楚肅公紀前

卷之十五

五

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

楚肅公紀前

卷之十五

六

于郢守已卑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土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五侯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日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王之謂乎二十七年楚有郤宛之難沈尹戌言于令尹子常曰夫左尹與中既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未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

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所以不獲諸侯通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甚矣其惑也子常遂誅無極

史南曰曷善乎成也于州來之諫見睦隣之道焉於城郢之諫見防患之慮焉于誅無極見去讒之哲焉夫睦鄰義也防患知也去讒公也是故善之也

沈諸梁字子高左司馬沈尹之子也為葉公時子西召太子建之子勝於吳子高諫之子西曰吾聞勝

楚傳外紀前

卷之十五

七

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子高曰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殺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強忍犯義殺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有其華而不實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狃而不潔若其狃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索也足以行之而又加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之

克矣苟國有變非子職之其誰乎子西曰德其忘忘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有惡焉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國家將敗必用奸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族肯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肯也為之開輪藩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是之謂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

楚傳外紀前

卷之十五

八

子不我信益求若教與子于哲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昔齊驕馬繻以胡公入于貝水郤歆閭職城懿公於園竹晉長魚矯殺三卻於榭魯圍人牢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逝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弗從使慶吳竟為白公請伐鄭以復太子建之讐子西弗從勝自厲劍于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驕也白勝以直聞將以殺爾父平告子西子西曰勝知郭公與而長之勝遂作亂殺子

西子期荆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高聞之帥方城而後入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遇歲焉若見君面是得父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遇箴尹固子高曰微二子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與國人攻白公勝奔山而縊子高廉二事乃使子西之子寧為令尹子期之子寬為司馬退而老於葉初子高有弟曰后臧

從其母于吳不侍而歸子高絕之

史南曰臣讀魯論見葉公問孔子於子路意其知聖而不能舉也及讀左傳國語見其知白公之必亂子西子期之必不能弭亂也而國人望之若望歲焉若望慈母焉乃知其見高於人數等矣孔子告之政曰近者悅遠者來於乎其亦允蹈之哉贊曰沈尹驟諫遠讒睦鄰子高濟美忠不忘君靖亂匡時識遠性真仲尼見與楚之良臣

李通

子基

重緒

尚

式惟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以俠聞于陳汝間漢末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于朗陵遂殺周直并有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通斬郃首以冀恭墓又生禽黃巾帥吳霸而降其屬建安初通謁曹操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操征張繡通為先鋒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為陽安都尉操與袁紹相拒于官渡紹遣人誘之通不聽又擊辟賊瞿恭江宮沈成張赤等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昭烈與周瑜圍曹操於江陵通救之病卒追增邑六百戶謚剛侯子基襲爵為奉義中郎將緒為平虜中郎將緒子秉字玄胃有雋才官至秦州刺史所著有家誡秉子重字茂曾官至平陽太守重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官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侍中矩子充見文苑傳

史南曰臣攷諸魏志見李通効忠于曹操心切鄙之及觀平書又見其子若孫簪纓衍裔藻翰傳芳若玄胃之雋才宏度之麗思沿至于唐杜海之剛直建侯之端諒皆其後也天道果有知乎漢史謂張湯之後世為三公亦比類云贊曰文達之裔閭閻焜煌玄胃雋才弘度幽光吐海

明昭建侯允彰天有顯道厥類惟昌

羅憲

子製
兄子尚附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避亂于蜀為廣漢太守
憲年十三以才學知名師事譙周周甚奇之性方
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仕蜀為太
子舍人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宣信校尉再使于
吳吳人稱之時黃皓預政憲不與附左遷巴東太
守時將軍閻宇都督巴東後主拜憲為宇副貳魏
之伐蜀召宇西還留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邊江
長吏皆棄城遁憲斬稱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

懋庸外紀前

卷之十五

十一

主投降問至乃率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
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唇齒不恤難而徼其
利吾寧為降虜乎於是繕甲完聚士皆用命吳使
步騭西征又遣陸抗增衆圍城憲拒守經年救援
不至城中疫作或勸南出犂犝北奔上庸憲曰為
人主百姓所仰既不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
畢命于此矣會荊州刺史胡烈救之抗乃引退晉
王拜憲陵江將軍封萬年亭侯以憲為武陵太守
巴東監軍泰始元年封西鄂縣侯武帝以憲子襲
為給事中三年入朝進冠軍將軍假節四年從帝

安于華林園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巴西陳

南郡高軌高陽呂雅江夏費恭瑯琊諸葛京汝南

陳裕等皆為名士六年卒謚曰烈侯子襲卒贈廣

漢太守孫徽順陽內史兄子尚

羅尚憲兄子善屬文太康末為梁州刺史時趙欽反

于蜀尚表拔非雄才計日聽其敗爾乃假尚節為

平西將軍益州刺史李特叛蜀尚以計破斬之傳

首洛陽又有羅友者少負氣疎宕不羈桓溫與相

善會有得郡者溫集僚佐餞之友後至溫問之答

曰中路逢鬼柳榆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

懋庸外紀前

卷之十五

十二

汝作郡溫表為襄陽太守

史南曰臣讀羅氏諸傳率負才秉節有足勵世

者憲之獨守孤城不忍殘民以逞可不謂違死

生之際者乎尚之能擒李特猶愈於友之乞官

桓溫美惡不嫌同辭焉爾贊曰襄之諸羅夙有

雅趣令則守城不降厥志子襲孫徽茂衍華裔

尚能厲文疎宕負氣

鄧元起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少有膽幹性任俠任齊
為武陵太守梁武起兵蕭穎胃招之即率衆與武

帝會于夏口齊和帝即位拜廣州刺史中興元年
改益州刺史仍為前軍建康城平進征虜將軍天
監初封當陽縣侯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
持兩端及聞元起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太
守朱士略開門以待蜀人逃亡者競出投稱義兵
元起軍糧乏或說曰若檢巴西二郡籍注所獲必
厚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人
姑附於我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
無及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膺
退率富人上軍資米餼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

懋庸外紀前

卷之十五

十三

季連始嬰城自守時益州兵亂既久地廢耕農人
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年武帝使赦季
連罪許之降季連即開城納附元起送季連于建
康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為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
史蕭遙欣故客蔣元濟並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
峻潔光濟善謀相須為善元起之克季連不私貨
財勤恤人事性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元起舅子梁
矜孫性輕脫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曰城中稱
有三刺史節不可以堪之元起由此踈黔婁政迹
稍損在政二年以母老歸養詔徵為右將軍以衛

西昌侯蕭淵藻代之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
鄭叛引魏將王景孔陵攻東西晉壽並遣告急
衆以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
寇賊浸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
忽便相催督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武帝亦假元
起節征討諸軍將救漢中先是魏已攻克兩晉壽
淵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淵
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為藻
悲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其故藻懼曰
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削
爵上詔減邑之半封松滋縣侯故吏廣漢羅研詣
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使讓藻曰元起為汝報
讎汝為讎報離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為冠軍
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謚忠侯

懋庸外紀前

卷之十五

十四

史南曰詩有之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夫尹吉甫
以英粹之資負渾成之學而又際夫周宣中興
之主猶資孝友之張仲以運籌帷幄中元起何
人有一黔婁而不能用且聽讒而踈之以致喪
節于梁武而隕身于蕭藻宜哉李延壽所謂勤
乃胥附功推闢土勞之不圖禍幾先陷有以也

贊曰元起任俠仕齊奔梁節鎮成都乃累饑饉黔婁諫沮性復疎狂蕭藻索馬泣血敗亡

歐陽頤 子統附

歐陽頤字靖世長沙臨湘人祖景達仕梁為長沙治中父僧寶屯騎校尉為郡豪族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著於嶺表父喪哀毀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廬於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經史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官梁左衛將軍蘭欽少與頤善故頤常隨欽征討欽南征夷獠禽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大獻銅鼓累代所無頤預其功還為直閣將軍欽

梁書外紀前

卷之十五

十五

征交州復啓預同行欽度嶺而卒頤除臨賀內史啓乞送欽喪還都時湘衡界五十餘尚不賓教衡州刺史韋粲討之粲委頤為都督悉皆平殄侯景構逆粲自解還都征景以頤監衡州臺城陷後嶺南互相吞併蘭欽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內史蕭昭基奪其郡以兄欽與頤舊遣招之頤不從謂使曰高州昆季隆顯莫非國恩今應赴難援都豈可自為跋扈及陳武帝入援京邑將至始興頤乃深自結託裕遣兵攻頤武帝援之裕敗武帝以王懷明為衡州刺史遷頤為始興內史武帝之討蔡

梁書外紀前

卷之十五

十六

路養李遷仕也頤助帝平之梁元帝承制以始興郡為東衡州以頤為刺史封新豐縣伯侯景平元帝徧問朝宰使各舉所知群臣未對元帝曰吾已得一人歐陽頤甚公正有匡濟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尋授郢州欲令出嶺蕭勃置之不獲拜命尋授衡州刺史進封始興縣侯時蕭勃在廣州兵強位重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為刺史琳已至小桂嶺勃遣其將孫瑒盡率部下至始興避琳兵頤別據一城不往謁勃閉門高壘亦不相戰勃怒遣兵襲頤盡收其貲財馬馱尋赦之還復其所復與結盟魏平荊州頤委質於勃及勃度嶺出南康以頤為前軍都督周文育破禽之送于武帝帝釋而禮之蕭勃死後嶺南亂頤有聲南土且與武帝有舊乃授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未至嶺頤子紇已克始興及頤至嶺南皆懼伏仍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王琳據有中流頤自海道及東嶺奉使不絕永平三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即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山郡公初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頤令以

百兩還合浦太守襲為四百兩付兒智矩人弗之知顧尋為蕭勃所破唯所寄金獨存曇緩亦尋卒至是顧並還之時人莫不歎服時顧合門顯貴威振南土又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珍異前後委積頗助軍國天嘉四年薨贈司空謚曰穆弟盛為交州刺史遂為衡州刺史子紇嗣紇字奉聖頗有幹略襲父官爵在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宣帝以紇久在南服頗疑之太建元年徵為左衛將軍部下多勸之反遂舉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戢詔儀同章昭達討禽之送至都伏誅子詢以年幼免

懷唐外紀南

卷之十五

十七

史南曰歐陽顧亦權謀之士也方其始從蘭將軍以建厥功繼助陳武帝以靖厥難以一身而周旋于陳梁二主之間亦已難矣厥後子詢有聲于唐孫玄有聲于元其澤固不斬矣哉贊曰靖世多謀始從蘭欽朝綰齊綬夕拜梁塵建勲嶺表時亂糾紛詢云遠胃爛其如雲

廖光圖

子偃

弟匡濟附

廖光圖一曰匡圖字贊禹疑之遠族也馬殷據長沙聘起光圖與徐仲雅李弘皋拓援常等十八人開天策府為十八學士光圖豪俠個黨不矜小節而

大事則獨能裁決馬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起九龍殿光圖制作居多九日登高有詩與董內召曰祝融峰下逢嘉節相對那能不愴神烟裏共尋幽澗菊樽前俱是異鄉人遙山帶日應連越孤馬來時想別秦自古登高盡惆悵茱萸休遣淚盈巾子偃亦仕于希崇云

懷唐外紀南

卷之十五

十八

廖偃光圖之子也後周廣順元年九月楚王希萼為馬步徐威所逼幽之于衡山時彭師高居衡廖偃與其季父匡凝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今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禍盍相與輔之於是率莊戶及鄉人悉為兵與師高共立希萼為衡山王以縣為行府斷江干編竹為戰艦以師高為武清節度使召募徒眾數月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遣判官劉虛已求援于唐十二月唐主嘉師高及偃之忠以師高為殿直都虞侯以偃為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丙辰復以為道州刺史後死于王逵之亂廖匡齊初寓贛州唐明宗天成三年為楚王馬殷決勝指揮使值高季興從嗣單騎請與殷子希範挑戰匡齊出而拉殺之遂知名四年四月溪州刺史彭士愁叛引蠻寇辰澧九月辛未希範命靜江指

揮使劉勅同匡齊統兵五千討之冬十一月
開天策府以幕僚拓拔恒李弘臯及廖匡圖徐仲
雅等十八人為學士劉勅廖匡齊進攻溪州彭士
愁兵敗棄州走保母寨石厓險絕匡齊戰死希範
遣使吊之其母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
賜舉族効死未足以報况一子乎願無以為念王
以母為賢厚恤之

史南曰臣嘗弭節沙土寒惟衡微求諸廖故丘
邈焉罔知其蹟及攷紀事本末乃得其槩夫匡
圖之登高能賦匡疑之見危授命而偃亦死于

懋庸外紀甫

卷之十五

十九

其難故曰苟有利于社稷死之可也其然乎哉
贊曰馬殷據楚天策肇開匡圖文學綽有異財
子偃死亂匡齊能裁賢哉其母明發有懷

吳舉

子仲復
孫擇仁附

吳舉字太冲興國永興人仕南唐主李煜為彭澤主
簿宋太祖遣曹彬征江南先鋒兵破池陽遣使招
降諸郡彭澤令欲降舉以義責之乃殺使者彬部
下執之舉曰吾世祿李氏國亡而死義也彬義而
釋之太宗登極詔求李氏舊臣舉至以為鄆州平
陰主簿歷益州成都令遷陝州錄事參軍歷襄州

之宜城洋州之真蔣福州之連江楚州之鹽城耀
州之同官取後為零陵令舉學通春秋三傳臨大
節知所守當五代僭竊喪君亡國不可勝數舉獨
守其志歐陽修志其墓曰世逢此兮廉耻道缺中
國五禮兮九州分裂朝存夕亡兮莫知守節昧者
習安兮懦夫志奪偉哉吳君兮凜矣其烈世不我
知兮不妄自伐有韞必昭兮後世而發子二人長
睨次中復孫擇仁

吳中復字仲庶登宋進士及第初授峨嵋令邊土遙
祠盛中復悉廢之庶於居官代還一載一物通判

懋庸外紀甫

卷之十五

二十

渾州御史中丞孫林初未之識薦為監察御史或
問之林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
耶遷殿中侍御史劾宰相梁適仁宗問中復曰唐
自天寶後治亂分何也中復歷引崇璟九齡林甫
國忠用舍以對適罷中復亦通判處州未至復還
臺富弼主李昌開六漈河內臣劉恢密告所劾岡
與國姓上名同賈昌朝陰助之欲以搖弼詔中復
往治促行甚急中復言獄起奸臣非盛世所宜有
馳至較其名乃趙征村也亦無岡勢獄以故得止
又章安劉沆沆罷改右司諫同知諫院遷史知

王隆觀起知荆南坐過用使酒免卒年六十八中
復樂易簡約多周人急士人稱之從孫擇仁

吳擇仁字智夫以父任為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
水河堤壞十六縣皆選屬庀役得詣朝堂白事宰
相范純仁獨異之曰簿乃有是人邪建中靖國初
畿內饑多盜以擇仁知大康縣始至召令賊曹曰
民窮而盜非天性也我以靜鎮之若亡命椎埋故
犯誅之母貸群盜相戒不入境中貴人譚稹奴犯
法按致於理稹恚譖徽宗召戶部郎中宋喬年
往鞠喬年伉吏也疾驅至候者皇遽入白擇仁贊

衣冠坐廡下喬年慮囚摘隱剔決帑度出入不能
得毫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迎笑曰所以
來為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
召詣闕方有事唐擢熙河路轉運判官即以直
秘閣為副使從招討使王厚領兵深入克蘭廓城
柵十三加龍圖進集賢殿修撰為京畿都轉運使
鄭州城惡受命更築之或譏於帝曰新城雜以沙
土反不如故且速圯帝怒密遣取塊城上絨以來
令衛卒三投監綴之如削鐵護不能售遂拜戶部
侍郎兼知開封府故事戶以三日聽訟右曹吏十
輩列庭下自占姓名云某送某獄某去而尹無所
可否有寶鑑者以捕盜襲官諸司使服金帶擇仁
視事狃舊態來前叱而械諸獄一府大驚寶珠人
居民貨久不返度事急匿宦官楊戩第擇仁跡取
之竄于遠戩中以事出為顯謨閣直學士知熙州
從永興軍藍從熙言其擅改茶法奪職免再閱歲
以徽猷閣待制領江淮發運直學士知渭州以病
提舉崇福宮起知青州不克拜卒年六十六
史南曰臣讀宋史知中復擇仁父子之志節可
嘉也及誦歐陽修所撰墓志則又知太冲之所

貽謀遠矣夫中復之受薦于孫林不求識面擇仁之見改于范純仁遂致論心厥後敷歷雖殊而克自樹立諱曰君子有殺貽孫子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其是之謂乎贊曰太冲守義藝祖授之中復登第府揚徽擇仁繩武屢秉郡廩國史流芳君子之輝

邵曄 孫景宗

邵曄字日華其先京兆人唐末喪亂曾祖岳挈族入荆南謁高季興不見禮之湖南彭玕刺全州辟為判官會賊魯仁恭寇連州即署岳國子司業知州

懋庸外紀前

卷之十五

二十三

事遂家桂陽祖崇德道州錄事參軍父蘭連山令曄幼嗜學耻從辟署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解褐授邵陽主簿改大理評事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等二人被誣為盜悉寘死獄已具曄察其枉不署牘白全當核其實全不聽引導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既而獲正盜道豐等遂得釋全坐削籍為民曄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詔以全事戒諭天下授曄光祿寺丞使廣南採訪刑獄俄通判荆南賜緋魚遷著作

佐郎知忠州歷太常丞江西轉運副使改監察御史以母老就養知朗州入判三司磨勘司遷工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景德中假光祿卿充交趾安撫國信使會黎桓死其子龍鉞嗣立弟龍全率兵劫厚財而去其弟龍廷殺鉞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蘭砦兵攻曄駐嶺表以事上聞改命為緣海安撫使許以便益設方略曄貽書安南諭朝廷威德俾速定位明護等即時聽命奉龍廷主軍事初詔曄俟其事定即以黎桓禮物改賜新帥曄上言懷撫外夷當示誠信不若俟龍廷貢奉別加封爵

懋庸外紀前

卷之十五

二十四

而寵賜之真宗甚嘉納使還改兵部員外郎賜金紫初受使假官錢八十萬市私覲物及為安撫已償其半餘皆詔除之嘗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宜州山川等四圖頗詳控制之要俄判三司院坐所舉李隨犯賊曄當削一官上以其遠使之勒令停仕大中祥符初起知兗州表請東封優詔答之及遣王欽若趙安仁經度封禪仍判州事就命曄為京東轉運使封禪禮畢超拜刑部郎中復判三司院出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使四年改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颶

風暉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遽疾卒年六十三

史南曰暉亦奇特魁梧跣士也定交南之亂辦蒙部之盜天子改容書名御屏視古乘輅之上使持斧之蹇臣又何以加焉

朱昂字舉之江陵人儀真志作衡山人初守衡州仕南唐歷官工部侍郎周世宗南征韓令坤統兵至揚州昂謁軍門陳布方畧令坤奇之署知楊子縣時值亂離昂撫綏通逃凡七千有奇令坤表授縣令入宋拜太子洗馬知蓬州廣安軍會擒巨寇李仙等薛居正上其功太平興國中賜第一區陳堯

懋庸外紀前

卷之十五

二十五

容為荊州守名其堂曰垂車弟協以醇謹稱仕至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昂子正彝正辭俱登進士史南曰臣嘗職棹儀真張侍御珩建名宦祠以朱昂為衡州人及攷荊州志所紀又有不同豈其文獻不足徵與然而委質南唐獻策周氏又復割符于宋室視馮道諸人何以異焉贊曰邵暉魁梧僑寓荆楚靖亂交南確有定守朱昂軼宕撫綏蓬浦垂車名堂敦厚能久

狄棐

子遵禮 弟栗

狄棐字輔之潭州長沙人曾祖崇謙為桂陽令祖文

蔚為清湘令棐少隨父官徐州以文謁路振振器

愛之妻以女舉進士甲科以大理評事知分宜縣歷開封府司錄知歸州道長安為寇準所厚準復入相乃薦通判益州擢開封府判官歷京西益州路轉運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知廣州加直昭文館代還不以海物自隨人稱其廉拜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內銓出知滑州進給事中徙天雄軍會給郊毀帛不善士卒譴諫趣府門棐不能治事命侍御史劉燮按視未及境衆不自安棐馳白熒熒至與轉運使李絳誅

懋庸外紀前

卷之十五

二十六

首惡數人棐坐罷懦降知隨州徙同知勾當三班院進樞密直學士歷知陝鄭州河中河南府復判流內銓出知揚州未行卒有狄國賓者仁傑之後分仁傑告身與棐棐奏錄國賓一官而自稱仁傑十四世孫棐在河中時有中貴人過郡言將援棐於上前棐荅以跋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可垂老自污耶為政愷悌不為表襮治民多惠政累階上柱國爵山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子六人遵道遵度遵禮遵懿遵路遵彞王荆公志其墓曰公為循吏內行振振仁柔義剛

施及子孫

狄遵禮字子安少以父棐任試秘書省遷大理評事知湖州安吉縣轉明州觀縣有能聲以大理寺丞通判蜀州賜緋改判江寧府知興化軍甫知汴州及淮陽通判陟駕部郎中賜紫進朝議大夫勲上柱國爵西城縣男食邑七百戶子七人明遠朝請大夫明復河南府判官明忠承務郎太史黃庭堅志其墓曰嗚呼狄公睦家甚雍政同得民不問其逢康寧壽考德則自好不富其樂以仁為寶

狄栗字孟莊好學自立以兄棐蔭補英州真陽主簿

隸屬外紀前

卷之十

二十七

調安州應城尉遷襄州穀城令漢旁之民多豪猾自恣粟以法繩之值西北用兵米益踊貴粟發當平倉粟以賑有司劾其擅發上聞而原之乃修孔子廟置禮器春秋釋奠以興于學時歐陽修為乾德令嘗過其邑稱其廉吏後遷大理寺丞知新州其卒也修志其墓子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

史南曰臣觀長沙志止書棐栗不著遵度遵禮後攷諸臨川集及文忠集乃見遵度之耻襲父蔭遵禮之屢樹國勲狄氏之多才足徵也然而棐之篤厚栗之廉能其書于國史者納如矣贊

曰狄氏多才著于星沙外能扞國內則傳家遵度文藻禮德華栗之自立志尚可嘉

胥偃

子元衡附

胥偃字安道長沙人少力學河東柳開見其所為文曰其日必得名天下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廣二州直集賢院同判吏部南曹知太常禮院再遷太常丞知開封縣與御史高升試府進士既封彌卷首輒發視擇有名者居上降秘書省著作佐郎監光化軍酒起通判鄧州復太常丞林特知許州辟通判州事徙知漢陽軍還判三司度支

隸屬外紀前

卷之十

二十八

修起居注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遂知制誥改工部郎中入翰林為學士權知開封府忻州地震偃以為地震陰之盛今朝廷政令不專上出後宮外戚恩澤日蕃此陽不勝陰之證也宜選將練師以防邊塞趙元昊朝貢不至偃曰遽討之太暴宜遣使問其不臣狀待其辭出而後加兵則不直在彼而王師之出有名矣又奏成兵代還宜如祖宗制閱其藝後殿次進之會有衛卒賂庫吏求揀冬衣坐繫者三十餘人時八月霜雪暴至偃推洪範之恒寒苦之咎請從末減奏可西塞用兵士卒妻子

留京師者犯法當死帝不忍用刑或欲以毒置飲食中令得善死偃極言其不可帝亦悔而止宦人程智誠與三班使臣馮文顯八人抵罪帝使赦智誠三人而文顯五人坐如法偃曰恤近責遠非政也况同罪異罰乎詔并釋之未幾卒偃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十頃既貴悉以予族人初天下職田無日月限而赴官者多以前後為斷偃水陸田各限以月因著為令嘗與謝絳受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偃者偃不敢發視函焚之歐陽修始見偃偃愛其文召置門下妻以女偃糾察刑獄范仲淹

懋庸外紀前

卷之十五

二十九

尹京偃數糾其立異不循法者修方善仲淹因與偃有隙子元衡

胥元衡字平叔少以父偃蔭為將軍監主簿六遷為殿中丞賜緋後應進士出身又三遷為都官員外郎通判湖海二州元衡工為文詞謹畏廉潔居官雖小必慎在染院二庫有能名朝廷方嚮用之以為江西轉運判官卒年三十九子茂諱太廟室長亦蚤卒曾鞏志其墓元衡母直史館刁約之妹也妻韓氏封成安縣君暨茂諱婦謝氏皆寡居丹陽閨門有法江淮人至今稱之歐陽修志胥氏墓曰

脩年二十餘以所為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奇之曰子當有名于世因留門下偕至京師因妻以女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為時名臣為人沉厚周密居家雖燕必嚴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云

史南曰臣觀長沙志略偃之為人及讀文忠公碑乃見其叙述甚詳昔者馮文簡曾婿于晏元獻矣而未見其所為文乃知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忠百代文宗也豈欺我哉贊曰安道秉哲能知文忠一代偉人遂為婿翁元衡雖少綽有

懋庸外紀前

卷之十五

三十

父風閨門苦節逞恤我躬

廖正一字明略世家安陸之竹林號竹林居士先世有曰化者從諸葛亮南征封中鄉侯時呂貸督兵陸口遂徙居蒲圻宗人廖式起兵應亮謀恢漢業不克死之舉族自蒲遷于衡山有曰凝者為南唐都昌令馬殷據楚子姓多氏之列置崇顯宋初有曰紹昇者知衡州明略讀書鳳凰山中深造獨得為文汪洋浩肆藻采煥發修寧黃庭堅深器重之與晁補之並稱國士元豐二年登時彥榜進士初授華陰司理叅軍累官至端明殿學士出知常州

蔡肇以啓謁之極其褒贊蘇軾左遷黃州團練使而范純粹亦安置鄂州明略與之交游最善時衡山進士偁暨弟倚咸負才名為時推重蓋與明略後先相望云明略嘗代范純粹表一道文多不載庭集有贈明略詩數十首蘓軾集有與明略書二首今載其略庭堅詩云將發沔鄂間盡醉竹林酒又云平生思故人江漢不解渴又云廖侯勸我酒此亦雅所愛又云竹林文章伯國士無與雙又云十年山林廖居士文章宏嚴學西京又云晚得廖子與佳還學如雲夢吞八九又云廖侯文字得

廖視字德遠端明殿學士明略之族也宋寧宗時初任司理參軍歷秩房陵縣令轉朝奉郎通判衡州事狀元許涇經畧湖南舉視于朝薦剏有曰視器質端方克守家法嘗任理掾以直去官兩為劇縣治北彌最衡陽二郡備著賢勞承攝道永二州首尾年餘剔除奸弊愛恤財賦一毫不以妄用代者賴之又云近蒙朝廷差知房陵然其才術操行宜在激濁揚清之地今衡州族屬蕃衍未必無自也史南贇曰於穆端明中鄉之裔慶衍星源兆徵雲瑞歷踐詞垣台輝斗賁載守昆陵宅仁迪義山谷是與東坡所器偉哉哲人不顯亦世德遠俊才明略之胄兩縣勣殊三州澤茂薦剏彌光孰出其右子孫繩繩仁者裕後

費師古 周堯卿附

費師古蒲圻人年甫十九宋仁宗天聖三年登宋郊榜進士天資英敏才氣浩發尤長于賦詠所著有疊秀亭詩累官至諫議大夫時范蜀公鎮知諫院務存大體不事矯訐至建請皇儲則奮然爭論疏十九上仁宗罷之而師古同御史呂景初等抗疏留之不報暨歸于蒲創地于大田之黃沙鑿地引

泉溉田甚廣厥後子姓有曰翬者富于問學南嘉李氏開積慶堂延為經師元至正間有曰原傑者登第厥後裔孫有曰洪者今為錦衣百戶嘉魚李氏族譜宋政和間惠明惠明家道殷盛教子必當時名儒如蒲圻則費當時翬及考諸中秘書乃知其為宋郊同榜范鎮同院也墓在黃荆塘之山

周堯卿字子愈道州永明人幼學毛詩兼通左傳宋仁宗天聖二年登進士累官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叅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堯卿雖屢居郡邑不事家產祿雖薄必分以贍

卷之十五

三十三

三十三

宗黨于七人諭鼎州司理叅軍說湖州歸安主簿歐陽脩表其墓曰周君事生盡孝居喪盡哀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于事君而忠仁于宗族而睦交于朋友而信君之所施者無不可書也已

史南曰臣撰蒲志夷攷師古之賢登眺荆泉溉灌大田固知其為磊落士也及觀道州志則又志堯卿為篤行君子其亦與月岩相望者耶贊曰倬彼大田感涕荆泉篤生諫議寔惟英賢文含豹蔚章動鸞鸞堯卿篤行配彼月岩爰蒐中秘三復遺編

張問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也宋進士起家通判大名府群牧地在魏歲久冒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吏苟趣辦持詔書奪田至毀室廬發丘墓問至曰是豈朝廷意耶具上以聞仁宗諭大臣曰吏用心悉如問何患赤子弗安也立擢之擢提點河

卷之十五

三十四

三十四

水官議久不決小吳卒潰徙江東淮南轉運使加直集賢院戶部判官所部地震河再決議者欲調京東民二十萬自澶築隄抵乾寧問言隄未能為益峽傷之餘力役勞民非計也神宗從之問十年不奏考課詔特遷其官入為度支副使拜集賢殿脩撰河東轉運使坐誤軍需貶知光化軍未幾復使河北諸葛公權之亂鄆縣株蔓連逮至數百人問上疏申理止誅首惡熙寧末知滄州自新法行問獨不阿時好歲饑為帝言民免常平助役之苦反以得流亡為幸語切直驚人元豐定官制王

安禮薦問可任六曹侍郎帝以其好異論不用歷知河陽潞州元祐初為秘書監給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五問處已廉潔嘗仕鄭延禧府與种世衡善父喪遺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而世衡卒其子古用父治命亦不納田蕪穢者三十年後汝守請以給學朝廷命反諸种氏熙寧時有陳舜俞樂京劉蒙亦以役法廢黜

史南曰王安石初變新法狡險之士附而從之如呂惠卿者不可勝數諸老舊臣朝抗夕竄如司馬溫公以下無慮數十百人張問以郡守沮

慈肅外紀前

卷之十五

三十五

格新法至於廢棄問不足深惜也然而安石保養奸回過於骨肉嫉棄正直深於仇讐而宗社亦隨以變惜哉

張頴字仲舉其先金陵人徙鼎州桃源舉進士調江陵推官歲旱饒朝廷遣使安撫頴條獻十事活數萬人知益陽縣境接梅山溪峒多蠻獠出沒頴按禁地約速召徭人耕墾上其事不報累遷開封府判官提點江西刑獄廣東轉運使熙寧中章惇取江南地建沅懿等州克梅山與楊光贊為敵頴居憂於鼎移書朝貴言江南殺戮過甚無辜十八九

慈肅外紀前

卷之十五

三十六

去詔問何賞之薄對曰荒徼蠻獠無他覲得足矣尋罷兵海外訖無事久之轉運使馬默劾其經理宜州蠻事失宜罷職知均州哲宗立還故職知鳳翔再知廣州召為戶部侍郎頴所歷以嚴致理而深文狡獪右司諫蘇轍劾其九罪執政以頴雖無德而才可用不報踰年以寶文閣待制出為河北都運使徙知瀛州湖止溪徭叛朝廷託頴素望復徙之荆南至都門暴卒

史南曰張頴始觸章惇誤吞利餌載譽沈疎復秉分麾雖姓名達于禁中勲烈揚于閭外然而

穎賓之阜囊甫覈而都門之輿觀遽省亦可駭
夫贊曰新法之行宋至紛更張問郡守格令不
行張頴建論橫山啓兵問觸安石頴忤蔡京國
胡能理惜莫之懲

柳拱辰 柳平附

柳拱辰其先青州人五季時避亂荆楚遂家武陵拱
辰學易及春秋三傳宋慶曆間登進士通判鄂岳
二州歸老武陵曾肇撰歸老橋記曰武陵柳侯圖
其青林之居壯有湖屬于梁山者白馬湖也有泉
出于兩厓間而東注于湖曰采陵之間為橋于其

樊庸外紀前

卷之十五

三十七

上曰歸老之橋弋于高而追鳬鴈之下上緡于深
而遂鱸鮓之潛冰登山而凌雲覽天下之奇變弄
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
衰而欲遺童綬之榮從湖山之樂聞其風者亦可
以興起矣弟應辰

柳應辰拱辰弟也熙寧間登進士通判永州維舟于
浯溪山僧告以怪應辰正襟危坐夜半有物登舟
應辰叱之書大字于其手遂去詰旦跡之見崖間
字跡宛然內鐫浯溪石岩題絕句云浯溪石怪大
江邊心記間將此處鐫向後有人來屈指四千六

百甲寅年已而僧告以溪山震聲復書聾字以鎮
之怪遂滅應辰子平猷相繼擢第世稱五柳

柳平字子儀應辰子也元祐中知筠州時江西多囂
訟及子儀至政益清簡漸以無訟乃作燕居之堂
榜曰江西道院以鼓舞其俗民胥悅之

史南曰武陵志紀柳氏不數語及觀曾子固文
集乃見所謂青林之居采陵之澗與浯溪之
怪江西志又載所謂道院者五柳之稱豈無稽
然哉贊曰柳氏自青移居荆楚歸老青林浮雲
何有拱辰滅妖山轟石吼子平為政有猷有守

樊庸外紀前

卷之十五

三十八

劉達 皮龍榮附

劉達字公路隨州隨縣人舉進士高第調越州觀察
判官入為太學太常博士禮部考功員外郎國子
司業崇寧中連擢秘書少監太常少卿中書舍人
給事中戶部侍郎使高麗還尚書繇兵部同知樞
密院拜中書侍郎達無他才能初以附蔡京故躡
進京以彗星見去相而達貳中書首勸徽宗碎元
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害民事
稍稍澄正達與趙挺之同心然挺之多智慮每建
白務開其端而使達終其說達欲自以為功直情

不顧未滿歲帝疑達擅政而鄭居中劉正夫之策
售矣帝意既移於是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達專恣
反覆棄間抵觸盡廢紹述良法愚視丞相陵蔑同
列凡所啓用多取為邪黨學術者及邪籍中子弟
庇其婦兄章綬使之盜鑄罷知亳州京復相再責
鎮江節度使安州居住京再以星變去稍起知杭
州加資政殿學士以醴泉觀使召使及都門而卒
年五十贈光祿大夫

史南曰易有之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劉達首附
蔡京驟登樞要慧見而改紀其政與趙挺之協

懋庸外紀前

卷之十五

三十九

恭輔政可謂能補過矣及京復相達遂載逐雖
終召旋而都門遽逝豈其始進不以正改難于
克終矣乎

皮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醴陵人淳祐四年進士歷
官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遷學諭授諸王官大小學
教授兼資善堂直講入對請以改過之實易更化
之名一過改則一善著百過改則百善融遷秘書
郎陸著作郎入對因及真德秀崔與之名龍榮曰
今天下豈無廉者願陛下崇獎之以風天下執賞
罰之公以示勸懲帝以為然兼兵部郎中差知嘉

興府召赴闕遷右侍郎官兼資善堂贊讀又遷吏
部員外郎兼直講入對言忠王之學願陛下身教
之於內帝嘉納遷將作監兼尚右郎官秘書少監
兼吏部郎中宗正少卿起居郎兼權侍左郎給事
中吏部侍郎兼贊讀封醴陵縣男改集賢殿修撰
提舉太平興國宮召見進刑部侍郎寶章閣侍制
荆湖南路轉運使權刑部尚書兼兩善景定元年
四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樞密院進封伯權叅知政
事兼太子賓客封壽沙郡公三年罷為湖南安撫
使判潭州四年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以

懋庸外紀前

卷之十五

四十

右正言曹孝慶論罷咸淳元年以舊職奉祠殿中
侍郎使陳宗禮監察御史林捨先後論劾削一官
他日帝偶問龍榮安在賈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
南提刑李雷應劾之雷應至官謁龍榮龍榮託故
不出既退又斥罵之或以語雷應不能平遂疏其
罪又謂每對人言有吾擁至尊于膝上之語詔徙
衡州居住湖南提刑治衡州龍榮恐不為雷應所
容未至而歿龍榮少有志略精於春秋學有文集
三十卷性伉直似道當國不肯降志又以度宗舊
學卒為似道所擯德祐元年復其官致仕二年太

府卿柳岳乞賜贈謚未及行而宋亡

史南曰臣觀長沙志其於龍榮事甚略及攷宋史乃知其剛正之節既不容於賈似道而樂易之善又亟穢於崔與之其人品之高可見矣然奸邪之蔽賢至亡國而後已可勝誅哉贊曰公路敢言首碎黨碑蔡京反噬竄逐身危起霖持正屢疏受知似道嫉沮主辱國疑奸臣妬賢何代無之

或問曰子之紀懋庸也楚之遠沈邈哉遐乎乃若漢之李通茂啓北海之喬唐之歐陽肇基瀛

懋庸外紀前

卷之十五

四十一

州之胄固可尚已至若宋之吳邵狄胥綽有政聲張柳劉皮克彰芳譽而導川諸賢列乎其間何也曰端明之績著于東坡諫議之賢媲乎蜀公春秋書季友宗國攸依綱目繫王通河汾匪彼盖以聞君子之潛光表幽人之坦履矧一善不遺寸長必錄聖賢之所為深嘉而樂與也若夫知我罪我則吾豈敢

楚紀卷之十五

楚紀卷之十六

皇明賜進士經筵官講同修國史奉直大夫前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廖道南謹撰

懋庸外紀後篇

王興福 王鏞 陳壽

王興福 隨州人元至正丙午興福守徽有善政

遷知杭州時杭初內附人心恟恟未安興福明於大體撫輯多方寬簡不苛大慰民望英元年四月

不雨至六月興福致禱立應歲獲有年洪武二年

肇建山川壇于鳳凰山下裡祀中節秩滿召還父

老遮留載道製綵贈行興福慰諭而遣之曰匪子

懋庸外紀後

卷之十六

十一

能惠爾也爾民奉灋遵約束爾

上聞而嘉之陟吏部尚書三年十一月乙卯坐事左

遷西安府知府以即本忠代之厥後有王鏞陳壽

咸起隨

王鏞 隨州人洪武初以才能薦授鎮江府通

判五年遷知浙江嘉興府政績卓異入為戶部侍

郎三月癸巳以徐鐸知平陽邵善知杭州唐蔚知

明州許傑知撫州而復以鏞知嘉興十四年正月

乙巳罷歸

陳壽

隨州人洪武三十二年領鄉薦拜監

御史出補山東參議召入為工部侍郎

成祖踐祚漢庶人謀奪嫡諸官寮諸臣楊溥王愷等及壽壽下獄十餘年而卒

仁宗登極贈工部尚書子瑞亦有才名

史南曰炎帝氏之起烈山也嶽祗毓秀川精孕靈故其士多質而能文其民力穡而儉勤有神農開物之風焉若王興福之守杭王鏞之守嘉興卒從民宜鼓舞不倦而壽之死于徃行其朴忠亦有徵哉贊曰天造草昧風雲景從浙盤山海理錯敷庸興福感化鏞亦懋功真哉陳壽不

繼庸外紀後

卷之十六

二

恤厥躬

曾泰 劉維 劉任 劉仲廉 唐修

曾泰 江夏人洪武初以秀才徵學行允乎

高皇帝簡重每慷慨論事言無不從十五年八月超

拜戶部尚書

劉維 咸寧人時定鼎金陵諸司營構維起徵

辟草創事宜後拜工部尚書

劉任 武昌人故元行省叅知政事洪武初召

入為兵部尚書復出為廣東行省叅政時東莞伯何貞降附任處之得宜後其子叛復召為應天府

尹

黃紹祖 蘄水人洪武中貢入冑監老成有才

陟刑部侍郎

劉仲廉 武昌人洪武乙丑進士為人淳實有

守永樂初營建北京多効勞績陟工部侍郎

唐修 監利人洪武中貢入冑監精於法令歷

試有功永樂初陟刑部侍郎

楊德 鍾祥人洪武中進士才識明敏仕至

吏部侍郎

蘭以權 襄陽人洪武初以才能選授中書省

繼庸外紀後

卷之十六

三

照磨丞相汪廣洋器之值廣西寇作特遣撫之以

權宣布威德徭獍嚮順卒賴底平擢禮部員外郎

晉應天府尹

薛均 蘄水人洪武中以才薦仕至應天府尹

黃茂 桂東人洪武中貢入冑監才識通敏拜

應天府尹修明政事振立紀綱建康多被其澤

史南曰易屯之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泰則

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以左右民夫觀雲雷之屯而經綸國家則草創之初不可以不慎觀天地之泰而輔裁事務

則交泰之際不容以不協是故聖主得賢臣而弘功業固有繇矣泰也維也任也仲廉也紹祖也修也德也以權也均也茂也雖其登晉不同而逢時邁會各奏爾能所以經綸輔裁其亦有道乎贊曰雲雷神運君子經綸地天交泰聖人裁成群哲奮庸翊運而興珠星璧月乾緯昭明

李思聰

李宗信附

李思聰字仲謀桂陽州人洪武甲戌進士授行人二

十九年二月庚寅

高皇帝命同行入錢古訓使緬國及百夷初奉詔諭

懋庸外紀後

卷之十六

四

緬國王曰道理險遠山川阻修風俗殊異此天造地設也爾乃勤使者涉險越鄰衝煙突霧晨進昏止歷風霜至中國可謂難矣然排難解紛使彼此罷兵守交關市樂黎民于田野是其和也其或忿爭不已天將昭鑒福善禍淫不顯可待爾其審之緬人聽命遂往詔思倫發曰朕惟中國聖人馭頑禮德各有條章上下相安黔黎樂善若烈國敢有憑弱犯寡賊贗害民暴內凌外野荒民散則天子發兵以討之爾思倫發律以九伐宜加憑弱犯寡之罪雲南之地已為我有梁王恃元苗裔納我通

逃誘我邊守不得已而興師問罪爾乃三面發兵蠶食諸國貪謀如是天道何如朕今戒爾莫若守全以圖絲長不亦可乎思倫發聞詔伏罪願罷兵思聰事竣遂圖其山川險要以獻

上覽之嘉悅三十年正月戊辰擢江西叅議以行人

楊砥崔豫及錢古訓同補藩省思聰至江西肇創

貢院興學校志稱為名宦之首事載五倫書

李宗信

潛江人洪武中貢入胄監拜監察御

史改大理評事出知保寧府躬均賦役驗丁覈實

民胥賴之銓司奏最

懋庸外紀後

卷之十六

五

上曰李宗信能臣也不在考列永樂間權交趾按察使吏民畏服以老乞歸賜以鈔俸

史南曰孔子有言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

矣故周禮大行人之職掌賓禮以親諸侯屬象

胥論言語協辭命小行人造四方協九儀山國

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厥制備矣我

皇祖肇域區宇統壹華夷修文告之詞勅威令之典

於是有不庭則神武以震耀之觀李思聰之使

百夷服緬甸而思倫發奉命恐後思聰可謂不

辱君命而大行之職其克承或宗信出守川西

撫綏交南亦可稱云贊曰滇南有國洱海攸通
蒼山聳翠昆池輝彤大行虎節曰惟思聰宗信
書寂穆有古風川西交南摩崖紀庸

鄒師顏 李文郁 尹必用 何懷輝 李廣

鄒師顏字希賢荊州宜都人洪武中貢入胄監授兵
部主事嘗過小孤山遇學士陶安贈以詩曰江妃
新廟下隊伍耀弓刀半載別離遠一官巡警勞峰
頭掛星漢關口吸雲濤見面即分手舟行月滿篙
永樂初改師顏為行在監察御史八年五月甲寅
師顏劾奏御史李公敏娶見監罪囚親屬為妻廉

懋庸外紀後

卷之十六

六

恥道喪漸習成風以致同僚御史劉先劉勉張磨
郭衡商忠効尤為之夫御史之職糾正百司苟不
自立如正人何宜黜之以清憲紀

皇太孫命都察院鞠之自是風紀肅然未幾陟大理
寺丞年九年七月丙子

上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視開平糧儲邊廩空虛以
師顏常署戶部併逮繫之洪熙初

仁宗登極首命釋之復原吉及師顏官尋陞禮部右
侍郎

李文郁 襄陽人 洪武中以明經薦授教官召

入為通政叅議任狀元亨泰寄之詩云有刀莫剪
峴山雲有尺難量漢江水雲無定山不移繫我
鄉心幾千里憶作攀龍朝玉京群仙濟濟景雲征
邊烽已熄壯士老狂不用趨昇平我生濫祿何
所好射豈能令穿魯縞惟將蠹簡近清光勝會間
將事幽討美人遠在山水間僑居兩鬢霜華斑昔
向芹宮飛化雨今承

帝寵容歸還竭來夢過衡門下杯酒高歌自瀟灑莫
遣秋風吹柳枝留待他時堪繫馬永樂中改文郁
為戶部郎中坐事謫戍遼左洪熙元年復叅議職

懋庸外紀後

卷之十六

七

先是有尹必用何懷輝李廣

尹必用江陵人洪武中貢入胄監才識通敏歷陞通
政使

何懷輝桂陽人洪武中以明習法令授大理評事遷
都督府經歷勤勵匪懈歷陞通政司叅議

李廣咸寧人吳元年平定豫章同陶從善招諭熊天
瑞有功授江西行省叅議

史南曰觀人必於其與論人必以其倫不於所
與則無以考大節而比之匪人矣不以其倫則
無以存大體而損及末務矣師顏首遇陶安孤

山贈詩厥後改臺諫而其風益峻文郁深交任
亨泰峴山揮藻厥後謫遼左而其節益堅可不
謂賢乎他如尹何及李要亦可觀也已贊曰荆
州沃野江匯岷源龍洲浩渺鶴澤縣延襄國巨
原漢水經焉峴山雄鎮鹿門鬱盤群賢之績殊
可比觀

袁泰 李興邦 范浚 艾良

其先夷陵州人徙山西蒲州之萬泉洪
武四年開科登進士初授鄆縣丞泰自陳祖貫改
羅山縣丞十八年正月擢都察院試僉都御史二

懋庸外紀後

卷之十六

八

十三年閏四月遷左副都御史二十四年十二月
拜右都御史為人才辨明於法律有能名然頗深
刻嘗鞠經歷王爵鍛成其獄爵屬吏薛希勝當連
坐請大理白其枉泰欲掩其失嗾河南道御史寘
之法

上召廷臣會審爵寘始雪於是御史夏長文等劾泰
面欺其彈文乃解繯所草也

上責泰曰國家為治在法而持法平者御史也今若
此欲無寃得乎二十五年八月庚戌卒

李興邦寧鄉人洪武中首入胥監拜北平道監察御

史歷陞僉都御史獨秉風裁權貴歛跡時有范浚
艾良

范浚大治人以貢拜監察御史歷陞僉都御史
艾良監利人洪武己卯鄉薦歷官大理寺丞

又南曰夫御史之職壹其典柄以治邦國貳其
叙計以正百官參其則兩以平萬民而都御史
之職則又廉大夫中丞其權益重內則頒命受
令以贊君出治外則握紀 憲以體國貞度我
皇祖初設御史臺後改都察院列諸道以總十三省
權既重矣責不愈難乎贊曰袁泰過客起家為
懋庸外紀後 卷之十六 九

泉興邦持紀權右避馬范浚艾良擢空恩察處
無禮者烏爵薦顛

陳南賓 歐陽謙

陳南賓初名光祿以字行長沙茶陵人元進士泰之
子也幼與兄原賓弟頻賓暨劉三吾讀書於麓
院至正丁亥鄉試章華臺賦中選明年登進士授
全州路學正洪武二年聘起為無錫縣丞轉膠州
同知入補國子監助教兼翰林院檢討嘗進洪範
于內廷

萬皇帝嘉納之蜀獻王之國命為長史劉三吾撰文

時之至蜀斯夕獻納于王游被優禮特賜安車持節
堂以居名安老進階朝列大夫修正庶尹卒年七
十八所著有安老堂集獻王贊曰其心休休其容
申申不驚不搏猶鳳與麟

歐陽蕪字伯益沔陽人洪武中舉明經授耀州學正
擢監察御史永樂初谷庶人叛命謙察之謙野
服具舟隨賈人之長沙具得庶人秘謀歸報遂討
其罪以功改編修轉考功郎中卒于官謙優于詩
文所著有滄浪集其赴長沙詩云半生琴劍歷天
涯解組歸來髮向華臣職幾何能報國君恩萬一

懋庸外紀後

卷之十六

十一

賜還家滄州鷗鷺盟猶在綠野桑榆色正嘉堪恨
故交零落盡垂楊到處噪昏鴉先是慈利有張允
楊舟者俱元進士允授茶陵丞總管辰州路舟授
同知擢知保寧府國初召允為編脩舟為待制又
有張根庸濟人洪武中貢補左春坊清紀郎

史南曰董子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夫誼與道君子立身之大節也功與利小
人微倖之捷徑也南賓音庸檢討輔蜀以道而
不失其誼謙改編脩伺谷之利而必要其功乃
若張允之裕堂楊舟之雞肋根之清紀皆以

元故臣召為編脩待制及貢入而為官僚者可
紀也贊曰南賓安老蜀王是嘉謙之給衆益藩
有瑕張允楊舟棄吏事華張根官僚得臣無家

劉有年

劉廷蘭

劉贊遠

劉紹先

劉有年字大行沅州人號芷菴元季自廬陵徙居洪
武中以明經薦拜監察御史學行優卓尋以辭秩
養母忤旨罰通州輪站役於州中舊家檢閱儀禮
逸經十八篇上之

上命付史館建文中復起知太平府持正尚古抑橫
軍革黠胥去淫祠釐蠹政以儒術飾吏治當途人
士多懷之

懋庸外紀後

卷之十六

十一

文皇帝靖難不行迎駕謫戍雲南遇王忠文公子紳
自滇旋一見以道義相許黔國知其賢遣子就學
嘗寓軒詩云乾坤間氣中物各有所寓俯仰觀宇
宙萬里自森具鴻鴈翔翔南蜉蝣寄朝暮軒居悟
深情於焉幾居處嘯傲心獨閒其中得真趣其所
得深矣厥後交趾平起為按察司僉事卒于官黃
忠宣公誅之有曰江湖曾次洙泗規模文宗韓柳
學本程朱其見推重如此嗣茲有劉廷蘭劉聲遠
劉紹先譚有得何穎

劉廷蘭武陵人洪武丙子鄉薦初授福建布政司理

問入為工部郎中永樂中遷交趾按察僉事調廣

東惠州知府

劉聲遠初名霆湘鄉人洪武己卯鄉薦授梁山知縣

入為戶部郎中永樂中出補交趾布政司叅政調

山東

劉紹先

衡山人洪武甲戌貢入胄監授知休

寧縣勤以蒞政賦役均平丁丑坐事耆民孫子任

赴闕懇留

高皇帝嘉之復其職以母憂歸服闋補知宿州擢刑

楚肅外紀

卷之十六

十一

部員外郎歸躬耕衡山下有驛使問其家紹先遠

操把在田間親指示之已乃具衣冠出揖驛使驚

嘆而去

譚有得

安仁人洪武乙巳貢入胄監授知營

州蒞事精敏遷知揚州府轉廬州府擢四川按察

使詳慎刑獄廉介自持有政聲

何穎

武陵人洪武庚辰進士授知四川峨眉

縣縣有岷峨二峰為海內奇勝穎于公暇登眺賦

咏有仙令風且興學士輩數振頽邑有失牛者

吏捕獲之穎察其非黠禱於神乃獲真盜吏民畏

服秩滿擢江西僉事

史南曰臣攷諸國史乃見有年上儀禮逸經古

禮賴以傳矣然而直道難容出守交趾廷蘭聲

遠後先相繼至若紹先之介特有得之精敏與

夫穎之循良皆楚之望也贊曰有年好古表章

逸經廷蘭聲遠交南樹名紹先有得不墜厥聲

何穎在蜀琴鶴遺清

劉子春

荊州長陽人洪武中貢入胄監授知

四川簡縣為政有體吏畏民懷永樂初召補山東

道監察御史六年十一月丙辰

楚肅外紀

卷之十六

十三

文皇帝為儲宮擇人擢御史于敬李賢為左春坊左

中允而以子春及韓守益為右春坊右中允八年

九月己卯子春劾奏左都御史陳瑛等方命廢事

達有學官罰克太學膳夫陳乞改役以勵廉耻瑛

等又格不行罪當懲寃

皇太子命瑛等速行以其急事責之十一年五月甲

辰改子春及裴璉為刑部主事瑛後出補浙江叅

政轉廣西按察使

韓守益

石首人洪武中貢入胄監授宜都叅

諭作士有功召入為監察御史與子春同被劾

坊右中允守益問學博雅善屬文其于詩尤潭沉可誦嘗過瞿塘詩云萬派西來入併吞兩山高立此中奔石堅金鐵逾函谷路隔輪蹄勝玉門虎猿抱關時擊柝猿聲徹夜月如盆世平不用橫金鎖六合恩波仰至尊蓋識明王珍之守關故也巫山詩云拄柝支蓬楚水臯望中王立似兒曹雲巖不盡濛濛見日照初晴歷歷高信有神姬可暮雨豈無明水薦溪毛夢回幽討疎星曙灑翰臨風思轉勞蓋朝山靈之有知也其寓嘯林亭劉即浦咸有題詠先是方孝孺入輔建文君改翰林為文史文

建康外紀後

卷之十六

十四

翰二館守益同邑楊敬為脩撰孫子敬為檢討而歸州楊遇春則為左春坊左司諫漢川胡灝自助教亦改檢討云

史南曰賈誼有言太子天下本在蚤豫教與選左右是故蚤而為之所則周官之保傅也不然晉其申生矣慎而為之防則商山之羽翼也不然秦其扶蘇矣

仁皇嚴正諸宮數求管輔子春守益列侍法廷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楊敬孫子敬楊遇春胡灝後先登庸惜其事多逸遺不可備攷嗟乎豈必借

才異代哉贊曰青陽繼照少海澄波子春守列于鑾坡同心輔儲貴正以和人臣之義之

靡他

王愷子時舉蒲圻人泰寧令允茂之子也兒時即抱

巨人志肆力於學永樂甲申進士

文皇帝靖難金陵茂需英哲以圖治理廷臣舉愷授知江寧時百務倥偬日不暇給愷剴繁錯節處之裕如政聲茂著命撫畿甸逋氓旋集一日

上問戶部錢穀出納愷即面對纖悉不爽既而預修

建康外紀後

卷之十六

十五

永樂大典晉左春坊左中允贊輔

仁皇于儲宮漢庶人扈從北征陰謀奪嫡構陷官僚悉下之獄愷與石首楊文定公泰和王文端公拘

幽思玄誦讀不暇

仁皇登極同被逮者擢置樞要而愷適以母艱終制宣德初起復調補廣西僉事泗城土官盧氏與岑豹爭爵田州蠻奴黃佑強橫逼主岑紹奔南寧一時徭獍騷起為亂乃遣征蠻將軍山雲御史韓儒陳內同愷往撫愷宣諭威德土酋效順思恩果化威底于平又同御史陳衡捧檄綏勞貴州土夷王

勲弘樹五年如京師

上嘉其績賜遊後苑觀元霄燈愷上疏陳六事特賜
俞允九年征大藤峽襄翊有功至潯州建學宮炎
微嚮化正統四年轉廣東左叅議往撫欽廉叛寇
黃兒等事車刻石于招遠山

上錫之制曰爾發身賢科擢任京縣載轉官寮陟佐
外臺克效勞勩特授奉政大夫修正庶尹以示褒
嘉爾其體朕至意以弼邦治所遺詩文名雲谷集

史南贊云於惟雲谷玉麟瑞鳳幼好奇服允祭

幽光初尹京甸繼擢官坊徑行十年直道彌章

樓庸外紀後

卷之十六

十六

奏膚百粵揚靈三相立德不朽終焉允臧

易英

裴頌附

易英字以和澧州人洪武中以明經薦授本州訓導
擢工部虞衡主事轉郎中永樂初出補河南左叅
議調浙江政尚寬簡作新學政十六年陟禮部左
侍郎十七年奉祀海神于杭州卒于道中

裴璉字

荊州監利人洪武中以明經薦知劍州

遷陞浙江僉事執法不撓被誣褫職起拜監察御
以平寇功擢河南副使以事累免官尋復舊職改
刑部主事歷陞刑部侍郎璉持風節得喪不易勇

險不渝于綸字景宣永樂辛丑進士及第授編脩
轉脩撰出補山東布政使

史南曰英起署學宮得英才以教育璉起執法
陳象魏以莫釐皆官守言責之盡職者也視夫
詞選秩而莫改行者不侔矣贊曰有官守者思
盡厥職苟職弗稱胡不用盡有言責者思罄厥
忠苟言弗忠胡可以庸英之盡職璉之盡言大
節耿光閭闔天門

曹嗣宗

曹璉附

曹嗣宗郴州人洪武庚辰進士初授四川達縣丞達

樓庸外紀後

卷之十六

十七

本宕渠故地嗣宗開創官府修六相樓以祀唐李
嶠劉晏元稹李适之韓滉宋張商英士民感化知
府嚴峻德薦之擢陝西僉事調江西廣東所在政
績懋彰民懷其惠厥後有水興曹璉

曹璉字廷器永興人宣德己酉領鄉薦初授嘉定州
學正儀矩峻整文學鎮暢正統九年擢河南督學
僉事以身為教士習丕變時于肅愍公巡撫中州
薦之遷陝西按察副使總理寧夏邊儲都御史耿
清惠公雅重其人令脩通志及清戎籍錄重辟咸
委任焉陟大理少卿叅贊延綏軍務謝事歸卒所

著有裕齊集子全字存之成化辛丑進士授南京大理評事出補雲南按察僉事大學士李東陽叙其集

史南曰臣攷郴州志乃見曹氏之多賢也蜀志具載嗣宗之政而涯翁文集則又稱璉之績居多合而觀之未可軒輊也贊曰郴州奇變共水清瀉山紆水迴代有作者嗣宗政績廷器文雅我言維公同人于野

裴承祖 胥必彰 劉異

裴承祖

荊州人洪武中以秀才異等薦拜監

續廣外紀後

卷之十六

十八

察御史三十年七月癸丑命同御史張耳闡良輔李昇紀正康驚楊直林山松王忠等署都察院事十一月承祖劾奏武定侯郭英私蓄家奴百五十人擅殺男女五人請治其罪於是僉都御史張春都給事中馮嶧等相繼執奏

上命勲戚文武大臣議其罪已而有之三十一年二月癸巳命承祖署浙江按察司僉事治獄平允不事苛刻擢江西按察使

胥必彰字德顯龍陽人洪武癸酉鄉薦拜監察御史命視甘肅克振邊防擢福建按察使左僉都御史

巡視廣東事竣轉浙江僉事陝西叅議調河南所至有聲多近於刻

劉翼字子羽荊州監利人洪武初以明經薦授安慶府學訓導拜大梁道監察御史時親王有假法駕出城者已獲俞旨翼諍之大忤繫獄十餘年方釋史南曰臺諫之設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御史之職清要其重固如此若裴承祖之劾權貴胥必彰之振邊防劉翼之沮親藩可不謂肅紀矣乎贊曰勁松不屈驚鳥不朋口銜天憲身率臣工承祖壯節必彰茂庸

考廣外紀後

卷之十六

十九

劉翼諫沮厥志惟公

虞信

袁伯儀

王信

朱應祖

虞信字尚忱沔陽人永樂中貢入胄監拜監察御史有直聲擢四川按察副使蜀有頑民為患當路莫敢發信首除之遷山東按察使有屬吏覬其子以金研信覺繫子以聞

英宗命付信自治竟撲殺之九年秩滿時薛文清公為御史按東土贈之詩云山東憲使何昂藏鐵心古貌眉髮蒼出入四朝荷天寵操持一節飛秋霜海岱茫茫幾千里十年監部平如水只今報政趨

神京僚庶追攀情不已薰風楊柳西河濱綺筵別
酒傾銀瓶一舉十觴勸公飲酒酣感我千古情千
古之情向公道要信蒼生樂熙皞內臺黃閣正需
賢此去嚴程到須早

袁伯儀沅陵人博學有才識永樂中薦授監察御史
庶慎克振風紀嘗有中貴與當路不協欲中傷之
先使人諭伯儀曰若能為我劾去此人當有美除
伯儀曰害良善取美官君子不為也吾為御史可
聽刑人言乎遂上疏論之後以病乞歸卒

王信沅陵人永樂中薦授監察御史守正不阿朝廷
懋庸外紀後
卷之十六
二十

縉紳多敬憚之嘗有囚論死暮托其鄉宦懷金餽
之拒之益峻竟抵于法

朱應祖武陵人永樂中薦授監察御史直聲震中外
擢福建按察使以能見稱

史南曰古者選士于鄉也自黨庠術序升之成
均而士之待用于廷也自稽德攷藝達之澤宮
凡以覈實行求真才以資化理爾矣我

皇祖開國之初取人非一藝用人非一途惟里選鄉
貢為重其間名臣勲望英又才猷不可勝數至
永樂間若虞信之伯介袁伯儀之果毅王信朱

應祖之貞肅皆起于貢而克揚厥烈者也沅陽
志以受硯殺子少信之度則予豈敢贊曰柱下
古史執法太微外振邦紀內肅宮闈四臣之節
篤實光輝文清有歌高吾有詞嗟乎已矣令人
長思

劉琢 劉珏附

劉琢字玉湘沅陽人永樂癸未領鄉薦授葉縣訓導
遷陳留教諭轉國子助教晉翰林檢討仍典助教
事琢在陳留施教士林稱之列祀名宦子深字資
之正統己未進士授知江西寧縣改四川崇寧手

懋庸外紀後
卷之十六
二十一

刁幕官坐免屏居厥後有天津劉鈺

劉鈺字世美沅陽人父弦隸戎天津生鈺成化丙戌
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戶部主事督課九江羨餘
悉歸府庫轉郎中出知常州府有目族餽以金二
瓜卻之在郡勤慎廉明豪右屏跡改守處州民猶
思之政聲益茂卒祠于毘陵

史南曰臣攷沅陽志稱琢出典政教為賢良鈺
擢賦卻金為孝廉信哉漢以孝弟力田舉士而
封股剗胃皆孝子也唐以賢良方正設科而操
觚射策皆良士也琢之施教鈺之敷政其尚實

而不尚名者乎贊曰泗水淪連黃蓬秀兮玉沙
迢遞烏林茂兮二劉宛在水中央兮溯洄從之
遙相望兮

童寅 楊昂 龍景亨

童寅字以敬隨州人永樂甲申進士授監察御史巡
按直隸蘇松諸郡聲稱肅然視滇南及遼東皆嚴
風裁出補交趾按察使以母喪歸服除改江西按
察使廉介能勤雖病必出蒞事存心寬恕推明至
公獄無冤滯既卒吏民哀悼無間言喪歸其鄉家
無贏帛不能庇及其孥云

楊昂字文昭

崇陽人

永樂壬辰進士

授監察御史轉

浙江僉事廉謹守法確然自持時浙江藩司懷私
贖貨相率成風吏胥貪緣厥蠹滋甚昂分按浙西
榜諭禁約衆咸嫉之厥後考績辭疾致政用薦為
廣東按察使中允王愷撰文紀之未之任卒子七
人姪孟愷亦有善政今諸汪蕃盛皆其甥也

龍景亨字伯通蒲圻人永樂丙戌進士性資英毅遇
事輒議論數千言孤抗不能容物初授監察御史
監稅龍江關立法過嚴人不能堪陸水死子霖舉
鄉貢先是羅弘道為御史稱廉焉陳文禮為御史

稱明焉與景亨號為三直

史南曰古柱史氏其職要其責重其言固已難
矣童寅為中丞有曰居是官者當先養人以廉
耻豈徒恃搏擊為能童寅之寬嚴相濟楊昂之
介特自守與夫龍景亨之英毅獨立皆可錄也
贊曰峨峨勇冠邦有直臣范滂攬轡張綱埋輪
童寅楊昂爰及景亨耿耿不寐實獲我心

傳啟讓

張璘 曹弘 劉敬 鄧崙 熊翼 王倫

傳啟讓荊州石首人永樂庚辰進士歷陟河南按察
僉事清慎有為吏畏民服嘗奏築隄以禦河水

上從之

命啟讓董其役

九載考最中州士民奏留之

命復其職加正四品陟大理少卿獻議公平督餉
浙江還致仕

張璘字文玉黃岡人永樂壬辰進士歷陟山東叅政
宣德二年調福建考最陞應天府尹璘廉潔幹濟
所至能恤民為京尹不諂中官雖謾說殄行終不
能沮卒于任

曹弘字文淵長沙益陽人永樂乙未進士授刑部主
事轉員外郎恭慎不急宣德間陞刑部右侍郎巡
撫淮南安靜不擾民多懷之卒于官篋中惟衣二

襲帶二束欽塋

劉敬

武岡州人洪武中有劉必榮者任鴻臚

少卿敬克紹丕緒永樂辛丑進士授監察御史擢

山東副使練軍士權糧餉仰蒙右理冤抑剛不以

權資貶操不以夷險渝尋擬陟都御史未起卒

鄧倫武陵人洪武中有鄧志學者登乙丑進士倫于

前有光為人疎暢永樂甲申進士授兵科給事中

上疏選將帥練士卒汰冗官充邊儲去積弊謹失

機禁侵漁嚴紀律貸貧匠徙達官十事坐忤出補

長蘆運使復上十事陟兵部侍郎卒

熊翼

卷之十六

二十四

熊翼斬州人永樂甲辰進士歷陞僉都御史

王儉巴東人宣德己未進士歷陞右副都御史

史南曰或謂科目不可以得人乎韓范諸儒皆

由科目出也科目可以盡得人乎周程諸儒非

由科目出也乃若傳啓讓張璘之端亮曹弘劉

敬鄧崙之英毅皆永樂間進士也而其剔歷中

外周旋臺署有非近時人臣所能及者謂科目

不可以得人豈確論哉熊翼王儉則月旦不足

徵故也贊曰大理廷平讓為首稱京兆畿尹璘

有政聲弘撫淮陽衣不掩形敬楊東土不爽其

真倫也上疏積忤權璫致去翼儉拔茅彙征

雷復

王詔 艾福 程萬里 謝景

雷復字景陽寧遠人正統丙辰進士授行人拜監察

御史出補廣西按察副使風行百粵聞者股栗轉

浙江叅政山東布政使所在有聲召為禮部侍郎

多所裨益改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廉理邊關戎務

守法循矩不渝其操籌邊固圉悉中機宜憂勞成

疾卒于官賜祭塋

王詔字伯宣衡陽人正統壬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

景泰中坐事免天順初復起拜都給事中成化丙

楚庸外紀後

卷之十六

二十五

成擢通政司叅議出總易州山廠進工部侍郎入

佐部事九年秩滿加正二品俸庚子本部缺尚書

以右侍郎劉昭補之詔快快不樂遂乞休卒國史

稱其儉素簡默但己巳之變守制避難人多議之

艾福字天錫襄陽人天順庚辰進士授監察御史巡

視山西考覈庶官審錄重辟咸獲厥允復按浙江

厥政益彰擢光祿卿上疏省異端供饌坐繫獄奪

俸後進禮部侍郎仍掌寺事乞休卒賜祭塋福習

于世故通宥有智識晚在尚方受侮力辭人以是

多之

程萬里字道遠華容人天順丁丑進士成化初授給事中封駁得體嘗上疏用賢圖治疏通人才慎選風憲皆初時政累官戶部侍郎致仕家居嘯歌山澤有詩云三杯魯酒尋常醉一榻清風自在眠其恬曠如此所著有間情集

韓邦問字大經襄陽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大理評事轉寺正出補淮安知府歷官都御史大理卿陟刑部尚書為人廉慎縝密未嘗輕出一言所在盡職後歸休會稽尋蘭亭故事與尚書王鑑之為真率會第大章進士仕韶州知府

懋庸外紀後

卷之十六

二十六

謝昶字伯明黃岡人正統庚辰進士拜監察御史九江兵備副使事載邵志歷陞四川叅政轉布政使政多得民陟副都御史

李充嗣字士修其先肄籍內江徙居澧州祖蕃任兵科給事中父吉安教授充嗣登成化丁未進士授主事出補僉事歷陟都御史巡撫應天浚蘓州白茆江晉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子松光祿署丞姪繁監察御史

史南曰國運人才相為升降人才治體相為隆汙是故天下有道則葵青之治薰為泰和海內

多故則乖盪之氣變為災沴正統天順一也三振竊國柄奸宄多趨焉李賢秉化鈞英又多從馬匪愚于前智于後也顧其感召之機在君相鼓舞振作之爾乃若雷景陽之端慙王伯宣之疏暢父天錫之柔嘉程道遠之恬曠韓大經之凝重李士修之允遠謝伯明之樂易皆鄉之望也贊曰七君出處三朝勲舊匪惟人望寔乃天祐惟智者樂惟仁者壽高山景行愧生也後

劉天和

李如奎

周叔

陳洪

洪

陽

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曾祖訓正統己未進士授知

懋庸外紀後

卷之十六

二十七

金壇縣以廉直稱召為監察御史風采凝峻擢山西叅政復補貴州祖仲轡景泰癸酉鄉薦知崇德縣父璉弘治庚戌進士知豐城縣天和承累世家學聲華籍甚正德戊辰進士初授主事改監察御史巡視陝西忤逆瑾與儀封王廷相江夏張璞同被逮詔獄謫為金壇縣丞瑾敗起為湖州知府擢山西提學副使時大學士楊一清撫綏關中稚重其人陟都御史往鎮甘肅天和延訪故老循趙充國金城舊蹟克舉屯政西盡青海裔夷効順以憂歸嘉靖甲午漕河淤塞起視河道先是都御史盛

應期創開昭陽湖所費不貲績用不成天和躬負
畚鍤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飛雲橋殺其下流
又疏山東七十二泉自鳧尼諸山達南旺湖濬其
上流運道通濟功告成陟兵部尚書總督三邊值
北虜吉囊大舉入寇天和宵旰象緯旰籌帷幄擒
斬俘馘大致克捷事聞

上嘉賚之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賜玉帶提督團營給
事中周怡忌其功撫言致仕子潔亦舉進士歷刑
部郎中謫汝寧府通判

李如圭字國寶澧州人祖通父純咸典教如圭秀異

懷唐外紀後

卷之十六

二十八

不凡弘治己未進士授知縣拜監察御史巡視江
西激揚有聲以養病歸起擢按察副使歷陞都御
史巡撫延綏時北虜窺伺豫防周悉召入為大理
卿觸忤大學士桂萼嫉言者論之致仕未幾復起
為工部侍郎管理河道陟戶部尚書

周叙字子厚九谿衛人其先自息縣肆戎九谿曾祖
鏞祖禎俱正千戶父璧任知縣天叙生有異質猿
臂善射不泥小節才克濟變正德辛未受大理評
事值

武宗南征上疏諫沮挾之于廷謫縣丞起擢韶州知

府轉察政所在有聲歷陞都御史總制宣大軍務
召為戶部侍郎提督太倉軍民咸宜陟工部尚書
督理沙河大工災異自陳致仕歸隱于九谿山中
自適其志

陳洪謨字宗禹武陵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刑部主事
轉戶部郎中出補知府擢雲南布政使值習河苗
亂與都御史何孟春協心調度督餉濟兵克平十
八寨晉都御史巡撫江西修廢政汰冗員纂輿志
百務具舉召入為兵部侍郎時尚書李承勛卒署
部事籌邊理戎益懋弘績僑兵部災為桂萼所甚

懷唐外紀後

卷之十六

二十九

遂休歸結廬高吾山中所著有靜芳亭稿

史南曰臣為庶吉士時劉松石起督山西學政
及為學士謫官于徽值松石起督漕河邂逅濟
水故知其故為詳而濬涯厚山高吾又皆吾楚
之故老表表可書也贊曰楚躋異軫象應衡台
群賢翊

運程能効才事與時會志與功偕存吾順事贊贊襄
哉

汪文盛 兄文明附

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父藻為邑庠弟子員生文盛

于學合穎靈不凡少長肆力于學與兄文明夙有
麗益友愛篤至正德庚午鄉薦辛未進士授饒州
府推官時宗藩驕恣悉繩以法構誣逮繫日從狴
犴中誦春秋三傳著為辨說根究理要卒賴廷論
白其枉釋之還治姚源寇起蹂躪德興都御史
俞諫陳金檄徃視師文盛單騎奮厲悉心規畫多
中機宜秩滿召入為兵部武選主事值倭倖錢寧
江彬疊感

上志誘導南征文盛率同官諫沮械杖于廷瀕死者
數

懋庸外紀後

卷之十六

三十

今上入繼大統擢為車駕郎中命偕都給事中夏言
御史鄭本公清查冗員獨裁抑璫戚蕩滌表魑群
姦屏息出守福州府首建三山書院以樹標準尋
梓兩漢諸史以崇體要而又構羅一峰祠以昭特
行表鄭少谷墓以彰幽復登勞劓峯以觀形勝濬
上王港以資灌溉罷閩越不經之祀省靈濟無益
之費築羅源諸邑之城虔琉球諸國之貢閩人德
之尋毋憂歸服闋遷浙江按察副使提督學政肇
闡文公正學以開異論次飭天真書院以育俊髦
而又謁白傳坡翁之祠以振高躅品武穆忠愍之

瑩以懟忠魂源龍門以繹何王金許之緒躡天台
以紹劉宋王方之踪禁西湖冶游以屏侈靡訂東
湖鄉約以敦俗尚浙人稱之未幾以父憂服闋復
補陝西督學甫校士於西安而滇廉訪之命至矣
時交人內訌莫登庸竊據纂奪厥子方盈稱兵窺
伺陳棕黎寧播遷赴愬炎嶠驛驛靡有寧宇

上赫然震怒時晉文盛為僉都御史保釐南詔用過
蠻方乃諭八寨宣布恩威乃詰五邦選厲鋒銳檄
留老撾奔附之光緒招納瓊崖輸款之刁族於是
武文淵猷其地圖武嚴威列其陣法儼承恩贊其

懋庸外紀後

卷之十六

三十一

閻謀龍鳳翔呈其壽略陶仙阮仁祐革恢復爭先
阮璟范正毅等投降恐後刀斗宵鳴於紅衣之寨
烽火夙燭於蓮華之灘水截鯨鯢陸割犀象花步
迴瀾富良失險方盈授械福海褫魄

上遣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受其降

璽書褒寵賜以金騎有差乃陟為大理卿邁疾歸卒
上賜祭塋所著有白泉文集姪宗元字子允已丑進
士尚僕少卿宗凱字子才壬辰進士工部郎中所
後宗伊字子衡解元進士初令浮梁令宗召鄉薦
史南銘曰於昭華賈錫姓魯汪開國星源徙家

湖湘嶽祗毓秀川若委輝萬生詰人萬夫之望
筮仕壯曹王立朝行精數邦典慎固邊防擢守
南國佩符郡堂闢山嶸嶸炎海浩茫視學兩浙
登崇俊良瑤林琬琰石室琳琅鳴道三峰直氣
瀟剛飛李秦綦誦洋洋握紀于滇丕振臺綱
屏兇猷偷擊鈇豺狼蠹爾交南敵干跳梁乃敢
予侮鼓臂螳螂

帝赫斯怒神武張皇臣拜稽首師律用臧列彼魚麗
奮我鷹揚月羽南麾星旄載張長鯨就戮短蟻
遁藏捷書奏凱

懋庸外紀後

卷之十六

三十二

天顏豫康晉錫駢蕃

宸翰焜煌召大廷尉儀嚴廊懇辭丘壑高卧雲崗
卹典孔赫哀誅有章施于來裔俾熾而昌三槐茂陰
八桂芬芳眇予小子惻愴孔傷締誼金蘭懷德
圭璋爰采林藻並顯蕙纓爰薦澗泉荔丹蕉黃
玉華有池金粟有岡勒諸貞石永休無疆

楚紀卷之十六

楚紀卷之十七

崇道內紀前篇

夫道其起于心乎堯授舜舜授禹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允執厥中而已夫數聖人所以傳心
者豈無稽哉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復以
一陽臨于五陰而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也者仁
也天地之心也天地以大生為心聖人以大中
為德自堯舜禹而下至湯文武周公孔子亦惟
曰中焉至矣周茂叔崛起千載下直見天地之
心默契聖人之中于千載上故表太極一圖以
發心學之蘊大哉至矣中焉止矣撰崇道內紀
前篇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世居營道之濂溪父輔成登大中祥
符八年進士為桂陽令贈諫議大夫茂叔生而神
秀少有巨志初名敦實避英宗諱改焉以舅龍圖
閣學士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茂叔至
一訊立辯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
南安軍司理叅軍有囚法不當免轉運使王逵欲

深治之衆莫敢爭茂叔獨抗辯不聽乃委手版歸
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
也達因得免移柳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
平賢之語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
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郡人皆曰是
能辯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
少惴惴焉不以得罪於令為憂而以污穢善政為
恥歷合州判事不經閱吏不敢裁雖下之民不
肯從部使趙抃惑於譖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
通判處州抃守處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

崇道內紀前

卷之十七

二

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柳
州用抃及呂公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
洗冤澤物為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
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
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
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
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以取名而銳
於其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
筑簞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
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論曰無極而太極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
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
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
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
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
男坤道成文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
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
知矣五性感動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

崇道內紀前

卷之十七

三

之吉小人恃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
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著通書四
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
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掾南安
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久之知其為
學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茂叔每
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
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
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茂叔因

謂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願驚異之曰爾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二子壽燾官至寶文閣待制

史南曰臣游匡阜乃即瀟溪舊址思其所學邈焉無得及浮湘登嶽望月岩山乃悟夫茂叔之學直得羲文孔子不傳之緒易曰天垂象河出圖聖人則之夫河圖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即無極而太極之本體也天一生水三生木即陽之動也地以六八成之非動極而靜乎地二生火

崇道內紀前

卷之十七

四

四生金即陰之靜也而天以七九成之非靜極復動乎聖人仰以觀於天文紫微垣居中無極而太極也太微垣非陽之陰乎天市垣非陰之陽乎孔子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故曰易有太極此之謂也上承堯舜禹湯之道統下啓伊洛關閩之心傳其功不在孟子下贊曰孟子以降疇續厥傳道未墜地文不喪天元公崛起則坤象乾肇圖太極理數幽玄直繼絕學精蘊心傳開我後覺仰瞻希賢

朱震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宋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

廉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為司勳員外郎震稱疾不至曾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為參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任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既至上問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擢為祠部員外既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荆襄之間公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豐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

崇道內紀前

卷之十七

五

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釐而動席捲河南此以逸待勞萬全計也遷秘書少監兼侍經筵轉起居郎建國公出閣以震為贊讀仍賜五品服遷中書舍人兼翊善時郭千里除將作監丞震言千里侵奪民田曾經按治頗寢新命從之轉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是時處州民為盜選良吏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為盜亦不為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及屬吏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

惠有治效者優加獎勸上從其言故事當喪無享廟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莊公公羊傳曰說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圜丘當時未行三年喪以日易月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叅議卒用御史趙渙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太饗明堂七年震謝病丐祠旋知禮部貢舉會足疾不果震經學深醇有漢上易解云陳

崇道內紀前

卷之十七

六

搏以先天圖傳神放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既既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修以太極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是故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叅兩篇臣今以易傳為宗竊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為非是故其於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有曰乾坤天地鬼神也坎離日

月水火也艮兌山澤也震巽風雷也坎離震兌四時也坎為天地之中也聖人得天地之中則能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先天而天弗違聖人即天地也後天而奉天時天地即聖人也聖人與天地為一是以作而萬物覩同聲相應震巽是也同氣相求艮兌是也水流濕火就燥坎離是也雲從龍風從虎有生有形各從其類自然而已

史南曰臣觀周易諸卦圖乃知漢上先生之邃於易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程子之易傳是已以卜筮者尚其占朱子之啓蒙

崇道內紀前

卷之十七

七

是已乃若聖人制器尚象而以動尚變則隨時變易以從道者其周子之太極乎漢上先生得其意著其象而畫前之易可占也故善讀易者求其辭而不得當求諸爻求諸爻而不得當求諸象求諸象而不得當求諸畫求諸畫而不得當求諸圖替曰漢上易學畫圖指象著三才理出千載上俎豆宮墻月岩相望易傳啓蒙妙哉意嚮

廖僩

廖僩

衡山人宋真宗天禧間舉進士與弟倚

咸為歐陽文忠公所重常著洪範論曰箕子叙洪範云絲墜洪水汨陳其五行天乃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絲則殛死禹乃嗣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孔安國傳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蓋因而第之以成九類何觀安國之意誠為洪範之書出於天者也禹之所得天與之也故云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洎班固撰五行志又引劉歆言云禹得洛書龜文而後知洪範備案洪範皆人事之常而前古之達道也達道出於聖人者也伏羲而下至於堯舜其事先有不法天行道以理天下使皇王之德被於兆人儀法千古則洪範者固前聖之所啓也豈禹方受之於天哉若洪範之書出於洛而神龜負之以授於禹則是洪範者果非人之所能察也自禹而上未之聞於世也若非人之所能察而世界未之聞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事不聞於堯舜而上也今驗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義伏羲而下未有不

由之者則洛出龜負以授於禹為可乎雖然安國劉歆班固所以云者誠感於所謂天道故也是

亦不知天道之說也凡所謂天道誠在於人耳順於天乃天道之與也不順於天乃天道之不與也書云天之歷數在爾躬順道之謂也又云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不順道之謂也其洪範者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所履而凶人之所不及也絲有凶德於天下之達道誠不可得也故箕子云天乃震怒而畀洪範九疇禹有聖德於天下之達道固行之也故箕子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諸儒不達如此以皇天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即謂天果秘之而不與之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即謂天果受而與之斯實不明箕子之意也若諸儒所論天之歷數在汝躬是必親授歷數於天也天命誅之必親授僂於天也何不然之甚乎爾以為洪範者出於前聖之心也而後之為君者苟能務蹈聖德未有不受洪範於天者也三五已降有道者皆受於天可也蓋天下之達道天之常道也行之則受之於天矣諸儒又云洪範九疇禹次而類之洛書本文凡六十五字欲成其為能無辭乎聖人之道不得其傳誠可痛矣或曰然則洪範之篇錄之者箕子也以武王之問故遂以洪範之道錄而為書亦由周儀二

禮皆古之達禮也周公錄之以成書耳封建論曰
柳子厚為封建論以周之亡由立諸侯之過也故
曰周之失在制不在政又云諸侯各專其國繼世
而理其人之賢不肖不可知而民之理亂亦不可
察又云諸侯世祿在位各據其地則天下雖有聖
賢者生無以立於天下如子厚之論是蓋知其末
而不知其本故以封建為非故曰封建非聖賢意
也勢也又云湯武所以不去封建者因其力以得
天下也此亦子厚之惑也夫事有得失理有是非
固不易也偏謂聖賢之立封建者道也非勢也亂
天下非制失也失在政也又謂天下諸侯非專國
繼世而理亦不能亂也雖世祿在位亦不能妨天
下之聖賢也湯武不去封建者實古之常道也非
因其力以取天下而不去也且夫聖賢之立制度
皆效于天地而節制於人使人悉得其所耳當人
生之初萬物屯蒙而莫知其所所以理易云天造草
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也是封建者聖人所以理民
之達道也觀三代封建之制因地制民因民制祿
使大不至於難制小不至於無賴如臂如身使臂
使指上下相制固有不便則封建者固因人之利

而為之也夫所謂勢者不得已之辭也豈有取法
天地節制於人而曰不得已哉以此為勢則天下
孰不為勢是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分皆勢也
何止於封建而已乎偏故曰封建者道也非勢也
且封建之制地有差等祿有多少禮樂器物各有
分限是故下者不可上少者不可多降者不可升
無者不可有執是而論雖世未有亂者也若地不
必差等祿不必多少禮樂器物不必有分限下者
不必下少者不必少降者不必降無者不必無則
未有不亂者也觀周世之末然矣豈制之失乎是
蓋失其政而然也且三代之盛非不封建也而不
聞亂何封建利於三代之初而不利於三代之末
乎是蓋政存與政失之謂也使周末之天子執文
武成康之法而不失則文武成康之時也又安得
有問鼎射王之事當夷王後禮樂征伐天子不能
有也安得諸侯不為逆設使雖不封建未有不大
亂者也偏故曰周之亂在失政也且夫諸侯者奉
天子之法以理其國也動靜進退莫不由天子也
故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恭不恭者君削以地
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廢

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叛叛者君討夫然則天下諸侯莫敢不為善也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天下八州各以其屬屬天子之吏以治伯伯以理正正以理卒卒以理帥帥以理長長有不善則帥舉之帥有不善則卒舉之卒有不善則正舉之正有不善則伯舉之伯有不善則吏舉之上下相制雖有不肖者固不敢為不善矣設有為者則流矣討矣而不存之於天下也夫然則天下無不善矣備故曰雖專國繼世而不

樂通內紀前

卷之十七

十二

能為亂也且聖賢之用與不用繫乎在上者也在上者果其人能用之果非其人則不能用之此事之固然者也當三代之時不聞有聖賢不居其位用不用繫於在上明矣彼封建者亦所以待聖賢者也當聖賢不用也乃封建失制之時曰天子之法不必行諸侯之法不必紕是故天下各據其地而聖賢棄矣夫豈在於封建是誠制亂之罪也備故曰雖世祿在位不能妨聖賢之於天下必主之者愍世之亂然也固不以得天下為利也若以湯武不去封建為因其力以得天下則是湯武苟於

得天下也孔子以湯武為仁人乎則湯武之不苟可知也且聖賢之心惟欲利後世益天下苟事有利益者雖死焉為之也若封建果不利天下益後世則去之以利益乎天下後世矣又豈肯因而不並況封建者以天下為公也而守宰者示天下以私也封建者與天下共天下守宰者欲以獨制天下為心公私之道昭矣而公私之義固有差矣備故曰湯武之不去封建者蓋古之常道也非因其力而不足也且子厚不究天子之法亂而使諸侯叛反以封建為周之失制不究法不亂則不善莫

樂通內紀前

卷之十七

十三

由在位反以繼世不肖致亂為患不究聖賢紕不肖為當世法而反以聖賢不立為慮不究聖賢立法制必取法天地而利人反以立封建為勢不究聖人之心無所苟反以湯武不封建為利其立備故曰子厚之論封建知其末不知其本也雖然子厚以封建為非者以守宰為是故也以守宰為是者無他乃曰有罪得以紕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讐夕斥之矣夕拜而不讐朝夕之矣又云漢之得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使漢室盡封侯王則孟舒魏尚之術莫

得施黃霸汲黯之化莫行明譴而道之拜受

已違矣下令而削之歸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
嗚呼若是者子厚果大不明其本也以是為是則
豈封建之世有罪者不絀有能者不得而升乎朝
拜而不讐夕不能斥之乎夕拜而不讐朝不能斥
之乎若以罪不絀有能不升拘者皆已亂之世也
已亂之世無不失也何已於封建哉已亂而罪之
何異惡桀紂之不道而責湯武嫉商均之不肖而
非堯舜也於理順乎雖然子厚知漢之封侯王而
不知古之封建也若古之封建固不至是凡天下

崇道南紀前

卷之十七

十四

四海九州二百一十國在夏商則百里極矣國凡
有五等五等之國制度不同出於天子者也古之
一大國今之一郡耳是故其力易制其患易救固
未有能為亂者也漢之封侯王則一侯王之地如
古之大國數十則漢豈行封建之法哉乃漢自為
之法非封建之法也若以漢自為之法而疑古封
建為非是由以溺咽之故欲去舟與食者也豈封
建果非哉而又孟舒魏尚黃霸汲黯之輩當三代
之時不啻千萬輩在卿大夫之列安得謂在封建
之世則不得伸其才術豈數子者之才能為太守

而不能為他哉而子厚固以為封建則能用之不

知其若何也嗚乎是非得失之理明明若是又何
曲為之言也倘非好辯也庶幾入之道少有明耳
史南曰臣政諸宋文鑑乃是廖僞洪範封建二
端慨然有懋學千古弘烈六合之志及見歐陽
公稱述廖倚兄弟俱起衡山屹乎與祝融華蓋
爭雄長也豈亦地靈故耶贊曰仰瞻乾文洪範
叙時脩察坤宜封建列侯聖人參兩神識天謀
箕子周公世闡丕猷廖氏二仲永叔好仇

趙復

崇道南紀前

卷之十七

十五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元太宗乙未歲命太子闊出統
師征江南至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
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
求儒道釋鑒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以歸
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壯
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歸覺月色皓
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
際則見復已被髮徒跣仰天而號卻蹈曉以徒死
無益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以壯行保無
他族復強從之先是常此道載籍不相通至是

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不強之任惟中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十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於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為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與人交尤篤分誼楊奐以道自任其西歸也贈之曰君子之學至王道而止學不至于王道未有不愛變於流俗也三代聖人以不學傳天下見於伊尹傳說之訓君子將終身

馬明王不與諸子各以其意而言學學者不幸而不得見古人之全體蓋桓文功利之說勝而義堯舜文之意泯夫學為王者事猶元氣之在萬物作之則起抑之則伏然莫先於嚴誠偽取舍定而王霸之略明矣元好問以文鳴其南歸也懼其以博學溺志而忘本而惓惓以自修為勉其見道分明如此復家江漢上學者稱為江漢先生子卿月克紹家學云

史南曰臣讀姚燧述江漢先生中夜以興仰天而祝蹠膏血以鬪魑魅徑林莽以觸虎豹非不決也先生之死求以無辱先生之生豈不全歸乎哉夫元以夷主華天地之大變也而江漢先生獨能發明濂洛關閩之學以上究義文周孔之緒俾人類不入於禽獸者其功居多厥後許衡劉因之徒從而衍之以大明於世非江漢先生其孰發端也哉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矧逢夷狄天地晦冥姚樞延訪江漢先生以覺來學許衡劉因

楚紀卷之十八

皇明賜進士 經筵日講同修 國史纂直大夫前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廖道南謹撰

崇道內紀後篇

萬禎

萬禎字人傑大治人從朱文公講明理學嘗有問云浩然之氣集義所生既與道義渾然無間然道義則實助之以達其用是氣雖生於集而其充也為道義之助呂子約以為未安乃是大綱上看得不分明但上蔡本因孟子鄉為今為之言而生血氣盛衰之論則上蔡之論亦未可專以為非也竊謂

崇道內紀後

卷之十八

一

界分有未甚明故其辯論多庇先生以為何如文公曰子約之病乃賓主不明非果分不明也論集義所生則義為主論配義與道則氣為主子約見得道理大段支離又且固執已見不能虛心擇善所論不同處極多不但此一義也伯豐說得極分明朋友間極不易得人傑又問云浴沂一章終是看不出喟然而嘆曰與點之意深矣夫子無意必固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正是此意且是與天地相似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子傳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豈教人如死灰

崇道內紀後

卷之十八

二

槁木曠蕩其心也哉張子謂湛一性之本攻取氣之欲物各付物而無一毫計較係戀之私則致廣大極高明雖堯舜事業亦不能加益於此夫人傑竊恐全體大用未能瞭然於心目間而欲遽求曾點之所樂則夫事物未接之時此心平靜宵中之樂固或有時而發見然本根不立憑虛無實亦易至消鑠矣文公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渾然日用之間隨處發見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達其所履之常而天下之樂無以加焉用之而行則雖堯舜事業亦不外此不待更有所為也但夷考其行或不揜焉耳夫人傑又問云文言潛見躍飛自然之文而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德無淺深也何如文公荅曰本意亦甚分明不必過為深巧如橫渠之說且如初九則是德已成而行未著故眾人未見其德而君子之心確然已有以自信也九二則人見其庸行閑邪存誠之迹又從而化之也九三則雖涉此危地而但進德修業之不已也九四則其位愈進其危益甚而亦但知循理不恤其他九五則以天德居天位而天下莫不

仰觀之也上九則過極而亢不能無悔矣若以德言則愈進愈高此當為聖而不可知之地又豈有可悔耶

史南曰道之不明匪道之罪也論道而過求者之罪也文公析理精微講學諄復而人傑明辯慎思可謂好學而楚之士莫或先矣贊曰易象乾龍潛見躍飛君子觀物當研厥幾曾子浴沂孟子養氣詠乎春風塞於天地人傑質疑晦翁發蘊希聖希天德修業進

項安世

崇道內紀後

卷之十八

三

項安世字平甫江陵人從朱文公遊已見乎諫紀文公與之書云示喻此心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常常記得此固持法之要但聖人指示為學之方周遍詳密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持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乃為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大抵要得此心常自惺惺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此子靜相報如何子思以

來論學者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吾人而學別無巧妙不過平心克己為安耳又曰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未嘗只守此心者蓋為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為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矣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為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大學所謂知致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此也若如來論乃是合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論應事固已失之矣後來如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為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其所守而失之所以俛俛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滋為所惑也

史南曰臣幼讀篋墩道一篇以為朱陸之辨盡

崇道內紀後

卷之十八

四

於此矣及入史館又合陽明甘泉東郭諸君子之論而觀之均之未為至也夫堯舜禹之傳心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至伊尹之告太甲由歲有一德傳說之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周公之告成王曰所其無逸數聖賢者豈故務為多言哉乃象山則曰先立其大者而已陽明則曰致其良知甘泉則曰知行合一東郭則曰常精常明是於象山之學已不能發其精蘊矣又何有於晦翁之好古敏求也哉傳說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孔子則分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

李儒用

李儒用字仲東平江人初習春秋登嘉泰壬戌第歷官制幹時晦翁寓嚴州儒用受業於門四書中多所發明諸門人錄晦庵與先生問答自為一卷先是醴陵吳佩從翁遊尋為制置使宣諭蜀中遂辟先生為幕賓且薦於朝疏其人品經術可以大用

未幾終于蜀所居練溪因以為號學者稱為練洲先生嘗從獵登中梁山賦詩一章曰浩蕩秋風使節歸南山重與北山違向來人物瞻烏帽更共寬條款素衣秦地關河裁咫尺漢都風景尚依稀壺漿迎處多遺老絕嘆登壇佳事非弟子吳哲嘗編通鑑纂要蓋淵源所自云

吳雄

余廷瑚贊曰練洲崛起文其在茲嶽麓弘開能自得師斯道肯繁語錄是資平生抱負未究厥施何以知君中梁有詩

吳雄字伯英平江人年二十時客臨安遇西山蔡元定導以見文公于考亭遂受業於門雅敬之與黃直卿康叔臨蔡伯靜及其弟仲默謹貢明徹具見所記語錄雄博學貫通尤有志於當世星緯古候孫吳兵法咸詣其妙所與交游俱當世名賢時黨禁嚴諸賢貶斥異地或徙或死雄不遠千里徒步赴之曲為料理或不能赴者俱問遺不絕後其學盛行從遊者甚眾創陽坪書院以居之西山之縣梓卿亦嘗至焉學者稱為陽坪先生弟子吳鉞傳其學登寶祐丙辰進士終池州石埭令

余廷瑚贊曰陽坪之學指述西山考亭論道闡其賢關宏才博學未見其班間遺惠難身親厥艱澹望梓里若覲光顏

毛友誠字伯明平江人號竹間聞康叔臨傳程門學

寓巴陵從之遊謝棄科舉闔戶讀書尤邃於易教

誨後進不倦時龔安國高其行誼即延至領泮宮

幾十年其謝弘齋詩畧云何以荅夫子力學躬朝

暉瞬息纔不學老與衰相侵誓參舞雩樂胃中長

暮春友誠既歿于岳陽祠之泮宮當世甚高之

余廷瑚贊曰白水毓和竹間特出伊洛潛江探

崇道南紀後

卷之十八

七

其精密弘齋秉鐸先覺可質領袖泮宮準繩是

率俎豆芬芳岳山嶧

周奭

義大初

張丰應

吳必大

鍾震

馬治

陳純夫

金說

樂韶

周奭湘鄉人乾道間領鄉薦淳熙中同胡文定梁世

宗再舉不第從張南軒游南軒嘗問之曰天與太

極何加對曰天可言配太極不可言合天形體也

太極性也惟聖人能盡其性人極之所以立也南

軒又問舜五十而慕何如對曰此大人不失其赤

子之心也南軒深以為然顏其亭曰欽齋

義大初字冲遠道州人厥考宗濂溪之學以迪大初大初學知本原登宋淳熙戊戌進士從朱文公游深有所得楊誠齋趙端明皆器重之所著有水壺集

張主應大治人從文公游講學白鹿洞丰應為講尚

書周官慎刑章會洞夷作亂攝司理俘獲渠魁釋

其脅從人稱為通儒

吳必大興國人以父任為言水丞師事張南軒呂東

萊晚從文公游因當時臺諫及侍郎林栗嘗議遂

棄官不仕所著有司誨集

崇道南紀後

卷之十八

八

襲蓋卿常寧人以明經擢第師事文公後入諫垣為

右正言克伸直氣

黎貴臣長沙人從文公游講明理性私淑諸徒士人

咸化

陳純夫永興人宋元豐初監舉第一尋以易經魁省

試京師號為湖南夫子累官通奉大夫後間居以

文自娛卒年八十六

金說新化人從五峰胡明仲游徵召俱不就鄉閭景

其清節

鍾震湘潭人從文公游建主一書院以昭正學學者

稱為主一先生真景元守長沙延興郡教焉

馮洽字深之常德人文公門人馮椅弟子也手錄性理諸書誦悅不厭

呂陟字昇卿零陵人從張南軒游楊萬里為丞時因督租過其里往見之郡守問所過有文士否荅曰青桂里得一呂昇卿有學士也即招致鄉校領袖諸生後為常德府錄參累官監司有直聲

彪虎臣湘鄉人從胡文定公父子游講明經學不事進取子居正岳麓書院山長人稱為彪夫子

樂韶字成之零陵人穎悟絕人讀書五行俱下十歲

樂道內紀後

卷之十八

九

能屬文從敬齋先生游弱冠舉進士授桃源尉

黎顏醴陵人宋進士任大冶縣令紹諸賢之緒博學多聞尤邃於春秋湖南學者多遊其門

鄒輓字行之平江人與方叔行萬子靜許春伯方明甫師事李弘齋饒雙峰安貧樂道脫去時習人咸

重之文公帥長沙道經平江輓謁之道上云輓雖貧未嘗廢書年始十七八有志於道未有導之使

趨翼之使成者聞竹間先生僑居巴陵承伊洛宗派與友人洪伯時往見之竹間愛其朴實遂教之

曰子歸取四書讀之於立身宅心體察久自有得

歸讀論語稍有悟處乃告伯時曰古人為學只是

實地工夫學以為己豈但如俗儒詞章專事利祿

哉若論語首篇便教人以孝弟蓋聖賢事業雖大

未有不孝弟始孟子論堯舜亦曰孝弟而已矣

謹哉小詩二章寓見先生之意云武夷洞前皎月生

歸人近得坦途行陰靈滌盡無纖翳遠徹乾坤

萬里明又曰野意淒涼遠俗情出門一笑亂山青

痴兒白晝猶酣睡可是無人會喚醒時謂文公者

甚衆獨先生獲禮接焉有集行于世皆不事斧鑿

寄興高遠終于漕港無以為歛棺槨衣衾皆出于

樂道內紀後

卷之十八

十

友人方叔行云

余廷瑚贊曰卓彼漕港見道本原竹間啓鑰得其師傳躬行孝弟雅志靜專學顏所學殊非大

言安貧樂道與况悠然

李義山嘉魚人讀書一過能解大義師事文公南軒

二先生嘉定中第進士淳祐樞密院編修累官金

部郎中轉對一章言為善不可有疑心去惡不可

有悔心又言陛下有好善之心而無遷善之勇有

疾惡之名而無疾惡之實上異其言時稱其行美

如瑜節介如石後賜爵中大夫豐城縣開國男食

三百戶或序其詩如三春花卉不似剪綵刻鏤為奇渡江後一大家數也

史南曰臣嘗慕微麓謁朱陵洞訪考亭南軒之蹟而重以慨也夫諸賢講學于茲或鼓篋授業或聞鐸洗心或面命於當時或私淑於後世振絕響而協元聲雖所造有高下所入有同異要之皆有裨吾道者也贊曰微麓浮湘水淪漪兮朱陵竅衡山崎嶇兮彼美群彦發端倪兮仰止高風析群疑兮

方遲

崇道南紀後

卷之十八

十一

方遲字明甫平江人初師李弘齋黃勉齋與饒伯輿張元簡趙師恕皆同門友元簡九江人嘗遺書曰伯輿明理而遠於事明甫練事而中於理吾嘗以斯道望伯輿而以斯世望明甫也淳祐間朝廷詔諸道帥臣舉節行才識之士時孟珙帥荆湖董槐帥湖南皆以遲應詔珙疏曰遺逸之士形於操履者其德雖有餘見於經綸者其才皆不足乃若學足以探古人之淵源行足以為國家之矜式才足以經文緯武識足以闡幽燭微非德行才識足以當今日之薦舉者乎臣伏見岳陽布衣方遲自其

少年即知古人磨礱既久涵養益深脫去塵滓之中遊心高明之域天下之事無所不通比豈惟一道罕有誠四方不多見也槐疏曰方遲體用通貫言行得實早從朱熹高第黃榦遊有冰清玉潔之譽妙性命道德之原大而冠昏喪祭之禮幽而天地鬼神之故細而昆蟲草木之微奇而風雲鳥蛇之陣博而山川地理之形上而朝廷國家之事下而閭閻田里之務靡不畢究聽其議論從容閒暇驗之操履肅清恪忠臣三年驅馳湖之南北採訪人物未有出遲右者明年特旨免文解一次遲辭不受珙復奏既不錄以官宜賜以處士名示國家優禮賢才之意疏入未報而遲已卸世矣學者稱為連雲先生子虛中領鄉薦

魯仕能

余廷珣贊曰吁嗟連雲志在用世孟董二疏不獲一試處士幽潛亦復何愧濂洛師承事類疑貳考索精詳足徵賢智

魯仕能字時舉平江人以春秋三詣鄉舉登淳祐甲辰進士嘗從饒雙峰學自號寶潭初任常德桃源尉擢監利令王登帥荆辟充沅州錄事兼餉事後

崇道南紀後

卷之十八

十二

呂帥來政尚貪酷沅有叔訟姪分金者勘之得誣姪狀元守謂曰呂貪帥也餌金必償所欲乃已曰屈姪伸叔強無為有得罪造物因具其實呂大怒遣使查所掌軍餉羈沅六年呂死李應山代帥始雪之得自便歸與吳鉞集同時齒德會於本邑鳳栖鄉之道若每歲值菊金蓉錦之時擇山水勝處更迭主會年八十而終

余廷瑚贊曰嗟我實潭蚤登甲第筮仕不僚守法不避一忤貪帥六載逮繫應山雪之曾不介意遺老盤桓令聞傳世

崇道南紀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十三

萬鎮

萬鎮字子靜平江人少師事方遲後遊雙峰門嘗稱天下讀書伯易第一子靜次之伯名漢鄱陽人也與子靜為同門友魯仕能亦稱詞翰之工如深山窮谷長江大河言論懇懇極古今事情非書生常譚也賈似道帥荆辟充公安竹木書院山長未赴登淳祐庚戌第授澧州司戶參軍及瓜而歿所著有左傳十辦嘗欲做晦翁杜倉率鄉人建之自為規約序曰周禮一書為民慮深矣比閭族黨必使相挾相調古之聖人其處心也厚其愛民也深故

崇道南紀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十四

垂典冊以示方來學者讀聖人之書將銘諸心乎抑見之行事乎君子學道則愛人貴推而行之吾鄉故老凋謝習俗頽弊富家巨室溺於商功課利之習無君子長者之論以奮發之利己之念重利人之念輕舉事有益於已則為之稍有所損則弗為矣甚至積粟紅腐以俟饑歉未聞有倡而舉義者吁何薄也因觀晦翁先生在建遇大饑請於官作社倉今欲率鄉中富而有德者法而行之凡與盟者穀以十斛為率十人所聚穀百斛擇里中賢有才者司出入焉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祲則盡弛之期以數年捐以與民古人保恤之政將復見於今日顧不遑與

余廷瑚贊曰見春之學專心於靜見稱師門寶潭起敬賈帥徵公宜公不應規約社倉未獲究竟士宏一跋千古可証

方輓

方輓字叔行平江人資稟凝重李弘齋教授岳陽輓慕紫陽正派師承志邁弘齋誨以詩曰博文約禮終身事修已治人種德書好把從頭親切看若非

親切總成虛輓自此謝棄科舉從事根本之學時
友人方明甫以才行歷聘諸召輓戒以聖學詳于
為已不專為人自是明甫不應辟召輓平生未嘗
疾言遽色人有不善改正甚多家庭雅睦子弟肅
如僮僕示知守禮四方薰德而善良者戶外常履
滿韓太傅履常敦請詩云李門弟子饒門友渭水
遐齡泗水心大博請益親書論語授之大博寶重
叅政魏了翁嘉其學行名其室曰學齋知饒州朱
寅孫志其墓

崇道內紀

卷之十八

十五

余廷瑚贊曰矯矯學齋問學潛心博文約禮修
己治人弘齋教言啓迪彌深益重連雲人已攸
分師友切磋燁燁令聞

許應寅

許應寅字春伯平江人號果齋與鄒輓方輓萬鎮方
暹同時游于弘齋雙峰之門弟應庭與先生少時
並有時名俱登紹定二年進士一門雙科果齋尤
以操行著張萬全守岳擬以果齋學行宜列鄉賢
會張去不果子開嗣領鄉舉

余廷瑚贊曰吁嗟果齋未見其同一時高賢刻
意磨礱淵源伊洛李饒是宗雙科發軔操行寂

工鄉賢楚楚敬瞻高風

或曰子之撰崇道也先之以徵獻次之以懋庸
而後及於諸儒何也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
次立言夫言非君子之所獲已也古之君子達
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兼善者行義以達
其道獨善者隱居以求其志乃若周元公發精
蘊以紹往聖著圖書以啓來賢於乎至矣嗣是
有朱震以鳴鐸于南國有趙復以振武于北方
至群哲協心尋盟講學殊方訂誼勒石昭文布
諸方策足為帝王圖治之規傳之曷彞永作師
儒範世之典是故徵獻則德施溥矣懋庸則功
樹巍矣而道實崇之大哉道乎與天地相為覆
載與日月相為光華與海嶽相為流峙故曰天
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廣大配
天地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大哉
道乎其立德立功立言之本乎

崇道內紀

卷之十八

十六

楚紀卷之十八

楚紀卷之十九

皇明進士 經音講修國史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廖道南謹撰

崇道外紀前篇

邵州文廟釋菜文

元公月茂叔文曰治平五年歲次戊申正月甲戌朔三日丙子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兼管內勸農事權發遣邵州軍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周惇頤敢昭告于先師至聖文宣王曰維夫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上自國都下及州縣通立廟貌州守縣令春秋釋奠

崇道外紀前

卷之九

雖天子之尊入廟肅躬行禮甚重誠與天地並焉儒衣冠學道業者列室於廟中朝夕目瞻眸容心慕至德日臨月積幾于顏氏之子者有之得其位施其道澤及生民者代有之然夫子之宮可忽歟而邵置於惡地掩於牙門左獄右庑微喧歷年惇頤攝守州符嘗拜堂下惕汗流背起而議遷得地東南高明協卜用舊增新不日成就彩章冕服儼坐有序諸生既集率僚告成謹以禮幣藻齊式陳明薦以充國公顏子配

邵州告顏子文

周元公文曰惟子睿性通微實幾於聖明誠道確夫子稱賢謹以禮幣藻齊式陳明薦從祀配神

營道周元公祠記

文公朱元晦記曰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辯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州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慶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

崇道外紀前

卷之九

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刑公事未幾病遂得南康以歸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之道也因與為友且使二子往授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

賢與之語漢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得為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四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柳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辯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教諭莫違命蓋不惟以此抵罪為憂實以沾善政為耻也其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

崇道外紀前

卷之九

主

吏不敢決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為使者人或譏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處先生適佐州事趙熟視其所為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勤瘁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已任設施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

歲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塋之鄉又

往來經紀於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饑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也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發源于蓮華峰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室焉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

邵州周元公祠記

朱文公記曰邵陽太守東陽潘侯燾以書來曰邵學故有濂溪先生周公祠蓋治平四年先生以永州

崇道外紀前

卷之九

四

通守來攝郡事而遷其學且屬其友孔公延之記而刻焉其後遷易不常乾道八年乃遷故處而始奉先生之祀於其間既又以知府張公九成之學為出於先生也則亦祀以侑焉於今蓋有年矣燾之始至首稽祀典竊獨惟念先生之學實得孔孟不傳之緒以授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然自再傳之後則或僅得其彷彿或遂失其本真而不可以若是其班矣乃更闢堂東一室特祀先生以致尊嚴道統之意今歲仲春釋奠於先聖先師遂命分獻而祀以告焉以吾子之常講于其學也敢

謁一祠以記之使來者有考而無疑也熹發函復為之喟然而嘆曰甚矣道之難明而易晦也自堯舜以至孔孟上下二千餘年之間蓋亦屢明而屢晦自孟氏以至于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其明者不能以百歲也程氏既沒誦說滿門而傳之不能無失其真流而為老子釋氏者幾希矣然世亦莫之悟也今潘侯乃獨深察而致謹焉道之明也其庶幾乎雖然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所謂無極而太極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為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為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近世讀書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為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為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乎先生故熹常欲援故相蘇公請刊國史草頭木脚之比以正其失而憾其力有不逮也乃今於潘侯之舉而重有感焉是以既叙其事而并附此說以俟後之君子抑潘侯學識之長既足以及此矣則又安知其不遂有以成吾之志也耶

邵州周元公祠記

鶴山魏華父記曰寶慶府學教授梁君士英遺書曰自治平四年周元公遷邵學於牙門之東南陬紹興二十有五年又遷之神霽廢宮乾道八年復舊而奉先生之祀以張公九成侑紹興四年又更以特祀嘉定十三年遷學邵城之西舊址荒第不治先生之祀雖寓新學而僅真諸堂限士英請於趙侯善以其舊址隸學請於李侯大謙即其地祀先生自守貳僚佐鄉之薦紳常布各捐金以贊于成始紹定二年之冬訖明年之夏凡為堂四楹祠居其一東西又為齋廬以翼之士英謂世不可無記也了翁雖不佞而於先哲言行槩乎有聞且學之始建而用幣於先聖先師者先生之文也記學之改作者五峯胡子也記學之復古者宣公張子也記先生之特祠者文公朱子也四子之文日星垂而江河流也而奚以尚之敢辭梁君又曰先生之沒百五十年未有所易名予為之請寧遠營道皆先生故里也子為之記其祠郡國之祀先生記者亦已多矣而奚獨遺是哉了翁曰非敢遺也而難為言也雖然請為誦先生之言而申三子之撰可乎蓋自孔孟以來為五百年者三矣聖遠言湮俗

論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知一理二氣之互根
言性者雜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實理知剛柔
之為善惡而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知
陰陽之為動靜而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一於動
也先生始為圖書貫融而劈析之二程先生得其
傳道日以彰迨胡于朱子張子推行究極亦幾無
餘蘊矣然而論說益明適以為藻飾詞辯之資流
傳益廣適以為給取聲利之計故胡子曰棄不背
之身於一物之小其不仁莫甚焉張子曰學校所
講不過綴緝文詞規取利祿非先生所望於後人

崇道外紀前

卷之九

七

之意而朱子亦曰程氏既沒傳之者不能無失流
為老釋而世莫之悟也嗚呼邵居重湖之南地阻
且僻先生之遺風餘化三子之格言精義洋洋乎
斯人之耳目使為士者目擊而心維氣感而幾悟
則將有惕然于衷而不能自己者無所措其詞請
以是識諸石

黃陂程明道伊川祠記

朱文公記曰齊安在江淮間最為窮僻而國朝以來
名卿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
公邦人至今樂稱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是邦

而未有能道之者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勲業皆
已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
驚世俗之耳目又莫若蘇公之盛也若程夫子則
其事業湮鬱既不足以表於當時文詞平淡又不
足以誇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
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能無顯晦
之殊亦其理勢然也蓋天聖中太中大夫程珦

仕為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家焉實以明道元年
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惇又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
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間攝守

崇道外紀前

卷之九

八

南安乃得春陵周公惇頤而與之遊於是二子因
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既乃得夫孔孟以
來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所學為諸儒倡則今
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大學
論語中庸孟子為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
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而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其
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蓋以振百世
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詞章事業
議論氣節所係孰為重輕所施孰為長短當有能
辨之者而世非徒不知好也

應城謝上蔡祠記

文公記曰應城縣學上蔡謝公先生之祠今縣令建安劉公炳之所為也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初頗以該博自多講貫之間夢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爽然自失面熱汗下若無所容乃盡棄其所學而學焉然其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夫子蓋嘗許其有切問近思之功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論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

崇道外紀前

卷之九

九

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為得其綱領建中靖國詔對不合得官書局後復轉徙州縣沉淪卑冗以沒其身而處之浩然未嘗少挫中間嘗宰是邑南陽胡文定公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紹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然先生之沒游公定夫先生實識其墓而喪亂之餘兩家文字皆不可見應城寇盜尤劇莽為丘墟

其條教設施固無復有傳者劉君之來訪其遺趾僅得題詠留刻數十字而已為之慨然永嘆以為遺烈不逮於此邦後之君子不得不任其責於是既新其學乃即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千里致書求文以記熹自少嘗妄意為學即先生之教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有會於予心者於是不辭而記之

松滋儒學記

胡安定公記曰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

崇道外紀前

卷之九

十

者在教化職教化者在師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學校學校之興莫過於三代而三代之興莫過於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賓興之糾其有言異者誅行異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四海之遠萬民之衆若符節之合影響之隨教化明於上而風俗成於下也故其材之成也大則可以論道經邦小可以作而行事其出也可以長其入也可以第無他蓋本於學校之教而已矣三代而下言治者稱漢唐然其知先王教化之意而人自為

學漢之士則黨同門妬道真唐之文則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淳正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恠則於教化固可知矣國初承五代之亂祖宗留意庠序之事而士猶獎於俗學神考聰明睿智慨然思革其弊於是新太學立三舍訂經義立師儒而天下學者知所從哲宗因之外至郡邑率令立學選貢士諸路使者提其事而督察之由是淫辭熄誠行消上下相勉興起於善而大道之文炳焉與三代同風矣松滋之為邑在江陵之西其民淳而易治舊有學舍湫隘尤甚邑大尹臨川鄒君明敏好學有樂英才教育之意會詔下興學竭力營之殿宇弘壯為二堂曰駕說曰議道堂分四齋為屋三十餘楹而又西學鑿池構亭其中前為廳以講射名其亭曰觀德凡俎豆之事在古制之所有者無一不具衣冠之盛絃誦之聲諸生樂然從之愚將見人材之成以副國家之用者繼踵而出矣諸生求遂為之書

岳州文廟記

致堂胡明仲記曰學之失有五而其難有二蓋自書契以來至於今上下數千年紙墨之傳以萬蹄卷

不知其幾也則有溺於名數者焉有囿於訓詁者焉有役於記誦者焉有耽於文辭者焉有惑於異端者焉夫是之謂五失豪傑之士慨然自拔於流俗曰道德性命聖人之奧也豈是五者之謂哉索之以私智廣之以群言出其下者滔滔是也則從而和之曰是誠得聖人之奧矣今迹其言資之無深也居之無安也雖欲不變亦未由矣然惑於異端迷於義利舉外夷雜霸功偏駁之具參亂正教欲高語妙擎風拾俗而使人紀人綱淪胥於無父無君之極其勢然也故學而得正一難也明善審是擇中庸知至善不身踐之猶無有也是二難也自漢唐以來取士之制不本乎先王夏侯勝明經則希望青紫之拾桓榮稽古則夸侈車馬之賜跋扈五失而處於二難惟利是趨俗遠益弊先聖先師大學之道幾於熄矣天子閔焉乃詔中外興復庠校以尊經世之書退詩賦厭雕篆以隆六籍之訓著為邪說者毀其板黜其人示道術之統于一德意美矣巴陵古郡地挾湖山之勝長材秀民多出其間太守趙侯尚之通判董君時敏教官齊君稷奉承詔旨曾未閱時廟宇一新屬寅經從見委

為記而諸生之請抑又勤焉曾子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寅雖固陋敢不竭所聞語之或問然則何以去二難而離五失耶將應之曰孟氏所受於子思至于今不絕者子思得之曾子曾子傳之仲尼其言在語孟中庸之篇其則不遠造之得門進之有序游而泳之有樂積而久之有成視刑名度數之詳箋註釋文之精聞見誦習之多語言辭采之麗猶鷦鷯之過矰弋巨魚之睨數罟也支離穿冗而配合撰作者無之佔俾咨超而施設申商者無之遽廬孔孟而歸宿老釋者無之必信超汶之辭異

崇道外紀前

卷之十九

士

乎出兕毀王者矣必信暮春之詠歸異乎夫子晒之者矣必信可仕不仕異乎學為干祿者矣必信潔已辭粟異乎為人聚斂者矣以詩理情而養性以書監古而決今以易從道而隨時以春秋正已而正物心日廣體日胖德日進業日脩用則致君堯舜措俗成康舍則獨善其身不願乎外非此族也夫亦何足道於閭里之前哉

永州學記

胡明沖記曰學孰難莫難於知道德之本性命之正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矣今夫諒憚九

流攝貫百氏或有問焉其應如響強記者能之鋪張事物陶冶情思雄奇妙麗不得一長工文者能之蒞官賦政以吏為師在邑最邑在國最國敏才者能之善斂散析秋毫充府庫裕錢穀足心計者能之揮羽扇仗將鉞發縱受略戰勝攻取有智勇者能之是皆秦漢之後時所鮮能者試考諸仲尼之教於門弟子嘗以此品目之矣而莫之詔也仲尼豈不通世務故使弟子為雅朴無用之器以見笑於便儼皎厲之俗哉蓋先治其難則領振而裘舉源澄而流清安為易則耳目鼻口不可相借官

崇道外紀前

卷之十九

十四

而私意小智僥倖成功自以為是不合道理者眾矣是故有志之士所存必大所期必遠譬彼涉海必窮其源譬彼登山必造其極凡外營未起人所共為無預乎我者一不留於太靈之舍顧且囂囂然誦詩書親師友躬內省若不遑暇惟思知所當知而所未知者勉所宜能而所未能者如饑不可不食渴不可不飲也昔者誠然昧今者遽然覺天高則著明動氣必麗焉地厚則流形賦生必托焉經綸酬酢輔相裁成之宜蓋未始出吾心無所求而不得無所處而不當則豈直智効一能才周一

事區區見役於人交累於物身老童豁而悔哉至
於此必釋然而嘆曰鄒魯垂訓固不使學為覓舉
干祿之用貧賤富貴命不可易者又何暇商得喪
較利害戚戚而欣欣也蓋蔬飯飲水被褐緼袍曳
履而歌商頌鼓琴而思文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而已予嚮者假守零陵嘗與士人講此又時作問
目以求起予之益紹興十二年六月予奉祠去官
有詔郡邑修復黌舍交代羅侯適至即因舊增新
之而數致書述二三子之請欲予言以記本末
夫道德有本而非珍彝倫也性命有止而非趨空
寂也幽明有故而非天地也死生有說而非受刑
輪轉人獸同區也鬼神有情狀而非居處姓名言
語主掌之可接也不溺於此而得之可謂善學也
已

鼎州學記

文安公陸子靜記曰彝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
形於愛敬擴而充之聖哲所以為聖哲也氣有所
蒙物有所蔽於是為愚為不肖彝倫斁而天命悖
此君師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鄉舉里選
大比以興賢能所以陶成俊髦將與共斯政事也

崇道外紀前

卷之九

十五

崇道外紀前

卷之九

十六

為武陵壯觀則林君之政可知矣

嶽麓書院記

宣公張敬夫記曰湘西故有藏室背陵而向壑木茂
而泉潔為士子肄業之地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
度其基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歷四十有一載居益
加葺生益加多李允則來為州請于朝乞以書藏
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誼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
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
中秘書於是書院之稱始聞天下鼓篋登堂者相
繼不絕自紹興辛文更兵革灰燼什一僅存間有

留意則不過襲故仍敝而又重以撤廢鞠為荒榛過者嘆息乾道改元建安劉侯下車剔蠹夷姦民俗安靜葺學校訪儒雅思有以振起湘人士合辭以書院請故章聖皇帝加惠遐方勸勵長養以風天下乃命郡教授婺源郭頴董事鳩廢材用餘力未半歲而屋成為屋五十楹大抵悉還舊規倣闕里先聖像於殿中列繪七十子而加藏書閣於堂之北既成栳從多士往觀焉愛其山川之勝棟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為會友講習誠莫此地宜也已而與多士言曰侯之為是舉也豈特使子習焉

崇道外紀前

卷之十九

十七

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聖賢者出三代導人教學為本人倫明小民親而王道成夫子在當時雖不得施用而兼愛萬世是開無窮之傳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地而宰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以至於飲食起居言動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烏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謬此所以求人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歟善乎孟氏之發仁深切也齊宣王見一牛之觶觫而不忍則

崇道外紀前

卷之十九

十八

教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論堯舜之道本於孝弟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間指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知其所以然與苟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之之妙油然而於中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初則不遠也是乃聖賢所得之要從事於其終身而後已可也雖若閒居屏處庸何損於我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豈特為不負侯作新斯宇之意哉

瀏陽楊龜山像記

張敬夫記曰方今四方無虞風俗敦厚民不識干戈有儒生出於江南高談詩書自擬伊傳而實假此以濟非鞅之術舉世風動雖鉅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奸其說行而天下始紛紛多事反理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慝相乘兆裔夷之禍考其所致有自来矣靖康初龜山楊公任諫議大夫國子祭酒始推本論奏其學術之繆請追奪王爵罷去配享雖

當時餘黨尤夥公之說未得盡施然失統中興議論一正于今學者知判舒禍本而有不屑焉則公之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孟氏者其功豈不大哉是宜列之學官使布之士知所尊向而況公舊所臨流善政之所及祀事其可缺乎瀏陽實潭之屬邑紹聖初公嘗辟為之宰歲饑發廩以賑民而部使者以催科不給罪公公之澤及邑民也深矣後六十餘年建安張才邵為政慨然念風烈俗故老葺公舊所為飛鴻閣繪像於其上以示後學以慰邑人之思念而不忘也又六年貽書俾

崇道外紀前

卷之十九

十九

栻記之栻生晚識陋何足以窺公之蘊惟公師事河南二程先生得中庸為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為一世之儒見於行事深切著明如此故表而出之

靖州鶴山書院記

魏華父記曰了翁嘉禧間嘗仕王朝會國有大事議不合補郡去築室於先廬之北曰鶴山書院聚書求友朝隸暮習將以質其所未信聘命三至辭不敢進其後刺郡守藩粗更民事先帝察之可用即正歲大朝馳驛而召之居數年又以罪戾徙湖北

之靖山囚漚繫不通於中州益得以靜慮凝神夙念曩衡當館之東曰純福坡五老峯在其左飛山屬其右而侍郎山疑立其前岡巒錯峙風氣融結乃屏剔舊翳為室而居之安土樂天忘已之遷也遂即故鄉之名榜以鶴山書院自夏涉秋芙蓉更隱迭見老松移杉灌木叢篠又將尋歲寒之盟息游其間佳微移晷而樂極生感歌餘興嘆或折之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吾為子喜而子戚何諸曰不然君譬則天也疾風迅雷甚雨必變天之怒而逸焉是不敬也君譬則親也撻之流血起敬起孝親之過而忍焉則愈疏也或曰有一不忍則僂焉若亡所容而亦庶幾有以自靖自獻矣曰惡是何言也陰陽五行播生萬物山川之產天地之產也身體髮膚一氣而分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是故窮天下之物亡可以酬天德終孝子之心不足以報親恩而予也猥繇寥遠被遇兩朝幸位從臣之末夫諫行而澤下事稱而意隱斯亦報國之常分耳亡能絲髮之益反蹈浚常之戒自貽過涉之咎祇以病朝廷羞當世之士而常以自靖自獻為足乎昔之人量而後入信而後諫原筮而後比也衆

崇道外紀前

卷之十九

十九

允而後進也夫然故上遠怨而下遠罪也而予也亦嘗審於所發乎過位必勃色過闕必下跽馬必式凜乎十目所視所以廣敬也齋戒沐浴書思對命習容觀玉聲赫乎上帝之有臨所以立誠也自明善誠身順親信友無幾微之可忤謹獲上之道也自本諸身徵諸民以及於三王百世天地鬼神無毫髮之不合重發言之幾也夫然故顯諫而君不疑盡言而君不忌而予也又有一於是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嫌及汲以求白也訐謫定命遠猷辰告惡數數以取䟽也衣錦聚衣慮皓皓以取汚

以自警焉

潭州大成殿記

文忠公景元記曰資政殿學士清源曾公以廟廊之舊作牧于星沙厚重鎮俗如嶽之弗搖清明鑒物如湘之不波歲及期而百度脩衆志服環九郡五

十城帖然無事思所以驅其人於禮義之域顧瞻黌舍先師之位在此焉撤去部廡殿為新官凡二十有六楹昔之闔鬱倏焉亢爽列戟之門學扁揭焉砥禮弗協別為大門扁其上於是宮牆外內巍然奐然應圖合法既又斥其羸財壁舊踞復射圃起寶慶三年冬明年夏月告成州學正迪功即鍾景仁等來念曰自侯之蒞吾土也嘗一新其學矣而斯獨未之及意者其有待乎願有以識之德秀於是竊有感焉而又以自媿也故不復辭而書其事斯舉也徒以儒者之宮而雜浮屠之制猶思所以正之況今之世華居而貊道儒名而墨習者鴻滔皆是其可熟視而莫之揅乎推公之志使一日盡行其學於天下必將息邪距諛而楊墨賊仁義無君父之教不得騁也必將尊王黜伯而笮商申韓矜權智鷺功利之說不得施也儒者之功必致於是而後有以為天常人紀之重非公其孰任之若夫學于斯學者亦曰審其所趨之塗謹其所擇之術使粹然一出於正而已嗚呼屏翳撤而虛明出豈獨斯學為然哉人之一心廣大如天地清明如日月者其本體也而或弗然者物有以障之也去

其障則本者復矣夫問鑄金得鑄人楊雄氏所以為善啓發也因繕脩之事而告之以脩身之法非予所望於學者乎内外一源也精粗一致也善學者虛其心以體天下之物何從非吾進德之地又豈獨是乎哉諸君幸以為然則願告于公而刻之公以慶元倫魁嘗陪輔先帝大政令名淑德薦紳宗之其治潭之政多可書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潭之士者

潭州示學者說

真景元說曰予既新其郡之學又為之續廩士之費

崇道外紀前

卷之九

二十三

俾誦絃於斯者微一日之輟焉教授陳君瑞甫過余請曰公之於士也安其居足其食顧亡一言以淑之可乎予謝曰此師儒之事也予何言雖然嘗聞之孔子矣豈不曰古之學者為己乎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為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為科目而業文其去聖人之意遠矣今之學者其果為己而學歟其亦猶夫漢唐之士有所利而學也如果為己而學則理不可以不窮性不可以不盡不至乎聖賢之域弗止也若有所利而學則苟能操觚吮墨媒爵秩而貿軒裳斯足矣馴賈其心弗顧

也夷虜其行弗耻也此學者邪正之岐途也請以

是淑吾士可乎瑞甫曰敬聞命矣抑後世之言學者其有得於孔氏之指歟曰後世言學者其不繆於聖人鮮矣獨嘗於唐之陽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焉陽子曰學者學為忠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為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為人也是三言者庶幾聖門之遺意乎方唐之世士習之陋甚矣陽子一旦倡斯言於太學如天球之音威鳳之鳴學者竦然洗心而易聽歸觀其親者踵相躡焉理義之感人如此然則石子之言其有異於陽子歟曰亡以

崇道外紀前

卷之九

二十五

異也仁者孝之源義者忠之幹曰仁義則忠孝在其中矣然則尹子之言其有異於二子歟曰亡以異也夫人與天地並而為三才者也必兼五常備萬善然後人之道立焉其警世之深為人之切又進乎二子矣敢問所以學為人者奈何曰耳目膚體人之形也仁義禮智信人之性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無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則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遜之心非人

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夫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以為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之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均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所以參天地也違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為禽獸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耶予故曰尹子之言其警世之深為人之切又進乎二子也吾黨之士苟無異於聖賢之學則已儻有志焉則反躬內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至必將皇皇然如渴

崇道外紀前

卷之十九

二十五

之欲飲饒之欲食也凜凜焉如負鍼芒而蹈茨棘也吾子幸以為然則願以告夫同志者俾知太守之期乎士不在於徵人爵取世資而在乎敬身而成德也瑞甫瞿然曰公之淑吾士者厚矣瑤請揭其言於學以為士之則

史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信斯言也豈人皆不可以為堯舜而夫子之道若登天然蓋自秦火既焚漢興末章而帝王傳心之學聖賢立命之說荒矣是故言易則淄川田生言書則濟南伏生言詩則魯申培公齊轅

固生燕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則趙董仲舒齊胡毋生其流也易有施孟梁丘張彭京費之學或失則支矣書有歐陽夏侯平陳孔許之學或失則固矣詩有韋張唐褚江伏翼匡之學或失則滯矣禮有大戴小戴后蒼徐楊之學或失則雜矣春秋有顏嚴冷任尹胡賈劉之學或失則踈矣沿至于唐王仲淹講學于河汾韓退之譚道于昌黎其餘若孔穎達之疏義顏師古之訓詁陸德明之釋文韋處厚之法言率皆溺于詞章泥於纂組而於大道之真傳槩乎未之聞也宋自周元公奮起南服以斯道為已任明道伊川授受于黃陂考亭南軒講習于嶽麓康侯註經于紫蓋西山淑教于星沙而象山之于荆門鶴山之于靖州皆鼓篋自隨鳴鐸相與於乎盛哉湖湘之地絃誦洋洋爾矣然則遺文流韻胡可以弗錄乎哉

崇道外紀前

卷之十九

二十六

楚紀卷之十九

楚紀卷之二十

皇明賜進士 經筵講官 國奉直大前翰林院侍講學士 虞道潛謹撰

崇道外紀後篇

寶慶增建廟學記

殿撰羅倫記畧曰華夏所以異夷狄人類所以異禽獸學也學之為道何也其性仁義禮智也其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也其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學之則視聽言動動靜無違也其施之叙家鄉國天下無不準也其教詩書禮樂也皆所以盡其性於內而無慕乎外也先王治天下上是道

崇道外紀後

卷之十

也井天下之田以養之群天下之明秀立學以教之擇其道成德尊已試於事而退者以師之設鄉舉里選之法賓興以取之士生斯世無仰事俯畜之顧無科舉爵祿之累無百家衆說異端之咻目其見焉耳其聞焉心其惟焉口其言焉身其行焉一惟德行道義務焉而無慕乎外也舉而備諸菴夫之位百執事之列則功被社稷而潤澤斯民此先王之治所以不可及也周衰井田廢而學校之政息矣雖闕里之教親炙吾夫子之化沂水之詠陋巷之樂汶上之辭數子而已其餘以干祿為學

以聚歛為仕以正名為迂以短喪為安皆當時速

肖之徒也况後世乎繼周而治惟漢近古夏侯勝

以明經拾青紫桓榮以稽古誇車服載聖之無行

馬融之不檢楊雄王肅之仕篡偽皆當時名儒也

况後世乎道之不行也千五百年而後濂溪周子

出焉周子之道孔子孟子之傳也其言曰志伊尹

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皆所以盡其性於內而無

慕乎外也由周子之道用為伊尹不用為顏淵鉅

軒冕而塵金玉矣今之學者去周子未遠也其志

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乎吾未之見也於戲善學

崇道外紀後

卷之十

二

者以其身為聖賢不善學者以其身為禽獸為聖賢者上同於日月為禽獸者下同於汙濁凡有人心者知所擇矣况名曰士乎寶慶古邵州周子遺化之地也黃巖謝侯世脩來守是邦葺弊政斥淫祀疏佛老之徒興禮俗以正人心暮年而政成觀學宮陋圯以隘廼出官錢廣地而規之為大成殿殿後為尊經閣旁為兩廡外為戟門泮池環之石梁其上池外為三門南為櫺星西為學門外為司訓之舍內為生徒之舍為明倫堂四齋學西百步為周元公祠若侯之為其徒新學已乎將幾周子

之遺化原學以告于邵人有風周公之風而興者曰此侯之功也

武岡重建州學記

文定公吳寬記畧曰士之有志于學者諷誦乎詩書討論乎禮樂考求乎典章察識乎人品微而為性命精而為道德大而為藝倫廣而為事物必學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斯稱其為士也惟士之職如此故人亦以是責望之有所不知不能則相與嗤笑以為非士而士亦曰吾不知不能吾之過也然為學之道未易以言譬之于築築必以楨幹舍是

崇道外紀後

卷之三

三

幹而欲其塹之立無是理也於是文以學有藝以游而文藝之制立矣士而求此不啻已足抑其說之浩博茫然探索不知要領故又譬之瞽及于堦席有弗之知過在相者之不告耳于是有師以導有友以輔而師友之道立矣文藝既具師友既得使無所處之地是猶賈人之不于市工人之不于肆亦未見其物之售而業之精此學校之設非所以為學者之地乎夫士有志于學求其道之在我者而已在我者且不暇為力烏暇計其所處耶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

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遷豆之事則有司存學校之設豈特遷豆之事之小者哉

沔陽重建州學記

文僖公黎淳記畧曰吾道在天下無古今之異惟以失其人而遂廢得其人而復興爾故物不終剝繼之以復事既有損受之以益况庠序設教以繼往聖開來學尤事之至大者乎誠得其人必至於復而加益矣此吾道所以有待於人也沔陽在大江之北平地千里中衍廣原環水作城外瀦巨浸舊學僻居州治西南

崇道外紀後

卷之三

四

國朝洪武初徙至東北據其勝也古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其上漢文翁興學蜀郡有石刻聖賢坐者皆伸兩足蓋後人為之也古之祀神臨祭設位題本作主無有像設孔孟時釋奠皆然雖內祭祀亦惟以人為尸耳今聖賢祭祀各有像設亦後人為之也雖然聖靈在天享于克誠學者求道貴乎主敬人能以誠敬為務而躬行心得焉則剝可復損可益聖人如親見矣豈必專求諸形像哉

德安重建府學記

文定公楊溥記曰天下之大命係乎君君道之準則存乎堯舜堯舜之道存乎孔子孔子之道存乎學校唐虞三代繇此而大順漢唐以下繇此而小康顧躬行何如耳洪惟

聖朝弘宗建國垂統以學校為首

聖天子嗣承大統簡任賢良為郡守長於是人有所養知歸於善予惟治人首務莫大於教養國家崇重學校誠有自矣而其推行德意以圖成績實係於守長彼苟且文書者固不暇論或汲汲於名而動作不適其時亦未為善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

崇道外紀後

卷之十

五

也當務之為急又曰雖有鑑基不如待時孔子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是役也其知所用心者哉

祭陵重建州學記

文正公李東陽記畧曰人稟天地之性以生其善同也或為氣質所限又移于習俗之偏則不能以不異惟學者能變其氣質愚可使明柔可使強苟明而強則其性無弗復者矣及得位以行政教則能變其習俗齊可以至魯魯可以至道苟至于道則人之性無弗復者矣若不克變而徒致力於事物土地之間以求之奚益哉吾州文獻之地其在前

朝登巍科躋臚仕樹功業者相望也既久而不振豈非學與教之責哉今復而州名復而學地亦存乎振起作厲之機而明倫正風化之義固於是乎在士之學於是者必藻志潔慮擇善而力行使德崇業廣足以濟一世利萬物則非獨為一時一鄉之士雖稱為天下之英才千古之豪傑可也使徒挾名邦夸勝地而不知所學非徒無益又適以損之固非賢有司教士之心亦豈吾士之所以自處者哉

武昌重建府學記

崇道外紀後

卷之十

六

李東陽記畧曰昔者聖人作宮室以為民用其利甚博有闕廷而後可以朝會有宗廟而後可以祭饗有廡署而後可以行政令有學校而後可以為訓誨肄習之地是故道法兼用本末具舉苟二者不得兼焉與其藻飾以為重憑藉以為華而不得其實曾不如茅茨土階者固足以朝諸侯除壤掃地者固可以奉鬼神崇陰之爰可以聽訟綿叢之區可以議禮而奚必以宮室為哉學之為政實無廟祀廡舍而有之繫甚重而政之興廢亦莫此若蓋非特業習之荒落乃并其居處而忽焉以為政

不在是嗚呼是豈知政者哉湖廣大藩武昌首郡
國家漸涵教育之澤餘百斯年軌文章綬之盛不待
北學于中國而孔子之道明矣是其學政所繫不
亦微而可使弗繼乎哉

嶽麓書院記

李東陽記畧曰古者學校徧天下其教與學者皆聖
賢之道故能以一德同俗及世衰政弛道晦不明
上擇官以教下擇師以學窮什一之力而後得世
之少治而多亂奚惑哉今學有恒制師有定員第
玩常惻久不能無望乎什一之外如書院者故有

崇道外紀後

卷之十

七

或起于鄉塾則於此為培養之地或籍于郡學則
籍遊息以廣見聞使斯道之在天下體用一原顯
微無間者隨闕所建皆可為成已成物之用乃可
以言學不然雖學於此猶學於彼無益也且南軒
得胡氏言仁之旨觀所為書院記亦惓惓以是為
辭晦翁之學因有大於彼然亦資而有之後之學
者曾不逮其萬一而不百倍其功烏可哉由南軒
以及晦翁又等而上之以希古之人者庶幾為茲
院之重以為山川光若其程格條緒則存乎教與
學吾大夫士望之矣

崇正書院記

石齋楊廷和記曰書院之制非古也蓋宋初州縣之
學未立各踞間有書院皆一時賢士大夫倡為之
其名遂著濂溪楚產也有先師之義法當祀程朱
南軒四子或生于黃陂或宦學于湖湘而橫渠則
與諸賢通祀天下禮難獨廢記有之凡釋奠者必
有合釋之者或以為與鄰國合是亦有取於祀禮
之義其後又為寶經之堂書院所藏不止六經而
六經自古聖賢正學之心法在焉諸賢之所為學
者不出乎是揭而示之亦學者之指南也因名之

崇道外紀後

卷之十

八

曰崇正夫天下之道二有正有邪學者之所以學
大要在審擇之耳異端邪說淫辭詖行與吾道如
陰陽黑白之相反夫人皆知之不必深辯惟似是
而非近理亂真之說則有非至明不能察至健不
能決者大學之道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以
推之家國天下其工夫次第具在六經皆吾儒之
所謂正學者學者從事於斯窮以之獨善其身是
為正大光明之學達以之兼善天下是為正大光
明之業如今日所祀之諸賢其為學必本於人倫
明天人之際達古今之義制行皆反身而誠無所

矯飾形於著作文深厚爾雅明白平正指遠而辭
文舉而措之則又有猷有為名實相稱不違道以
千譽是之為正學近世以來此道不明學者或好
名立異以為行或鈎章棘句以為文或矯枉過直
以為議論是雖與淫辭詖行者殊科然要之終與
諸賢之所學者不同致遠則泥或反為正路之榛
蕪諸生於是精察而明辯之取六經之所載及諸
賢之言行身體力行不眩於流俗不惑於異說充
於心見於事業務求至於正大光明之地而後已
庶不負

崇道外紀後

卷之十

九

朝廷敦崇正學之意今日書院之建始事者亦與有
榮哉諸生皆再拜曰命之矣

明山書院記

督學張邦奇記曰兩儀既闢而太極之流行也日新
而無窮載道之文始于六畫大備於周程朱子之
書亦莫非是道之生生而不已也為博文之學將
逝流而求源舍周程朱子之書焉適哉而今之為
異論者直欲糟粕六經屏程朱諸子之說置而不
用猶欲其通而窒之竅也且芻蕘之言孺子之歌
聖人之智且猶弗遺而况智非聖人顧欲棄先聖

賢之言而不用其自棄於育孽必矣夫立書院得
山明水秀之地則人皆以為快士之困俗習徂異
說何啻桎梏陷穽然而彼方貿貿焉莫之自覺也
舍而趨於道其為樂其止登明山臨秀水而已也
聞茲風者其可以幡然而作矣

長沙尊經閣記

李東陽記曰觀治者必于其所尚而治效從之秦任
刑罰國用亡漢習法律其治雜霸兩晉尚黃老卒
以清淨敗梁武氏好佛餓而死唐工詞賦士寡實
行有宋崇儒術而未盡用其治亦不克古惟我

崇道外紀後

卷之十

十

國家敦道崇德以經治天下于茲百年教化敦厚人
文宣著視今較昔其效甚明茲閣之成蓋多于前
功及是時政事閑暇居師儒招俊髦或瞻以登或
息以游俯仰左右蓋有感乎其中者是故南瞻廟
庭思先聖之遺訓若嚴師在前惴焉而不敢肆西
望嶽麓慨考亭之故址懷高山之仰悚焉若有所
不及比拱

宮闕則抱江湖之憂思仰啓

聖天子作養教育之盛意則茲閣也豈直遊樂為觀
美也已

讀書錄太極說

文清公薛瑄禹湖南著太極圖說曰周子挺生南服
建圖立說以明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傳之二程以
當時無受之者遂不以語人朱子既即其圖以剖
析其旨又即其說以盡發其奧由是周子建圖立
說之意大明學者誠欲求其意當即朱子之解以
求朱子之說熟讀精思潛玩默體期以數十年之
功俟其融會貫通超然有得於圖象之表庶幾造
化之源性命之微天人之理畢貫於一而其實不
外乎吾心矣又曰無極而太極理也陰陽五行氣

崇道外紀後

卷之十

十一

也無極太極非有離乎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體
不離乎陰陽而為言是理雖不離乎氣亦不離乎
氣也五行雖各具一太極而五行各有其氣是理
雖不離乎氣亦不離乎氣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
妙合而凝是理氣相合而無間也男女各具一太
極而男女各有陰陽是理又未嘗離乎氣也萬物
各具一太極而萬物皆有陰陽是理又未嘗離乎
氣也是則萬物男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
極本無極初無精粗本末之間則理氣不相離者
可見矣又曰誠者聖人之本誠為太極太極之有

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命為太極天下無性外
之物而性無不在性為太極一陰一陽之謂道
為太極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
仁義中正即太極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帝即太極
以妙用而言謂之神神即太極以理而言謂之天
天即太極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
一一為太極喜怒哀樂謂之中中為太極心統性
情心為太極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為太極太
極者至大至極至精至妙無以加尚萬理之總名
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又曰誠者聖人之本

崇道外紀後

卷之十

十一

專指陰陽中太極而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
源也太極動而生陽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
玄焉太極靜而生陰也純粹至善又專指太極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即陽動陰靜道指太
極也繼之者善陽之動誠之源也成之者性陰之
靜誠斯立焉元亨誠之通太極之動也利貞誠之
復太極之靜也大哉易也性命之原乎易即陰陽
動靜也性命即陰陽中太極之理也陰陽動靜而
太極雖不離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故曰大哉易
也其性命之原乎又曰一分而為二一即在二中

而一之本體未嘗分也二分而為四一卽在四中而二之一未嘗少也四分為八一卽在八中而四之一未嘗減也以至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一則隨所分而無不在而其分之主則自若也蓋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而一隨生隨在者分之殊也六十四根於八八根於四四根於二二根於一者理之一也理之一各貫於分殊之中分之殊畢統於理一之內是故分之殊若分矣而理之一則渾然無所不包理之一若

崇道外紀後

卷之三

十三

合矣而分之殊則粲然各有條理分而合合而分所謂一以貫之者歟又曰天地所以順四時所以運鬼神所以靈是皆理之自然也聖人體道無二與天地合其德矣知周萬物與日月合其明矣動靜以時與四時合其序矣屈伸以正則與鬼神合其吉凶矣天地也日月也四時也鬼神也聖人也形雖有異而道則無間是皆自然一致夫豈有一毫強合之私哉是以聖人之心與天為一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也天且不違則人與鬼神之不違者從可知矣

原太極圖說

左輔著太極圖說曰太極有圖自濂溪周子始蓋周子本之先天後天先後天本之河圖洛書然圖書以數為圖而虛其中數則太極也先天後天以卦為圖而生之有象具之無朕宰之以帝妙之以神則太極也太極以理為圖而理本無極也無極卽易之所謂神也故空其中以圖之而動靜有圖五行有圖男女萬物各有其圖固足以盡太極之道傳曰易有太極則太極實不出於陰陽之外陰陽有變變中有理卽太極則不必分為數圖而精粗

崇道外紀後

卷之三

十四

上下無所不盡矣是故太極動而陽始生於北方極陰之時至東北而一陽始成立春之候也交於東方為春分長於東南為立夏至南方則陽之純而夏至焉太極靜而陰始生於南方極陽之時至西南而一陰始成立秋之候也交於西方為秋分長於西北為立冬至北方則陰之純而冬至焉其在河圖也天之一始於北流行於東為三成於南為七極於西為九地之二始於南流行於西為四成於北為六極於東為八自北而東皆陽內而陰外自南而西皆陰內而陽外其在洛書也一

者陽之始而居乎北自一而三陽盡而長於東也
九者陽之極而居乎南自九而七陽退而消於西
也六從一八從三則陽少而陰尚多二從七四從
九則陽多而陰尚少河圖洛書豈有圖外之數乎
以先天卦位配之乾坤當陰陽之極坎離當陰陽
之限而震艮巽兌分為陰陽消長之漸以後天卦
位配之震至離生長於春夏兌至坎收藏於秋冬
而坤艮二卦各當出入終始之交先天後天豈有
圖外之象乎河圖一六為水居北陽始生而陷于
純陰之中而先天坤地是在是即純陽之間而先天

崇道外紀後

卷之十

十五

乾天在是即陽之純而為陰之所以麗者也陽之
始生也陷於陰及其盛也陰之精乘陽以發達則
為木故河圖三八木在東而先天以日離居之者
日暄於天則木萌於地二者皆陰之附於陽也陰
之始生也麗於陽及其盛也陽之精為陰所凝結
則為金故河圖四九金在西而先天以坎月居之
者月望於天則金生于月二者皆陽之聚於陰也
後天離火坎水當子午震木兌金當卯酉震以陽
動而生兌以陰見而殺洛書水木居其方金火易
其位圖以左旋而生書以右轉而克在河圖先天

者質之成常也體也其在洛書後天者氣之行變
也用也用可易而體不可易變者可易而常者不
可易不易者理也其易者理之流行也是圖也圖
書之數先天後天之象陰陽之變五行之用渾然
造化備見於中所以然者太極之理渾合無二而
已矣故此圖之未成也河圖洛書先天後天一圖
一太極也其既成也統體一太極也是雖所以發
周子之所未發而盡其意而伏羲文王孔子相傳
之心法亦將不外是而在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非言之所能盡傳也

崇道外紀後

卷之十

十六

黃梅儒學記銘

黎淳記銘曰有嘉新學戴侯所葺孰振厥綱都臺有
檄厥初痺隘上陋旁穿燥燥不飭神罔降賢乃新
斯堂人安其業冠帶縉紳古訓是式乃完斯廟神
安其靈罇俎旂章聚穆在庭金節煒煌都臺來蒞
惟德之造師儒咸會都臺有心昭格神人旌能懋
德庸激衆勤咨爾名山越暨嘉永安奠此邦歲崇
祀禮爾靈在地峻極于天弗鍾於人精爽曷宣都
臺有心山川鑒燭宜配崧高甫申是毓奎壁騰輝
江漢發洋群賢福國永承華章凡爾邦侯侯特成

蹟太史作辭永歌帝力

黃州廟學記銘

黎淳撰記銘曰惟黃建學華故鼎新曷以致斯國有其人穆穆王公神綏爵位人在春風物沾時雨潭潭儒室士履典常鼓鍾經史浚發福祥當其無事爾養厥躬官守言責寒賸其或有虞爾身殉道臣終於君子終於孝觀文成化四海永清天子萬年吾道大行

潛江書院銘

都御史林廷玉撰銘曰主敬銘云人心出入憧憧靡

崇道外紀後

卷之十

十七

定業用就荒事罔或正奚以宰之曰惟是敬主一無適嚴肅剛勁大虛中涵湛然止靜萬事隨感一性順應作聖之功是曰要經行恕銘云仁為道遠造匪一蹴恕以求之是曰良術正己責人推心度物一公自持靡徇利欲形骸爾殊分願咸足惟曰強焉功用寢熟萬物一體優優聖域脩德銘云人得于天五性咸備奚以枯亡氣拘物蔽脩之維何及同變異唯心是存惟知是致靈扁中虛大空弗翳復焉執焉罔虧付畀充實先輝塞乎天地凝道銘云太極之理無乎不該樞紐萬化管攝三才人

於是道何以聚之操心究理修德是賢德金於心道見於事克拓流行罔有不至道不遠太欲之則是

湖湘學宮示諸生箴

張邦奇撰箴曰學問之道先肅其容以一其心勿使憧憧利害得喪命也胡譏有在我者明道正誼敬誦先言反之身心體驗窮索務精以深由入契天以古證今惟惡宜戒惟善足欲求爾安宅與爾坦途而居而由不亦樂乎節義蕪耻立身所先崇德修慝高明配天體膚可餓志不可汚元首可喪義

崇道外紀後

卷之十

十八

不可渝不見下澤穢濁攸趨崇峰峻壟人莫能踰父天母地為萬物靈豈不最貴矧曰才英劍淬乃利泉濬乃清勵乃志氣無忝所生越湖湘靡有躬矣經歲僕僕心忡忡矣與爾諸生歲幾何見道阻且徬舊習疇變我出我言自我肺腑孰監予哀憂深思苦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監我誠惓服乃久要維彼愚人聞言若醉弼教明刑不畏入畏

寶慶周元公祠碑記

嘉靖壬寅參政胡君有恒修元公祠史南撰碑繫以辭曰荆楚之墟翼軫所躔祝融嶸嶸九疑蜿蜒粵

稽諸古神聖誕育於皇先物虞帝南狩靈氛灝景
結為禎祥日昭壁緯斗煥奎章惟茲邵土理宗封
域錫以嘉名徽猷有奭自周元公產自春陵月岩
鳴鐸漁溪濯纓來攝于茲肇創學制尋孔顏樂聲
崇祀事太極有圖理趣淵源義畫姬彖得象忘言
發揮精蘊天人心學上承洙泗下啓關洛五峰有
記考亭用先宣公嗣音妙道益彰肆我
皇祖加意黌校鴻模鉅典揭厥綱要迨我
皇上銳情經術膚藻天葩昭我敬一瞻茲湘楚曠世
遭逢涵濡帝澤鼓舞靈風

李道外紀後

卷之十

十九

龍飛大狩經營伊始輪奐其輝丹雘有美新廟奕奕
聖神洋洋俎豆禮樂絃誦文章凡我同人采藻思樂
緬思大道紹彼先覺

黃陂程門立雪箴

嘉靖癸卯督學應君檣修程子祠史南撰箴繫詞曰
於皇孔聖夢見周公仰思坐旦道行志同肆若孟
氏隱几而卧達則兼善才高王佐迨于有宋水洛
聚奎二程崛起伯仲名齊明道學孔中和純粹定
性知命俯仰無愧伊川希孟嚴毅剛正直躬弗屈
天牖其性海內群彥鼓篋及門傳心講學浩氣亘

存游氏定夫粹然德宇從事扶溝師門見與楊
中立天資夷曠載道而南殊可嘉尚玄冥司令積
雪盈庭二君列侍月弄風吟瞻資畫圖死然心目
若孔鑄顏仰鑽瞻忽寥寥千載吾誰與歸惟警菴
公爲南楚師教以躬行道由心契月岩講學嶽麓
游藝秉鐸黃陂追踪二程夢寐見之景懷儀刑惟
予小子夙欽高蹈至人神交啓我精奧顧圖思義
歲寒雪零希賢希聖爲座右箴

荆門陸文安公祠碑銘

嘉靖甲辰御史桂榮修文安祠史南撰碑繫以辭曰

李道外紀後

卷之十

二十

天生蒸民若有恒性惟后綏猷立極主靜克舜授
受心學肇傳臯謨弼諧箕疇允宣孔孟而後聖言
幽眇匪靈弗瑩真知者少濂溪產楚二程從游文
安崛起來自南州典郡茲土荆門增重象山嵯峨
東泉湏洞時正講席闡明道真易標義畫範錫禹
文城戒覆隍巖險爰設誓清沙漠靖康耻雪堂開
春令威福時陳弗虐犖獨而畏高明即茲政績永
貽南國甘棠勿伐井渫用測真我柱史憑軾觀風
選茲形勝二泉之東中丞協謨乃偕蒲泉郡侯鳩
材允彰休烈龜山祠前建碑西內史作銘永世

有辭

或問曰子之撰崇道外紀也取諸學宮之記及書院之銘辭者何曰道也者所繇適於治之跡也學也者學乎其道也古者無代無學無地無學無人無學無歲無學無日無學何言乎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辟廱瞽宗無代無學也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入北學尚貴而尊爵無地無學也州長糾其德藝黨正數其灋令大司樂訓之中和大司徒掄其俊乂

崇道外紀後

卷之二十

二十一

楚紀卷之二十

楚紀卷之二十一

皇明賜進士經筵講官修國史奉直大夫前翰林院侍講學士虞道南謹撰

昭文內紀前篇

文以載道匪精弗宣以華邦國以貴坤乾太上者聖其次則賢辭尚體要乃克成編屈騷詞宗以類附焉撰昭文內紀前篇

屈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屈瑕之孫伯庸之子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

昭文內紀前

卷之二十一

一

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譏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謾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聞之可謂窮

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
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
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
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
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
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
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
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
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

昭文內紀前

卷之主

二

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
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
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
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
懷王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
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
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
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
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之乃曰以一儀而當漢

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
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
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友
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
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
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
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無絕秦歡
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
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
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

昭文內紀前

卷之主

三

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
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
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
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
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
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
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
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
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
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

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滯不食為我心測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疑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具載楚辭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史南曰臣讀劉勰辨騷云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騷虬乘驚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

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說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詞也至托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談也康回傾地夷羿蔽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說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猶介之志也士女雜坐指以為樂娛酒日夜舉以為懼荒淫之意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取鑄經意自鑄偉辭朗麗以哀志綺靡以傷情環詭而惠巧耀艷而深華標放言之致寄獨任之才氣往轍古辭來切今驚彩絕艷難與並能矣嗟乎悲哉此文公所謂讀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焉者也宋景文亦謂詞賦之祖嗟乎悲哉豈獨詞賦而已哉贊曰忠臣受讒烈士被逐其心如冰其德如玉麗藻雲虹潔身江濱九歌哀籲片詞馥郁澄江清沙紉蘭餐菊彼美人兮媚予幽獨

宋玉 景差 唐勒附

宋玉屈平之弟子也平既罹譖投沙玉與其友唐勒景差哀而賦之作九辯以述其志招魂以號其復

初楚威王問曰先生其有遺行耶何多訾也王曰
唯然有之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
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陵采薇國中和者數
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
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和者不過數人其曲彌高其
和彌寡故鳳鳥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窮冥之上
夫糞壤之鷄豈能與之較天地之高鯢魚發崑崙
之墟暴鱗于碣石莫宿于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
與之量江海之大非獨鳥為然聖人瑰意奇行超
然獨處世俗之民安能知臣之所為哉及事頃襄

昭文內紀前

卷之五

六

王王無以異也王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
生不因地而辛勢使然也王曰君不見夫韓盧之
與東郭孰乎遙見而止授雖盧不及孰躡跡而縱
縶雖孰亦不及盧也他日其友又曰先生何計畫
之疑也王曰君不見夫玄蟻乎當其居桂林峻葉
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悲嘯長吟龍興鳥集及
其在枳棘之中恐懼而悼慄危視而躡行處勢不
便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技能哉一日同唐
勒景差從襄王於雲夢之臺王曰能為寡人大言
者上座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泰山

夷景差曰校士猛毅臯陶嘻大咲至兮摧累愚王
曰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劒耿耿倚天外王曰未
也有能小言者賜以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
乘剽塵唐勒曰館蠅鬚兮宴毫端王曰超于太虛
之域出于未兆之庭視之眇眇望之冥冥王曰善
賜之以田後王休歸唐勒諷之乃著諸賦以自見
云

史南曰臣讀宋玉悲秋招魂諸篇其辭死其志
哀及觀鈞賦笛賦諸篇其辭詭其志放至于景
差大招其辭切其志幽而唐勒數語又非二子

昭文內紀前

卷之五

七

比也然而百世之下取才者繩其武述意者仿
其規宣幽者則其曠脩詞者模其麗嗚呼豈非
屈氏之文流詞家之指南也哉贊曰平均既放
弟子脩詞宋玉九辯乃及景差唐勒附鳴翔于
雲衢茲觀文苑光彩陸離

王逸

子延壽附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漢元初中舉上計偕為
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與處士樊英相為師友自
屈平既沒忠臣介士讀騷經者莫不愴然心悲法
然涕流高其節義妙其麗雅賈誼吊湘劉安招隱

穆執幽矣東方朔則述七諫王子淵則著九懷劉更生則標九嘆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御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逸傷與原同土共閨竊慕高風作頌號曰九思首之以逢尤次之以怨上次之以疾世次之以憫上次之以遭尼次之以悼亂次之以傷時次之以哀歲又次之以守志終焉所著賦誄書論雜文二十一篇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少遊魯作靈光殿賦蔡邕一見甚奇之遂毀已稿所著有王孫賦夢賦及桐柏廟碑具載文苑

昭明文選

卷五

九

史南曰臣嘗至宜城訪王叔師之故墟躊躇不忍去乃見夫煙樹茂密芳草淒迷怨王孫悲公子而悼俗之日趨于澆漓也既而蒐文考之遺編父老尚能譚其故實豈所謂造物忌名者耶贊曰叔師英粹乃著九思春卉芳茂秋蘭離披文考蚤慧亦著修詞王孫桐柏凄其孔悲

黃香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葉令况之子也九歲失母思慕骨立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大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廉雅見愛重香貧家無僮僕躬執

苦勤博習經典研精道術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乃詔香詣殿下顧謂諸王曰此江夏無雙童也香上天子冠頌其詞曰永元孟春寅月上旬帝將加夫元服簡甲子之元辰厥日王於大皐祀時協于百神既臻廟而成禮乃迴軫而反宮正朝服以享宴撞太簇之蕤鍾作藩屏而昂轉既夷裔之賓王咸進酌于金罍獻萬年之玉觴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至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有

昭明文選

卷五

九

加常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閤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當遷桓帝留增秩六年累陟尚書令尋出守東郡香上疏曰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少為諸生年在方剛適可任使願乞餘恩以畢小志帝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寔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庶務憂國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詆言卿仲遼等連及且千人香所全活甚眾每郡國疑獄輒求輕科愛惜民命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精勤數加恩賚延平元年

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園田悉弛以利民香曰王制
仕者不耕田令商者不農伐冰食祿之家與民爭
利可乎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祿及所得賞賜頒贍
貧民其富民爭出穀助賑餓餒獲甦後坐水潦免
卒于家所著有九宮賦及他牋奏子瓊孫琬見微
獻

史南曰臣讀范曄紀黃瓊黃琬之蹟乃知文疆
垂裕者遠矣及臣訪其里吊其墟墓後世若無
述焉夫文疆孝以基仁文以宣哲燁然為東漢
名家而楚之績文者獨不知聞其幽光以振其

聖文內紀前

卷之五

十

遺響視九宮之賦奚啻清廟遺音一唱三嘆者
耶贊曰屈宋旨遠藝圃誰何文疆振響廣藝雲
和鳴盛東都接武鑒坡子瓊孫琬丕紹雅歌

庾肩吾 子信

庾有吾字慎之庾易之子也世居江陵八歲能賦詩
為兄於陵所友愛初為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從鎮
有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
通申子悅徐防徐摛王固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
衆籍號高齋學士王為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
後為安西湘東王中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

聖文內紀前

卷之五

十一

中庶子簡文帝開文德省置學士有吾子信徐摛
子陵吳都張長公北地傳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
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
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為麗靡復踰往時簡文與湘
東王書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
疎爭事闡緩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
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
性文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
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
文不敢輕有特撫但以當世之作歷萬古之才遠
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遺辭用心了不
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非若以昔賢可稱
則今體宜棄俱為蓋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効謝
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感焉何者謝客吐言天
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
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
得其冗長師裴則篋絕其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
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冒馳臆斷之侶好名
忘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
兩唐之不傳故王微金銑反為拙目所嗤已人下

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
竟不精討錙銖覆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耳是
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
望閭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
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蕩甚矣我文章橫
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眺沈約之詩任昉陸倕
之筆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
升逸之辯亦成佳乎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
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言
子建一共商榷辨茲清濁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

昭文內紀前

卷之十一

十一

彼汝南朱白旣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乎
自耻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及簡文卽位以有吾為
度支尚書時上流藩鎮並據州拒侯景逼遣肩吾
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乃降賊肩吾因遣入
來後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謂曰
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卽作若能將貸汝命有吾操
筆便成辭承其美子仙乃釋以為建昌令仍間道
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南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
贈散騎常侍中書令子信

庾信字子山有吾子俊邁絕倫博覽群書尤善左傳

仕梁為抄撰學士與徐摛子陵同僚詞並綺艷元
帝時以右衛將軍使西魏被留長安後周時為洛
州刺史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
南賦以致意其叙云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
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
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消窮于甲戌三日哭於都
亭三年因於別館大道周星物極必反傳燹之但
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
桓君山之志士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書咸能自
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先陳世德

昭文內紀前

卷之十一

十一

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貌是流離至于暮齒燕歌
遠別悲不自勝楚老和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
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食周粟下亭漂泊高橋
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為此
賦聊以記言不無苦之詞唯以悲哀為主日暮
塗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
風蕭瑟荆壁晚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
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
守西河之管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
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鶴

嗟非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為三分衆讒一旅
項藉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
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
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
歛者令從締交鋤耨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
王氣終于三百年乎是知併吞六合不免軼道之
災泥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頽既覆
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
以悽愴傷心者矣况復舟楫踳躅星漢非乘槎可
上風颶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

昭文內紀前

卷之十一

十四

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
見而陋之用其宜矣賦文多不載所著有枯樹賦
華林馬射賦及諸詩文

史南曰臣讀六朝書及藝文諸集乃見江左之
文類多聲律和諧體裁綺麗庾氏自南陽徙居
江陵雅尚風節至今渚宮鶴澤間鏗然猶有遺
韻視王仲宣登樓之作補正平鸚鵡之詞膾炙
人口者若不相下上也然而於陵之奇肩吾之
腴而子山兼之杜少陵所謂開府清新豈溢美
哉贊曰六朝閨位六籍散亡文士綺靡彫琢藻

章肩吾仿古虎變龍驤翔于天衢蔚為國章子
山遭亂不改厥常開府清新少陵允光

李邕

李邕字泰和其先自高陽侯就徙居江夏之平春六
世孫式仕晉為侍中式生嶷嶷生充見昭文外紀
孫元哲復徙廣陵元哲生善淹貫經籍梁顯慶中
兼沛王侍讀注昭明太子文選子邕少知名謁特
進李嶠願讀秘書嶠薦之假直秘閣未幾辭去嶠
驚試問奧編秘帙辯對如響拜左拾遺玄宗卽位
進御史中丞下獄減死左遷北海太守文名藉甚

昭文內紀前

卷之十一

十五

盧藏用戒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
缺折耳邕不能用與江華司馬王琚皆自謂耆舊
在位殊怏怏李林甫惡其負才使氣欲因事除之
因遣羅希奭按邕與裴敦復皆杖殺之王琚自縊
初邕撰春賦其辭曰肇木德以周仁啓春生而賦
質二儀泰而廣運三正合而元吉和氣藹兮充寓
光風瀏兮被物豈因時而則舒亦樂道而奚恤我
聖君大撫萬國肆觀群后承天之福嘉歲之首文
物粲於南宮兵戈森於北斗攬百辟以同心貢千
春之遐壽於是明詔有司攄求時令邁惟一之德

究吹萬之性勦土木之庶功阜稼穡之勤政吹漁
止殺豕豸復命至若固陰作閉蟄戶未開地盤土
蓄燕伏巖猜穴蟻歛翼水魚鼓鯁蠢蠢宛委戢戢
低徊遲擊蒙兮久矣耿獻歲兮悠哉謂將死而沒
代俄作解而驚雷廓視聽於玄壤脫飛驚於焚萊
瞰青陽以書物被白日而登臺若旬時甫田宿昔
層薄驚洪鑄之神用偉元化之工作卷河山之變
衰置天地之和樂律何谷而不暄光何容而不灼
植也知歸動焉成若爾乃楊迴曲沼李雜芳園條
煙濃而洩地花錦繡而當軒王顏景照羅袂風翻

昭文內紀前

卷五十一

十六

惋良人之僭信省賤妾而嘶恩蝶栩栩兮憂感鳥
嚶嚶兮思存憂瑤柱以絙瑟引金竿而浮樽俯俠
軒而下泣昭韶物而何言借如老軍追虜遠使窮
河霄驅鳥遊野次星羅冰皚皚而雪下風颯颯而
霜過遲日一照挾纊嘗多遣疇歲之寒栗襲初節
之妍和千巖為之動色萬壑為之流波將迴轡而
秦望請舉手而幽歌有地高公族昂貴侯家丹樓
纏於御道畫閣聳於朝霞明珠買妾黃金擲龜列
行遊衍直視驕奢跨浮雲之寶騎頓流水之香車
漫平郊而藉草忽上苑之觀花飛鞭蹴躡旋舞毵

琵琶威里之途遠駐長安之日斜豈知夫東門在
野渭水濡沙散歸間之召父隱養正之姜牙趣下
里之潦倒誼樂土之繁華苟炎背而乘釣但開田
而種瓜子鄔孫谿別有傳

史南曰臣讀文苑英華至泰和所撰諸賦如月
賦有云節朝有政建晷未食豁雲霧之疑闇解
雪霜之沍寒其諷時者切矣及讀朱子綱目於
天寶六載春正月書曰殺北海太守李邕蓋惜
之也夫以林甫蠹國之奸去其異已援其同己
遂自謂野無遺賢而誅族胤殛使唯無餘類不

昭文內紀前

卷五十一

十七

知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未幾祿山叛而宗社為
墟蔽賢之禍至此極也嗟乎邕固可惜而唐之
大業陵夷自茲而藩鎮起矣可重惜也哉贊曰
江夏諸李昉跡文通詞苑所紀亦有李充北海
高士雲虹綺空干將莫邪碎于奸鋒

鮑防

鮑防字子慎襄州襄陽人少孤寡彊志于學善辭章
及進士第歷署節度府僚屬入為職方員外薛平
訓帥太原被病代宗授防少尹節度行軍司馬召
見慰遣之俄知留後兼太原尹節度使人樂其治

詔圖形別殿入為御史大夫歷福建江西觀察使
召拜左散騎常侍從德宗奉天進禮部侍郎封東
海郡公貞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質裴度柳公
綽歸登崔邠常純魏弘簡熊執易等世美防知人
時比歲旱策問陰陽侵沴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
式請烹弘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中獨振愜欲
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質
高第帝見策嘉嘆初防與知雜御史竇參過導騎
不引避參謫其僕及為相防尹京兆迫使致仕授
工部尚書防叱曰吾與蕭昕子齒同而昕已至宰
相忿不得志卒年六十九贈太子少保謚曰宣防
於詩尤工有所感發以譏切世弊當時稱之與中
書舍人謝良弼友善時號鮑謝嘗撰響遏行雲賦
其辭云元氣相合太虛相雜此雲之所吐納巉巖
奇峰蜿蜒真龍此雲之為形容共有含商咀徵節
其行止以乖刺於天理然而天無情道無營四時
感而運行萬物感而發生苟吾人之感激遂凝思
於至精彼天地猶見應况白雲之英英繇是既與
心術混和天倪權機不發正性不攜息真氣以足
踵激清聲於甄犀四暢既交五聲大受以咽候為

管聲以唇吻為控揭忽頓挫而高歌遂盤珊於塊
北上如拉下如墜極高天蟠厚地魚奮鬚鳥騰翅
混莽眇而清冷入虛無而密緻彼雲澶漫萬族連
延一空出虛無以布護淹寥寂而鴻蒙既如蓋而
如馬亦自西而自東歌者於是噬嗑其頤吮吐填
麓氣調萬象口運四時奏羽商而寒先冽冽動角
徵而春色熙熙聲欲斷而復續若貫珠之纍纍一
成而芳氣初振風篁不韻彼雲尚徘徊希微出入
無依若徃未定將行不飛再成而逸思奔壯正聲
寥亮彼雲漸應曲徃來從風下上三成而充塞人
寰洋溢無間在水徧水在山滿山彼雲忽應聲赴
節雷奔霧集前者山立後者山岌力大不可以動
搖噫氣不可以嚔吸風北不北風東不東輪囷沓
影決瀟長空盡如河漢屹若華嵩天輪轉而不動
地籟寂而不窮沈悠悠之漢水浮習習之涼風浮
沉異勢高下萬里願一致於青雲亦何階而望此
及調苦聲切歌長意深天乎有耳雲也無心果凝
影而不散為歌者之知音是知志同則千里而應
不同則造膝而悖谷為律而成暄日因戈而不沒
苟精誠之激勵信感應於倏忽則有花裝袿服楚

艷陳娥妖姿膩理慢臉橫波珊瑚珮玉粲粲垂羅
務淫哇之巧笑詫激楚之嬌歌曲未離於咫尺雲
已邈於山河假使勢雖迴天力雖拔山影則可望
雲不可攀思欲聘庸音之靡曼過仙雲之往還亦
何難哉向使善亦遏雲否亦遏雲妍蚩一貫邪正
不分則善歌者望風而結舌肯關茸於哀哇之群
哉

史南曰臣讀鮑子慎問津臺賦有曰玄黃之初
萬物為銅形象既著造化無功嗟乎豈其無功
哉茲固賈太傅所為悲屈靈均也以彼其才持

昭文內紀前

卷之主

二十

之以靜守之以定奚不可者而乃扼於竇參齋
志以沒是豈達人大觀美乎贊曰子慎高標襄
國之傑峴山蜿蜒漢江清冽響遏行雲其氣不
竭三復誦之摩崖深刻

杜審言

孫甫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
進士為隰城尉恃才傲世見疾蘇味道為天官侍
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荅曰
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
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累遷

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

郭若訥構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

并年十三袖刃刺季重於坐左右殺并季重將死

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故誤我審言免官還

東都蘇頌傷并烈誌其墓劉允濟祭以文後武后

召審言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

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佐郎遷繕部員外郎神

龍初坐交通張易之流峰州入為國子監主簿脩

文館直學士卒大學士李嶠等奏請加贈詔贈著

作即初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如何荅

昭文內紀前

卷之主

二十

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父壓公等
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少與李嶠崔融
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融之亡審言
為服緦云從祖兄易簡九歲能屬文長博學為峇
文本所器擢進士補渭南尉咸亨初歷殿中侍御
史嘗道遇吏部尚書李敬玄不避敬玄恨召為考
功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玄不平故易
簡上書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陽兒輕薄乃爾白奏
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審言生子開闢生
甫

昭文內紀前

卷二十一

三十三

杜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
才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
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
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
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
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治審言以文章顯
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
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
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
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
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
天子出幸蜀甫走三川肅宗自立鄜州羸服欲奔
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
遺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
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
司雜問宰相張镐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
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為醇儒有大臣體
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
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延蘭托琯
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為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汙

昭文內紀前

卷二十一

三十三

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觀陛下棄細錄大所
以冒死稱述涉遠計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之死
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當
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州年饑孺弱至餓死
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
關輔饑輟棄官去客秦州眉新採橡栗自給流落
劔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
嚴武節度劔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劔南表為
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
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
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
忤中街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
門武將出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
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
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
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
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
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
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
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

挽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史南曰臣讀唐書贊云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友好麗者心遠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溉後人多矣故元稹謂上薄風雅下詆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

昭文內紀前

卷五十一

二十四

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夫以必簡為之祖以子美為之孫宜若無以逾者臣嘗謂楚南嶠也平均為賦家之祖子美為詩家之祖而鬻熊又為子書之祖至若濂溪接群聖不傳之統又為有宋道學諸家之祖豈其然乎贊曰騷壇絕唱獨推少陵必簡先驅夫亦有因三賦陳詞萬篇爭鳴於乎彬哉大雅不群

岑參

岑參字

岑文本之曾孫也大父長倩伯父義兒

徵獻紀參少孤徧覽經史綴文屬辭迥拔孤秀天

寶三載進士釋褐率府兵曹參軍遷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伊西北庭度支副使獲優鉢羅花手植于燁賦詩見意入為右補闕頻上封事指摘權佞改起居郎號州長史又改太子中允兼侍御史轉祠部考功虞部庫部補嘉州刺史宰相杜鴻漸表薦為職方郎中著感舊賦自叙以為參相門子五歲讀書九歲屬文十五隱於嵩陽二十獻書闕下嘗自謂曰雲霄坐致青紫俯拾金盞裘敝蹇而無成豈命之過歟國家六葉吾門三相矣江陵公

昭文內紀前

卷五十一

二十五

為中書令輔太宗鄧國公為文昌右相輔高宗汝南公為侍郎相睿宗承寵光繼出輔弼易曰物不可以終泰故受之以否逮乎武后臨朝鄧國公由是得罪先天中汝南公又得罪朱輪翠轂如夢中矣今王道休明世業淪替猶欽若前聽將施於後人參年三十未及一命昔一何榮矣今一何悴矣直念昔者為賦云其詞曰吾門之先世克其昌赫矣烈祖輔于周王啓封受楚佐命克商三千餘載六十餘代繼厥美而有光其後開土宇於荆門樹桑梓於棘陽吞楚山之神秀與漢水之靈長倚盛

德之不隕諒嘉聲而允臧慶延自遠祐洽無疆自
天命我唐始臧暴隋挺生江陵傑出輔時為國之
翰斯文在茲一入麟閣一遷鳳池調元氣以無惑
理蒼生而不虧典絲言而作則闡綿綿以成規華
亡國之前政贊聖代之新軌捧堯日以雲從舜舜
風而草靡洋洋乎令聞不已繼生鄧公世實湏才
盡忠致君接武登台朱門復啓相府重開舟換新
檝羹傳舊梅何糾纏箱軌既惡禍來當其武后臨
朝數臣竊命百川沸騰四國無政昊天降其荐瘡
靡風發於時令藉小人之榮寵墮賢良於檻穽苟

昭文內紀前

卷之三

二十六

昏奴以相蒙胡醜厲以職競既破我室又壞我門
上帝憫憫莫知我冤衆人憎憎不為我言泣賈誼
於長沙痛屈平於湘沅夫物極則變感而遂通於
是日光迴照於覆盆之下陽氣復煖於寒谷之中
上天悔禍贊我伯父為邦之傑為國之輔燮理陰
陽更作霖雨伊廟廊之政事皆祖父之舊矩朱門
不改畫戟重新暮出黃閣朝趨紫宸繡轂照路玉
珂驚塵列親戚以高會沸歌鍾於上春無小無大
皆為縉紳顥顥叩叩踰數十人嗟乎一心弼諧多
樹綱紀群小見醜獨醒積毀鑠於衆口痛於十指

由是我汝南公復得罪於天子當是時也偏側崩
波蒼黃反覆去鄉離土墮宗破族雲雨流離江山
放逐愁見蒼梧之雲泣盡江潭之竹或投於黑齒
之野或竄於文身之俗嗚呼天不可問莫知其由
何先榮而後悴曷曩樂而今憂盡世業之陵替念
平昔之淹留嗟予生之不造常恐墮其嘉猷志學
集其荼蓼弱冠干於王侯荷仁兄之教導方勵已
以增脩無負郭之數畝有嵩陵之一丘幸逢時主
之好文不學滄浪之垂釣我從東山獻書西周入
出二郡蹉跎十秋多遭脫輻累遇焚舟雪凍穿屨

昭文內紀前

卷之三

二十七

塵緇弊裘嗟世路之甚阻怨歲月之不留倦城闕
以懷歸將欲返雲林之舊遊遂撫劍而歌曰東海
之水化為田北溟之魚飛上天城有時而覆陵有
時而遷理固常矣人亦其然觀夫陌上豪貴當年
高位歌鍾沸天鞍馬照地積黃金以自滿務青霄
之坐致高館招其賓朋重門疊其車騎及其高臺
傾曲池平雀羅空悲其處所門客肯念其平生已
矣夫世路崎嶇孰為後圖豈無疇日之光榮何今
人之棄予彼乘軒而不恤爾後曾不愛我羈孤歎
君門兮何深顧盛時而向隅攬蕙草以惆悵步衡

門而踟躕強學以待知音不無思達人之惠顧庶有望於亨衢參予佐公復纂前緒登名翰場

史南曰臣觀樞確撰參詩序有云聆廣樂者識清商之韵遊名山者仰翠微之色瑩人心府發揮高致及誦其所為詩真足以儷美韻韶協和風雅豈非詩家之指南矣乎贊曰文本仕唐貞觀名聲嘉猷啓沃昌論敷陳追參詩品高孟為隣感舊一賦價擬璆琳

夏侯嘉正

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少有俊才太平興國中進

昭文內紀前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士仕至著作佐郎嘗使江南撰洞庭賦曰楚之南有水曰洞庭環帶五郡森不知其幾百里披襟而觀之則翼然動徙然跂慄然駭愕然昭恍若駕春雲而軾霓浩若浮汗漫而朝躋退若懼泰山之安進若履千仞之危情若無識烟若通微跛若不倚蹠若將馳耳不及掩目不暇移情憐心嬉二三日而後神始宅氣始正若此不敢以賦為事者二年然眷眷不已一日登崇丘望大澤有雲崱峴興歎兮止興止未霽忽若有遇由是漬陽輝沐芳澤觀一異人于巖之際霞為裙雲為袂冰膚雪肌金環

王珣浮丘美門斯實其對因言曰若非好辭者耶

曰然然則若智有所不通識有所不窮而循乎無端之紀若無殆乎又曰然然志極則物應思精則道通嘉若之勤無譁無譁吾為若稱云太極之生曰地曰天中含五精五精之用而水居一焉水之疏邇則為江為遠則為河積則為瀦為總則為湖若今所謂洞庭者僻立而孤廓然如無區區大無徒含陽宇陰元神之都曖曖昧昧百川不敢逾有若神者有若賓者有若僕者有若子者有若附庸者有若娣姒者若禹會塗山武巡牧野千同百會

昭文內紀前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咸處麾下每六合澄靜中流迴睨薺薺蒼蒼不翳太陽望舒出沒其間萬頃咸沸強而名之為巨澤為長川為水府為大淵縱之不踰跼之不卑乍若賢人以重自持誘之不前犯之愈堅又若良將以謀守邊澎澎潏潏浩爾一致又若太始未有名義冲冲漠漠二氣交錯又若混沌凝然未鑿此乃方輿之心胃道之郭廓也三代之前其氣瀟灑浩浩滔天與物應薄滅不襲曉無際無廓上帝降鑒巨人斯作乃命玄夷授禹之機隧山隱谷滌泉鳴漱然後若金在鎔若木在二流精成器夫何

不通是澤之設允執厥中既異其性遂得其正有
升有降有動有靜曰升降動靜可得聞乎曰水之
性非圓非方非柔非剛非直非曲非玄非黃劃象
為坎本乎義象外婉而固內健而彰降而復垢升
以復張其靜處陰其動隨湯六府之甲萬化之綱
式觀是澤乃知天常若乃四序之變九夏攸處烘
然而炎沸然而煮群物鴻洞爍為隆暑澤之作頽
然其容若去若住若茹若吐靈趨怪覲杳不可覩
蒸之為雲散之為雨倏忽萬象如還太古真可嘉
也若乃秋之為神素氣清泚肅肅脩脩群籟四起

聊文內紀前

卷之十一

三十

澤之動默然其姿若挺若倚若行若止巽宮離離
為之騰風蒼梧崇崇為之供雲四顧一色黯然氤
氲其聲瀾瀾若商非商若徵非徵東湊海門一浪
五千里又足畏也言其狀則石然而骨岸然而革
蒸然而榮淙然而脉有山而心有洞而腹有玉而
體有珠而目穹鼻孤島呀口萬谷臂帶三吳足跬
荆巫或跂然而望或翼然而趨彭蠡震澤詎可云
乎曰澤之態已聞命矣水之族將何如曰大道變
易或文或質沉潛自遂其類非一或被甲而遭或
曳裾而圓或禿而跋或角而蜿或吞而呀或喙而

牙或心以之蟹或目以之蝦或脩臂而攘或橫駑
而疾或髮於首或髯於肘或嚴而莊或毅而黝彪
彪玢玢若太虛之含萬彙各循其生而合于群者
也曰若神之資其品何如神曰清矣靜矣麗矣至
矣邈難知矣肇于古有所未達形于今有所未察
非希非夷合其心於自然然後上天入地三根六
况水居陸處夫何不燭彼鯢鯉之賢繼龍之仙乃
吾之肩也其餘海若天吳陽侯神胥齟齬而遊曾
不我儔臣又問曰易稱王公設險是澤之險可以
為固而歷代興衰其義安取曰天道以順不以逆

聊文內紀前

卷之十一

三十

地道以謙不以盈故治理之世逮仁為旌聚心為
城而弧不暇弦矛不暇鋒四海以知而大同何必
恃險阻據要衝若秦得百二為帝齊得十二而王
其山為金其水為湯守之不義歟然而亡水不在
大恃之者敗水不在微怙之者危若漢疲於昆明
桀困于酒池亦其類也故黃帝張樂而興三苗棄
義而傾則知洞庭之波以仁不以亂以道不以賊
惟賢者觀之而後得也於是盤桓徙倚凝精流視
罄以辭對倏然而晦徐鉉見之曰是木方虛之流
也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辭賦擢為右正言直

史館兼直秘閣賜緋魚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
正獻五言十韻詩其末句云兩制誠堪羨青雲侍
玉輿上依韻和以賜之有俠劣終難舉通才列上
居之句議者以誠嘉正之好進也未幾被病詔以
為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鬻得錢輦歸家忽一緡
自地起立良久而仆聞者異之嘉正疾遂篤月餘
年三十七子紆太子中舍

史南曰楚自靈均為詞賦之祖宋玉咀其英華
王逸標其麗則黃香流其藻章庾信沿其風韻
乃若嘉正以英敏之才精奧之學數為膏沃光

昭文內紀前

卷之十一

三十三

映洞庭炳乎蔚矣然而弗克考終乘颶長逝豈
造物者忌耶贊曰洞庭浩渺平吞雲夢驚濤決
灩澦瀾瀾洞嘉正揮毫爾雅可誦矯若游龍爛
如威鳳胡為蚤隕士林嗟慟

路振

路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唐相巖之四世孫巖貶死
嶺外其孫琛避地湘潭間遂居焉振父洵美事馬
希果署連州從事謝病終于家振幼穎悟五歲誦
孝經論語十歲聽講陰符裁百言而止洵美貴之
俾終其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餘何必學洵美大

奇之十二丁外艱母氏慮其廢業日加誨激雖隆
冬盛暑未始有懈淳化中舉進士太宗以詞場之
獎多事輕淺不能皆貫古道因試卮言日出賦時
就試者凡數百人咸矚眙忘其所出振寒素遊京
師所作賦尤為典贍太宗甚嘉之擢真州科釋褐
大理評事通判邠州徙徐州召還直史館復遣之
任遷太子中允知濱州一日契丹至城下兵少民
相恐衆謂振文吏無戰禦方略環聚而泣振乃親
加撫諭且以敵盛不可與爭鋒宜堅壁自守數日
契丹引去轉運使劉綜稱其能詔書褒美常作祭

昭文內紀前

卷之十一

三十三

戰馬文叙云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太將康保
裔略河朔天子幸魏特遣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
榮無將材但能馳射受命逗遛伺賊渡河而後發
有剽淄齊者數千騎尚屯直沽榮不欲見敵遂以
其騎略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騎馬不秣而道斃者
十有四五天子憫之遣使收瘞焉因作祭文其辭
曰房駟之精降為驪驥飲泉呀風流沙激霆虎奔
孤聳龍媒驚獐丹髦曉霞的顙秋星第方著幹宜
乘旋膚巉臚角起方背珠明爾其絕塞草荒八月
隕霜毛縮蹄堅筋舒脉張獸惡恐噬虬獐欲驤噴

沙散沫千里飛雪圍人負糾武士索鐵前後突
雷動地裂忽挽一而制百終伏櫓而受綫牧官効
幼歲入券書蹄躐躐疊通乎鬼區名駒大駝銜尾
入塞勞其酋長飾以駟僮蜀錦吳繒積如丘陵馬
歸於我雖重幣入於彼則輕於是絡黃金之羈浴
天池之波鼓鬣雲衢弄影星河或蹠而齧或顛而
叱原蠶申禁駢駿何多帝念神物來經遠道閱之
內殿養之外阜飲以玉池秣之瑶草窮冬邊塵入
我河潯羽書宵飛龍馭北巡選伏下之名馬屬閭
外之武臣琬戈電燭禁旅星陳授以長策帥以全
軍壯士怒兮山可擘猛馬哮兮虎可咋何嘆惜之
無勇及遷延而避敵冰霜淒淒介甲而馳不飲不
秣載渴載飢駿馬餒死行人嗟咨委天骨於衢路
反精星於雲霧報主恩之無及齊戎力而何誤生
芻致祭弊帷成禮瘞而高岡全爾具體馬如有神
知帝之仁又撰伐棘篇辭曰秋風颺颺棘子丹折
根破抵堅且頑斲夫赳赳汗污顏攢鋒束芸趨道
還藉之森森繚長藩暮冬踞風雪暗天漏寒不鳴
守犬眠主人堂上多金錢東陵暴客來窺垣舉手
觸鋒身墮顛千矛萬戟爭後先襟袖結裂不可擅

蹠破指傷流血殷神離氣沮走踰躑數尺之墻弗
復攀索頭醜奴搔河瑤朔方屯師連七年木波馬
領沙填填氣脉不絕如喉咽官軍虎怒思吼軒強
弩一發山河穿將不協謀空即安翫養小醜成兇
鎮推芻挽粟徒喧喧邊臣無心靜國艱為余諷此
伐棘篇識者聞而壯之又以西兵未弭入判大理
寺改太常丞知河中府徙知鄧州代還判吏部南
曹三司至景德中使福建巡撫俄判登聞鼓院會
脩兩朝國史以振為編脩官大中祥符初使契丹
撰乘輅錄以獻改太常博士左司諫擢知制誥振
文詞溫麗屢奏賦頌為名輩所稱尤長于詩多警
句及居文翰之職深愜物議自是彌加精厲從祀
譙毫時同職分局掌事振獨直行在專典綸命牋
奏填委應用無滯時推其敏瞻七年同脩起居注
張復崔遵度以書事悞失降秩擇振與夏竦代之
嗜酒得疾有集二十卷嘗采五代末九國君臣行
事作世家列傳書未成卒錄其子綸為太常奉禮
郎

史南曰臣觀長沙志振之事無多攷諸宋史及
文鑑乃見其閱馬文伐棘詩何其慨慷而激昂

也夫忠義之憤利於豪曹英華之輩
若振者豈非湘嶠之殊才館局之良史乎贊曰
路巖良相厥胃如雲子發之才爛然繽紛閔馬
撰賦伐棘脩文宋史標著文鑑可徵

狄遵度

狄遵度字元規宋樞密直學士裴之長子也少穎悟
篤志於學每讀書意有所得即仰屋瞪視人呼之
弗聞也舉進士一斤於有司恥不復為以父任為
襄縣主簿居數月棄去好為古文著春秋雜說多
所發明嘗患時學靡敝作擬皇太子冊文除侍御

昭文內紀前

卷之十

手本

史制裴晉公傳人多稱之尤嗜杜甫詩嘗讀其集
一夕夢見甫為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
遵度足成之後數月卒有集十二卷其所著石室
賦美漢文翁之化蜀也其辭曰石室之幽古城之
陬煙剝兩落苔萃蘚稠斷勁頑而植立攢衆磊而
互鳩龍首屹以孤挺虹氣攄而外浮謂築金之用
侈陋銘燕之積偷傑立西土邈視千秋何愛人而
思樹卒頽否之靡由室之經始請稽其紀其人則
遠其室甚邇其室也邇維人之繫其繫維何維德
之被其被維何撤華於裔棄民而夷嘗亦聞知易

夷而民侯其常而惟蜀之啓邈乎遠矣會牧野而
微盧與同道嶠冢而標橈斯泊或斃力而啓其隘
或窮兵而伐其地東抗諸夏之喉右得秦原之臂
地不為之限天不設其閉氣清肅而休晏物菴茂
而被麗柰何推髻之與雜卉服之與俱貪其地或
為已有視其民則曰非吾徒已雖善忍彼亦何辜
有大人者視民之圖視爾之鄙嗟予其吁吾不至
將彼之愚教而有類聖其欺予解辯而冠削衽而
裾疏之濇之使湧其渚培之養之使豐其枯誘而
利之麾督而趨園而規之不摯而拘乃豫乃詠以

昭文內紀前

卷之十

三十七

嬉以娛處乎其變決乎其舒始也夷貉之弗如今
也鄒魯之靡殊始也自我兮居居今也視我兮姁
姁孰我有德室其視諸室之磊兮知公之德傑以
卓兮室之魁兮知公之德碩以鉅兮德不可忘兮
瞻其室則胡以見公之德泯其德則胡以示後之
規孰治其業我將趨之孰締其跡我將經之故教
無俗兮不變俗靡教兮弗移曰吾之智斯亦其宜
曰彼之愚故甚之欺况乎位天下之正位居天下
之廣居其所為民皆二帝三王之故俗其所治具
皆二帝三王之成謨法不更造事不更謀曰是情

者奚足以教則斯室也其謂何乎

史南曰臣觀長沙志不著遵度為裴之子及暇讀宋文鑑乃見遵度所為詩白雲篇云煙蘿翳蒼島嶼縈曲秋月篇云朱籟鳳輶紫芝雲嶠格古調高直追唐軌至其鑒二江賦則又灑然與楚騷儷美爾矣惜其壽不逮才位不滿德王荆公撰其墓誌亦深長太息其知言哉贊曰狄裴之子是為遵度藻思入玄芳馨騰譽秋月懸山白雲入樹賦鑒二江灑然欽慕

歐陽玄

昭宋內紀前

卷三十一

三十八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脩同所自出玄先大父新始遷居瀏陽故玄為瀏人幼岐嶷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於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即知屬文十歲時有黃冠師注目視玄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鳴廊廟之器也言訖而去部使者行縣玄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成十首晚歸增至百首見者駭異年十四從宋故老習為詞章每試庠序輒占高等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諸家靡不研究伊洛源委尤為淹貫延祐

昭宋內紀前

卷三十一

三十九

元年詔設科取士玄以尚書與貢試天馬賦其略曰翳房星之委精鍾天馬之權奇澡神質於渥洼砥勁氣於月氏貞非坤牝健本乾為上分扶輿之秀下孕蛭螭之黎風雲資其柝力雨露澤其光儀應廣鳳臆鬣秀龜鬚首昂渴鳥之勢影捷枉矢之馳於是陋駟駟之產邁麒麟之姿駢六飛於廣漠舞九奏於希夷若乃朝刷崑崙夕秣玄圃駕縹緲之子晉道霞觴於王母雲冉冉兮斯征靈續續兮來下覽熙世之德輝屬萬物之欣覩願陪禁衛自獻西土乃命夷仲戒造父釋雲幕於金鞍映乎尹於瓊戶出則鐔和鸞聯轡組媚日馭之光華展天衢之步武然其器質不可求之驪黃之餘芻秣不可畀之卑樞之伍峙玉山之禾始足供其飫委金臺之賢未足議其估是知天馬固難得而不易畜也明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調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玄察其情皆為平復豪右不法虐驅其奴玄斷之從良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飛蝗不入境改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僚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玄至踰月赤水太清兩洞聚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無從

出玄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鬪未已僚人熟玄各棄兵仗羅拜馬首玄喻以禍福為理其訟僚人遂安召為國子博士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編修官時當兵興玄領印攝院事日直內廷參決機務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以至改元天曆郊廟建后立儲肆赦之文皆經撰述復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多推行之明年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藝文監隸焉皆選清望官居之文宗親署玄名命掌管藝文少監奉詔纂脩經世大典陞太監檢校書籍

昭宗本紀前

卷三十一

四十一

事元統元年改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錄俄兼國子祭酒召赴中都議事陞侍講學士復兼國子監祭酒至元五年乞歸帝不允拜翰林學士未幾懇辭帝復不允免其行朝賀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事有不便者集議廷中玄極言無隱未幾南歸復起為翰林學士以疾未行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為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於論贊表奏皆玄屬筆五年帝以玄歷仕累朝且有修三史功

諭旨丞相超授爵秩遂擬拜翰林學士承旨及入奏上稱快者再三已而乞致仕不允御史臺奏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淞西疾復作乃休歸南山隱居優游山水間復拜翰林學士承旨玄屢力辭不獲命奉勅定國律乃特授湖廣行中書省右丞致仕賜玉帶給俸以終其身將行帝復降旨不允仍前翰林學士承旨進階光祿大夫十四年汝穎盜起蔓延南北州縣幾無完城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鑿鑿可行當時不能用時將大赦宣赴內府玄久病不能步履復承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實異數

昭宗本紀前

卷三十一

四十一

也是歲十二月戊戌卒年八十五賜賻甚厚贈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曰文玄性度雍容含弘縝密處已儉約為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兩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脩實錄大典三史皆大製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金縢上尊之賜幾無虛歲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辭以為榮以片言隻字流傳人間玄無子以從子達為後復先玄卒有圭齋

文集若干卷傳于世

史南曰臣讀圭齋集乃知元文渾朴若草木茅
甲未之暢達若金玉什璞未之雕琢玄其先驅
焉者也是故誦其遺文而溫厚和平之意油然而
生矣贊曰圭齋學海涼流江漢斗極雲開台垣
星聚屢典文衡久居藝苑元主論心宮娥識面
壽躋元齡始終蒙眷

劉畊孫

第時孫附

劉畊孫字存吾茶陵人至順元年試靈臺賦其辭曰
攬余轡兮西徃遙余邁兮岐周稅余馬兮靈臺聘

昭文內紀前

卷之十一

四十二

余目兮遐之暇緊神聖之制作兮固神妙而叵測
念卑服於康田兮邇勿違乎寢食豈一臺之經始
兮願弗恤於民力歌遺音於周雅兮良有感乎文
之蹟俗美化行兮岐之西汝之墳兮漢之涯歌麟
趾兮詠騶虞龜在數兮鳳鳴岐馳遐思於八表兮
察氛侵於二儀匪工築兮是耽匪盤游兮是嬉爰
始爰謀爰契我龜經始兮勿亟庶民兮子來羗百
堵兮皆作殷萬杵兮春雷突九仞於倏忽崢六合
而崔嵬鹿濯濯兮于困魚躍躍兮在沼妙川泳而
雲飛感天機於浩渺均此樂於芻蕘亦周恤其大

小於論兮鼓鍾於樂兮辟離駕言兮戾止寢感兮
盛容八鸞兮和鳴群辟兮景從時游觀兮節勞佚
濟聖化兮宣皇風偉二雍之並建兮等世室而增
隆眷余生乎百世兮竊獨慕乎中古嘉聖謨之不
顯兮復周道而踵武陘東都之制作兮僅名存而
實非望斯堂而增慨兮徵文王吾誰與歸賦成登
進士第初授承事郎桂陽臨武縣戶臨武近蠻
獠畊孫至召父老告曰吾儒生也今為汝邑尹爾
父老當體吾教訓其子弟孝弟力田暇則事詩書
毋自棄以干吾政乃為建學校求民間俊秀教之

昭文內紀前

卷之十一

四十三

設俎豆習禮讓三年文化大興邑有茶課歲不過
五錠後增至五十錠畊孫言于朝除其額歷建德
徽州瑞州三踞推官所至詳讞疑獄政績卓然至
正十二年春斬黃賊攻破湖南畊孫傾家貲募義
丁以援茶陵賊至輒却故茶陵久不失守十五年
轉儒林郎寧國路推官歲饑勸富民發粟賑之活
者萬計會長鎗瑣南班程述謝璽等攻寧國畊孫
分守城西南日署府事夜率兵乘城固守江浙行
省遣叅知政事吉尼哥兒來援至則兵已疲矣城
恃有援不為備瑣南班知之夜四鼓引眾緣堞而

上城遂陷畊孫力戰遇害弟肅孫以國學生下第授常寧州儒學正湖南陷長史棄城走民奉印請肅孫為城守城賴以完者一年外授俱絕死之弟與孫同知南豐州遇敵亦死之長子碩為武昌江夏縣魯湖大使起義兵援茶陵亦死之

史南曰宋陳文龍云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迫耶夫文章固非俗士所能節義亦非懦夫可立若畊孫以文章鳴于楚而其弟與子咸死節義嗚呼世之俗士懦夫可比肩乎贊曰三吾翰林獨吊二兄存吾死難肅孫寔同文章節義今古昭文內紀前

卷之二十一

四

孰同派衍洞庭山宗祝融于以表之國史采風或問曰子之撰昭文也屈宋以下穠載休矣乃若宋元之賦或取諸場屋之文何哉曰古者登高作賦可以為大夫蓋以述事則易語道良難華國鮮麗振古莫儔賦以敷神神理實節人文光闡聖猷渙徽邦紀不已重乎是故備錄之不遺云爾若夫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木強近俚浮華近誇是皆無益於道罔裨於世者也吾惡乎取

楚紀卷之二十一

楚紀卷之二十二

皇明賜進士經筵講同修國史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廖道南謹撰昭文內紀後篇

鄧偉奇

鄧偉奇字子才衡州安仁人洪武十八年乙丑會試第一

高皇帝親製廷試策問畧曰朕稽古名世者惟敬事而畏神人日運不息歲運不已夾輔人君福臻黎庶朕自代元統一華夷官遵古制律倣舊章孜孜求賢數用不當有能者或面從志異有德者或無昭文內紀後

卷之二十二

所建明爾諸士悉乃心力其敬陳之時預試者四百七十二人擢丁顯為第一以偉奇次之俱授翰林倭撰先是四年辛亥開科以吳伯宗為首至是始復臨軒之制偉奇天資秀異博洽穎敏善屬文尤長于詩是科取為得人而二甲馬京為編修吳文為檢討三甲楊靖為庶吉士蹇容為中書舍人厥後俱為名臣或以練安黃子澄為是科恐未深攷云

史南曰通以嘉靖乙酉于役于岷弭節于昌黎開雲之嶺振衣于考亭集賢之峰嶠岵嶰嶰華

蓋登祝融睨天柱乃見夫靈光灝景鬱結而葱菁意必有異才出焉旣而觀郡志搜國史乃知皇祖臨軒清問虛心求賢而偉奇者褻然大對擢列清華為諸士先嗣後若任宗伯黎太宰相繼及第倫魁茂選鴻猷聿敷非衡嶽山靈默啟故耶贊曰巖巖喬嶽鎮奠疆壘祝融火德居方誕育名士為龍為先鴈塔題名鳳島騰章卓爾不群萬夫之望

任亨泰

任亨泰

襄陽人幼穎敏出群年十三卽賦朝

聖內紀後

卷五十二

二

天詩識者奇之有司推薦赴應天中式洪武二十一年戊辰廷試亨泰條對詳切卽以天下為已任上親擢為第一授修撰二十五年七月改詹事院為府十一月甲戌以亨泰為少詹事兼修撰杜鐸楚樟為詹事府承先是左通政祝春右僉都御史李文吉俱為少詹事至是仍以文吉為僉都御史而以亨泰代之二十七年五月癸亥亨泰陞禮部尚書是年七月改正書經祭傳命亨泰刊布其書仍令諸儒願歸者遣之二十八年四月辛未上謂亨泰曰秦王旣沒國事無統世子長成宜令襲

爵爾其集議以聞亨泰同翰林諸臣議漢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為王則玄冠衰經素服以承詔事喪服記諸侯受天子之命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返喪服卽位而哭旣合於禮且協人情詔從服命服禮行之二十九年二月甲午命亨泰同監察御史嚴振直使安南諭以討龍州趙宗壽之故

上諭曰龍州地連安南大將軍歷境彼必致疑宜告以趙宗壽之罪不可赦當慎守邊境毋啟納叛之

謀若如朕命彼此邊徼之民皆幸矣亨泰等至安南李日烜聞命畏恐卽奉詔貽書亨泰等言朝廷

聖內紀前

卷五十三

三

懷綏遠邦矜恤蠻夷覆煦教戒不啻如天地父母此皆好生之德也而陋邦下國畏天事上之誠惟亮察而已亨泰等因復書叙朝廷用兵之意以慰安之使竣還朝降亨泰為監察御史以其私市蠻奴故也所著有使交集子顯宗永樂癸未鄉薦歷官吏部稽勲主事孫春任西安府同知

史南曰臣兒時偶獲任狀元詩讀之其詞警其氣和其律莊以嚴及見顧僉事英集其遺文跋曰隆德望于深嚴之地完名節于開創之初要其所學卒澤於道德曠如也贊曰岷山之陽漢

水之陰篤生英哲振武儒林博學閑辭天下之士擢冠

大廷洋洋大對肆居宮端宗伯是遷稽古議禮嘉猷

允宣

譚子發

譚子發茶陵人洪武癸酉領鄉薦英敏善屬文初授國子博士歷陞祭酒嘗撰梅子洲賦曰雲山之陽涑水之涯有一梅洲誰其植之香霏霏兮丹魁衆而先葩春盈盈兮傲歲寒而獨奇得非上谷隱君慕廣平之鐵石同和靖之襟期者乎客或告曰美昭文內紀後

卷五十一

四

則美矣清亦侈矣客猶以為未也若乃桃和露種杏倚雲栽日邊天上勢力爭培若是者何有乎洲邊之梅又如芝臺蘭署桂苑香樓凌青邇紫接武仙儔若是者又何有乎梅邊之洲隱君曰客言似也而未悉焉朱欄玉砌彼非不足竹籬茅舍此則有餘方吾營是洲也結廬一區種梅百株環以碧流蔭以清漪冰霜其操瓊玉其肌清而不汚涅而不緇顯仁藏用乾坤是儀瀟洒出脩篁之表孤高邁喬松之姿且一白之是珍與六出而同輝然則踈影暗香未足以寓其性勁操正色乃所以蘊其

真吾於此吟咏東閣或賦梅間之句寄傲南窓或

理松下之琴澹乎吾素泊乎吾情彼種紫桑之柳

雖未得擬其似而採芳洲之杜若或可以並其稱

矣客曰何為其然也清濁則殊隱顯則一止將軍

之渴既馳譽於往時調商家之品寧不進用於今

日者乎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幸孤根之

有托借恩光於朝露客咲而起酌酒以壽隱君歌

曰梅之清維子之心雪之白維子之節清且白兮

子之德芳從子之洲兮宜百世而芳流兮時祭酒

孔克堅王顯宋訥魏觀後先居成均而子發繼之

昭文內紀後

卷五十一

五

克自樹立文章樓指士林稱之

史南曰臣讀茶陵志見諸譚蛟騰虎變王映金

春乃子發動有直氣居無流心於乎穆執贊曰

雲陽磅礴邇聯皇雫南江浩渺遙映紫微有美

梅洲譚氏仙枝成均俎豆玉潤金輝

鄧林

鄧林字時茂蒲圻人洪武二十九年鄉試嘗撰月

桂賦云天瑩玉兮凝秋日返馭兮淪耀廊銀海兮

吐月揚清輝兮如畫妙斧斤之無痕騰碧落而洞

照園仙桂而凝精團清芬而孕秀恍萬丈之輪囷

軼群卉而天矯若木不足喻其奇扶桑豈足為其
耦或弦細而影滅或輪滿而枝茂表盈虧之有數
垂乾坤而不朽金甌聲靜銀床露冷五行儲精八
紵流影絕纖翳而清寒矯靈姿而特挺秀騰紫氣
之妍翠合青霄之景翳璿宿而含蕤拂銀潢而垂
頰蛟龍戲藻於金波鸞鳳炤影於水鏡非雲煙之
吞吐非雨露之生成歷霜雪而不凋撓風雷而無
聲自清濁之肇判資汗簡而得名想夫銀盤蟾窟
氣毓鴻濛婆娑慈鬱錯落穹崇孤標玉立萬粟金
鎔香噴龍涎之馥色染鴛黃之濃絢金華之燁耀
沁玉露而玲瓏使人飛永睇於懸象寄遙思於無
窮余將披行雲駕天風瞬息凌乎八極歛忽至乎
蟾宮免搗藥兮長生娥乘鸞兮喈喈樂晚景以從
倚聽仙樂之冲融瀉寒光於肺腑洞宇宙於心胸
携天香兮滿袖沐薰陶兮朝宗願仙桂之我分友
蟾兔之奇踪悼吳生有謫令之役羨鄭子有枕璞
之逢若夫武帝表以影娥之池明皇覓以廣寒之
府曷不審慮於萬機而徒貽誚於千古余將效漢
唐以為占獻天子於萬年沛洪休於四海與斯桂
而增妍正當闢瓊林之華宴又何必惑方士之虛

言林後為縣令王愷贈之詩云刺裁松菊開三徑
間對林泉酌一甌風節可想見也已

史南贇曰懿武時茂敷教在寬雲谷贈詩傳播
衣冠歷仕西土王賓利觀流芳永世寶樹香蘭

劉永清

劉永清字汝弼石首人永樂辛卯進士選庶吉士授
編修

章皇帝征北虜永清上平胡賦其詞曰惟

聖皇之臨御兮奠海宇以清寧七政順軌兮四時和
平六合同風兮民物阜成仁聲義問兮覃被八紘

昭宗紀後

卷五十二

七

智者效謀兮勇者輸力信孚豚魚兮誠貫金石僻
壤遐陬兮祗若德意航海梯山兮咸脩貢職何殘
胡兮猖狂擾疆陲兮靡常如蛇如虺兮噬嚙弗滅
或伏或竄焉何異乎豺狼宣德紀元兮歲在戊申
香秋甫臨兮

聖駕北巡六龍時乘兮安馴百辟景從兮如雲千麾
萬旗兮霓旌騫舉畫戟雕兮兮桓桓虎旅鉦鼓兮
旬兮有嚴部伍駐師石門兮萬姓懽觀羽書馳奏
兮胡虜犯邊

皇憫赤子兮或困鴟鵂親率鐵騎兮三千迅掃餘孽

兮腥膻我師賈勇兮氣吞朔漠長驅轡轡兮醜類
褫魄所向披靡兮枕藉交錯草薶禽獮兮僇疆就
戮擣彼巢穴兮活茲降伏草木輝光兮邊鄙清肅
班師振旅兮曾不旬時獻俘飲至兮恩賞弘施萬
國畢朝兮稽首稱慶休風清穆兮頌聲洋洋吁嗟
殘胡兮昏不自量殘星熾火兮曷抗夫太陽螳螂
鼓臂兮詎嬰乎龍驤上干天誅兮自速滅亡天命
殛之兮威武載揚武以戢暴兮庸保民康羌周宣
之中興兮嘉薄伐於猘狁暨漢文之拒匈奴兮史
屢書而尤謹孰若

昭文內紀後

卷五十二

八

聖皇集此駿功兮神武出於天挺大孝光於

祖宗兮至仁恤夫民隱藏厥兇殘兮昭

聖武於遐邇也諄曰

聖皇繼統立人極兮玉帛梯航來萬國兮最爾餘孽

敢跳梁兮

聖駕北巡天討彰兮鐵騎三千一當百兮拉朽摧枯
天威赫兮朝于明堂百辟慶兮民物熙洽垂衣裳兮

功先

祖宗顯聖孝兮仁保萬民除殘暴兮斷自

宸衷聖武宣兮頌聲洋溢於萬年兮值同邑楊文定

公柄國喜王恂助已忌永清出補廣東左布政厥
後裔孫熙邵字克宣天順甲申進士授刑部主事
史南曰臣攷諸國史時稱文貞有相業文敏有
相才文定有相度觀永清以同邑同館而不能
容度亦未宏矣贊曰公孫宅相仲館江都李邵
登科劉賁斤疏永清狂直文定何讐厥孫熙邵
足雪包羞

黎淳

黎淳字太樸華容人少苦學肆力諸經史從父斌宦

脩寧游歸與兄資深相師友景泰丙子舉鄉試天

昭文內紀後

卷五十二

九

順丁丑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有言官被謫者

淳以書抵當道請採當道弗豫色然淳解之曰

以涉公故須公抹之乃見盛德耳預修一統志成

賜金幣癸未同考禮部會試

憲皇踐阼充經筵講官成化丙戌秩滿遷左春坊左

諭德

英廟實錄成進左庶子辛卯上疏乞歸省賜寶鑑為

道里費甲午命考順天鄉試有試卷奇甚後場不

類勾稽墨卷移簾外按其事果名士馬中錫也丁

酉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遷少詹事兼侍讀

孝宗正儲位日侍講讀戊戌充殿試讀卷官會天下鄉試錄多紕繆或犯國諱擿奏數十條下禮部翰林議治考試提調官罪且申定格例行之擢吏部左侍郎持法益堅有請謁者笑應之然竟不行聞人有玷行雖所甚愛必加摧抑不曲為庇護下至胥隸亦畏憚無敢犯權貴用事勢甚熏灼律已待物不通饋問卒亦無他凡出內批故事翌日部大臣必陛陳補奏時除授浸廣有諷令勿奏者曰此祖宗舊典所以防偽過姦淳不敢廢諷者色沮久之竟停

昭文內紀後

卷之三

十

陞奏而淳亦改南京吏部丁未遷左侍郎加正二品俸擢南京工部尚書改禮部上疏陳風俗革奸弊諸事多見施行辛亥以疾乞致仕仍賜誥命歸卒壽七十謚曰文僖淳性耿介寡合重倫尚節痛違祿養極嚴廟祀兄嫂卒其族民獻及女皆幼育為己子遇二季沾滄無間言為詩文典贍雄偉成一言有龍峰集子民表甲辰進士戶部主事民牧庚戌進士民獻亦舉鄉試李文正公狀曰淳清德重望登甲科躋台鼎保身完名饗有壽祉延于後嗣誠一代偉人矣不其然乎

史南曰臣攷西涯文集所撰文僖傳亦已詳矣及讀國史謂文僖耿介寡合剛簡嚴重有大臣體臨事議論激而不隨然遠形跡過于畏慎其名言裁夫國家全盛之時洪龐渾朴之氣多鍾於人而況楚之洞庭鉅浸衡嶽幽靈其發于人者蓋優以厚矣西涯所稱豈欺我哉贊曰洞庭浩瀚迴波噴天君山崢嶸積雨生煙篤生英哲山水之間幼負奇氣老而益堅窮守其志達不隱賢休休有容至今稱焉

曾鑑

昭文內紀後

卷之三

十

曾鑑字克明桂陽人天順甲戌進士初授刑部主事通州民十餘輩坐盜獄且具鑑辯其誣尋以父喪闋服改工部督造供應器物綜理甚密調吏部驗封遷稽勲員外郎服闋再入驗封進即中奏擬精核人無訾議成化丁未擢通政司右通政專領武官誥藉弘治庚戌遷太僕寺卿馬政修舉壬子擢工部右侍郎督易州山廠乙卯召還轉左侍郎修倉庾理宮掖胥治充唐府冊封使庚申拜尚書修諸禁門社稷壇及京城垣隄凡涉公帑民力者執藝以諫

上嘗召至便殿趣造戰車鑑言派辦不可亟請以舊所積榆槐為之又嘗問工匠缺乏鑑歷陳災傷逃徙之故皆見嘉納正德丙寅修盧溝橋隄製內殿龍毯特賜玉帶月餘病乞休進階榮祿大夫嘗著銅柱賦其詞曰惟銅柱之攸建于南服之沅陵配遐烈於炎德屹中天而自凌何茲觀之偉麗獨天矯而嵯峨挾平沙之浦淑壓會江之衝波迴山溪以襟逸散葭菼之芊綿倚翠竹之媚爽穆商風之麗然勵孤標而冥拔與秋氣而爭高散晨淒而夕烈激素音之蕭騷原茲形之所肇歷百世而有焉

昭文帝後 卷五十五 十一
在五季之分裂有虎臣以南宣乃殲妖孽乃撫凶殘闢巨區於南海騰威靈於百粵修歲事以來王孰厥志之敢越爰伐荆山以採精銅以鑄斯象以昭武功測日景之所向示疆理之所極帝有美於茲烈乃作式於新息降是而遷為世靡常或判或合莫可殫詳暨我

痼瘵

高祖正之以義

文皇虛之以仁旖

聖功之允赫沐王澤之維新上有哲后下有世臣惟古彭氏部曲翩翩羗羽儀於上國浹威信於諸蠻每應天而順命肆鋤梗而削頑沿晉宋之褒典著招討之崇庸迄

大明之受命爰獻土以效忠頒符璽於魏闕盟山河於鞏固合夷夏以同歸誓赤心之負亂曰翼翼銅柱壯國祚兮冥冥孤標清風翺兮自昔蠻夷莫敢侮兮暨我

聖祖受命溥兮有美世臣闕虺虎兮歷世相沿為邦輔兮有崇者爵曰神武兮永昭休烈於千古兮

史南贊曰桂陽故老鑄辭銅柱天寵式昭國勳攸樹為大司空邦土是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文樹

文樹字汝霖桃源人籍滇南成化丙戌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官員外郎中獻獄詳慎出補重慶知府政尚寬平有古循吏風值歲凶發粟萬石以賑饑全活者衆有劇盜嘯聚山澤諭之使復業盜感其誠尋解散性坦直與監司齟齬調貴州思州歸耄耄手不釋卷嘗撰桃源賦其辭曰竿扁舟而遠涉兮泛長江之瀾漫登衡陽而騁望兮小天地其

彈丸感扶輿清淑之磅礴兮胡獨于此鬱積快達
觀以自慰兮散幽懷之於邑覽岷山之西來兮出
峽而放奔歷江陵而安流兮企神禹之洪勛采蘭
荃以結佩兮慨前修逸駕之不可攀望重華之南
巡而不返兮迷九嶷之瘴烟命揆舩以汧流兮犯
重湖之狂瀾夕吾止于柱渚兮朝余發乎君山采
薜荔以自娛兮挹清泉以濯纓撫武陵之幽曠兮
吊伏波之爽靈忽心悸而神悚兮竊古洞之深扃
烟霏慘淡林木蕭蕭兮猿鶴悲嘯而長鳴憶秦人
之厭亂兮挈家于此而避兵慨亡秦之并六國兮
奄四海以為家志滿而驕矜兮賤金玉如泥沙阿
房崇聳以極天兮曾不恤萬姓之怨嗟肆頭會以
箕歛兮齊民畏之如雷電與虺蛇儒生坑戮六籍
雜燒兮逞淫毒以無涯一旦禍唱習魚鱗薦妖鬼
博浪免力士之錐沙丘載鮑魚之穢望夷蒙作蕭
牆禍起軹道頸繫祀延二世時有黃綺高蹈而咏
采芝之歌伊人自臧而舉種桃之趾農耕肆力兮
無王賦之供億也斑白遊憇兮儼衣裳之古朴也
木石與居鹿豕與遊兮安乎空谷之閑寂也知有
父子不知君臣兮淳乎標枝與野鹿也憶當時之

來茲兮聊以嬉安乎一時也焉知歷歲之滋久兮
衍後嗣之蕃滋也春與秋之代序兮忘寒暑之紀
歷草木自榮而自悴兮審一時之消息也聞首陽
之遐軌兮慕箕穎之遺風憶鄉土之懸絕兮動余
心之忡忡漁人沿溪而款乃兮異落紅之繽紛爰
捨舟而入林莽兮仙犬吠乎白雲外人胡為而造
此兮相與訊問乎時代歷秦漢而暨晉兮凡幾興
而幾廢陳豆觴以延客兮儼禮容之不愆漁郎懷
土而弗留兮羌杖策以言旋歸而號于世人兮驚
世外之真仙尋仙跡而無得兮空留睨乎雲煙感
神界之既分兮造化惜之而旋闕靖節思遺世而
高舉兮允素心之默契因羊長史商顏之行兮已
寄意於黃綺今後聞茲芳躅兮復寫情以問遊方
之士嗟余生之已後兮類有考於斯文羌阿房已
灰燼兮曾不如茅茨之永存辭曰邀黃虞之神聖
兮儼垂拱其如斯民安於耕鑿兮忘帝力而愉怡
何亡秦之亂天紀兮慘四海其瘡痍快睹
聖人之御極兮招逸民其來歸
史南曰臣觀昌志文君之詞居多辯神仙之杳
茫述哲賢之爾雅蓋好古篤行士也茲誦其賦

有遺世紛托雲心之契焉高吾所錄夫豈無稽
扒贊曰桃花之源開洞天兮靖節之誼巖磬喧
兮彼美文君揮藻聯兮含芬縕和氣欲仙兮

李永敷

李永敷字宜教永興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兵部主事
歷陞郎中嘗撰龍耳山賦其辭曰繫予邦之修宅
寔中洲之所窮隸柳陽而西北躍衡嶽以南東當
翼軫之星分肇荊州之故封邑列厥山名曰龍耳
根蟠勢衍可亘百里稟坤靈之鼎嶺獨橫絕而突
起緣青冥而直上聳標格之瓌詭匪丈尋之可度

昭文內紀後

卷之三

七

胡塊壤之能累遷迤千峰周迴萬岫或躡其左或
拱其右或伏其前或奔其後莫與爭高讓其獨秀
時夫蛟潭吐霧燕窟興雲煙靡靡以舒慕風獵獵
以吹林日杲杲而忽雨晝濛濛而凝陰巖姿為之
向晦氣候覺其蕭森玉泉但聞乎鍾韻天花遙送
手盤聲仰之而不見其巔陟之而莫辨其程乃若
宿翳全銷層陰四揭爾其露寸碧於丹竇倚孤雲
於玄闕擁螺髻之蒼葱森玉笋之奇絕脫塵寰之
污濁挺神姿之高激清兮掛詩翁之圖爽兮柱朝
紳之笏昂兮徇烈士之志矯兮抱忠臣之節丹青

不盡其模寫玄黃何意以凝結予嘗乘休暇
往著謝公之木筏挂杜老之仙杖躡飛磴之縈紆
攀垂藤以牽傍窮足之力登于其上於是俯林巒
而盡下仰天漢以何遙拂吟袖於青靄振塵衣於
碧寥揖溫留之層雲履棲鵲之危巢星辰兮可摘
鸞鶴兮可招恍憑虛兮御風笑出谷兮還喬已而
縱遐觀於沆瀣引遙矚於縣瀛指都會於雲邊認
滄溟於日末窮方輿之勝覽曠山川其紛錯覺乾
坤之為大耿吳楚於一撮彼大壤之間培塿丘壑
安足以動吾之青睛而勞吾之芒屨惜品題之未

昭文內紀後

卷之三

七

經幾湮波而淪落雖然此特狀形勝之麗而未及
功用之宏若其正離明之位應奎躔之星面黷宮
以端拱儼巨筆之霄岬偉江城之壯觀瞻芹泮之
元賓於是鍾和氣降神靈產才賢毓蒙英或懷瑾
兮握瑜或擷華兮掇菁或舜趨兮禹步或孔思兮
周情膏火照連甍之夜絃歌洋溢耳之聲不作溝
中之斷盡為席上之珍羗疏派於在昔遂揚瀾以
追今但見鳳起蛟騰連翰接鰲鵬搏鵬運望背追
蹠妙穿楊於百中爭著鞭以先躡或奪秋榜之標
或收春科之捷或煥聲光於白屋或傳衣鉢於累

葉或橋梓以並秀或金玉之相曄彬彬乎文獻之區直與名邦而爭轍噫吁嘻然有以見茲山之勝不獨誇夫勢之龍從而嵒嶭亂曰士潛而躍龍門泓兮學增而高龍耳崇兮孰啓茲山肇鴻濛兮孰相予人荷皇兮呵護幽玄藉神功兮文運斯昌如日中兮亘千萬年局有窮兮厥後姪易與俱俱登進士易臨江知府河南參議

史南曰臣聞諸先臣大夫言貽教所學西涯重之及其諸姪易為臨江太守祿為河南太參乃知其為柳陽鉅族也贊曰龍耳之山突兀千霄

昭文南紀後

卷五十五

本

下有丹梯上有虹橋彼美李君德音孔昭垂裕後昆出幽遷喬

文林

文林字宗儒其先衡山人徙居蘇州成化壬辰進士歷官溫州知府嘗過易水吊荆軻撰賦其辭曰嗟祖龍之雄鷲兮將六邦而一噬今夕納此城兮旦已屠彼之地雖縱橫之異策兮咸坐盡於一檠何子丹之狂兮又佐以卿之昧將料頭而編鬚兮刀虢虎於一試胡為其智之標兮謀人之太易於是白氣貫蜺太陽不輝圖歛七縮壯士遂西至於負

劒一拔身膏異庭豈熊秦之德殊致而其力之異形扎譬之兩獸相值雖必關於猝然之頃然其竅輕而勞者必先損稍重以逸者猶且生也徒使見者膽喪聞者氣折弔卿九原千霜未歇而况素見其所涉者乎彼如責以大義談其小諒固理之當予亦同狀靖而思之死非可嗜命豈再捐卿則失矣而豈無加於人焉者乎曷不觀無才無德痴頑老子彼安知此邪又不觀諸賣國賊殲死其宜矣彼豈求是邪若為友以死者亦禮經之所許也但死而獲所者斯太山之重而至難耳弔罷情豁命

昭文南紀後

卷五十五

九

駕歸只涼颼四起落照在水吳人多誦之子徵明以薦薦授翰林待詔林門人徐禎卿作誄辭曰於昭府君執行峻潔約迹無雙優明典術行宦遠方甌魯小邑法度顯明強右拘摯惠化滂湯暨于太牧群息咸植公朝旌嘉疏爵太厯澤及蕃畜駉牝三千服憂致疾棄官歸田詔命督師再領郡符朱輪入溫男女擁車道不得行視致未期仁渥威宣舉直致賢姦伏杜萌徂諉格化盜不闕城平植市價繇賦稽程貪漁斷割流亢徠恩務疆教誨懸書邑里男樂慶業女之淫佚睦族斷訟園土虛寂戶

昭文府志

卷之三

壬

不舉女連坐罪惡淵德覃被諸有喘息山海醜類
翹翹首義解纜自訟公來何暮仁格后皇毅頴岐
穗潔心端操不懈于位風聲騰躍布散海內宜居
台鼎為世作式十有二年寢疾逝喪招徠弗獲士
民騰號鄰采奔弔淚酸河注攀悲盈道野人空耜
山谷震悼回轡南駕州里悵訝不寐府君奄忽而
謝故舊墮涕彥哲傷慕而相嘆曰昔漢表蜀郡魏
振江夏府君繼武名跡不亞司命無良天年不假
千秋億世芳名難化嗚乎哀哉恭審小暑聲問叩
兮黃朱申命德彌洞兮賢猶蹇瘁負呈棟兮功與

邵杜參伯仲兮神昊喪親命弗控兮南陽樹阡式
士頌兮乾坤難獎先億萬兮
史南贊曰文翁發跡肇家衡山華蓋雲屈天柱
仙關有美一人于茲考槃藻流蘇臺照耀光顏
曾鐸

曾鐸字振之景陵人弱冠遊邑庠從學副使薛綱愛
其文由是知名弘治壬戌舉禮部第一擢進士高
第選翰林庶吉士少師李文正公雅重之授編修
預修

李廟實錄

昭文府志

卷之三

壬

武宗即位詔諭安南鐸克正使賜一品服以行比至
宣布威德正其儀禮諸所餽遺悉卻之交人稱嘆
遷國子司業轉南京國子祭酒改北京鐸屢歷成
均其教主於理道不屑章句南北士多所造就尤
持清操前宿弊縉紳歆仰之屢謝病歸至是復得
告廼闢園亭時花木屏跡深居為投老計嘗著已
有園賦其辭曰粵昔余有茲園兮首宦路而違棄
中罹疾而獲請兮逮蕪穢而復治邇幽人之過我
予謂茲豈應於無名名余園曰已有兮矢終老而
依憑繁池臺之微具兮列香茝以為區惟卉木之
敷華兮紛色異而氣殊既素積以皜夜兮亦朱殷
而赭曙或步屨乎其中兮或席蔭於其下寘名藹
而為塢乎天寔縱夫落花惟譜牒之有稽兮悉吾
園以為家嘉樹沃其成列兮夫豈獨善夫橘柚果
實苟宜於土性兮皆新登而時輟挹池泉以溉余
蔬兮雞繁翳而時芳草攬芙蓉於清波兮閱潛魚
之在藻沿輕舟於磬渚兮艤鳧洲之草堂據紅雪
午陰之磯兮信釣縷以相羊取憇弄之夷猶兮撫
楸枰而識奕薦鳴琴於石几兮按古調以自憚田
父相求於松陰兮話桑麻之有養吾令荆布任官

兮菹菰蔡而就餉神魂知由所稔兮愛翰苑與成
均豈忘情於堯舜之從兮身羸憊而無因心營營
以謀報兮將遠事乎芹曝願閭閻之相與戮力兮
還唐虞之舊俗朝余纓九畹之蘭兮夕紉夫湘之
蕙蒨苟衆服之屑余同兮勞永顓其奚憊余陟夢
野之臺兮望辰極乎

帝鄉扃大椿之洞兮忽塵宇之相忘安余分之遇兮
求余心之所好苟沒世其有稱兮奚外身而有校
松栢森其蒙鬱兮篁簞比而若櫛衛檻闌以東下
兮狗坡陀而周折杏篠出而忽曠虛兮臨明池之
昭文南紀後
卷之三
主
可鑑儼山林之盡歷兮獲江湖之泛泛取於城市
之墟兮亦殊無而僅有惟余心之所會兮擬咫尺
於千里時鼓枻於清漣兮騰群魚之待飼睨痺齧
之安巢兮鳴禽競而將子江梅侈夫朱英兮皎安
榴之素萼旦月桂之長春兮條舜華之間落坐碧
梧之真陰兮隕佳粒於中鳥披藁桂而襲芬兮服
冠裳其無斃豫章勃焉峻達兮清漣務於干霄杉
檜櫺橘枝相樛兮若求友於後淵善飛潛之得時
兮悅草木之向榮遭

聖哲之在上兮宜萬類之咸成惟中林之宜夏兮逃

大暑而迅免夫何霽夜之棹游兮適非遐而若遠
念煙霄之朋舊兮渺遙濶其難即眷林丘之親故
兮繼昕暮而相及人生恒亦有涯兮嗟世事之莫
塵往者幸於免咎兮來者可諉於余分亂曰謂余
衣之既淪製芡荷而重成兮謂余歲之可卒資杞
菊之充盈兮冀形逸而神閒予茲賴以永齡兮苟
松喬之不予誣從王軼以迴凌兮厥詞冲澹詞林
多誦之嘉靖紀元刑部尚書林俊上疏謂經師易
得人師難得鐸約質渾晦志尚清純道足以鎮雅
黜浮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釐革庶弊正育賢成

昭文南紀後

卷之三

主

德振作士風之時况魯鐸與謝鐸人品為類謝鐸
以祭酒養病

孝宗用吏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於家遣
官以速其行重道尊師頌美有作

陛下今日處魯鐸如謝鐸則今日之頌美符

孝宗矣一時撫巡諸臣暨兩臺諫交疏論薦皆謂鐸
德器溫粹問學淵源植德毅簡宅心廉直壯重渾
厚之文可華王言淳懿端恪之行可式鄉俗於是
推卿佐者五皆莫之應年六十七卒撫巡請卹典
上命賜諭祭一壇謚文恪仍令有司營塋鐸性恬退

器量深闊文章節槩見推天下家居以身率物嘗作俗言以勸鄉人有巨盜掠民馬牛或給為鐸物必釋之其感化如此所著有蓮北使交東西廂已

有園諸稿藏於家

史南曰臣攷諸史叙評云文恪才本華國器重台輔東岡之詩何其壯也及官近從師成均道化弘流風節宣著而迺辭華就寂養正守恬明誼利之防嚴止足之戒謂之襟非歟雖功不及康濟而休風令節激昂鄙位不及卿相而榮名重望傾動朝野年不及期頤而清德粹言垂

昭文內紀後

卷五十一

五

式後昆究其所被不在尺寸間矣夙游成均時值文恪視篆閱幼所作孤山賦嘆曰無乃嫉惡憤世之心勝乎而乃今思之其識精其度遠其言不可誣也已贊曰允矣文恪士林之師虎關絃誦鸞應羽儀夢野有臺清風曠夷洞庭之澹秋水漣漪

于材

華嶽

易舒語

于材字國用道州寧遠人成化戊戌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天資高邁學識優博銓授本院編修時同館則梁儲張灤楊傑敖山劉忠徐鵬鄧液江瀾馬

廷用俱編修劉機張芮楊廷和楊時暢武衛俱檢討而庶吉士之選至是科始盛材于其中尤為翹楚惜壽不滿其德云

華嶽字伯瞻蘄州人布政使仲賢子也蚤負雋才弱冠發解成化丁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性資凝重文詞清麗館局多重之銓注本院編修卒庶吉士鄒智以詩哭之有曰空聞仙珮遠不見相星臨李文正公志其墓曰吾黨得之吾曹得之而遽失之吁天誰詰之蓋哀其抱藝過逝也已

易舒誥字欽之攸縣人弘治乙丑進士改翰林庶吉

昭文內紀後

卷五十一

五

士授檢討詞翰為時所重迹瑾怙威人皆爭附之舒詰獨不屈遂改南京戶部主事眾為慨嘆舒誥裕如也瑾敗復入翰林聲譽日起天下邛然有公輔之望以親老乞歸養家居一十四年杜門却軌娛親之餘日惟以吟咏自樂所為詩尤精於律其玉堂分咏曰海內百年能幾會尊前今夕是何辰登山曰天際高江浮遠心又曰兩江如帶掛長天皆佳句也

史南曰臣聞諸營道有月岩為濂溪悟道之域黃岡有雪堂為東坡修詞之宇沙上有羅江為

靈均作賦之濱而國用伯瞻欽之三詞林者固有聞而興焉者也惜位不滿德壽不逮才悲夫贊曰月岩龍從寧遠是縣雪堂窗寂靳陽攸宣羅江波渙攸水清漣三君才俊蔚為仁賢景行行止望之藐然

李承箕

李承箕字世卿嘉魚人與兄承芳弟承勛俱有得于理學弘治丙午中鄉試走海南從白沙陳獻章游作海蓬賦其辭曰渺九江兮日月吐吞采芳芷兮望九疑以南奔容重華之既遠兮羌欲濟乎無津

昭文內紀後

卷之三

李

我思中崧兮阻黃河我思岷峨兮相有十圍二峽險虛兮誰其致之望不極兮江之廣尺踰千兮江之深奈何乎墟之歸兮坎之宗出無入有兮孰究乎西東風刀刀兮雲冥冥雷電交加兮兩電紛轟儼真仙兮三山與世絕兮無還風回轉兮送我芝蘭夢欲去兮躊躇海桑轉瞬兮易自我艱忽中道邂逅兮所懽風發發遠兮動天如挿羽兮飛船勢飄忽兮太空影連蜷兮長虹橫絕九幽兮咽宇宙于胸中朝以產萬化兮夕以收鴻蒙羌自度以先登兮從吾石翁

史南曰臣觀大厓集乃見其以邁往之志棄榮利而耽幽寂邈乎其不可親也何李氏之多賢哉其行實見聞幽紀贊曰焱海淼茫波浮蕩兮衡嶽崔嵬馳霞想兮幽人貞吉肆高尚兮檜楫松舟擊蘭槳兮左右流之若下上兮

周廷用

周廷用字子賢華容人正德辛未進士初授宣城知縣克樹政績拜監察御史出按貴州值香爐山苗叛大司徒鄒忠簡公時任巡撫同心懋烈事竣廷用撰碑紀之遷浙江按察僉事與方伯東橋顧璘

昭文內紀後

卷之三

周

聯舟進表所學益闊遂轉四川副使兵備忠達諸州川中大旱繼以芒部夷叛御史漢陽戴金委督軍務奏膚有功更署學政著緒論參千篇以戒諭學者文多近古陟江西按察使入覲夜分讀書不缺而俗吏多謀蘖之褫秩歸卒所著有八厓文集子槐領癸卯鄉薦廷用嘗作賦三十餘篇其述征賦曰

帝嘉靖之紀元兮躋泰運之休明闢三台以正天位兮耀紫微之列星肅王朝而舉嘉禮兮廼釐降兮皇英惟藩省之臣工兮遙致辭而會慶余以眇眇

之微躬兮遂祗役而應命懼程期之日迫兮羌飭
匄而出境渡浙水之浩淼兮擊碧汰而容與經吳
子之故墟兮聊揮霍以延佇聯舟艤於胥門兮陟
虎丘之古寺馳長洲之舊苑兮覽朝夕之荒池歷
層岡以周章兮宛虹橋之陸離閱金虎於丘墓兮
識閭闔之幽祠心迢遞以解纜兮指毘陵而北征
偉羸秦之刻石兮辭焜耀於蘇亭憫劉宋之君臣
兮惟靡靡而尚詞日馳騁而泄泄兮描金焦之麗
詩度潤州之曠莽兮瞻邗山之崔嵬慕隱君之玄
墨兮親座鶴而銘之過維揚之古郡兮弔董子於
江都懷王孫之不遇兮之漂母之糜餽然隋煬之
失御兮日湛樂而偷情國事去而不寤兮本根愛
而自勝居天位而永享兮政事委於不暇張錦帆
於畫艦兮歲巡行而遠遊嬖女色以監醜兮大寶
棄而莫收始侈代於高麗兮民心由此遂離終鹿
失於淫荒兮肇李唐之昌期越淮徐而長濟兮度
芒碭之高山想泗亭之真人兮歛興王於沛間蕭
曹輔於草昧兮英雄感而來集賴子房之智謀兮
庶幾風雲之攸會天欲治而不偶兮聖與賢而並
立暴虐厭於末季兮寔昌運之當及陳平秘其奇

計兮竟脫君於虎口彼韓信之國士兮奮勇力之
赴赴困項羽於垓下兮佩玉印之如斗何功成而
身斃兮視灌絳而反後夫辭榮而汎江湖者固蠶
之高也委身而潤錮鏤者亦種之所遭也以夫子
之大勳兮當百世而建侯何此理之不然兮空萬
古而見尤念立國之有基兮斯垂統之至計慨大
風之一歌兮非長世之遠濟呂雉繼而擅柄兮產
祿汰而寺兵苟無王陵與勃兮火德幾於弗震軼
桑榆之故邑兮跨齊邦而凌厲悵營丘與孟諸兮
悲葵鳩之遠世臨魯國之泰山兮遂翹想乎清都
緬靈嶽之崇隆兮奉高過乎太虛眺嵯峨之于霽
兮雲霞蔚而晦宴華英爛以灼爍兮沸醴泉之冷
泠聽鷄鳴於日觀兮覽東蒙之嶢嶢欲徑庭而升
宵冥兮悲虛廓之紛紛兮違曠代之章程轉旌旆
之翩翩兮涉滄海之潛深惕天綱之盪潏兮壯弧
矢之初心冀一舉而揚千里兮乘颶風之駭駭苦
經危而履險兮哀時命之不與沂天津之洶湧兮
極奔騰於平阜漂芳陰之靈靈兮天開闔而孤高
望燕山而入雲中兮雄四塞之鬱盤赴帝畿而戾

止兮心綿繡而歎歡於是舍航而俶行李兮扶衡軫而趨都門戒僕夫以從容兮隨所止而回轅吊古今之盛衰兮心營營而失魂既慷慨以發嘆兮復淒清以自言睇金臺之蕪沒兮知燕昭之已非羌胡虜之亂華兮蝕太清於九圍篤

聖祖之龍興兮建嗣王之遷國近藩衛乎江海兮遠襟帶兮巒巒埒虎豹而控咽嗟兮曾何忘乎危懼信磐石而莫安兮將秣億而永裕亂曰雲潛霧縈整達人其兮遵常守故志士慚兮乘桴浮海孔所嘆兮出關適國老所安兮大人之德俟天命兮時之

昭文內紀後

卷五十一

三十

去留何所病兮遠遊浮寄曷恐懼兮迪德明信隨所寓兮

史南曰臣觀東橋顧璘國寶編曰子賢才稟超融文鋒迅湧博涉強記培植滋詞本故援筆長賦爛然成章氣倜儻豪岸不宜于俗獨下意名品為御史言事多觸時忌及為監司每不善遷合失權近意或放口論諸人淺深略不旁顧每勸之曰阮嗣宗不言人短長嵇叔夜服其遠害幸吾子加意然卒蹈之乃其天性剴直不回固一德也贊曰按察人豪濶視放言揮斥塵濁吐握

仁賢文藻性成早垂鉅篇吏才斯拙德譽長延

汪必東

汪必東字希滙崇陽人正德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轉禮部祠祭郎中時毛文簡公為宗伯凡

郊廟大典裡祀文移悉出其手文學優贍善草書逼真義獻有獲其片紙隻字者相傳珍玩出補廣西叅議雲南叅政嘗著望海賦其辭曰歲丁丑兮月季春聞芳辰兮日庚寅御天風兮海國覽地輿兮天津進柱檣兮蘭漿侶商舶兮漁舫沽河兮橫直禽魚兮下上餐胸臆兮崔魏弘襟帶兮決濟遠危

昭文內紀後

卷五十一

三

魂於四遊兮縱奇觀於萬象頓夙心其若降兮松塵事之鞅掌儻神仙之可遇兮將脫蹤而偕往塞津人兮何由卷不行兮中流海天荒兮海岸幽目未極兮心神憊天無風兮水自波空不雲兮霧常浮風颼颼而塵揚兮羌白日之忽改潮洶洶而山來兮撼章樹其顛沛螺島沒而蛟室寂兮蜃樓擁而鼉鼓殆聞四顧其無人兮紛舟鬼於一載也危下矐於不測兮恍蜩象之為害也嗟十洲三島之神仙兮竟渺渺乎何在也指登萊其瓊居兮羌塵迹之所屆也將絕域其有之兮恍忘于夷裔外也

抑神仙樂帝遊兮又奚為乎彼界也亮夙昔之傳聞兮好事者誠好怪也粵有力莫秦皇兮勤徐市以東征窮十年而不獲兮製連弩以毒蛟鯨安期遠而祖龍逝兮混鮑魚以逗征暨漢武之效尤兮瀕海居其幾父偕公孫而竚緹氏兮空巨人狗雉之疑迹匪禍亟而悔早兮亦幾危乎社稷侈博望之乘槎兮通奇貨於西域西域開而奇兵連兮於中華乎何益惟季殷之二賢兮曾僻亂乎海濱也待天下之清兮曰盍歸乎仁也又魯聖其瀕海兮乃逗轡乎梁陳也歎斯人之為徒兮不鳥獸其群

之林丘

史南贇曰彼美幽人宛清揚兮紉茲蘭佩危若裳兮築彼奎宇都葯房兮高翔千仞覽鳳章兮上謁九宮渥龍光兮崇陟藝禮秩典常兮表樹風聲肅紀綱兮入排天闕正論昌兮出牧皇岳

豐澤汪兮閱學精義詞源長兮壯節直氣德允芳兮嗜奇巖壑謀克臧兮垂裕孫子永無疆兮

童承叙

童承叙字士疇沔陽人其先有名愈者自隨徙沔愈孫錦錦生旭旭舉弘治己未進士授戶部主事轉員外郎中出補兗州知府以忤魯藩逮繫詔獄事白調陝西之桂林士疇生有異姿雙瞳炯然不類凡兒弱冠游庠大梁李濂為沔牧傳空同之學士疇悅而從之游誦習楚詞文選及六朝文咀其英粹以故含芬摘藻若夏雲秋水不可方物督學蔡

昭文內紀後

卷五十二

三

霞山公張甬川公一見嘆賞正德己卯毛東塘公以御史監試置諸魁選明年庚辰龍湖張子暨予三人俱中會試恭遇

今上皇帝龍飛繼統予三人被選為庶吉士讀中秘書壬午授編修大學士楊石齋蔣敬所毛礪菴相繼罷相而楊遂菴費鵞湖石熊峰補之又乘以張乎敬桂夢方獻夫後先相繼登進中間改更舊體援引新進館閣之士附之如蟻結之如蟻噉皆憎汲汲如狂予與二子未嘗不相顧嘆息時或痛憤泣泣極堂其趾壬辰秋士疇留滯史局大學士

李序慈願補國子司業士疇釐正監務與司成涇野呂仲本龍石許思仁講學育才具有成績癸巳予以納誨日講經席觸忤大學士張孚敬謫判徽州甲午蒙

恩詔還復職士疇悲喜交集不啻若骨肉奉

勅重書管校

列聖寶訓實錄及會典諸書兩夕風晨亦所不闕書成士疇進左庶子兼侍讀丁酉主考順天鄉試得劉一麟等一百三十五人壬寅春給假省親龍岡予以宅憂罹譖放居山澤遣弟遵南訊諸王沙士

昭文內紀後

卷五十五

三

疇既以登嶽浮湘諸作未幾而士疇不作矣豈造物者忌名太盛耶其所著書弟鄉貢承襲承契子守震諒能藏之予翁先大夫八十有六母江氏宜人八十士疇曾撰特恩並壽頌其辭曰戶部主事封翰林院侍講學士五洪先生廖公學士洞野君之父也質亮淵博溫恭允塞首踐華省茂揚榮德抽簪高揖抗疏昌言建長沙之治體炳春門之幾先晚舒早卷厚負薄發誅茅結衡抱膝睇髮棲湘靈之浦蹇楚纍之衣披雲而耕五洪采月而釣六谿及遭時純熙徵揚遺辭榮其晦委形任質真

光彌曜峻節不易配江宜人純誠專靜恭儉柔惠執器而饁舉案而饋婦道既隆母德亦備子男摠十二人年各八十餘歲鬱乎松栢之並茂也聯翩乎鳳凰之翔靈囿也洞野君舍祉受禧委和發粹攢芳顯藻紉蘭纓蕙才如華敷穠郁鮮妍思如泉湧波流涓涓心如鑑朗澄澈而平神如玉潔溫潤栗然汎觀流覽應機達變兀而匪派和而能辨閱歷清華久陪法從英聲雲塞文謨風動執經講幄君焉是陳抱簡載筆君焉是明

天葩聖藻君焉是草曠儀縉典君焉是討是以榮荷

昭文內紀後

卷五十五

三

膺眷妙簡淵衷錫予優渥顧問從容乃者特詔聯封光昭異數溫綸華袞鄭重黃麻鳳篆龍章輝煌尺素於是鵬袍映手鶴髮珠翟尚乎霞裳進穹階於木天躋仙班於玉堂介福駢滋眉壽無害衡嶽增其崇洞庭增其大親恩子道胥慶而有徵君德臣功交罄而無外者也史氏叙舊綴末遽夙結斷金曠世齊懽異跡偕心承契誼而欣忭款緒風而屏營頌曰蒲山之陽鍾于封君萐川之陰鍾于宜人齊德比誼等操同聲燕翼厥子惠徽于帝寵綏自天林壑宜貴山雲兮蒼蒼川流兮湯湯于

胥兮樂只諧老兮無疆又頌曰陽精陰靈發祥啓
瑞為龍為光篤生學士顯允君子如珪如璋濟哲
文明令聞令望上沃

君德下刑士類微猶不宣隆恩斯賚鸞臺兮紫府鳳
閣兮黃扉調元化兮萬禩奠家國兮揚輝予既玩
其辭吊以文曰繁玄造之垠壙兮委元化而屈伸
冒颶輪而穹旋兮履湫盤而壞甃哲作則以穎秀
兮胡先春而遙傾庸沉淪以瑣尾兮吳後秋而罔
零豈蒲柳之代謝兮將屈軼之迭更抑螭蛄之呈
慧兮彼蠨蛸之匿形羌內方之豪挺兮闔宇宙以

昭文內紀後

卷之二十一

三

鳩靈測祥徵于翼軫兮占景緯于台衡淬浩源于
江漢兮毓佳氣于崑崙遐聳秀于祝融兮邇采英
于湘濱眺龍山之嵯嶭兮緬鳳巖之窈冥睨蓬湖
之莽渺兮夾連渚之滄流憶靈修之偃蹇兮幼被
服以修能縷澧芷以為裳兮緝江離以為旌纁杜
若以為囊兮集芙蓉以為袖盼含茶于僊闕兮條
咀華于帝廷構木天以盤根兮植鼎梅以調羹爰
麗澤以資益兮締金蘭而載盟珥彤管以栖遲兮
綴青史之續紛揮藻綵于黻座兮塗丹牖于斧斤
夕拖紳于史局兮朝鳴珥于

禁宸海列職于宮坊兮夙秉笏于承明侍

天顏于咫尺兮肅講幄以橫經編

皇紀于宥密兮凜袞袞以凝神冊汗牛以充棟兮才
倚馬而可珍寵扈龍于巷遇兮輝覽鳳以彙征軫
掄材于京闈兮重典教于成均森虎闈之邃秘兮
濤騰澤之滄流躡鯨島于青陽兮弼鶴禁于紫清
聞茹猷以入告兮闡秘典以中升其譏夫之交煽
兮飾貝錦于青蠅憤摧姦之怙冒兮混燕石于球
琳馳詩筒以往唁兮搦文管以紆情涉秋江之危
濤兮阻莫山之遙岑環哀壑之崆峒兮疇千仞其
偕登睇悲臺之巖巖兮沿八極以追尋東咸池以
晞髮兮西昧谷以招魂北玄冥之集霰兮南蒼梧
之黯雲堂三槐而扶疎兮林八桂以密森枝五衢
以旖旎兮華四照而重陰已矣哉胡天不憖遺兮
鶴馭儵鳴地維北域兮馬鬣攸荷德星兩霄兮文
斗霞斟明珠淵沉兮雄劍霄橫寒予惻愴兮荔丹
蕉黃陳詞繾綣兮山高水深

昭文內紀後

卷之二十一

三

史南贇曰嗟乎內方予之知已邈焉懷茲國之
良史學登大雅詞負巨美有過疇規有疑疇啓
嗟乎內方而今已矣

張壁

張壁字崇象石首人祖子言按察僉事父維知府擢副使壁少從外舅黎文僖公遊所得益深正德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李文正公屢試其文以台輔期之授編修豫修

武宗實錄成晉侍讀學士兼左諭德典應天鄉試著校士北旋錄詞多雅醇

今上開經筵時同崑山顧鼎臣餘姚謝丕內江張潮淮陽蔡昂暨予小子為

日講官未幾以父母憂歸服闋補太常卿兼學士掌

昭文內紀後

卷之三

三

翰林院事覆承

欽命管校

列聖寶訓實錄暨予小子編纂

御書文劄陟禮部侍郎南京禮部尚書轉北禮部嘉靖甲辰冬仰荷

簡入內館兼東閣大學士予先大夫偕母太宜人壽

登八十有六撰並壽詩其詞曰沙雋岷江上雲磐

嶽麓東仙標迴赤馬靈彩接黃龍大地雄三楚先

生壯五洪江河開曠度天壤寄遐蹤省署名方起

煙霞興已濃疏辭丹闕下歸卧萬山中野濶間招

鶴潭空晚釣鯛衣冠還洛社耕鑿尚堯風元配垂

髮白長春帶頰紅鳳皇天倪瑞蘭桂日添叢經授

帝長孺庭趨賈聖童南宮魁雋造東觀擅詞宗

講幄敷陳直儀圖考論工彤闈紆

帝眷綸誥及親封御墨雙迴錦奎章五色虹渥恩

酬罔極偕老奏膚公廣厦羅珠履麗眉拂紺瞳名

題新綽楔寵照舊桑蓬洞艸連仙袂江華引壽鍾

真成仁者壽端合孝為忠烏鳥情何劇青鸞信早

通朝紳遙獻頌天眷侈難逢北海祥光迥南山瑞

靄重本年歌壽豈長對五洪峯

昭文內紀後

卷之三

三

張治

張治字文邦泰陵人曾祖廸祖顯暹父伯誠俱隱德

不耀治少負雋才董豫知州事拔列弟子員教之

正德庚辰石文隱公主考會試晚閱其文奇之擢

為第一以予小子次之又與沔陽童承叙同時被

選為庶吉士時稱楚邦三傑予小子自愧不能逮

也嘉靖丁亥

今上召大學士費宏楊一清編修孫承恩王用賓暨

治及予小子至

文華殿親承

面諭纂脩

明倫大典成進左贊善予小子右中允

列聖寶訓實錄遷左諭德時議征交南選使往諭僉謂無以踰者進學士兩考應天鄉試得士居多未幾擢南京吏部右侍郎轉改北吏部過蒲訪予小子于金紫山中揮毫賦詩感今懷舊不能為情甲辰冬轉左侍郎兼學士掌翰林院事曩予小子以進講大學衍義內引陸贄論盧杞奸邪狀觸忤大學士張孚敬謫判徽州蒙

恩召還著戴星錄治叙其端曰詩志也志潛於中而昭文而後

卷之三

四

詞以形焉者也予嘗卽古人之言而論其志矣屈平之志思其詞哀淵明之志幽其詞離太白之志廣其詞遠予美之志憂其詞鬱夫四子者之言也皆流離拂逆之餘也其變也已及讀楚洞野學士戴星集則嘆曰惟志之貞哉麓亭似屈平至樂似陶潛虎丘嵩高黃河似太白蒼曄日夕改歲麗景似杜甫然思而弗哀幽而弗離廣而弗遠憂而弗鬱惟志之貞哉內方子曰夫四子者之言也皆流離拂逆之餘也其變也已洞野子輩華詞苑

明良叶歌一言之形

國家藻黜焉游族舟楫焉判絕未幾旬旋用

召還晉寵日駢耀駁駁爾鈞軸矣夫調吸譟激與天籟徐徐和鳴者異聽也然則斯集也豈亦其變者與張子曰君子同志而異道同情而易感同事而異道夫道者其趨也感者其物也遇者其時也君子慎其趨焉爾矣其物與時之遭焉則有不可必齊者是故車壯其軸而康莊太行莫匪致遠矣射審其括而遠近左右莫匪適鵠矣人慎其趨而夷險逆順莫匪成行矣故貞志之立可以締事可以經德履貞之言可以飾聽可以昭遠故曰詩志也

昭文而後

卷之三

四

或問曰子之撰昭文也後有作者屈子其不可及已漢唐而下自有定論何獨取諸諸公也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郁乎文哉吾從周蓋以文莫盛於周周莫盛於文王從周者崇王制也尊文者闡聖學也我皇祖基運右文臨軒策士若諸公者其選也沿至群賢虎炳豹蔚鸞迴鳳翥彬彬然盛矣故曰文王先天而作者也孔子後天而述者也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其文之近道者斯可矣

楚紀卷之二十二

楚辭卷之二十三

昭文外紀前篇

昭文外紀前篇

夫文之為用大矣六經以後道益支離而漢而下辭尚枝葉三國鼎分黃初紛為麗藻西晉郵置永和顓務清談以故文體愈卑道真日喪彼善于此則有取于數子焉爾撰昭文外紀前篇

劉珍

劉珍字執孫一名寶楚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使與校書劉駒駘馬融及五經

昭文外紀前

卷之二十三

博士校定東觀國籍永寧元年詔珍與駒駘等撰建武以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所著有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劉熙叙曰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來迄于近代或典禮所制出自民庶名號雖各各名殊聖人於時就而弗改以成其器器大巧士以為之名故興於其用而不易其舊所以崇易簡省事功也夫名之於實各下及民庶應用之者各指歸謂之釋名今存者

凡二十七篇

史南曰臣讀北海劉熙所撰釋名浩博爾雅有

先代之遺風及觀漢史乃著釋名為劉珍所述

豈別有書耶抑或熙之襲珍未可知也贊曰上

下為宇古今為宙物產其間滋而有數載觀釋

文藝文之圃劉熙襲美論衡可究

習鑿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諸習之後也鑿齒博物洽聞以

文學稱荆州刺史桓溫辟為從事江夏相衣喬深

器之數稱其才轉西曹主簿時溫蓄異志追蜀知

昭文外紀前

卷之二十三

二

天文者至夕問晉運祚答云太微紫微文昌氣候無變五十年後乃可慮耳溫不悅異日遺之以絹一端錢五千星者乃詣鑿齒問故告曰君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以絹戲君以錢供餽耳溫聞大笑之後遷別駕與文士韓伯伏滔等相友善使京師簡文帝亦重焉溫問之鑿齒稱簡文之賢溫大忤左遷戶曹參軍以其舅羅崇羅友俱為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滎陽太守既罷郡歸與溫弟秘書曰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鄉老之高南春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擅

溪念崔徐之友肆睨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
細移日惆悵極多遺事猶有星列滿目乃著漢晉
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至若三國以昭烈繫正
統而黜曹魏孫吳為閔臣論畧曰成業者係于所
為不係所籍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
高稟命于懷王劉氏乘斃于亡秦起二偽以遠嗣
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
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自漢末鼎沸五六十
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扶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
萬姓曠而無主天有定天下之大功當為天下之
昭文外紀前卷之三十三

昭文外紀前

卷之三十三

三

所推配天而為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于曹氏
側足于不正詭事而託偽開亂於將來者乎昔周
人詠祖宗之德追述剪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
高稱配天之業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遂取之
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靖亂之功雖我德慙于有
周而彼道異于殷商故也夫欲尊其道而不知推
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
豈君子之高義哉是時溫觀視非望故著春秋以
裁正之及襄陽陷于符堅與釋道安並載北行尋
以足疾辭歸襄陽子辟疆有父風位至驃騎徙

中郎

史南曰臣讀水經載鑿磻與謝安云每省家舅
念崔徐未嘗不撫膺躊躇惆悵終日而晉史則
屬之桓溫之弟夫以鑿磻之才生明時際真主
豈啻伯仲曹劉軒輊頽謝而乃崎嶇辟世間不
獲展布亦可哀已然則著書以昭烈為正統而
閔魏吳此則獨見之明有裨世教朱子取之以
修綱目厥功不可誣也贊曰諸習儒雅鑿磻集
成文鋒俊拔藝圃貯盈昭烈蜀統史家權衡綱
目取之爰用發明

昭文外紀前

卷之三十三

四

李充

李充字弘度江夏平春人汝南太守通之裔也通生
長子基為奉義中郎將次子緒為平虜中郎將緒
生秉字玄胄有雋才任秦州刺史秉生長子重平
陽太守次子尚典州郡季子矩字茂約江州刺史
充生少孤其父墓植栢為人所竊充手刃之長善
楷書王導辟為丞相府掾轉記室叅軍初好刑名
學見晉尚虛談深痛抑之嘗著學箴以為極靈智
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大乎聖人是以物必有宗
步必有主見形者衆及道者少遂迹愈篤離本逾

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將越
禮棄學而希無為之風矣其詞曰茫茫太古悠悠
鴻荒蚩蚩萬類與道兼忘聖跡未顯賢名不彰怡
此鼓腹率我猖狂資生既廣群塗思通闇實思明
匪予求蒙遺已濟物而天下為公大庭倡基羲農
弘贊六位時成離睥大觀澤洽兩濡化流風散北
屋同塵而人罔僭亂爰及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
作禮統迭興事藉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
靜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
替刑作由於德衰三辟興乎叔世既敦既誘乃矯
乃厲敦亦既備矯亦既深雕琢生文抑揚成音群
能聘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動不動
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縱欲以越禮不
知希競之為病違彼夷途而導此險徑狡兔凌岡
游魚遁川至曠深妙大象幽玄棄餌收罟而責功
蹄筌先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微詞拔本塞源
遁跡永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
險夷運有通圯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
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為千載制亦不可
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耻仁義固

不可遠去其言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企
邀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況乎制行復禮克
已風人司箴敬貽君子後將軍褚裒引為參軍充
苦求外補乃除剡縣令遭母憂闕為大著作郎時
典籍散亂充分作四部秘閣以為永制累遷中書
侍郎所著周易旨尚書注釋莊論詩賦表頌二
百四十篇子顯亦有文義邵舉孝廉充從兄式仕
至侍中

史南曰臣讀李弘度家傳乃知其世曹茂衍多
英俊士及訪江夏里閭人莫識也夫剝復相禪

盛衰相沿豈惟氣運之推移哉文章與氣運相
為源通惟極古君子直追太朴則不可以時論
也贊曰江夏李氏世茂平春玉精溫潤瑤華續
紛江漢海委翼軫星分懿哉弘度乃有斯文

羅含

羅含字君章耒陽人也曾祖彥臨海太守父綏榮陽
太守含幼孤養於叔母朱氏夙抱志尚嘗書夢五
色文鳥飛入口中朱氏曰汝後必有文章自茲藻
思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初含父宰新淦邑人楊
羨後治含州欲引含為主薄含傲然不顧及羨去

職含送之新淦餽遺一無所受後為郡工曹刺史庾亮以為江夏從事太守謝尚稱曰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遂與訂交桓溫臨州召補征西參軍舍至不問郡事與謝尚累日酣飲溫問檢効事舍曰尚何如人溫曰勝我也曰豈有勝公而行非耶溫奇其意轉州別駕以廨舍喧囂乃於城西池小洲上結草廬伐木為材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如也徵為尚書郎又轉征西戶曹參軍出補宜都太守累遷散騎常侍侍中仍擢廷尉長沙相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舍在官舍有百雀棲于堂宇

著有文集

史南曰臣讀杜少陵詩亟稱君章為固灑然異之及臣上衡山望耒陽問所謂門施行馬者而今皆鞠為茂草矣夫以君章之才為溫所用則其所操尚可知矣昔人不以一青掩大德况才乎哉贊曰文鳥兆啓君章誕生幼被奇服長負修能湘中琳琅溫栗有聲結廬小洲叢蘭可紉

歐陽詢

子通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誅

反誅詢當從坐江總以故人子恩養之貌寢悅敏悟絕人總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盡博貫經史仕隋為太常博士高祖徵時數與游既即位累擢給事中詢初訪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為法高麗常遣使求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邪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旁三日乃去其所嗜類此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嘗被命撰藝文類聚詢叙曰夫九流百氏為說不同延閣石渠架藏繁積周流極源頗難尋究披條索貫日用弘多卒欲摘其菁華採其指要事同游藝與等觀天帝命代膺期撫茲寶運移澆風於季俗反淳化于區中戲亂靖人無思不服偃武修文興開庠序欲使家富隋珠人懷荆玉以為前輩綴集各抒其意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偏畧直書其事文義既殊尋檢難一爰詔撰其事且文棄其浮雜刪其冗長金箱玉印比類相從號曰藝文類聚凡一百卷其有事出於文者事居其前文列于後俾夫覽者易為功作者資其用可以析衷今古憲章墳典云爾至今博習者多取

林馬子通嗣

歐陽通詢子也少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情嘗遺錢使市父書通乃刻意臨做以求售數年書亞於父號大小歐陽體初諸遂良亦以書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曰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詢不擇楮穎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遂良大喜通自矜重以理毛為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儀鳳中遷中書舍人居母喪詔奪哀每入朝徒跣及門直藉藁以寢非公事不得還家輒號慟年饑未克喪居廬四年不釋服冬月家人以瓊置

昭文外紀前

卷之十三

九

席下通覺既撤之累遷殿中監封渤海子天授初轉司禮卿判納言事輔政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福請以武承嗣為太子通與岑長倩等固執忤諸武意及長倩下獄坐太逆死末俊臣并引通同謀通雖被慘毒無異詞俊臣代占誅之神龍初追復官爵

史南曰歐陽氏之先自顧起家至詢大顯孤忠與簡策爭先遺墨與金石並潤然而累世受銖鑽之誅片言蒙狂之耻豈人謀之弗臧乎抑天道之難誅也贊曰有唐啓運貞觀右文旁招

俊又拔茅彙征信本名家儒林之英操觚道勁逼真蘭亭子通嗣之不隕厥聲

皮日休

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歸州之別墅編次其文復將貢于有司發篋叢萃繁如數澤因名其書曰文數焉比見元次山納文編于有司侍郎楊公浚見文編歎曰上弟汚元子耳斯文也不敢希楊公之歎希當時作者亦知耳夫賦者古詩之流也傷前王太佚作憂賦民道難濟作河橋賦念下情不達作霍山賦觀寒士

昭文外紀前

卷之十三

十

道墜作桃花賦離騷者文之菁英傷於宏與今也不顯離騷作九諷文貴窮理理貴原情作十原太樂既止至音不嗣作補周禮九夏歌而漢庸賤儒我左氏作春秋決疑其餘碑銘讚頌論議書序皆上剔遠非下補近失非空言也較其道可在古人之後矣古風詩編之文未俾視之粗悅於口也亦由食魚遇鯖持肉偶睥皮子世錄著之于後亦太史公自序之意也凡二百篇為十卷覽者無謂矣又請孟子為學科書曰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

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不率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燦若經傳天暢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曄曄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與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正嗜昌歆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

昭文外紀前

卷二十三

十一

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執請命有司去莊列書專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咸通十年崔璞守蘇辟日休為軍事判官與陸龜蒙為友著鹿門隱書數十篇子光業字文通為吳越相孫燦官鴻臚寺卿

史南曰臣讀唐文粹見日休之文多似元結其

詩多似盧仝既而誦其隱書有耿介拔俗之趣乃若孟子之立科其見越人遠矣蘇明允亦有讀孟書當合而觀之贊曰日休高曠鹿門著書元子見珍道脉文腴推崇孟氏承明之廬罷然諸家其意何如

孟浩然

孟浩然字

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

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

昭文外紀前

卷三十三

十一

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為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彼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惟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惶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為荊州辟置于府開元末病疽皆卒後樊澤為節度使時浩然墓庫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爵陵遲丘隴頽沒永懷若人行踞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縉紳聞風竦動

而今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
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為刻碑
鳳林山南表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
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
可斥更署曰孟亭

史南曰臣嘗登峴山造習池謁浩然亭乃覩夫
鹿門煙樹魚梁沙月渺然有凌厲之思既而誦
其集索其句誠若奏鈞天于洞庭之野使人忘
倦而肅介廉立之心油然而生矣贊曰浩然野况
王維所推誦詩禁署玄宗聽之歸隱鳳林煙草

昭文外紀前

卷之二十三

十三

萋迷九齡辟署詩壇宗師

薛據

蔡母潛

戎昱

李群玉

曹松

薛據荆南人為入

著古興詩以見志其詞曰日中望仙闕

塵鳴珂初罷朝自言皆近臣光華滿道踟躕意氣安

可親歸來宴高堂廣進

夜達晨四時固相代誰能分要津已看覆前車未

見易後輪丈夫須兼濟豈能樂一身君今皆得志

肯顧湘山人殷璠亟稱之仕至太子司議郎

蔡母潛字季通荆南人開元十四年舉進士第為詩

峭善寫物情春泛若耶其詞云幽意無斷絕此
處隨所偶晚風吹行舟花落入溪口際夜轉西壑
隔山望南斗潭煙飛溶溶林月低向後生事且瀟
漫願為持竿叟諸光義和之後補宜壽縣尉入為
集賢待制遷右拾遺終著作郎

戎昱荆南人唐至德間以文名登進士第衛伯玉鎮
荊州辟為從事嘗著元戎出師詩其詞云寒日征
西將蕭蕭萬馬叢吹笳覆樓雪祝纛滿旗風遶虜
黃雲新曉荒白草空金饒肅天外玉戢靜霜中朔
夜長城閉河源舊路通衛青師自老魏絳賞何功

昭文外紀前

卷之二十三

古

槍壘依沙迥轅門壓塞樵燕然如可勒萬里願從

公京兆尹李鑾欽以文妻之命改姓岳拒之德宗

建中間歷辰虔二州刺史

李群玉字文山澧州人唐宣宗太中問詣闕上表刺

史崔鉉進其詩除弘文館校書郎嘗著登章華樓

詩其詞云楚子故宮地蒼然雲深幽我來覽後事

薄景空生愁霸業沒荆棘雄圖成古丘沉吟問鼎

語但見波東流征鴻引鄉心一去何悠悠晴湖碧

雲晚暝色澄高秋迢迢超遠嶠微並入孤舟空踏

不堪望西風白露流初裴休觀察湖南後延致及

為相論薦授校書郎

曹松字夢徵，陽人。學賈島為詩。唐昭宗天復初，及第。同王希羽、劉象、柯榮、鄭希彥皆七十餘，嘗著聯句詩。其詞云：舊曆不足改，東風還坐聞。一宵猶幾刻，兩歲欲平分。臘盡傾時斗，春通綆處雲。明朝通奉酒，先合祝吾君。蓋以自喻。云後授校書郎。

崔道融，判南人。嘗詠班婕妤詩云：寵極辭同輦，恩深棄後宮。自題秋扇後，不敢怨東風。詠春閨詩云：寒時月，明雨落花香。滿泥佳人持錦字，無鴈寄遼西。詠楚懷王詩云：宮花一朵堂中開，緩頰翻為敵國

昭文外紀前

卷之三

五

媒六里青山，天下咲張儀。容易去時來，詠長門怨。詩云：長門花泣一枝春，爭奈君恩別處新。錯把黃金買詞賦，相如自是薄情人。襄陽楊士弘編入唐音。

史南曰：高棅撰唐詩品彙，列薛據于羽翼而蔡母潛次之列，戎昱于接武而李群玉居遺響之末焉。乃若曹松之選于合璧，崔道融之采于唐音，彬彬然盛矣。豈其剛後之遺音矣乎？贊曰：唐至元和，詩社叢興，荆湘勝地，其士如林。少陵倡之，太古遺音，群珠可綴。爰表厥文。

崔遵度

崔遵度，字堅白，江陵人。七歲授經於叔父憲，嘗以春秋編年史、漢紀傳之例問於憲，憲曰：此兒他日成令名矣。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和川主簿。轉臨汾饋芻糧，三抵綏州，涉無定河，河沙與水混流，無跡陷溺，相繼遵度憫之，著銘以紀焉。端拱初，轉運副使，夏侯濤上其勅狀，召歸對便殿，因獻文自薦。時新建秘閣，命中書試作頌一首，擢著作佐郎。淳化中，吏部侍郎李至薦之，還殿中丞，出知忠州。李順之亂，賊遣其黨張餘來攻遵度，領甲士百餘

昭文外紀前

卷之三

十六

背城而戰，賊踰堞以入。遵度投江中，賴州兵援之，得免。坐失城池，貶崇陽令。移鹿邑，咸平初復為太子中允。景德初，內出遵度名，引對崇政殿，詔索所著文，召試舍人院，改太常丞，直史館，會修兩朝國史，與路振並為編修官。大中祥符元年，命同修起居注，東封進博士，祀汾陰，是歲真宗以西省官絕少，故因覃慶選補之，命為左司諫。遵度與物無競，口不言是非，淳澹清素，勢利泊如也。掌石史十餘歲，立堦上，常退匿楹間，慮上見之，善鼓琴，得其深趣，所儲舍甚湫隘，有小閣，手植竹數本，朝退默坐。

其上彈琴獨酌脩然自適常著琴箋云世之言琴者必曰長三尺六寸象期之日十三徽象期之月居之者象閏前世未有辨者至唐協律郎劉琚以樂器配諸節候而謂琴為夏至之音至於泛聲卒無述者愚嘗病之因張弓附案泛其弦而十三徽聲具焉况琴瑟之絃乎是知非所謂象者蓋天地自然之節耳又豈止夏至之音而已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謂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自細至大而歲成焉節

昭文外紀前

卷之二十三

十七

氣之自然者也氣既節矣聲同則應既節且應則天地之交成矣文之義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彰曰星文乎上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花者節者五色具矣斯任形者也至於人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曰有王色而不見以水觀水然後見氣有五音而不聞以絃攷之然後聞斯假物者也是故聖人不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數不作琴而能知自然之節何則數本於一而成於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氣節相召其應也必矣卦既畫矣

故畫琴焉始以一弦泛桐當其節則潛然而號不當其節則泯然無聲豈人力也哉且徽有十三而居中者一一自中而左泛有三焉右泛有三焉其聲殺而已絃盡則聲滅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節相召其應也必矣易之書也偶三為六三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畫也偶六而根於一一鍾者道之所生也在數為一在律為黃在音為宮在木為根在四體為心衆微由之而生雖曰十三及其節也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經也著之

昭文外紀前

卷之二十三

十八

德圓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六象微其節經也絃五音緯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先儒謂八音以絃為君絃以琴為君愚謂琴以中徽為君畫矣夫微十三者蓋可聞者也苟畫絃而考之乃有二十三徽焉是一氣也丈絃具之尺絃亦具之豈有長短大小之限哉蓋萬物本於天地天地本於太極太極至於萬物聖人本於道道本於自然自然至於無為樂本於琴琴本於中徽中徽至於無聲是作易者天地之象也作琴者天地之聲也往者藏音而未談來者專聲而忘理琴箋之作也庶乎近之苟

其闕也請俟君子世稱其知言七年東郊建壇恭
謝壇上設正坐奉天地配坐奉二聖遵度時與張
復同典記注書昊天為天皇又增聖祖配位坐謬
誤降為右正言復責為工部郎中踰歲並復其秩
九年仁宗以壽春郡王開府詔宰相擇耆德有學
術者咸謂遵度方學有士行稱長者遂命與張士
遜並為王友改戶部員外郎賜服金紫又資襲衣
犀帶絳錢上作七言詩寵之因謂左右曰翊善記
室皆府屬也故王皆受拜賓友之禮當令各拜府
中文翰皆遵度所作王讀孝經徹章後以御詩賜

昭文外紀前

卷之二十三

十九

之國史成拜吏部員外郎昇郎進封改禮部郎中
充諮議參軍儲宮建又加吏部兼左諭德未幾命
使契丹判司農卿遵度性寡合喜讀易嘗云意有
疑則彈琴辨其數筮易觀其象無不究也天禧四
年八月卒年六十七官其子二人其孫二人仁宗
立特詔贈工部侍郎有集二十卷

史南曰黃鍾為萬事根本以其卦為乾其位為
君其數為八十一也自此而下生為林鍾為坤
自此而上生為太族為震凡曆數以經乎天方
野以緯乎地時範以立乎人極何往而非黃鍾

為之根本昔漢度有見於斯因琴徽以察氣機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故曰聲音之
道與政通不其然乎贊曰太極一氣分為兩儀
四象八卦各以類推黃鍾根本旋宮為徽遵度
著論有見于斯

陶弼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少儆敏宕吳中行山間雙鯉
戲溪上圻觀之傍一老父曰此龍也行且鬪君宜
亟去去百步許雷大震而兩岸地木拔溺二十七
艘獨弼舟完人以是異之一見丁謂妻以宗女從

昭文外紀前

卷之二十三

二十

學兵法使往襲大破之以功授陽朔主簿儻智高
犯南海敗為安撫使辟參軍謀使下英江會諸將
議擊未至智高解去弼舍舟從其徒數十人間關
步出赴敗會臨賀大將蔣偕戰死餘衆畏亡將被
誅多降賊弼數與之遇亟矯命揭榜諭使歸許
以不死凡得千五百人調陽朔令課民植木夾途
數百里自是行者無暑唱攝興安令移書說桂守
蕭固浚靈渠以通漕不聽至李師中卒浚之師征
安南餽餉攸賴大為民利擢知賓容欽三州鎮崇
儀使再知邕州邕經儂寇井隧蕩然弼緜緝惠養

至忘其勤諸洞獻土物求內附弼降意撫荅皆感
悅無犯邊者邕地卑水易集夏大雨彌月弼登城
以望三邊皆漫為陂澤巫室垠江三門諭兵民避
害俄而水大至弼身先版挿召遼吏賦役為土囊
千餘置道上水果從竇入隨塞之城雖不壞人皆
乏食乃發廩以賑於內方舟以饁於外水不及女
墻者三板自橫潯以東數州皆沒弼久於邕請便
郡徙鼎州章淳經理五溪蠻事薦為辰州遷皇城
使降北江彭思宴授忠州刺史郭達南征轉弼東
州團練使復知邕州民再罹禍亂散匿山谷弼率

紀文外紀前

卷之三

三

百騎深入左江峒民知其至扶老携幼以歸達帥
官軍臨富良江使弼殿交人納款達欲班師恐為
所襲乃以計夜起軍不整騎步相蹈藉亂行賊隔
江陰伺覘知弼殿弗敢追弼申命帳下毋動遲明
結隊徐行達賴以無恐建所得廣源峒為順州枕
榔為縣進弼西上閣門使留知順州去邕二千里
多毒草瘴霧戍卒死者什七八弼亦疾甚然蚤莫
勞軍視其良苦意氣激揚士莫不感泣奮起為用
交人襲取枕柳楊聲欲圖州獨難弼素得人心賊
動息皆先知獲間謀不殺諭以逆順縱之去恩威

而施以是終弼在不敢犯加東上閣門使未拜而
卒詔錄其家五人弼好士樂施既卒妻子僦居嘗
著兵器篇其辭曰五代乏真主奸雄何僭偽橫磨
闊刀劍白日相篡弑我宋有神祖潛德動天意神
祖拜稽首乃即皇帝位不惠兆民樂不怒諸侯畏
顛倒執玉帛奔走恐後至大商國三分一朝有其
二太宗以義撫真宗以仁治王道竹箭直誦聲金
鼎沸獨有陰山戎時時寇邊地天子赫斯怒大警
巡壇衛射殺右賢王遂斷匈奴臂狼心帖然服結
好同昆弟自此西河間寂寂無戎備卒聞喜夜歌

紀文外紀前

卷之三

三

將老貪春睡自此為太平恍逾三十歲戎吳乘我
間南馳賀蘭騎陽關又夜開樞朽不可閉陣雲起
奉雍殺氣橫涇渭使臣股慄奏宰相瞋目議僉曰
亟發兵堅子抗甚易倉惶築邊壘未戰力先瘁遇
迫開庫兵土蝕鋒錯脆防秋採舊屯推轂謀新寄
舊屯老且死少者無實藝良由不訓練手足迷擊
刺新寄將家子從小生富貴六韜未嘗讀口但知
肉味師復從中御進退由閣寺權輕號令冗兩戰
無遺類曹公棄七軍晉人獲三帥吾兵自此喪有
詔新其製此器不預設一旦何從致朝廷急郡縣

郡縣急官吏官吏無它術下責蚩蚩輩耕牛拔筋
角飛烏禿翎翅斃截會稽空鐵烹豐山碎供億稍
後期鞭朴異他罪愁氛壅太虛霽景晝冥晦我聞
郭汾陽料敵多奇異筆論突厥蕃酋膝單雙墜又
聞李西平臨戎有英氣身著紅錦袍懷光肝膽碎
是知用兵術在人不在器君耳舜高聽君目堯明
視願採謀畧長勿倚干戈銳黃庭堅志其墓曰武
夫面牆文史疾武惟此康州組豆軍旅烏合其兵
忠信成城教子弟戰衛其父兄乘難行權處文脫
免及其既平左規右矩虎媚養已時其飽饑康州
用士可赴深谿子恃悍娶姑息夷僚我一以律不
殘不做藥不輟手漂絮終身或千戶封奇偶匪人
梓慶為鐻不懷慶賞康州撫師尚以義徃大能小
施夸者技癢我安養命民得休養邊陲之守不必
推鋒我銘康州式勸士功

史南曰臣觀永州志列弼為武畧及讀宋文鑑
乃見其所為詩有憂國憤世之志焉且其久歷
炎荒習知夷徼勒功銅柱揚烈富良雖伏波何
以踰焉但其姻連丁謂計出權謀君子必之贊
曰陶弼壯猷樹勲文南富良波澄銅柱星鏡兵

器賦詩逸務備諸文鑑采詩亦可以觀

周鐘 附原

周鐘字以聲瀏陽人通春秋元泰定四年試大別山
賦其辭曰緊大別之為山鎮南紀之要衝壯荆鄂
之形勝俯江漢之朝宗勢岌業而為馳鳧偃蹇而
橫空根幾里其盤盤屹數仞之崇崇崔嵬獨立今
安得赤壁浯溪之雄萃嶺孤撐今為有祝融天柱
之峰雖萬華之莫追亦培塿之難同領地靈而歎
俞控濁浪之奔衝青連暮阜之遙翠挹鶴樓之重
鬱秋興兮滿亭澹斜月兮西風念明德兮既遠遊

昭文外紀前 卷之三

二十四

予目今增慨攀古栢之虬枝嘆神禹兮安在偉疏
鑿之寵功立萬世之永賴宜此山之突兀為荊州
之勝槩爾乃嵯峨江澚控扼漢流儼翠屏之低列
映二川而相繆渺方城兮何許瞻彼漢兮悠悠昔
芊楚之陸梁恃威武而震劉兼山溪之險阻託制
勝之良籌迨夫栢舉張兵閭閻奮予自小別而大
別莽暴骨而為仇覽吳楚之遺迹曾不滿夫一嘆
憶神禹於當年益誅思平江漢嘉皇運之奮興收
輿地而為一肆疆理之南國赫天兵之俯集險不
足固惟德無失故山苞而川流盡圖入於版籍此

聖化之滂沛大洽於江漢之域也乃歌曰在昔懷襄兮神禹所平名山既奠兮厥功以成巍然大別兮漢江是出浩浩朝宗兮至于今日山猶此山兮民猶此情皇風斯蕩兮孰不來庭聖域疆理兮同符神禹壯哉大別兮鎮于南紀賦成登進士第授衡陽縣丞再調大冶縣尹縣多豪民持官府短長號難治鏜狀若虺懦而毅然有威不可犯抑豪強惠窮民治行遂為諸縣最累遷國子助教會修功臣列傳擢翰林國史編修官乃出為四川行省儒學提舉便道還家無何盜起湖南北郡縣皆陷瀏

陽無城守盜至民皆驚竄鏜告其兄弟使遠引自謂我受國恩脫不幸必死毋相累也賊至得鏜欲推以為主鏜瞠目厲聲大罵賊知其不可屈乃殺之鏜同時有謝一魯字至道者瀏陽人至元乙亥鄉貢進士嘗為石林書院山長賊陷潭州一魯奉親匿岩谷中官兵復郡邑亡者稍歸乃還理故業俄而賊至生縛一魯罵賊甚厲舉家咸遇害

蕭炳字韞夫江夏人元泰定四年同周鏜試大別山賦其辭曰厥初馮翼孰玄孰黃清濁既凝高下以彰雖然而江河流液峙焉而山岳儲祥雖大別之

名山獨巋然於南荒爾其氣通淮漢勢壓荆揚總江漢之統會奮衡岳之輝光深根浸淫乎后土雲彩洞燭乎圓蒼高標迥出於九嶷倒影傍接於三湘昔聖賢之經歷雖千載而不忘爾乃層巒聳翠疊嶂巔屹石痕欲駭土花若啟藍膏綠液紅注碧珊樓臺常飛於翠崦石梁龍矯於蒼鸞浮屠聳其側仙臺峙其間睇靈栢之茸茸雜蒼苔兮斑斑幽芳野草秋菊春蘭至若地利之富物產之珍以守則固以財則殷殊形詭狀不可殫論靈蹤神跡曷可並陳吾嘗凌絕頂賦遠遊呼鸚鵡鳥以逍遙招黃鶴而夷猶酌宋玉於秋興之亭邀太白於郎官之舟洞庭之水未波蒼梧之雲不流烏林煙滅曹瞞之視已冷赤壁風高蘇仙之句常留登高作賦把酒澆愁嗟乎娛樂則有知矣感慨亦有文矣其有德神禹之德而憂神禹之憂者乎當其九州為壑四海一煙而神禹出馬巨靈奔天吳翫截天柱之巉岬壁蒼翠之嶙峋其導水之功孰為之耶然吾徒今日得圖於禮樂之教者非前日手胼足胝之功徂於任席之安者非前日克勤克儉之庸乎噫吁嘻時異事殊風流雲往撫乾坤其瞬息觀古今

於俛仰蓋就迹神禹之迹於千百載之下矣豈
心神禹之心於千百載之上也哉賦成登進士第
初授承事郎同知平昌州事炳早孤其母改適自
平昌還始知之即迎其母以歸久之轉寶慶路推
官會峒徭寇逼湖廣行省右丞禿赤統兵討之屯
於武岡以炳攝分省理問官時悍卒多掠民為俘
炳言於禿赤釋其無驗者數千人至正十二年遷
和荊門州總半歲淮漢賊起荊門不守炳出募出
兵得衆七萬復荊門又與四川行省平章咬住復
江陵其功甚多既而蘄黃安陸之賊復熾賊帥俞

昭文外紀

卷之三

三

君正合兵來攻荊門炳率孤軍晝夜血戰援絕賊
陷為賊所執極口罵不絕賊以刀斷決其齒盡乃
斷左臂而支解之

湯源湘鄉人至治癸亥同瀏陽彭宗復潭州蒲紹簡
試登瀛州賦其辭曰睇神彩於東方望神山兮海
丘渺仙舟之鼎峙阻溺水之西流海涓涓兮一碧
塵汨汨兮九州以為人世耶野馬不見其馳驚以
為天宇耶神鼇屹立乎虛浮仙光繽紛其隱雲璫
草綠蓀而明秋禽星兮仙語風肅肅其冥颺踰
負矯之微茫兮天香謫乎王室接方壺之縹緲兮

瑞霞明乎絳樓珠衣之子瑤裝之儔騎紫鳳駕蒼
蚪控白鶴挹青牛約理母以徘徊挾子晉以夷猶
群喬松兮此處輦倕倕兮斯留斯清虛之士所謂
瀛洲者而異乎吾之所聞焉蓋嘗神遊太和之世
聞道鴻濛之先想鳳麟於舜苑御龍馬於羲淵而
後知聖人之語常而不語惟有國者貴賢而不貴
仙昔有唐之肇基偉秦王之哲英武功以戡定禍
亂文治以輔敷太平攷石渠之典故訪文學之遺
跡爰丘館於宮西貯滄夏之儔匹若乃房玄齡之
運籌帷幄杜如晦之中心如一飛白之褒則虞世
南之嘉尚披香之諫則蘇世長之忠赤姚思廉之
事君臨難不苟于志寧之居憂見者嘆息又有蘇
昂褚亮李玄道之籌畫乎古今陸德明孔穎達顏
師古之討論乎典籍於是肅衣冠而群趨鋤環佩
而夜直若乃語立本以繪其像命褚亮以贊其德
雖一時之盛典寔流芳於史冊想夫當時之制也
詮叢蘭於楚畹遶野鶴於鷄群燦兮若衰世之鳴
鳳絢兮若瑞世之卿雲飄乎若驚龍之天矯粹乎
若美玉之奇珍蓋十有八人之如僊也莫不胞吞
乎雲夢學貫乎天人納群生於運量挹元氣於中

昭文外紀

卷之三

三

襟皆足以鳴盛於當世潤色乎皇文奈何敬宗之
超擢終微疵於等倫豈識鑑之未遠抑心蘊之難
明斯白圭之小玷亦多遺恨於後人方今明明在
朝濟濟在位尚倒滄海而羅珠貝畦六合而藝稷
黍愚方劇切乎修齊治平之道而罔慕乎廣寒清
虛之府涵泳乎古今聖賢之學而弗羨乎橘叟麒
麟之脯其瀛洲之匪遙惟先哲之進取展鵬鵬之
壯圖遮鷁鷁之儀羽依日月之末光踵稷契之步
武又何羨乎唐之瀛洲也哉賦成居上第後知信
州路陳友諒兵起原不屈赴井死

昭泰紀事

卷之三

十九

史南曰周鏜聶炳湯原並以豹谷炳文鴻達漸
羽靈臺詠姬別山懷禹瀛洲思唐彬彬然可想
見然而食人之食死人之事慷慨就難從容取
義其亦烈士矣乎贊曰三子就難視死如生文
章有煥節義可貞大書元史殺身成仁以華事
夷居身奚珍

陳泰

陳誼附

陳泰字志同茶陵州人元延祐元年歐陽玄領鄉薦
泰同州人陳奎魯伯昭李朝瑞試天馬賦泰賦居
最其辭曰若有龍兮渥注之子榮河之孫產自月

窟來大宛筋權奇而虎脊兮肉磊砢而峰巒
神變化不可測兮上貫乎星房之垣朝發蹕平河
濟兮晡沒影乎崑崙雖有銜勒不暇顧兮彼輿隸
其焉能援昔遭時之孔隄兮伏阜歷而中顏隨騶
駘而並駕兮又或騶遲而相欺啖芻蕘而不飽兮
羗豆菽之可期輒並車而登大行兮路岩嵬其險
崎義和迫而將宴兮為予涕兮爾何困乎此款世
貴賤之不分兮信馬用夫駿為解劍佩以為質兮
吾將待子而西歸欲掃空夫大漠之野兮寧轢玄
圃而騰嶽嶷不然乘雲躡風載周穆而遠覽兮造

昭泰紀事

卷之三

二十

王母乎瑤池於是天馬俯首噴沫振鬣而仰吁物
固各有所遇兮遇固有時向微子之超越兮骨委
絕其誰之縱逸氣之凌厲兮獨不為子而徘徊倘
一試而遽舍兮駕鼓車兮可悲伯樂復嘆而為之
歌曰天馬兮風騁批竹耳兮夾鏡腫少不自見兮
老愈工嗟哉躡蹻兮吾知爾之為龍賦成居上第
授翰林供奉出補龍南令號所安子光薦舉至正
甲申進士孫光祿進士推潯州路總管曾孫朴工
部侍郎裔孫徙全州學士劉三吾題其像曰雲山
何哉我泚泉亦瀾瀾家世山水間相拒一舍許姻

契通譜籍詩書代耕耜太乙黎杖青東行德星聚
天馬已奮馳靈臺復高峙兩兩瀛洲仙磊磊青雲
士嗟惟我與君立志踵前軌力學春復秋焚膏夜
繼晷

陳垣高字志行茶陵人延祐四年試雲夢賦其辭曰
覽東南之巨漫兮渺乾坤其若浮罔盡夫荆之為
數兮蹇將泝其源之流惟九州之有澤兮是荆州
兮雲夢表二澤之巨衍兮蹇南北以相控原夫澤
之為量兮水既渚而不溢波衆流之交匯兮自道
道以秩秩君宇宙之再造兮揭禹功於九年俾五

昭文外紀前

卷之三

三十一

行之攸叙兮乃迄今兮安其天吾乘流而艤其側
兮極空摩而潤淵洲莽莽而不盡兮汀藹藹而含
煙亂風颺之往來兮通巴峽於湘川縮青山之一
髻兮結襄漢之表延當春波之泛泛兮湏四際於
一區及寒濤之沒碧兮勢已殺於兩湖征鴻飛而
沒影兮涵元氣於冥無舞魚龍之天矯兮雲垂垂
而奔超映殘霞之錯落兮祝融蒼茫而欲晡原桑
麻之旆旆兮隰禾黍之離離岸蘭芷之菲菲兮芳
渚繚其江離緬懷楚子之遊田兮佩明月而冠雲
排千乘之旌騎兮紛馳驟於水濱知走獸之是獲

今豈得非熊以致君嗟漢高之偽遊兮未必臨幸
乎此中笑齊風之雖大兮終愧夫汨羅之孤忠聰
釣天於洞野兮居八九於心胞洗往事之芥蒂兮
乃北望夫清都瞻雲夢於萬里兮奠南服於一隅
其數澤之所聚兮皆材用之所需決天下之疑兮
有大龜之納錫用天下之武兮有琴桔之勁直成
天下之禮兮况苞茅之生植矧秉心以淵注兮據
朝宗之萬一乃為之歌曰雲蒸渚兮流海澨士楚
產兮貢天府秋風兮木葉下洞庭波兮恍萬舞俯
伏兮端門奏蕭韶兮帝所

昭文外紀前

卷之三

三十二

史南曰臣曩寓史局有陳教授琦者贈以所安
遺集及臣幽居蒲野又有陳給諫邦脩者訪焉
攷元試錄乃見泰與誼之賦率皆雅醇典實山
谷渾涵之氣其殆泄于孫子爾乎贊曰天馬陳
氏以賦名家派衍星潢歌發天葩誼高雲夢肆
其修姱子孫世茂忠貞可嘉

丘堂

何克明附

丘堂武昌人延祐丁巳同茶陵陳誼高醴陵馮福可
試雲夢賦其辭曰繫東南之與區結雲夢之二澤
盪兩儀兮同開渺千里兮莫極為上流之淵藪跨

大江之南北吐霧雨兮吸煙雲浮乾坤兮浴日月
蓋其形勢汙漫風景蒼茫連淮通蜀亘荆控揚并
包漢沔綿絡沅湘漫漫荻葦之岸漠漠孤蒲之鄉
澹煙林兮明滅浩雲水兮汪洋洲重淵兮掩映浦
隔汀兮相望鴻鴈鳬鷺之所集狐兔麋鹿之所藏
漁歌互荅獵網成行樵牧彌野商賈連牆貨財之
富聞於四方至若羽毛蔭華杙幹枯栢菁茅竹箭
之由產黃金丹沙之自出雖僻處於遐陬實有資
于上國是故楚子之所常獵漢高之所欲遊宋玉
遠慕而特赴太白來觀而久留少陵調洞庭之詩

昭東外紀前

卷之三

三

杜牧吟澤南之州凡騷人墨客之來往必為之排
徊而賡酬于時有翰林主人者曰昔子虛詫齊以
雲夢之事而見辱於烏有先生今而賦之豈欲為
解嘲也耶主人於是凭高眺遠攬今撫昔臨風俯
仰喟然嘆息曰嗟夫子以為今之雲夢猶昔之雲
夢乎非也吾聞古往今來否極必泰世運既回地
氣亦改昔春秋之季世如糜爛而波潰彼區區之
齊楚各誇強而詭大惟田獵之是務惟原獸之是
愛想雲夢於此時為王靈之巨害方今聖皇御極
天下為家八統一綱四極一置游畋之事不動於

念慮好生之德周浹於邇遐遂使羽毛鱗介自飛
自走而雲夢之魚鳥如在文王之沼囿勾莘萌折
自生自育而雲夢之草木如在陶唐之陽谷加以
蒹葭彌望麻黍陰翳悉令蒐獮之場化為耕食之
地是古之雲夢為民之病今之雲夢為民之利也
惜相如以俊逸之才不遇今太平之世雖知楚王
雲夢之陋而又重武皇上林之意况登高能賦可
為大夫宣雨露九天之澤洗雲夢千古之污於是
諸生欣然執翰操觚願鋪張今日之所遇起子虛
烏有而告諸時有梁印孫者瀏陽人以書學領鄉

昭東外紀前

卷之三

三

薦與丘堂同文苑
何克明衡山人元延祐丁巳中湖廣鄉試第一試雲
夢賦其辭曰駕洞庭之飛艎覽熊繹之故墟偉雲
夢之鉅澤控天南之一隅爾其雄跨大江延袤千
里水涵涵其漸漬山龍龍而迤靡却五嶺瘴煙而
莫近豈五丈秋風之可擬草木鬱其暢茂禽獸樂
其遊憇原田每每入獲耒耜之利車馬鞞鞞歲閱
蒐獮之備其產則楠柚菁茅竹箭金錫虎豹貔貅
可以應庭實軍容之需麋鹿魚鱉可以為乾豆賓
庖之給實荊州之府庫亦中原之羽翼岳陽大別

擅名勝於古今夏口江陵分形勢於區域當其煙橫北渚日暮蒼灣仙儔巨靈神遊其間古琴鏗鏘寫幽怨於湘女鈞天縹緲奏廣樂於軒轅水天一色落霞孤鶩風月雙清歸鶴啼猿岸芷汀蘭香溢靈均之離騷廣谷大川地壯召虎之于菴身歷茲土心馳往古莫我名居實維神禹當懷山襄陵之際任手胼足胝之苦及其雲土而夢作又於是考圖而貢可數暨夫荆楚之詩不歌而楚氛之惡是怙于以田獵于以耀武何涼德之不長終漢室之啓土矯彼淮陰驕力跋扈致乘輿之鳴鑾烹良大

於得免信乎地不足以設險德終然之可擬天眷吾皇奄有寰區雖茲澤之曠邈果見侈於輿圖嗟予忝於楚產期觀光乎帝都極鋪張於雲夢猥徒儕於腐儒吞八九於胸中曾不芥蒂於相如時有何元同者瀏陽人以易學領是年鄉薦

史南曰臣攷諸元三塲文選何衡鄂之多賢也衡有祝融諸峰為之鎮而蒸湘為之滙鄂有黃鵠諸峰為之鎮而江漢為之滙天下之奇觀備矣若丘何二子雲楚之賦其亦得其大槩矣乎贊曰雲夢之野禹貢所稱竹箭栝檀金錯珉琳

二子賦之璀璨續紛茲土何幸賴爾修文

尹謙孫 曹師孔附

尹謙孫字希呂茶陵人一字虛心事親以孝聞與其弟復孫自為師友肆力聖學武昌鐵峰張山翁稱其文類西漢長沙王夢應言其以朱張心胞行韓柳筆法劉涓溪亦取其詩列之詩宗初試靈臺賦其辭曰憇岐周之故墟步靈臺之遺址鬱老樹兮千尋淡寒烟其十里王澤謁乎莫窮皇風蕩兮未已覽天宇之宏大撫千年兮茲土噫嘻盛哉靈臺之制作乎蓋雖後世猶可追想而興起也想夫天

啓其蒙地廓其夷高山是甸京邑是基屹崇墉之翼翼列朝市之尊卑閭閻皇猷展洪規肇丕謨示無私後一代之制作妙大智之設施於是乎太史推測司土度量靈龜食墨以協卜坤軸効異而呈祥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占龍見而致用建昏星以鋪張因高原隰積土為岡薦巧思兮班陞運神造兮夔襄繚版幹之平平勤畚築之鏜鏜程土物之有等議遠邇通今有常協群黎之子來會衆志之時將咸鳩工而僨事畢輸力而芒芒聳嵒我兮中天奔爰樂兮排陽混鴻濛兮六合隘宇宙兮八荒匪計

而設匪謀而良誇成功於不日若靈異之無方爾
其司程獻成繪圖奏功典瑞呈測候之規太常詔
啓行之容玉軼策驅馳之範八鸞展和鳴之嘒馳
道生春輦跼薰風千官擁仙仗之肅萬姓慶呼嵩
之同乃登靈臺乃望氛祲虞淵浴日喬岳捧雲瑞
藹穆郁氤氲紛紜驗景之後候以和平錦霞貫斗
則四夷歡塞青氣徹漢則萬寶告成將至治之有
象恢生意於無垠天顏悅豫群從和欣載瞻載越
迴酬迺宴馨嘏奏清廟之瑟樂工呈韶濩之音匪
暇豫之是徇聊舒眺於吾情白鳥翻霜林之翼赤

昭文外紀前

卷三十一

三

鯉戲碧藻之鱗馴鹿濯濯兮卧莎草之翠祥鳳噉
噉兮颺梧桐之鳴觀物性之自然咸游泳乎深仁
如日之煦如春之溫如天地之造如雨露之恩妙
潛乎而默感爰及乎喙息而跂行然後知聖明之
德積仁兮故靈積靈兮益神囿之而莫覩其迹詠
之而莫可以言形也悠悠往事得失如旅彼瓊宮
瑤臺固以鞠為園蔬莽為蒿穰雖垂影戴白亦莫
知其所矣緬靈臺之舊蹟思往聖之遺緒益信姬
周之至德宜垂譽於千古

曹師孔恭陵人元天曆己巳同州人尹譚係尹貫通

劉簡試靈臺賦其辭曰余幼好茲奇覽兮優崔嵬
乎遐陬曰茲為靈臺兮渺離思之悠悠繫元聖之
有作兮羌獨此乎久留何所獨無芳草兮尚於今
滋雨露而相繆稽載籍之前聞重余心之耿耿詎
土木之是程兮振由衷而增省覽氣運之無窮兮
肆氛侵之異景不憑高以覬正兮曷所徵而能信
謂勞佚之有節兮匪徒務乎游觀固爾民之是力
兮豈予心之所安念經綸之伊始兮紛總總其莫
殫寧勞事之弗亟兮忍民力之胥殘感后皇之嘉
惠兮昭至仁於不忍曰奚君上之報兮庸小心之

昭文外紀前

卷三十三

三

可盡謁父子之深情兮詎賢勞之見閔爰不日而
告成兮夫何我之能敏嗟神化之不可度兮功迅
速之若茲雖輸力我所資兮吾亦不知其何之為
屹崇觀之峩峩兮亘千百禩而無隳寧遊宴以馳
騁兮吾將驗休徵于天時顧嘉名揭揭之匪願兮
亦民心之所附也謂予有其樂兮吾不改乎此度
也載是作之經始兮圖益乎厥供儻斯民之不獲
所兮雖於樂兮奚庸紛鼓鍾之雅奏兮揆厥好之
攸同諒至德之匪私兮宜昔人已遠而猶崇觀炎
劉之述創兮不離夫知誘耽土木於玩好兮矧聖

制之能守固高下之懸絕今亦陳迹之不朽抱遺經而永歎今詠聖德於悠久曰余未有知今遭世孔仁觀聖神之制作今舉萬國其咸賓視子來之尤盛今又奚獨茲臺之與倫固將邁隆古而永世等宇宙之皆春亂曰倚歟乎臺之莫我夷今懷余焉之可追來者可繼局其作則今吾將從周文之所基

史南曰譏孫師孔皆雲陽人也雲陽山水明秀瀨氣靈光鍾而為才故尹氏曹氏得其秀而靈者為多東坡謂驅海濤于硯滴輝文星于筆芒

昭齊紀節

卷十三

壬九

者非耶贊曰有美靈臺周文之園白鳥麀鹿生意可掬譏孫師孔詞達藻郁爰用書之以豁心目

王廷揚 汪存禮附

王廷揚蒲圻縣人元至治三年中鄉試試登瀛洲賦藻思俊麗考官龍仁夫大加稱賞時同舉者潭州則蒲宗魯湯源瀏陽則彭宗復廷揚中鄉試第九名登瀛洲賦云歲在昭陽大淵獻金氣橫空瑤光標酉楚山列屏漢江澄酒尊川主人瞰稱子之長洲即梅仙之故阜設禮羅以賓賢來多士以檢秀

有生未至居客之右再拜而請於翰林先生曰夫士之升於天衢猶之登夫蓬島變化須臾飛騰邂逅今茲楚邦之額胸不計七盈不十九而胞合乎登瀛之士者將壽斯文於不朽而期先生以尚友乎先生乃俯而吁仰而喟曰仙凡異域今古殊途天策開府四海雲趨嬈美登瀛不亦近誣稽之褚生之贊參之立本之圖若河汾之高第或亡國之遺俘若蔡若蓋若李若蘇曰顏曰薛曰于曰虞果執哲而孰否曾某賢而某愚昧遠猷與辰告僅執事而操觚尚論當時玉石砭砭謂房杜有廊廟之

昭文外紀節

卷十三

四

器而伍之以世勛之逆節謂孔陸有文學之美而雜之以敬宗之奸諛分番丙夜曾不聞夫講道參在暇日夫何有於嘉謨比晉陽於湯武之迹諉玄武於晉蔡之誅秦王之慙德雖多抑諸子之逋責有餘夫以布衣而圭衮其儔輩實而承明其廬托跡公卿誇耀里閭固一時之浮榮非百世之宋模遽瀛洲以為喻猶隔弱水而論方壺也厥今道闡義軒治軼唐虞環四海以為瀛莫九州以為區家崇孔孟人法程朱適山澤者皆席珍之士居鼎鉉者率列仙之儒彼且陋洪崖而不友耻喬松之與

徒又何有唐之我倫哉今子歌鹿鳴而來也寧致
吾居於唐虞三代乎將期斯世於貞觀開元乎寧
學顏子之學乎將與孔陸二子比肩乎寧志伊尹
將與房杜諸公周旋乎寧入孝出弟佩仁服義以
居諸乎將巢雲飲露長往不來以自全乎夫神仙
非儒者之所尚功名亦道德之一偏瀛洲之事吾
既無取前之所云子將奚先生乃捧手輯趾拜且
謝曰遇各有時士各有志時而污隆志有同異遠
且大者既命之矣自今以往期下不負於所學上
不負於聖世

昭文外紀

卷三十三

望

江存禮蒲圻人元泰定三年中鄉試試大別山賦體
裁古奧考官揭溪斯彭廷玉批云大別屹立江漢
是子奇崛與山爭雄時瀏陽周鏜武昌聶炳同時
登第相與麗澤克顯厥名存禮中鄉試第十八名
大別山賦云夫何岷嶠倚天萬八千里兮吐金景
而南端道姿鬱其阻脩兮是荆楚之雄藩惟江漢
之源委兮乃經緯乎其間朝發軔乎衡皋夕弭節
兮漢渚風飄飄其乘輶兮雲澄澄兮凝宇寓吾目
以遐覽兮曰其中之有山滙江漢於一渚兮扳吳
蜀之雄關祥麟威鳳儼前後兮幽壑嘉植森列乎

昭文外紀

卷三十三

望

其間委萬屋以波偃兮結雲構於層巒觀冥冥之
高聳廊天宇兮漢間余乃竦然而思曰此非所謂
大別之山者乎於是凌聲磬登巔屹俯危磴之石
骨倚秋栢之蒼顏眇孤峰之白雲挹灝氣之高寒
灑余神以踈立兮發長嘯於雲端蓋庶幾寓千載
於一瞬而究禹德於不刊也觀夫長風驅濤雷電
恍惚銀闕嵯峨神恠突兀其勢若陰山萬騎以盪
乎茲山之胞者非長江之發于岷蜀者乎輕颺徐
采淺碧微動平臯旁迤翠壁後擁其狀若白虹宛
延以繞乎茲山之背者非漢水之出於嶓冢者乎
方其眾水爭雄群山橫縱渟渟而深卑增而寧奮
怒於葭萌之口震盪乎灝瀕之衝旬震天之怒霆
溢晴臯之鉅瀼嗟民物其何辜若疾疾之在躬想
聖人之經營靡覆載之可容迨夫天廓其濊地夷
其隆險阻既平波濤乃東驚鄂渚之夷曠始邂逅
於奇逢繫神標之暫駐欣四海之會同當二水之
夏汭適茲山之居中巖兮若秦關一士而敵萬夫
之說屹兮若孤城百雉而當矢石之鋒繇萬撰以
貞固與乾坤而始終嗟微禹之德曷足以表茲山
之勝微山之高曷足以紀神禹之功彼秦皇刻石

而啓鄒嶧之誕漢武頌德而侈泰山之封較輕重
於錙銖若蠅螟之與神龍於是秦雲歛空老樹如
戟山寒兮欽秋月澹兮將夕感聖德而詠歸晚
吳之遠碧

史南曰臣讀元文選乃見王廷揚登瀛洲賦江
存禮大別山賦其氣充其論正其文蔚以腴廷
揚則陋唐宗之用敬宗存禮則思夏禹之遇大
舜文雖不同意各有在要亦奇士也贊曰瀛洲
之選莫盛于唐與言以賦乃有廷揚大別之功
遠治神禹發其天巧乃有存禮二子玄思悠揚

昭文外紀前

卷三十三

四三

莫齊薄言觀之陟彼崔嵬

何槐孫

鞠志元 黃師郊附

何槐孫字德孚天駿之子也生而穎靈幼而沉篤暨
長而英毅駿發日記數千言元泰定三年舉鄉貢
明年中書堂會試列高第梓行書經義一篇太常
賦一道天曆二年授江西宜黃縣尹吏事精敏剖
斷如流洞燭民隱人不取欺值歲饑勸賑有方貧
者無餒是歲同縣尹甘楚林典文衡得士解蒙會
貢衆以為知人再推德安雲夢政聲益茂至正二
年遷慶元路總管府推官中明條約詳決疑獄未

嘗以聲色厲人委曲周旋務得其情故能除姦禁
魑雪寃理滯闔郡陳廷訓為撰政績碑所著有善
政指南及碑碣諸文太常賦云園丘肇祀方澤薦
興華仗列星嚴威震霆仙輅鳴鑾以夙動翠旌移
景而載臨樹旌旗之婀娜揮干矛之晶熒絢爛乎
通達摩盪乎幽靈肅萬乘之威儀聳四方之觀聽
廼有盛制是曰太常揭崇竿之巍巍曳垂旂之央
央長繆炳耀乎朱霞雕錦繡紛乎素霜皓穹絡繹
乎寶魄赤精繪紵乎太陽三五之日東西之方騰
晶輝以互射發瑞彩而相望不虧不昃儼亭亭於

昭文外紀前

卷三十三

四四

幅帛並明並昱恍瞳瞳乎玄蒼樹羽飄颻以起舞
繪龍夭矯而交驤聯幅之廣植才之良輪囷數圍
之壯偃蹇百尺之長虎賁雜沓以擁立攸飛奮迅
而高張兩師蕩乎纖氛風伯清乎康莊六神挾竿
以踴躍雙鳳翼駕而翱翔窈窕旖旎翕忽悠揚影
蕩大地光浮周行黥然而陰炳然而陽容與於木
輅之間竦卓立之昂昂轆轤乎太清之表杳明祇
之洋洋若乃華冕穆穆法衣皇皇重瞳屢回淵衷
孔彰載審厥象載瞻其光體太明之下照廓至聰
之無旁洞燭萬里丕冒八荒靡有遠邇孰蓋孰歲

夫和鸞之音所以宣其心氣之中和繆旂之美所以昭其制作之文章是則太常之建非特炫耀乎衆觀蓋將裨益乎聖皇是猶取山鎮以琢珪璧法乾坤而作衣裳若乃元老宗王崇勲偉績乃股乃肱維柱維石功煌煌以如在名揭揭而中立庶瞻覽之不忘示春戀之無斁彼有圖形於麒麟流芳於竹帛未若太常永在皇室有美志士觀光上國幸望屬車之塵原彼從臣之列共奔走於左右觀威顏於咫尺稽周官之遺典參天朝之成式具函簿之來儀表太常之殊飾庶幾千載之下仰皇猷

昭文外紀前

卷二十三

四十五

於今日

鞠志元岳州人至順癸酉會試中書省試蒲輪車賦其辭曰偉哉漢武之建極也風雲六合宇宙一春銳求賢於草野爰有事於蒲輪厥輪伊何采蒲以飾分水澤之芳聲割溪毛之柔質始編席而陸離終裹輪以稠密觀其雲卷春溫霧組香碧層紋玉潤圓規翠濕清芬遠勝於營茅柔韌無傷於土石制之圖兮若月暈於空行之活兮如水旋於璧觸堅絕鏗磕之驚越險無輓机之失駕四牡兮駢駢乃載驟而載蹀踐太行之雲兮悠悠輶平原之雨

昭文外紀前

卷二十三

四十六

今翼翼雖道路之馳驅勝行簡之安逸睠彼申公卜築龜蒙高遜邈清譽颯颯山中雖龍卧以肥遯搢紳特鶚薦以推崇嗟嗟咨於帝聰迺是允而是從於是命彼倌八駕車言旋束帛加璧適彼丘園觀皇華於原隰問周行於前坳吾想豹關洞開推轂遣使天語叮嚀誠意懇至豈不欲移夫耕雲釣月之心變其漱石枕流之志將以黼黻吾之皇猷于以金玉吾之王度母皎皎白駒兮空谷勿冉冉青雲兮遠逝幸攬轡以俱來庶吾心之少慰迨夫及門而迎執綬以升載脂載轄齎齎遥征服驂如鴈徒御不驚風寒惟慢日照文茵垂鶴髮兮玉潔帔鵲袍兮冰清提竿旄兮翔翥振和響兮鏘鳴疾徐適節啓處惟寧非若鋒車之促召輶車之駿奔增川原之德色生草木之精英扶藜竦道傍之快靚騎竹騰里巷之歡聲孰不以萬乘之尊一德感芻蕘之老而一車之聘百世為岩壑之榮駕言于邁入見懽如陳力行之一語為治化之根基將正武皇之心術非儒者之闊踈露盤之款或因是而少息方士之惑必因此而見誅視彼枚生浮華之詞方朔俳優之習實有負金馬待詔之需思昔

鄙綿絕之而生采紫芝之四皓胡不屑屑乎高皇
之聘乃翩翩焉遁世而高蹈詎非溺冠之辱拒人
於千里之外蒲輪之禮乃可以屈天下之耆耄武
皇久矣故業如煙慨蒲輪之安在觀青史之燁然
肆我皇朝四海一轍網羅英豪登崇俊傑聘幣起
莘野之耕後車載非熊之獵若龍吟而雲興致虎
嘯而風烈輔弼遠並於伊周謀謨尚友乎稷契綽
綽乎將舉周室澤宮之盛典豈必拘拘乎漢家蒲
輪之一節也哉

黃師郊興寧人元時試江漢朝宗賦其辭曰玄黃莫

昭文外紀前

卷三十三

四

極混沌攸分屹岷峨之西峙發天一之玄精沛靈
液以長流亘天南之綿經激逸勢以遄驅送馳波
於滄溟譬萬國之會同咸疾趨於紫宸茲江漢之
東注所以著朝宗之徽纓者歟時其春濤浩漲萬
壑流液駭浪翻空天網浮涵激三澨而霆喧浸峽
雲而影沒騰蛟鼓躍而噴風怒蜺霍揮而翳日長
驅振鐵騎之西來支流若附庸之畢集望滄海之
茫茫倡百川而全入雖百折而必東靡回波之頽
息茲非諸侯春見而曰朝于以觀王庭而述職者
乎又若陰風怒號濁浪排空巨浸稽天而浩浩驚

濤觸石以溶溶始兩川之並駕終合勢而景從雷
轟于大別之下電繞于廬阜之衝渺乾坤其浮浮
熙旭影之瞳瞳飛駭奔走紛塗山之玉帛狂瀾澎
拜集王會之琛琮茲非諸侯夏見而曰宗于以朝
京師而會同者乎余嘗快西風之曉晴駕白螭兮
西征朝吾道兮江浦夕余憇兮漢濱覽形勝之茫
茫黯寒烟兮夕汀洞庭南瀉蕩天光之一碧赤壁
東望俯洪流而下臨蜀山逶迤而送色楚澤浩渺
而于雲鳬鷺低回於烟渚葦花點綴乎寒津濯纓
乎滄浪之水游目於鵠山之岑余於是有所感矣

昭文外紀前

卷三十三

四

思昔龍門未闢環海湯湯慨尾閭之未洩肆川后
之陸梁惟聖神之測然乘四橈而彷徨經嶓冢以
導漢隨岷山而入江障狂瀾而東驚若日月之回
光迨夫乾坤清寧岳奠川會群流循徑以汨滴飛
湧摧雲以躍海各順序而安行孰奔騰而橫潰觀
物理之有常昭民彝之不昧思禹功於當年實萬
世之永賴夫觀水於穹壤之間知物有君臣之義
大而麗天之象緯微而在物之蟻蟻雖氣類之萬
殊實均具夫此理何世降於春秋迥霸圖之殊異
嗟河陽之書符秉麟筆之微意在桓文而尚爾於

楚夫何忘觀逝者之如斯能不怛怛而愧死此余
於江漢之朝宗安得不悵然而長喟惟聖元之御
極總萬國以來庭雖海隅之遐陬亦梯航而貢琛
藐余忝於楚產懷朝宗之至心鼓三汲之巨浪振
脩鱗於禹門爰寄踪於江漢聊紆意於斯文

史南曰自唐以韻賦試士而博學閑辭者流鏘
乎金石並鳴肅乎羽儀咸翔至元絢爛極矣
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名昭太常賦擬朝宗蒲
輪聘賢大道為公三子辭達麗藻文缸

李弘皋 王儒真附

昭東外紀前 卷二十三 四十九

李弘皋馬殷時為天策府學士撰銅柱銘叙曰粵以
天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召天策府學士
弘皋謂曰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
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
子孫相連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緒綿遠則
九九百年之運昌于南夏者乎今五溪輯寧群帥
內附古者天子銘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有刊
勒垂諸簡編將立標題式昭恩德敢繼前烈為吾
紀焉弘皋承教濡毫載叙厥事蓋聞梓柯接壤五
溪遺風上古以之要服中世漸爾羈縻師號猾夫

相名缺氏漢則宋均甫肇靖溪山唐則楊興師遂
開展境邇來豪右時恣陸梁去就在心否臧由已
溪州彭仕然世傳郡印家總州兵布惠立威識恩
知勸故能立三四代長百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
簡書而可畏亦無辜於太國必不啻於小民多自
生知因而善處無何忽承間隙俄至動搖王每示
令弘嘗加姑息漸為邊患深入郊圻擾掠耕桑侵
暴辰澧疆吏告逼鄙人失寧非萌作偽之心偶昧
戢兵之法焉知縱火果至自焚時晉天子大創不
基倚注雄德以文皇帝之徽號繼武穆王之令謨

昭東外紀前 卷二十三 五十

冊命吾王開天策府天人降止備物在庭方振聲
名又當昭泰春言僻陋可俟綏懷而邊鄙上言各
効命土乃以靜江軍指揮使劉勅率諸部將士以
偏師鉦鼓之聲震動溪谷彼乃棄州保險結阻憑
高唯有鳥飛謂無人到而劉勅虔遵廟筭密運神
機跨壑披崖臨危下瞰梯衝既合水泉無汲引之
門樵採莫通糧糗乏轉輸之踞因甘矜恤彭師曷
為父輸誠束身納款我王愍其通變爰降招携崇
虎感德以歸周孟獲畏威而事蜀王曰古者叛而
伐之服而柔之不奪其財不貪其土前王與故後

代著龜書伐叛懷柔改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為乃依前奏授彭仕然溪州刺史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復職員錫賚有差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遷州城下干平岸溪之將佐街恩向化請立柱以誓焉於戲王者之師貴謀賤戰兵不染鎧士無告勞肅清五溪震肅百越居平疆理保又邦家爾宜無擾耕桑無焚廬舍無害耕牧無阻川塗勿矜激瀨流湍勿恃懸崖絕壁荷君親之厚德我不徵求感天地之至仁爾懷寧撫苟違誠誓是昧神祇重予子孫庇爾族類鐵碑可立敢忘賢哲之職銅柱堪銘願奉祖宗之德弘舉仰遵王命謹作頌焉其辭曰招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誕今鑄柱庇黔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爭登若平地五溪之衆不足平我師輕臨如春冰溪人畏威思納質棄汗歸明求立誓誓山川兮告鬼神保子孫兮千萬春王儒真沅陵人撰菁茅賦其辭曰百卉之生於天地間者榮乎其類或有繁葉而疎枝亦有深根而固蒂飽沾雨露之恩足感陰陽之氣叢本則殊榮結有序是以薰蕕之不同因其品名之各異惟茲苞

芳生而異類一莖三脊拔乎其萃爰芬爰苾為祥為瑞列於禹貢之辭產乎沅江之地春秋嘗備供玉簪於是朝廷所用有司如意督工栽種培植盡誠春則長養禁說慙慙夏則採拔浣曝輕精虔恪包匭驛傳遞程群工拜送是用進呈貢於宗祀之用登乎饗饗之祭祿假綰酒薦享克誠嚮呼此茅之為美也其質甚輕故用之為祭也其禮至重蓋繫辭既有白茅之籍周秦祓復責苞茅之不貢紀聖人之巨筆衡車輪之曳踵嗟夫先王制禮後王薦修歷代未嘗萬世傳流作古今之儀範繼天地之皇猷昭誠宣化與國咸休予是思之用述其由記其功用子以示諷勿剪勿伐宜栽宜種冀其於萬斯年不失沅江之底貢史南曰臣攷諸馬伏波征交南樹銅柱富良濤飛花步瀾迴何其壯也及征壺頭則惹謗謗而新息祠矣銅柱之銘馬殷之侈心乎王儒真懷苞茅之論屈完來盟乃賦菁茅焉亦可紀也贊曰天策開府英髦雲征匡圖流詠弘舉勒銘楚貢菁茅重擬南金儒真幽坦乃以矢直誠楚紀卷之二十三

藝紀卷之二十四

皇明楊進士經筵講同修國史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憲撰

昭文外紀後篇

帝宇乾清賦

嘉靖元年

乾清宮成臣道南上賦叙曰夫乾清宮者

明天子乘龍御天衍一以清蓋宇于斯而攸寧者也

昔值闕逢闕茂之歲火沴為災邁赤燦炬金碧丹

燬燬于烈燭乃召司徒儲峙計會乃召司空營度

伊始山祗貢材水若効珍珠星協軌璧月含靈隆

輶轡紀後

卷二十四

棟複宇屹焉莫京閣規峻業煥焉復新乃值昭陽

于大荒協泰橫之庚庚惟

皇肇履璿極適崇鴻寶而茲宮焉告成天之右之神

之相之厥有倣矣乃宣奎畫乃錫嘉名炳煥赫奕

莫可殫陳於是乎易未央為啓祥景福為延祺長

樂為毓德長安為景仁咸陽為鍾粹壽安為降禧

而百子千嬰麟趾螽斯則于門焉者無逸玄真清

馥清虛則于殿焉者

欽天追先神御望瀛則于閣焉者幽風玩芳滌金臨

海則于亭焉者是故紀之爰以

丕烈垂盛美而又統之以乾清焉大哉乾乎萬物

始也

帝宇乾清賦賦曰於皇

皇明龍德紀元鴻烈承乾三精炳靈五緯循躔紫樞

允協黃儀潛旋宇

乾清而正天紀者粵百六十有

元聖之出震邁茲宮之峻玄廼其為宮也突兀巍絕

歲崑卓越苞茂約櫺穹隆選漠羅八統以為基昌

三垣其周列畫象睽辰斥濩糾盤緯窳實枚莠蔚

惹芊萬靈之所經營百工之所瞻睇其上則徂徠

昭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之松辛甫之栢隆棟言言虹梁揭揭丹榮斐亶縹

藻輶輶芝栢宛轉以承棟璇題歲垂而懸閣其中

則鄧林之栢桂海之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奧崇

窈窕丹雘晶熒山樑峻嶒而抱壁綺疏罍罍而綴

璫其下則之罍之石平圃之玉玄礪為祀黃礪為

城橫次龍鱗俯奠鷺極鉅靈鼎嶺而宣幽武羅才

于而効力於東則

日精迢遞曲栢周遮千祥薦祉千嬰迎嘉延祺孔固

毓德無涯麟趾純厚鍾粹幽遐賓義嗽于濛汜耀

扶桑之頓霞於西則

月華迤邐飛龍嶺百福淵蒼蒼百子雲征啓祥昌熾
景仁昭明螽斯蕃衍降禧灝清招望舒于崦嵫絢
若木之珠星於前則

華蓋圓纒上下紫微謹身嚴邃太乙揚輝奉天勤政
承天肅儀左右環掖東西隈墀鷄鶩振羽而冠裳
趨貌猗猗衛而祭戟園於後則

坤寧閤密仰應鈎陳都房闔爽椒寢芳芬欽安祇畏
玄武威神九娥司御六尚供宸宮正典儀而魚鑰
嚴闔人攝令而虬漏鳴以言乎南內也保泰初開
重華載啓鴻慶斯延崇質有美佳麗乾運而璿草

昭文外紀後

卷三

三

續紛嘉樂環碧而琪葩綺旒又有翔鳳之棲戴鰲
之橋紫芝瑞雲繚瓊林而陂陀澄暉漾金接呂梁
而迢遙以言乎西苑也昭和宛委涵碧離奇芭蕉
有園爲禽有池寶月臨漪而澄波泛舸錦芳翠芬
而清馥浮卮又有清虛之島廣雲之巖金虹玉露
緬承光而瞻謁飛香擁翠繞新宮而磨礪以言乎
其崇禮也則

九廟肇崇四時明禋昭穆有序禮義不倫又有
奉先太先奉慈崇先禴祠惟寅禘祫孔虔寶善噉隄
而燃燎景運氛氲而藝蘭以言乎其重道也則

文華曙啓文士晨征講進秩秩經幄明明又有
九五之齋精一之堂恭默寓警敬一含章龍馬負圖
而天矯神龜界範而昂歲以言乎其軫農也則
無逸繪宇幽風顏亭闕耕春作省欽秋成倉恒裕而
其堀其櫛門延和而如坻如京又有採桑之臺綠
絲之館集杼柚于暈翟爛玄黃其荏苒以言乎其
敬神也則

欽天賜頌追先闡謨圓蓋螭捧方趾龜扶望迎祥而
昭融長樂入安福而休明永圖又有

皇史之宸景神之殿峙石室以嵯峨展玉牒其繾綣
昭文外紀後

卷三

四

以言乎其悖孝也則

清寧崇養黻構交加石廊棕閣枕乎五華慶都流虹
渚而作京王母即瑤池以爲家以言乎其游藝也
則

武英招延金馬如雲虎觀鸞臺比扉南薰更生神感
乎太乙方朔精乎乎歲星大矣哉

乾清之爲宇也太紫以爲象則魄寶耀芒軒轅以爲
紀則天乙熒煌九宮以爲舍則森羅帝座九道以
爲陸則環抱天杠明作以重離之景昭回以雲漢
之章震耀以雷霆之威潤澤以霜露之光斗揭于

中也斟酌三垣之氣台橫于上也炳煥六符之祥
五緯以聯珠也屏格澤而垂含譽七襄以順軌也
抱璫珥而伏櫬槍宜於稷之不已神厥類之惟彰
若乃太昊獻歲姬訾司律於是乎駟蒼駟服青琚
茫南疇以崇天舍東閭以迎日龍見修瓘蟄震躬
藉變魑僂僂而驅馳游光類頽而警蹕鵠火宿次
葵文建中於是乎陳象麓奏林鍾沛嘉生于百昌
蕩協氣于六同大采晨賁少采宵崇倕倕總華千
後先洪厓連嶮而追從夷則旋杓蓐收當馭丹鳥
潛藻玄暉抱樹於是乎開總章諸太室練兵講武

昭文外紀後

卷三古

五

以威軒越勅法明罰以効震肅月窮千次星紀玄
枵主臺促景悲泉流飈於是乎載黜旃抗招搖類
四氣以會冥保玄歛五行以屏沴祛囂羗茲宮之
秘靈啓

神聖而冥京矯燁燁絕絕而翼翼夫亦法象乎泰清
翕霍錯愕殆不可名浙瀝霰霄眩眩迷睛匪木妖
之是誇將天精之式明豈德榮之弗華抑紛淪而
鬱湮卑昔合宮黃啓衢室堯咨鎬營洛卜世德咸
宜昭陽建章淑風茫若栢梁既災并幹猶度馭安
臨盪杓詣發越繚雲龍其駸駸嘯金虎之渡累舍

元昭慶文泰華清會昌甫崇麟德是經麗正承暉
靜安宿成九成環繞于白華萬春爛熳于玄英嘉
瑞嘉福湧翠湧金景靈昭曉而仙韶垂拱終繹而
徽音嗟百代之創造與九祔而重輕苟理本之弗
事從壞謫而鴻紛遠取象而幽贖角昌被以侈榮
豈若茲宮之欽若上得壹而泰橫爰有銀甕丹竈
璇英碧英枝斯玕琪玲瓏璵琳日際月竈冰霜
瀛編鬋與蔭罔不來臣奇肱御颯而獻珎飛頭乘
颶而貢琛爰有開明吉良素威紺章比翼斯偶比
肩為行河泊負圖海靈呈祥赤鵲白鵲迴游翔揚

昭文外紀後

卷三古

六

耆童司火而翻地軸熏池運水而通天梁爰有醴
盤璜掌山膏石棋當康兆年當扈來儀群青畢遁
萬福惟棋天行日流玄化旁施上嘉隆古敷敷熙
熙是迺

乾清之統天而豈徒窮極靡曼以為奇重曰大哉
乾元得一以清崇峻極兮古聖法象被袞垂旒馭廣
莫兮於昭

皇祖天德孚乾軼三五兮於穆
成祖懋彰化理耀神武兮肆若
真主時乘六龍行變化兮陰陽為端鬼神為機澤華

夏考表正百官均平萬民穆以雍亨玉帛日域

被海表咸玄同亨椒室流虹挂宮炳星

帝繼離亨丕承休烈丕顯嘉謨永無期亨臣庸作歌

以紹往哲垂來裔亨

大祀圜丘賦

嘉靖庚寅十一月丁未

上御齋宮禋祀

皇天上帝于圜丘臣道南奏賦疏曰伏攷洪武四年

十一月丙辰我

聖祖高皇帝祀昊天上帝于南郊諭群臣曰帝王奉

聖文錄紀後

卷五

七

天以君臨兆民當盡事天之道今朕以冬至祀圜

丘夏至祀方丘以報覆載之大德惟夙夜寅畏冀

精白昭格庶陰陽和風雨時以福斯民五年十一

月辛酉祀

圜丘禮成于儒臣咸為歌頌宋濂序曰

皇上據禮經洗千古之陋每歲親升泰壇昭事

上帝恪恭寅畏有赫其臨陰歛陽舒降其風雨覃及

寰宇物無疵癘聲歌之發非其時乎冬至

天降甘露于圜丘

聖祖親製為諭命儒臣各咏其事以彰歌美至十年

觀心亭成

聖祖復命宋濂記之臣嘗莊誦竊嘆以為我

聖祖之垂諭于下也惟以格天福民為念而當時儒

臣之納忠于上也惟以順時澤物為言視唐虞之

君俞寓警戒于賡歌商周之雅頌存敬畏于祝願

其道一而已矣恭惟

皇上體法

聖祖光復圜丘之舊制祇承大報之盛典率典禮樂

允協神人甘露風降于往時雲雪應期于邇歲嘉

禾秀麥熟見禎祥雲慶河清祥形歌頌是故天心

昭文外紀後

卷五

八

欲豫人心懼忤固有徵矣然上天以好生為心人

君以大生為德易大有之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

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无妄之象曰天下雷行

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咸之象曰天地

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泰之象

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今天下疲瘵困苦之民與夫遷謫悔悟

之臣數窮理極陰剝陽復興其時也

皇上憲天聰明體天發育直茲陽長之候渙頒仁覆

之恩建中致和以孚大有之義體信達順以推兄

妄之誠感山澤之威而膏澤遍敷于四海交陰陽之泰而協氣克暢于兩間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邦其永孚于休矣臣荷蒙

聖明簡列侍從執經講殿仰知

帝學之淵源珥筆詞垣快睹

宸章之炳耀惟天為大煥乎其有堯文如日之升允

矣其躋湯敬臣職專紀載喜溢愉揚茲遇

郊禋精意之時上獻

聖德純誠之頌昔宋臣范鎮有大報天賦宋祁鄭鮮

有園丘賦乃倣其體裁繹其名義謹撰

昭文外紀後

卷二

九

大祀園丘賦賦曰大矣哉乾元之至神也混沌未分

太極涵乎其精闔闢既形至化運乎神明於是乎

二氣凝四象著五行順三才具周流六虛而冲漠

寥闊曲成萬物而龐博博俗是故明明在上帝宰

命以覆群生赫赫在下君建極以牧萬民儀而式

之宜無聲而無臭化而裁之寔並育而並行粵稽

諸古代作神聖義農獲元軒正堯欽后以授

時舜時幾以勅命禹惠迪以叙功湯昭格以躋敬

文緝熙以順則武祗承以執競是故其事天也或

則圖推策以觀玄化或被袞垂旒以象蒼昊或洗

心澡德以將明馨或報本反始以彰靈造蓋圖丘之祀與天同體誠悠久而無疆命於穆而不已遐哉邈矣其所由來者遠矣我

聖祖高皇帝首握真符肇建園丘于中都時則月璧

星珠樹駿業而訐鴻圖暨定丕基載建園丘于南

畿時則海潤雲輝華虎變而乾龍飛追我

皇上敬天法

祖執一御萬超三邁五出震繼離以申巽命履恒昭

賁以開泰宇乃歲上章貞于攝提月臨孟陬日會

姬甯

昭文外紀後

卷二

十

皇上淵衷默契睿思先知昭告

皇祖穆卜泰蕃協靈龜之攸吉測顯象之咸宜乃稽

彛典發明綸下疇咨旁周詢天章燦爛而星斗輝

宸藻溫潤而雲雷屯于時親而宗藩貴而勳戚近而

六卿庶而百辟內而黔黎外而蠻貊罔不遍觀厥

成允承休德胥與觀耿光而揚大烈也乃于仲夏

日之方中律旋筵賓令屬祝融

皇上致其精誠達于昊穹乃命宗伯乃召司空該良

辰以爰始擇吉土之是崇乃啓郊壇詣天門闢九

道循三垣土圭測景部正方位水泉定勢而登平

原于時封人畫疆匠人營域山虞掄材土方辨脉
雍氏芟草柞氏攻木罔不悅以趨事勤以効役胥
與贊

皇謨而宣帝力也乃于仲冬月之既朔大工告成興
情咸樂

皇上夙興恭視益東虔恪乃駕鸞輅乃次龍輿步台
階以周旋瞻泰時之遼邈乃陟太微謁上玄躡黃
道凌丹墀于時曙旭熹微祥煙曉霽文列鸞班武
聯虎隊萬旅忻躍兆民惟戴罔不合辭彌慶同心
興愛胥與頌成功而歌

昭文外紀後

卷三

十一

昭代也是故以言乎其為制也其內則三成切雲九
陛干霄四門闔闔而還迢迢爰有雕玉為欄綺右
為祀碧瑤為砌玄礪為城南箕北斗而魄寶華西
奎東壁而瑤樞麗其外則神庫闕仙神厨整潔天
池滄漭天井清冽爰有篝燈之臺望燎之爐宰牲
之所滌器之區涼飈披拂而陰幽潛佳氣葱蔚而
陽明乎是故以言乎其為位也

天帝端嚴宸極正中神牀嚴肅御座豐隆爰有
皇祖配位龍椅交張臨之在前質之在旁洪功俊偉
而放勳齊峻德廣運而重華光其次則大明朝嘏

王宮兆東夜明夕魄冰鑑懸空爰有經星緯星周
天在茲雲師雨師風伯雷師九虛縣眇而霞馭翔
萬靈翕合而飈車馳是故以言乎其為禮也其器
則蒼壁瑩澤玄酒澄清帛出絲爵醴玄英爰有

太尊著尊山壘犧尊太牢少牢太羹和羹質用陶
匏而古制存藉用藻秸而淳風形其節則太常贊
禮太祝宣詞典瑞捧玉典祀陳儀爰有鬱人薦鬯
幕人張帷司烜取燧司尊奠醑駿奔對越而精意
歆升降拱揖而矩度宜是故以言乎其為樂也其
器則玉斯編磬金斯編鐘祝歌斯才琴瑟斯桐爰

昭文外紀後

卷三

十一

有搏拊鞀鼓簫管塤箎于威武佾羽籥文麾龍濠
偕鳴而六變格鳳笙迭奏而九成儀其節則黃鐘
乾父林鐘坤母子已陽律午亥陰呂爰有清宮清
角清羽清商韻諧雲門氣應星房天樂鈞韶而清
籟發地雷奮豫而元聲揚倚歟盛哉我

皇上之受命于皇天也純粹天性剛健天行含宏寬
裕而體元以敦仁者如春之生齊莊寅畏而嘉會
以崇禮者如夏之亨弘毅嚴重而濟物以由義者
如秋之成淵微宥密而貞固以建功者如冬之貞
沛乎其優渥而兆民被其澤也如雨露之恩赫乎

其震肅而四夷服其威也如雷霆之聲卓乎其中
正而萬世以為法也如二曜之明煥乎其炫耀而
萬國觀其光也如列宿之精我

皇上真與昊天為一道矣昔者黃河清于丁卯慶雲

見于庚辰甘露垂于戊子五星聚于甲申靈臺三

白于己丑瑞麥五岐于庚寅于祥駢集萬寶畢呈

豈恃豐而罔戒寔有大而不矜仰參乾運允協

皇心謙以保泰約以持盈功以學懋志以道寧盱食

而日既吳宵衣而夜嚮晨茲當長至大報中升先

事而躬習禮儀屆期而特視犧牲致齋而顧諟天

昭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十一

命禋祀而克享天心肆赦大賚而天德好生慶成

大饗而天道咸亨是故至誠無息至德無垠至仁

無外至治無形至禮無讓至樂無聲而開我

皇明億萬載之太平也臣稽首頓首迺賜言曰於皇

皇天萬物之祖峻極高明溥博悠久於皇

皇祖萬世之師道超今古威震華夷

皇天春命

皇祖垂祐篤生

聖人宜作元后入紹大統首正大倫惇典庸禮發政

施仁祇復園丘肇崇陰薦祥開台斗光回雲漢禮

全大體樂備元聲俯升燔柴仰歆太清燕舉慶成

上下交泰湛露香凝需雲瑞霽顧茲陽長元氣發

生陰陽和暢日月貞明大號渙頒對時育物省後

蠲租闡幽宣鬱登崇俊良秩正紀綱百度惟貞四

吏來王惟德動天惟天監德

前星炳耀子孫千億惟孝法

祖惟

祖配天水錫胤祚億萬斯年賦上

上褒答曰覽奏足見忠愛賦留覽

二十六日禮部尚書李時履奏為

昭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古

欽奉事今日午時伏蒙遣司禮監官齋捧

聖諭云這是道南所上園丘賦朕覽之甚嘉悅卿係

禮官可詳看來聞臣看得道南所撰賦文詞雅麗

義理純正中間鋪叙

聖制闡揚

聖德極為詳備古者聖帝明王凡大典禮之行必有

詞臣之作以昭一代之盛今茲大報之禮之行實

千古之曠典道南之作似不可無足見本官効忠

愛國之意合命內閣詳看發送史館以備采錄謹

將原賦一本封進以聞

上親批曰這賦著史館纂入

帝苑農桑賦

辛卯八月十七日恭遇

皇上親祀

帝社帝稷于西苑簡命勲輔卿佐暨臣道南凡十一人充陪祀官禮成

上御無逸殿面諭錫宴既而周覽幽風亭

駕始發且猥以末僚遭茲盛典

天顏咫尺叨陪晉書之榮

帝春殊常申錫需雲之寵駿奔兢惕燕樂揄揚臣誠

昭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十五

懽誠忭稽首頌首上言伏以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民之厚生惟衣與食蓋耕桑為王業之本而土穀咸坤祇之靈稽古神農肇作耒耜思文后稷率育來年公劉古公紹厥勲王季文王弘其緒惟成王守文武之基業故周公陳稼穡之艱難在書則叙商之三宗以及于祖烈於詩則述豳之七月而采其民風啓八百年有道之長遺千萬世無窮之利厥後藉田發而號公納牖敷言至于蠶績休而褒妙厲階典刺勸懲具在龜鑑攸存歷考垂訓之格言實為傳心之要法茲蓋遇我

皇上體天地之大生備聖神之至德敦庸五禮

郊廟之典告成軫恤三農軍國之需攸賴敷求禹則

聖祖紹田功于中都之鄉丕顯文謨

文皇啓邦土于西苑之地仰懷世德上感淵衷顧

仁壽之宮原可以樹桑而播穀御昭和之殿室于時

撫景以揮毫奎文燦爛乎龍光雲翰輝煌乎鳳翥

對時育物相土命官首營

帝社帝稷之壇次建省耕省歛之所殿名無逸恒操

祇畏之心亭扁幽風益勵憂勤之志爰修蠶室更

築桑室倉恒裕而百穀用登門迎和而諸祥畢至

昭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十六

靈鵲雙儀于皇闕誠哉孫子之昌嘉禾連穎于天

田允矣神祇之貺乃屆仲秋之月爰諏穀旦之辰

慶平秩之西成追報賽於前古禮文裁於

聖制孔惠孔時樂律發乎

宸章盡善盡美至誠克享明德惟馨伏望

保泰持謙令終有淑

履豐思豫永觀厥成建皇極以福庶民遠邁周邦之

盛懷重華而光

列祖永孚虞載之休臣謹撰

帝苑農蠶賦曰絜

皇明之啓運肇農蠶以耕織惟王業其根本惟民生
其衣食曰無逸而乃逸茲先務之為急關地利以
無疆法天道之不息惟我

德祖爰卜京土衍額頤之首爾派句容於江汭惟我
懿祖心約田里邁種德於幽潛穆玄風乎太始惟我
熙祖渡淮寓泗履險危以多難垂令聞於不世迨于
淳皇乃遷東鄉崇朴茅茨感異麥場靈應駢臻而載
震載夙祥徵長發而俾熾俾昌篤生

皇祖受天之祐乃聖乃神乃文乃武風雲景從而三
靈協助日月真明而五星順度惟歲壬辰鍾離之

昭文外紀後

卷五

七

村釋耒耜而造邦歷百戰其績紛惟歲乙未金陵
之地盡疆理而經野崇九鼎其顛顛惟歲丙午莫
璧園丘論

太子以穡事啓農工之是憂惟歲壬子瘞琮方澤戒
后妃以素服虞蠶工之弗克惟歲戊申胙土發秦躬
耕藉田而意喜斯興惟歲丁未禱雨致祭親蒞雲
壇而虔恭益至

邁視撥揆其如傷觀穫後苑乃召鑾坡轅警蹕而
弗御詢留畬之如何蓋我

皇祖首物冠倫積功累仁欽天禮神養賢牧民而佑

啓億萬載之太平者誠務農蠶為之本焉者也惟
我

皇上同符

祖德修六府而重土敘叙九疇而爰稼穡歲惟辛卯
月惟季春大昊司令勾芒應辰條風時來而玄鳥
降協氣日至而倉鵲鳴是月也月惟巳丑木宿角
垣乃駕鑾輅乃抗龍旂軫東作之伊始指西苑以
來觀于時歷

文祖之宮原思開創之蓋業乃召輔臣乃召宗伯對
時育物而胥豫胥游相土耕方而爰經爰畫爾乃

昭文外紀後

卷五

八

御昭和之碧殿臨太液之清波

宸翰飛灑於雲霞天章輝煥乎星河是即帝堯之間
衢室而授民之時帝舜之訪總章而勅天之幾也
是月也日惟辛卯上宿畢觜乃諏蜚氏灼元龜諧
蓍人揲泰著相陰陽之攸吉區原隰之咸宜于時
昭告於

列祖宣令於百工乃召司徒乃召司空遴師贊謀而
土圭以測匠民効力而水臬是從爾乃蠲

帝社以統五土營帝稷以統五穀敷施元始乎乾化
煦媪貞成乎坤育是即周雅之歌豕上而為國祈

祀戴記之紀王社而為民介福也廼又建無逸殿于仁壽宮之前棟隆元吉材良孔聖藻繪敷素結構縣中揭

獻皇農家之詩以彰先德之兢惕旁列周書無逸之篇以述古人之艱難于殿之前亭曰幽風飾不遇華制不侈崇奎圖赫奕鉅碑穹窿咏公劉之勤苦表姬旦之精忠昭昭乎炳蔚如虎豹煌煌乎天矯如虬龍也廼又建迎和門于仁壽宮之東璇題映旭黻稅飛虹軒聳特起周遭旁通仰穹端于泰清以達風露之氣俯壤倪于泰寧以贊水土之功于昭文外紀後

卷五

十九

門之南亭曰省耕平時曠衍方池湛清風興自宮時往于亭鴈田畷其至喜勞農夫之可矜謁諸平翠華之光被鬱鬱乎黃茂之葱菁也廼又建恒裕倉于仁壽宮之比我黍與與我稷翼翼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乃求千斯倉以供神明之祀乃求萬斯箱以備軍國之實于倉之側亭曰省歛萬寶豐於百室充贍夜漏向晨宵衣待旦嘉平秩之西成幸梁明之足薦忻乎免下民之怨咨蕩蕩乎乎上帝之申眷也其種桑之園則于彼宮垣之西蔭綠樹之扶疎暢青陽之歲稔既培佳廩復翳茂楸難

氏芟其繁蕪作氏疏其荒蕪其採桑之臺則于彼軒墀之陽躋崇基之靈時攀赤條之遠揚取彼曲植執此懿筐儉勤取則乎分女莊恪遺戒於魯妻其飼蠶之室則于彼殿庭之陰屈鳳輦于嘉月集繁婦之如雲叢箔班班密葉蓁蓁

帝純服之所自出后鞠衣之所由成其綠璽之館則于彼蠶室之區含天駟之真精監織女之靈輝七襄成章三盆就絲西陵氏創其緒業宛窰氏淑其範規是故坤儀靜專以亮乾元之化陰教明章以宣泰陽之亨緬思古人實獲我心苴覃樛木克成

昭文外紀後

卷五

二十

內治僉斯麟趾垂裕後昆其所關係者大矣其所由來者遠矣倚輿盛哉我

皇上之重農蠶以為天下先也夫其成功於苑中也經始于春暮就緒于秋仲樂庶民之子來歆百神之罔恫其中則東有萬春麗春永壽長春接珍膳而五穀馨西有延壽景福安喜仁和豫延和而百祿多其外則東有樂成崇智涵碧翫芳俯臨清而鳧鷖翔北有仁智介福凝和承光望廣寒而草樹香乃若金鰲玉竦積翠堆雲星橋迢遞於滄溟金露玉虹方壺瀛洲危亭屹屹於玄丘擁翠飛香太

素歲寒華楣岷嶭於紫壇遠趣會景澄波映輝黛
梁曉暖於翠微至於兔園之山龍洞之泉環琬琰
琤平石林珠璣絡繹乎水簾鯨海之嶼鷗沙之渚
菰荇參差乎流洲芝蘭芳郁乎平圃是皆我
文祖經營之豐址是故務本之訓德音在耳颯颯乎
萬善之紀也我
宣廟游觀之靈囿是故織婦之詞嘉謨如舊明明乎
三接之畫也我

皇上尊
祖敬

昭文外紀後

卷十四

主

宗參天兩地駿烈邁乎百王鴻猷微於萬世是故祈
禮行于春也克慎厥始報禮行于秋也克成厥終
樂章裁于

聖制儀節定于

宸衷至止肅肅有來雍雍武昭蟬而簪纓整飭文鶴
鷺而環珮春容晃鍾鼗鼓龍遂鸞蕭鏗鏘其並奏
彩輦丹篇朱于玉戚綴兆其來同三獻方升百禮

既崇

主拜於前臣拜於後觀

天顏于咫尺誠動於此幾動於彼

帝祇之感通昔者韶鳳儀虞神能啓唐赤鳥關周玄
鳥生商德盛者其福備祥多者其國昌我

皇上體信達順建中致和天惟降康而載錫甘露地
不愛寶而屢清黃河宇甸疊呈夫瑞麥天田彌獻

夫嘉禾靈鵠雙翔

帝座兆前星之曜郊禋特舉仙源澄必海之波迺知

一敬立萬善備矣二氣和萬物育矣三農成萬事
具矣四靈至萬神應矣五福膺萬祀永矣臣拜稽

首以矢其音歌曰

帝德高明兮配天惟天資始兮錫茲豐年

昭文外紀後

卷十四

主

帝德博厚兮配地惟地資生兮登茲廣利

帝德祇慎兮法

祖惟

祖垂統兮申茲多祐

帝德純孝兮顯

親惟

親遺澤兮昭茲至文吁嗟農蠶兮

帝苑西天施地成兮萬國重熙噫嘻謨訓兮

帝苑中

祖澤

親仁子萬世攸隆賦上

上褒答曰覽奏足見忠愛賦送史館采錄

瑞應河清賦

嘉靖戊子冬十一月日道南上疏曰臣嘗誦我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凡有事于

天地宗廟社稷躬臨禱祀親撰樂章至於機務

之暇詔閣之儒法從之僚日侍黼座

上時揮灑宸翰著為文章如甘露河清嘉以神龍悉

令詞林為之紀述故當時諸臣如宋濂則有膏露

頌解縉則有河清表劉基則有瑞麥頌至永樂間

昭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王直則有甘露詩楊士奇則有河清賦梁潛則有

騶虞歌宣德以後編撰日富皆能即物窮理而辭

以達意隨事罄忠而美不忘規古之太史陳詩內

史納誨官師敷典誓御呈歲左右載筆以紀言動

上下交修以成德業其道類如此

皇上敬事天地體法

祖宗至誠格乎神明大孝達於天下天惟顯思其露

已應地不愛寶黃河載清諸福之物可致之祥固

將存至矣適者

聖心警惕軫念農功憫旱蝗之為災祈雪澤之蚤降

昭告都宮露禱郊壇既致懇于山川旋竭虔于社

稷躬勞步履神監精誠顧茲一陽之時豫占三白

之兆臣臣胥慶中外咸懽信有超於古帝王之上

矣臣又聞之天地交而後萬物生君臣交而後萬

化行易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

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

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

物萬國咸寧蓋言天地有太和之氣人君當體乾

以象之也禮運曰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

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

昭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

靈以為畜蓋言天地有六順之應人君當體信以

感之也伏願

皇上體乾行健以象天地之太和體信建中以達天

地之大順靈應已臻敬畏匪懈位育益至參贊懋

隆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百官和於朝萬民和

於野而虞廷喜起之歌周室卷阿之頌實有望于

今日矣臣謹等史館忻觀嘉禎竊效揚士奇河清

賦謹撰瑞應河清賦賦曰歲在疆圉辰大淵獻律

旋大呂初回斗建靈飈蕭瑟兮瑶林慶雲葱鬱兮

銀漢星珠聯今月壁揚輝山祇順兮海若貢晏

天子乃闢彤闥臨紫殿御金牀懸玉璚排龍旂列維
扇寶典法象乎天地奎章噬嗑乎雷電千祥集而
寰宇寧萬象呈而泰階轉是月也惟河之南爰有
靈寶惟山之西爰有葑城惟二邑之民牧惟兩省
之守臣偕千萬人而往觀越五十里而河清慶卜
筮之云吉肅置郵而上陳於是爲禮曹集詞林稽
往蹟究遺經度輿鑿圖坤靈觀京房之傳則兆盛
治而天下平述李康之論則錫元胤而聖人生僉
謀既協稽首颺言夫其爲河也源於火敦而星宿

昭文外紀後

卷十四

主

燦爛委於陽紆而波濤混茫濬於于闐而葱嶺龍
從合於忽闌而蒲海汪洋渚於沕澤而赤賓蕩漾
經于崑崙而玄圃崢嶸爾乃抗之以積石南至于
華陰屹之以底柱東至于孟津決瀼洩浹於潼關
之險沸潰灌漑於平陸之濱沖融沆瀣於桃林之
渡溲瀉浩汗於函谷之村其始也榮光下燭灝氣
上蒸沉淵類鏡恬波疑氷望龍門兮如注宛鳳沼
兮同澄陽侯乘曰螭兮安以不擾馮夷駕蒼虬兮
寂若無驚其繼也素練昭回玄晶瑩潔璫璅瑤華
繽紛玉屑陽烏浴兮清泠陰兔升兮寒冽川湄

貝閣兮湛爾躍金澤虞屏蜃市兮炯然凝雪又其

既也彩虹映川景星輝流滙通三島溲達十洲擬
圭璧兮色純滋土穀兮功優天吳薦敷綃兮皎如
栖鵠罔象索驪珠兮狎以招鷗是蓋河清之大槩
而河泊之所受命而懷柔者也昔者庖羲則龍圖
而畫卦夏禹演龜範而叙疇殷湯承玄鳥而都毫
姬武感白魚而造周成王卜洛營而瀍澗攸翕漢
主握鑄璧而秦雍是丘凡帝王之創業而繼統皆
鬼神之助德而成謀乃若李尤誇炎緒以作銘鮑
照敷宋功以呈頌范雲懷德水以宣謠應瑒美靈

昭文外紀後

卷十四

主

河以興謳輶芳華以爲美諒貞誠之能動乃若長
孫值貞觀以集慶晏殊遇祥符以修詞仁裕表清
漪以具疏文叔采瑞應以陳詩鳴治化以爲榮操
觚翰而敷辭歷閱瓊編窮蒐玉笈河清之瑞後先
稠疊蓋未有如我

明之盛德大業玄功不烈以契乾符以合坤策焉若
也繁昔

高皇奮揚神武迅掃胡塵乃屠維作噩黃河肇清爰
以勒之金石揚駿惠而流鴻聲繁昔

文皇光闡至文表章聖經乃旃蒙攝提黃河復清爰

以播之絃誦嗒然瑟不調紫瓊肆若

聖躬誕育黃河肇清江漢毓靈軫儲精乃歲闌逢
浥灘履昨之辰五星聚而三垣輝七緯順而九道
平乃今禮典告成黃河載清赫赫厥聲濯濯厥靈
乃歲著雍渾敦履端之春協氣郁而四靈從甘露
降而諸福呈蓋河清之為瑞首也以言乎其蓄也
厥蘊孔厚以言乎其發也厥施孔臧以言乎其功
也厥緒孔茂以言乎其祉也厥兆孔彰以言乎其
上也脉絡貫乎天津而無間以言乎其下也膏液
資乎地利而無疆以言乎其近也叶少海之期而

昭文外紀後卷十四

壬

前星炳耀以言乎其遠也並泰山之礪而磐石安康
足蓋受精于天地錫祐于宗社而開億萬年
長發之祥也臣乃矢詩以遂歌曰於昭

皇祖德純粹精克勤克儉乃聖乃神景運既協昌祚
允新魏巍莫並蕩蕩難名吁嗟河兮肇啓其徵保
佑自天純嘏惟申於赫

太宗受命溥將文謨不顯武烈彌光下修人紀上振
天綱萬國咸寧四夷來王吁嗟河兮載發其祥保
佑自天純嘏惟昌於穆吾

皇緝熙光明至仁享帝大孝享親言以道接志以道

寧禮樂定序天下中興吁嗟河兮快覩重清億萬
斯年萬福咸臻賦上

上褒答曰覽奏具見忠意賦留覽

瑞應靈雪賦

嘉靖己丑春正月至二月不雨

皇上禱雨郊壇時臣道南校藝春闈弗獲扈從暨冬

十一月雪未降

上復率百官露禱于

天地宗廟社稷祀事甫畢雪大降禮部請稱賀

上弗允既而懇請乃允之雪復大降於是翰苑官坊

昭文外紀後卷十四

壬

侍從儒臣各有撰述臣弗佞乃倣

國初諸體謹撰瑞應靈雪賦賦曰歲次己丑月臨仲
冬日耀星紀律應黃鍾玄英已屆則萬象含輝素

雪未降則三農望豐惟

皇淵懷乎乎大造睿思發乎至誠軫田功之至重惻
歲事之將興乃命宗伯勅太常蒐典訓布儀章參
人繹兆華氏諏良協龜謀之從吉觀龍翰之飛童
乃昭告宗閤祇宿齋官玄袍素履以示謙約凝神
定慮以秉寅恭避極闕而廣樂不作減珍膳而鼎
食弗充天之監之神之聽之固已潛孚默契於聖

心之至正大中矣于時月之既望夜如何其宵嚴
虎旅夙駕鸞車屏攝提之星旃滅招搖之虹旗知
事天以簡為貴而交神以敬為宜惟一德之馨香
詔百辟以追隨乃謁天門詣泰壇降翠輦撤青鑾
庭燎列炬御爐焚蘭龍行蜿蜒而雲氣從鵷班拱
衛而星華寒乃躡台階朝席座祥煙繞清飈作玄
酒無文太羹不和裸將孔時而蘊藻宣祝誦惟虔
而文詞播乃祈先農祠太歲對諸神走群祀杲旭
方升同雲儼翳必躬必親而罔有怠來格來饗而
靡不至是日既夕

昭文外紀後

卷十四

二十九

皇心未寧乃候玉漏啟金闕且家土竭精禋寶月猶
懸璇宿微明朔驪駢起而栗烈靈雪忽降而飄零
始而觀之掖庭嬋映秘閣玲瓏瑤華燭曙珠屑淒
空驟雲師而隨太乙驅風伯而奔豐隆徐而察之
河海增深山嶽培高瑩如鷺羽紛若鷺毛松濤鳴
而凍氷壑梅暈發而凝江臯既而美之五夜疑書
三冬似春衢翻縞帶林積玉塵陽阿崇而瓊丘炫
陰山幽而琪樹新是故其為靈也陰陽主宰于混
沌鬼神運用于冲漠以五行為機杼以四象為宗
籥以太虛為堂室以大地為城郭黼黻之以雲漢

之文章綺疏之以草木之花萼融結之以雨露之
精英潤色之以冰玉之潔澤惟

皇克享天心允乎帝則山祇薦祥海若貢祉而萬物
仰其光華珠星協軌璧日合度而四時均其氣節
是以至和氤氲大順顯形嘉生丕降萬寶告成螟
蟭弗沴蜮蜮罔形而兆茲靈雪之禎也於是在朝
之臣從而頌曰桑林之禱傳之成湯雲漢之惟美
諸宣王彼惟禱兩自古有光矧今靈雪農夫之望
於昭我

皇保有萬邦天監明德神錫嘉祥上祝聖人永建綱

昭文外紀後

卷十四

三十

常前星有曜萬壽無疆在野之農亦從而頌曰康
衢之謠帝力罔知擊壤之歌君德無私惟彼同雲
周家之詩矧今靈雪適應其期於昭我
皇勤勞萬幾天惟降康神之格思上祝
聖人永作君師兆民有賴萬壽無期賦上
上褒答曰這所奏賦留覽

瑞應白鵲賦

辛卯秋八月河南鄭府獻白鵲二

上嘉茲靈瑞乃命禮官蒐彞典詠吉辰昭告

九廟荐呈

兩宮仍宣示百官于

左順門諦觀賜以大庖珍膳臣伏攷諸

仁宗為儲皇時有白鵲之瑞乃命官僚撰表上賀揚
士奇云與鳳同類踰踰于帝舜之廷如玉其輝皎
皎在文王之圖

仁宗覽之喜曰此真帝王家白鵲也仰惟

皇上玄德格天至仁育物惠靈群動化被萬靈是故
禽鳥感氣純白昭輝不于異域于中州不于他所
于宗室天之錫純神之介祉於是乎有徵矣臣謹
撰瑞應白鵲賦賦曰肆

昭文外紀後

卷五十四

圭

后皇之純祐兮嘉申命其用休協氣網緼于上玄兮
靈鳥翱翔于中州夫其始而敷育也翳桑土之綱
繆營巢枝以結構蒿祗宛委以毓禎川若縈紆以
埤厚醞釀之以陰陽之元和煦嫗之以鬼神之奇
秀繼而習飛也振羽翰於碧霄擬純白於素絲占
易象而敦賁无咎徵戴記而北玉斯輝其來儀也
辭瀝澗之清泚飲河洛之甘泉函以珮籠而脩脩
其縈飼之琅實而臨臨其鮮爾乃遵渚鴻之雲達
度澤鶴之煙臯漸彤墀而迴繞于鵲鵲之觀入紫
圖而振拂于翡翠之蒼爾乃測銅虬之逆漏焚寶

鳴之蘭膏啟宗宮而睠映于翔鳳之閣獻

祖禰而周遭于戴鰲之橋爾乃敞魚鑰于重闈列龍
牀于夾陛

慈顏燕喜而頌騰于禁掖之庭

壽極輿迴而歌永于鈞陳之地爾乃

詔文辟之鵲班偕武衛之鷹揚薄言往觀而振振若

西雍之驚亦既集止而踰踰如虞室之凰于時睹

天顏之懽霽灑

宸翰以昭宣蒐靈囿于往蹟紀殊禎於萬年臣拜稽

首賡載歌曰際軒皇兮御璿圖玄扈未游兮文明

昭文外紀後

卷五十四

圭

乎翳舜帝兮協鈞韶彩鳳來儀兮化理昭於皇

文祖兮紹往聖靈鵲肇見兮受天之命於皇吾

皇兮紹

烈祖靈鵲載符兮繩其

祖武賦上

上褒答曰覽奏具見忠意賦留覽

瑞應白兔賦

壬辰十一月既望四川撫臣宋滄獻白兔一臣道

南上疏曰臣謹按永樂十七年夏白鳥巢于京府

時輔臣楊榮等連篇歌詠金幼孜頌曰昔在於周

流赤騰芳孰若今日變白為祥蓋以彰我

太宗文皇帝精白之德上昭於天是故休徵見於羽
物本乎天者親上也宣德四年春玄兔貢于西陲
時尚書夏原吉等連章表賀金幼孜頌曰眷彼西
陲貢同內地望舒流彩玄真表瑞蓋以彰我

皇宗章皇帝純一之誠下徹于地是故休徵見於毛
物本乎地者親下也恭惟

皇上至誠格天地玄德通神明紹

列祖之徽猷建大聖之鴻業往歲禎祥疊見蓋自謙
冲邇時妖孽退舍彌加兢惕是蓋仁愛已至迪吉

昭文外紀後

卷三

三

有徵寅畏克崇迓休無極適逢一紀之首豫占諸

福之臻顧彼西川獻茲上瑞鰐龍孚應靈兔來儀
皇上之盛德洪烈蓋先後一揆矣易泰之象曰天地

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
民蓋言仁恩被于民協氣充而天地泰也无妄之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蓋言仁澤及於物休徵見而陰陽和也尤願

建中凝和履約保泰懋敷皇極位育兩間祇承
純命照臨萬國臣執經講筵以獻納為務載筆史局

以紀述為職昔唐韓愈進白兔于彭城宋呂端賀

玄兔于開封而權德輿撰表王著撰頌傳之史冊
垂於無窮矣夫愈為名儒端為賢相皆能隨事納
誨體物陳規上下交修以成至治災祥必著以垂
永鑒視原吉幼孜若合符節臣不揣孤陋竊希古
人註撰瑞應白兔賦曰惟

聖皇之建皇極兮協五紀而昭庶徵氣機潛運於宇
宙兮德馨幽達乎神明慶雲見而寶靈凝兮天一

以清黃河潤而瑞麥登兮地一以寧歲正壬辰兮

月臨己酉野人獲瑞于西川兮祝

天子之增萬壽日迎長至兮星躔析木守臣貢瑞于

昭文外紀後

卷三

三

北闕兮祈皇天之錫萬物是故茲兔之為嘉瑞也

其始也金莪嶙峋錦水渟澄山祇孕奇川若儲禎
測玉衡之流緯占瑤光之降精月御委其胚胎而

毓乎素灝之英天孫裁其機杼而被以白貴之文
其繼也朝栖蘭皋夕飫夕田水毫皎潔霜露柔鮮

翔碧鷄于巖嶠侶縞鶴于江塢魚鳬赫其威靈而
裒以沆瀣之露蠶叢炫其藻采而浴以清冷之泉

其來也金龜倏動寶魄初輝發蹤玉壘澡色瑤池
邁越裳之素雉陋黃支之文犀虞人飼以芳芻而

劍閣千關之遐遯鄙人函以雕籠而皇華四牡之

驅馳其至也陳于彤墀列于紫廷日華曉映霞綺
繽紛燦西奎于昆圃耀東壁于蓬瀛臺史諏乎良
辰而恭著元龜之允協儀曹鬼乎曠典而靈圖秘
牒之周詢惟

皇至誠淵默至德讓冲親茲景貺彌切粹衷奉先思
孝秉禮益恭感三靈之駢錫迺諸祥之來同龍翔
鸞翥而電燭于重瞳虎炳豹蔚而風示乎百工於
是館閣之臣侍從之員職載彤管事紀青編載忭
鰲以忻躍效雕蟲以颺言有誦韓愈之言者曰兔
為仁獸性慧且馴既殊乃質自超厥群蓋聖人之

昭文外紀後

卷十

壬午

洪仁覆穹端載壤垠是即帝堯之朱草榮而玄筵
芬也有誦權德輿之言者曰兔為明視體白不緇
純孝所感聿應昌期蓋聖人之達孝萃明裡綏純
嘏是即帝舜之鳳凰儀而百獸舞也有誦張浚之
言者曰兔乘金氣被白含文久隱時見靈毓効珍
蓋聖人之文明倬雲漢麗星辰是即羲禹之圖馬
負而範龜陳也有誦呂端之言者曰兔為陰品置
于中林武夫于城裔夷來庭蓋聖人之武烈威百
蠻宣九域是即湯武之白狼馴而赤鳥集也臣拜
稽首以矢厥音曰善言古者必徵諸今善言天者

必徵諸人昔在永樂其歲己亥白鳥來巢欣示中
外惟我

文祖超三登五幼孜作頌彰天之祐昔在宣德其歲
己酉玄兔來儀惟傳山阜惟我

宣宗近盛德隆原吉作詩闡帝之功通歲辛卯白鵲
雙至肆見于今白兔表瑞惟我

皇上體元建申嘉休疊應紹

祖承宗臣徵諸古兔為壽徵滿五百歲更衍昌齡惟
我

皇上曆數永昌上帝錫祉萬壽無疆臣徵諸天兔為

昭文外紀後

卷十

壬午

星精房宿卯位贊化陽生惟我

皇上胤祚咸宜前星炳耀萬國重熙賦上

上褒答曰覽奏足見忠愛賦留覽

瑞應白鹿賦

癸巳正月戊午河南撫臣吳山獻白鹿一臣道南

上疏曰臣聞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是故遠取

諸物近取諸身乃窮神知化之盛德也禮曰聖人

作則以天地為本是故五行為質四靈為畜乃體

信達順之大道也恭惟

皇上德備聖神道參天地遵遺法於先代布明惠於

下民是故天不愛道則慶雲見而膏露凝地不愛
寶則黃河清而嘉禾秀邇者靈毓來儀于西土瑞
鹿繼獻于中州適當一紀之初豫臻諸福之物

上帝降祥前星炳曜彰彰乎至明矣書有之惟天聰
明惟聖時獻蓋天人交與者至神聖人所以窮神
知化者至要也詩有之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蓋德
命交孚者至速聖人所以體信達順者至切也且
愚伏願

體危居正運神化而極高明建中致和推信順而
臻佐育中庸所謂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

昭外紀後

卷三

三七

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
疑者端有望于今日矣臣謹撰瑞應白鹿賦賦曰
惟

皇建極兮德昭于天占璧月之合度兮測璇星之聚
躔圓寶露于紫清兮絢慶雲于丹垣歲紀昭陽兮
月臨太簇泰轉台階兮春旋日陸虎文炳華兮龍
章麗乾瑞鹿來儀兮濯濯其鮮景緯燦其精華兮
烟粹白而凝虛冰雪潤其素毫兮皓融朗而含腴
粵精古義皇之則九玄兮龍馬蜿蜒而負圖即法
象于中林兮協蒼龜于真符倚歟哉

帝德邁古兮萬邦作孚重曰乾龍御天育文明兮條
合泰和萃休徵兮堦光降精鹿效靈兮受天之祐
如日升兮

惟

右第一章徵天道也

皇建極兮化溥於地東暘谷其寅賓兮西流沙其光
被南丹嶠其貢琛兮北玄溟其薦瑞相彼神宇兮
崦函之原瞻茲靈寶兮渥潤之濱黃河海潤兮秀
麥連登瑞鹿載育兮慶慶其形碧嵩巖從而盤鬱
兮毓其真精清洛滌洄而浩渺兮渙乎至文粵稽
古軒皇之闢九域兮鹿車獻鬯而來庭命雲官以

昭外紀後

卷三

三八

扈蹕兮迎日御以駉乘倚歟哉

帝德邁古兮萬國咸賓

宥光大品物亨兮玉樞闢文鹿獻禎兮載地之德

如月恒兮

右第二章徵地道也

惟

皇建極兮福錫於民敬三德以乂用兮協五紀之休
明陳八政以蕩平兮膺五福之駢臻樂育髦英兮
登崇俊良鹿鳴工歌兮呦呦以揚初食華而在野
兮非熊非龍繼續藻而于廷兮為龍為光粵稽古
虞舜之叙九功兮麗重華而煥華章儀威鳳于蕭

韶兮炫華蟲于衣裳猗歟哉

帝德邁古兮萬壽無疆重曰浚明亮采需和平兮嘉賓德音歌鹿鳴兮一人元良百度貞兮

右第三章徵人道也

惟

皇建極兮澤被於物昭萬象之亨嘉兮率元化之雍穆聚四靈之煦育兮丕嘉生之豐尉白鵠雙翔兮中土之州白兔疊見兮西蜀之丘厥載坤輿兮儼儼孔修辭金章之與壤兮即仙圃以遨遊皎玉華之純質兮栖御苑而綢繆粵稽古成湯之式九圍

昭來外紀後

卷五

五

兮揚駿烈而垂訐謨頌玄鳥而貽燕謀兮歌白狼而建鴻猷猗歟哉

帝德邁古兮萬物咸休重曰聖武懋昭丕明烈兮惠洽飛潛霑動植兮河嶽降神產靈鹿兮萬福來同

諸祥續兮

右第四章徵物化也

惟

皇建極兮誠格於神崇園丘于明陽兮遠芳澤于幽陰迎日月以奠位兮釐神祇以肇禋靈物荐登兮晷異續紛鳳圖叢委兮鴻祉頻仍顧茲白鹿兮不自有其珍薦德馨以恪祖考兮有赫其臨風協休

徵而布闕廷兮永觀厥成粵稽古文王之錫九齒兮登靈囿而敷淵仁茂螽斯之蟄蟄兮蕃麟趾之振振猗歟哉

帝德邁古兮兆啓前星重曰天惟降康馨明德兮地不愛寶鍾神物兮神人胥慶永申錫兮聖王胤祚萬有億兮

右第五章徵神休也

上褒答曰覽奏且見忠愛賦留覽

大祭方澤頌 有疏

辛卯五月壬子

上親祭方澤禮成臣道南上頌疏曰臣謹按洪武三

聖外紀後

卷五

四

年五月夏至

太祖高皇帝將祭皇祇于各澤諭群臣曰惟德動天惟誠感神爾庶官其各一乃心以致其誠毋替朕命乙巳致齋雨勢不已至期丁未有風徐來霖潦頃収於是劉基獻頌有曰濬哲惟帝父天母地惟孝惟誠斯承其意蓋言至誠之本於孝也有曰聖不世出禮失莫求弗澄其源曷清其流蓋言大禮之關於治也有曰天子之德格于上下人懷其仁神錫之嘏蓋言神明之協於和也恭惟皇上大孝達于神明至誠法乎天地憲章

聖祖光復丕圖邇者載建方澤太祭

皇祇乃辛卯五月戊申昭告

祖廟祇宿齋宮孝誠淵篤幽明感通辛亥密雲四合
澍雨忽降薄暮即止馳道塵清是夕

上御法駕恭詣行禮雨勢欲霽項之天宇開霽

皇祇賜靈

皇祖垂祐於是乎永有徵矣臣觀諸易坤之彖曰坤
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繫辭曰坤
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夫博厚無疆含
宏有容故能廣載物之功翕聚於靜而發散於動

昭文外紀後

卷十

中十

故能順承天之運坤道至靜而德方有如此者臣
尤願

皇上崇德象乾廣業法坤主靜立極以慎天下之動
體厚施仁以成天下之務謹堅冰之戒則思患而
豫防慮覆隍之虞則慎微而保泰如是則陰陽健
順之理固已會其大全而參贊位育之功又能臻
其實効矣臣職專紀載榮預纂修竊效劉基謹撰
大祭方澤頌頌曰於穆皇祇克承

皇天體極博厚德全靜專含宏受施安貞順度品彙
咸亨群分類聚惟昔古聖効法坤元泰坎初創燹

典具存夏以五月殷以六月既敬既戒罔敢怠

周監二代郁郁乎文黜牲陰祀苾苾芬芬黃琮象
色函鍾諧律情文兼備品序攸秩下逮秦漢大道
弗明汾陰淫祀維時戾經開皇開元泰和建德元
豐以降罔協于極惟我

皇祖稽古定儀天明地察上下咸宜南北郊分圓方
位列詒厥孫謀永世作則惟我

皇上紹統建中光復

祖制典禮惇庸既崇園丘載遠方澤經野北域則象
推策訂謨廣運悉本

昭文外紀後

卷十

中十

宸衷聖作明述幽贊化工乃矩二成乃鑒六井水勢
紫紆地形深靜祇藏有室神御有壇禋以文石圖
以雕欄

皇祖在位歸之在中有主斯侑肅然來同五嶽五鎮
四海四瀆鯢沈鼉辜各有攸屬基運翔聖神烈天
壽純德諸山奠方左右惟歲辛卯維月甲午惟日
庚子躔分翼度時當夏至律應蕤賓萬物長養微
陰初萌先期已酉

聖敬作所致齋虛明遠乎太古皇祇地靈上通於天
日監在茲格于精虔辛亥雲興既而靈兩周道如

砥輿情胥豫法駕宵征纖塵不生天宇澄霽景
昭明祇壇既登

帝容儼肅如堯之欽如舜之穆乃薦庶物太牢少牢
糗餌粉餼資潤藻溪毛乃獻裸粢太尊著尊黃流清
醑露浥霞溫乃奏太簇龍笛鳳蕭翕如軒鈞繹如
虞韶乃舞咸池玉節金麾翻若鷺翺翔若維翬禮
樂具舉明靈來格洋洋如在顯若有赫惟祇資生
委和毓奇慶鍾

皇嗣麟趾螽斯惟祇資生水深土厚篤相帝穆允庭
盈囿惟祇資生豫大豐亨粒食烝民囿於泰寧惟
昭文外紀後卷二十四 四十三

祇資生飛潛動植贊成歲功運乎太極暨于諸神

萬福駢臻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昔在洪武庚戌之
夏

皇祖齋楮寅畏不暇先日雨降至期清明劉基獻頌
以昭帝誠惟我

皇上同符

皇祖參天兩地追駕隆古小臣忻忭竊擬劉基

天子萬壽萬國咸熙頌上

上褒答曰頌送史館採錄

聖駕臨籓頌

壬辰春三月十三日恭遇

皇上釐正祀典親臨太學躬謁

先聖命儒臣進講書皇謨易願卦臣道南上頌疏曰
臣聞諸禮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南學尚齒
而貴信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入北學尚貴而尊爵
入太學承師而問道是故學也者所以養老育賢
興德弘化以為天下先焉者也我

太祖高皇帝法古帝王加意學校歲時臨幸俎豆生
輝蚤夜提撕絃歌沸響故百六十餘年來士習丕
變文化蔚興協氣昭融嘉休邕達彬彬然盛矣恭
惟我

昭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四十四

皇上光紹

皇祖之徽猷憲章古聖之遺法正彞典于千載之後
舉曠儀于一紀之春乃者

法駕夙興登覽展禮

宸章晨御蒞泮昭文惟時三氏雲集百僚星拱天開
奎壁光映橋門風動菁莪化孚邦域視古帝王興
五學以開道原憲萬國以端治本者真異世而同
符矣臣職忝論思事專紀載既獲預駿奔之列又
親承黻座之榮晉接光華觀飛龍于咫尺乾慈優

淫歌振騰以來儀竊自掄揚忘其固陋謹撰

聖駕臨廡頌曰粵古神聖象乾法坤道乃民極身
為化源故勳煥章命契敷教五品昭宣萬邦視倣
重華協帝咨煥典胄養老于庠作則惟后夏氏尚
忠始闢校宮元和日流登歌時雍厥人尚質贊宗
攸立皞冠緇衣乞言宗實周監二代郁郁平文辟
廡闢化成均作人師氏興德保氏覲藝春誦夏絃
暮習朝肄冕而總于祖而割牲大亨以饗三老五
更肆筵授几饋盥醕爵極饌俎豆菁莪羽籥嗣後
炎漢綽有古風延英石渠拜老澤宮肆惟唐初通

昭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四十五

弘藝典既創六學復列七館迄于有宋親製贊辭
建隆啓祚興國迓禧於穆

皇祖功高萬古乃聖乃神乃文乃武定鼎南畿聳崇
學政恭符初啓文教丕振惟歲戊申祇具特牢曲
阜將享澗荇溪毛惟歲己酉載新胄監廟貌有奕
星輝霞爛惟歲癸丑增廣生徒絕域來賓光溢鴻
都惟歲壬戌躬行釋奠京邑聚瞻惟騰虎觀惟

皇紹

祖休承厥武精格上玄澤霑下土述思道統庖羲開
物幽贊神明潛升穆洊

文華肇極揚烈觀光繼往開來迪吉近祥於孔子
而萬世則剛述鴻典懋昭駿業慨昔漢靈建安作
脩綸繪鴻門土木斯踵惟

皇剛健視履鳴謙易以神位不像而嚴慨昔唐玄開
元偕厲侈褒文宣偕擬王謚惟

皇濬哲正分定名隆以先師不爵而榮慨昔宋徽崇
寧務飾君冕而流皇舞斯侑惟

皇英斷釐正樂章獻以六羽不炫而彰慨昔元宗大
德閣昧妄加大成彌失精義惟

皇中正顯幽表敬崇以至聖不耀而輝一紀之歲三
卯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四十六

春之月厥幹執徐厥支玄默厥律姑洗厥神勾芒
厥緯紫躔厥候青陽惟

皇渙號星言夙駕于邁于學至誠能化虎旅宵征
氏晨鳴攝提虹蜺招提霓旌風伯清塵雲師擁道
挹摺扶桑采芳芹藻爰有祀典肆之犧牲遵豆有
楚黍稷惟馨爰有司樂諧茲律呂鳳笛鸞笙龍麾
虎鼓大昕警衆躋彼公堂振鐸鳴講陳是典常春
日載陽重明麗正天宇澄霽雲物掩映條風徐來
時和景明羽葆增華品彙咸亨于時諸孔自彼闕
里章甫冠裳逢掖宛委于時諸顏自彼陋巷儀觀

膚敏矩度高尚于時諸孟自彼鄒嶧既齊既稷既
匡既救于時諸僚文肅武雍堂上堂下虎拜惟恭
于時諸生左圖右史東序西序鱗次以蒞晉明晝
接文思安安兩班組綬咫尺

天顏乾文光被徽猷秩秩六黷絃誦平康皇極
宸諭春溫如綈如綸對時育物元氣氤氲

帝藻星光如珪如璋神道設教令皇顯昂臣聞諸書
虞歌允諧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惟

皇邁舜繼離出震百度惟真一人有慶臣聞諸易姬
豕重玄天地養物聖人養賢惟

昭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四十七

皇邁羲昭賁真願神人胥懌民物咸熙昔在

先朝歸靡有錄典載詞林事垂史局曰儼東陽歌頌
洋洋臣拜稽首以告萬方頌上

上褒答曰覽奏具見忠愛頌增入史館

景德崇聖頌

壬辰八月丙申

上初建帝王廟欽定廟額曰景德崇聖臣道南上頌
疏曰臣伏攷洪武二十一年我

太祖高皇帝改建歷代帝王廟于欽天山之陽命儒
臣宋訥撰文以紀之有曰惟皇作極克配天地皇

道而皇帝道而帝蓋言至德克孚乎列聖也有曰
翼翼新宮有血而闕陟降在庭神之攸暨蓋言至
誠克享乎列聖也恭惟

皇上至德淵微禮樂崇備至誠昭格幽明感通光紹
皇祖之丕圖肇新古聖之邃宇廟貌豐隆禮儀輝
乃于壬辰秋八月甲午法駕夙興能袞晨謁登壇
獻裸有赫其臨先是上天仁愛夢見井宿

聖衷兢惕弗遑逸寧申諭臣工咸加修省屏邪翊正
除舊布新雪咎洗心協德禋治期以仰歆泰清幽
贊元化乃庚寅之望華月重輪屆癸巳之夕靈雨

昭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四十八

載降迨于將事宮宇澄霽雲物輝朗羣妖退舍潛
行鬼柳張翼之間天之監之神之相之固已啓其
休徵錫之純嘏矣臣又恭誦

皇祖有訓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若特祥而不戒祥
未必皆吉親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
或皆蒙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又曰天道微妙難
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各以類應若能修德
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
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今宜下修人事上合
天道豈特為人上者當勉臣下亦當修省以輔其

君大哉

皇言垂憲萬世臣願我

皇上慰昭

祖訓明作治功敬畏已密而動靜益致其養中和可
臻而終始匪懈其志總攬威權以法天地之大運
慎察幾微以躋帝王之盛治則高宗維維之異宣
王旱魃之災妖不勝德而堯舜之勅天矜民禹湯
之惠迪肇修邦其永孚于休夫臣執經講筵以獻
納為務弭筆史局以撰述為職固知僭妄書而復孤
危仰荷

昭文外紀後

卷三十四

四十九

聖明采其末議特廟祀古帝王而乃今獲預殿旁躬
親對越夫春秋之義君舉必書史官之職言動必

紀臣謹撰

景德崇聖頌頌曰於昭

皇祖經天緯地誕敷淵猷聿弘敷制洪武戊辰稷卜
於袖祥開日月瑞見星辰相厥崇基肇營廟廡特
命儒臣粵稽諸古首表庥義觀象察宜爰始畫易
為萬代師繼惟炎帝烈山兆瑞粒我烝民新紀操
未肆于軒轅肇開化原順紀作則土德復元帝金
天氏纂曆御世高陽高辛咸真厥位堯仁廣運

德文明魏魏莫並蕩蕩難名禹昉洪範湯躋聖敬
於皇武王惟烈無競下迨漢高天度寬容光武恢
復綽有祖風太宗英哲藝祖弘烈元之世祖不涸
其列於戲列聖代天牧民創業垂統胥享明禋惟
我

皇上光昭

皇祖執一御萬超三邁五遠宗心學近守政規秩祀
文華欽止師資乃召司空圭臬吉土丕構棟隆式
宏厥宇奕奕新宮夕月之東悉遵明謨經度穹隆
庶民于來百工就緒不日告成懌我

昭文外紀後

卷三十四

五十

當宇中殿嵯峨旁廡熒煌鴻勳名碩後先相望
御題親命高標鉅額台垣森羅雲漢昭揭豐碑盤螭
有煥天章奎躋壁錦麗于文昌惟歲壬辰惟月已
酉惟日甲午璇空珠斗先是彗見

聖心惻然夙夜靡遑昭格皇天除穢布新屏表黜慝
修戎飭政以保邦國玄德感神月望重輪兩師灑
道風伯清塵至期升禩

天子穆穆嚴恭儼恪雍雍肅肅宗祝宣詞

宸翰孔彰以發潛光靈氣洋洋玉璽初陳金奏甫作
鳳儀鸞呈大張廣樂八佾迭舞三獻載登既匡既

敕祀事孔明三皇錫靈五帝介祉三王列辟亦
歆只祥煙瑞霽結為五雲介以嘉禧監茲苾芬寶
露金甌成於九奏應以休徵庶茲豐厚臣預駿奔
虎拜稽首時庸作歌以昭純祐頌上

上褒答曰覽奏足見忠愛 留覽

九五齋頌 有序

惟

皇建極欽崇天道乃於文華殿之後之東肇建齋室
親定厥名題曰九五蓋取諸乾飛龍在天之義也

臣道南稽首頓首颺言曰九五之時義大矣哉臣

昭文外紀後

卷十四

五十一

聞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疇相為表裏是故
斯義也有則圖用九之數焉有則圖用五之數焉
有九五互用之象焉曷謂乎用九夫九也者數之
成也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故大衍之數五十
其用四十有九是故聖人則之經天為九野緯地
為九州而人君之心則又主乎九疇以九經施國
政九服辨邦域九儀秩官九職任民九式節財九
貢致用易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夫是之謂用九
之數曷謂乎用五夫五也者數之中也河圖以天
五居中地十成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故聖人

則之參天為五行兩地為五方而人君之德則又
備乎五事以五倫植天綱五禮麗民教五章命德
五行討罪五紀制曆五音審樂易曰天數五地數
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夫是之謂用五之數
曷謂乎九五互用也夫庖羲之畫卦也自一而六
六畫皆奇名之為乾姬旦之命父也繫九於五五
位當尊屬之於君是故九陽數也五君位也數為
純陽天下之至健也象為飛龍天下之至神也聖
人則之體仁以長人嘉會以合禮利物以合義貞
固以幹事剛健而至純中正而至粹而法象乎乾

昭文外紀後

卷十四

五十二

者至矣易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聖人作而萬
物覩也夫是之謂九五互用之象臣故曰九五之
時義大矣哉頌曰乾元資始峻極九玄日照月臨
斗緯星纏惟

皇剛健九疇攸建敬止日新昭明時憲乾道變化廣
運五氣元始亨通貞成利遂惟

皇中正五事克敬至誠如神思睿作聖稽古軒皇周
諏合宮九野攸奠元化玄同稽古帝堯清問衢室
五典克惇令問洋溢稽古成湯勇智懋昭九圖是
式絕域來朝稽古周武無競惟烈五教覃敷通弘

峻業惟

皇紹古乃文乃武德純粹精用九臨五臣觀諸易惟
雲從龍雲上於天雨澤豐隆臣觀諸易惟風從虎
風行天上文明快觀臣觀諸易惟水就濕山下出
泉靜清可臣觀諸易惟火就燥明出地上輝光
丕冒形麗臣氣同氣相求旁招俊乂九德咸修氣
形於聲同聲相應臣容亮采五官攸正惟
皇法象九五名齋洗心神明化與時偕臣拜稽首
天子萬壽出震承乾受天之祐
恭默室頌有序

昭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五十三

臣謹按尚書贊堯曰允恭舜曰溫恭夫堯舜之道
大矣而咸稱為恭蓋恭者於外敬主乎中一誠而
已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聖學之本也商之高宗
有得於此故能納傳說之嘉猷以紹成湯之丕烈
說之言曰明王奉若天道曰惟天聰明誠以法天
也曰允協于先王成德曰監于先王成憲誠以法
祖也誠以法天與天同德矣誠以法祖與祖同休
矣蓋法祖即所以法天一誠也故高宗曰佑我烈
祖格于皇天其所以恭默思道者不在茲乎仰惟
皇上以至聖之資備至誠之德篤恭以端治本玄默

以澄化源日乾夕惕惟以法天法

祖為學適於文華殿之後九五齋之西爰建茲室題
曰恭默視堯之允恭而御衢室舜之溫恭而蒞總
章夫道一而已矣又豈高宗所可企而及哉頌曰
皇皇玄渾穆穆紫微聖宮曙啓曆題星暉

宸翰焜煌本藻煥赫有翼有嚴惟恭惟默恭以肅容
主一曰敬事天饗帝齋莊中正默以凝神之德之
純靜虛動直惇厚高明緬懷商高儼若思道日監
在茲躬行允蹈湯盤潔潔武廟洞靈會其正噦
噦其冥泰宇春融艮庭山峙王樹凝香庭草交翠

昭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五四

顧茲定靜與神明居上切厓極中涵太虛爰繪河
圖皇羲龍馬聞物成務以先天下爰繪洛書大禹
神龜演疇錫綏攸叙民彝爰繪鳳鳥翔翽其羽翔
集高岡鳴諧律呂天生神物出應
聖王至德感通大道明章美壙見堯允恭精一就之
如雲望之如日蚤暮思舜溫恭濬哲無遠弗届無
幽弗格臣庸作歌頌帝之功穹清壤寧萬福來同
頌上

上褒答曰爾所進頌留覽所言欲將記等增入着史
館擬

清北八箴

遼東箴第一

臣按遼東古昔帝舜時分冀東北為幽州即廣寧以西地也青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地也漢初沿秦制後創玄菟四郡唐設安東都護府我

太祖高皇帝北平胡孽守臣劉益以遼降置定遼衛建藩封于廣寧

成祖文皇帝開地廣袤乃增安樂自在二州以處降夷北隣松漠則遼海藩陽撫其背南枕滄溟則金復耀蓋扼其吭東臨鴨綠則廣寧寧遠斷其臂西

昭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平五

按山海則盧龍樂浪掣其肘

聖見誠高遠矣天順以後叛服不常浸為邊患至有如董山之桀黠者先任都御史李承勛以為開原孤懸絕塞密邇奴兒干而中固鐵嶺為陰山遼河之交蒲河為女直入寇之門撫順為建州入貢之途疏請增修城堡

皇上嘉納其策遼左以寧然而歲久池時詘舉羸議者乃欲革馬市之奸欺糾驗之抑勒清貢牒之詐冒禁置鄙之紛擾是本之弗圖而求諸末其亦弗思甚矣漢趙充國曰自敬墜至遼東乘塞列

隊部曲相保以逸待勞為兵之利其論可為鑒也臣道南謹撰

遼東箴

箴曰粵稽諸古遠為幽營暨閭北嶂渤海東溟漢創四郡爰置守令唐增九督式揚威命惟我

高皇化流海邦矢來肅慎弓掛扶桑

成祖闢疆華夷一統撫以恩信威以義勇三韓薦璧百獬貢琛鴨河縈紆鯨海澄清惟

皇至聖正位凝命文洽昭敷武戡大定臣庸作箴以告遼陽保茲東隅無急無荒 右第一章

昭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五十六

薊州箴第二

臣按薊州古冀地周惠王時燕卻東胡置漁陽郡漢仍厥制唐屬幽州我

太祖高皇帝開拓北平乃建藩封于古會州設太寧都司又自古北口至山海關築城列堡東抵遼陽則平谷平山聯其壤西接龍門則白崖黃花界其區

成祖文皇帝定鼎于北而薊為左輔重地厥後降胡兀良哈內附乃遷藩徙衛而以其地界之分為朵顏福餘泰寧三衛正統己巳夷情懷謫密為內應

有如牛頭山之猖獗者先任大學士丘濬以為狼子野心僨不可制欲于畿內增建四輔以屯重兵是亦一策也正德以來邊隙漸啓花當把兒孫相繼攘竊撤我藩籬縱彼跳躍可不深長思乎議者謂霧靈山之巖阻潮河川之衝突喜峰口之馳驟四海治之屯聚皆胡寇也煉金四楞山之礦坑孤山懷柔鎮之銀洞壩上烟郊之通藪南吳址吳之奸黨皆土寇也或為嚮導或為誘引又可不思患而豫為之所乎江統徒戎論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可為永鑒也已臣道南謹撰

昭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五十七

荊州箴

箴曰粵稽諸古制為朔易上應尾箕中當樞極漢置漁陽昌頓遐遁唐牧幽州默吸受命惟我

國朝定鼎于燕天關巖嶭地軸蜿蜒長谷良谷層巒巉絕傲靈鍾秀森衛仙關白崖黃崖疊翠增岷

佳氣垂祥闕結

皇陵惟

皇至神宅中圖大有開必先無遠弗届臣庸作箴以

告蒞正以承

天祐以肇神州

右第二章

宣府箴第三

臣按宣府古上谷地周職方氏幽井之域也漢屬幽州唐改武州我

太祖高皇帝命大將常遇春驅元沙漠始定其地置開平衛仍建藩封于鎮城東隣大寧西接大同而龍門獨石繞出山後

成祖文皇帝三犁虜庭咸出興和嘗諭學士金幼孜曰昨日過關始見山險若因山為壘因谷為池守此誰能輕度耶嗣後大寧既委開平遂隔徙衛獨石坐失巖險正統己巳于謙時司本兵駁楊寧之

昭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五十八

議曰獨石龍門外為邊境藩籬內為京師屏蔽所宜興帶補弊為久安計候應龍邊論可為鑑戒也正德以後虜勢漸熾厥類有曰岡留曰罕哈曰爾其三部住牧近邊議者謂補長峪鎮遠之募軍重浮圖插箭之防禦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援兩鎮是亦一策也

皇上炳幾察微屢申勅諭然而守疆固圉雖有成法折衝禦侮鮮見全才選主將以揚威武擇撫臣以慎節制今日急務孰踰于此臣道南謹撰

宣府箴

箴曰巖巖上谷握扼旋軸南引洋河北臨星峪襟帶桑乾表裏燕趙龍虎踞險高心重漢勒燕然遐眺高闕唐登鷲嶺秦有夷貉惟我

文皇神武無敵赫赫業業縣縣翼翼駐蹕凌霄時召扈臣禁中頗牧塞上其陳惟

皇天啓觀光揚烈光定廟謨載宣神策臣庸作箴以告宣鎮念茲戎功對揚光命 右第三章

大同箴第四

臣按大同古并州地漢因秦制置雲中郡唐初改為北恒州我

耶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五十九

太祖高皇帝命大將增築城垣仍建代藩于鎮城東連上谷南建并恒西界黃河北控沙漠誠中原之保障也正統己巳虜酋也先攻圍大同三路于謙駁許貴之議曰也先自逞梟獍烏合犬羊金縉纔入于穹廬鐵騎已臨于邊徼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來侵則相機以勦殺遠遁不貪利以窮追卒能恢復舊疆保全 神器厥功居多成化間虜酋毛里孩渡河入大同求貢

憲宗皇帝諭兵部曰夷情險譎未可輕信恐彼假詞設我邊備此正兵法所謂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弘

治間虜酋火篩擁衆入陽和關大學士李東陽兵部侍郎劉大夏仰受

宸筭幸以無事正德以後虜多延蔓厥類有哈喇噶及哈連二部窺伺近邊邇者虜酋俺荅阿不孩覆踵前習入寇陽和毒流郡邑仰賴

皇上天威嚴重恃以無恐然履坤堅冰保泰履陸固不可不深長思也議者欲復修高山聚落沙河之五堡固守鴈門寧武偏頭之三關以圖恢三崗四鎮之舊垣是亦一策也臣道南謹撰

大同箴 耶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六十

箴曰巍巍雲中野沃原豐渾河為澤恒擬攸崇馬邑產豪鴈門阻險萬壑餘千峰巉巖漢遺衛霍封狼居胥白登雪耻幕南無餘唐遺李靖馳逐鐵山磧口受降頡利遁還惟我

國朝

列聖英哲命將出師策勲揚烈惟

皇天錫萬方作極迅掃妖氛廓清塵翳臣庸作箴以告雲圍樹乃屏翰為邦心膂 右第四章

榆林箴第五

臣按榆林古雍州地漢置五原西河上郡唐改為

麟州景龍二年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于河址以拂雲祠為中城東城則直榆林西城則直靈武史稱其功我

太祖高皇帝遼然遠覽設東勝衛于受降城東虜騎不敢渡河中土以寧成化中都御史余子俊改建鎮城於榆林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凡千二百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雖未能遽復東勝而亦足以扞其衝突計亦得矣正德以來虜種漸滋復據河套厥類有曰應紹不曰阿兒禿廝曰滿官真三部應紹不之衆凡十營虜酋亦不刺總之今

昭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六十一

居西海惟阿兒禿廝之衆凡四營虜酋吉囊總之滿官真之衆凡八營虜酋俺荅阿不孩總之其外又有亦克罕一部凡五營勢分則隨處區脫勢合則大舉入寇近聞三晉被殘三秦警動誠可為流涕痛哭者也夫榆林地險而瘠五穀不生芻糧乏藁仰給腹裏而乃今餽餉弗給羽檄紛馳雖有奮戰敢死之士亦不能枵腹空拳而冒其鋒謀國者固當豫為之所矣臣道南謹撰

榆林箴

箴曰榆林雄鎮金城湯池地形險塞天限華夷北

望渾河發源星宿奔濤激瀾水若出沒南瞻嘉峪列戟煙雲層崖疊嶂山靈續紛漢守五原朔方經畧唐築三城隔絕廣漠惟我

國朝肇設東勝狼烟自息匪喪潛遁惟

皇顯靈彰恤邊土丕震威靈懋昭神武臣庸作箴以告榆城奮厥忠義維國之禎 右第五章

寧夏箴第六

臣按寧夏古雍州地漢創朔方郡唐改夏州我

太祖高皇帝初置寧夏府洪武九年改寧夏衛仍建慶藩於鎮城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繞其東南亦

昭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六十二

三秦之巨屏也正統中都御史金濂節制有方虜不近塞成化以後虜患多在河西既而入套河東更為敵衝窺平固則花馬池為捷徑掠環慶則清水營為要害都御史徐廷璋築牆盡守卓有定見而總制楊一清克紹厥績嗣後王瓊再築平虜新牆而鎮遠舊邊遂棄矣議者有謂晉時為赫連所都宋時為趙元昊所據有識先憂要當深慮茲欲擇花馬池便地特建城堡添設游擊分屯重兵于清水興武諸營旗幟相望刀斗相聞而鐵柱泉等地皆增斥堠謹烽火以防其入寇或又謂虜舊出

沒俱由山後今則直往山前欲於山前築塹以防其馳突是亦一策也臣道南謹撰

寧夏箴

箴曰寧夏西陲寔為朔方賀蘭嵯峨渾河沈洋周命南仲爰禦嚴旂旋飛楊驅戎出境漢命去病爰殄匈奴戈甲森列噍類靡留唐命裴識節制靈武鑿地出泉以清斥鹵惟我

國朝列鎮守疆依山為城濬河為隍惟

皇淵識沉幾先物令如春溫法如秋肅臣庸作箴以

告夏隅弘乃經畧鞏固無虞 右第六章

昭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六十三

固原箴第七

臣按固原古雍州地漢創安定郡唐初屬原州我太祖高皇帝初置平涼府仍建韓藩于府城正統以前虜未入套平固安會獲以休息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寇遂為虜衝乃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肅四衛隸之設總制叅將游擊諸職屹然為巨鎮矣都御史楊一清疏謂陝西地方固原環慶靖虜蘭州俱係防胡重地而固原尤為要衝且上漢雜處易於生變地里寬廣隘口數多寧夏邊牆不能扞禦必從固原深入平鳳臨鞏無不殘破且防邊以據

險為先設險以城守為要此余子俊所以增設鎮戎平虜二所甚為得策而修築紅古白馬二城尤不可緩也議者欲開府于花馬池則固原可以息肩又在司國計者變而通之通臣道南謹撰

固原箴

箴曰固原之域厥壤雍土襟帶西涼咽喉靈武近倚天壇遙瞻翠屏六盤旋繞以趨開城黑水洊湲黃河灌漑二湫縈環風氣攸會漢命耿弇建威安定唐命馬璘奏庸涇郡惟我

國朝節鎮于茲牙璋起旅赤肅揚旂惟

昭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六十四

皇駿業明昭震疊光被方隅威加胡貊臣庸作箴以

告涇原捷被殷武秉鉞有虞 右第七章

甘肅箴第八

臣按甘肅古雍州地漢創河西五郡張掖即甘州酒泉即肅州我

太祖高皇帝命大將馮勝肇平其地置甘肅衛二十六年置陝西行都司折甘肅為六衛而朔以山丹永昌涼州鎮番莊浪西寧六衛又於嘉峪關外設沙州衛宋濂叙曰甘肅在漢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戎稽首稱臣設衛置屯一以備不虞一以懷殘

創責亦甚重也

成祖文皇帝封元庶孽脫脫為中順王國於哈密而
翊以罕東赤斤蒙古等六衛成化以後土魯番強
橫侵奪城印罕慎被擄陝巴孱弱而流禍靡有紀
極然甘肅孤懸絕域比隣无刺西通天方三十六
國南聯諸番最為要地自涼州岐而北為鎮番自
莊浪岐而南為西寧且西寧古稱湟中趙元克國
屯田積穀以坐斃先零罕行者今西海為虜部亦
不刺連逃淵數種類滋盛內則隔絕熟番外則結
援勅虜洮岷河靖卧不帖席此又今日經畧之急

昭文外紀後

卷十

本五

務也議者欲舉屯田之政稽茶馬之利清入貢之
數增守邊之將又在酌時宜察土俗審幾達權為
萬全計耳漢臣曹鳳曰西海有魚鹽之利綠山濱
水若廣設屯田隔塞羗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
伺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無西顧
之憂誠為永鑒也已臣道南謹撰

甘肅箴

箴曰甘肅之域天限華夷逖眺崑崙邇瞻焉支弱
水奔流青海澄洲玉關龍堆金城雉堞漢開郡邑
列障龜茲唐置都護屯田車師惟我

國朝控制西域塹堦星羅甲兵雲翳惟

皇邁古昭德布威大方効貢月氏來儀臣庸作箴以

告甘肅守我藩垣永清荒服 右第八章

平南九歌

皇靈運第一曰欽惟

太祖高皇帝純祐昭凝洪謨廣運洗濯華裔照臨震
域于時南寇炎徼北盡沙漠東漸咸池西被昧谷
罔不來臣安南國王陳日烱率先諸夷稱藩納貢
上嘉其嚮化遣侍讀學士張以寧錫之冊印厥後
宸諭載頒有曰中國之於蠻夷在制馭之何如非威
則不能懾其暴惟威惠並行馭蠻夷之要道也大
哉

哉

皇言斯其至矣臣謹撰

皇靈運之歌詞曰

皇靈運運九天迅雷纚纚神威旋冒六虛破八埏天
戈所指雲旗騫日際曜月城騰水竈霜蟄咸爭先
寶章麗瑤冊宣交南島外開山川遵鵠野徂龍編颺
濤倏息消瘴煙熱佛佛羅謙謙明珠陸離翠羽鮮
拜稽首舞徧禋祝

天子壽萬斯年

右第一章

皇烈揚第三曰恭惟

成祖文皇帝光膺曆數慶協天人赫赫厥聲濯濯厥靈乃永樂六年夏六月安南孽臣黎季犛弒逆僭號入寇思明寧遠諸郡

上赫然震怒命大將張輔沐晟率師往討俘馘有差罪人斯得乃郡縣其地選置守令文人舉手加額若獲更生儒臣楊士奇作平安南詩以紀成功臣謹撰

皇烈揚之歌詞曰

昭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六十七

皇烈揚揚九有肇幹乾樞握坤紐挽天弧揮月羽龍旗鳥章掛南斗驅嶽靈翔川后豐隆列缺咸奔走擒梟獍殄獫狁殲厥渠魁訊其醜置郡邑列官守分以井甸縣區部鳥棲林獸投囿鬣齒懼呼頌黃耆商汎舶農依畝吁嗟

帝力忘何有

右第二章

皇宇清第三曰恭惟

仁宗昭皇帝蚤位

青宮嗣登璿極豐亨豫大重明麗正永樂末年安南孽苗簡定黎橫為梗撫臣黃福諭以威福綏以恩

德率賴底定洪熙初驛召還京儒臣解縉作後樂堂記以紀厥事臣謹撰

皇宇清之歌詞曰

皇宇清清九陔日行南陸朱陽開屏赤堊淨黃雲木盡掃祥飈迴占五緯測三台守臣玉節旋金臺交人懽聲若雷用夏鑿夷何足猜航弱水陟懸厓修彼歲事源源來鑿象齒剖肝胎珍木矯旋蜚香埃言侏離形髮懸華心向化儀

天街

右第三章

皇章麗第四曰恭惟

昭文外紀後

卷二十四

六十八

宣宗章皇帝恩霑動植澤溉翔游聲教遐暨有生咸休乃宣德二年安南孽苗黎利疏求陳氏遺胤子嵩歸國

上命廷臣集議大臣楊榮楊士奇以為委以與之是能體

祖宗初心以保赤子甚盛典也

上從之士奇備書于

聖諭錄臣謹撰

皇章麗之歌詞曰

皇章麗麗九霄玉衡協度瑤光昭奠樞極旋斗杓陰

陽節宣時序調將秉鉞使乘輅以夷治夷不憚遙
經夜澤架虹橋勒勳直立銅柱標螽彼利喙以號
鳥言卉服殊荒遠戮天狼繳雲鵬水犀為甲照蜃
珖師律臧凱歌誼萬全獲勝歸

天朝

石第四章

皇猷廣第五曰恭惟

英宗睿皇帝日馭載旋奎章有煥區壤輯寧河清海
晏乃天順五年安南孽臣黎琮結黎濬而自立濬
弟顯率衆誅琮疏請襲封

上命侍讀學士錢溥往冊之溥竣事而還作使交錄

明文內紀後

卷二十四

本九

臣謹撰

皇猷廣之歌詞曰

皇猷廣廣九真昭揭雲漢羅星辰東鬱儀西結鄰北
窮玄漠南丹垠嗟爾黎黎襲陳雕題文身何縉紛
肅以義弘吾仁神武不殺奚觀兵遶正使遣儒臣
周爰咨諏其言諄諄象胥侶瀕賓異禽奇獸豈湏
珍世維藩宅海濱

渥恩浩瀚長春

右第五章

皇憲昭第六曰恭惟

憲宗純皇帝德純粹精道直方大無幽弗格無遠弗

屆乃成化七年安南國王黎灝侵擾占城國十七
年復害老過

上申諭之有曰族代天理物一視同仁不忍兩國橫
罹兵禍又曰交民天民也老過亦天民也無故而
戕走逆天矣

聖謨洋洋永為殷鑒臣謹撰

皇憲昭之歌詞曰

皇憲昭昭九域曜靈朝升望舒夕協氣鬱妖氛息慶
雲繚繞浮丹掖器車見醴泉出瑞應駢臻符紫極
載蘭臺紀石室仰攀

明文內紀後

卷二十四

七十

龍鱗附鳳翼捧理符頒玉曆萬里關河祇行役泛鷁
舟憑熊軾靺鞨有氏恒修職墉隼射日禽執宣揚
廟畧敷文德

右第六章

皇澤豐第七曰恭惟

孝宗敬皇帝恭默思道惕厲圖治華夏蠻貊罔不率
俾乃弘治間重熙累洽夷服不擾
上命諭德倫文叙編修魯鐸往冊之大學士李東陽
作詩以紀厥事臣謹撰

皇澤豐之歌詞曰

皇澤豐豐九州紫虛冲漠銀河流戰武弁飭儒流貌

猗震肅鷁鷺儔泛仙槎游斗牛使星光映鳳池秋
并論德後編修親持雙節入炎洲綠豹谷躡象丘
猩唇假喙驚龍湫却鮫綃辭蜃樓片帆飛渡吾何
求永終譽俾咸休海隅日出靈光浮

右第七章

皇圖正第八曰恭惟

皇上德被三靈化流八極至仁育物大中立極爰自
先朝以來交人內叛孽酋莫登庸公廢竊據

皇上俯軫遐荒特遣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
往討厥罪登庸褫魄與其姪文明暨耆民國人繫

昭文外紀後

卷十四

七十一

組袒跣叩闕哀籲守臣以聞

上允之仍令革其僭號析其部落復我侵地供我恒
貢無謀同辭莫我敢距

聖謨真弘遠矣臣謹撰

皇圖正之歌詞曰

皇圖正正九宸乾德昭升坤軫寧寶露凝黃河清四

靈畢至百嘉呈龍旂颯虎節橫樓船百萬如雲屯

朔鵬颺渡龍津先聲赫業如雷霆重譯至貢篚陳

黃支白雉輸瑤京瞻日表仰

天庭海不揚波頌聖人

右第八章

皇祚昌第九曰臣謹按漢創交趾日南諸郡唐初
為交州置都護府土酋曲承美楊延藝迭為節度
使宋封丁璉為王黎桓李公蘊互相弑奪而陳氏
續矣

高皇桑遠能通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皇上長駕遠馭育之以仁正之以義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昔者禹征有苗三旬弗克七旬
而後格之書有干羽兩階綱高宗伐鬼之方三年

而後克之詩有捷彼殷武之頌我

皇上廟謨中運神威遐著猷祇効靈海若助順不旋

昭文外紀後

卷十四

七十二

踵而交人來格視禹高宗蓋有加矣臣謹撰

皇祚昌之歌詞曰

皇祚昌昌九陽

聖神廣運開明堂奠兩儀炳三光西漸若木東扶桑

邁禹謨煥堯章中興神化波海邦彼島夷類獮狂

快覩

乾龍九五翔干羽格玉帛將山輪川輓來梯航商氏

羗周越裳寄象輶譯通多方麟游郊鳳鳴岡萬年

景運登羲黃

右第九章

楚紀卷之二十四

楚紀卷之二十五

皇明賜進士經筵日講同修國史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謹撰

乎諫內紀前篇

惟辟奉天惟臣從人若木從繩若鼎和味有諫必乎說而思繹苟曰無然舍生取義撰乎諫內

紀前篇

白公子張

白善附

白公子張楚大夫也忠以格主智以謀身楚無良焉

按楚靈王患子張之諫謂史老曰吾欲已諫若何

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則曰余右執鬼中

乎諫內紀前

卷二十五

左執殤宮凡百歲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子張

又諫王如史老之說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

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

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

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不類

茲故不言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

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

若濟川用汝作舟楫若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

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

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獻廣也其知之

不疚也猶自謂未入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

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

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

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亦不難乎齊

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

以德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與人誦以自詰也是以

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于有畿田以屬諸侯

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德于二令君而

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

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

乎諫內紀前

卷二十五

忍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

用吾愁寘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

浦之犀羆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遂趨

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難厥後有公

孫善者子張之裔也為楚將家澧陽白公勝為亂

召之善曰從子而亂其國則不義於君背子而發

其私則不仁於族遂棄其祿築圃灌園以終其身

澧人名其圃曰白公圃

史南曰臣讀子張之引說命何其意之優柔而

言之諄復也夫高宗之望說喻之以麴蘖鹽梅

舟楫霖雨可謂至矣而又以身喻之曰朕眈惟人良臣惟聖其敏學圖治何誠且切哉楚靈王何人也子張乃引說命以告其以規為璲宜也平之軋谿難作為天下僂有以也夫公孫喜踵子張之躅而辭榮就寂以全其名載錫之光燄執贊曰子張忠諫以弼楚靈濟川作楫用礪作金王之不悟寘耳弗聽乾終之難天又奚懲

伍參 伍舉 伍尚

伍參伍舉之父也為楚莊王嬖臣邲之戰參力持之遂克晉師按文公十二年楚子伐鄭晉荀林父帥

半諫內紀前卷二十五

三

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隨武子曰善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皆有之先穀欲戰楚子重將左子上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伍參欲戰令尹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乎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今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師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

半諫內紀前卷二十五

四

次于管以待晉師在教邨之間或曰楚師驕樂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怠其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箴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不可謂無備先穀必欲戰也而弗從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晉人逐之左右各之遂敗晉于邲

史南曰曷嘉乎參以其謀國之良也夫師直為壯曲為老故曰師貞丈人吉又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參能判于吉凶之幾能辨于壯老之能別于臧否之分其止晉師于邲也非倖也

伍舉一曰狄舉伍參之子伍奢之父也為楚大夫質直而無畏慙諒而有貞剛亢而不屈惟其不屈故人多憚之惟其有貞故鄰國重焉惟其無畏故聲于以為材也按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馬曰

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闢庶為樂不聞其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防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馯騂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頃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

平諫內紀前

卷二十五

五

數年乃成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太宰遂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遠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宿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邇而小大安之也若欲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

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自觀故先王之為臺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臺度于臨觀之高其所不施檣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以教民利也不知以其匱之也若君為此臺美而忘政楚其殆矣靈王會諸侯舉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孟津之誓成王有岐

平諫內紀前

卷二十五

木

陽之蒐康王有豐之朝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王曰用桓公盟已王有驕色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紂為驪山之會東夷叛之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王其慎終其後伍尚伍員皆其孫也史南曰伍舉有六美焉曷為乎見其美吾於臺之諫見事上之忠焉見恤民之義焉見戒侈之漸焉見崇德之基焉見述古之制焉吾垂會之諫見王霸之畧焉是故知畧而後可以知時知制而後可以知度知基而後可以知進知漸而

後可以知出知義而後可以處民知忠而後可

以正君故曰有六美焉

伍尚伍舉之孫伍奢之子也初為棠邑大夫楚平王使為太子太傅費無極為少傅無極為太子納婦于秦見其美也勸王自取之遂讒太子出奔鄭王召伍奢奢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乎無極曰王今不制必成禽矣王怒囚奢使召二子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必并禽其勢必不來二子聞召員謂尚曰楚之召我非欲生我父也恐後生患故以父為質

李諫內紀前

卷十五

七

耳不如奔他國以雪父恥俱滅無為也尚曰聞父執而莫奔非孝也父戮不報無謀也度能往事知也子其行哉我其死矣尚就戮員奔吳為子胥因公子光以見吳王僚後公子光弑王自立乃以子胥為行人與謀國事楚誅貴臣卻宛伯州犁犂之孫為伯嚭亦奔吳為大夫乃與師伐楚破公子常于豫章五戰入郢昭王奔鄖乃掘平王墓鞭其尸後吳王闔閭歸子太差立伯嚭為太宰越王勾踐厚幣遺吳委國為臣妾子胥諫不聽伯嚭讒之乃賜屬鏹之劍既死盛以鴟夷浮之江中吳人立祠

江上命曰胥山

史南曰臣按史遷論云怨毒之於人甚矣向令子胥從奢俱死何益哉棄義雪大耻名垂後世矣於乎太史公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奢之死不失為忠臣尚之死不失為孝子乃若子胥名流吳國志復楚讐似矣乃鞭平王之尸寢昭王之宮不已甚乎厥後屬鏹之劍未必非伐楚之刃鴟夷之投要亦鞭尸之報也中包胥謂天定亦能勝人豈具然哉賈曰伍氏諸傑咸以諫諍章華之臺侃侃持正子胥奔吳子尚授命立孝

李諫內紀前

卷十五

八

宣忠久而天定

然丹

然丹字子革楚右尹也初楚靈王狩于洲來次于賴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露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于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語曰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有分我獨無今於周求鼎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先王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

王舅也魯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惟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我王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城陳蔡不羨賦皆千乘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鉞秘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曰

平王既嗣任賢嘉尚

劉洎字忠道

九

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孔子聞之曰克已復禮仁也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乎王即位使子革簡上國之兵于宗兵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奸譴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亦如之

史南曰子革之諫善矣曷善之易有之納約自牖無咎夫人臣之諫必就其明以通其蔽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子革即穆王八駿之游以諫靈王善諫者也何靈王之不悟哉君子觀呂刑則知穆王悔心之萌觀乾谿則知靈王憤心之害贊曰子革何人南楚之望驟諫楚靈其言如響祈招之詩穆王心蕩

劉洎

劉洎字忠道荊州江陵人初爲蕭銑黃門侍郎畧地

平王既嗣任賢嘉尚

劉洎字忠道

十

嶺表下五十城未還而銑敗遂以城自歸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貞觀七年擢給事中封清苑縣男轉治書侍御史於時尚書省詔敕稽壅按成復下彌年不能決洎言尚書萬機本貞觀未有令僕射職併務繁左丞戴胄右丞魏徵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不敢懈比者勲親在位品非其任勢相傾雖欲自疆先懼譴譴故郎中嘿奪惟事咨稟尚書依違不得裁筦轄玩弛綱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郎中使皆得人非惟救曠滯之弊固當矯拂趨兢也未幾拜尚書右丞洎健于職於是

尚書復治如徵時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攝黃門侍郎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究臧否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遼絕勢不論擬故課愚對朕持卑抗尊雖思自疆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假柔顏虛心聽納猶恐群臣惴縮不敢進況以神機天辨飾辭援古而述其議哉夫天以無言為尊聖以不言為德皆弗欲煩也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為弊人思雍平陛下力行所至耳欲求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愛憎慎取捨

李諫前

卷二十五

十一

若貞觀初可乎詔荅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然駟人輕物恐由推論致之若形神心氣不為勞也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弗勤于始將悔于末故龍錯上書令通政術賁誼奏計務知禮教今太子孝友仁愛挺自天資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才多藝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太子優游坐乘白日陛下每退朝引見群臣訪以今古咨以得失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

嫌也問者太子一入侍遯旬不出師博察案具員而已非所謂敬之也臣愚以為授以良書娛以佳賓使耳所未聞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群生之福也帝於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帝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兒在吾膝前見朕悅諫熟矣故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哉稍遷侍中帝忽謂群臣曰朕今欲聞已過卿等為朕言之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等愚不見其過

李諫前

卷二十五

十二

洎曰然頃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羞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能改之及征遼東詔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輔皇太子監國帝曰卿輔太子社稷安危在焉宜識朕意洎曰願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怪其語謬戒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果恐以此敗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還不豫洎與馬周入候出見遂良泣曰上體患癰殊可懼遂良即誣奏洎曰國家不足慮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異者誅之帝愈召洎問狀洎引馬周為左遂

良執不已帝惑之乃賜死方死時索筆牘欲自言
有司不敢與帝後知之有司皆得罪顯慶中其子
弘業詣闕訴遂良諸死狀李義府右之高宗問近
臣給事中樂彥瑋曰辨之是暴先帝過刑事寢文
明初詔復官爵

史南曰臣嘗讀歐陽文忠公贊云劉洎之才之
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
任安危以言淹其衆為媚忌所乘卒陷罪誅以
太宗之明蔽於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甚
矣君臣相知之難而讒人之罔極也書戒殄行
李諫內紀前卷十五 十三
詩刺交亂豈無徵哉贊曰劉洎直臣受知太宗
弼輔皇儲納言盡忠遂良之譖蠹賊內訌弘業
訴白遑恤乃躬

岑文本

岑文本字景仁其先棘陽人祖善方後梁吏部尚書
更家江陵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得
伸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辯對哀傷無所詘衆
屬目命作蓮華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有
姿儀善文辭多所貫綜郡舉秀才不應蕭銑僭號
召為中書侍郎主文記河間王孝恭平荊州其下

欲掠敘文本說孝恭曰自隋無道四海救死延頸
以望真主蕭氏君臣決策歸命者意欲去危就安
大王誠縱兵剽掠恐江嶺以南向化心沮狼顧屬
驚不如厚撫荊州以勸未附陳天子厚惠誰非王
人孝恭善之遽下令止侵擾署文本別駕從擊輔
公祐典檄符進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秘
書省太宗既藉田又元日朝群臣文本奏藉田三
元頌二篇文致華贍李靖復薦于帝擢中書舍人
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
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識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

李諫內紀前卷十五 十四
敕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師古以
譴罷溫彥博為請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誥人
少逮者幸復得用帝曰朕自舉一人公母憂乃授
文本侍郎專典機要封江陵縣子是時魏王泰有
寵後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曰臣聞創撥亂之業
其功既難守已成之位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
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保其位也今億兆乂
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
減損尚多田疇墾闢尚少覆幬之恩著矣而瘡痍
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

種樹年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搥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斃有征役則隨之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則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材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

李諫內紀前

卷二十五

十五

儆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既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願神養性省畋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憂考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臣之愚心願居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崇億載之祚隨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龍蛇作孽雉雉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為福變咎為祥况水雨之惠陰陽恒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咎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

替伏待斧鉞勸崇節儉陳嫡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賜帛三百段踰年令從伐遼東事一委倚紛至糧漕最自甲兵凡要料配差序籌不廢手由是神用頃耗容止不常帝憂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帝臨視流涕卒年五十一是夕帝聞夜嚴曰文本死所不忍聞命罷之贈侍中廣州都督謚曰憲陪葬昭陵始文本貴常自以與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帟帑事母以孝顯撫弟姪篤恩義生平故人雖驕賤必鈞禮帝每稱其忠謹晉王為皇太子大臣多兼宮官帝欲文本兼攝

李諫內紀前

卷二十五

十六

辭曰臣守一職猶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詔五日一參東宮每進見太子荅拜始為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荅曰非勲非舊貴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邪故口未嘗言家事既任職久資錫豐饒皆令弟文昭主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

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乃
昭讓敕卒無過孫義從子倩

岑義字伯華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坐伯父長倩貶
柳州司法參軍遷金壇令時宰相宗楚客枕下道
巡察御史母遺江東三岑乃薦義為汜水令武后
令宰相舉員外郎韋嗣立薦義且言惟長倩為累
久不進后曰義誠材諉之拘即拜天官員外郎於
是坐親廢者皆得援高進矣俄為中書舍人中宗
時武三思用事敬暉欲上表削諸武封王者衆畏
三思不敢為草獨義為之詞誼勁切其辭曰臣聞

李諫南紀前

卷二十五

十七

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中之
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古詳觀帝業皆相並與
莫不更王故三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殷氏衰而
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曆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
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必合乎四時春往
則寒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帝不可違違
之則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
變之則霜霧不均水旱交錯自有隨失御海內崩
離天墜之重歸于唐室萬方樂業收撥亂之功三
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蒸

李諫南紀前

卷二十五

十八

人自弘道遇密生靈降禍百姓哀號如喪考妣則
天臨御帝國明目達聰躬親庶績則有讒邪凶孽
誣惑獻德構害宗枝誅夷殆盡英藩賢戚百不存
一餘類在者投竄荒裔酷虐人神感傷天地忠臣
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僭稱改革武家子姪
咸樹封建十餘年間實亦榮極時唐室藩屏豈得
並封故知事有昇降時使然也今則天皇厭倦萬
務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上至
卿士下及蒼生黃髮之倫童兒之輩莫不歡欣舞
忭如見父母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
仁明順天下之望今皇業重構聖祚中興祇承之
道有助於先德矣黎人之誠無負於陛下矣臣又
聞之業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前聖之格言先哲之明識自皇反正天命惟新武
家諸王封建依舊生者既如茅土死者仍追賦邑
萬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罕有斯理帝
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
違五行運曆乎乖四時寒暑乎又海內衆情朝廷
竊議謂武氏諸王身計亦危適將有損慶之未得
其所居之實恐不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陷之不

遵古典故也。且唐歷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薄則易全。又則天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並居京輦，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外戚，曲流恩貸，奈宗廟社稷計何？奈卿士黎人何？伏願陛下為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內崇經邦之要，外順遐邇之心，豈不固宗社之本？凡人靈之願，則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下有序，臣等特承榮寵，思竭丹赤，既為唐臣，實為唐計，伏乞垂矜納焉。由是左遷秘書少監，進吏部侍郎。時崔湜、鄭愔及大理少

李諫內紀前

卷十五

十九

卿李元恭分掌選，皆有賄聞，獨義勁廉。為時議嘉，仰帝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為陝州刺史。再遷戶部尚書，景雲初，復召同三品，進侍中，封南陽郡公。初，節愍太子之難，冉祖雍誣帝及太平公主，連謀賴義與肅至，忠保護得免。義監脩中宗實錄，自著其事。帝見之，賞歎賜物三百段。良馬一匹。下詔褒美。時義兄獻為國子司業，仲翔陝州刺史，仲休商州刺史，兄弟子姪在清要者數十人。義歎曰：「物極則反，可以懼矣。然不能抑退坐太平公主事，誅籍其家。」

岑長倩自少孤，為文本鞠愛。永淳中，累官至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內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武后擅位，喜符瑞，事群臣，爭言之。長倩懼，問亦開陳，請皇嗣為武氏且為周家儲貳。后順許，賜實封戶五百加特進，輔國大將軍，鳳閣舍人，張嘉福、洛州民王慶之建議，以武承嗣為皇太子。長倩請皇嗣在東宮，不宜更立。與格輔元不署奏，請責嘉福等。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后喜，始詔天下立大雲寺。長倩爭不可，繇是與諸武忤，罷為武威道行軍大

李諫內紀前

卷十五

二十

總管征土蕃，未至召還。下獄。來俊臣、晁衡長倩與輔元、歐陽府數十族謀反，斬于市。五子同賜死。發累先墓，睿宗立，追復官爵，備禮改葬。厥後有岑參者，為嘉州刺史，見昭文傳。
史南曰：臣攷唐書，乃見岑氏多賢，輝映史冊。夫文本憂貞觀之不克終，知魏王泰之過侈也。乃上言謹節儉之節，昭嫡庶之分。岑義憂永徽之不正，始知武三思之窺伺也。乃代言崇經邦之要，順遐邇之心。其詞嚴其義正，其氣昌其理順。然而忠不謀家，率致五宗受戮。悲哉！贊曰：文本

謹論貞觀建儲疑丞輔弼冬禮春書岑義直氣
上逼紫除諸武歛避寢以忠踈長倩封鄧終始
若殊厥後孫參遐思鬱紆

唐介

唐淑問

唐義問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人知其貧歛錢
以贖介尚幼謝不取擢進士第為武陵尉調平江
令吏誣民李貴殺人祭鬼岳守捕之備極楚掠介
訊之無他驗守怒白于朝遣御史方偕別鞠之與
介同守以下獲罪偕受賞介未嘗自言改知莫州
任丘縣遼使往來驛吏以誅索破家為苦介坐驛

李諫內紀前

卷三十五

二十一

門禁之皆帖伏以去沿邊塘水歲溢浸日中人楊
懷敏主之欲割邑西十一村地豬漲潦介築堤扞
之民以為利通判德州轉運使崔嶧取庫絹配民
而重其估介留牒不下且移安撫司責數之嶧怒
數馳檄按詰介不為動既而果不能行入為監察
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啓曜院造龍鳳車內出
珠玉為飾介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喧瀆後宮
奇靡之器不宜過制詔亟毀去張堯佐驟除宣徽
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
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廷論奪其二使無何復

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
河陽為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抗言
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
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
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
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言
將遠竄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
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
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家司豈應得預
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

李諫內紀前

卷三十五

二十二

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脩
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以
為大重帝旋悟明日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罷彥
博相吳奎亦出又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
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
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名數月
起監郴州稅通判潭州知復州召為殿中侍御史
遣使賜告趣詣闕下入對帝問曰卿遷謫以來未
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言
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既任言責言之不行將

固爭爭之重遣陛下願得解職換工部員外郎直
集賢院為開封府判官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
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宜久居外文彥博再當國奏
介向所言誠中臣病願如中復言然但徙河東久
之為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帝自至
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為理願
時發德音以勤萬幾又論宮禁干丐恩澤之命不
由中書宜有以抑絕賜宮嬪之費多先朝時十數
倍日加無窮且有所股損監司薦舉多文法小吏
請令精選端良敦朴之士毋使與儉薄者同進諸

事諫內紀前

卷二十五

二十五

路走馬丞凌擾郡縣可罷勾遣以權歸監司充國
公主夜開禁門宜劾宿衛主吏以嚴宮省帝悉開
納之御史中丞韓絳劾宰相富弼弼家居求罷絳
亦待罪介與王陶論絳以危法中傷大臣絳罷介
嫌於右宰相請外以知荆南勅過門下知銀臺司
何刻封還之留權開封府旋以論罷陳升之亦出
知洪州加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樞密直
學士知瀛州治平元年召為御史中丞英宗謂曰
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繇左右介曰臣無狀
陛下過聽願獻愚忠自古欲治之主亦無求絕世

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餘烈在人未
遠願覽已成之業以為監則天下蒙福矣明年以
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帝曰朕視河東不在中執
法下暫煩卿往耳夏人數擾代州邊多築堡境上
介遣兵悉撤之移諭以利害遂不敢動神宗立以
三司使召熙寧元年拜參知政事先時宰相省閱
所進文書於待漏舍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
身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
乃與同視後遂為常帝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薦之
介言其難大位帝曰文學吏事經術不可任耶對

事諫內紀前

卷二十五

二十四

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
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
當自知之中書嘗進除目數日不決帝曰當問王
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
書政事決於翰林學士臣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
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恐非
信任大臣之體也必以臣為不才願先罷免安石
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
十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
劄子遷馬拯訴之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

臣假此為威福太祖時以堂帖重於敕命遂削去之今復用劄子何異堂帖張洎因言廢劄子則中書行事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敕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為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為然乃止介自是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辯而帝主其說介不勝憤疽發背薨年六十介為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官缺衆皆望介處之觀其風采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然居政府遭時有為而扼於安石少所建明聲名減

平諫內紀甫

卷十五

十五

於諫官御史時比疾亟帝臨問流涕復幸其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部尚書謚曰質肅子淑問義問孫恕

唐淑問字士憲舉進士至殿中丞神宗以其家世擢監察御史裏行諭以謹家法大體淑問見帝初即位銳於治因言中旨數下一出特斷當謹出納別枉直使命令必行今詔書求直言而久無所施用必欲屈群策以起治道願行其言初詔侍臣講讀淑問言帝王之學不在章句飾文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王之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

以求合先生則天下幸甚河北饑流人就食京師官振廩給食來者不止淑問曰出宿不繼是誘之失業而就死地也條三策上之滕甫為中丞淑問力數其短帝以為邀名乃詔避其父三司使出通判復州久之知真州提點湖北刑獄言新法不便乞解事黜知信陽軍以病免數年起知宣州徙湖州入為吏部員外郎又引疾求外帝以為避事降監撫州酒稅哲宗立司馬光薦其行已有恥召為左司諫以病致仕數月卒

平諫內紀甫

卷十五

十六

唐義問字士宣善文詞試禮部再試秘閣父介引嫌罷之熙寧中辟京西轉運司管勾文字神宗覽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為以其名訪輔臣因黃好謙領使事諭之曰唐義問風力強敏行且用矣可面詔之尋以為司農管當公事方行手實法所在騷然義問言今造簿甫二歲民不堪命不宜復改嘗從曾孝寬使河東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析如流帝喜曰欲見卿非今日也擢湖南轉運判官一路敷免役錢又分戶五等儲其羨為別賦號家力錢義問奏除之移使京西文彥博守西都義問求罷彥博告以再入相時

嘗薦其父晚同為執政相得甚驩故義問乃止時陝西舉兵多亡卒所至成聚義問請令詣官自陳給券續食人以為便會有不悅之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盜語遺火盜逸去民家被焚訟尉故縱火郡守執尉抑使服義問辨出之方旱而兩用彥博薦加集賢修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砦蠻楊晟秀斷之以叛即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復若為州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章惇秉政治棄渠陽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潁昌府卒

平諫內紀前

卷十五

二十七

唐恕今之孫也崇寧初為華陽令以不能奉行恭法忤使者謝病免歸其弟意為南陵令亦以病自免兄弟杜門躬耕恕尋以宣教郎致仕靖康元年御史中丞許瀚言其高行詔起為監察御史意亦以宰相吳敏薦召對而貧不能行竟餓死江陵山中

史南曰臣觀荊州志書介事大畧及讀宋史論

曰介敢言聲動天下振古遺直也夫聽諫者明君所難以唐文皇猶弗終於魏徵觀其面諍鯁吭逆心或不能堪而仁宗容之無拂誠盛德哉以臣論之人君納諫固為有道而大臣受言亦

為有容文滌一聞介言而稱其切中已病再處介子義問而相忘平生所謂斷斷無技休休有容誠國之寶也故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信哉贊曰子方昌言古之遺直潞公待罪休休無讟諫阻新法力忤安石義問克承彤管有奕孫恕餓死首陽鮮儷

鄭獬

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少負俊材詞章豪整流輩莫敢望初試園丘象天賦登進士第一通判陳州入直集賢院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英宗即

平諫內紀前

卷十五

二十八

位治永昭山陵悉用乾興制度獬言今國用空乏近者賞軍已見橫歛富室嗟怨流聞京師先帝節儉愛民蓋出天性凡服用器玩極於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乃欲效乾興最盛之時獨不傷儉德乎願飾有司損其名數又言天子初即位郡國馳表稱賀例官其人此出五代餘習因仍未改今度官猥衆充溢銓曹况前日群臣進官已布維新之澤不須行此以開僥倖皆不服又上疏言陛下初臨御恭默不言所以共政者七八大臣而已焉能盡天下之聰明哉願申詔中外許令盡言

有可采錄召與之對至於近臣不時見訪以得失虛心求之必能有益治道帝嘉納之時詔諸郡敦遣遺逸之士至則試之秘閣命以官頗有謬舉者衆論諠譁旋即廢罷擬言古者薦士拔十得五猶得其半況今所失未至十五而遽以浮言廢之可乎願復此科使豪俊無遺滯之歎未及行出知荆南治平中大水求言獬上疏陛下側身思咎念有以消復之不知求忠言者將欲用之邪抑但舉故事邪觀前世之君因變異以求諫甚衆及考其實則能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亦鮮矣今詔發天下

李諫內紀前

卷十五

十九

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韞以薦諸朝百萬機務未能盡覽不過如平時下之中書察院至於無所行而後止如是則與前世之為空言者等爾謂宜選官置屬掌所上章兩府近臣從容講貫可則行之否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決之羣臣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天下之進言也甚難而上之受言也常忽願陛下來羣臣之章疏容而聽之史冊大書以為某年大水詔求直言用某人之辭而求其事無令徒掛牆壁為虛文而已還判三班院神宗初獬上奏曰如欲省任子莫若先擇賢凡任子

已補欲出身仕者從其所能而試之或以一經策畧每歲二月集于有司如試進士武舉法差官糊名較實中程乃得仕如此則得仕者必少而所取者材子弟各相勉強於學又有勸焉如有不能文墨而獨可以才幹者則請家試一人此所以盡人之能而且不絕其世祿也至於俱無能焉則終身不得仕又何憾焉臣又以為臣下至病耗不欲去者顧祿而已至不得已乃求宮觀留臺監權是終無去意臣欲乞分司致仕官其俸皆勿奪俾終

李諫內紀前

卷十五

三十

其身病耗者有所養則必有相引而去彼居閭里待次累年俸錢亦不絕也縣官何惜一二千錢界之以禮引退且有優遇老臣之恩至於貪賊酷吏一有有犯此可終身勿令仕茲亦有省官之術焉臣誠不欲陛下初即位德澤未及宣究而遽有刻薄之更制此臣所惜也如臣議可采欲乞付中書與衆論定其可者焉三年知開封府獬又奏曰陛下聰明好問繇逮訪於下多言者或以此譽臣此妄譽也當其進言時陛下何不使條臣所行之事彼必窮而無對設使有其實則陛下亦當深察之

然後以為信今臣無是而陛下遽信之如有以臣不肖而毀之者陛下亦必聽之矣何則善惡之來不考其實既容妄譽必亦容妄毀此臣不敢喜而有懼也故帝王聽納之際不可不察不察其實則天聽可得而欺姦臣乘之以逞其欲於是白為黑以是為非附己者進背己者斥分布同類彌縫其失使朝廷上惟聞黨人之論而不知有天下公議善乎孟子之言左右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然後去之如

李諫內紀前

卷五

三

此則當進者無苟得之幸當退者無私歎之恨進退各當其分又執有致疑於其間者執伏願陛下高視遠照毋牽私言使天下知毀譽之不能亂政則非獨臣之願實天下之願獬又奏曰日者陛下陞黜大臣出於獨斷二府不得與謀中外聞風皆震動伊鬱之士至有通夕不寐拊髀而起者以為自天禧以來五六十年間未有此等事昔堯之聖猶曰知人惟帝其難之自堯而後愈為難矣今賢不肖難然以進深情厚貌言與行違陛下雖聰明焉能探其肝膽而辨其真偽乎辨莫若試之凡其

所長者宜從其長而用之用之以效群臣以為然未也大臣以為然亦未也陛下察之見其有效然後賞之賞罰明而人自勸雖堯舜不踰於此既用其賢矣時以不肖者參焉既用其智矣時以愚者參焉於是黑白淆亂邪正例置則天下事去矣昔者秦始皇自侈以為天下無賢及漢祖之起蕭張韓黥乃秦之棄士也隨煬帝自大以為天下無賢及唐宗之起房杜英衛乃隋之棄士也今天下之廣豈乏賢者惟無棄士以資後人幸矣然陛下既得士宜用其所長在三司宜擇錢穀之吏尹京兆

李諫內紀前

卷五

三

宜擇通政事之臣在御史宜擇強毅之臣在侍從宜擇文學通古今之臣如此則才盡其所蘊而官宿其所業天下之事不舉者未之有也故舜之命夔典樂則不復典禮命禹作司空則不復作司徒命稷播農則不復作士以變禹之賢而不能兼二事况以庸庸之材而欲兼天下之任可乎故今世不為官擇人而為人擇官惟履踐之多則為大臣不問其治與不治此天下所以不治也今天下士如有自薦或因大臣所舉且試召之使論其事而觀其謚然後命之以職試其所以如此則人焉廋

哉是歲召獬夕對內東門命草吳奎之青州及張方平趙叅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遂拜翰林學士朝廷議納橫山獬曰兵禍必起於此已而种諤取綏州獬言竊見詔深戒邊臣無得生事今乃特用變詐之臣務為掩襲如戰國暴君之所尚豈帝王大畧哉諤擅興兵當誅又請因諒祚告哀遣使立其嗣子識者竊之權發遣開封府民論興與妻謀殺一婦獬不肯用按問新法為王安石所惡出為侍讀學士知杭州御史中丞呂誨乞還之不聽未幾徙青州方散青苗錢獬言

平諫內紀前

卷二十五

卅三

但見其害不忍民無罪而陷憲綱引疾祈間提舉鴻慶宮卒年五十一家貧子弱其柩槨殯僧屋十餘年滕甫守安州乃克葬

史南曰臣讀宋文鑑見獬所上園丘賦其辭嚴其氣昌所著禮法策其義正其慮遠及富彥國之制呂獻可之誅其識達其憂深卓哉不群爾矣國史所述特其畧也故采其奏議以例其餘云贊曰毅夫廷魁侃侃正論歷詆安石盡誠廷諍新法力沮重違弗聽宋室浸亂豈曰天命

廖剛

廖剛字用中其先衡州人世仕馬殷後徙南劍州之順昌少從陳瓘楊時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宣和初自漳州司錄除國子學錄權監察御史時蔡京當國剛論奏無所避以親老求補外出知興化軍欽宗即位以右正言召丁父憂服闋除工部員外郎以母疾辭紹興元年盜起旁郡官吏悉逃去順昌民以剛為命剛論從盜者使反業既而求盜入順昌部使者檄剛撫定剛遣長子遵論賊賊知剛父子有信義亦散去除本路提點刑獄尋召為吏部員外郎言古者天子必有親兵自將所以備不虞而強主威漢北軍唐神策之類也祖宗軍制尤嚴願稽舊制選精銳為親兵居則以為衛動則以為中軍此強幹弱枝之道又言國家艱難已極今方圖新若會稽誠非久駐之地請經營建康親擁六師往為固守計以杜金人窺伺之意遷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除給事中母憂服闋復拜給事中剛言國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將之兵備江淮不知幾萬初無儲蓄日待哺於東南之轉餉浙民已困欲救此患莫若屯田因獻三說將校有能射耕當加優賞每耕田一頃與

平諫內紀前

卷二十五

卅四

轉一資百姓願耕假以糧種復以租賦上今都督府措置時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誤國之罪追貶其身仍詔子孫毋得官中朝至是章傑自崇道觀知婺州章僅自太府丞提舉江東茶鹽事剛封還詔書謂即如此何以示懲乃並與祠權戶部侍郎專遷刑部侍郎求補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七年二月日有食之詔內外官言事剛言陛下有建國之封所以承天意示大公於天下後世也然而未遂正名者豈非有所待耶有所待則事天之誠未至也願陛下昭告藝祖在天之靈正建國儲君

李諫內紀前

卷二十五

廿五

之號布告中外不匿厥旨異時雖百斯男不復更易天下孰敢不服上讀之聳然即召剛趣至闕拜御史中丞剛言吾職糾姦邪當務大體若摭摭細故則非臣本心又奏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時徽宗已崩上遇朔望猶率羣臣遙拜淵聖剛言禮有隆殺兄為君則君之已為君則兄之可也望勉抑聖心但歲時行家人禮於內庭從之殿前司強刺民為兵及大將恃功希恩所請多廢法剛知無不言論列至於四五驕橫者肅然鄭億年與秦檜有連得美官剛

顯疏其惡檜街之金人叛盟剛乞起舊相之有德望者處以近藩檜聞之曰是欲實我何地邪改工部尚書而以王次翁為中丞時邊報至從官會都堂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乎億年奉祠去次翁與左諫議何鑄劾剛薦劉昉陳淵相為朋比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明年致仕以紹興十三年卒子四人遲過遂遽仕皆秉麾節時人號為萬石廖氏史南曰臣攷諸鄭樵通志謂廖氏惟衡山之族寂大馬殷據楚子姓多事之嗣後散處避亂蜀

李諫內紀前

卷二十五

廿六

中則有綠荔譜黃山谷所謂南國道翁發明聖學者是已閩中則有世綵堂宋史所謂中丞名滿天下者是已鄂中則有竹林集東坡所謂毗陵之政謠頌藹然者是已然而中丞風紀在臺中名譽在海內至今人猶稱之云替曰我廖之先出自衡山祝融吸嶧天柱噴吭乃若中丞峨峨豸冠世綵有堂東坡文瀾忠言直氣死在朝端

楚紀卷之二十五

楚紀卷之二十六

皇明賜進士經筵日講同修國史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廖道南謹撰

孚諫內紀後篇

陳智字孟機咸寧人永樂丙戌進士授監察御史出按京畿福建郡有張生者以殺人論死智察其冤得不死巡視畿甸松江上海有奸黨十八人劫持官府強攬賦歛智悉捕之誅其首惡永樂戊戌擢陝西按察使剪巨猾理滯囚不兩月囹圄為空鞏昌有王百戶者聚群盜剽掠智勦滅之洪熙初入觀兵部言京師馬大蕃宜令朝覲官給養歲騾其

平練內紀後

卷十六

一

駒智上疏按察司所以肅庶官百度而大僕得臨之歲徵駒與民等非以振紀綱昭聖化也上善其言關中饑岷州有造寺之役及建平涼藩府日役軍夫七千仍用三千人轉輸慶陽倉粟以給之中官督促甚嚴智謂歲饑民困何堪此役即疏已之九年考績拜江西布政使修庶政祛宿弊適永豐寇曾子良作亂官兵戮之脇從嚴李茂等千餘人皆被執智謂民迫于餓莩止戮其首惡餘皆宥免正統元年轉左布政使六月陟右都御史上聞諸道多滯囚大辟數十年不決智盡心推寃多

平練內紀後

卷十六

二

所平復四年七月智上三事一曰訓兵練將國之要務古人必修武備於無虞者欲銷禍患於無形保治安於長久今公侯伯都督等官堪總戎事者甚少不諳武藝者甚多逢迎賄賂醉醺飽鮮忽有軍旅之事徒恃純綺之貴海內多故豈能運籌策奮威武為朝廷樹功業乎宜令其每日於成國公朱勇麾下帶操科道以時巡視苟或偷安即奪其俸則司戎知所警懼而練兵事矣二曰夷狄為中國患振古則然惟有備斯無患矣兵法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母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然備禦之道在將帥得人而已宜令內外諸司各舉所知凡都指揮千百戶軍旗人等但有膂力過人智謀超衆及一長可取者許令送京仍勅九卿試之量加陞賞遣詣諸邊管軍操練遇警有功不次擢用則將帥得人兵威壯而邊患弭矣三曰給事中近侍之官御史風紀之職洪武永樂中選用既嚴任滿九載不次陞擢方面正佐及知府等官近年有經九年無人推薦者多陞各府同知秩五品階大夫是職固不為不重第監生歷事三月初仕有即得其職而御史給事中歷任九年顧陞是

職銓選失序宜勅吏部自今御史給事中任滿九載增俸一級仍蒞厥任則人情協而士氣有所養矣

上褒允之智性剛復有御史張昂訊囚致駁智嘗之四十最遂誣智擅用官木修造私宅落職卒于家史南曰臣嘗讀天順日錄及瑣綴錄載智擊暴怒牌及驅蠅數事殊非大臣雅度國史中則又述其全活獄囚甚衆何其不類也蓋智敢于任怨而敏于任事以故人多少之云贊曰耿耿中丞獨秉大節鷹隼搏霄鳳麟儀國其心不貳其

平議內紀後

卷三十六

三

儀靡忒淦水玉山緬思先哲

張純

張純字志忠江陵人永樂辛丑進士宣德丙午拜監察御史守制家居值歲大旱乃捐銀帶簪餌為粥以活民正統中擢僉都御史上言十三事其一請迎復

聖駕謂蜂蟻君臣豺獭報本况將相大臣坐享爵位聖駕蒙塵委于胡虜而不思迎復奚其可乎宜命廷臣會議何人可以職將帥運謀畧何策可以迎聖駕雪讐耻務在遠慮一舉萬全不惟可以報

君父之恩亦可以奠安宗社矣其二請開言路臣聞國家之有言路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元氣行則陰陽順而百物生言路通則耳目廣而庶政理今朝廷雖有言路之官無敢言之士大臣專權言輒有禍人皆箝口結舌耳為抱葉寒蟬飼芻仗馬過者北虜寇邊

平議內紀後

卷三十六

四

上皇親征群臣悉皆切諫咸為小人所沮致勞萬乘留滯虜庭言路不通其禍至此伏望屏除小人進用君子言之當者從其謀其不當者宥其罪則下情上達而言路無壅塞之弊矣其三請分兵耀武南京應天瀋陽等衛官軍俱赴大教場新江口操備限以大江阻以風濤有不能往復覆於風波者又江北地方有設衛之名無操軍之實宜將應天等衛見在大教場新江口操備官軍退回江北教場操練擇廉能智勇官一員總督其事務要器械鋒利紀律嚴明則江南江北之兵威武奮揚而或遠或近姦宄消弭矣其四請考察文官夫文職分理庶務中間多有貪已富貴不顧民疾苦者間有廉以律身公以蒞事者因無激勵之典視被貪墨安享富貴又亦不免為私欲牽制而日習為汙矣

宜命廉能公正科道官分往浙江等處及南北直隸將司府州縣大小衙門官員從公考察果有廉能幹濟深得民心者存留管事

朝廷加以褒異之典其貪酷不才罷輟無為者黜退老疾者致仕則賢者愈有所勸貪者皆知所懲矣其五請激勸武職夫士卒為國家爪牙為軍職者當撫以恩德庶可以捍外而衛內敵愾而禦侮近年以來管軍頭目不知

朝廷養兵待用之意侵欺月糧科歛財物剝削之弊匪言能盡及至事發問斷不過贖罪復職宜用內

李謙尚紀後

卷十六

五

外風憲官用心體訪如軍職中貪酷不才起蓋房屋置買庄田者或體訪得出重則挈送法司明正其罪輕或量情決杖示以威肅則激勸之典行不待刑驅而自然感化矣其六請禁革倉弊南京各衛軍倉斗級八百餘名收支糧餉此輩用財市役多肆貪暴有以頂厰看堆為名扶籬擡斛為由作弊多端難以枚舉宜勅該部將南京各倉軍斗退回教場操練照洪武永樂年間例於附近州縣僉點則奸弊自然消弭矣其八請除盜賊夫群奸之起實有所自皆由司牧侵漁尅害貪暴豪猾軍民

李謙尚紀後

卷十六

六

寔於衣食而為盜宜命內外風憲官詳察激勸有能守已以廉御下以恩者奏聞陞賞其殘忍貪暴者處以重典仍差御史錦衣衛官於南北水陸往來緝捕則盜息而人安矣其九請拔擢舊臣洪武永樂年間中外大小官員有為事克軍擺站降出為民者或由監生進士出身多歷年所熟於治體今後除曾犯人命賊私外其才行超越聲譽素著者許令薦拔授官蒞事猶愈於用初學拔新進則老成咸獲用矣其十請選任風憲近年以來內外風憲多不得人或庸陋委靡姦狡譎詐緘默畏忌

鄧真

鄧真字存誠江夏人永樂辛卯進士授監察御史上疏言十事其一曰吏部職專選法洪武中內外諸司官吏俱有定額今冗員甚繁日增千舊非任官惟賢初意凡各處考滿官到部當辨其賢否優劣年勞久近以為黜陟今有積歲至七八考不得遷一級者有朞年未滿即陞數級者凡進士監生出身自有定例今驟除方面躡躡華要者亦有除授佐貳沉滯末僚者何弗倫也至叅補吏典立選撥正撥之名此吏部之弊也二曰戶部職掌錢糧出納尤當慎用今各府州縣稅糧或有經二三年四五年不完者本部恬不為意每年指以催徵為名紛然遣官在外有一二年三五年不返者惟務剥害良民以致田里不安賦稅多逋本部明知其非皆不舉奏其諸色稅糧既已送納到倉而官僨人等通同盜賣虛出通關亦有未曾送納到倉各府州縣貪緣為奸偽造通關奏繳到部此戶部之弊也三曰禮部職掌禮儀凡各夷朝貢使臣至京隨當具奏接待如儀不使遠人缺望今飲食供帳之委之會同館應賞賜者故意遲留又有各處夷民土目來貢者往往不即奏達止令會同館聽候

或十日半月不引奏者或已進貢不即發遣此禮官之弊也四曰兵部職掌兵政凡天下軍馬多寡虛實當周知如某衛某所見在軍馬若干欠缺逃亡若干時常點檢且奏整理今乃尸位素餐優游度日兵務廢弛馬政不修軍伍不整有經三五年十數年空歇不補者馬匹孳生有三五年拖欠不完者是致各衛通同作弊互相蒙蔽貪贓壞法非止一端此兵部之弊也五曰刑部都察院黑白不分是非顛倒令人無所控訴亦有淹禁三五年十年者皆委而不問審決之際所在官司略不究心以致死於非辜大理寺職在祥刑一聚豪隱隨其輕重高下不能有所辯理真若癡愚旅進旅退此刑官之弊也六曰工部職掌造作今所急務者惟行在宮殿其諸造作皆可隨宜乃不度民力不分緩急買物料以一科百以十科千動至數千萬計民受其害不可勝言且匠有連年服役不少閒者有經年買閒在外生理者有狡猾託故而逃避者致役使不均人心不服舊制凡軍器除存留操備其餘皆令入庫遇有損壞或補造就各衛軍器局修治不許私製近有無知小人私帶軍器及私藏

其家或公行貨賣不知此等軍器何人製造舊制官府買辦物料止收本色今貪利之徒一槩攬納不收本等物料而折收鈔貫等項恣肆貪殘吮民膏血此工部之弊也九曰洪武中各衛官旗軍士編成隊伍各有統屬今擅將別衛軍士入伍又行招納逋藏逃匿此軍政之弊也十曰內外各衛所軍士皆有定數如伍有缺即當勾補今各衛所官吏惟耽貨賄軍伍空缺差人勾補縱容賣放百無一二該管官吏徇私作弊不行舉發又有勾解到衛受賄故免及以差使為由不令服役此軍衛之弊也凡此十事皆今日急務宜令所司各舉其職而後天下之治成

平諫內紀後

卷三十八

九

上悉從之真獻獄詳明政事通敏擢山東按察使轉布政使愛民如子卒于官後吏民見其行止如生咸以為神僧像祀之

史南曰臣攷武昌志寂略數語及予得其橋門

聽雨詩讀之有盛世之遺音焉嗣後管校

列聖實訓實錄乃得其所上卜事類皆朴俚不事文飾即可措之行乃知永樂之治崇尚本真故人皆敦行反本不獨辭有枝葉已也贊曰黃鵠嗟

峨高冠有峰鄂渚決灤江漢朝宗彼美鄧君世之人龍上言國事貞哉朴忠

鄧來學

鄧來學字時敏麻城縣人宣德癸丑進士初授戶部主事轉員外郎從靖遠伯王驥征麓川以功陞郎中母憂服闋改通政司右叅議督儲于永平山海正統己巳虜犯京師擢右僉都御史節制軍務巡視畿甸東北諸關隘勅之有曰蘇州林南等倉山海等衛所永平等府州縣喜峰等關口收支糧草作弊侵欺其屯田侵占欺隱遵化靈山地產榛實

平諫內紀後

卷三十六

十

豪右亦多據之與小民爭利今特命爾往蒞其事若奸頑怙終不悛者究治爾宜廉潔公勤凡事從宜區畫務使兵民利便糧餉充盈庶副委託之重迺北一路不許將弓箭軍器與虜交易違者治之不貸來學奉命惟謹能以權智集事時關隘守卒多役私門來學又請擇文武大臣各帥軍據險以要虜歸路太軍從而逐之內外夾攻宜無不殄滅者於是命來學帥所部趨紫荆關易州等處偕昌平侯楊洪追躡虜後景泰癸酉陟副都御史命兼判后庸倒馬白羊龍泉等關甲戌改命巡撫蘇松

常鎮來學上疏天之降災未有如今日之甚民之飢饉未有如蘇松之甚臣巡歷郡邑體驗民情死者相枕連途生者號啼盈市棄家蕩產鬻妻賣子在在有之臣已令郡縣稍有倉廩者按月關給賑濟以移粟於隣壤或貸種於富家凡未完糧草買辦差徭之類俱令停止人心僅安生理少遂奈痲疾流行匪直蘇松雖嘉湖常鎮亦然生民之患莫重於此又小麥將熟忽皆黃朽事出不測空腹待食惶惶失望以土沃民庶之地變為嗟怨愁嘆之墟推其所自必有所召

李諫南紀後

卷五十五

十一

皇上中興以來法

祖敬天愛人節用豈期郡邑之官忍心害理科歛侵欺詞訟旁午而不問圉圉充盈而不理里閭姦貪徒包納供應以官錢為私貨以公廩為家資大家豪戶凌虐小民剝削膏脂罄空杼軸其他宿弊不能枚舉臣將已甚者執問如律餘令警省自新夫守令生民之父母巡撫又守令之表率今災異如此雖守令之過實臣之罪也伏望慎選剛明廉幹者任巡撫之責庶天心可回災患可弭矣

上褒答之來學文請育京儲以備賑濟復輪運以省

勞費時苦其議未幾勞瘁日積以疾卒遣官致祭命有司歸喪營葬孫騏登進士歷都給事中出補叅議

史南曰禮有之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則祀之臣觀國史來學刺繁理劇錯節盤根憂國如家恤民如子卒之盡瘁以死可不謂勞乎贊曰已已之變胡塵翳空龍關失險狼望疇從耿若鄒公矢其精忠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載諸國史盟於

鼎

李諫南紀後

卷五十五

十二

朱英字時康桂陽人正統乙丑進士授監察御史十四年已巳奉命撫綏閩浙英計獲首賊周明松諸黨悉平還朝論事益切劾去都督汪全中官善增姚廣時論躡之遷廣東叅議巡撫揭稽議均徭法民甚賴之都御史葉文莊公盛甚加器重屬英會兵勦賊督察奸弊守將范信妄殺英請班師全活甚衆轉福建陝西布政使召入為都御史景泰三年七月英上言邇者福建道御史沈義傳說王宏議易太子臣仰天誓曰今日之事或可以口舌爭惟天然相馬耳及至左掖門百官俱集莫不聽順

會同給事中孫聰李侃等及尚書胡濙陳循侍郎江淵等備言事既已定不可輕動林聰之言尤為詳切時聞三召江淵趨赴便殿主議事急臣得不已再向江淵等厲聲說曰如今

上皇既不蒙復辟賴有

皇太子人心屬望已久無故易之滋惑益甚况虜曹也先狡詐生事近因其主脫脫不花立子不當假以為名遂成篡奪萬一彼聞此舉托以為辭乘機起釁利害未可知也大臣當國不可不慮備陳利害諫若不從然後為之亦不晚也江淵等延至酉

李諫內紀後

卷三十一

十三

時事已定臣與林聰等相向泣下而退次日早朝林聰密謂臣曰聞昨事勢已急若吾輩執論片時皆糝粉矣臣因與林聰屬之曰况上有

兩宮下有百官天監在茲勿易由言伏望

特召林聰李賓等詢實付之史館以備采擇未幾擢副都御史巡撫甘肅首陳安邊十事又八事皆利于固圉及總督兩廣承韓雍後用後務在節財將臣多請張邀功悉屬禁之有梗令者誅其首惡諸山獠種還復舊業悉心嚮化陟右都御史英上言安南國事情交人亡命入境者言其王吞老嫗傲

蔡基急營遣使陳謝我已諭告之宜復責諭其主

解然釋疑保境息民仍行雲南兩廣守臣嚴督所屬整飭邊防外夷犯順則相機戰守其廣西守臣備遵戒約龍州諸夷謹守分界勿招亡納寇以啓邊釁皆允其議田州土目黃明叛英計擒之議立營柵于龍州衆以為宜成化甲辰召掌都察院事以病疽卒年六十八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賜塋祭所著有認真子及滄菴紀年誠菴遺稿子守孚姪守恕

朱守孚字中孚英之子成化己丑進士任刑部主事

李諫內紀後

卷三十一

十四

至即中在職嚴謹諸司奏牘悉委看詳錄囚北畿及雲貴多所全減成化乙巳卒

朱守恕字尚仁海之子也海字克寬正統乙丑進士授南京御史陞江西按察司僉事巡撫都御史韓雍獨深器重之守恕克承父叔之緒成化壬辰進士授河南涉縣令後改修武廉能剛毅所至有聲擢南京御史陞雲南僉事

史南曰臣嘗邂逅朱中丞之孫述其祖狀貌奇古智略神毅數歷海甸多所樹立而兩廣至今稱之若復見中丞馬其子若姪又皆鴻漸豹蔚

於乎盛矣詩有之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其是之謂乎贊曰炎海波澄天吳弗興桂嶺霾消土伯潛形朱公豪杰為時重臣兄弟子姪金紫盈門迴翔霄漢爛其如雲

王統

王統字公度其先江夏人徙陝西河州衛正統己未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十四年

英宗北狩

景帝以郕王監國廷臣伏闕劾中官王振罪錄衣衛指揮馬順叱衆令起統奮臂捽順髮齒其肉百官

平諫內紀後

卷三十一

十五

爭權順死由是直聲震天下已而北虜犯順權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軍守居庸諸關事平巡撫淮陽兼總督漕運官軍畏服久之陞左副都御史天順元年

英宗復辟石亨張軹論其擊順事罷為民四年復起仍原職征平涼等處虜寇七年復督漕運

憲宗登極言官論薦陟兵部尚書知無不言時內廣出師統上疏勦賊安民事宜多見採納薦韓雍為都御史總督軍務雍方補外衆議不協統力爭曰此事非雍不能後果克成功薦修撰岳正給事中

張寧不聽遂移疾不出

上命醫往視章三上乃許病痊復起不數月致仕號慙菴卒年七十五賜祭塋如例統剛毅明斷臨事勇於必為未嘗擇利害為趨舍故累見沮抑而人惟恐其不用用之不合即去守正不阿夷險一節時論大臣如統者蓋無幾矣

史南曰臣讀天順日錄載公度廷擊馬順正人莊士咸勃然有生氣及觀雍大記又載其經畧莊浪邊鄙以寧總司樞密神武克振以為有汲長孺風其所自標顯養者蓋以擬諸長孺云贊

平諫內紀後

卷三十一

十六

曰龍輿北狩大奸中屯奮擊權璫如雷如霆復起縮憲風紀肅清臺端正氣賴之以伸

謝文祥

李文祥附

謝文祥字元吉未陽人其先有謝必賢者永樂間以鄉薦知洛容縣轉知無為州有惠政文祥克紹其緒成化丙戌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天性峭直入讀中秘書與羅一峰莊定山交誼甚篤及為監察御史數上封書直氣動臺端謫南陵縣丞西涯李文正公東山劉忠宣公俱壯其節以詩贈之白沙陳獻章云湖南柱史不可當八尺長軀滿面霜平

生契合羅與莊忠言決死驚廟堂天子置之淮南
何事獨上湖南航居不上湖南航淮南木落終
悲傷年三十七即掛冠歸子訥字尚敏弘治乙丑
進士拜吏科給事中轉工科都給事中

字文祥字天瑞麻城人祖正芳字彥碩夙有隱德正
統壬戌進士仕至山西右布政使父觀字士清成
化己丑進士歷陞察政文祥幼承家學才藻秀發
丁未舉進士時萬安柄國鬻賄擅權文祥同庶吉
士鄒智吉人輩憤切紕政上萬言書謫陝西咸寧
縣丞安敗召還授兵部主事官附安者具劾其

字諫內紀後

卷五十六

十七

為鄒吉松交復竄滇南衛經歷後以公事旋没于

黃河

史南曰程子有言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溫厚
明辯者其說多行信斯言也孔子所謂勿欺而
犯者非與蓋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悅
吾之言天下之事庶幾可圖矣謝元吉以柱史
抗疏有尚敏以為之子李天瑞以進士上書有
彥碩以為之祖其俯仰無愧者哉雖屏跡衡山
校身渾河其節固不可泯也贊曰衡山嶢巖留
睨耒陽艸颺蓬勃蛟龍雲翔渾河浩汗星海汪

洋龍門阻險陽侯川藏矯哉直氣楚二天祥爰
用彤管發其幽光

嚴永濬

嚴永濬字宗哲華容人曾祖麟永樂癸卯鄉薦授戶
部主事永濬成化戊戌進士庚子授戶部山東司
主事督儲臨清縮財用憤出納吏罔招權民無犯
法癸卯督餉宣大計事庀物益殫心計余肅敏公
敬而禮之乙巳陝西大饑奏捐稅四十萬接濟邊
儲全活數萬人是歲以憂歸戊申服闋復除戶部
主事己酉遷貧外郎庚戌擢郎中尚書李恭靖公

字諫內紀後

卷五十六

十八

命總諸司章疏壬子出守西安府治常循謹不事
煩苛屬吏有撓法者治之曲法者懲之文惡者黜
之秦俗獷悍以禮導之率皆興讓撫按潘臬文案
山積迎刃立剖庭無宿牒政暇率三學諸生講論
經義士習丕變時中官歲織絳絨進用秦民苦之
永濬上疏曰伏聞邇者旱災命文武群臣修省各
舉軍民利病時政得失乃今四月餘矣臣下不聞
有所進諫司計不聞有所減除既而內外奉行則
又不過倉廩增充軍器減半數事而已凡此在有
司隨時興革自得其要夫大聖人所為出於尋常

萬萬固如是乎目災變之來必以類應時雨愆者澤未流也

陛下自即位至今五六年罷徭役却貢獻蠲賦稅澤之及下可謂至矣然猶亢旱乃爾豈無所致哉請近取禁幄服御之物遠取司局工作之費合而驗之則德澤流滯於下昭然可見今道路之人皆曰團局織造民之害也臣始聞之猶未深信頃嘗再至陝西雜造局織造彩粧絨氍四十九疋其先次坐徵二十五疋已行布政司支銀二千一百七十二兩買辦絨錦皮金等料并雇役挑花匠一十七名又拘咸長涇原四縣原編本局各色匠人三百餘名專令每月輪番供給雇來匠作首尾兩年各匠費銀七百餘兩前所坐者尚未完結使司又以後坐二十四疋未可停緩欲依原降織造以進臣不知今日珍愛此物之多將欲盡克尚衣之用抑欲預備賞賚之資若供尚方但可一襲而止蓋其物不任蒸溽蟲易蠹蝕若欲賞賚則其色有赭黃赤紫其象有獅蟒雲龍非群下所敢當受或別有慶焉則又非淺陋可得而知也今以三百餘家男不暇耕女不暇蠶窮年營辦以供杼柚之後民

李諫內紀

卷二十六

十九

之不堪亦已甚矣不於此時斷為罷之一旦民窮財盡良善化為盜賊何以服殊方傳後世故京房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臣又聞自古英明之主於衣服器用未嘗不好然好之不得其正亦未嘗不因諫而止昔馬周為侍御史歷陳諸州營造民有怨言太宗嘆曰近令造隨身器物不意百姓嗟怨實朕之過也乃命停止李德裕在洎西明皇詔造銀盃粧具上疏極論亦為罷之今陛下發令之始進言有馬周則此事必潛消於內抗論有李德裕則此事必立罷於外二者既皆不復救矣乃今正恤人言之時猶未可以止耶陛下聰明神聖超出往古况在得已又臣所親見若又隱而不言則欺蔽不忠之罪豈能自逭耶疏奏不納

李諫內紀

卷二十六

二十

史南曰臣嘗邂逅孫繼芳周廷用二子于京師具述永瀦為人其性直其學醇其節峻以亢是故亢弗能容物峻必發于忠諍醇則謹于宅心直則不苟於趨時也絨服之章視今則亦已遠矣贊曰華容為邑厥士可欽東山完節畏菴小心嚴公守正栖于高岑峽右一疏猶有遺名

戴書

戴書字天錫崇陽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南京大理評事轉寺正出補四川僉事陝西副使歷陞都御史巡撫雲南上安邊疏曰臣惟河西一鎮惟肅州為極邊而陝西一方則哈密為盡境臣至肅州每思防患之道哈密亦有回夷一種潛依肅州假禮拜之名以起蓋寺宇講香火之情以聯屬種類生者市田宅長子孫死者立墳墓封兆域至使諸番回夷東來入關則宗厥教門即以為家西歸出境則誇厥酋首侈以為盛居處為隣出入為黨久而忘

李康為紀後

卷三十六

二十一

歸若其故土事固已非一日之積能無前日之患乎遠自成化至今土魯逆酋倖倣已極窺伺已萌積歲益深流寓益衆而被族類輩出益橫未必不為厲階也故其種類盤據肅州已於附項之疣養之則為必害之物割之則為必死之疾潰堅裂膚而一決固不如防微杜漸而萬全失今不處後難圖矣如哈刺灰一種亦係哈密夷民今在肅州賽因迭兒叔祖脫卜花其父拜迭力於弘治初年亦因哈密不守安插苦峪住關外勾引虜衆害邊陲官司但於因循夷類習於安逸皆戀肅州為

李康為紀後

卷三十六

二十二

樂土而舍之不能視哈密為危地而棄之不顧雖畏吾兒都督奄克字刺職掌衛印亦并其部族俱以肅州為家其子女生長不出境外則前日夷土又誰與守哉此固哈密之所以不免於患也況本城隍關夷類填集亦非地方之利今雖無補於前日胡可不懲於將來覆巢之餘羽翼不全思患豫防固不可不為之地者也至若罕東左衛赤斤蒙古衛皆與哈密實相唇齒近年以來亦漸多內徙臣嘗查知赤斤衛掌印頭目鎖的骨移來卯阿紅山口罕東左衛頭目賞卜束部移來乾壩堡俱肅州境內依山盤據至使耕種妨我地土畜牧妨我水草甚又伺隙乘便剽掠公行既於腹裏不便各衛地方人散勢孤以守不固以敵不支此固強番之所以敢於累擣邊境之虛也先年占據哈密猶借其往征之力近日直犯肅州則盡空其見在之營驅之內竄脇之內攻况望其為哈密聲援哉然各夷族初猶流住易遣今則戀土難移容之則鼠竊狗偷為患有時急之則鳥驚魚散卒貽多戚固未之及也臣竊以為

祖宗之時畫界分境使之各守限域設衛鑄印使之

各有部分今雖渙散統紀猶在獨不可安集乎夷民之聚散夷衛之興替邊境之虛實係焉事在今日尤有不可忽焉者也臣見其部落衰微勢已不振恐終散亡盡撤藩籬是以憂之夫河西屬蕃以衛設也安定之有王亦猶哈密之有王也阿端曲先罕東右衛亦猶赤斤蒙古罕東左衛也然彼四衛雖若陵替西寧地方猶可自固今此三衛實資杆敵撫綏約束之方誠不可一日而不講也若以為夷狄而忽之將至空土以資外番亦可忽乎疏上

平議南紀後

卷二十六

上體其議

史南曰臣嘗讀戴書于京邸見其敦朴持重若大山窮谷深林密墅中人也及觀其奏議則又具悉虜情練習邊務有老將所不能及者於乎豈所謂國不如都鄉不如野矣乎贊曰河西諸郡天水酒泉西域諸國哈密于闐赤斤諸衛瓜沙祁連戴君握紀草疏惓惓充國金城德裕籌邊朴忠俚語不愧厥先

何孟春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提學副使說之子也幼神悟

駿發弘治癸丑進士大學士李文正公首加甄錄將選為庶吉士以父憂歸服闋授兵部職方司主事督宣大諸邊鎮糧餉繪圖上疏悉中機宜歷遷員外郎郎中出補河南叅政治河部運庶務具舉入為太僕卿克修馬政聲譽籍甚空同李夢陽贈以四圖文未幾擢僉都御史巡撫雲南時習阿夷叛有石言于滇孟春禱于神蟒飛石裂亂遂平召為吏部右侍郎時白巖喬公為冢宰公清直諒與孟春為莫逆交藻鑑人物極其精當

今上登極詔群臣議尊親禮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

平議南紀後

卷二十六

廿四

萬

紀相繼謝去而宗伯毛澄汪俊亦去孟春乃率部院臺諫力爭泣諫于左順門上疏曰臣聞氣化有陰陽人類有邪正時之方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則反是君子與小人不並立也自昔願治之君莫不願得君子而任之然君子事上動為匡拂之言小人在朝每託將順之說將順之說行則邪干進矣匡拂之言弗入則君子避小人矣自古治日少亂日多者非願治之君少也不能知其臣子孰為正邪孰為君子為小人也古之帝王莫聖於堯舜而曰惟帝其難正邪邪耶君子小人之辯其果

難乎曰朕堅說說殄行震驚朕師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克殛其既知之矣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古之人欲其君之求知君子小人者其道如此

陛下與惟新之治丁方泰之時寤寐唐虞登庸賢俊盡亦於其言之進而察之逆于心而道焉必正也必君子也遜于志而非道必邪也必小人也邇者議禮之臣邪正不同

陛下聽言而求諸道與非道莫要於此今禮成矣禮官與執政若九卿中及諸臺諫匡拂之言累千萬

李諫南紀後

卷三下

廿五

矣所謂逆于心之言者亦常求諸道與否乎而二三小人敢為將順之說相與依附以導諛所謂遜于志之言者亦常求諸非道與否乎何彼說之易行而臣等之言之弗入也宋歐陽修曰臣不亡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小人之讒忠良其說不遠欲廣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撻大臣則必誣以專權去之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惟有指以為黨則可以盡逐至於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難以他事動撻則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等用是於禮成之後不得

已而復有言焉而必每條為之辨者誠望

聖明察之而知彼所持之說之欺妄也宋張方平言歷代敗亂之兆皆由朝廷立彼此之論而已彼此立則朋黨分朋黨分則勝負生勝負生則攻奪作攻奪作則敗亂起臣等於此竊懼焉惟

聖明察之疏凡萬餘言

上諭再四跪執弗起乃左遷為南京工部右侍郎居亡何致政歸日以著述為事所撰有餘冬錄子仲方中鄉試亦殤

史南曰夫言非君子之獲已也言命曰諫言之

李諫南紀後

卷三上

三六

弗獲已也諫矣而譎而慙甚而憤且泣以抵于危又諫之弗獲已之尤者也是故諫之道其難者二其弗可者五其所可者三是故上之情未交乎下也雖有師保在前疑丞在側諍臣在左右拒焉而已爾下之誠未孚乎上也雖欲沃心陳善逆耳批鱗委其身而弗顧扞焉而已爾是之謂二難是故猜忌而積疑積疑者寡信則弗可以驟剛愎而好勝好勝者難入則弗可以計優柔而弗斷弗斷者弱則弗可以緩回通而多辟多辟者甚則弗可以敷疎黎老而親讒慝疎

則貳親則壹則弗可以靡是之謂五弗可是故
孽雄千紀以憑城社弗諫則勢危寰宇震驚商
夷陸梁弗諫則厲階表正混淆互訾為朋弗諫
則道蝕是之謂三弗可是豈君子之獲
已哉少宰氏歷事

三朝屢陳讜論于筮仕見陰雨之虞焉于本兵見繁
霜之慮焉于餉邊見徂暑之思焉于考牧見垆
野之頌焉于旬宣見炎憊之愛焉于撫滇見芒
薇之歌焉于銓衡見蒸民之雅焉其始也群賢
彙征揚于王庭不必言而公言或疑其激其既

李諫附紀後

卷二十六

二十七

也權奸嘉政入于左腹不敢言而公言或疑其
抗又其既也發言盈庭噤不能言而公言或又
疑其危是皆不觀其深者也弗激則難其所難
弗抗則可其弗可弗危則弗可其可而豈獲已
哉昔者魏徵示褚遂良以其所奏當時不以為
賣直蘇軾表陸贄之奏後世不以為邀名苟有
利于社稷存之可也遺之不可也故曰言非君
子之獲已也於乎斯言也可以見其槩矣乎贊
曰柳陽靈秀長望祝融嶽祗川若奇氣攸鍾何
氏世家燕泉蓋忠天曹敢言獨立直躬

石金

徐希禮附

石金字南仲黃梅人曾祖竭祖順父迪俱隱弗仕金
生而渾沉長而淳篤暨為諸生動必循矩正德辛
未登進士久之拜監察御史巡視廣西值土官岑
猛亂後撫臣慈谿姚鎮處治稍乖部落復擾廷議
起陽明王守仁代之金與同心勦平十八寨營立
縣治以更化焉事竣旋臺值張桂用事執手可熟
而臺中諸史如儲良才唐愈賢輩爭趨附之變易
國是嫉忌真朋金獨立敢言與漢陽戴金風采凝
峻時人目之曰楚有二金臺中錚錚居亡何同御

李諫附紀後

卷二十六

二十八

史喻希禮上言時政大要謂古之帝王無為而後
能有為如舜之恭己南面而勅天敬民省方咨岳
以成無為之治故曰一日二日萬幾必先無逸而
後能享逸如文王之日昃不暇而修和輯寧懷保
惠鮮以基無逸之業故曰君子所其無逸後世則
不然秦二世任趙高日恣淫樂以為無為在茲也
漢元帝任弘恭石顯日情優柔以為無逸在茲也
而古帝王之治荒矣伏望明作有功以舜為法而
以二世為戒惇大成裕以文王為法而以武帝為
戒則

宗杜萬世無疆之休有永矣疏上俱謫戍久之宥免卒

史南曰臣官史局時見石柱史長身玉立我夢登臺僚采望之若古桓典溫造者流時或過訪喜談神仙釋老之學臣又恐其留心玄術也及按廣右與陽明王公同心樹績其見越人遠矣贊曰張綱埋輪李膺攬轡古人弗作石子執類以智成猜以忠積忌仰天俯人庶無忤愧

或問曰子之撰乎諫也內紀以前侃侃閭閻勿欺而犯矣厥後自洪武永樂以來言多近俚何

李諫內紀後

卷十七

十九

取諸曰陸贄有言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容有一于斯皆為盛德我

皇祖肇闢四門若置敢諫之鼓

列祖嘉獎群言况垂戒慎之詔

皇上日御講筵樂聞讜論是故有懷必吐無微不納

嘉猷入告昌謨時啓誠萬世一機也然則弼亮

宸極輔養

儲德者當知先務之為急

楚紀卷之二十六

楚紀卷之二十七

皇明賜進士經筵日講同修國史奉直大夫前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廖道南謹撰

乎諫外紀前篇

人有恒言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夫主聖臣直雖樂吾之言所甚難也乃若主憂臣辱欲其畏吾之言不愈難乎撰乎諫外紀前篇

季梁

季梁隨賢臣也達於天地之道昭於神人之義量而後入信而後諫時而後動以小事大而不以為恥

李諫內紀前

卷十七

也以忠處佞而不以為忌也以誠遇主而不以為勞也不以為勞是故其言順以正不以為忌是故其道淑以章不以為恥是故其譽貞而有常按楚武王伐隨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請羸師以誘之熊且率比曰季梁在何益隨侯將追楚師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中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膾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

聖主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蓄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蠱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于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史記外紀前

卷三十七

三

史南曰曷賢乎季梁季梁之賢也非人所能及也楚子恃強而陵雲隨侯拒諫而矯飾少師怙寵而恣肆季梁扼乎其衝而莫之撓也坦乎其衷而無所屈也耿乎其忠而莫可與京也故曰季梁之賢也非人之所能及也贊曰江漢之國隋有季梁以小事大畏天者強先民後神本諸聖王懼而修政于楚有光

藍尹亶

藍尹亶楚大夫也吳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曰見亶以舟載其孥王號曰載予對曰先王莫墜其國當

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曰成曰之役敢棄不穀今而求何也對曰昔子常長舊怨以敗于柏舉故君及此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于成曰以傲君也今之敢見觀君德也君若不鑒而長之臣何有於死惟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子西嘆於朝亶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否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今吾子臨政而嘆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今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

史記外紀前

卷三十七

三

歎亶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食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動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愆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志今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惡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史南曰曷繫乎藍尹亶也夫昭王之難亶棄之及其復也以箴警之子西之嘆亶詰之及其悟也以善勸之其亦寓規於誦說者哉贊曰士亶

諫諍成曰是規昭王弗悟宿怨猶歸于西興慨
闔廬敗帥勸以修德彼強何為

士慶

士慶楚大夫初共王蒞政將三年士慶諫曰隱有大
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何也王曰不蜚
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群臣之愚士慶曰所願聞已
王悅授之相中庶子跪而泣曰臣尚衣冠三十年
矣王賜士慶而不賜臣何也王曰子與寡人言內
不及國外不及諸侯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出其
寶玉而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言語者士之路也

辛諫外紀前

卷二十七

四

高

時有莞蘇者一曰莞饒共王有疾召令尹曰莞蘇
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之慶不安也不見不
思也雖然吾有得也申侯吾所樂者勸為之所好
者先吾服之吾與之慶常樂也必亟遣之令尹曰
諾明日王薨令尹逐申侯拜莞蘇為上卿

史南曰士慶之以正况君也而王卒悟莞蘇之
以正慶君也而王必賞孰謂君心不可格哉若
夫大人正己而物正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又不
啻鵲鷦之于大鵬奚蜚鳴之足云贊曰士慶進
言托諸大鳥共王悅之賜以王寶莞蘇効忠曰

論以道令尹見舉惟賢是好

莊辛

莊辛者楚人也頃襄王時國勢日削辛諫曰君王左
州侯右夏侯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同軒淫衍侈靡
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悖將為楚妖祥乎辛曰臣
非敢為妖祥也臣誠見其必然也王卒幸四子則
楚必亡願避于趙以觀之辛去趙五月秦果拔鄢
郢巫上蔡陳之地王流擯于成陽使人發騶召莊
辛辛至王曰寡人不用先王之言以至此也為之
奈何辛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固牢未

辛諫外紀前

卷二十七

五

為遲也臣聞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
地雖小猶數千里豈獨百里哉且王獨不見夫青
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蛟虻而食
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也不知五尺童
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蟲蛾
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黃雀俯嚼白粒仰棲茂樹
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拔彈
右攝丸加已乎十仞之上故晝游乎茂樹夕和乎
酸醎爵猶其小者也鴻鵠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
視鰭鯉仰鬬陵衡奮六翮而凌清風飄颻高翔一

舉千里自以為無患也不知戈者修其器廬治其
繒繳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罽磻引微繳折清風而
隕故朝將乎江河夕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也蔡
侯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
魚左抱幼安右擁嬖女馳騁乎高蔡之中不以國
家為事不知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
見之也蔡靈公猶其小也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
從鄢陵君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
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穰
侯受命乎秦王填郢塞之內而授已乎郢塞之外

李重字茂曾

卷二十七

六

襄王聞之色變身慄乃執珪授之為陽陵君與淮
壯之地

史南曰書莊辛奚已也夫楚自懷王以後至頃
襄王岌岌乎其殆矣辛乃廣諭以譬之亦何益
哉然而君子之於國雖流離瑣尾過其墟必有
咨嘆之音此箕子黍離所為作也乃若說苑所
載莊辛論君子之行又有近于正者故併著之
贊曰楚至頃襄國已式微鄢陵壽陵田獵馳驅
莊辛博喻切中機微未幾入秦身辱邦危

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父景秦州刺史都亭侯重
少好學有文辭弱冠為本國中正後為始平王文
學上疏論九品官人法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
革之理惟變所適九品始于喪亂非經國不刊之
典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
望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民德
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茲降矣漢
革其弊斟酌周秦並建侯守牧司必各舉賢貢士
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承
魏氏彫弊之跡人物播越士無常朝人無定處即

李重字茂曾

卷二十七

七

吏蓄于軍府豪右聚于都邑事體舛錯與古不同
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且貢舉之法不濫于境
外則冠帶之倫不分而自均建樹官司功在稽久
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聖王知天下
之難從事於其易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維竭智
慮無益于治即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華競自息而
禮讓日隆矣遷太子舍人轉尚書郎時太中大夫
恬和建議王公以下制限奴婢禁買田宅重上疏
駁之語在重傳又司隸校石鑒尚書荀愷爭論鬱
林太守介登事重復糾之再遷中書尚書吏部郎

務抑奔競不通私謁每有疑議參決經典拔用壯
海西郭湯琅邪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吉謀等為秘
書郎司徒荀組多從中沮之重復奏曰古之厲行
高尚之士或栖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已復禮
或耄期稱道出處默語惟道所在未可以少長異
操疑其所守而遠同終始非擬人必於其倫意也
誠宜考之邦黨之倫審之任舉之主劉沉為中正
親執銓衡霍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而組乃謂草
野未洽德禮無聞非臣所知也重與李毅王戎同
居吏部以清操見稱時官僚內重外輕重又奏曰

平諫外紀前

卷二十七

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聖王
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先帝患風流之弊思反
純朴乃咨詢朝衆搜求隱逸以庶子徵安定皇甫
謐以博士徵安南朱冲雖皆托疾朝野悅服陛下
遠邁先帝禮賢之旨宜垂聖恩顯加優命時朝廷
政亂竟不能從出為討虜將軍平陽太守修學校
表篤行清簡無欲正身率下永康初為相國左司
馬憂憤卒年四十八家貧宅隘無殯歛地詔於典
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謚曰成子式有才名官
至侍中

史南曰晉史見其評重云析因革之理
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豈有可觀銳志銓衡留
心隱逸嗟乎江夏之域鵠山後峙漢江西匯豈
其地勢鍾靈故耶晉史贊曰茂曾清雅志迺無
私推賢拔滯嘉言在茲懋哉哲人邦家之基

郭祖深

郭祖深襄陽人梁武帝初起以客從後隨蔡道恭在
司州州陷北還上書言境上事不見用選為長兼
南梁郡丞徙後軍行參軍帝溺情梵教朝政縱弛
祖深與觀詣闕上封事其略曰大梁應運功高百

平諫外紀前

卷二十七

九

王慈悲既弘憲律如替愚輩罔識褊慢斯作各競
奢侈貪穢遂生頗由陛下寵勲太過馭下太寬故
廉潔者自進無途貪苛者取入多徑直弦者淪溺
溝壑曲鈎者升進重秩飾口利辭競相推薦訥直
守信坐見埋沒勞深勲厚祿賞未均無功側入反
加寵擢昔宋人賣酒大惡致酸陛下之犬其甚矣
哉臣聞人為國本食為人命故禮曰國無六年之
儲謂非其國也推此而言農為急務而郡縣苛暴
不加勸獎今年豐歲稔猶人有飢色設遇水旱何
以救之陛下昔歲尚學建立五館行吟坐詠誦聲

溢境比來募法普天齋戒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墮本勤末置邇効賒也今商旅轉繫游食轉衆耕夫日少杼軸日空陛下若廣興屯田賤金貴粟勤農桑者擢以階級情耕織者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則家給人足庶讓可生夫君子小人智計不侔君子志於道小人謀於利志於道者安國濟人志於利者損物圖己釋老者害國小人也忠良者扞國君子也臣見邇者詣道場則勸奏章僧尼則令齋講俗師則鬼禍須解鑿胔則湯慰散九皆先自為也臣謂

李諫外紀前

卷十七

十

為國之本與療病相類療病當去巫鬼尋華扁為國當黜佞邪用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毛耳論外則有勉捨說內則有雲旻雲旻所議則傷俗盛法勉捨之志唯願安枕江東臣惟息謀外旬使中國士女南望懷冤若賈誼董生豈不慟哭臣今直言犯顏罪或容宥而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所以不憚鼎鑊區區必聞者正以社稷計重而螻蟻命輕使臣言入身滅臣何所恨夫謀臣良將何代無之貴在見知耳陛下皇基兆運二十餘載臣子之節諫諍是誰執事皆同而不和答問唯唯而已入對

則言旨所衷出論則云誰逆耳過實在下而謫見於上遂使聖皇降誠躬自引咎宰輔晏然曾無謙退且百僚卿士歟有奉法尸祿競利不尚廉潔累金積鑽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爾法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讐法嚴則人思善德多則物生惡惡不可長欲不可縱伏願去貪濁進廉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歛則天下幸甚謹上封事二十九條伏願抑獨斷之明以察愚瞽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條以為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

李諫外紀前

卷十七

十一

在郡縣不可勝言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養女皆服羅紈其蠹俗傷法悉由於此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附農罷白徒養女惡畜奴婢唯着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則法興俗盛國富人殷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剝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朝廷擢用勲舊為參不顧御人之道唯以貪殘為務迫脅良善害甚豺狼江湖人尤受其弊自三關以外是處遭毒而此黠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曲而楊徐之人逼以衆役多授其寡實利貨財虛名

上薄止送出關津名在遠後身歸鄉里又懼本處
檢問於是逃亡他境僑戶之興良由此故又梁興
以來募人征役號為三五及投募將客主將無恩
存卹失理多有物故輒刺叛亡或有身殞戰場名
在叛目監符下討稱為逋叛緣質家丁合家又叛
則取同籍同籍叛則取比伍比伍叛則望村而取
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雖肆時降蕩滌惟始而
監符猶下舊日限以嚴程上下任信轉相督促臺
使到州郡競急切同趣下城令宰多庸才望風畏
伏於是歛戶課薦其筐篚使人納重貨許立虛文

李諫外紀前

卷三十七

十二

微欲矯俗則嚴科立至自是所在恣意貪利以事
上官又請斷界首將生口入比及關津廢督須加
糺摘又言廬陵年少不宜鎮襄陽左僕射陳在喪
被起為吳郡曾無辭讓其言深刻又請復四郊雖
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擢為豫章鍾陵令員外散
騎常侍普通七年改為南津校尉加雲騎將軍秩
二千石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公嚴清刻由來
王侯勢家出入津要忌憲綱挾藏亡命祖深搜
檢姦惡不避強禦動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
太子詹事周捨賊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朝野憚

之絕於干請所領皆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討逐越
境追捕江中嘗有賊祖深自率討之列陣未敢進
仍令所親人先登不時進斬之遂大破賊威振遠
近長江肅清

史南曰佛氏之入中國也自漢明帝始也而不
知霍去病獲祭天金人于幕北乃佛氏之始也
至蕭衍捨身同泰當時華夏悉迷于術中而不
之覺父師之所為教子弟之所為學童而習之
白首紛如如僧綽僧辯法華曇華俱以命名其
入人深而移人速也如此祖深乃能排滔天之

李諫外紀前

卷三十七

十三

巨漲息燎原之孽火真為昌黎氏之先驅爾孟
子有言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吾不能不為
之起敬贊曰釋氏之梵起于漢明六朝迷復梁
武捨身祖深敢諫砥柱孤撐昌黎佛骨先聲有
人

席豫

席豫字建侯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徙家
河南長安中舉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擢上第時
年十六以父喪罷復舉首筆俊拔科補襄邑尉奏
事闕下會節愍太子難安樂公主請為皇太女豫

曰昔梅福上書譏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請立皇太子語深切人為寒懼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為諫官豫耻汗遁去俄舉賢良方正異等為陽翟尉開元初觀察使薦豫賢遷監察御史出為樂壽令前令以親喪解而豫母病訴諸朝改懷州司倉參軍復舉超拔群類科會母喪去服除授大理丞遷考功員外郎進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名相甲乙出為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已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詳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

李諫外紀前

卷二十七

一四

人號席公云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陽縣子凡四以使者按江西江東淮南河北時俗死者不葬累骨中野豫教以埋歛明列科防俗為之改豫清直亡欲當官不為勢權所憾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荅曰細事不謹况大事耶及疾篤遺令三日歛已即葬勿久留以黷公私貲不足可賣居宅以終事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督謚曰文帝嘗登朝元閣賦詩群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曰詩人之冠冕也弟晉亦以文名當時

史南曰臣讀文苑英華及諸唐詩乃見席建侯之詩其格古其思苦其文鬱以腴然而上疏論主家之橫及代韓休典銓選衆以為知人匪其秉心淵塞賦政明達而能若是乎贊曰建侯鯁直上論主家牯牛之童獷豕之牙詩格清苦懿行柔嘉無徵不信請閱英華

周墀

周墀字德升其先汝南人自褒成侯靈超徙居黃岡靈超子臯字法明仕梁為黃州總管封道國公孫法尚仕隋為尚書謚曰僖紹範左衛大將軍謚曰

李諫外紀前

卷二十七

十五

敬紹範生道務駙馬都尉謚曰襄道務生伯瑜楚州刺史伯俞生擇宣州刺史從弟頊兵曹參軍頊生墀少孤事母孝及進士第辟湖南團練府巡官入為監察御史集賢殿學士長史屬辭高古文宗雅重之李宗閔鎮山南表行軍司馬閔歲召還太和末訓注亂政以黨語汙搢紳有名士紛逐之獨墀雖嘗為宗閔所禮不能以罪誣也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兼舍人事帝御紫宸與宰相語事已或召左右史咨質所宜墀最為天子欽矚俄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武宗即位以疾改工部侍郎

出為華州刺史徙江西觀察使劾舉部刺史翦捕劇賊出兵戍彭蠡湖禁止剽劫進拜義成節度使封汝南縣男宿將暴警不循令者墀命鞭其背一軍大治以兵部侍郎召判度支進同中書門下平章遷中書侍郎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它事以廣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河東節度使王宰重賂權倖求同平章事領宣武墀言天下大鎮如并汴者纔幾宰之求何可厭宣宗納之駙馬都尉常讓求為京兆持不與繇是妄逆者少哀會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河湟事墀對不合旨罷為歙南東川節度使駙馬都尉鄭顥言于帝曰世謂墀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贈司徒

史南曰臣攷諸唐宰相世系乃見周墀為黃岡人其先世組紱連輝閱閱接第是亦江南世家也而墀之有節見諸唐史君子是以論其世焉贊曰德升直節扶翊唐室藩鎮擅權抗言過激惟知有主輪厥忠亦宰相世系紀其行實

李邱

李邱字子玄道州寧遠人唐太和二年舉進士第一時昌平劉蕡對策譏切時政指斥宦官考官馮宿費鍊龐嚴每相嗟伏以為過古鼎重而畏中貴耻睡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慨流涕者諫官御史交卓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齷常務類得優調時邱以河南府參軍入試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蕡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為據漢魏以來無與蕡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藉藉歎其誠鯁至於垂泣謂蕡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與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如直言何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許必容雖過當獎書于史策千古光明使萬一蕡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讎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摧無以自

解况臣所對不及普遠甚內懷愧恥自謂賢良又言懷乞回臣所授旌黃直臣逃苟且之慙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焚哉帝不納後歷賀州刺史

史南曰臣嘗濫竿文衡典會試者二鄉試者一武關者一每蒐閱直言之士未有如黃之指斥中官抗陳時政者邸業已登第上疏白黃之直視妬賢誤國者大不侔矣不知當時考官馮宿等聞之其愧憾何如耶贊曰大廷射策臨軒受言昌平劉黃觸忤至尊不櫛井露闕宦弄權李

李練外紀前

卷二十

十八

邱之諍排雲天門

劉瞻 俞文俊 趙知微

劉瞻字幾之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舉進士博學宏詞皆中徐商辟置鹽鐵府紫雲太常博士劉瑒執政薦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為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補太醫韓宗紹等送詔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喻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即自上疏固爭宗紹窮其術不能效情有可矜陛下狗愛女囚平民忿不顧難取肆暴不明之謗帝大怒即

李練外紀前

卷二十七

十九

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為荆南節度使路巖常保衡從為惡言以聞俄斥廉州刺史於是翰林學士鄭畋以責詔不深切御史中丞孫璿諫議大夫高湘等坐與瞻善分貶嶺南巖等殊未嫌按圖視驩州道萬里即貶驩州司戶叅軍命李庾作詔極詆將遂殺之天下謂瞻鯁正特為譏擠舉以為冤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等不敢害僖宗立徙康號二州刺史召為刑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瞻為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儲無第舍四方

老言年二十卒

俞文俊荊州人唐永徽中武曌擅位有山出于新豐羣臣稱賀文俊上書言以女主蒞政剛柔交錯故地氣隔塞山出為災后大怒流之嶺南趙知微衡陽人唐穆宗上言時政詞氣激切帝命宰相慰諭之竟不能用其言

史南曰詩有之辭之輯矣民之洽矣書有之政貴有恒辭尚體要夫所貴乎辭者以其輯懌而

為民之則體要而為國之經也舍是或失則迂或失則誣矣劉瞻擊奸激切抗疏明績而文俊之直與夫知微之恨其辭雖不可攷其意亦云善矣贊曰武翌女主冒居宸極瞻攻同昌盡言不屈文俊上書坤珍山寨知微論政時宰用鹽

吳獵

吳獵字德夫澧陵人登進士第初授潯州平南主簿時張栻經略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焞代栻栻以獵薦辟本司准備差遣盜李接超陷容雷高化貴鬱林等州獵請賞勞誅罪焞於是錄鬱林功誅

李諫外紀前

卷二十七

二十

南流縣尉鬱林巡檢驚厲死鬪盜悉就擒尉宰相王淮甥也獵坐降官久之知常州無錫縣用陳傅良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曰今慈福有八袞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以共子職辭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宮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判然未聞有牽裾折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為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傅良政容謝之寧宗即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內將移御獵言壽

李諫外紀前

卷二十七

廿一

皇破漢魏以來之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萬一輕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位未見上皇宜篤厲精誠以俟和豫會偽學禁興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中書是謂亂政獵既駁史浩謚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未有過張浚者上配孝宗惟浚一人耳議皆不合出為江西轉運判官尋罷久之黨禁弛起為廣西轉運判官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賦韓侂胄議開邊獵貽書當路請召義士以保邊場刺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邏關以扞武昌禁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必出荆襄踰湖乃輸湖南米於襄陽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分輸荆鄧安信四郡蓄銀帛以備進討拔董達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郡厥後皆為名將召除秘書少監首陳邊事乞增光鄂江黃四郡戍屬除秘閣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知江陵府陛辭請出大興十萬緡以賑饑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

減價發糶米價為平獵計金攻襄陽則荆為重鎮
乃修三海築四匱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以播之
于下海金人圍襄陽德安游騎迫竟陵朝廷命獵
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榮將兵援竟陵又招神馬
峽賁卒得萬人分援襄陽德安加寶謨閣待制宣
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死之襄陽德安俱急
吳曦叛獵請魏了翁攝叅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
入竟陵命其將王宗蕪調大軍及忠議保捷分道
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達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
政等解襄陽圍西事方殷獵請于朝以王大才彭

李諫外紀前

卷三十七

三十一

輅任西事分兵抗塤房諸險漕粟歸峽以待王師
及曦誅除刑部侍郎充四川宣諭使朝廷命旌別
淑慝以敷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
府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貲蜀人思其政畫像
祠之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于潭獵從
之游所學一出于正有畏齋文集奏議六十卷謚
文定

史南曰獵初授學士南軒其志趣之正蘊蓄之
深迥異於人及其屢進諫言游立殊功始終一
節無以議矣然其經畧中原撫綏西土生享盛

名沒遺嚴祀可不謂賢乎贊曰德夫孤慙受學
南軒屢進諫論上達帝閣經畧邊務荆湖襄樊
蜀土遺祠辨香奠燭

項安世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淳熙二年進
士召試除秘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
上書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
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含忍於父子以一身寄於
六軍萬姓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明發思
慮愛敬之念油然而生矣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暮

李諫外紀前

卷三十七

三十二

躬往謂之定省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返掌間爾
疏入不報安世遺宰相留正書求去尋遷校書郎
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
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
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
孰為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為多少陛下必自知
其狹且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
時東南賦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至乾道淳熙其
所增取幾何試命內外羣臣有司具一歲之用人
主供奉賜予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幾何嬪嬙宦

寺廩給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為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内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終也今天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官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官掖難不敢省者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宮中之嬌嬪宦寺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廷官吏四方州

李諫錄前

卷二十七

廿四

縣徒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堅定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救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為也復祖宗之業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為無不可者時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曰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為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

李諫錄前

卷二十七

廿五

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畀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為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内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為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偽黨罷安世素善吳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荆渚安世方丁內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為侂冑所惡安世因貽冑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冑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間暇遂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圖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悅等與金人力戰馬雄獲萬戶周勝安世第其功以聞獵代叔似為宣撫使尋以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升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吳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擄掠獵斬其為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別寺獵聞于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為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

辭他書多行于世

史南曰臣觀荆志不列安世于名賢及讀宋史乃見其請諸重華以金父子之恩留朱熹以全君臣之義既而起督荆土力遏金兵則又嚴華夷之防其言粹乎正矣詩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贊曰安世之直宋史所紀請諸重華丕昭倫理出知鄂州低胃所詆卒全令名粹乎無訾

譚世勛

譚世勛字彥成潭州長沙人舉進士教授郴州時王

季諫外紀前

卷三十七

廿六

氏學盛行世勛雅不喜或問之曰說多屢變非不易之論置其書不觀又中詞學燕茂科除秘書省正字時相蔡京子攸領書局同舍郎多翕附以取貴仕世勛獨坐直廬繙書竟日梁師成之客與為憐居數致師成願交意謝不答在館六年不遷京罷用久次為司門員外郎又三年遷吏部京復相嫌不附已罷提點太平宮久之復還吏部倖臣妄引恩澤任子持不與吏白有某例世勛曰豈當以暫例破成法而取中旨行之進少府監擢中書舍人以謹命令惜名器廣言路各賜予正上供省浮

費六事言于上又為當路所嫉以徽猷閣待制知

婺州未行復留之徽宗禪位素幸且還使與李熙靖副執政奉迎同主管龍德宮請辯正宣仁國史之謗述欽聖遺旨以復瑤華大享神祖仍用富弼侑食釋奠先聖不當以王安石配後皆施行秋七月彗出東方大臣或謂此四夷將衰之兆世勛面奏禹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謏說進給事中兼侍讀內侍喧爭殿門詔以贖論世勛駁其不恭因言童貫小惡不懲馴至大患疏入同類側目何臬建議分外郡為四道置都總管事得頗決世

季諫外紀前

卷三十七

廿七

勛言裂天下以付四人而王畿所治者纔十六縣獨無尾大不掉之慮乎臬不樂改禮部侍郎金騎南下世勛言守邊為上策今邊不得守守河則京畿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會東南兵以捍敵下策也金人既渡河又請遣大將秦元以所部京畿保甲分護國門使兵勢連屬首尾相援孫傳深然之又格於臬議再薦專駕至金師帳下又以十害說其用事言講解之利詞意忠激金人聳聽張邦昌僭國令與李熙靖同直學士院皆稱疾卧不起以憂卒年五十四建炎初褒其守節贈端明殿學士

所著有師陶集

史南曰正觀長沙志以世勛列於忠節似矣然其直氣謹言性動履高風勁節拒絕偽朋亦可取也豈若凝碧池之流哉贊曰世勛剛毅疏去安石講明彛典當途見嫉尋扈使金虜不敢逼邦昌僭號義不復食

湯璿

湯璿字君保瀏陽人淳熙十四年會試進士第一調德安府學教授轉三省樞密院架閣選國子博士時召朱熹為侍講未幾辭歸朝廷從其請予祠璿

李諫外紀前

卷三十七

廿八

上疏曰熹以正學為講官四方願望其有啓沃之益魯未踰時輒聽其去必駭物論宜追召熹還仍授講疏上不報由是浸忤權相意而璿之直聲亦大聞于時歷禮部駕部二即官出知常州入為大理少卿進直徽猷閣卒璿負直槩與韓侂冑陳自強不合故屢嗾言者中傷璿生平奉祠間居之日多於別歷其在禮曹例掌三省奏紀臨安大火寧宗遇災避正殿中書三表請復不許璿屬辭務持大體不為阿曲言者撫其語涉訕上而朝廷實知其無他故起復制詞有清風峻節之語璿嘗擇壻

得將重珍後舉進士第一

史南曰正觀長沙志止錄數語其於宋史本傳未遑攷也及觀道命錄乃見宋臺諫之攻晦翁者極其訾議璿以一博士上言留之風雨如晦胡能白乎然其直氣雋聲固已浩然與衡嶽洞庭爭名勝已贊曰晦翁衛道一代名儒奸邪妬正羣訾以趨湯璿卑官倡議不回清風峻節湘國文腴

張嶠

張嶠字巨山襄陽人宋徽宗宣和三年上舍選中第

李諫外紀前

卷三十七

廿九

調唐州方城尉改房州司刑曹劉子羽薦于川陝宣撫使張浚辟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紹興五年召對嶠上疏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捷一朝宵遁金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今士氣稍振乘其銳而用之固無不可然兵疲民勞若便圖進似未可遽臣竊謂為今日計當築塢堡以守淮南之地興屯田以為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又荆襄壽春皆古重鎮敵之侵軼多出此途速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六

牟地震嶠奏比年以來賦歛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填溝壑土著者失常業地震之異殆或為此顧深思變異之由修政之關以致民之安七年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再遷著作郎嶠因對言吳蜀唇齒之勢也蜀去朝廷遠今無元帥一年矣蜀之利害臣粗知之忠勇之人可捍外侮至於撫循斯民則非所能宜於前宰執中擇其克任川事者委任之然川蜀繫國利害非腹心之臣不可今早得一賢宣撫使為要又言自駐蹕吳會以來未嘗以襄陽荆南為意今宜亟選儒臣有牧御之才者為二

牟諫外紀前

卷三十七

三十

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為保固之資重上流之勢既而何掄之刊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嶠出為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不在於不中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為意陛下渡江十年外有勅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多矣皆以為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眾矣皆習是以為當然而更為迂濶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為今之計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濟有國之所惡者

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宜其朋黨之寢成也九年除司勳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金人叛盟上命兩省卿監郎曹各草檄以進獨取嶠所進者播之四方十年擢中書舍人升實錄院同修撰論王德收復宿亳兩郡乃擅退軍使岳飛勢孤金人猖獗授承宣防禦使何應罰而反賞封還詞頭乞罷已降轉官指揮未幾右正言万俟卨論嶠為侍從日薦引非才以酬私恩遽報始至托疾家居由是罷去頃之起知衡州除

牟諫外紀前

卷三十七

十一

敷文閣待制為政頗尚嚴酷歲滿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時方修好息兵嶠作中興復古詩以進上將召用會卒年五十三子昌時

史南曰臣讀張嶠所上諸疏深切宋家之弊時秦檜誤國力主和議渡江未幾至于航海而宗社為墟然則孟子所謂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云者非虛語也贊曰張嶠論相深切樞機秦檜老盡力至擠危國事既去謹論奚為渡江航海

建紀卷之二十七

宜兆于斯

楚紀卷之二十八

皇明賜進士 經筵日講閣修 國史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 廖道南謹撰

乎諫外紀後篇

日食陳九疇疏

嘉靖六年五月朔日有食之既 臣道南奏為陳洪

範以懋

聖學以裨

聖政事 臣嘗莊誦

太祖高皇帝諭修撰張信編修戴燾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侍從朝夕在朕左右凡政治

乎諫外紀後 卷二十八

得失軍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李絳在翰

林裨益當時顯名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

朕擢用之意 臣三復斯訓有懷欲吐久矣邇蒙

皇上命脩大禮全書日乾夕惕不遑啓處是以情雖

切而未果志欲達而無由積悔招尤積疑招謗咎

歸於已夫復何言 臣竊聞之君子為名譽而為善

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

盡若使臣憂讒畏譏有所知而不言避譖遠害有

所言而不盡豈君子為善之道人臣效忠之體哉

臣亦不敢為無稽之言伏攷洪武二十年春二月

太祖皇帝御註洪範成有曰朕觀洪範一書帝王為

治之要道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順四時成

百穀本於天道驗於人事朕每為惕然遂跡其旨

朝夕省覽

宣宗皇帝親灑

宸翰製為序文以垂後世

列聖相承益熙問學益臻理化理故百五十餘年天道

順於上而陰陽明地道順於下而剛柔成人道順

於中而仁義立是以協氣感動元化旁派泰和溢

于海宇馨香達諸神明原其所自皆由君臣同游

乎諫外紀後 卷二十八

上下同志建極明疇所致也仰惟

皇上憲章

高祖之家法紹述

宣宗之心學乃於

萬機之暇體玩洪範重加以序歸重于敬之一言

而又頒賜文武大臣蓋欲切于交脩胥勵協德興

化以成正大光明之業意已勤矣夫何修省之

詔頻降而四方災異之報尚聞戒飭之令雖申而群

臣協和之風未著以言乎天不能不愛其道以言

乎地不能不愛其實以言乎人不能不愛其情而

乃今五月朔辰日食于畢一陰在下五陽在上是為姤卦用事而食之已甚陽明靡勝陰沴弗除况歷代史志所載鼎畢之間謂之天街陰陽攸分陽南主粵陰北主胡今南夷之猖獗其勢叛而不常北虜之出沒其機伏而莫測臣察其端萌審其徵兆有不容於不言者謹按洪範取其至重且大有關於王道者章為之䟽即古可以知今取其至要且切有補於君德者事為之條即物可以觀理上呈

重瞳之覽少禪萬分之一天下幸甚臣愚不勝幸甚

乎諫外紀後

卷三

三

其一曰順五行以法天運臣按洪範一曰五行曰水曰火曰木曰金曰土五行者天地之直精而土者又萬物之母易曰艮也者萬物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夫物以土始則貴其生育而不貴其震動物以土終則貴其安靜而不貴其傾圯土得其性則水火金木各相為用而不相為害矣臣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乎有地震比歲以來地震于畿甸于郡國于邊鄙者不次是土失其性也昔孔子作春秋于文公九年九月癸酉書地震于襄公十有六年五月甲子書地震

于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書地震二十有六年八月乙未書地震于哀公三年四月甲午書地震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地震者止于五而乃今連歲數震是生育者弗能全生育之功以助乎陽安靜者弗能正安靜之體以節乎陰也臣伏攷洪武四年秋八月

太祖皇帝諭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其行天下遇災

乎諫外紀後

卷三

四

變即以實聞永樂元年閏十一月

成祖皇帝諭曰今北京山西寧夏皆言地震群臣咸以為土木兵戈之應朕用惕然比年兵旅饑饉民困甚矣朕方夙夜圖蘇息之豈肯適情重困民力土木之事在今不為若云兵戈但當勅邊將嚴守備戒不虞而已臣願

皇上光昭大訓恭默思道如高宗因雉雛而敏學勵精圖治如宣王因旱魃而側身凡四方災異之奏必反求諸內究其所以致災之由而不必專委之於外凡群臣修省之䟽必實察於已盡其所以自

修之道而不可徒責之於人以生育為全功惟協於克一之善以安靜為成德務底於萬全之地則土德自運而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各得其性而天地自位矣惟

聖明垂意焉

其二曰慎五事以隆君德臣按洪範二曰敬用五事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五事者人君之大德而思者又聖功之本故孟軻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夫思得其職為高明為廣大為精微而日純乎天理思失其職為沉晦為狹隘

李諫外紀後

卷三十八

五

為紛擾而日雜於人欲思而弗慎則貌言視聽將有與心相違而不相攝者矣臣觀劉向傳曰思之罔庸厥咎霜厥罰恒風比日以來雲霧交作大風揚靈是洪範之思可徵也孔子作易於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於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於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而其於咸之九二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則又象之曰未光大也夫艮之思者思止其所也臨之思者思施其教也既濟之思者思防其變也是皆思之善者也乃若咸之思係于私感非思之善者也此思之所

以不可不慎也臣伏攷洪武十年冬十月

太祖皇帝諭曰人心虛靈秉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為難譬魚之在井雖不免乎跳竭終不能度越範圍

永樂二年八月

成祖皇帝諭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

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臣願

皇上光昭大訓思

上天之所以全昇者何如必如舜之勅天惟我而後全思

李諫外紀後

卷三十八

六

祖宗之所以重託者何如必如湯之奉先思孝而後重凡視朝聽政之餘特召大臣咨訪政事必思曰政之在天下者果能如所咨訪者乎凡經筵日講之餘特令講官敷陳理道必思曰道之在一身者果能如所敷陳者乎宮殿燕閒不異于事天饗帝之地起居暇豫無間于親賢蒞民之時以至健為主不惑于遜志之言以大公為度不拒夫逆心之說則思得其職而貌之作肅言之作又視之作哲聽之作謀無往不入於聖矣惟

聖明垂意焉

其三曰修八政以行王道臣按洪範三曰農用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曰賓曰師八政者經國之大要而食與師又今日之急務也夏箴有之曰士庶人無無年之蓄則仰事俯畜非其有也大夫無無年之蓄則與馬僕妾非其有也國無無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也今財賦掌之戶部戶部取之十三省十三省取之于民取之于民者甚苦而收之于官者已去三分之一收之于官者甚少而用之于國者已去十分之五及國有不支則又取倍于官官有不給則又取倍于民上下

務之攻取征求者如故百種之聚歛培克者如故有君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何怪乎田里多愁歎潢池多于戈常平之支不給而太倉之粟無餘也此今日食之可憂者也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蓄衆夫水不離地兵不離民古之帝王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類如此國初定軍制在內設錦衣等十四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在外設留守司者一設都司者十有七後增為二十有一設衛者三百二十九後增為四百九十一設守禦所者六十五後增屯田群牧為三百一十有一增設儀衛司者二十有三為宣慰司者二宣撫司者六安撫司者十有六長官司者七十番夷都司衛所者四百有七上下有綱維之勢內外有主客之形彼此有臂指之用華夷有手足之分當時經畫周密防範嚴整戒令深至紀律精明而猶有醜虜陸梁如土木之變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比年以來法漸廢弛兵甚疲困將非其才用非其道在內雖有十二團營老弱者多精壯者少脫伍者多服役者少剥害者多撫恤者少樵家占用者多驍門操練者少在外

雖有十三省各衛所然失機之罪太重罪者未必刑賞功之格太私功者未必賞條約之禁太繁繁者未必省股削之科太濫濫者未必除以故軍弱而威武不揚法弛而典章不備夷狄猖獗于邊關而肝腦塗刃盜賊充斥于州縣而血肉填津此今日兵之可憂者也臣伏攷洪武元年十一月太祖皇帝諭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其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百穀而噫嘻之頌興有國家者其可棄是而不講乎永樂二十二年夏五月

李諫外紀後

卷三十八

九

成祖皇帝諭曰士卒者將帥所資以成其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使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為人上者奈何不恤臣頌

皇上光昭大訓知民為邦本以撫綏為良圖知兵乃民衛以紀律為上策豫修六府如夏禹之底慎財賦而祇台德先張皇六師如周王之赫業王旅而克致敬戒自司徒而下以至于撫按藩臬必申其令典勿謂度支為有計而忘向隅之泣自司馬而下以至于綴衣虎賁必嚴其禁約勿謂本兵為無

慮而忘覆隍之虞務使養足而國計不匱兵強而疆圉自輯則

宗社可以久安長治矣惟

聖明垂意焉

其四曰協五紀以若人時臣按洪範四曰五紀曰歲曰月曰日曰星辰曰曆數五紀者天地之恒運而日為君象又衆陽之宗也日之精麗于天為火為炎或日之象著于易為離為晉離以二陽包于一陰之外故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晉以一陽主乎四陰之中故曰明出地上晉君子

李諫外紀後

卷三十八

十

以自昭明德而火與日同類日與火同先火在天上則為大有故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火在水上則為未濟故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山下有火則為賁故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祗讎山上火則為旅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而孔子於春秋書日食不一左氏書火災者亦不一皆所以上謹天戒下徵人事以為世坊者如此是故古之人君則日以修德則月以脩刑則本以修仁則火以修禮則金以修義則水以修智則土以修信修德有未純謫見於陽而日為之食於是乎大

采朝日以昭其德刑有未當謫見於陰而月為之食於是乎少采夕月以虔其刑仁有未育木星乖次於是乎生殖象春以施其恩禮有未節火星乖次於是乎長養象夏以嘉其會義有未正金星乖次於是乎嚴肅象秋以果其行智有未周水星乖次於是乎潛藏象冬以藏其用信有未孚土星乖以日月五星各循其軌而天地萬物罔不各止其所適者熒藏留度內庫被災大火時行遼東告晝孤矢不威狼星炫耀亢旱不雨氓農大恐而又連

歲日食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言陰長陽微不可不慎也臣伏攷洪武元年

八月

太祖皇帝諭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歛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修省以消天譴永樂十一年春正月日食

成祖皇帝諭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謹天戒朕既乖於治理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元旦外孰止焉爾文武群臣尚思勉輔朕躬調燮陰陽

消彌災變臣願

皇上光昭大訓天監在下勿謂天高而難格民命在上勿謂民卑而可柔知日以象德必思日食之咎而修德於內知火以象言必思火燥之愆而求言於外觀大易之爻而玩其古則大公而順應究春秋之旨而旃其義則至正而明達如是而五紀自序各得其位矣惟

聖明垂意焉

其五曰建皇極以端治本臣按洪範五曰建用皇極謂之皇極者帝王大中至正之道君能建皇極于上則天地之大經於是乎立臣能明皇極于下則古今之通義於是乎行是故古之聖君賢臣先之以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以立皇極之體後之以三德稽疑庶徵福極以行皇極之用是豈徒託諸空言而不見諸實用已乎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言民之不可立黨也其曰人無有比德言臣之不可立黨也夫臣不立黨則百官和於朝民不立黨則萬民和於野如是天地之和可召而皇極備矣臣竊慨夫漢之黨起于延熹九年君厨顧及互相標榜卒至于忠良受戮而宗社丘墟唐之黨起

于太和五年德裕僧孺迭為水火卒至于權柄浸移而藩鎮叛逆宋之黨起于元祐二年程頤號為大儒蘇軾名為人傑兩家門徒自生嫌隙卒至于嫉棄君子保養奸回中原板蕩夷狄陸梁退而渡江退而航海可勝言哉此皆往事可為殷監者也此年以來士大夫不見其有和衷之美而祇見其有攻擊之禍庶民不聞其有和集之化而益聞其有戕殘之風訛言朋興譸張為幻翕翕訛訛喔咻嚅唼者目為忠厚瑣屑屑詭隨軟美者稱為謙謹懇懇欵欵忠實端亮者斥為傲情烈烈轟轟正

字諫外紀後

卷三十八

三

直剛方者嘗為猖狂聞人之善不惟不能稱揚而播導之又從而媚疾而忌刺之必使其人屈已之下而後已聞人之過不惟不能加察而詳辯之又從而媒孽而撻撻之必使其人喪其全名而後已聞人之談道不惟不能審問而慎思之又從而訾毀而指摘之曰此偽學也聞人之講學不惟不能輔正而贊助之又從而侵侮而傾陷之曰此謬談也是故士氣所以日萎而人心所以日腐雖陽無分黨之名而陰有樹黨之實皇極之道弊也久矣臣伏攷洪武二十七年春三月

太祖皇帝諭曰夫毀譽之言不可辯也人固有卓然

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諛狎昵同乎汙

俗而得譽者夫毀之者未必真不賢譽之者未必

真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爾人主能知其毀者果

然為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不至于受抑矣知

其譽者果然不肖則偏陂之言可絕而人不至于

幸進矣宣德元年夏六月

宣宗皇帝諭曰君子進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斯謂泰

小人進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斯謂否求否泰之

端則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人君之用舍有關世道

字諫外紀後

卷三十八

古

如此豈可不慎臣願

皇上光昭大訓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擇忠

良為耳目以防壅塞之害知其真為君子所謂有

猷有為有守者則待以不次之位知其真為小人

所謂滯朋比德者則示以不測之威一道德以端

紀綱之本務使臣化于上君子有所恃而為善正

紀綱以樹風俗之則務使民化于下小人有所畏

而不敢為惡如是則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皇極

之福可臻矣惟

聖明垂意焉

其六曰又三德以肅邦紀臣按洪範六曰又用三德曰正直曰剛克曰柔克臣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易之剛柔以理而言洪範之剛柔以氣而言合而言之陰陽一剛柔剛柔一仁義仁義者即正直之德也蔡沈以為剛柔乃民性之偏而剛克柔克者乃人君威福之權故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言權不可下移也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者言臣不可上僭也夫不移于下則天下之政出于一不僭于上則天下之勢定于一要之敬用三德而已矣乃若漢宣帝之嚴唐太宗之察可謂類于剛矣然剛非沉潛而克之剛不善用其剛者也故其失也流而為少恩漢元帝之和唐文宗之慈可謂類於柔矣然柔非高明而克之柔不善用其柔者也故其失也流而為少斷是故善用剛者莫如法乾之易善用柔者莫如法坤之簡法乾之易以施天下之賞法坤之簡以施天下之罰簡易行而天下之理得矣臣伏攷洪武十四年春正月太祖皇帝諭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朕觀

漢高祖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而賞魏徵之直皆至公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永樂十二年冬十一月成祖皇帝諭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恩掩過不以私廢公臣願皇上光昭大訓崇德以象乾而靜專動直廣業以象坤而靜翕動闢明賞罰以收威福之柄公威福以施仁義之德於臣之有剛善柔善為果斷為嚴毅為慈和為忠順而不敢作威福者則旌以平康之典於臣之有剛惡柔惡為強梁為猛厲為柔闇為陰險而擅自作威福者則處以正大之法庶衆正門闢群枉路塞而皇極之三德備矣惟聖明垂意焉其七曰決稽疑以定國是臣按洪範七曰明用稽疑曰雨曰霽曰蒙曰繹曰克曰貞曰悔兩霽蒙繹克五者卜之兆貞悔二者卦之占也古之帝王經世宰物而齊戒以神民其德窮神知化而參伍以錯綜其數所以致謹于稽疑者蓋預國謨而前民

用也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列卦皆六十有四而又有卜師以卜之占人以占之龜人以灼之董氏以燠之是故國有大慶必知其禎祥之兆國有大眚必知其災異之由今此法之廢久矣臣以為謀之于鬼神則其機隱而難測謀之于卿士庶人則其理顯而易知而又謀之于乃心神明中運與道合符俾幽而不戾于神明而不拂于人則其道始大同矣故謀之心曰是未敢遽以為是也若曰是而卿士曰非庶人曰非寧違其

是以從天下之非此之謂大同之非雖卜筮有不能越其非者矣謀之心曰非未敢遽以為非也若曰非而卿士曰是庶人曰是寧違其非以從天下之是此之謂大同之是雖着龜有不能越其是者矣故是非之公議在廟堂則天下受其福是非之清議在草莽則天下受其弊此識治體者之所憂也臣伏攷洪武十八年春三月

太祖皇帝諭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終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施行永樂四年春正月

成祖皇帝諭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間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宮中事亦多須俟外朝事畢方與處置閒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誠以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湏臾怠惰一怠惰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勤勵無厭斁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確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臣頌

皇上光昭大訓體震之剛如雷霆之無不警肅炳離之明如日月之無私照臨凡事之疑者必稽之輿論詳審而後行凡謀之協者必參之獨斷籌度而後定務使卿士各盡其心而謨明弼諧無不可處之事庶民各協其謀而謨誦警箴無不可言之人不先事而豫逆其謀不後事而故違其諫則國是一而大道為公矣惟

聖明垂意焉

其八曰驗庶徵以感休祥臣按洪範八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雨暘燠寒風者造化之跡而時與不時則係乎人君之感召何如爾其

常也。蕭為時雨，又為時暘，哲為時燠，謀為時寒，聖為時風。夫是之謂休徵，其變也狂。為恒，兩僭為恒，暘豫為恒，燠急為恒，寒蒙為恒，風夫是之謂咎徵。劉向五行傳又從而推廣之曰：恒雨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鷄禍，時則有青眚，青祥恒，暘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孽，時則有大禍，時則有白眚，白祥恒，燠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贏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赤眚，赤祥恒，寒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黑眚，黑祥恒，風時則有脂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黃眚，黃祥向。

字諫外紀後

卷三

九

之歷徵時政，備載漢史，不可一言而盡。比年以來，民訛物孽，層見疊出，草妖木怪，月異歲殊。臣聞天心仁愛，以警乎君，則災者可以轉而為祥；君心敬畏，以奉乎天，則咎者可以感而為休。故宋公一言熒惑，退舍太戊修德，祥桑自枯；天人之際，捷如影響，其機如此。臣伏攷洪武七年冬十一月，

大祖皇帝諭曰：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則祥未必皆吉，觀妖而能憂，則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皆蒙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成化六年春二月，

憲宗皇帝諭曰：朕夙夜匪寧，圖惟治理，自冬徂春，災異洊臻，雨雪不降，朕慮民生憂切于懷，爾文武群臣其各洗心滌慮，務致實效，毋事虛文。臣頌皇上光昭大訓，欽若天道，而感召協氣，敬修人事，而鼓動懽心，正朝廷以正百官，俾其咸底熙明之績，正百官以正萬民，俾其咸固雍穆之休，務推實心以臻實效，則百穀用成，而中和日應，務祛虛美，以屏虛文，則五休來備，而妖孽自息。諸福之物，可致之祥，悉為我獲矣。惟

聖明垂意焉。

字諫外紀後

卷三

十

其九曰：審福極以立世則。臣按洪範九曰：五福曰六極，五福者天之所與，而六極者人之所招也。故聖人以天自處，而君子以人事天。臣嘗求之詩書所載高宗之事，而得其說矣。其曰：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即洪範之所謂曰富曰福者也。其曰：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即洪範之所謂曰壽曰康寧者也。高宗何以得此于天哉？亦曰攸好德焉爾矣。然其好德之至其始也，受學于盤，以開大道之懿，其既也，委任傅說，以成至化之功，故曰若金玉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大旱用汝作霖雨，其

任相之專有如此者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曰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其求言之切有如此者曰奉若天道曰惟天聰明其敬天之誠有如此者曰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其愛民之仁者如此者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罔及惡德惟其能其用人之公有如此者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違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其行政之當有如此者而猶不自以為至也曰慮善以動曰修德罔覺其所以修德者又何如其勤也曰學于古訓曰惟學遜志其所以講學者又何如其敏也然其

矣

臣伏攷洪武六年夏五月

太祖皇帝諭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為此書日夜以思且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革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

一代定法不可移改故荒墜厥緒幾於亡夏顛覆典刑幾於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永樂元年秋七月

太祖皇帝諭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於戒警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于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人君改易祖法至于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可不以為戒臣頌

皇上光昭大訓以

太祖之舊章為必可守悉揭其條式而宣之於天下以

成祖之彞憲為必可遵歷舉其綱紀而播之于萬民修德格天可謂至矣而用人行政必當其可講學任相可謂純矣而求言愛民必盡其極庶有以同符高宗而嘉靖之治永垂裕于億千萬年與天地相悠久矣惟

聖明垂意焉

臣按洪範一書乃大禹之所傳箕子之所衍武王之所受誠帝王傳心之要典人君治世之明鑑也

其數有九而建百官萬民之極其理惟一而妙參
天兩地之機微則入於無形大則極于無外漢臣
劉向始取而徵之至于翼奉李尋未免流于陰陽
拘泥之說宋儒朱熹又從而廣之乃若蘇洵蔡沆
亦能得夫理氣會通之機道豈虛行時如有待我
聖祖象乾法坤獨契其傳于千古之上窮理盡性直
繼其統于三聖之前大道晦而復明斯文絕而復
續神功至德莫罄名言徵諸劉三吾所叙可知已
皇上睿資天縱

聖學日新表章六籍煥乎台斗之麗天叙正九疇沛
李諫外紀後 卷三十一 三

然江河之行地聖作明述其致一也 臣幼不知學
長未聞道竊有志於古人之緒愧無能於上達之
才負性迂迂立言大激激則忤俗迂則招讒乃於
退省之餘偶覺進修之益秉管窺天素乏三長之
善銜石填海用陳一渥之愚具本奏

聞伏候

勅旨

嘉靖六年五月初五日奉

聖旨這所言朕已省覽禮部知道是月十日

御劄諭輔臣云翰林院官員日輪一員撰述經書史

鑑有關君德政治者日錄以聞以贊朕所未曉嗣
是命進講洪範及大學衍義

星變陳四事跡

嘉靖七年十二月望白氣亘天津起坤指乾臣道

南奏為應

詔陳言以裨修省事 臣伏攷洪武九年九月內我

太祖高皇帝詔曰邇來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

刑於是靜居日省皆古今乾道變化殃咎在乎人

君尋思至此惶惶無措手足惟詔告臣民許言朕

過又

李諫外紀後 卷三十一 三

三

諭四輔官王本曰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不善而父

警之安敢不懼蓋警戒無違猶懼有非常之變若

恣肆不戒豈能免當然之禍又

諭侍臣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謹

而無失亦有變災而為祥者故宋公一言災貳移

次齊侯暴露甘雨應期災祥之來雖曰在天實由

人致也 臣惟我

聖祖憲天聰明體天剛健遏惡揚善以象天之大有

除舊布新以效天之壯包含徧覆以法天之大有
畜當時諸臣如宋濂學士也因撰觀心亭記遂與

論敬天之道劉三吾贊善也因講洪範五行遂命書于

御座之右許存仁博士也因講休徵咎徵遂及于七政三辰之說曾東正學正也因上日月五星之疏遂褒嘉之是以人無不言言無不盡賢無不用用無不顯上下交修動靜交養出入啓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馨香達諸神明泰和盈於宇宙變沴而為祥易災而為福者皆原

聖祖一念敬畏夙夜不遑一德精誠始終無間與昊天諫外紀後卷十八

天為一道而有以感天之速如此仰惟

皇上體法

聖祖聖教日躋憂勤兢惕以允乎天心聖學日新篤實光輝以欽崇天道聖政日勤惇裕明作以順承天之休命可謂至矣邇妖星長庚氣如匹練起于虛危室壁繞於奎婁畢觜亘乎參伐之下貫乎狼弧之上臣謹按國史圖志皆云歲星之精為天棓為天槍為天猾為天衝為國皇為極登受歲之精為昭旦為蚩尤旗為昭明為司危為天棧鎮星之精為五殘為獄漢為大賁為昭星為絺流為

旬始為孛咎太白之精為天柎為天桴為伏靈為司姦為天狗為天殘辰星之精為枉矢為拂樞為繞經為大昬祀其出也或候以日辰或占以方位或測以色象臣愚不敢究論而乃今長庚之變化於太白與漢陽嘉相符又繼以元旦風霾竟日陰晦

皇上克自抑畏勅諭文武群臣懇切至到直欲上下交脩以回天意君臣同德以繩祖武

聖祖神孫其揆一也臣又攷成化元年五月戊午熒惑留南斗三年七月乙卯雷震異常四年九月丙寅彗星見北斗七年十二月庚辰彗星見天田十五年九月甲戌大風拔木十七年四月庚申塵霾蔽空十八年閏十月甲午地震諸郡二十一年正月星變有聲如雷大學士彭時等尚書姚夔等節陳修省之疏

憲宗皇帝省己益切軫念元元惇植理本振肅治紀故成化年間人皆務實而不務名士皆尚行而不尚言海內熙洽號稱大治以啓

孝宗十八年太平之業蓋有由矣漢儒有言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然而多難興邦殷憂啓聖

謹告警示為開祥召泰之基而戒慎恐懼實修德凝道之地矧逢

聖人在上萬世一時正臣子所當盡言之日也敢有所避而不言謹條陳四事一曰責任大臣以修政務二曰延訪儒臣以資治道三曰慎擇守令以恤民隱四曰選用將帥以固邊防伏望

乾剛獨斷離照重明寬其斧鉞之誅采於芻蕘之陋一曰責任大臣以修政務臣聞禮記曰大臣是民之表也又曰大臣慮四方宋儒張載亦謂人君天地之宗子大臣宗子之家相蓋必君臣上下之情

爭諫外紀後

卷二十八

壬

如腹心元氣相為流通而後天下國家之事如四時五行不容紊序故易泰之彖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小往大來而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斯為泰矣臣按洪武二十四年五月癸卯

太祖高皇帝諭六部臣曰天下事體皆有至當之理但人識見不同決斷之頃各執一偏故難盡善惟揆之於理則無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會官詳議所論無可然後施行於事皆善必常如此卿等其各盡乃心毋阿比以為同母嬌許以為異兌執厥

中以副朕所託又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時治掌于冢宰教掌于司徒禮掌于宗伯兵掌于司馬刑掌于司寇工掌于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簡而政不紊故治泰用商鞅變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卿等任居宰輔當振大綱以率百僚贊朕為治臣惟我

聖祖所謂允執厥中以副朕所託者帝王傳心之要法也所謂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者帝王立極之治法也心法立而天下之情通則天下之政

爭諫外紀後

卷二十八

壬

出于一治法行而內外之勢定則天下之極會於

一臣願

皇上以

聖祖為法凡視朝聽政之暇如

孝宗朝召見大學士劉健等尚書劉大夏等故事

勅令內閣及部院大臣同寅協恭勿相疑忌而自分彼此同心協誠各陳所見而互有發明或四方奏報有關於災眚之應者必原其所以致咎之由或諸司機務有涉于疑似之跡者必究其所以善處之術而又因言以察其人之忠佞因事以攷其職

之勤情則責任斯專而政務益康矣

二曰延訪儒臣以資治道臣聞書曰啓乃心沃朕心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宋儒胡安國亦謂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蓋必左右前後有疑云之官而後靜存動養有溥博淵泉之益故易順之彖曰順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順觀其所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充其所養而天德純粹之功王道光明之業斯至矣臣按洪武十八年辛酉

太祖高皇帝因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諭之曰人心

學諫外紀後

卷五十八

十九

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忤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可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又諭待制秦裕伯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卑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豈能充廣其學哉臣惟我

聖祖所謂常持此心至公無私者帝王尊德性之全

體也所謂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者帝王道問學之全功也全體明則能致其廣大而崇德以配乾全功盡則能極其精微而廣業以配坤臣願

皇上以

聖祖為法凡經筵日講之餘如

仁宗朝命學士楊溥等侍講王璉等直弘文館故事勅翰林院及詹事府等官輪班侍直日有定員而擇之必精悉心條對事有疑難而稽之必當或

萬幾清暇有所咨訪必如陸贄李絳之在唐而無曠厥職或四時應制有所啓發必如歐陽修蘇軾之

學諫外紀後

卷五十八

二十

在宋而無失令名而又練習政事之體輔黻文章之用則延訪斯廣而治道益弘矣

三曰慎擇守令以恤民隱臣聞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宋儒程顥亦謂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使守令賢則民受其惠凡行之天下者皆實政守令不賢則民受其害凡行之天下者皆虛文故易臨之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夫守令為保民之職而教養為保民之本觀其所臨而天下之情見矣臣按洪武元年

正月辛丑

太祖高皇帝諭來朝府州縣官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然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已况人有才敏者或泥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害之也爾等當深戒之又諭侍臣曰治民如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時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賴終非其性也臣惟我

手諫外紀後

卷三十八

三

聖祖所謂廉者能約已而利人是帝王治百官之至訓也所謂治民者當順其情是帝王治萬民之至要也官惟不廉則惟知聚利於己而無愛民愛國之誠民若不順則適以鼓怨于衆而有離心離德之患邇年以來天災流行水旱蟲蝗田無粒穎流離殫尾室如懸磬河南洛陽以北人饑相食骸骨遍于原野南陽以南米價騰貴餓殍仆於道路可

哀者一也四川南隣貴州土夷蚕噬殘滅不下數十百家西接越雋旱魃蘊隆枯槁不減數千百里可哀者二也陝西土瘠民貧邊餉空虛而番夷雜處供億浩繁即有烽火何以支持可哀者三也湖湘地廣人稀徭役增重而里胥虐虐魚然為害加之旱澇其何能堪可哀者四也雖屢頒寬恤小民之

手諫外紀後

卷三十八

三

皇上以

聖祖為法今遇天下朝覲之期各布政使司按察司

知府知州知縣等官咸集京師

勅令吏部嚴加選擇若有循良之吏能為保障不為繭絲如晉之尹鐸勞于撫字拙于催科如唐之陽城者旌之可也擢之可也服之大僚以勸天下亦可也若有貪酷之吏偽增戶口以取媚悅如漢之王成橫如羅織以招謗訐如唐之周興者黜之可也流之可也置之大辟以戒天下亦可也又如

德宗朝特遣風力大臣工部侍郎沈義等巡視災傷
地方申戒巡撫巡按等官務要遍歷州郡窮鄉陋
邑必親詢訪大山窮谷不厭煩勞其於守令等官
尤為切要毋謂其阿順軟美巧于逢迎者而利其
順已毋謂其正直剛方敢于堅執者而病其異已
毋謂其倚勢作威矯激立名者而稱其能幹毋謂
其奉公體法惻惻朴畧者而斥其庸鈍毋謂其長
於文移外貌粉飾者而贊其明敏毋謂其篤於守
已中心仁厚者而擯其迂緩上以遵

國家之憲度以下肅監司之風紀如是則人心服而

李諫外紀後

卷三

三

紀綱正士風淳而習俗淳守令咸稱厥職而民隱
自恤矣

四曰選用將帥以固邊防臣聞詩曰方叔元老克
壯其猷又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宋儒真德秀亦
謂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將得其人
則長子有帥師之吉不得其人則弟子有與尸之
凶故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能以衆正而民從之吉又何
咎矣臣按洪武十七年正月

太祖高皇帝因侍講學士李紳等論武事諭之曰任

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
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
故能有功若唐肅宗用魚朝恩憲宗用吐突承璀
為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是任將不專信
之不篤故也然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
識能察機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
士心有勇能摧堅破銳兼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
在人君任之何如爾又諭將臣湯和等曰自古重
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
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壤虜人散聚無常若邊備

李諫外紀後

卷三

三

不嚴即入為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
必然受害朕嘗勅邊將嚴為之備復恐久而懈惰
為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
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臣惟我
聖祖所謂識謀仁勇者帝王選將之大略也所謂邊
境安則中國無事者帝王籌邊之長策也能馭將
而後能任將故曰馭得其道則天下狙詐皆吾屬
能籌邊而後能固邊故曰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
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邇年
以來武備廢弛中原之近盜賊縱橫邊陲之遠夷

狄竊發甘肅內有亦不剌斡爾禿廝為腹心之蠱
外有速壇滿肅兒牙木蘭為肘腋之患包藏禍心
潰莫可制而又加以河套之桀黠花馬池之衝
突可虞者一也遼東鐵山女直諸夷則猶金人之
裔混同江兀者諸夷則猶遼人之裔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而又繼之以海西之侵擾把兒孫之覘伺
可虞者二也唐之李克用以藩鎮之亂起于雲中
而一十六州風塵充斥其初皆原於主帥不振帳
下弄兵今之宣府大同法令阻格軍士往往弗靖
若驕兒悍婦縱恣于庭闈而莫之敢問可虞者三

須

勅勵武備之詔而將帥等官殊無折衝禦侮之才在
內京營類多純綺肉食之流求其視卒如嬰兒可
使赴深溪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者幾何在外
衛所類多貪墨頑鄙之輩求其始如處女敵人開
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者幾何昔人有言有制之

兵無能之將可不慮哉臣願

皇上以

聖祖為法

勅令兵部揀選將才轉行天下各都司衛所及府州
縣等處若有明習六韜三畧諳曉八門六壬動占
風角測識雲氣如唐之李靖者則用之為謀將有
善布圖陣圓機不滯精通籌筭活法多方迴翻如
飛鳥獐豸如猛獸如唐之薛仁貴者則用之為戰
將有見利不趨知彼知己見害不避知堅知瑕凝
立如喬山流動如活水如晉之謝玄者則用之為

平諫外紀後

卷三十八

五

攻將有慮勝而後動量敵而後會廉而不貪正而
難犯如漢之周亞夫者則用之為守將又如
孝宗朝大學士丘濬所言邊防之畧歲遣通知邊事
大臣一員東自遼東開元城西至甘肅瓜沙洲往
來巡視訪察將官之賢否而儆其怠惰偵探虜營
之近遠而防其入寇檢點兵馬之多少而亟為整
理查究糧餉之豐耗而豫為區畫閱歷整堡之修
廢而課其章程周知地里之險易而據其要害內
以為經畧華夏之規外以為扞禦疆圉之圖如是
則軍令申而紀律嚴明士氣作而精采震揚將帥

咸得其人而邊防水固矣奉

聖旨覽奏事關朕躬的知道了其餘該部看了來說
兵部尚書李承勛左侍郎王廷相等覆題為前事
照得中允廖道南奏稱武備廢弛將帥等官殊無
折衝禦侮之才乞要通行天下掄選將才備用及
歲遣大臣一員往來各邊巡視經畧一節夫弭災
之道貴在思患預防備邊之策尤以選將為急今
本官具奏前因深為有見合候

命下通行兩京五品以上堂上官科道官并各撫按
官從公詢訪大小武職官員要果熟知韜畧素諳
手諫外紀後卷五

戰陣者具由奏保以憑簡用其經畧大臣待有緊
急邊情另行議奏奉

聖旨是

應詔陳六事疏

嘉靖八年八月望臣道南奏為應

詔陳言復舊規圖新政以光

聖治事臣伏讀

聖諭有曰爾文武群臣協力同心匡朕不逮凡近日
所行事務有未當者都着條奏更正臣竊自慶幸
以為導之使言而不欲言是懷姦也言之不盡而

不敢言是懷祿也懷姦者不忠懷祿者無恥臣敢
為乎臣竊慨夫漢以善人為黨起于延熹九年甘

陵互為標榜而延蔓靡極唐以善人為黨起于長
慶三年牛李互相爭構而流禍無窮宋以善人為
黨起于元祐二年洛蜀朔爭為勝負未幾調停紹
述之說起而天下始多事矣史稱呂大防在宋顛
直無黨臣獨慕之然而鼓天下之化者在士風樹
天下之則者在臣節邇者士風瀾倒臣節萎靡權
門一開燕雀交集要路一登狐鼠群超始屈已以
附人也引類呼朋或望塵以雅拜終恐人之議已
手諫外紀後卷五

也陰為陽掩徒輟美以苟容忤情成俗諂諛成習
此正治道升降之機人心義利之辯君子小人進
退之防轉旋化機明章政體孰有大於此者臣嘗
莊誦我

太祖高皇帝諭翰林學士劉三吾曰人主聰明不可
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
所達矣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用賢能則
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矣若信任憚邪隔絕賢路
則視聽偏而聰明有所蔽矣臣願
皇上恪遵光復總攬乾綱以建天下之表極普施離

照以燭天下之幾微蓋求治無多端在去其太甚者而已致治有大道在急所先務者而已欲急先務莫切於復

祖宗之舊規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必去大甚乃可以圖今日之新政書曰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此之謂也臣敢條奏其太甚之當去者與夫急務之當先者列為六事一曰戒大臣以勤職業二曰勵言官以廣聽納三曰掄館職以隆作養四曰重學校以宣教化五曰督牧長以拯困窮六曰察幽隱以布德澤少罄一得之愚上塵

李諫外紀後

卷二十八

三

重瞳之覽伏望芻蕘必采葑菲勿遺上以彰

神聖納言之善下以宥狂瞽謬論之愆臣願足矣

一曰戒大臣以勤職業臣謹按

祖宗朝設六部以總六曹都察院以肅風紀通政使司以達上下大理寺以平刑獄又設太常光祿太僕以備任使各衙門有缺必衆舉而後用必專用而不疑必久任而不遷以故任官惟賢人各稱職邇年以來銓曹私縱選法壞濫當權者悉引其親故候缺者每曲為阿遜蒙薦者咸托為心腹受抑者亦甘為卑陋甚至有白晝搖尾于私門昏夜屈

膝于幽室者夫大臣是明之表也而所為若此無怪乎小臣之效尤也我

太祖皇帝諭吏部尚書詹同等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空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在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瘵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毋但庸碌充位而已伏願

申勅吏部今後但有大臣員缺務擇聞望隆重學術純正忠亮無私才識可用者舉充其任若有阿私

李諫外紀後

卷三十一

四

鄉黨而利其賄賂交通接引親識而矜其老耄頑鈍不揣地望而取其軟熟易制不分人品而據其資格沉滯者許言官即時糾正尤願

皇上召問大臣咨訪政務如

宣宗皇帝朝召問尚書馬文升劉大夏等舊規凡銓選之多寡錢穀之盈縮禮樂之損益兵馬之充耗刑名之重輕工役之繁簡悉攷其職之修廢而因以察其人之賢否庶大臣各得其人而無賢愚同滯之患矣

二曰勵言官以廣聽納臣謹按

祖宗朝設六科給事中以司封駁又設十三道御史以司糾劾以寄耳目之用以任敷奏之責職甚要也通年以來全軀保家者或觀望而寡言沽直立名者或矯抗而太過依阿兩端者或緘默以自容孤方獨立者或狃狹而拘泥間亦有暗受其役使而為之鷹犬以搏擊陰感其汲引而助其爪牙以中傷者夫言路是國之血脉也而坊塞若此將謂之何哉我

太祖皇帝諭侍御史文元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默然

乎諫外紀後

卷十八

聖

乎爾等以言為職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每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絕平居能言奏對之際或畏避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能達其故當霽色以待之惟恐其不盡言也伏願

申勅科道等官今後凡於論事必先論其大體務要直言無隱不許衍飾浮藻以恃已長凡于論人必先論其大節務要察訪真跡不許摭摭細故以傷善類毋附和以為同毋訐激以為異尤願

皇上虛懷采納廣開言路如

成祖皇帝朝諭都給事中米原禎等

仁宗皇帝朝命給事中王榮等舊規或事有未當者令其即時封駁或官有不法者許其對仗彈劾則唐陸贄所謂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庶言官各盡其忠而無進退惟谷之恥矣三曰掄館職以隆作養臣謹按

祖宗朝設翰林院學士講讀等官以備顧問修撰編修檢討等官以備纂集又設詹事府左右春坊司

乎諫外紀後

卷十八

聖

經局等官以備儲副輔佐之職然必敦求精擇以充其選素教預養以成其才洪武六年我太祖皇帝選舉人張唯等於文華堂肄業以宋濂為之師教成授以館職十八年進士觀政于近侍衙門者乃采書經庶常吉士之義改稱庶吉士二十一年又選解縉黃金華等為吉士至永樂二年成祖皇帝命選曹瑩等并周忱二十九人讀中秘書諭之有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於千百人中為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

狀當立志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為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志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之文學之士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汝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等各食其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已庶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以孤期待之意臣嘗誦之至於感泣而是科名巨碩輔多出其中

列聖相承永為令典伏願

申勅內閣及吏禮二部今後凡遇開科之年遵照舊

學諫外紀後

卷三十

聖

例公同考選每科必取每取不過十數人每次必留每留不過三五輩不許濫收庸品而示其恩私漏棄奇才而惑于讒謗尤願

皇上萬幾之暇時御便殿如

成祖皇帝朝命學士解縉等七人

仁宗皇帝朝命學士楊溥等五人舊規或如唐之輪

班侍直日有定員而因以稽其勤惰或如宋之上

殿輪對勢無掣肘而得以廣其見聞凡四方奏報

有繫於切要者務相練習以知民情凡四時應制

有關於言動者俾各紀注以存舊典庶館職不濫

而作養有功矣

四曰重學校以宣教化臣謹按

祖宗朝設國子監及天下學校以育人才設祭酒司業及天下學官以端師範厥後續設提學御史及提學副使僉事等官以憲臣有學行者為之通年以來學術浸變世教浸微為師儒者或叛經離道創為異說以詆先賢為弟子者或鈎章棘句爭為奇怪以希進取且天下學官除舉人外多取之歲貢監生類皆老耄頑鄙柔懦迂腐是以儲英譽髦之地祇為藏垢納汙之所也我

學諫外紀後

卷三十

聖

太祖皇帝因禮部奏增廣國子生諭之有曰師得其人則教養有效非其人增廣徒多何益蓋賢者不能辯色聾者不能辯聲學者而無師授亦如聾瞽之於教色朕觀前代學者出為世用雖由其質美實亦得師以造就之後來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一以記誦為能故卒無實用今民間子弟可充選者雖衆尚無端人正士為之模範求其成才難矣故務學不如務求師伏願

申勅禮部轉行國子監及天下提督學校等官嚴立規條淳植理本務先道德不許泛及術悉遵纂

典不許趨於異學甄別學官必旌其教有成績者以勵風俗選擇歲貢必取其學能就正者以備任用尤願

皇上隆禮師儒作興文教如

憲宗皇帝朝簡忠拔良擢用提學御史陳選等故事凡師儒中果有如宋訥剛毅正直以身立教者則願書褒錫勸以優崇之典憲臣中果有如陳選古雅簡易以道自任者則大僚陞擢褒以卓異之階如或不然責有所歸罪不輕貸庶學校克新而教化有成矣

字諫外紀後

卷十八

四十五

五曰督牧長以拯困窮臣謹按

祖宗朝設布政使司以理民事按察司以糾奸弊文設巡撫都御史以撫安地方巡按御史以按治僚屬又有分守分巡等官皆以牧民而已邇年以來為撫按者類多立威峻絕以崇尚虛文為藩臬者類多希圖遷轉以苟延歲月或席未暇煖而朝更夕改或輒未及停而彼低此昂以致守令入無固志政無實績凡按臨之期奔走倉皇坐視民患而不救凡文移之至填委盈積縱容吏弊而弗理大山窮谷水旱蟲蝗多厯不以開疲氓下戶呻吟愁

苦多辭而未宣下結怨教上千和氣未必不由於此我

宣宗皇帝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民氓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存恤流民飲食居處醫藥皆為區畫山林河泊之利聽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乃今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廩給之隨所至居住禁其捕逐者罪之臣惟今天下民困極矣伏願

申勅戶部轉行兩直隸及十三省布政使司等衙門

字諫外紀後

卷十八

四十六

巡撫巡按分守分巡守令等官凡災傷地方務要經歷周遍作何區處必如拯焚救溺而後可繁重賦役務要寬省雜泛必欲休養安全而後可尤願皇上俯垂清問溥施仁政如

成祖皇帝朝遣尚書夏原吉等往救水災

憲宗皇帝朝遣侍郎魯暉等往察吏弊故事分遣風力大臣協同撫巡督責藩臬詢察守令有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者不惟旌之而擢之而又錫之優典以勸之則人皆有所恃而樂於為善有如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者不惟黜之而流之而又置之

顯戮以戒之則人皆有所警而不敢為惡庶牧長皆稱其職而困窮可甦矣

六曰察幽隱以布德澤臣謹按

祖宗朝凡考察百官必命吏部會同都察院周詢博訪母偏執已見秉公持正母偏信人言在內公同各堂上官又兼令科道等官據實劾奏在外公同來朝布按二司官又兼采撫按等官開具考語誠惜才除惡至意也邇年以來公報私讐與奸為市蒙眊眊之怨者或擯其終身受曖昧之謗者至汙其全節鼓妻菲于貝錦則誕妄而無稽象麥哆于

李謙外紀後

卷五

四

南箕則怫鬱而莫白如漢之直不疑本無兄也而人誣其盜嫂第五倫本無婦翁也或謂其被撾宋朱熹大儒也沈既濟効其通于子婦歐陽脩亦大儒也錢明逸糾其利於女甥自古賢哲且然而况其他乎往者考察在內官員翰林院科道等官豈無可以堪用之才考察在外官員巡撫兵備等官又豈無濫及無辜之輩弊也甚矣我

太祖皇帝因安慶府知事周昌上言謝吏部曰良工琢玉不棄小疵朝廷用人必赦小過故改過遷善聖人與之錄長棄短人君務焉苟因一事之失而

棄一人則天下無全人矣昌之言誠是其令後凡士人因小過罷黜及遷謫遠方者知其才德果優並聽舉用又召謫戍知縣陳允恭于雲南諭吏部曰為國以任人為本作姦者不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姦者必懲庶不廢法宥過而用則無棄人陳允恭前任諸城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也召允恭復其官伏願

申勅吏部凡經考察內外官員果有涉於私憤不協公論者悉行查究令科道等官公同論列以伸其

李謙外紀後

卷五

四

虧枉允願

皇上推天地大造之恩施雨露深仁之澤如

仁宗皇帝朝宥大理寺少卿戈謙等

英宗皇帝朝宥都給事中王竑等故事其間果有敢言直艱情可矜疑如戈謙者察其愚朴而量為叙用果有冒犯罪愆心可推原如王竑者憫其愴悔而賜之生全庶幽隱無有不達而德澤弘敷矣

嘉靖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日食陳五事疏

嘉靖八年十月朔臣道南謹奏為日食陳言以謹
天戒以脩時政事臣伏攷永樂十一年正月元旦日
食我

成祖皇帝諭群臣有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
詔天戒朕既乖于治理上累三光而眾陽之宗薄
食元旦咎孰甚焉爾文武群臣尚思勉輔朕躬調
燮陰陽消彌災變宣德五年八月朔日食陰雨不
見我

宣宗皇帝勅群臣有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
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任賢去邪而

乎諫外紀後

卷三

四

後當食不食朕以菲德嗣承大統政理未洽民生
未遂上累三光祗懼惟甚可比於是與朕當圖修
省以仰答天意尚賴爾群臣匡其不逮臣惟我
成祖因日食元旦省躬惟切

宣宗因日食不見望治益深是即堯之欽若舜之時
幾禹之惠迪湯武之憂勤惕厲我

太祖高皇帝之克謹天戒其心一而已矣仰惟

皇上光紹丕圖恪遵 成憲敬 天法

祖承 乾履震昧爽丕顯夕惕匪懈夫何比年以來
天災頻降星緯變曜坤輿屢震山川虧塞人饑相

食物嘗時佐邇十月朔日食于氏之分野厥月乙

亥厥日癸亥厥時惟午孔子作春秋書日食者三
十六穀梁傳曰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
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沈括亦曰凡日食
當月道自外而交入於內則蝕起于西南復于東
此自內而交出於外則蝕起于西北復于東南日
在交東則蝕其內日在交西則食其外食既則起
于正西復于正東觀周詩小雅有曰十月之交朔
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夫十月六陰已極一
陽未生在易為坤卦用事嫌於無陽謂之陽月且

乎諫外紀後

卷三

五

陽生於子為復陰生於午為姤當十月而食則陽
未生而浸微之徵也當午而食則陰初生而浸盛
之徵也歷代史志又謂亥為乾方氏為天根當亥
而食當氏而食則陰盛陽微之徵又有不可勝言
者蓋君父為陽臣僕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華
夏為陽夷狄為陰良善為陽姦宄為陰推其類而
天地萬物之情見矣

皇上虛懷體道勵精圖治有急於求賢之實心而未
知何者為真才以贊精明之治有急于安民之實
心而未知何者為切務以成惇大之功以在內言

之有官守者以晏安為良圖無明明在公之度有言責者以攻擊為上策無係保持正之風以在外言之為撫按者類多峻勢立威無視國如家之念為守令者類多保名固位無愛民如子之誠甚至是非莫分賢否固辯讒諂日起訛言孔多奇表朋興譸張為幻至於四方災傷百姓流離則忍心坐視而不之救盜賊干紀夷狄釀禍則又漫不可否而無所於理徒致

聖躬勤勞宵衣旰食

天心仁愛歲異月殊為臣子者敢諱而弗言乎臣愚

平諫外紀後

卷三

至

不敏於嘉靖六年五月朔日食陳九疇矣八年正月長庚星變陳四事矣八月內又陳六事矣臣今復有所陳者固不敢誇多以要譽也亦不敢畏讒以保身也易震下坤上為復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程頤傳曰十月盛陰既極冬至一陽復生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人君觀復之象當安民以養其陽也乾下坤上為泰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程頤傳曰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為法制輔助化育之功而成其

豐利之美也伏願

皇上順貞養正以保天和建中出靜以順天道履信達順以永承天之休命

勅令文武群臣同加修省各陳所見講求弭災救患之方敷陳扶陽抑陰之道以務實為要而勿飾乎虛文以協恭為美而勿仍乎故習以亮采為德而勿墮于因循以正直為節而勿流于矯偽凡屬乎陽明之類者必闡而彰之以充其廣大則轉姤為復之幾在是矣凡屬乎陰幽之類者必決而暢之以究其精微則傾否為泰之端在是矣謹列五事

平諫外紀後

卷十

五十一

一曰崇敬畏二曰申戒諭三曰防姦宄四曰馭夷狄五曰宣幽滯俯罄蕝蕝之愚上陳

神聖之覽

臣無任隕越之至

一曰崇敬畏謹按我

聖祖諭侍臣有曰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當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以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敢

故爾朕言及此者恐群臣以天下無事多生逸樂
朕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
廣惟勤爾群臣當以此為勉朕無憂矣又今天下
勿奏祥瑞災異即時奏聞臣惟

國初以王本安然等為四輔官以劉基為太史令以
元統為漏刻博士故凡日月行度五星躔次以至
諸沴悉書以為上下交修之戒邇年以來災沴疊
見為臺史者或失於測候而荒於象數之末窮為
有司者或匿不以聞而委於文移之末達充命義
和定四時殄瘳璿璣齊七政周官保章馮相之職

平陳外紀後

卷五

五

蕃氏簪人之占固為政者之先務也臣於嘉靖六
年五月已經奏陳洪範庶徵稽疑以備參考尤願
皇上懋崇敬畏如

聖祖存心錄所載故事

勅令禮部轉行欽天監等衙門勤于測候謹其職掌
而於凡四方奏報災異歲書以季季書以月月書
以日每一季之終即書何處有行災異其災係其
徵應以事類附分註條目以季類奏不俟年終仍
行各衙門大小官員同加修省則洪範所謂王省
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不為虛語矣

二曰申戒論謹按我

聖祖諭泰府官屬文原吉等有曰汝等宜盡心所事
取監于古何者為善何者為不善采撫古人仕為
王臣孰能以正輔導執為不能編次成集朝夕覽
觀遇有所行則擇其善而去其不善務引之於當
道則能盡其職臣惟

國初選設各處藩府官僚悉簡其德望隆重學術端
方者為之邇年以來長史等官類多老耄庸鈍惟
耽逸是圖無輔導之方教讀等官類多瑣屑貪懦
惟干祿為念無啓迪之學昔漢以賈誼為長沙王

平陳外紀後

卷五

五

傳董仲舒為江都王傳宋家王牒科名類多夾輔
京室此亦為國者之不可緩也臣觀近日各省奏
報間亦有廩祿空乏而仰給有司禮法愆違而越
度關津者其漸固不可長也尤願

皇上申明訓戒如

聖祖所著祖訓諸書勅令該部轉行天下各長史
司及教讀等官務要時常講明凡有舉動悉遵禮
法各修職業凡有疎失當正刑罰各處撫按等官
於長史教讀中果有賢能昭著者一體旌異以待
有功果有冗濫不職者一體劾効以警有過則詩

之所謂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者可以竝美矣

三曰防姦宄謹按我

聖祖諭行中書省臣有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才宜精加簡閱編輯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于農之意也臣惟

乎諫外紀後

卷三十八

五

國初設置府州縣及天下各衛所巡司等衙門衛所縣則各有鄉兵今之所謂民壯是也古者民以養兵兵以衛民今兵坐食而能衛民一旦有事又不能不資民以衛兵且如此直隸八郡之地達官達舍相參雜處已已之變亦或應之迅日陝西內地回夷流劫平民勢甚猖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河南之饑饉荆襄之疫厲川蜀之荒旱山東之礦徒江洋之鹽徒又頻仍竊發舉天下無不受病之處漢臣所謂不見其形顧察其影正可憂之大者

臣前於正月內已經奏陳慎擇守令以惜民隱八月內又奏督牧長以拯窮困矣尤願皇上軫念窮民如

祖宗朝申明法令戒諭撫按等官故事於凡各府各州各縣舊有民壯若干農時方作則遣之盡力畝畝不許一切多擾以損田功農事空隙則均為編充民壯不許一槩混役以傷民力如近日官府迎送之類里胥科剋之害悉加禁止時令休息而於此直隸八府等處采取弘治間儒臣丘濬所言用唐人之意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不拘夫常制每縣因其原設里社制為隊伍合百家為一隊隊有長合五十人為一甲甲有首差徭雜泛悉為蠲減以蘇疲困盜賊生發各相救援以保鄉族如是則內治修而姦宄可無虞矣

四曰馭夷狄謹按

聖祖勅宋國公馮勝等曰昔漢唐之禦胡虜每秋高馬肥防其入寇乃設謀定策伏兵以待之否則必為邊患古今時勢雖異而禦侮防患則同今以十萬之衆捕獵塞上手無尺寸之兵而耕耘田畝可乎故必伏兵甲以自防立斥堠以知警則有備無

乎諫外紀後

卷三十八

五

患矣臣惟

國初經畧邊防以胡虜為急東設大寧都司于朵顏三衛之地以控遼東諸夷而宣大互相聯屬北設東勝衛于河套之北以控河北諸夷而延綏實相臂指西設沙州衛于燉煌之西以控西番諸夷而甘肅最為要領以後移大寧于內地而遼東始有開元城之警移東勝于內地而山西始有偏頭關之厄移沙州于內地而甘肅始有土魯番之侮邇年以來邊地荒歉十室九空居民嗷嗷待哺邊儲匱乏斗米千錢軍士恐恐度日又加之速壇溺速

李諫外紀後

卷十八

五

兒之包藏禍心亦卜刺幹爾禿廝之潛滋種類烏合豕突勞師費財撫臣多假調操以自固將帥多假按伏以為姦而又權分於將多勢分於地隔漢文帝所謂棘門霸上真兒戲爾求如周亞夫者幾人哉臣前於正月內已經奏陳選用將帥以固邊防矣臣尤願

皇上遠慮邊圉如

祖宗朝歲遣大臣巡歷關塞故事令兵部尚書管理部事兼帶轄外左右侍郎或一員提督團營以操練內郡之兵或一員巡歷各邊以閱視隘塞之守

彼旋此代而勞逸相均東巡西省而險夷盡識如是則夷狄可預防矣

五曰宣幽滯滯洪武六年二月我

聖祖諭法司曰古人言禮義以待君子刑罰加于小人蓋君子有過或出於誤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姦詭百端無所不至若有犯當按法治之不爾必遺民患君子責之以禮義則自知愧悚必思改為彼小人者不識廉耻終無忌憚所以不得不去之爾朕於廉耻之官雖或有過常加有免若貧暴之徒小罪亦不赦也臣惟

李諫外紀後

卷十八

五

國初定

大明令以繩頑梗使人有所懲而知改

大明律以昭法度使人有所畏而不敢犯仁義並行恩威兼用如陳允恭知縣也謫戍雲南以其有治民之政而宥之吳伯宗部官也斥遣鳳陽以其有敢言之風而用之蓋矜其悔悟之久所以待廉耻之士也劉觀法官也因其驕貨無厭必置之法而不宥臧清武臣也因其讒謗良善必抵之罪而無赦蓋惡其蠹害之甚所以處貪暴之流也臣於八月內已經奏陳察幽隱以布德澤矣臣尤願

皇上博施濟衆如

祖宗朝欽恤刑罰滿條過愆故事

勅令法司轉行天下審錄官員務要推欽恤之仁於鞠獄之際廣好生之德於用刑之時凡臣之有作福作威自干憲典者罪在不釋其間果有愚戇狂直心可推原者施以汪濊之恩故曰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凡民之有相戕相殘自取覆敗者刑故無小其間果有顛蒙豈意情可矜疑者處之生全之地故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如是則和氣可召戾氣可消幽滯罔有不宣而災變息矣

李諫外紀後

卷十八

五十九

十月初五日奉

聖旨詠衙門知道

彗見陳二事疏

嘉靖十年八月望臣道南奏為陳末議以裨脩省事臣於嘉靖八年七月中旬竊聞臺史奏彗星出參宿孤矢歷井鬼越天市犯列肆今年六月初旬彗星復見井宿越張翼入太微犯左右執法臣徵諸古彗妖星也五行變曜四餘戾氣或候以日辰或候以色象或測其方位或測其度數其行速者其災淺其行遲者其災深矧參為兵象晉分野也

井為水曜秦分野也天市為都邑之肆太微為布政之庭彗星所歷災必有由仰蒙我

皇上申命臣僚咸加脩省然而虛文雖飾實政未圖

戒諭每勤績効罔著臣職任論思事專獻納謹陳

二事上啓

重謹

一曰復史職臣謹按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即設起居注以宋濂詹同魏

觀吳琳等充其任洪武以後復以熊鼎范常蔣學

陳敬等為之嗣是

李諫外紀後

卷十八

李

仁宗皇帝開弘文館命學士楊溥等五人輪班侍直

隨事記注宣德以後相權日重史職日輕而起居

注浸廢矣蓋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古之制也在唐

宋時紀注至重書言以為實訓書事以為日錄頒

之天下傳之後世有不可一日缺焉者我

皇上法古帝王勅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則

誠宜布之方策鐫之琬琰以繼往聖以開來學雖

嘗命官編葺

御札然職非專設事未責成臣願光復

聖祖舊制遴選翰林官中學行純正才識優卓者俾

其職兼起居日記言動凡

宸章棟瀛

御札密勿以至邦有大務民有大責皆令書之以徵時政則史職不為虛設矣

二曰儲史官臣謹按我

太祖高皇帝開文華堂首選張唯王輝李端王璉等入讀中秘書命學士宋濂教之十八年選諸進士陳湛揚靖郭資徐旭等二十一年復選解縉黃金華等多為名臣有補治體

太祖皇帝諭曾榮等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汝等

手諫外紀後

卷二十八

全

簡拔於千百人中為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當立志遠大不可安于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為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汝等勉之是科得人最為蕃盛成化以後執政徇私而得人亦寡矣邇歲以來廢此不講遂致翰林空虛惟以匪人備員失職尤甚臣願光復聖祖舊制申令九卿科道官各舉所知凡負英俊之才蘊閎博之學敦孝友之行具淵懿之資者如古之召試館職之類務要精加考覈不許徇私濫舉如此則史官不至缺人矣是月十八日欽奉

聖旨覽奏具見忠意該衙門看了來說

申諭郊廟疏

嘉靖九年三月十七日臣道南奏為申明

祀典事臣於二月內伏蒙

勅諭翰林春坊等官都着自疏臣已於本月之望即

具奏疏仰蒙

皇上御批有云這所奏及各官奏疏禮部一併會議

了來說聞

命之餘感愧交集已經會議復蒙

申諭禮部更定典禮規制宏遠臣有以仰窺

手諫外紀後

卷二十八

全

大聖人之所作為真有出於尋常萬萬者矣臣極驚

鈍猶有欲言而未罄者竊考

大明集禮一書我

聖祖經天緯地之典也首載圜丘方丘之制及朝日

夕月之儀禮器樂律之條纖悉具備與

國初祭祀禮儀存心錄三書互相發明無復餘蘊其

載圜丘於鍾山之陽之丙地者蓋丙為離火之位

也天道純陽莫盛乎南離至尊而無對者也方丘

於中山之陰之壬地者蓋壬為坎水之位也地道

純陰莫專於北坎無成而代有終者也故禮祀月

令孟夏迎氣於南郊亦曰盛德在火也孟冬迎氣於北郊亦曰盛德在水也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皆所以效天地尊卑之象則陰陽健順之理也今議者乃曰古無北郊之文不已固乎蓋先農祠者藉田之域也君躬耕以先天下之男教也男教屬乎陽也近于南郊亦以就陽也先蠶祠者桑野之隅也后躬桑以先天下之婦順也婦順屬乎陰也近于此郊亦以就陰也此理之正也今議者又曰改山川壇為地壇是陽闢天地合際之說而陰襲夫婦並列之意也又不已謬乎古者掃地而祭尊天也壇而屋之親帝也天範圍於外而帝主宰其中也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曰天所以尊之也尊天所以尊稷也明堂曰帝所以親之也親帝亦以親文王也今

聖諭尊

聖祖以配天地于南北郊即周人尊后稷禮也親太宗以宗祀于大祀殿即周人親文王禮也臣愚前奏以為大祀殿本

聖祖所創宜倣周人祈穀之祭祀

乎諫外紀後

卷下八

奎三

二聖以配享於此然必先後有序顯微無間師古昔之制而不泥其迹盡仁孝之道而各得其宜而後大中正之矩庶乎其不易矣

聖諭又云朝日夕月俱以春秋仲月行禮臣愚前奏天地萬物之祖故於二至日月萬象之宗故于二分禮也夫復何辭至於諸神從祀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宜如

聖祖國初之制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風雲雷雨諸神從祀圜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山陵川澤諸神從祀方丘各從其類而有所統咸莫其位而無

乎諫外紀後

卷下八

六四

所清禮也舜典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夫天地人之位既不可以混而無別天地人之祭尤不可以雜而無紀也今之郊祀列歷代帝王一壇於五嶽四瀆之間是躋人鬼於天神地示非所以別嫌明微以通幽明之故也禮王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以帝王而視之嶽瀆亦不倫矣况

南畿歷代帝王廟每歲致祭宜歸本廟禮也夫郊廟一體天人一道未有郊祀宜急而廟祀獨緩者今太廟中功臣配享洪武中則有徐達等十有二人永

樂以來則有張玉等四人洪熙間始附以姚廣孝
夫徐達等皆元勲親臣也乃若廣孝本釋門者流
今之大興隆寺有廣孝影堂像祠髭髮披緇未離
厥類固不得上比于

聖祖開國功臣之例況南畿功臣廟每歲致祭祭之
於此亦禮也

列聖監臨在廟陟降在庭設其裳衣雖同堂而異室
達諸精意實異世而同情一氣流通來格來饗一
誠昭著致愛致愍中庸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
存孝之至也豈宜使異姓者參乎其間而異端亦

乎諫外紀後

卷二十八

五

得以享其血食乎夫郊之從祀諸神既欲釐正而
廟之配享功臣殊無降殺致祭之時以君父臨之
恐其神亦有弗安者此臣前日所以冒昧萬死而
弗容已於言也恭惟

皇上法

祖敬 天為萬世太平之主制禮作樂應百年中興
之期而一時諸儒臣疑於見聞膠於心志固有如
漢之議分祀者五十人合祀者八人宋之議分祀
者四十人合祀者五人衆言淆亂折諸聖斯善矣
且天下民財告匱恐未可以復取之於民今湖廣

之太和山山東之泰山歲有香錢以供儲用取之
神明以奉乎神明似亦為可若有不給則祭內帑
以給之與其取之於民也寧取之於國易所謂損
上益下民說無疆其道固如此也伏望

皇上元復

聖祖之初制允乎海內之懽心則人心和而天意自
豫禮制定而德政益光矣臣莊誦

聖諭至再至三激切於中不容自己因思我

聖祖考定典禮悉付侍從儒臣如陶安定大祀禮席
合定禘祭禮朱升定祭祀齋戒禮崔亮定五祀禮

乎諫外紀後

卷二十八

五

劉基定朝會禮魏觀定祀祭禮陶凱定軍禮皆當
世名臣也臣之學識疎庸遠出其下而尸位素餐
亦竊耻之况屢承

明詔而敢緘默以苟容是之謂欺若失其本心而徒

雷同以附衆是之謂昧小雅之詩曰發言盈庭誰
敢執其咎大雅之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臣

今日所以冒昧萬死而又弗容已於言也疏上

上批曰禮部看議了來說

禮部尚書李時左侍郎嚴嵩右侍郎湛若水議云
郊禮從祀天神地祇各以類從而帝王人鬼雜於其

間誠為弗當中允臣道南所論可謂明於鬼神而連祭祀之禮但帝王一壇開載於

皇明祖訓春祭於大祀壇內秋祭於本廟近奉

明旨孟春祈穀二十四壇俱不從祀又該本官建議

仍歸本廟合令太常寺加添春祭一壇庶不失我

祖宗敬禮前代帝王之意至於功臣配享其來甚舊

姚廣孝雖係緇流洪熙時得以從祀配享有年恐

難別議其要動支太和山并泰山香錢以為建立

郊壇之費及發內帑以助不給具見本官通融財用

之術合無移咨戶部議處停當覆奏施行伏乞

聖諭外此後

卷十

聖明裁處五月初七日奉

聖旨是

戶部尚書梁材右侍郎張雲等復題准禮部咨稱

右中允廖道南奏內動取太和山泰山香錢以為

建立

郊壇之資及發內帑以助不給一節為照

郊壇重事用財為先本官所奏具見不用派徵小民

之意但今內帑所積供用浩繁其太和山泰山香

錢相應查處合候

命下移咨工部轉行各該巡撫都御史備行布政司

即查二處香錢照數取用等因五月貳拾日奉

聖旨這工程費用已別有議處了太和山并泰山香

錢依議行查

禮部尚書李時左侍郎嚴嵩右侍郎湛若水覆題

云嘉靖九年八月十三日於

內閣抄奉

聖諭云朕思道南嘗奏姚廣孝弗宜配享

太廟夫廣孝在我

皇祖文皇帝時建功立事非不可配享且

累朝故典豈不知不可更改但彼係釋氏之徒名之

聖諭外此後

卷十

空公

廣孝亦甚玷焉使同諸功臣並配食於

德祖

太祖之側深恐有弗可且有弗忍言者禮官避難弗

肯盡誠雖曰遵畏

成典其實非敬崇

祖宗之道卿等其加思之云欽此臣等查得先該中

允廖道南奏稱

太廟功臣配享洪熙以來附以姚廣孝今大興隆寺

有廣孝影堂像祠削髮披緇不可上比

聖祖開國功臣之列乞要釐正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議了來說臣等已經看議今又奉
御劄釐正臣等會同大學士及九卿堂上官議得禮
莫嚴于

宗廟祀莫重于配享為人臣者非有懋德元勲不得
濫與切見姚廣孝雖嘗預謀帷幄厥後加以穹秩
錫以顯爵亦足以償其勞矣又得廁列功臣與享
太廟削髮披緇縈沾俎豆揆之義理實非所宜
列祖在天之靈亦必有弗安者臣等祇奉
聖諭仰見

皇上整正祀典尊崇

平諫外紀後

卷二十一

六元

祖宗之意至精至當誠非臣下膚淺之見所能企其
萬一所據廣孝配位相應撤去侈祀于大興隆寺
舊影堂像祠內每年春秋遣太常寺官致祭以別
配享之宜以敦崇正之典庶

宗廟血食之禮秩然有嚴

朝廷報功之意備而無遺矣嘉靖九年八月二十五

日奉

聖旨是依擬昭告于

皇祖太宗前行

郊祀論樂疏

嘉靖九年六月十五日臣道南奏為稽古樂以裨
盛典事臣伏攷洪武十七年六月庚午我

太祖高皇帝諭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
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
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樂
並行而後治化醇一臣嘗莊誦竊嘆以為我
聖祖獨稟臣智越千古允升大猷參贊萬化故至
治馨香達於神明休徵駢登諸史策禮樂百年
而後興豈其然矣恭惟

皇上光昭

平諫外紀後

卷二十一

丰

聖祖之丕圖肇舉明王之盛典禮崇三典樂備四郊
邇者

宸翰飛灑親撰圜丘方丘樂章昭煥乾文發撫道妙
被之管絃協乎律呂真有以動天地而感鬼神矣
臣惟古帝王之樂莫善於虞莫備於周書曰予欲
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周家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
鬼神祗蓋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歷所以經天
時也律所以候地氣也天地相為經緯律曆相為
表裏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五與

地十合而生土其聲為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其聲為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其聲為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為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其聲為羽五聲相生旋相為宮於是播之以八音所以宣八風之和聲也諧之以十二律所以順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而後有和氣有元鼓而後有和聲鼓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自應矣臣請以古樂之可行於今與夫今樂之有戾於古者言之古者樂律之制陽律從乾陰呂從坤故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

平諫外紀後

卷十八

主

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林鐘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以享先祖蓋人聲與樂聲相比而抑揚高下各有其節今之樂律則職掌於太常寺協律郎傳之既久而浸失其初意用之既殊而不得乎元聲其於陰陽配合之理律呂子母之義未必盡然也古者樂舞之設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門祭地祇則舞咸池四望則舞大磬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妣則舞大濩享先祖則舞大武蓋樂舞與樂律相應而綴兆舒疾咸中其度今之樂

舞則隸習于太常寺樂舞生朱干玉戚祇繪之於帛皇極旄皐弗辨之於佾其於樂師六舞之儀舞師四舞之節恐未必盡然也古者大饗之禮所以親君臣也周禮王宮懸凡饗食奏燕樂歌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各從其類無相奪倫今

大祀慶成設宴于

奉天殿教坊司承應雅俗混淆優侏紛擾恐非所以祇承

上天之餘惠也古者籍田之禮所以重農事也周禮

平諫外紀後

卷十八

主

王出入則奏肆夏司空除壇農正陳藉藝人薦鬯犧人薦醴各司其事無相越職今

躬耕藉田設樂于

先農壇教坊司承應群伶紛擾衆劇喧呶恐非所以表率下民之先務也凡此數者雖載在令甲相沿有年而關係匪輕釐正宜急宋儒周敦頤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皇上法古帝王行古典禮天地日月之祀既已復其初

郊廟

朝廷之樂未盡合乎古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聖人在上作必自今始矣或以為元聲難知也古樂難復也臣歷考載籍樂家之說尚在也論樂之本則有若樂記載樂之文則有若儀禮自周以降雖失其傳然司馬遷撰律曆書班固宗之是故有三統之論蔡元定著律呂書朱熹稱之以為成一家之言若陳暘之樂書則又備載古今之樂而無遺者也然欲求元聲當求諸經易曰雷出地奮豫先

聖謨外紀後

卷十八

三

王以作樂崇德夫雷也者運天地之元氣以鼓萬物之出機者也知雷之元氣之所以發則知樂之元氣之所以宣矣舜命夔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我

聖祖謂熊鼎曰樂以人聲為主八音諧矣斯訓也即舜命夔意也萬古不易之定論也記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臣非知樂者也姑述所聞按古樂書條為之說一曰稽五聲以審八音二曰稽八音以審十二律三曰稽十二律以審旋宮若歷代諸家之議

互有得失元儒許衡固自有定論矣臣不敢備述謹繹其義開具進呈

一曰稽五聲以審八音禮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也孟子亦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五音也者天地自然之聲也在天為五星之精在地為五行之氣在人為五臟之聲出於脾合口而通之謂之宮出於肺開口而吐之謂之商出於肝而張口湧吻謂之角出於心而齒合吻開謂之徵出於腎而齒開吻聚謂之羽宮土行也君象也其性信其味甘其色黃其事思其位戊己其數八十有一

聖謨外紀後

卷十八

四

其聲重以舒猶夫牛之鳴窳也而主合也商金行也臣象也其性義其味辛其色白其事言其位庚辛其數七十有二其聲明以敏猶夫羊之離群也而主張也角木行也民象也其性仁其味酸其色青其事貌其位甲乙其數六十有四其聲防以約猶夫維之登木也而主湧也徵火行也事象也其性禮其味苦其色赤其事視其位丙丁其數五十有四其聲泛以疾猶夫水之負駭也而主分也羽水行也物象也其性智其味鹹其色黑其事聽其位壬癸其數四十有八其聲散以虛猶夫馬之鳴

野也而主吐也宮數八十有一下生為徵徵數五十有四上生為商商數七十有二下生為羽羽數四十有八上生為角角數六十有四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史記曰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臣按洪武十七年六月甲午我

字諫外紀後

卷三

七

聖祖諭禮部臣曰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為二而欲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臣惟十二律生於八音八音生於五聲漢制氏惟傳其遺緒歌舞而不得其義自李延年以新聲進而樂始雜矣宋之胡瑗李照范鎮阮逸議論雖多而無適用均之亦未為得也伏願

皇上昭宣

祖訓勅下所司延訪通樂之儒遴選典樂之官務重其任而不泛視以為常務久其任而不更易以為數凡協律即必擇其行誼端謹音律閑熟者不許虛應故事而卑污冗濫得以列其間凡樂舞生必擇其年貌精壯禮儀通敏者不許濫收庸品而瑣屑齷齪得以容其跡庶乎教之豫而有本習之久而後化而古樂可復矣

字諫外紀後

卷三

七

二曰稽八音以審十二律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故惟乾也為天下之至陽而石音繫焉惟坤也為天下之至陰而土音繫焉竹音震革音坎匏音艮音雖不同而同於陽皆本乎乾者也木音巽絲音離金音兌音雖不同而同於陰皆本乎坤者也故石乾音也其風不周其聲溫栗其音辨立冬之氣也其為樂也為玉磬為簫磬為編磬為離磬為笙磬為頌磬為球為鞀革坎音也其風廣莫其聲隆大其音謹冬至之氣也其為樂也為鼓為拊為鼗為鞀為應為鼗為鞀為提為鼗為靈為建鼓為足鼓為楹鼓為懸鼓匏艮音也其風融其聲崇聚其音愀立春之氣

也其為樂也為鳳笙為簫笙為大筚篥為小筚篥為和
竹笙音也其風明庶其聲越其音溫春分之氣也
其為樂也為簫為箏為管為簞為箛為簫為簞為簞為
簞為簞為簞為簞也其風清明其聲茂遂其音直立
夏之氣也其為樂也為柷為敔為止為籥為柷為
為春頤絲籥音也其風景其聲纖微其音哀夏至
之氣也其為樂也為琴為瑟為離琴為中琴為小
琴為灑瑟為中瑟為小瑟土坤音也其風涼其聲
含宏其音濁立秋之氣也其為樂也為土鼓為瓦
鼓為項為正為雅項金匏音也其風閭闔其聲春
容其音鏗欣分之氣也其為樂也為鐘為鐃為編
鐘為鐃鐘為鐃為鐃為鐃為鐃為鐃為鐃為鐃為鐃
鐘聲鏗鏘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
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
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蕪蕪以立
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
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
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
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是故觀其所感而天下之
情見矣臣按

國初吳元年七月乙亥我

聖祖親擊石磬命學士朱升等辨之升莫能別

上曰升每言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宮作徵耶起
居註熊鼎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古惟后夔能和
磬聲故書曰予於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復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
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顧不難耶鼎對曰樂
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
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臣惟古樂惟
虞韶為善和樂者惟后夔為善若孔子在齊聞韶

季札在魯觀韶猶能興起于百世之下而況當時
之群后乎乃有若周之伶州鳩晉之師曠魯之師
襄皆能詠歌諷誦以有得于心演繹敷暢以不謬
其學君子取焉下至漢之鄭玄蔡邕晉之荀勗唐
之祖孝孫周之王朴宋之劉几楊傑諸人雖號為
知樂要未能如古人之精也伏願

皇上昭宣

祖訓勅下所司精製八音之器務擇其所產之地如
嶧陽之桐泗濱之石則氣完而不爽調和眾樂之
成務辨其旋宮之節如璧之斯合如珠之斯聯則

樂大而有章以十有二律為之節度而上則乎乾象之文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而下宣乎月令之氣庶乎有合於古而不失其正無戾於今而可垂于久矣

三曰稽十二律以審旋宮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是故萬物肇萌於子紐牙於丑冒萌於卯振美於辰巳盛於巳罍布於午昧愛於未申堅於申留熟於酉

學諫外紀後

卷十

七九

畢入於戌闕該於亥陽氣鍾於子也謂之黃鐘其歲困敦其宿虛其次須女其辰星紀其候冬至其卦為乾之初九陰氣旋於丑也謂之太呂其歲赤奮若其宿牽牛其次建星其辰元枵其候大寒其卦為坤之六四萬物湊地而出也謂之太簇其歲攝提格其宿箕其次尾其辰娵訾其候啓蟄其卦為乾之九二陰陽相夾而聚也謂之夾鍾其歲單閼其宿心其次房其辰降婁其候春分其卦為坤之六五萬物潔而齊發也謂之姑洗其歲執徐其宿氐其次亢其辰大梁其候清明其卦為乾之九

學諫外紀後

卷十

八

三萬物旅而西行也謂之仲呂其歲大荒落其宿軫其次翼其辰實沈其候小滿其卦為坤之上六陰氣繼陽而賓也謂之蕤賓其歲敦牂其宿張其次七星其辰鶉首其候夏至其卦為乾之九四萬物成熟而衆也謂之林鐘其歲協洽其宿孤其次狼其辰鶉火其候大暑其卦為坤之初六萬物夷易而儀則也謂之夷則其歲涇灘其宿伐其次參其辰鶉尾其候處暑其卦為乾之九五陽氣旋入於南也謂之南呂其歲作噩其宿畢其次昴其辰壽星其候秋分其卦為坤之六二陽氣無餘而畢也謂之無射其歲闕茂其宿胃其次奎其辰大火其候霜降其卦為乾之上九陰陽交應而初閉也謂之應鐘其歲大淵獻其宿壁其次室危其辰析木其候小雪其卦為坤之六三是故黃鐘之實九寸而下生林鐘焉林鐘之實六寸而上生太簇焉太簇之實八寸而下生南呂焉南呂之實五寸三分有奇而上生姑洗焉姑洗之實七寸一分有奇而下生應鐘焉應鐘之實四寸六分有奇而上生蕤賓焉蕤賓之實六寸二分有奇而又上生大呂焉大呂之實八寸三分有奇而下生夷則焉夷則

之實五寸五分有奇而上生夾鐘焉夾鐘之實

寸四分有奇而下生無射焉無射之實四寸八分

有奇而上生仲呂焉仲呂六寸五分有奇而復生

黃鐘而變化無窮矣樂記曰清明象天廣大象地

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此聖人作樂之本也臣

按洪武四年六月戊申我

聖祖諭禮部尚書陶凱等曰禮以尊敬樂以宣和不

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

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帝

王祀典神祇飭為武隊諧戲殿廷非所以導中和

崇治體也今一切流俗誼詭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臣惟古樂不復久矣自元入中國胡樂盛行我

聖祖掃除洗濯會朝清明悉崇古雅觀諸

大明集禮所載昭如日月人所共見奈何浸淫日久

新聲代變俗樂雜乎雅胡樂雜乎俗而恣懲嚙殺

之音沉溺怪幻之伎作矣孔子曰樂則韶舞放鄭

聲又曰惡鄭聲恐其亂樂也他日夾谷之會又斥

萊夷之舞之憂或漢臣陳禪亦曰帝王之廷不宜

作夷狄之樂是故夷狄不可亂華者如此固未可

委於誅師而屬之奇象譏譚也伏願

皇上昭宣

祖訓勅下所司歷考雅樂之章革去胡樂之部凡淫

哇之聲有亂乎正音者斥之不使復用凡妖冶之

技有出於奇袤者禁之不使復習庶乎風行自近

而大道為公俗正于遠而頌聲可作矣疏上

上批曰禮部看了來說

禮部尚書李時左侍郎嚴嵩右侍郎湛若水等議

云中允道南所議音樂無非欲復古正今以成一

代盛典然音樂之妙自古難精儒者之議主於義

理故考據該博而諧協則難工藝之術泥於傳習

故聲音近似而義理實悖今太常所傳音律不惟

不合於古制而於

國初制作之意亦罕有存者但欲更改恐難遽行

合候選有精通音律之人將前項所議條件令其

逐一酌量議處至於朱干玉戚祇繪於服皇極旄

臯弗辨於侑委非古人樂舞之義臣等竊以此等

儀文非若音律之難改者而

祖宗以來遵用不變或有深意寓於其間非臣等所

能測識其稱慶成藉田樂章樂舞雅俗混糺蓋慶

成有平定天下撫定四夷車書會同表正萬邦天

命有德而又有黃童白叟及蠻夷隊舞二項承唐
惜田有村田樂及感天地隊舞俱係承應夫既謂
之承應則為俗樂明矣但祭祀專用雅樂朝會兼
用俗樂自唐宋以來皆然惟慶成有仰天恩感地
德之曲今慶

園立禮成而仍用感地德似為無謂况各項樂章詞
多俚俗率係樂工猥陋之語誠不宜用之

朝廷傳之後世今欲因

祖訓之制而少加潤色宣功德之美而擬諸形容默
寓歲規警戒不至於褻狎雜擾其於治體不為無

字誤外紀後

卷三

全

補是年七月十五日欽奉

聖旨考定音律待真知者行羽籥千戚不宜繪於服
當如禮制更定其朝燕等樂且姑照舊今年至日
大祀後宴樂章曲名還着翰林院官撰用

楚紀卷之二十八

楚紀卷之二十九

自明賜進士經筵講官修國史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謹撰

稽謀內紀前篇

弗謀胡成弗稽胡為謀之其臧則具是依謀之
弗臧則具是違謨明弼諧國是攸歸凡爾謀國
殷監著龜撰稽謀內紀前篇

公子重

子反

子貞

子午

公子重名嬰齊莊王母弟也初為左尹繼為司馬為

令尹會諸侯于蜀伐莒入鄆按宣公十一年子重

為楚左尹帥師侵宋十二年晉楚戰于邲子重將

稽謀內紀前

卷三

一

左子反將右成公二年為令尹將為陽橋之後以
救齊子重曰君弱群臣弗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
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
責逮寡救之赦罪悲帥王卒盡行彭名為御蔡景
公為左許靈公為右十一月嬰齊會蔡侯許男秦
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
疾盟于蜀六年伐鄭七年師于汜盟于馬陵九年
伐莒遂入于鄆十六年及晉戰于鄢陵子反將左
子辛將右楚子辛將左子重使太宰伯

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塞井夷龜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踐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十八年子重救宋宋魚石入于彭城襄公三年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于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遇心疾而卒

史南曰子重之告君也無德及遠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及鄢陵之役而所言有弗踐焉書之足以戒也已春秋于嬰齊帥師必謹書焉豈非扶陽抑陰以昭華夷之大防矣乎

公子反名側楚公族也性多剛愎鄢陵之役弗庇厥躬按晉楚交戰子反為右晉師敗績及卻至如楚楚享之子反為相為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秦作于下驚而走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

子其入也至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反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至曰若讓之以一矢之大者其何福之為至敢不從成公十五年子反北師伐衛十六年子反將中軍及晉人遇于鄢陵先是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動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足各

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灾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民而食話言奸時以動民不知信進退罪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甲午晦彭名御楚王潘黨為右遂敗績于鄢陵王中傷目召子反暨穀陽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子反遂縊

史南曰子反之為司馬也量狹而不下士智闇而不知人鄢陵之役致王敗衄穀陽之獻致身

隕滅所謂小忠大忠之賊信矣而子反焉得為

忠乎

公子貞字子囊為楚令尹克陳忠諫以謚其君君子多之按鄢陵之戰子辛為右司馬襄公三年子辛代子重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使袁僑如會求成五年以公子貞為令尹八年帥師伐鄭討其侵蔡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卒從楚平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以伐晉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教其

稽謀內紀前

卷二十九

四

商人力于農穡晉不可敵君其圖之十年子貞帥師救鄭遂伐宋于訾毋侵魯西鄙還圍蕭克之及楚王卒告大夫曰不穀不德請謚為靈若屬子囊議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不可謂共乎謚曰共十有四年子囊帥師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師敗績子囊歸卒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

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史南曰曷繫乎子囊知晉之諸卿之讓善也而歛鋒以避敵知楚之諸族之構亂也而豫言以杜漸且又尊君之謚而雪其愆可不謂賢乎

公子十字子庚按襄公十五年子囊卒公子午為令尹先是聘于秦敗吳于庸浦至是公子罷戎為右尹薦子馮為大司馬公子囊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歲尹屋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廐尹以靖國人十八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請師于楚楚子使楊豚尹宜告子庚

稽謀內紀前

卷二十九

五

曰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子庚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乃治兵于汾時鄭子矯伯有子張伐齊子庚帥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涉潁次于旃然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涉于魚齒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師曠曰南風不競楚必無功二十一年子庚卒以公子追

舒代為令尹

史南曰曷書乎子庚方楚子之欲出師也曰吾以利社稷也夫人臣之義苟有利于社稷死之可也及其治兵于汾旋師于彘牢而識者知南風之不競於乎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其子庚之謂乎

公子陽弓字子瑕楚穆王之曾孫也平王既誅鬬成然以子瑕為令尹公子魴為司馬是年吳伐楚卜戰不吉子魴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戰于長岸大敗吳師復其乘舟餘皇子魴死之吳公子光曰

稽謀內紀前

卷二十九

六

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乃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取之以歸厥後子瑕城郊使左尹王子勝遷許于枞工尹赤遷陰于下陰及費無極讒廢太子建奪其羸妃子瑕聘謝于秦先是吳王弟馮由為質于楚子瑕為請諸王而歸之暨吳伐州來子瑕卒

史南曰子瑕曷書昭勸戒也奪吳之乘舟而子魴死難請吳之質子而馮由生還彼善于此矣但知無極之讒而不能去知羸妃之烝而不能救於子瑕也夫何誅

公子囊瓦字子常令尹子囊之孫初子瑕卒以子常

為令尹因吳難故城郢沈尹戌諫之語在戌傳昭公二十六年平王卒子常欲立子西曰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辭之曰是亂國而惡君也國有外援不可潰也君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子常乃立昭王二十七年吳師圍潛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人與吳遇于窮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死工尹壽師至于潛費無極惡之讒于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宛

稽謀內紀前

卷二十九

七

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子常至甲在門矣子常怒盡戮卻氏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沈尹戌告以其故子常悟遂誅費無極定公二年子常帥師伐吳次于豫章三年蔡昭侯為兩佩兩裘如楚獻其一於昭王子常欲之唐成公有兩肅爽馬子常亦欲之羈之三年得佩與馬而後釋之四年蔡侯唐侯會吳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司馬成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不可二師

陳于柏舉吳夫槩以卒五千擊之楚師敗績子常奔鄭

史南曰子常何以書誅叛臣也楚之設官自令尹而下為司馬為莫敖子常尸令尹之位信無極之讒而斂卻氏之族貪唐蔡之馬與貨而不知厭其叛楚而奔鄭也天厭其惡故也贊曰楚諸公子有謀必稽子重之役詢諸州黎子反之戰穀陽是危子午之師南風可知陽句囊瓦主辱國疑

梅銷

稽謀內紀前卷二十九

梅銷長沙人吳芮之將也漢高祖初攻南陽遇銷與偕攻析郢降之及項羽相持以芮功多封為衡山王都邾而銷獲界十萬戶為列侯羽死帝以銷率百越從入武關有功徙芮為長沙王而銷從之

史南曰臣讀江西志記銷征南粵禱祭于南豐山祭畢有雲物如士騎麾甲狀而長沙志又以銷為郡守其言不足徵也夫炎運初開真人崛起風雲景從豪傑並奮異姓王侯凡八人而芮取享國差長豈亦梅銷協贊力耶贊曰炎祚初開英豪景從沛澤斷蛇析郢危龍夫芮之將梅

銷有功河山帶礪剖符以封

楊儀 兄處 子顯 附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為河南士望州郡辟命皆不應許汎與慮同里常師事之年十七而殤建安中荊州刺史傅群辟儀為主簿尋詣關羽為工曹先主與語論軍國大計悅之署為左將軍兵曹掾歷陟尚書與劉巴不協左遷為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亮舉為參軍署府事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綬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親畫分部籌度糧穀咸中機宜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卒于敵場儀領軍還自以為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得家人既而蔣坑為尚書令儀至拜為中軍憤形聲色費律往憫省之言多譴張禕密表之坐廢自殺族子顥

稽謀內紀前卷二十九

九

楊顥字子昭為巴郡太守亮辟為主簿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今將使奴執耕婢典饔鷄司晨犬吠夜牛負重馬致遠惟雍容高枕而已乃欲以一身親之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弗若諸物哉是故古人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百官而古不問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知錢

之數誠達於上下之體也今明公躬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為東曹典選卒之日亮流涕三日

史南曰臣讀楊氏傳乃知才難不其然乎夫儀之規畫為先主所知而卒以誕言見廢頤之諷諭為孔明所重而卒不免于流涕豈西土氣數之薄耶抑亦天之不祚漢也贊曰威公才畧武侯所知子昭之諫博喻以規丙吉牛喘陰陽攸司云胡躬閱星實國危

霍峻 子弋 附

稽謀內紀前卷二十九

十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遭亂集鄉土數百人自衛篤卒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以峻為中郎將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人誘峻峻力拒之劉璋將扶禁向存等復圍峻經年不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時選精銳奮擊大破之斬向存先主定蜀嘉峻之功擢峻為梓潼太守裨將軍蒞官三年卒年四十先主悼惜謂諸葛亮曰峻既佳士有功于國遂親行酹祭留宿墓上子弋

霍弋字紹先為太子舍人後主立除謁者諸葛亮駐

漢中署記室使與子喬周旋游處亮卒弋為黃門侍郎兼中庶子輔太子璿援引古義盡言規諫後為叅軍庾亮降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時永昌夷獠數為邊患乃以弋為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斬其渠帥郡界遂寧遷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安南將軍是歲蜀為魏并弋與襄陽羅憲舉城內附俱仍前任弋孫彪仕晉為越嵩太守

史南曰先主稱峻佳士有功于國其必有所試矣子弋數能規諫後主而卒附于魏其有愧于

稽謀內紀前卷二十九

士

峻多矣豈非市君賣國者之尤哉贊曰仲邈堅守孤城自峻先主嘉之梓潼斯任紹先接武組紱相映舉城降魏委棄前命

習珍 子溫附

習珍襄陽人祖融夙有隱德融子郁字文通為黃門侍郎封襄陽郡公族子禎字文祥隨先主入蜀為雒陽令進廣漢太守禎風流善談論名亞龐士元而出馬季常右禎子忠仕至尚書郎忠子隆為步兵校尉掌校秘書詢有才氣竺有膽畧諳有威儀承業有才辯鑑為江陽汶山太守都督龍鵠諸軍

事珍丕振先緒為時名家仕先主為零陵北部都尉加裨將軍孫權襲殺關羽珍與樊冑等舉兵弗克潘濬招降珍曰我必為漢鬼不為吳臣糧盡自裁先主聞之哀悼追贈邵陵太守子溫

習溫初為長沙武昌二郡太守進選曹尚書轉廣州刺史有別業在洛上每休沐常宴其中長子宇為執法即裔孫嘏仕晉為臨湘令山簡辟為工曹

史南曰臣嘗登峴山望鹿門爰憇于習氏之池乃見夫穹碑斷碣湮沒于荒煙野草中為樵夫牧豎所踐踏嗟乎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

稽謨內紀前

卷十九

士

豈惟昔人云爾哉羊叔子之墮淚山巨源之揮觴亦可想見之焉贊曰習氏居襄寔為望族有美諸郎溫其如玉珍之死難義不可辱溫有別業恒出休沐逍遙池上清泉可漱

董恢

董恢字休緒襄陽人事先主為宣信中郎費禕使吳恢副之孫權大醉問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亂矣諸君憤憤不知防慮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不荅恢曰儀延之不協起于私忿耳

非有黥韓難馭之心今方掃除強寇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咲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使旋辟為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一日侍中董允與尚書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恢時為郎中謁允逡巡求去允曰今君已自屈方展濶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即命解驂

史南曰董休緒蓋亦辯士云觀其使吳英氣峻發有以折仲謀之問董允之停驂款語亦有以

稽謨內紀前

卷十九

士

也孔子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抑亦可以為士矣其休緒之謂乎贊曰休緒英辯能折仲謀鄰國有使專對不挽孔明開府文禕停軔主賓真率高風邈悠

廖化

廖立附

廖化字元儉初名淳居襄陽先主入蜀為前將軍遣隨關羽孫權襲羽宗人廖武起兵應化不克死之羽敗化為吳所得乃詐死因携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于秭歸見之嘉悅以化為宜都太守諸葛亮開府署叅軍後都廣武稍遷右車騎將軍假節領

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位特異等而在宗
領右景耀五年姜維率衆出狄道化謂之曰兵不
戢將自焚伯約其慎之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
之無厭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
之謂也咸熙元年化暨預內徙中道病卒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辟為從事擢
長沙太守孫權遣呂蒙襲南郡立脫身入蜀先主
以為巴郡太守遷侍中後主立徙長水校尉立自
恃才名當為諸葛亮副而更居李嚴等下心常快
快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謂曰先主不取漢中

稽謀內紀前

卷二十九

五

與吳人爭南三郡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關羽
死無子遺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向朗文恭俗人耳
郭演王連不足與經大事卻琬具白其言諸葛亮
謂其臧否群士誹謗先帝後主刻徙汝山立躬率
妻子耕植自守及聞亮卒泣曰吾終為左衽矣

史南曰臣讀衡陽家乘廖氏支派分于中鄉侯
暨觀諸葛孔明對昭烈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
乃知豪傑之士所見多同及其內郡之徙中道
不食汝山之置躬耕不缺亦有過人者矣姜維
經汝山亦云公淵意氣不衰嗟乎可與知者道

豈俗人之所能識哉贊曰元險才畧國士無雙
先主任之封侯中鄉公淵豪宕志滿氣揚躬耕
汝山我心孔傷

黃蓋

桓階附

黃蓋字公覆零陵人汝南太守黃子廉之後也初為
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從孫堅舉義兵南破山賊北
走董卓拜別部司馬堅卒蓋隨策破諸越寇及署
石城兩吏不奉法誅之縣中震悚轉春穀長潯陽
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強扶弱山
越懷附建安中隨周瑜拒曹操于赤壁蓋曰寇衆

稽謀內紀前

卷二十九

五

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聯戰艦首尾相接可
燒而走也乃取艤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灌膏
其外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投降又豫走舸繫
巨舟尾引次俱前操將士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諸
舡舉火風猛延燒諸營煙焰漲天人馬焚溺操走
保南郡吳拜蓋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反復領太守
蓋開門寇半入擊斬數百人酋長効命後長沙蓋
陽山賊亂加蓋為偏將軍病卒于官拜其子柄為
關內侯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祖超典州郡父勝為尚書

著名南土階初為郡工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會堅擊劉表戰死階乙堅喪表義之曹操與表紹相拒于官渡表舉州應紹階委心于操告太守張羨納土後操定荊州辟為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臨淄侯植有寵階數諫之遷尚書典選舉文帝立階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徙封樂鄉侯邑六百戶賜階三子爵關內侯階卒謚曰貞侯子嘉尚公主拜樂安太守孫陵字元微仕至滎陽太守階弟纂為散騎侍郎

稽謀內紀前卷十九

十六

史南曰黃蓋仕吳桓階仕魏俱以機智乘時奮庸蓋建火攻之策樹功赤壁階倡投降之舉貽玷星沙其用心不同故其置身亦異嗟乎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豈其然乎贊曰老瞞漢賊窺伺荆吳黃蓋建策火攻大呼赤壁之戰虐焰舳艫艦桓階豎子降魏可羞

潘濬

子翥附弟秘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弱冠受舉於宋仲子山陽王粲一見奇之劉表辟為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賊監許操後之一郡震震轉湘鄉令有聲劉先主辟

為治中從事孫權襲殺關羽濬入吳拜輔軍中郎將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權稱尊號進少府太常劉陽侯五綵蠻叛濬督諸軍討之事平先是濬駐夏口遜駐陸口共掌留事侍郎謝宏問校事呂壹曰潘太常每切齒于君壹大懼濬欲殺壹為國除患孫權引咎自責以故未發亦烏二年濬卒子翥字文龍拜騎都尉翥弟秘初為湘鄉令後至尚書僕射

稽謀內紀前卷十九

十七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弱冠辟主簿太守孫厥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完其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為所辟因謁見問策採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為不孝邪京舉版答曰今為忠臣不得復為孝子其機辯皆此類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訊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為永式京仍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

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為不如已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得之乃歎服不可及後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明於政術道不拾遺遷桂陽太守不就卒

史南曰潘濬因關羽之敗挈身歸吳後雖有功不足贖也潘京尚口乃窮豈孔子所謂佞者耶不然後世之視君如弁毛視國如傳舍者濬起之也江佐之清談中原之陸沉京起之也君子奚取焉贊曰承明歸吳市君賣國雲長雖死恥胡可雪世長雄辯文鋒不折晉室清談茲為倡

稽謀內紀前卷十九

大

絕

孟宗政

子琪 璋 附

孟宗政字德夫其先絳州人祖安從岳飛有功父林至隨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宕有膽略常出沒疆場間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犯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遊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玠奇之補承節郎棗陽令趙方吳玠勝皆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為三軍設伏三所蹀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棗

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時移師京西聞捷大喜差權棗陽軍初祇事有僕犯令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十一年金師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戢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賜金帶轉武德郎

稽謀內紀前卷十九

尤

十二年金師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階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三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埒城運茅葦直抵園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殺戰棚防城隕穿窬纔透即施毒煙列火鼓鞞以熏之金人空以濕氈折路以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傳正城深坑倍仍躬督役五日成金人摘疆兵披厚鎧氈

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覆以水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園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金兵兵墜死燎焰金將於後截其軍拒馬揮刀迫前自斫至斃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革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陣矢石交金兵死者千餘孥子手十七八射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愈忿砲愈急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闖入城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屍偏地奪其銅印十有六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朝廷方錄前戰守功升武功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制置司以湖元縣迫境金兵檄宗政圖之宗政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蕩營砦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敢窺襄陽襄陽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為荆鄂都統制仍知棗陽宗政迫濠而陣廼於西北濠外渚水為凜以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為給田勸屋與居藉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俄病疽卒轉右武大夫團練防禦使宗政於有力者必賞有罪者親必罰

好賢樂善出於天性未嘗學兵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為罷市慟哭子珙有傳
孟珙字璞玉宗政之子也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圍山父宗政時為趙方將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闕焚城獻計曰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檄拔棗陽臨陣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麾騎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十一年完顏訛可步騎二十萬分路攻棗陽珙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宗政命珙取道却金人破砦獲馘大俘以歸陞下班祇應十四年入謁趙方一見奇之辟光化尉轉進武校尉十六年以功特授承信即父憂起復轉成忠郎理宗即位特授忠翊郎尋差峽州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京湖制置司差提督虎翼突騎軍馬又辟京西第五副將權管神勁左右軍統制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眾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衆乃帖然紹定元年珙白制置司勸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溉田十萬頃又命忠順軍自畜馬官

給芻粟馬益蕃息二年陞京西第五正將東陽軍總轄本軍屯駐忠順三軍明年差京西兵馬都監母憂起復京西兵馬鈐轄棗陽忠順如初六年元將郭顏儋盜追金主完顏守緒逼蔡徽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時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刺瑗相犄角為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甚珙逼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乃授江陵府副都統制錫金帶制置司檄珙問邊事珙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人不為少然須木查騰雲呂堰等若受節制乃可濟已而劉金雷去

稽謀內紀前

卷三九

主

危兩部與金人戰于夏家橋小捷有頃金人犯呂堰珙喜曰吾計得矣亟命諸軍追擊呂堰進逼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輳遣奇部曲馬天章奉書請降縣五鎮珙入城瑗伏階下請死珙令以賓禮見初仙屯順陽為宋軍所撓退屯馬蹀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言歸附者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能者任以職使各率其徒以殺其勢制置司是之七月己酉仙愛將劉儀降珙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蹀

稽謀內紀前

卷三九

主

沙窩砦山三砦敵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砦山沙窩孤立三帥成禽矣珙翼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為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擄殺幾盡夜壯士楊青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師馬蹀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一軍圍訖石烈一軍圍小總師砦火光燭天殺廖山積逸者復為明伏軍所衍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默候里砦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招之乎儀曰晉德與花腿王顯金鎮撫安威故舊招之必來迺遣德行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軍榜以向珙從之威見德叙情好甚歡介德往顯顯即日以書乞德復請珙遣劉儀侯之顯軍約五千猶未解甲珙令作榜棹陣入陣周視良久乃去如素所撫循饗以牛酒皆醉飽歌舞珙料武仙將上砦山絕頂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奪砦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錯枕藉屋

谷山為之緒殺其將兀沙惹索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還其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顧壯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九砦丙辰聲食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元濟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而以文彬往來給事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走追及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軍文敗仙與數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護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修武即鄂州江陵

宋榮不肅將斬之衆下馬羅拜以請猶杖之黎明珙進逼石橋鈎致生俘郭山戰少却金人突至珙躍馬入陣斬山以徇軍氣復振殊死戰逼紫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婦人以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紫潭樓俘其將士蔡人恃潭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十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曰紫潭非天造地設樓伏弩能及遠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酒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鑿珙曰所謂堅者止築兩隄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決實以新葺濟師攻城擒其兩將斬之獲其銳後右副點檢溫端礫之城下進逼土門金人驅老稚熬為油沸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壓城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韉敗鼓皆糜煮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已酉珙帥師向南門至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營繼之萬衆競登大戰城上降其衆相與古論拷殺其元師兀

林達門西開，倭寇入江海，執其叅政張天綱以歸。珙問宇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即取寶玉，真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縊，曰：『死便火我。』」煙燄未絕，珙與倭酋分守，緒骨得金，證寶玉帶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特授武功郎主，管侍衛馬軍事，擢建康府都統制，兼權侍衛馬軍行司職事。大常寺簿朱楊祖看班，祇候林拓朝入陵，謀云：「元兵來爭河南府，哨已及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設伏又聞淮閫刻日進師。」珙曰：「淮東之師，由淮泗遡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連師至東京，吾

稽謀內紀前卷三九

三

已歸矣。於是晝夜兼行，與二使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祖而歸，制置司奏留珙襄陽，兼鎮北軍。珙所招中原精銳分屯淠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俄令赴樞密院，稟議授帶御器械。二年，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時黃州駐劄，朝辭上曰：「卿名將之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時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兼知光州，又兼知黃州。三年，珙至黃，增埤浚隍，蒐訪軍

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居之。厚賑貸，又因高阜為濟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剗重家山、母家山兩堡為先鋒，虎翼、飛虎營兼主管內安撫司公事，節制黃蘄、光信、陽四郡軍馬。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隋守張龜壽、荆門守朱楊祖、郢守喬士安皆委郡去。復州施子仁死，之江陵危急，詔松江淮西遣援，眾謂無踰珙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珙以金師繼之。元兵分攻復州及枝江，監利編茂窺江，珙變易旌旗，脈色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又遣外弟趙武等共戰，躬往節

稽謀內紀前卷三九

三

度之。嘉熙元年，封隋縣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團練使，兼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撫副使。未幾，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大將忒沒解入漢陽境，大將口溫不花入淮，甸蘄守張可大、舒州李士達委郡去。先守董堯臣以州降，黃守王鑑、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退還者以徇，御筆以戰功賞將士，特賜珙金益，珙益以白金賜諸將士，彌月苦戰，病傷者相屬。珙遣醫視療，士皆感泣。二年春，授寧遠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鄂州江寧府諸軍都統制。珙以三軍賞典未頒，表辭

詔曰有功不賞人謂朕何三軍勲勞趣其來封爵之序自將帥始卿奚辭焉未幾授樞密副都承旨京西北路安撫置制副使兼督視行府叅謀官未幾陞制置使兼知岳州廼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於是張俊復郢州賀順復荆門十二月壬子劉全戰于家頭戰于樊城戰于郎神山屢以捷聞三年春正月曹文鏞復信陽軍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全遣譚深復光化軍息蔡降珙命以兵逆之得壯士籍為忠衛軍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饒

稽諱內紀前

卷二十九

元

饒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珙奏畧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軍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庚寅謀報元兵欲大舉臨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請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忠衛舊將晉德自光化來歸珙獎用之珙弟瑛以精兵

五千駐松滋為夔聲援遣于德興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元兵自隨闕江珙密遣劉全拒敵遣王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元大將塔海并禿雪帥師入蜀獬八十萬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張舉提兵問道抵均州防遏元兵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為湖北安撫副使知峽州急以書謀備禦珙請于督府帥師西上璟調金鐸一軍迎拒于歸州大瑑岩劉義捷于巴東縣之清平村珙弟璋選精兵二千駐澧州防施黔路四年進封于珙條上派備禦宜為藩籬三層乞制副司及移關外都

稽諱內紀前

卷二十九

元

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為第一層備鼎澧為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為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楊鼎張謙往辰沅靖三州曉諭熟蠻講求思播施黔以圖來上會謀如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制拜寧武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

兼知夔州招集麻城縣巴河安樂礮管公店淮民
皆沿邊戰士號寧武軍令璋領之進封漢東郡侯
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回鶻愛里八都魯帥壯士來
降叛飛鶻軍改愛里名父忠孝充總轄乞補以官
以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珙曰國
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勇於私闢
豈不愧廉簡之風乎馳書責之隆之大雅得書大
慚釐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曰差除計屬曰功
賞不明曰減剋軍糧曰官吏貪黷曰上下欺罔又
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

稽謀內紀前

卷三十九

三十一

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
行之黎守閭師古言大理國請道黎雅入貢珙報
大理自通邕廣不宜取道川蜀卻之兼夔路制置
大使兼屯田大使軍無宿儲珙大興屯田調夫築
堰募農給種首種歸尾漢口屯田始末與所減券
食之數降詔獎諭靖州徭林賽良為亂遣王瑀平
之淳祐二年珙以荆襄死節死事之臣請于朝廷
祠岳陽歲時致祭賜名閔忠廟淮東受兵樞密俾
珙應援遣李得帥精兵赴之珙子之經監軍諜知
京兆府也可邦廷以騎兵經商州取體嶺關出房

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尋進屯郢州劉全屯沙市
焦進提千人自江陵荆門出襄檄劉全齎十目糧
取道南漳入襄與諸軍合元兵至三川權開州梁
棟乏糧請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棟至夔州使高達
斬首以徇諸將稟令惟謹元兵至瀘珙命重慶發
兵應援遣張祥屯涪州拜檢校少保進封漢東郡
公珙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
措置而靖尤急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
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磧陰冬水涸
兵費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磧

稽謀內紀前

卷三十九

三十一

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杭有言荊州國之藩
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
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利害
至重余玠宣諭四川過珙珙遣晉德帥師援蜀之
經為策應司都統制四年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
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
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
之詔京湖調兵戍安豐援壽春珙遣劉全將以往
繼有命分兵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三江口隔
一水耳須兵即度河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

計之得也五年御筆以職事脩舉轉行兩官許令
回援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敵一鳴
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
所限隔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沮漳之
水舊自城西入江別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
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蓄泄三百里間
渺然巨浸繪圖上之珙以身鎮江陵兄璟帥武昌
詔以兵五千授珙使張漢英帥之樞密調兵五
千赴廣西珙移書執政語在珙傳元將大納至江
陵遣全伏兵荆門以戰珙先期謀之達于樞密檄

稽謀內紀前

卷五十九

五

兩淮為備珙奏襄陽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於公
安襄上聚於郢渚臣作公安南陽西書院以沒入
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面其榜賜焉初珙招
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女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
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苦為
質珙白上朝不從珙歎曰二十年收拾中原今志
不克伸矣病革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使仕卒
于江陵府是月朔有大星隕蔽如雷太風發屋折
木計至帝震悼贈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廟曰威
靈洪忠肅體國可貴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

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眾志皆愜謁士遊
客老校退卒以恩意撫接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
坐若肅然無事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各繫
贊于卦爻自號無菴居士

史南曰臣攷諸宋史云宋之辱於金久矣乃孟
宗政父子夾攻以雪百年之恥而珙說禮樂敦
詩書亦名將也以臣論之宋之削弱始助金以
滅遼而尋為金所噬繼助元以滅金而終為元
所亡誠可憾也然而岳武穆父子獨被戮辱于
秦檜柄政之時而宗政父子乃能保全于趙方

稽謀內紀前

卷五十九

五

制置之日又所遭之幸與不幸存焉耳贊曰宋
遭夷狄始遼繼金胡元大變慘酷弗寧宗政父
子始終一心奮其神武輸乃忠貞盟諸天府奕
世儀刑

楚紀卷之二十九